

南華雪心編

凡例

一郭註定爲內篇外篇雜篇。而各篇未經劃分段落。讀者無從尋其脈絡。幾於蒼波一片。不辨真源。黃葉紛飛。莫尋靈境。茲依桐城宣茂公義例。於各段另起處用大圈以清界限。庶令讀者逐段領會。朗若列眉。

一引證諸家註解。均於本註外。用小圈以別之。先引郭註而後及諸家。皆摘其精要批註。以資發揮。其夾行註解中。所未能悉載者。列諸頂格之上。庶幾眾美兼收。並無遺珠之感。

一每篇總論。每段分解。皆折衷諸家。而參以管見。義無取於艱深。

詞不嫌於淺顯。務使文心雪亮。塵障煙消。一開卷而詞意朗然。不敢爲高論以滋疑義。

一南華內篇爲悟道之書。精密渾成大。含元氣。外篇盡行文之致。洗洋恣肆。推倒百家。雜篇則隨手存記之文。亦復零金碎玉。美不勝收。讀者須放開眼孔。悉心分別。則渭川千畝。悉在胸中矣。

一南華空靈縹緲。絕妙文心。郭註雖精。而文法則爲屐齒所不及。後來註解。惟宣茂公分肌析理。論文最詳。故篇中證引頗多。此外如林西仲。胡繩巖。陸樹芝。高論卓識。曠若發矇。參匯諸家。始能窺見南華妙境。

一南華爲莊子寓言。有飛鴻戲海。天馬行空之概。深入理障者。正襟危坐而道之。已誤會漆園本意。高談元妙者。守虛致寂以求之。亦失卻赤水元珠。皆夏蟲不可語冰也。此卷以雪心名篇。蓋深有味乎寓言之旨。正欲使索解者透入清虛也。

一讓王以下四篇。信非莊子所作。郭象既訂入篇內。則亦仍其舊名。存而不論可矣。不獨此也。卽天運等篇。亦多膚淺平庸之筆。悉遵舊註。爲之指摘瑕疪。俾硃碓不能以混玉。而希世之珍。精氣自留於終古也。

南華篇目

舊傳五十三篇今存三十三篇蓋郭象所訂

內篇 七

逍遙游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十五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雜篇 十一

庚桑子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南華雪心編內篇卷一

武陵劉鳳苞采九甫註釋

男承甲芬等校字

臨川李泰開鶴亭甫刊訂

及門諸子分輯

內篇逍遙游第一

開手撰出逍遙游三字。是南華集中第一篇寓意文章。全幅精神。祇在乘正御辨以游無窮。乃通篇結穴處。卻借鯤鵬變化破空而來。為逍遙游三字。立竿見影。擺脫一切理障語。煙波萬狀。幾莫測其端倪。所謂洗洋自恣以適己也。老子論道德之精。卻只在正文中推尋奧義。莊子闢逍遙之旨。便都從寓言內體會。

全神。同是歷劫不磨文字。而縹緲空靈。則推南華爲獨步也。其中逐段逐層。皆有逍遙境界。如游武夷九曲。萬壑千巖。應接不暇。起手特揭出一大字。乃是通篇眼目。大則能化鯤化爲鵬。引起至人神人聖人。皆具大知本領。變化無窮。至大瓠大樹。幾於大而無用。而能以無用爲有用。游行自適。又安往而不見爲逍遙哉。一路筆勢蜿蜒。如神龍天矯空中。靈氣往來。不可方物。至許由肩吾以下各節。則東雲見鱗。西雲見爪。餘波噴湧。亦極恣肆。汪洋讀者。須處處覩定逍遙游正意。方不失赤水元珠。致貽譏於象罔也。

○北冥稱海為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大字一篇主腦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為鳥從魚遞鳥其名為鵬鵬之背鵬之大獨以背言是加倍寫法不知其

幾千里也魚鳥平排而起連用兩不知句在空中宕漾為游字伏根怒而飛單承鳥說句極短

如草木怒生之怒其翼若垂天之雲背與翼兩層分寫大鵬化盡排偶之迹是鳥也單落海運

氣運流轉放下北冥則將徙於南冥便是真氣鼓盪自在流行南冥者天池也接解南冥束住上文

○陸樹芝云忽注一句言外見所徙非不遠極用筆如天外奇峯齊諧者志怪者也突引齊諧遞入下文四語

似對非對若合若離行文入化上作一排句法頓挫鼓舞而入有似步虛之聲諧之言曰輕妙之筆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鵬大不可驟起以翼擊水就海面平池而上搏徒端反

之扶搖風從下上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一飛必半年而後憩息九萬里以程

縮之處
是剪裁伸
止解南冥
放下北冥

言六月息以時言。○林西仲曰：一去一息，動經半年，其為大年可知。三千里言其遠，九萬里言其高，六月息言其久，豎說橫說均妙。

起首鯤鵬對寫，破空而來，兩不知句，在虛無縹緲之間，漾出絕

妙文情，便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致，以後撇開北冥，祇寫南

冥，撇開鯤之大，祇寫鵬之大，層層脫卸，雲委波興，尤妙在正解

南冥，突接入齊諧二語，與南冥作對偶句法，飛絮游絲，結成一

片，奇文妙文，指與物化，隨引諧言，狀鵬力之大，而以六月息句

頓在中間，閒閒收住，極有匠心。○引齊諧言，至六月息句已住

野馬也。日中塵埃也。野馬塵埃自是二物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息呼吸之氣也，暗影風字。

○陸樹芝云：此三句，意已轉而筆不轉，蓋陡舉天地間至小者，以

林西仲曰：野馬三句，寫出造物之妙，見氣比太鵬言至微者，固藉天地之氣以游，雖鵬之大亦必待天地之

至而動使
鵬得以施
其搏擊之
能發明上
文海運的
道理。

氣而後能徙。則自天地視之大鵬亦如野馬塵埃之小耳。至大如鵬乃突比之野馬塵埃。文心矯變靈奇。真爲鈍根人換骨金丹也。物之大小。皆造物之生氣所鼓盪。大鵬與野馬塵埃。作一例觀。可也。直從彼且惡乎待哉。句對面勘出。見此皆有所待者也。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耶同。後皆做此。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

是則已矣。陡起陡落。卻已將大鵬野馬塵埃一齊綰住中間矣。

以息相吹以下。尙未說到培風劈空插入天之蒼蒼五句。似覺一條界斷青山。前後兩不相粘。細玩之。祇從九萬里三字。凌空著筆。蒼蒼正色在九萬里之上。野馬塵埃在九萬里之下。舉兩頭以該中間。見生物之息無所不吹也。大鵬雖能遠到。仍不出

宣茂公云以水喻風固是妙於言風以杯水喻水先為妙於言水以舟喻翼固是妙於言翼以芥喻舟先為妙於言舟皆觸手成雋之文

蒼蒼正色之中則自蒼蒼者視之與野馬塵埃均處其下焉豈

有異哉下文乃以鵬之有待於息吹者言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反堂之

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奇思妙解宋玉大小言從此脫胎而出究

不及此語風字至此始點出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矣翼在上而風力在下而後乃今培積也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於表反闕於葛反者天闕言風之而後乃今將圖南風力

兩兩相須正見其有所待也○陸樹芝云連用而後乃今字見鵬

不能如至人之與天同體則不能不有待於息之吹飛搏雖遠尚非逍遙之極致特眼孔如豆者反從而驚怪之且謂不必如是耳故下文又接入二蟲之笑卻正為小知自是者立竿見影鍼對甚

緊文心亦
超曠出塵。

提筆特寫大風卻借水力之能負大舟者，觀託而入煙雲滅沒中，自顯出廬山真面。此段結住風力用而後乃今兩層，跌落圖

南氣韻生動筆力千鈞。

蝟微與鸞音學鳩小鳥笑之曰我決直也起而飛槍七良反集也榆枋二木名時

則不至言有時飛不到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以之適也九萬里而南為。

此節又引齊諧之言借小鳥生起微波決然直起無待水擊三千飛槍榆枋不必背負青天二蟲伎倆本來有限不說他不能

到九萬里轉笑大鵬何必定到九萬里所謂下士笑如蒼蠅也

陸樹芝云。忽然寄慨。深開異境。焦漪園曰。前兩笑字與後一笑字雖不同。並極傲睨萬物之態。

陸樹芝云

小知不及

大知正猶

既死之不

能強為生

也忽作一

喻警快絕

倫南華正

為惠施輩

下砥純從

對面著筆

以二蟲比

照即就二

蟲吐露出

小知二字

卻仍是從

旁提唱神

適莽蒼七蕩反者三餐而反盡一日腹猶果然飽如果適百里實之綻

宿春杵儲隔宿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更遠聚糧更多正

此二蟲又何知平去聲木及大知此句是小年不及大年此

是陪襯上句。郭註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

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

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

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此節是莊子申明諧言適莽蒼三層一層遠似一層適近者不

能知遠彼二蟲豈足以知大鵬便是小知不及大知榜樣二語

點醒正文卻添入小年一句拖帶下文便如赤城霞起另闢奇

觀迥非尋常意境。

劉須溪曰
因八千五
百說及彭
祖偶然偶
然。

奚以知其然也。喝句。飄忽。朝菌不知晦朔。朝生暮死。暮生朝死。不能踰月。蟪蛄不知春

秋。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能踰時。此小年也。小年僅成。其為小知。楚之南有冥海靈龜者以

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

為秋。引證大年。卻不明點。文法又變。○胡繩巖云：此處若仍用大年。便同嚼蠟。下振轉彭祖一句。使人於言外領其神味。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人生不過百年。除卻彭祖。眾人僅相匹敵而已。豈復有加於此。

不亦悲乎。悲其自居短景。不及大知。筆意冷雋。○胡繩巖云：此段。颯杳收束。前半篇借喻意夾寫議論。極斷續離合之致。

奚以句空中一喝。緊接上二句來。卻只申明小年大年。引證朝

菌蟪蛄冥靈大椿。作層波疊浪之筆。年既有大小。則知之不相

及可知矣。至小年則隨手點出大年。則省卻閒文。不獨手法參

信故又微
之止是隨

手澹宕之
文卻波瀾

詭譎令人
欲迷

末句便將
前幅隱隱

總收有一
葦防瀾之

妙且筆鋒
已渡起下

文

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至高則雲氣絕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斥小澤

鷗鳥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複句有神湯問止此

此小大之辨也

一

句極醒。陸樹芝云再頓一句重與提唱分明然後落到人下文故夫二字一接乃有一落千丈之勢正其筆力縱橫撲跌神來處

撰出湯問一段與前文齊諧語特特重複隨手生波直是以文

為戲前以二蟲之笑引起小知大知後以斥鷗之笑收束小知

大知前則笑大鵬何必定到九萬里後則笑大鵬未必真到九

萬里前之笑自安於拙而不防控於地後之笑自以為工而且

曰飛之至前後神情口吻栩栩欲生真添毫絕技也未句一筆

兜住歸結湯問醒出大知小知意有官止神行水到渠成之妙

故夫知去聲效一官行去聲比音界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未排

字遞下化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斥鴳而已。宣註以下數節乃入正意此四項人其至淺者便

是小不知大樣子筆意正而宋榮子宋之賢人猶然笑之一轉撒去

從斥鴳語輕飄一絲引來而宋榮子賢人猶然笑之上文。胡

繩巖云前後俱用勁筆而此句獨如風飄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霜葉毫不費力可悟行文相間相讓之法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有得於中不計毀譽定乎內己外物之分去聲辨乎

榮為己辱徇物之竟境斯已矣詣止彼其於世未數數音然也言

宣茂公曰中間一段是通篇正結構處亦止得至人無已三句耳卻先於前面隱隱列三項人次策然後隨手點出三句究竟又只為至人無已一可耳神人無功聖人

可多得。○宣註此雖然猶有未樹也猶有內外榮辱之見存未能超然樹立空所依傍也一轉

又撒去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輕妙善也行而無窒礙意。○宣註在人世炎熱之外奈此

無名都是節又旬有五曰而後反如顏子三月彼於致福者福澤未數數然

陪客何以知之看他此尤不可多得一說數數猶汲汲也上是不汲汲於求也名此是不汲汲於求功○宣註此節又進影無功意此雖免

上面宋榮子譽不勸非不沮是行而無迹猶有所待者也待風而行猶非存神過化若夫乘平天

無名列子體天地健地之正順之德而御六氣之辨用六時消息之權乘字以游無

於致福者游字點睛游於無始無終之境彼且惡音乎待哉以上境界

未數數然不生不死之門所以為無窮也何等逍遙影無已意胡繩巖云無所待故得逍遙若有待則倚

正御氣是著於物而不得逍遙南冥北冥亦無住處此是游於無窮也○陸樹芝云此篇是逍遙之極致通篇

進似一節主意至此方點出為全書之綱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

故知至人神聖之稱以無功無名為極則而使人共見為神聖不若至無名人之相忘於無已也故神聖在至人之下無已而功名不足

言已陸樹芝云無待於外則無已無待用力則無功無待作為則無名宣茂公曰至人無已三句後面整用三大截發明之其

百三十三八
次第與前倒轉自無名而無功而無已歸於所重以爲一篇之結尾也

此段文勢一節進似一節山迎水送到頭乃見真源知效一官

四語一氣呵成化盡排偶之迹其自視也亦若此矣皆斥鷃之

類也宋榮子句飄然而起輕輕撇去上文以下遞進數層愈轉

愈深歸到乘正御氣以游無窮則可謂逍遙之至也隨用至人

三句結住上文筆力雄大無匹○自開手至此爲第一段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燿火炬不息其於光也指燿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指浸不亦勞乎日月時雨皆自

然而然者燿火浸灌皆作指許夫子指許立陸云立於人世而天下泊

宣茂公曰
詞令逸品

而致之者大小相去遠甚由立非立爲君也

陸樹芝云
必有主而
後有實若
無實而居
其名不且
為無主之
寶乎
胡繩巖曰
兩頭若漢
中著一解
奇妙無匹

去聲言天下自治非我治之也立字與日月時雨
相映治字與燭火浸濯反照皆不假一毫作用
而我猶尸也主之

亦猶燭火浸濯之微而已
吾自視缺然不及日請致讓天下許由曰子治平天

下天下安用治而意天下既已治去聲也而天下治等治也郭註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
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

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
而我猶代子治其所吾將為名乎不必治

名者實之寶也奇奧語未吾將為寶乎雋妙郭註夫自任者

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
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

已也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

不過滿腹喻意極醒名也實也果歸休乎君倒句子無所用天下

可事厚心篇家一 內篇 逍遙游

既不爲名則天庖人雖不治平聲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還答

下無所用之矣他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妙語解頤。陸註忽作一喻結之語妙可味言外見堯之治天下不過效庖人宰割之勞况墨氏以下以

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者乎凡書中柳帝玉處皆此意也。胡繩塵云莫說已治你就不治也與我無干是跌進一層法。

此第二段證上聖人無名意詠歎淫佚比擬最精鷓鴣偃鼠又

與鯢鵬相映成趣名者實之寶奇創語可當晨鐘暮鼓舉世營

營汲汲曰吾以爲名焉耳實處全不相涉卽身外浮名亦僅作

無謂之周旋而徒耗有用之精力是果何爲乎巢林不過一枝

飲河不過滿腹自奉者有限沈溺者無窮安所得逍遙之境而

遊之無所用天下句看得冰冷雪淡司祝不代庖句又說得斬

釘截鐵而筆意正自繚繞無窮。文情絕世，使人之意也消。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去聲。○當底也。韓非子：玉卮無當。

往而不反，猶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猶天河不可得其首尾。

大有逕

門外庭。敕定反。堂前地。言其相去之遠。

不近人情焉。

非常情所能揣測。

連叔曰：其言謂何

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范無隱曰：山以喻身。藐姑，言其幽澗。神人，即身之至靈者。言不

必求之於外也。

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褚伯秀云：體抱純素，塵不能汙，守柔自全，害不能及。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

褚伯秀云：絕除世味，納天地之

清冷，凌厲太虛。同元氣之冥漠。

其神疑

三字全幅精神。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二句是中

功。○褚伯秀云：此精神之極，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

吾是以狂詎而不信也。

宣茂公曰：接輿見地如此，無怪欲鍼砭吾夫子。寓言至精，肩吾徒咤其語句耳。

疑其連叔曰然然其狂而不信瞽者無以與音預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鐘鼓之聲妙解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動夫知去聲亦有之矯捷。○宣註韓文公

化此便有上李浙東一篇文字是其言也指上聾盲二句猶時是女汝也就文章鐘鼓現前指點言聾盲

之無與聲容猶汝之驚怖其言同於河漢也之人也指神之德也指肌膚若冰雪九句將磅礴萬

物磅礴陶鑄均從疑字生意謂一氣鼓盪也以為一世斬也乎亂治也二句承上其神疑功效說孰弊

弊勞神竭力馬以天下為事行所無事而已。○陸樹芝云徹徹馬以多事正鍼對墨氏胼胝之說之人也

再提物莫之傷郭註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水稽上聲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凝之至也。正物莫能傷本領是其塵垢粃糠

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出其餘緒猶可鎔化聖神孰肯以物為事竟住高絕。○宣註乃物自治耳

此第三段證上神人無功意。全是過化存神妙用。不假一毫勉強作爲。使非明察於沕穆之境。聰聽於淵默之中。而但以聲色求之。未有不疑其大而無當者。聾盲之喻。就知論知。非指斥肩吾。正見道之微妙難窺也。孰弊弊句。祇是疑神宥密。卽爲天下託命之原。一切禮樂文章。度數之繁。皆其迹焉耳。豈必瑣屑以求之哉。磅礴萬物。萬物皆待命於疑神之至人。參贊化育。天且弗違。其誰得而傷之。不溺不熱。俱釋一疑字。舜之風雷。弗迷禹之拯溺。澹災文之彈琴。演易均此一幅本領。塵垢秕糠。道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自疑神之至人視之。則塵垢而已矣。秕糠而

已矣。即此零星散碎收拾起來，猶將陶鑄堯舜。況其精焉者乎。

末句重言以結之。訕然而止，如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宋人資貨也。資，章甫名。而適往遊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陡起喻意，妙想天開。有山從人面雲傍馬頭之勢。堯治平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與章甫對

照皆以在己者為足多也。往見四子。宣註：何如人。當亦身中事。藐姑射之山。於

下文一轉，便撇去己字。人世炎堯所汾水之陽。都地。窅然喪去其天下焉。一語透出無己分量。熱之外。

此第四段證上至人無己意。斷髮文身，不知章甫之榮，則章甫

之在己者，無所用之矣。藐姑汾水，不知政教之繁，則治平之在

己者，亦無所用之矣。四子且不知為何如人，姑射汾水且不知

宣茂公曰：設喻搖曳，並堯舜也。進一步，文致冷然。四子舊註以爲許由，蓋缺王倪，被衣四人，然何必求其人以實之。

爲何如地空空洞洞與我周旋我且相與於無相與又何有天

下之見存乎。窅然句正見胸中一物不畱。天下自治而不以己

與焉。四子未必實有其人。姑射汾水未必實有其地。猶之齊諧

之言窮髮之間。宋榮子之笑未必實有其事。蒙莊本是寓言。必

刻舟以求劍。是猶置杯者之膠於坳堂也。烏足與之。聆古人妙

論哉。○此上三段分應至人三句。文法倒轉一節。進似一節。

○惠子名施梁相持堅白異同謂莊子曰魏王即梁惠王貽我大瓠之

種我樹種之成而實也容五石胡註實如實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也重不

能自舉也非一人之力所能勝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無容非不呶然

陸樹芝云此莊子設爲惠子相非之辭而破解之宜註瓠種

內篇齊物論

宣茂公曰
大瓠一段
筭口就點
用大大樹
一段煞尾
說到無苦
試想古今
雖蓋世才
能冠古學
問撐天制
作都只算
做用小何
也以其爲
有用之用
也有用之
用便是形

之心也夫

達字妙。與大瓠映射成趣。謂心爲茅塞也。○宣註不適於用。所以全其大用也。瓠而無瓠之用。其用爲更大矣。

此第五段歎惠子之拙於用大。乃莊子出世之深心也。瓠落無所容。喻道大則莫能用。而欲毀其道以求用。道喻決裂而不可用。豈知無用之用。固有善全其道。不必求用於世。而其用爲更神者。因其無用而培之。惠子之言何等激烈。莊子謂其拙於用大。而轉商所以用此道者。非亟亟於求用也。正謂道大莫容於道。無損而道之可用者。自存。故借小以喻大。卽技藝之微。亦分別所用之大小。能不龜手一也。以下爽若哀黎。快若并翦文勢。亦極鼓舞動宕之致。入後則指出無用之用。放乎中流。杳然無

下之器耳
性分中之
緒餘耳但
從這上面
著脚未有
不勞心焦
思擾攘一
世者莊子
視之不堪
困苦若至
人然乎哉
一切才能
學問制作
到此都冰
融雪釋人
視其塊然
無用與大
派大樹相

際正寫其逍遙處以之濟天下而大道無所容以之濟一身而

大道又何所滯乎未句語盡而意不盡蟬曳殘聲言外領取神

韻無限蒼涼○下段同此意境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音區散木其大本擁腫而不中

去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植也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

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上聲也與大木同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野獸

似貓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音邀遊者俟物之邀東西跳梁騰躍而過如不

避高下中去聲於機辟死於罔罟有音亦害今夫斄音旄牛其大若垂

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大不能以小用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去幾何，卻不知其參乾坤，籥萬物，方寸之際，浩浩落落，莫可涯涘。如是而乃爲逍遙遊也。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寂絕廣遠之野，彷徨音徨猶翺也乎，無爲其

側逍遙乎。點醒逍遙二字。寢臥其下，不夭上聲斤斧。不爲斤斧摧折。物無害者。匠石不顧

所以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胡繩崖云困苦皆出於有用，如狸狴是也。

此第六段歎物之以有用致患，轉以無用免害。又莊子應世之

妙用也。當與人間世曲轅商邱等篇參看。良材多夭於斤斧，而

惡木乃終其天年。想見世途之險，炫才矜智，動觸危機。玉剖於

石，珠竭於川，膏火自煎，山木自寇，鸚鵡以能言買禍，越雉以文

采纓身，物之中於機辟，而死於罔罟者，千古何多也。狸狴其顯

焉者耳。當其卑身而伏，有似乎知者之深沈，東西跳梁，有似乎

勇者之奮迅以犖牛之不能執鼠者較之則大者似不如小者之才。而小者或轉笑大者之無用。乃伏身候赦之故。智不旋踵而禍卽隨之。向之所謂可用者安在。而所謂無用者晏如也。彼大樹之擁腫卷曲。匠石無所顧斧斤所不及。惟至人日與爲周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空空洞洞。至人之所游也。無爲其側。寢臥其下。至人之所爲逍遙也。果何道以致此哉。惟其自適於清虛而不以眾所同去爲患也。一篇寓意文章。千盤百折。至此始爲逍遙二字點睛。可想見慘淡經營之致矣。

內篇齊物論第二

戰國時處士橫議物論紛紜。孟子闢楊墨之功。比於神禹。然且自明其不得已之苦心。則辯論一端。苟可以已焉。有言誠不如無言之妙也。莊子此篇另是一番意境。見得物論之不齊。彼此皆有物之見存。生是生非者。固爲多言。卽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亦屬多事。不如是非兩忘。彼此皆可相安於無事。前以喪我發端。見我身且非我有。安用嘵嘵辯論。後以物化作結。見彼此皆屬幻形。還他空空無著。如此設想。真覺古今來高論危言。一切皆可聽其有無也。前幅借子游問答。揭出人賴地。賴天。賴暗

影物論已伏不可齊之根而以天籟爲化機。全在無字句處領會。紛綸妙義不落言筌。大知閒閒以下。承喪我意層層透發。尋出一箇真君。與天籟互相勘合。天籟以無聲而運化有聲。真君以無形而主使有形。執定有聲。則萬籟之怒鳴。不過一瞬。執定有形。則終身之疲役。不過百年。然則人世間本無可據之形聲。又安有可齊之物論哉。隨提出無有爲有一等人。切指受病之處。痛下鍼砭。將物論一齊推倒。語重心長。言非吹也。句從上文吹萬吹字。一絲飄來。如彩虹跨波。幻出雙橋。游絲結絮。粘成一片。絕妙文心。純是化境。以下乃卽物論之不齊。想出一不齊而

齊之法無所隱之謂明。分是分非。而其理轉晦。無所滯之謂因。分彼分此。而其用轉方。照之於天。便是明字妙諦。復通爲一。便是因字圓神。至天地並生。萬物爲一。往古來今。大千世界。無一件物事可分得開。不獨物論徒形辭費。卽我之齊物論。亦多此一饒舌也。至是乃以折衷聖人爲一篇歸宿。勢若駿馬之下平川。文氣亦寬博有餘。逶迤盡致。齧缺一段。卽居處食色之不齊。襯出是非殺亂之機。瞿鵲一段。卽生死夢覺之不齊。掃盡是非異同之迹。其用筆忽縱忽擒。忽起忽落。節節凌空。層層放活。能使不待齊。不必齊。不可齊。不能齊之意。如珠走盤。如水瀉瓶。如

甄拋地乃爲發揮盡致也末幅撰出罔兩問景一層驟讀之不知從何處落想細玩之分明是吾喪我三字頂上圓光空中變相眼光直射題鎮而真宰已了然言下矣隨借莊周夢爲蝴蝶現身說法齊而不齊不齊而齊而以物化一句結住通篇更從何處擬議分辨仙乎仙乎非莊生無此妙境也其中如畏佳殊態竅穴殊形刁調殊象模寫洪纖天地盡洩其奧指馬異解大小異名彭殤異致顛倒造化鬼神莫測其機昭之鼓琴曠之枝策惠之據梧皆有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之趣休乎天鈞藏之天府和以天倪皆有鍊氣歸神返虛入渾之功至於殼音之異蛇

歸震川曰
欲齊天下
之物論必
觀諸未始
有物之先

蚶蜩翼之輕。魚鳥飛潛。麋鹿決驟之創論。見卵求時。見彈求炙

之妙解。皆屬事外逸致。文之以類相從者。讀南華。勝讀國策。國

策亦工比喻。無此運化之精也。讀南華。勝讀爾雅。爾雅能析物

情。無此陶鎔之妙也。

○南郭居南郭子綦號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去聲其耦。宣註忘形

也。形與顏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顏。名偃。字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乎。形固可

使如槁木。塊然不動。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寂然無思。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隱几者也。異於常時。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爾問之也。善其問也。今者吾喪

去我汝知之乎。喪耦。尚有形似喪。我則神與天遊。從對面映照出來。不落空虛。極為透澈。而物論是非之。不齊亦在

宣註方言
喪我憑空
以聲籟致
問其胸中
是何領悟
妙不容言

外言汝聞人籟籟籟三孔也大者曰笙中者曰簫凡孔竅機括皆曰籟故後文云比竹是已而未聞地籟

即眾竅因風而怒号者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人籟地籟聞以耳天籟則聞以心有聲之聲眾人皆

聞之無聲之聲惟至人獨聞之天籟是已
宣註兩未聞妙常在耳邊汝卻不曾聽得

此段從聲籟之微逗出妙義開手摹寫南郭子綦沈心渺慮神

致蕭然已繪出頂上圓光故因子游之問而迎機導之陡下吾

喪我三字極鶻突卻極圓通與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句遙遙

關會人籟地籟不過引起天籟天籟即寓於二者之中所謂真

宰有情無形者正堪對照也此處作層波疊浪之筆極有神致

子游曰敢問其方求指三籟所在子綦曰夫大塊噫去聲氣其名爲風先言地籟

胡繩巖云：大塊地也。是唯無作。此句蓄勢，以下白波接天，言氣不動作。作則氣滿則噫。則寂靜無聲。○胡註得此一折婉而勁。

勢如飄風，驟雨不可。萬竅怒呼。同號。○歸震川曰：風一也，聲隨。而獨不聞之。琴琴。反長。

端倪卻純。風聲現乎山林之畏。音威。古通作佳。古通作維。大木百圍之竅穴。從對面著。前指點。

筆故不落。賦體。總提。似鼻似口似耳。取象於物。似注者。池深而似污者。池穴而下者。取象於地。激。

宣茂公曰：寫地藉忽。而雜奏，忽而寂收，乃只是風作。風濟之故。初讀之拉。維崩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

者。如水。謫音者。如箭。叱者。若叱。吸者。若噓。叫者。若叫。讓者。若讓。突。激聲。謫音者。去聲。叱者。咤聲。吸者。吸聲。叫者。呼聲。讓者。哭聲。突。

音者。若深窈。咬音者。若哀切而咬然。以。前者唱于。聲之。而隨者唱。音者。若深窈。咬音者。若哀切而咬然。以。前者唱于。聲之。而隨者唱。

喁音魚聲之重。○韓非曰：竽為五聲之長，故曰唱于。喁者，眾竅迸。開如魚之噓喁也。○劉須溪曰：于喁二語映帶前後，俱活最妙。

冷音風則小和。去聲。冷。冷。飄風也。疾風。則大和。承竅聲。又厲風。烈。濟。

有非雪心編只錄一。內篇。亦同物論。七。

既讀之希
微杳冥如
秋空夜靜
四顧悄然

宣註夫風
之吹也所
吹則萬有
不同可謂
極參差之
致也而風
但使之自
鳴且每竅

止也。又則眾竅為虛。林西仲云。上從無生有此。而獨不見之。應上

過也。不聞調調樹枝大之刁刁。樹枝微乎。用之字遞下。勢漸微也。○宣

說見正是寫聞忽化為烏有。借眼色為耳根。襯尾妙筆。妙筆。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承上文

籟。人籟則比。音竹。笙竽。是已。人籟不說自明。亦隨手省去。○宣註

故此處止。敢問天籟。上節為地籟。明明有天籟在中。子游卻不能

一句送過。子綦曰。夫吹萬不同。吹字活用。而使其自然也。者眾竅為虛。有使

之者。雖曰自己。究係天籟作主。○宣註。寫天籟更不須另說。止就

地籟上推醒一筆。便陡地豁然待風而鳴者。地籟也。而風之使竅

自鳴者。即天籟也。使其自己。咸其自取怒者。胡繩巖云。者字頓斷。極

乎。作二其誰邪。無一語及天籟。而天籟已透入空虚矣。真宰無形。已

句也。而有形者。莫能外。天籟無聲。而有聲者。豈能離乎。

各取一聲以鳴蓋風雖吹之而有與也於不與而極參差之致焉於極變而仍一不與之妙焉彼眾竅者其以為自己耶自取耶果其自己自取則噫氣未作之先何以寂然既濟之後何

○宣註看他四句中寓無限意思轉折又極淨極圓極透極脫使自已對吹字言言雖吹之而未嘗與也咸字對萬不同說言雖萬不同而無弗徧也咸則極參差而無弗徧咸其自取則無弗徧而仍未嘗與寫自然妙用便曲盡也○要明我不足據卻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據者無如聲籟於此觸悟尚有未化之形骸乎○形與聲都是天地借境而形之難化為甚故人每執形而鮮執聲但使能將形聲等觀胸中有何不化今子綦解喪我不寫形骸之假但寫一派虛聲真上知人說法之事也○人生知覺運動何異眾竅之鳴怒者其誰耶分明有箇主宰自家都是假的蓋已把我字說得夾冷矣○原為申解喪我今將地籟敷說一番截然而止更無一字挽及末句劈面相詰子游亦寂然無所疑真冰壺濯魄之文○胡繩崖云其誰邪三字讀斷言地籟尚爾無心天籟豈可有心遙望非吹也句如長虹彩橋若移言非吹句在此其承接脫卸豈不甚明而一峯飛去另成山寺尋常眼界如何看得出○陸樹芝云在天者可以在地者驗之則無形與聲者還可於有形有聲者推之此天籟也夫寂然之頃可以為聲而未始有聲未始有聲而自寓無窮之聲即在地之天籟矣故凡有聲而不寂然者非天籟也自有物論而在人之天籟失矣下遂接物論所由起而著其害

又寂然然則怒号者非無端而怒也而怒者其誰耶悟其為誰則眾竅于喁皆不能無待也已○寫地籟如彼鋪排寫天籟如此冷峭○以上引子綦之言為一大段

子游承上三者而問。注意本在天籟一邊。子綦卻止就地籟極力摹寫。地籟莫妙於風。不作則音響全無。作則眾竅怒号竅之應風也。先繪其形。繼繪其聲。千奇百態。湧現毫端。形之所在。聲即隨之。然後落到前者。唱于六句。迴風舞雪。機趣環生。唱以風而和以竅。怒則号而濟則虛。皆天籟之自為起伏而已。由是以推之人籟。乃其顯而易知者。不必更著一解。故子游逕問天籟文法之善於剪裁處。乃子游方問天籟。而子綦不答天籟。仍只就地籟之忽起忽止。提在空中。盤旋摩盪。隱隱敲擊。天籟卻含蓄不露。神妙欲到秋毫巔矣。

宣茂公曰
上文子綦

止寫得一
層影子正

意毫末之
及莊子緊

接過來鋪
敘一番

此節是與
地籟節相

記文字大
知小知以

下點次物
態三十餘

種與眾竅
怒喝一段

配讀之又
一樣拉雜

大知去聲閑閑廣博小知去聲聞聞去聲瑣細分別二句
言知之不齊。大言炎炎光明洞達小

言詹詹修飾邊幅與沾沾同二句指言之不齊○陸註人有知識

發至言非吹也方落到言蓋惠施公孫龍輩正挾一曲之知而好持是非之辯者也故探源以斥之其寐也魂交其

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為構彼此交接而營構生日以心圖逐日角勝於隱微○

奈何哉承上大小知言心知是非而已失其心縵者寬人密者謹人小恐惴惴懼貌大恐

縵縵惴惴不甯其發若機括片言中肯其司是非之謂也執持是非若機括之發矢

○捷其畱如詛盟誓不動搖其守勝之謂也一定不改若詛盟之固守

人也人也○陸註妙筆寫生足令好辯是非者啞然自笑其殺色界反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剝削天真其

溺之所為之也往不可使復之也沈溺不反其厭也消沮閉如緘固

崩騰如萬馬奔趨洪

濟洶湧樂

出虛二句

與風濟竅

虛一段配

讀之一樣

希微杳冥

如秋空夜

靜四顧悄

然皆天機

浩蕩之文

胡繩巖云

前寫地賴

不過隨物

以言其老洫也

如多年溝洫壅閉泉盡水涸深人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陰戾無復生意

驚人也。陸註。疊作十喻。一喻。毒似一喻。嬉笑怒罵。痛快盡致。

喜怒哀樂慮

多悲感變

反熱拘姚

勁疾佚縱啟放態修飾。又疊十二

樂出虛蒸成菌

二句收足上文。宣註。本虛器

而樂由此作。本戾氣而菌由此成。擬上種種人情。皆是自無而有。

偶與氣會耳。林西仲曰。極寫心關之變態。為是非伏根。文中字

句新奇。若怪石異

峰。非樊籠中物也。日夜相代乎前。

指上各種情態。應吹萬不同句。

而莫知其所萌

較之天籟。更屬冥然。應怒者其誰句。郭註。夫天地萬物變化日

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而然耳。宣註。亘古亘今。止此一

遞一遞。將種種物態。明抽暗換。曾無頃刻之停。倘曰。我可為政。何

不克據其一息邪。對此茫茫。問誰發端。又杳不可得。急須從此致

想。尚可省卻半世汲汲也。提醒天下。其辭愈冷。莫知二字。

已

寫盡一世。人懷懂。此下十句。又借此句之意。而申言之也。

已

已

已乎。息心。旦暮得此。

相代之種。種意境。

其所由以生乎。

人生百年均跳不出者。箇圈子。宣

種意境。

其所由以生乎。

便覺夾夾

維維筋節

其所由以生乎。

已乎。息心。旦暮得此。

相代之種。種意境。

其所由以生乎。

便覺夾夾

維維筋節

其所由以生乎。

已乎。息心。旦暮得此。

相代之種。種意境。

其所由以生乎。

骨肉毛孔
精神顛筆
落紙無不
色色精絕
造化已開
安得無此
類奇筆
陸樹芝云
是非在彼
我乃從而
是之非之
若無彼則
我無所用
其是非也
若無我則
又誰取彼
而別其具
非意者無

註承上日夜句而詠歎之下二節
又為莫知句轉側蕩漾要人醒眼
非彼無我
彼字指上相代各非種言為我所不離非

我無所取
有是形乃得取此
是亦近矣
說亦近是
而不知其所為

使
誰實使然到底不可捉摸敲擊
若有真宰
拍合真宰又作彷彿之詞決不肯使一直

筆反覆摺疊總要
而特不得其朕
無朕兆可窺而特字輕輕一按

真宰之使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
可行已信
屬真宰說可行者信有主宰矣

終不可得則明物皆自然無物使然也
而不見其行
郭註不見所有情而無形有情則可行無形則不見

此一段將地籟人籟天籟一齊撇開陡接入自己口氣不必粘

定人籟而種種物態無異眾竅之怒鳴則人籟已包括在內亦

不必揭出天籟而層層推勘歸重無形之真宰則天籟已著紙

三
詩
卷
二
一

窮之紛紜
皆起於人
我之相對
乎此亦近
似矣而不
知誰實使
我從而足
之非之也
其執持是
非亦似有
真宰爲之
主特紛擾
之後不能
自尋其端
倪之所起
情之所注
要如此便
如此心有

有聲大匠鑪錘其妙處全在融化無迹脫卸無痕也大知閑閑
以下拉雜紛來勢若飄風驟雨特特與上段文法相配而此段
更推勘入微其間智慮精神聲容笑貌外感於物內蘊於心紛
紜繁變萬有不齊寐也魂交神明通於呼吸覺也形開官骸疲
於應酬皆屬驚心動魄之文與接爲構緊承上句日以心鬪緊
逼下文接連用七箇其字親切指點俱從上文其寐也其覺也
兩其字印證而出如水鳴峽如驥奔泉如土委地字字須搜尋
實義直湊單微發之於外有司之者而機括顯呈於有象畱之
於中有守之者而詛盟隱設於無形其殺如秋冬陽消陰長刺

眞宰主之。豈不可信。而眞宰之形不可見也。雖有相代之情。實無可見之形也。以上言心有是非而轉自昧其眞。下乃承言眞宰最尊。爲一身之眞君。不可令與形骸同。盡也。此說亦警醒。

喪無餘溺於物而莫能自返。其厭也如絨消沮。閉藏原泉已竭。近乎死而豈有生機。當是時也。情欲之感一齊發見出來。樂則轉瞬而卽過。飄忽迅速如音響之出於空虛。鬱則凝結而成形。淫佚薰蒸如朽腐之生其萌蘖。勞於日者形神交敝。至清夜而魂夢猶驚。勞於夜者思慮紛乘。至旦晝而枯亡益甚。環生迭起。相代者曾無停機。此果誰爲之邪。明抽暗換自有從中掣曳之者。而舉世夢夢殊不知也。於此相代之頃。欲使合而爲一。在彼固有所不齊。在我亦不能強而齊之。不如其已也。人生不過百年。人心道心之蘊於方寸者。各隨稟賦以俱來。閱世生人。閱人

成世。旦暮間不能離此各種情態以為生機。既生我，即有彼之相代者。以與我俱生。非彼則我無以為生。非我則亦無取乎彼之相代。從彼此對待之形。取證萬有不齊之致。其變態亦非遠而難知。而究不知所以致此者。誰實使然也。此殆非我自主之矣。意者有真宰存乎其間。而特不能得其端倪耳。自信為可行。可行者實宰於無形。惟無形乃謂之真宰。信乎真宰之隱而難窺矣。此段文心奧折。筆足以繪難顯之情。與上段咸其自取二句。消息相通。彼聆天籟於無聲。此窺真宰於無形也。

宣茂公曰
從上節推

百骸九竅六藏

才浪

賅而存焉

皆備此相代各種情狀。郭註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吾誰

宕而下。上節無形。此節將有形處翻跌似辯似詰。一反一復。至末句一返。卻還在無形處。主張譬如分雲漏月。兩節一句一轉。崇累如串珠。筆尖輕。我。不復著。紙。吾誰與先問一句。下面兩

與為親言外暗指除卻真君都做不得主也。宣註。試即有形者求之。此許多件數。倚那一件為主。下面若干摺疊。都承此

去。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既不能件件皆說。又不得私親一件。乎字焉字。皆作詰問詞。郭註皆說

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為臣妾乎。上兩層均作不

得主。然則百骸九竅之備於吾身者。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平乎。既

索性都不准作主。而皆為役使輩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抑或更遞為主使乎。官骸互

為臣妾。彼此都不能作主。誰為統屬。其遞相為君臣乎。相為役必不然矣。上四層

均從有形處翻跌。有形者都不得作主。原只在無形處尋箇主宰也。其有真君存焉。這出真君。如月

仲曰。應上其誰邪。三字。彼遞相君臣者。畢竟役人而亦役人。如求得於人。若真君則不然。其使我有無窮之變態者。皆是物也。如求得

其情。即上真宰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得與不得。求者雖有一受

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受形以後。即有真君作主。本無喪失。與吾形為始終。郭註。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

卷之... 郭註... 守知以待

句就親一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與物相刃逆相靡順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面摺疊兩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乎。能止不亦悲乎。以不忘待盡之真君而與物相摺於石火光中真可悲矣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末句又轉徒勞成功無益齋音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迷而可不哀邪。郭註夫物情無極故

承摺疊然得此不止又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宣註經後點醒營一生將謂託業千古以我觀之不啻電光駒隙霎時現影耳是

與物相刃何結人謂之不死奚益雖生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以下為世局邪至人之心不隨形化若真宰既喪則形未化而心已死矣況已化哉人之生也固若是芒迷乎。其我

直從明眼憇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說到此處尚不能喚醒夢夢可為浩歎

出一副血宣註怪歎眾生反借自己為普天一哭

自起手至此殊未道承上真宰無形而即有形者層層翻跌從本體中尋出一箇真君來指點極為真切蓋官骸全備於一身而臨以大體如君公

及物論一字引子棊喪我之言發揮出若干文字將世人一切知覺形骸盡爲幻化使人大失所恃。憂憂感傷則物論一節乃其至小至小。如此下筆固是透悟亦文字中爭上游法也。

之主治於朝廷。而臣妾之效命於奔走。吾誰與爲親。空中暗逗

一筆。頃莊舞劍。意在沛公。汝皆句。極冷峭。是指大體小體全無

分別。耳溺於聲。目溺於色。口溺於味。手足肌體悉聽其廢弛。放

蕩。心爲形役。舉動全涉於偏私。如是則朝廷之政令。果將委之

臣妾而漫無統屬乎。夫臣妾僅供使令。初非有專制之權。其果

足以相治乎。於臣妾之內。欲定一尊。使彼此遞相爲君臣。則是

君臣無定位。又將何所適從乎。要之有形之官骸。皆非真君所

在也。真君者。卽有情無形之真宰。存乎朕兆未萌之先。而貫乎

百骸九竅六藏之中。求得其情。至人之神明默契也。不得其情。

凡民之日用不知也。於真君初無益損。而但有真宰以爲之主。則形合於神。必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盡者矣。一受其成形。二句。將大體小體融合一片。結住真君。極有力量。然後轉入徇物忘返。無知妄作。一等人。哀感頑豔。淒入心脾。苦口危論。促節繁音。覺紙上淚痕。猶淫也。相刃者。日觸危機。相靡者。日尋覆轍。行盡如馳。則趨利避禍之心。幾以朽索馭六馬。乘便營私之意。將視捷徑爲康莊。究竟畢世之奔馳。隙駒易過。一生之缺憾。精衛難填。悲夫。以有涯隨無涯。古今來如出一轍也。作僞者。心勞日拙。終身役役而不見成功。驚外者。迷途莫返。齠然疲役而不

知所歸。彼固自以爲樂。此不疲。而使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轉蹈其可哀。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然當其沈溺恣睢之時。或憑藉甚厚。而權力足以有爲。或稟賦獨強。而氣數未至。遽盡憫然得意。人且謂天道之無憑。而不知東陵之壽考。不及西山之餓夫。蟬蛸之衣裳。何異朝菌之晦朔。雖謂之不死。不死者特其形焉耳。形未死。而心已先亡。形旣化。而心有不隨之。俱化耶。哀莫大於心死。人之生也。固有若是之芒。而無知者乎。芒者可哀。其不芒者。吾安得旦暮遇之乎。一路推勘世情。俱從喪我對面著筆。古今來一切知覺形骸。皆處於必盡。而惟無形之真宰常

存。舉世茫然。祇據其一息之形骸。爭勝逞能。生是生非。一經說

到盡頭。可為心灰意冷。則物論之紛紜。其亦可以不必要矣。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成心謂成其天然之妙用。不假作為。即真君所在也。人人

皆有真宰。則人人能自得師。所以付之而各當。奚必知去聲。代。不必知者論說。代此天然之師。而心自取者

有之。心自取而自得耳。愚者與去聲。有焉。隨人皆有真宰。未成乎心。心中無主。而有是非。

憑空生。是今日適越。初歷其境。而昔至也。妄言已經。是以無有為有。本無是非。妄以

為。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變態無窮。吾獨且奈何哉。此段拍合物論。始露

出是非字。是中間過渡處。宣註。此節言是非自無而有。

宣註禹嘗鑄鼎。能知神姦。故以為言。

以上各段均在物論之先著筆。剔盡根株。是抽刀斷水之法。至

此暗暗遞入物論意以起下文蓋真君皆具於人心以心悟道以道成心觸處可爲師資大道不煩辭說彼以口舌爭勝者是妄生是非而無關於道妙者也今日甫至之途謬謂昔日已經之地理之所必無憑虛而自以爲有彼堅白異同之辨曰肆惟黃穿鑿附會之談渺無根據吾恐變態紛呈鑄鼎莫窮其象爭論日起排決莫遏其流雖知若神禹亦付之無可如何孰能尋其源之所自起派之所由分哉末句如洞簫咽住無限悲涼自大知閑閑以下一路蜿蜒曲折而來至此乃揭出是非二字拍合物論爲一大結以後卽承此意另開生面言所以不齊之故

宣茂公曰
上二句如
利刃剖物
劃然兩分
下將言字
輕輕掉弄
等之小鳥
啁啾早把
高談雄辯
付之灰燼
。說到眾
言並起無
異小鳥爭
鳴況乾坤
到處是道
一說便有
不盡彼此
俱同真宰

夫言
承上文始提出
非吹也
遙映吹萬吹字。吹者天籁自然而出言非其比。○宣註只因言亦聲籟邊

事忽接前文將吹字
言者有言
一有字便非自然彼此皆有言之是非。○陸樹芝云人有是非之言

不特非天籁亦並非若吹萬之地籟矣何也風之吹止因乎竅之自然而初無容心言則必先有心之所欲言乃從而論其是非也

接筆神妙既能折出言之為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是決斷語不是害又照管到地籟一段文字

陡然又折進一層用筆神妙莫測而意理更精因辨是非而有言則是非似有一定矣究竟是非無定據以為是則是之以為非則非之彼以為是我以為非彼以為非我以為是亦可非非亦可是

果有言邪
果為應有之言邪
其未嘗有

言邪
抑或算不得有言邪本來不容言
其以為異於
音初生

出卵而叫
亦有辯乎
辨猶異也異與不異音無定也
其無辯乎
均無關於緊要也
道惡
鳥
乎隱

道本
而有真偽
何必分別真偽
言惡
鳥
乎隱
言本無隱
而有是非
何必辯論是非
道惡

分別何其多事把持
辯者忽而兩邊俱掃
忽而融釋通家令其
火氣都盡真淡之之
至也此節言是非俱用不
著還他明字一善明字
是齊字第一等道理
○此處明字一見陸樹芝云

烏乎往而不存皆存言惡乎存而不可皆可。四句道隱於小成大

無言小成則愈言而愈晦模訥寡言榮華言隱於榮華則愈言而愈昧故有儒墨之是非儒墨

又取小成榮華而分別是非莊子齊物論正為二家痛下鍼砭○
陸註凡莊子稱儒墨非以孔子與墨者並議也蓋指竊儒者之糟

粕而宗墨氏之詭異者即徐無鬼篇魯遽揚墨施秉之徒是也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其字指

華等人○陸註二句正儒墨鋼疾直中隱微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明

對上隱字言一總不用是非也○郭註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

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

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

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言非吹也一提及萬丈遊絲裊於空際無處生根卻是遙接地
籟一段文字陡醒人籟以歸併天籟之中人籟莫顯於言言為

未句又呼
起下文以
束句爲提
句峭而健

心聲吹字縈帶地籟吹萬之吹旋卽一筆撇開吹者由外而入
其中本無是物。純是天機鼓盪言者由心而出其中先有是物
遂至辯論紛紜故曰非吹言之理存乎未言之先而無言勝於
有言至有言則是非各持一說果可爲定論邪其有無皆不足
據也小鳥啁啾何關緊要比之鷲音微乎其微矣況道以眞僞
之未分者爲極至言以是非之未判者爲最眞眞僞分而道隱
人且取僞以亂眞是非判而言隱人且飾非以淆是大道渾於
無言何處不可見道而豈待辯論眾人各持一說隨言皆可存
道而何煩較量二者本無所隱其至於隱者大抵小成之人得

宣註本無
是非是非
因彼此而
生本無彼
此彼此因
對待而立

其偏而遺其全。道愈辯而愈晦。榮華之言。襲其文而去其實。言

愈多而愈夸。於是生是生非。遂啟天下辯論之端。而矯其弊者。

乃有儒墨之是非。各立一說以成名。亦各挾一說以相敵。是其

所非。安知吾說之果是非其所是。安知彼說之果非是不若渾

吾說之是非而置之不辯。因彼說之是非而曉之以明明者何

即道與言之本無所隱而兩相忘於無言之境者也。一語透宗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此○彼此皆不用相非。郭註物皆自是。故無非此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

無此矣。無非此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此所以玄同也。

自彼則不見

有彼之見存。則不見是非。

自知則知

之。以觀己者觀彼則是非自明。陸註在彼故曰彼出於是。此是

相觀則皆
彼也各據
則皆此也

宣註不能
為同不能
為異從而
因之
陸註起初
原未有是
非因見有
是乃見有
非見有非
乃見有是

此亦因彼也。彼此各據一偏兩面看來互為彼此。郭註夫物之偏

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彼此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此方生之說也。方生彼則見為

為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人自有生而後乃分彼此。死則同歸於化。安有彼此之名。死而復生彼此

之名又出此方。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是非之遞出無窮。猶生死之相乘無已也。同生死之

異齊物我之分。天下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郭註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

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

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是以聖人不由。非論辯而照之於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者也。因則不著是非之見而面而面玲瓏

天也。天者自然之明。亦因是也。郭註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

奪故也。宣註前節明字一煞。此節因字一煞。此處因字一見

耳。
宣註因字
承明字來
是齊字第
一箇方法

此段又將彼此對勘妙緒環生。其間是字與彼字相對者均作此字解。文義甚明。人已相對謂之物。無非彼之見存。則我無所用其辯也。無非此之見存。則彼亦無所用其辯也。自據爲彼。則祇見己而不見人。易地對觀。我亦彼也。以我觀彼。猶是以我觀我也。知我則知彼矣。故彼之名由此而出。此之名亦因彼而稱。彼此乃相生無窮之說也。雖然彼此皆不足據也。萬物有生。卽有死。彼此不能長留。萬物隨死亦隨生。彼此皆非故我。而乃以天地之幻形。爭此無端之閒氣。此以爲可。彼卽以爲不可。此以爲不可。彼又將以爲可。方以彼說爲是。而彼又轉出於非之說。

宣茂公曰
我爲此人
爲彼從人
觀之則俱
倒轉矣

則因其是者。卽因其非。方以此說爲非。而此又轉出於是之說。則因其非者。旋因其是。彼此之轉變無窮。吾心之坐觀有定。是以聖人不由是非之塗。而與之辯論。惟照之於天。則因物付物之說也。明字如寶鏡懸空。纖微畢照。因字如紅鑪點雪。融化無痕。前段以明字結。此段以因字結。妙解圓通。真爲上乘慧業。

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

此卽上彼出於此。此亦因彼之意而申言之。郭註我亦爲彼所彼彼亦自以爲

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卽上方不可之意而申言之。郭註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

非果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無彼是。此乎哉。

索性與他一概掃除。作婉詰語。令其自思。

郭註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以爲此。欲謂此爲此。而此復爲彼。所彼彼此有無未果定也。彼是此莫得其偶。

宣註。凡物奇圓而偶方。環之圓也。旋轉無窮。中則空虛不倚。得樞者似之。而應物豈著是非之迹哉。○一申明字。明字再見。陸註以上。申明莫若。以明之。故以下詳言。

化對偶之形。謂之道樞。樞紐也。○郭註。偶對也。彼此相對。而聖人而渾合為一。謂之道樞。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

天下。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者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去聲無窮。圓轉如環

應物。能自立於無窮。○郭註。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

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二句不是寫是非無窮。正見道之應

夫無窮也。○郭註。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惟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故曰。莫若以明。申明字。束

此段承上彼此之意。而申言之。彼此易位。有何分別。乃生是生

非。辯論不已。自造物者觀之。曷嘗分箇彼此哉。泯其對待之迹

兩而化者。一而神。無所謂偶也。化偶為奇。乃屬圓神之妙用。周

迴轉運。如環無端。而總以大道為樞紐。有此道樞。居中應外。任

所謂明至此之謂以明止

宣註指之外別有屈信之者何見非指多此一分別矣馬之外別有馳驅之者何見非馬多此一分別矣凡有形者皆假也作一例觀引下道通為

是非之紛乘而吾道自立於無窮之地彼生是生非者亦將有

轉圜之境也是即本然之明而寓於道中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執迹以求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化指以馬喻

馬之非馬按圖以索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化馬之迹。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

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天地萬物皆可作指馬觀何況人已對待之形推到無岸無邊總此理真可

挫萬象於毫端。歸震川曰指喻物理須可乎不可因其不可乎不

在物外乃明若見超乎物造物亦洞然矣因其所惡烏乎然

可因其道路此指道行之而成因所稱之而然

一意

陸樹芝曰

以指喻指

四句一開

天地二句

一問即後

文天地與

我並生萬

物與我為

一之理曠

識奇句干

古未有

庸者無用

之別名寓

諸庸者藏

其用於無

用也惟無

用而其用

然於然因其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因其不然物固有所然不必執

固有所可不必執無物不然各然其然不無物不可各可其可不

故為去聲是舉莛梁之橫者與楹柱之直者厲醜人與西施美女恢宏恠同悻變怪

道通為一極物之不齊皆可兩忘其分也成也散而分者其成也

毀也成於始者必毀於終分成為毀以數言破析為分完

為毀散全為成敗壞為毀。宣註氣分則為成物之始既成又所以復通為一成毀一致可見成唯達

者知通為一以明也照之為去聲是不用不用彼此而寓諸庸庸也

者用也不用之用用也者通也通為一乃通也者得也得其環中

郭註夫道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適得適然得之而幾音

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如不經意而幾音

乃不窮故庸卽其用也卽無不通也通卽得其環中也得其環中則幾於道矣○桂音廷莖也槁莖至小撞鐘不鳴楹柱也二者大小相懸司馬彪註廷爲梁似於文義未協宣註結處

庶近矣郭註幾盡也至因是已因字如水鳴峽。郭註因而不創宣註末句輕飄一絲引起下文

指馬之喻緊接上文絕妙機鋒真是辯才無礙辯者以指爲非

指取指之相似者而與之辯其理不能伸也則不若從其非指

之說而卽喻以非指吾身且在象外而何有於一指辯者以馬

爲非馬取馬之相似者而與之辯其勢不能勝也則不若從其

非馬之說而卽喻以非馬萬物皆屬幻形而何有於一馬推而

言之天地之屈伸消長皆可作指觀也萬物之馳驟紛紜皆可

作馬觀也上下兩旁渾融無迹活潑潑地更從何處分箇彼此

尋箇是非可乎其不可不可乎其不可道行之而成不必以

一申因字
○因字再
見

爲無成也物謂之而然不必以爲不然也然於彼之所謂然不
然於彼之所謂不然不然之中有所然不必深求其不然不可
之中有所可不必刻繩其不可然其然而無物不然可其可而
無物不可全是一片圓通境界未嘗預設成心推是道也莛與
楹雖分鉅細厲與施雖判妍媸而準以非指非馬之說何不可
以鉅者爲細細者爲鉅何不可以媸者爲妍妍者爲媸道通爲
一彼恢恠慤怪之變態萬有不齊原不必過爲分別也凡物之
不齊分者卽爲成之始成者卽爲毀之機物不能一而道通之
則成亦非成毀亦非毀強爲辯者不知也而唯達者知之是以

是非不用已見而寓諸平庸庸者用也不用之用妙用存焉所

謂通也道通為一則彼此相忘適合乎環中之理而大道得矣

然非有心於得也適然得之並其所得而化之則庶幾與道渾

合焉然則因之為用神矣再申因字極軒豁呈露之姿

已已得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承道得句。郭註夫達者之因是豈

謂之道也自因耳故勞神明為一有心為一另是一種病根。胡註一偏也

而不知其同也同於不一謂之朝三忽插一喻為勞神何謂朝三曰狙

公畜猿賦給芋橡栗之類曰朝三而暮四眾狙也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朝暮之一顛倒間而喜怒而喜怒為用為人所與勞心

壹茂公曰
縲上文適
得而幾矣
拖此一段
發明為達
者更加一
鞭直須連
知通為一
的心都歸
渾化如佛

一家纔以一
言掃有隨
以一言掃
空方是一
絲不掛不
然與紛紜
者一間耳
然要去此
心不須別
法也只消
因是已不
特因物而
因物之道
亦出於因
宣註因字
三見。以
上明字一
煞因字兩

為一者其勞等耳。舍彼取此何異眾狙。

○胡註視芸芸者若狙真謾世之尤者。亦因是也。是字指勞心為一因是而知其

同於不一。不一者既因而化之並將。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兩得

知通為一的心亦並掃空更妙於因。其平同歸於化。而休乎天鈞。同均。天然

即因是因非也。是之謂兩行。均是而非而任其兩行

此段又轉出勞心為一之人切指其弊。道通為一。因之妙也已

而不知其然。並此道通為一之心而化之。又是分外一至微至

密之因。若夫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於不一。猶之朝四暮三

者之轉怒為喜。而不知名實未虧。仍同於朝三暮四。勞勞以為

之何益也。達者因物而通為一。亦因是而不知其然。因之用神

矣哉。聖人和之以是非。不過因物付物。至休乎天鈞。則純任自

煞

宣茂公曰
運道之根
冥然漠然
斯為至盡
至於是非
起而私愛
成正道益
虧何如一
端不起者
之渾全乎
鼓琴一喻
最為親切
撥絃叩音
偶成一調
卻不知眾
調置在何

然均是非而使之兩化者即使之兩行則得其環中之妙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警然惡鳥而起

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不可以加矣

郭註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郭註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其次以為

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郭註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

是非之彰也

論辯所以著是非

道之所以虧也

渾淪則全分割則虧郭註無是非乃全也

道之所以虧愛

之所以成

郭註道虧則情有所偏未能忘愛釋私立同彼我也陸註有是非而無為之道虧是非之論起而偏愛之局

成而要其成也虧也皆非其本然故下文又設問以明之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

乎哉

成虧起於有物之後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道本無成與虧故作蕩漾之筆絕妙文心郭註有之與無皆不能知乃至

處緯文緝
藻自成一

論卻不知

眾論置在

何處未幾

再移一調

而此調又

詘矣未幾

再出一論

而此論又

詘矣故是

非者一成

則戲不用

則全。○冥

漠之中。道

原自全成

一調而眾
調反虧

有成與虧故

宣註作古字讀

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

古

昭氏之不鼓

琴也

有聲之聲音隨指盡無聲之聲神與天游。○郭註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陸註鼓琴以

喻人籟之已喧不鼓琴以喻天籟之向寂成虧有無之故以此而分則原無成虧可知。

昭文之鼓琴

似接非接章法

也師曠之技

柱

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隨手又添兩箇作排比文法承接超妙入神奇橫無匹。

陸註文工於琴曠工於樂惠工於辯因惠子工辯欲以簧鼓天下故以工於琴樂審音聲之得失者與之陪說

三子之知

去聲

音機

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各有所成皆臻其盛而名傳於晚年唯其好

去聲

便是愛

以異於彼

自以為與人異便要生是非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

著書立說以明示後世欲同其所好

非所明

此非人所共明也

而明之

強不明者而使之明

故以堅白

之昧終

堅石白馬之辯求明反昧司馬曰公孫龍有淬劍之法謂之堅白。○此專指惠施說

而其子又以文

齊物論

內篇

齊物論

三

殫精一技
求明而得
珠圓成而
反虧敗盡
彼興

宣註特加
此之謂三
字與欲以
明之者大
有分別
再申明字
其義愈顯
○明字三
見

宣註疑為
父字之譌
之論音緒餘也拘守
終身無成子且不能明
若是而可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孰一技以為成孰非成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

勿與我無成也。兩無所成物我渾同乃為道妙若成
是故滑稽之

聖人之所圖也。胡註言轉變不測而光渾閃爍聖人

此處為去聲。是不用。而寓諸庸。尋常
此之謂以明。

疑之擢則圖而成之。恢愜悖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

眾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周矣。物皆自用。則

古之人。陡提一句。如鷹隼凌空。筆意矯健。用三層脫卸。到是非

上。知造其極。方悟到未始有物之先。其次有物之見存。尚未存

彼此私見其次雖區分彼此尙未判是非兩途一氣趕出皆與道通爲一之旨相生是非之彰也陡接陡轉直透中堅大道以渾淪爲至一著是非則有所成卽有所虧所成者道之一端所虧者道之全體於道有虧於愛遂有所成所虧者本然之道所成者私心之愛試思未始有物之初渾然漠然道且不可形容安有成虧之迹有成有虧道非其道矣試以聲賴言之鼓琴者祇成一調而眾調已虧暨再成一調而此調又虧何如不鼓琴者之一無所成一無所虧藏全於渾漠之中而私愛之心爲之俱化邪妙解入微非得道者不能爲是語趁勢就昭文鼓琴蟬

聯而下。卻與上文引證詞意絕不相蒙。又添入師曠惠子兩層。作排算之體。從昭文生出。師曠惠施正是借昭曠陪襯惠施。蓋南華鍼砭惠施處極多。故知注重惠施一邊也。一時神到之筆。幾令人望而欲迷。三子殫精一技。同負盛名。而愛之所成。求明而適以得昧。何若無成與虧者之深窺道妙乎。物與我無成。正是形迹渾忘。不落邊際。語意提出聖人。令辯士無從置喙。滑疑似覺不明。耀則不明之明。末以不用而寓諸庸。再結明字。反對非所明而明之。有雲破月來之妙。

今且有言於此。

指物論

不知其與是。

指己之齊物論

類乎。其與是不類乎。

用活

胡繩屨云
憑空架起

宣茂公曰。筆。○宣註無是非則與我類與不類。俱指相與為類。指我所言。但

是非之消。類。有是非則與我不類。物論。任其類者以

生於倡言。為類不類者以為不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以我之齊物論。齊彼之

者猶淺生。類不類均不離乎有言。則與彼無以異矣。所不齊彼固以言爭辯。

於辯言者。我亦多此一言。○郭註。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

為甚也。莊。其遣遣之又遣。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子此篇所。雖然請嘗言之。明知多此一饒舌。然亦姑且言之。○郭。有始也者

以於生是。是非造端。○郭。有未始有始也者。齊物論正發明此意。○郭。有未

生非者數。是非造端。○郭。有未始有始也者。齊物論正發明此意。○郭。有未

言提撕而。註。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齊物論正發明此意。○郭。有未

止於爭是。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連齊物論一齊掃去。○郭註。夫一之者。未

非者反不。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宣註。此

開脫相與。三句以。有有也者。有無也者。各據一邊。○郭註。有有則美。惡是非

為類譬之。事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具矣。有無而未始無無也。則是非好

竿頭要進。惡猶未。有未始有無也者。齊物論不著有無。○郭註。有未始有夫

一步言我。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郭註。有未始有夫

今說汝爭。未始有無也者。如佛家以一言掃有。一言掃空。○郭註。此都忘其

辯亦為多。知也。○陸註。因有是非之後。而原其初本。無是非

齊物論

內篇

三

事則汝之也無是非。又本非有意於無也無意於無。又初不自知其為無意云云更不於無也已伏後文止其所不知意卻未點出。宣註此四句以形言足道可知。

要推倒眾人自己便不畱分毫地步以下純發此意。俄而有無矣。屬物論說筆意超忽。○林西仲曰忽從無無之中說箇有無便是從空落影已經不是無了。而三

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都不足據。○宣註以道觀之何有何無。今我則已有謂矣。

指齊物論。○郭註謂無是非即是有謂。而不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物論既不足為有無。齊物論徒為多事矣。拉倒自己。正為喚醒眾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語小莫破。視秋

毫更而泰山為小。語大莫載較泰山更大矣。莫壽乎殤子。以朝菌蟪蛄例。之則殤子為壽。而彭

祖為天。上聲。以冥靈大椿例之。則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皆生於無始之道。而萬物與我

為一。道通為一。更何大小壽夭之多此一分別乎。○郭註夫以形相對則泰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

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泰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能有遺於秋

始終數也。有無象也。無象無數。浩浩綿綿。秋毫象微。殤子數短。殆庶幾近。故稱久大。

胡註天地
與我並生
二句正解
上文
物論於大
小壽天辯
之甚明沛
爲一則兩
邊俱無邊
際誰能窮
其是非哉

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泰山亦可稱小矣泰山爲小則天下無
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螻蛄不
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志願已足苟足於天然而
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
我爲一。○陸註天下原無一定之是非大小壽天判然不侔自達
者觀之則秋毫非小泰山非大即謂莫大於秋毫莫小於泰山可
也有何是非哉然非故爲此說以強辯也固有實理存焉蓋天地
與我同一太極是方有天地之初而我已寓於天地之中即既無
我之後而我仍復還於天地之內有我即有天地有天地即有我
矣豈非與我並生乎天地既與我並生則凡生於天地之間者雖
物號有萬而分之物物各具一太極合之仍只統體一太極耳豈
非與我爲一乎有何彼此哉此所以合山毫彭殤而並無大小壽
天之分也此即宋儒之理而語特奇警解者甚多蒙混諸解將大
小壽天之所以然處從毫山彭殤上勉強推尋何異癡人說夢
既以爲一矣且得有言乎駁去物論。郭註萬物萬形同於自得
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胡註
一上原著 既以謂之一矣說他是一
便落言詮 且得無言乎駁去齊物論。○
胡註既謂之一

內壽 齊物論

今剖樹非
多言邪莊
子連我今
有謂一并
掃卻既是
大道希夷
總以真漢
為至現身
說法真淡
之之至也
○既謂之
一便是有
言妙妙華
嚴經旨云
諸佛眾生
全無差別
卷舒自在
無礙圓融

百... 卷...

則算不得無言。陸一指道之本
一為一件。與言說一之言
為二。湊成二物

并齊物論。與一連道之本
一為一件。為三。湊成
自此以往。是非之數
巧歷

不能得。眾說紛乘雖精於
而況其凡人乎。郭註夫以言言一而一
數者推算不盡。

案一既一矣言又二之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
況尋其支流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

者無言。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承上一與言二句只
而況自有適

有乎。承上巧歷不能得句
無適焉。適者由此之彼
因是已。陸註無
見物論更無窮盡也。不如一無所適。適則不

分彼此第因其是而是之。不參以己見也。所謂照之於天而休乎
天鈞者於是乎在。即不用而寓諸庸者亦於是乎在。此因之妙也

此段是莊子推倒眾論並將自己所著齊物論一齊拉下。超忽

非常。起手平心靜氣細細較量。與是類以類類之。與是不類以

此雖極則終是無風
匠匠之波
正莊子此
處文字
上文賜寫
有謂之弊
似真與彼
無異至此
止用抑揚
之筆跌轉
物論乃見
其必有甚
焉詞不費
而意愈緊
是加一倍
醒法。
此節再申

不類類之類與類相與爲類不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彼之物論誠爲多言我之齊物論亦不免於有言我與彼同此病根矣下文忽轉入無物之初直說到盡頭處還他一箇無極太極俄而有無矣趁勢一跌而未知孰有孰無又極力一颺今我則已有謂矣從對面一照下二句又極力一颺總不肯著一實筆文境在雲煙縹緲中迷離隱現獨往獨來秋毫大於泰山殤子壽於彭祖正見得大小壽夭總屬幻相顛倒說來均是無量法界真是洩造化未有之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與上文一指一馬之喻一樣超脫但彼從上文喻意推開說此從上文下一轉語言

因字大意
承勞神明
爲一來而
然因字處
則兩邊結
著物論齊
物論均莫
善於因也
以上明字
一煞因字
一煞

天地萬物與我並生爲一。則大小壽夭不必區區分別於其間也。以下句句靈活如環無端。既已爲一一原不得有言。既謂之爲一。我亦多此一言也。一者數之始。無言則一而已矣。有言則一之外。又乘以言一之言。一與言相對而爲二。二者一之偶。無言則一而已矣。有言則一之外。既乘以人之物論。又乘以我之齊物論。二與一相參而爲三。由是以往。千變萬化。安有止期。篇中大旨。總以不落言詮爲妙。一著議論。則是非互見。言之數日。見其多續續相生。真爲巧歷所不能得。莊子從無始以來。覩定一箇一字爲生。天生地生物。生我之根。到此並要掃去一字名。

色見得一只。是渾然一箇道理。謂之一。則有一之言。渾然者破

矣。便算不得一。就一上更遞相乘。乃不知其數之所止。試思一

畫開天。尙未著語言之迹。而一之象已呈。便生出後世許多文

字。莊子眼光直窺到此處。何等透徹。晶瑩無適焉三字。懸崖勒

馬。將一切生是非流弊。早為截斷。卻並無別法。因是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道惡乎往而不存。郭註。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言未始有常。言惡乎

可。郭註。彼此言。去聲。因無封無常。乃各而有畛也。畫出彼此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相對而相反。各異便也。有倫。分有義。處有分。剖其

有辯。辯其細。微曲折。有競。並逐。為競。有爭。角勝。為爭。此之謂八德。論辯家自以為八

宣註八德皆引成語有分有辯尤此處切證

聖人何咎
之有皆各
因其當然
耳

陸樹芝云
莊子善讀
春秋深得
經意如此

可知其似
詆孔子處
皆非詆也

明無不見
則無辯矣

大道五句
言大之至

陸註此其不相通之咎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聞見所不及故不言。郭

註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物之性表雖有理存而非性

故不論其外而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不參擬議春秋經世先王之

志也記聖人議而不辯因其當然而議據事直書未嘗辯以求勝。郭註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

是以非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不在分辯之迹。郭註夫物物自分

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曰何也聖人懷之渾然不露。郭註以不辯為懷耳聖

人無眾人之辯之以相示也急欲表暴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辯者只見

不見道夫大道不稱無可名付大辯不言無是非付大仁不仁仁

渾全無大廉不嗛欺尊反。郭註夫自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

仁之迹無所用其嗛盈宣註嗛音鞞猴類也食而忻忻

者反不存自足也穀梁傳一大勇不怯無怯害逞勝之心。郭註無往而不

其迹是惠穀不升謂之賺。可名言辯而不及。辯不勝辯。郭註。仁常而不

子對面下德之道昭而不道。非道不能及其自分也。郭註。仁常而不

子正面成。郭註物無常愛廉清而不信。外示潔則勇怯而不成。恃功必敗

能止其所逆之勇天下共疾。五者園。同圓崔音。而幾平聲。向方矣。凡物圓行

所謂大知小知自無。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郭註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孰知不言之

小言有不辯不道之道。渾全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淵默之中無所不藏。

即得乎不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正見天府之無盡藏應上無益損乎其

道之大道曠然無盈。而不知其所由來。無心於得而自來。郭此之謂葆。藏

矣惠子輩以。虛之變也。郭註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宣註光芒都蘊蓄不露故昔

明於是非為明莊子

齊物論

三

偏說得是
大迷芒至
比之於狂
狂彼以不
分是非為
不明莊子
偏說是大
光明至比
之於天鈞
天府極之
進於十日
於公共見
地外別具
見地於干
古不易道
理上更尋
出道理而
掃則掃箇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一國膾一國胥一國敖一國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

也郭註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欲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舜曰夫三子者

猶存乎蓬艾之間郭註夫物之所安無陋也若指不釋然何哉何

介意而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歸震川曰蓬蒿翳蔽未深但當

也十日者連旬日朗光照自徧言其繼照之久非真日體有十也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德與天

末幅歸結正意疏爽有致因物論而生是非因是非而分畛域

抽祕騁妍撰出多少名目後世有述遂以八德稱之此聖人所

弗為也夫以聖人之才智可以無所不論無所不議無所不辯

乃猶不敢盡言況不及聖人者乎正襟危坐名論若樂可以羽

得透必透
得出真干
古第一等
聰明第一
等筆力第
一等文心
也解人放
開心眼自
當得其神
脈也
林註蓬蒿
之問物之
所安聽其
自存可也
不必搜別
根株。自
開手至此
爲第一段

翼聖經維持世教分者分其是非不分乃勝於分辯者辯其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不辯乃勝於辯聖人懷之一而已矣毋庸辯也眾人辯之示以是非不勝辯也辯者非無所見惟見爲是非而不見爲一所以求明而得昧大辯大道二句是主餘三件俱是陪說五者本是圓融渾成一落形迹之中如方者之不可爲圓而動形滯礙矣知止其所不知一所字界出知字郭註最明正言不知者不可妄爲推測非言知而不自以爲知然猶有止之意見存也孰若渾忘其知與不知而不言不道尤爲超然物外乎而辯者究不知也果其能知則淵默之中卽爲天府出納

無窮迴非挈瓶小智所能測。不知其所由來則亦行其所無事已矣。再就天府中推出葆光一層。截然收住筆力千鈞。凡光輝之自炫於外者。必有所不足於中。葆光者。卽君子闇然日章之道也。聖人懷之。乃爲盛德光輝之至。末以引證堯舜問答之言。輕輕作結。宗膾胥。敖以比放言高論。一等人其識趣卑污。支離蔓引。猶處乎蓬艾之間。不足與之較量是非也。十日並出二句。與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句。相映發。末句提出德字。壓倒眾論。亦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詞意悠然。有揮絃送鴻之妙。堯時十日並出。羿射其九。乃荒謬不經之談。不過借明正意耳。

宣茂公曰昔張公無

盡舉事法

界理法界

至理事無

礙法界曰

正好說禪

圓悟笑曰

不然正在

法界裏蓋

法界量未

減若到理

事無礙法

界量減始

好說禪張

公歎曰美

哉之論豈

易聞乎今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即公是公非意曰吾惡鳥乎知

之說知便呆不說知便靈○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陸註王倪見得是非本無一定

不能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撇開知一邊問曰吾惡鳥乎知之不知道

理一並化去○郭註若自知其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陸註王倪見得全無是非更無知與不知之分也

然則物無知邪撇開上二層已詰到不知妙處○林註既曰吾惡

鳥乎知之妙處不容言索性一概不知更妙○郭註都不知乃曠

既一無所知又安知人之知不知也三問而三郭雖然嘗試言之註

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從不知對面一照妙在參用活

筆○郭註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魚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蛙蜩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蛙蜩者乃以蘇合

可事... 內篇 齊物論

讀此一段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為知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不知反是大微妙又參用活筆○胡

註嘗試言之以下憑空豎立許多議論卻到底還他一且吾嘗試箇不知架虛行危無一字著紙○宣註一轉純乎化境

問子女反詰問之令其自思民溼寢寢於溼處則腰疾一病皆溼氣偏死半身不遂又

所鮑然乎哉鮑處水中何以無此二病木處登木則惴慄恟懼畏其顛墜猴然乎哉

也不然三者孰知正處三者居之異孰得其正民食音飼芻豢音患麋鹿食薦美草

蛆蜈蚣甘帶蛇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四者食之異孰得其正○宣註上段將民一邊

雙配此段將民一邊單領敘法變化音諸以為雌音狝狝狝似猴非猴狗頭一名狝

麋與鹿交大小非類而與為偶鱮與魚游大小非類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奇情至理筆勢軒翔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

是理事無礙法界量

哉。四者色之異孰得其正。○郭註。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

減也其微

字妙。既未必誰為真知。然則俱不可知也。映惡乎知之。如寒潭秋水。○上兩段民一邊居前。此將民一邊斜插敘法。又變自我

言。○非王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鳥能知其變。辯者不勝

倪之見有

付之不知。○郭註。夫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唯其

淺深因問

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自得。○胡註。不知之中。自有真知。全

辭愈進則

虧得起處用活。留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言是非

愈妙耳。

筆故無滯相。異之關利害者。○郭註。未能妙其不知。猶謂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王倪曰。至人神矣。神全則迹

利害字。從

上居味色。無心而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

之異影下

無不順。不能驚。承利害說。○郭註。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

又洗發一

層神游於。涉至變而未始非故我。蕩然無蘊介於胸中也。若然者

層神游於

虛雖生死。乘雲氣。郭註。寄物而騎日月。郭註。有晝夜而游乎四海之外。郭註

虛雖生死

大事無毫。行非我動也。而無死生也。夫惟

大事無毫

髮足以相

髮足以相

可事。小偏。卷一。內篇。齊物論。其

可事。小偏

卷一。內篇。齊物論。其

卷一。內篇

齊物論。其

齊物論

其

搜何況利害然則是非之塗一太空雲過耳。烏容辯哉。○以上自成一篇絕妙文字。胡註收句筆意輕妙。不知意只輕輕撇過而已。透過紙背千重矣。

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能馳萬物而不窮也。

死生無變於已。

就利害再透進一層。○郭註與變爲體。故死生

若而況利害之端乎。

付之兩忘。無所容吾知也。況樊然殺亂者乎。○郭註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此節詞意雋妙。從物之不齊處。還他一箇不知。無人相也。又從

己之不知處。也還他一箇不知。無我相也。俱不知。意者物本無

知邪。無知之妙。不容言也。仍還他一箇不知。三層已透入清虛

矣。趁勢一轉。又還他一箇不知而知。不知之知。乃爲真知。知到

真處。卻又還他一箇知而不知。孰知三層。就顯而易見者。轉相

詰問。令人無處著解。飛行絕迹。妙手空空。歸到正意。便可以不

解解之。樊然殺亂已窺透中間消息。愈窮究愈支離。不如索性

還他一箇不知方是抽刀斷水勒馬懸巖手段後段將知與不知一齊撇開只寫其功用之神死生無變一句已暗暗逗出真知本領卻並不自知其所以然赤水元珠象罔得之不以形迹求也末句答還他利害之問可想見至人之知通於神明究竟莫能指其知之所在不如依舊還他一箇不知其用意用筆全在無字句處著力後人更從何處臨摹。

○瞿鵠子問乎長

平聲

梧子曰

長梧封人名丘

吾聞諸夫子

瞿鵠之師

聖人不從

事於務

世務。郭註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不就利不違

避害

郭註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不喜求

不喜干求

不緣道

不踐其迹。郭註獨至者也

無謂有謂

不言

有謂無謂

言而

宜註聖人一切渾忘不著纖迹

林註高處
跌下黃帝
聽熒已緊
含太早計
句。一邊
掃自己一
邊掃瞿鵲
陸註未可
言而言未
可聽而聽
故曰妄字
法句法俱
奇

不言。郭註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而游乎塵垢之外。以

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獨有此無謂耳。外皆塵垢。塵垢外乃見道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

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得道

之所聽熒也。而惑而丘也。且女亦大早計。聞

言即揣為見卵而求時夜。見雞卵而即見彈而求鴉炙。見彈

即求鳥炙。二句喻早計。雋妙絕倫。郭註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

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者孟浪而聞者聽熒。故聖

人付當於塵埃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詐。放

之自爾。而不推明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求變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吾嘗為女妄言之也。故試妄言之。女

以妄聽之。道妙難言。參用活筆。郭註若正。奚言何道。旁。傍。日月

挾宇宙

二句釋遊塵垢之外。郭註以死生為晝夜。傍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為其昭混

合

昭同吻自然合道若兩唇之相合不存彼此也。

置其滑潛

未定之謂是非未定置而勿論。

以隸相尊別

高下如以隸屬而尊官師謂百體統於天君也。三句釋不從事於務。郭註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潛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眾人役役以有知而生是非。莫若置之不言委之自爾也。聖人愚

參

渾然無知識貌。二句釋不就利違害喜求緣道。郭註茫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參萬歲而一成純

萬歲之

陸樹芝云參合也純不雜也惟其愚菴故全體太極合萬歲之久而無生死夢覺之分

萬物盡然

即上萬物與我為一意

而以是

同然者相蘊

蘊於中而化其迹。二句釋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郭註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見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胡註雖有功不見聖人之迹。于惡烏乎知

齊物論

內篇

齊物論

唐荆川曰
變幻如此

以後章法
絕奇

宣註發明
聖人一切

渾忘必說
到生死一

妙處與
缺言神人

一様獨其
寫生死一

致必進一
習說生不

如死先插
弱喪一小

喻又夾
姬一小喻

說悅 生之非惑邪郭註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 子惡鳥 乎知惡去

勿音死之非弱喪去聲而不知歸者邪郭註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

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而悅麗同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郭註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 子惡鳥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也求 生乎此喻更妙匪夷所思生則樂

既而悔乎然則人固無一定之知自無有一定之是非矣且人生

一大夢耳不特無一定之知并其知亦原算不得 夢飲酒者且而

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郭註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

然後生出
夢覺一大
喻其行文
節次玲瓏
○大家都
在夢中惟
有聖人先
看得夢破
所以為其
昭合置其
滑澹無謂
有謂有謂
無謂世人
是非真乃
不足掛齒
陸註豈特
眾人皆夢

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
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
方其夢也
郭註由此觀
之當死之時

亦不知其死而
自適其志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郭註夫夢者乃復夢中占
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覺

而後知其夢也
郭註當所遇無不足也
且有大覺死而後知此生
有

其大夢也
以夢覺喻生死真欲喚醒夢夢
○郭註夫大覺者聖人
也乃知大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陸註浮生若夢夢

固夢覺亦夢也又必有大
而愚者自以為覺
以偶然之
竊竊然知

之爭是爭非
君乎
賤
固哉
分貴分賤不過麪糊盆中膠粘
○陸註大夢未覺則凡有

所知皆夢中之幻見耳
愚者竊竊然執夢中所見而自以為知
其
果以心為天君而主是非乎
抑以心為牧隸而役於是非乎
實眾

人之所以
丘也與女
皆夢也
孟浪之言妙道之行苦苦較量
○

也
予謂女
夢亦夢也
既有生便在夢中既有言便是夢中之言
○郭註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是以為夢

齊物論
內篇
卷一
一

哉。即吾與汝皆夢也。

我今謂汝是夢，似乎

覺矣。要亦大夢中之

中之知，仍非真知也。

又安往而可據以定

是非哉？是言也以

為有知，皆夢將必無

知乃為大覺，說似甚

怪，但知此解者大聖

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為覺哉。○林西仲曰：再著此句，方全是文字深一層法。

是其言也。指所聞其名為

弔。音的，詭異也。郭註：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至也。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所以寄之孟浪。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郭註：言能脫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胡註：眼光直環到早計句。○宣註：只要證聖人不用分辯，以明今亦不必有謂，卻俱從全體大悟處寫來，灑落混融。此等處俱是橫

空大落墨之勢。以上自成一篇絕妙文字。

此節申言物之不齊，不必強為著解。開手空空落落，拈出一箇

妙道樣子。孟浪之言，不過引起下文。長梧子開口一句，即就妙

道之行處，把他一齊駁倒。黃帝是得道者，聽之猶為熒惑。其他

可知。此等境界，從何摹擬。指定是妙道之行，必如大聖之忘情。

也越萬世而得一人焉猶旦暮遇之也此五句插入一贊下乃接與汝皆夢句曷言之

絕解與物俱冥此豈旦暮所能遇乎。早自計句妙不容言。卵非雞也。見卵而求時夜。彈非鳥也。見彈而求鴉炙。喻早自計。雋快絕倫。妄言妄聽。正謂妙道難以言語形容。還他一箇活脫語氣。奚字提起言止可彷彿其意境如此耳。旁日月十句。須句句還他真解。繳足上文。聖人不從事於務等項。卻一齊納入妄言妄聽內。以下就知與不知。設態生姿。層層剔出不可齊之故。將前文一齊撇開。如蜃樓海市。滅沒於煙濤浩淼之中。更不留一些痕迹矣。悅生惡死者人情也。以生寄死。歸之說推之。安知悅生之非惑。惡死者不幾如幼子久出而不知所歸邪。切喻妙喻。夢

夢者作如是觀始泣而後悔境變而情殊麗姬一喻夾在中間借來點醒前後文義極參差變化之姿飲酒與哭泣相反夢之樂豈知旦之悲哭泣與田獵相反夢之悲豈知旦之樂方其夢也亦如其旦也不知其爲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則且以旦之哭泣爲夢而夢之飲酒爲真也則且以旦之田獵爲夢而夢之哭泣爲真也覺而後知向之飲酒哭泣者夢也非真也又惡知旦之所爲哭泣田獵者真邪非夢邪古今一大夢也有大覺而後知其爲大夢其誰覺而誰知之邪而愚者自以爲覺此何異夢中占夢哉君乎牧乎當亦啞然自笑也固哉二字頓斷丘

也與女相連讀下方合語意孟浪之言妙道之行皆夢中語也
予謂女夢安知子之非夢亦猶夢中占夢以夢者而覺夢者耳
故曰妄言妄聽也是其言也緊接首段名爲至怪無可名者強
名之不以爲孟浪之言不以爲妙道之行姑以至怪之名擬之
妄言妄聽以待後之知其解者萬世遙遙聖人不作吾安得於
旦暮遇之乎神氣迴注早自計三字返照入江翻石壁寫來倍
有精神以上敘瞿鵲長梧問答之語下文接入南華妙論

既使我與若

汝也辯矣

接入莊子口氣

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

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

爾也果非也邪

本來無爾我安得有是非其

宣註兩端
輕輕引起
以下層轉
如環綵花

之舌。陸註既執

夢中之見而辨其是非辨雖勝

其是非不可定矣。

可定矣。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爾我分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爾我合我與

若汝不能相知也。兩處都不知妙妙則人固受其蹇。音淡黑闇既

付之不知人吾誰使正之。妙筆。郭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

亦不得明白。對終日。豔闢至竟。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宣註是他

故當付之自正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宣註是烏能正之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宣註是別立惡烏能正

之。郭註同故相是未足信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宣註是兩惡烏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總煞

而待彼也邪。呼應誰使句。郭註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也化

彼猶誰也將待誰決

宣註凡造
端皆屬有
心天倪則
無端矣。
陸註是非
相持則乖
而不和若
止於不知
而是非俱
泯復還其
沖漠之體
是和之天
倪也既和
以天倪則
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聲即之相待待彼若其不相待陸樹芝云是非之辯是執而不化

化其聲之有待者而消歸無聲乃如其本無所待之初和之以天倪郭註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因之

以要行不著是非邊際所以窮年也郭註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

命之致自窮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兩無成心是若果是也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謂是與不是異亦無辯有是自然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謂然與不然異亦無辯有然自當有不然郭註是非然否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陸註和以天倪是非俱

泯也然或自以為是非見之甚真遂從而是非之則是非又起

矣故不管他是不是然不然即使見得果是果然迥異於不是

年忘義林西仲曰窮年故忘年曼衍故忘義振於無竟鼓舞於無窮之竟故寓諸無竟天倪亦寓

豈不曼衍
無盡乎。此
正所謂參
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
盡然而以
是相蘊也
振猶互也
宣註三引
證後插入
本意。止用
澹蕩輕搖
之筆。作一
段收尾。

於無窮也。郭註夫忘年故玄同生死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
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接說辯之無庸辯。正見齊之不能齊。或是或非。或俱是俱非。或

勝或不勝。兩俱不知。一經辯論。聽者愈形其騁。辯不出一箇

是非來。不如付之兩忘也。此下又從上文對面翻騰。一意生兩

前以勝不勝。摩擬是非之難。定於己後。以同異。摩擬是非之難

定於人。如珠走盤。如蛇赴壑。文境轉變無窮。而待彼也。句答還

他起首。聞諸夫子語意。文法極爲周密。化聲卽掃除是非之迹。

不待正於人。而和以天然之端倪。曼衍窮年。不落邊際。則休乎

天鈞之旨。並可與此意相發明也。是不是然。不然。較上文然於

然不然於不然詞意更爲圓通彼則然者然之不然者不然之此則不是者亦是之不然者亦然之非真是之然之也無辯而已矣忘年則始終不辯忘義並不知其所以然振字就外來說振者引也物相接而是非互見者引我於無窮則我之和以天倪者亦寓諸無窮也含毫邀然真爲文之化境

胡繩崖云此一喻分

明是喪我分明是相待乎前而不自知隱隱便接轉前幅文字

○罔兩影外之影問景同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

操與平聲。言不能自主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待形吾所待指形又有待而然

者邪待神。郭註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貴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

至於無待而獨蛇腹下齟齬吾待蛇蚶所以運動者蜩翼邪言所待如此其輕微其故不容言也

齊物論 內篇

宣註設喻之妙沁入

至微除是天仙方能

奇想到此及看破愚

人亦須解頤。行止

坐起遞出有待而然

應轉喪我眞淡之之

至也陸註蛇待

蚘而行蚘待翼而飛

而蚘與翼之運仍蛇

郭註若待蛇蚘翼則無特操之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惡鳥識所以然惡

識所以不然。郭註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有也則不足

以物取形故明乎眾形之自物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各

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

外無所謝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今罔兩之問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

其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

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曠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忘其自爾徇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

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昔者莊周夢為胡蝶胡註承瞿鵲節夢字說來妙在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有哉

現身栩栩然輕舉胡蝶也自喻適志與平聲化身為蝶不知周也說法栩栩然貌。只知蝶之可樂。不知周也

獨自主之
境變則情殊猶生而樂生者
影之所待
死則樂死不知有生之樂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醒周也
郭註自周

者非若二
覺耳未必非夢也
陸註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
平聲下同
林

者之可以
忽而蝶忽而周兩無定形
胡蝶果是
周所夢與
胡蝶之夢為周與
是一是二都分不開
郭註今之不

自主也又
烏能知行
止坐起之
適一時之志則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

所以然不
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林註不知今此為

然哉亦惟
周果是胡
蝶所夢與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明明是周是蝶安得無分
究之

委心仕運
有分何分別
郭註夫夢覺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
今所以自喻

耳設為影
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宣註以常形論之則必有分別
乃

之說喻人
今以夢幻觀之何又相為而不能自辯邪
言外妙解
陸註既無

身在天地
定形則不知孰為周孰為蝶
并其夢亦不辨是周夢蝶
蝶夢周而

間亦如一
當其為蝶不知是周當其為周亦不知是蝶
其必
此之謂物化
如

無形的影
有分而不知本同一身者
矣轉轉益幻想入非非
此之謂物化
如

子即行止
化蛤雉化蜃之類
化為彼物則知彼物之樂
並其前此之意境而

坐起俱非
化之矣
寫來一片靈機入神入妙
郭註夫時不暫掉而今不遂

身所能自

手車第... 內篇 齊物論

齊物論

齊物論

齊物論

主不能定
其然不然
又何論物
之是非乎

物之變化
者如魚變
為鳥則不
復知其為
魚則不復
知其為鳥
今周之為
蝶蝶之復
為周亦兩
不相知此
正如物之
變化矣由

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
後麗姬是也而愚者自以爲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
也。宣茂公曰我一物也物一我也我與物皆物也然我與物又
皆非物也故曰物化果且有物乎哉果且無物乎哉執之爲物而
不得乃且有不同齊之論乎哉乃且有不齊之論而須我以齊之乎
哉。己與物不知是一是二尚有未喪之我乎尚有可親之形乎
遙遙接轉前幅所謂以大筆起以大筆收物論之在中間不啻游
絲蚊響之度碧落耳付之不足齊是高一層齊法。起束連身子
都撇去不止是齊物論一從闊處啟悟一從當身啟悟行文斷無
實寫之法。夫道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亦無視而弗見聽而
弗聞至於無視弗見無聽弗聞盈天地之間尚有物乎尚有彼物
此物之歧乎物且不得論將安附故物化則一片清虛四大皆空
矣將物化收煞齊物論真紅蓮一點雪也。上面若干文推倒物
論者十居二三連自己齊物論一併推倒者十居八九至末忽現
身一譬乃見己原是絕無我相一絲不掛人意愈超脫文愈縹緲
。林西仲曰此段言天倪自動或兩物而歸
一物或一物又變兩物俱是幻相不可執持

此觀之人
生不特如
影即其影
亦如物化
而前後兩
不相知向
無定之影
而求有定
之是非更
何足據乎
此物論之
所以當齊
也未段比
通篇意更
進一層而
實一綫穿
去。特文境
幽異解者

末段推到物之化而爲一。無可齊也。借罔兩之間引起莊周之
夢。以類相從。幻出一片化境。罔兩爲影外之影。行坐起止其理
輕微而可徵。妙道胡蝶爲身外之身。夢覺變化其道融合而全
無滯機。歸重在物化一句。胡蝶與莊周意境兩不相同。當其覺
也。各適其適。固不得謂之無所分。而當其夢爲胡蝶之時。則不
知蝶之爲周。周之爲蝶。蝶與周合而爲一。合則化化則無可齊
也。現身說法。推到一切有形有象之物。百千萬億化身。皆可作
如是觀。虛空粉碎。合來融成一片化機。末句如紅鑪點雪。手法
絕高。物者人已對待之形。猶之蝶也。周也。至萬物與我爲一。蝶

不得其緒
則此段竟
如贅旒矣

化爲周可也。周化爲蝶亦可也。異地對觀，猶蝶之不知爲周，周之不知爲蝶也。而何齊物者之滯於物而不化哉。○此與濠梁觀魚一段文心同爲超妙。但彼是一片機鋒，全身解數。此是渾淪元氣，參透化機。雖同一語妙，而其洩天地之奧，則齊物論末段獨臻上乘也。

內篇養生主第三

養生之書。修鍊家各持一說。莊子於大宗師篇內。已極力掃除。蓋惡夫專重養生。而不知養其所以生之主也。此篇全從大處著論。不落邊際。方是養其大體之大人。主者何。卽前篇之眞君眞宰。而本文之緣督爲經也。蓋人之一身。有主宰乎中者。神全而德備。死生無變於己。乃爲修身凝命工夫。若養其小體。不過攝生以終其天年而已。至於方寸之地。智巧迭生。內傷其神。外傷其形。畢竟無涯之知。隨有涯之生。以俱盡。其悲痛又當何如也。莊子命篇之意。不曰養生而曰養生主。早在有生之後。尋出

一箇主宰來。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卽孟子所謂直養無害者也。正意已從首段揭明。又恐人誤會養生二字。不能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勞神敝力以爲養。究與戕賊何殊。譬如善刀而藏。刀非不用也。而鋒刃若新發於硎。則以其游於空虛。爲緣督之妙用也。督之在中。原無定所。兩物相際之處。謂之中。中者虛而無物之地。游於無物之地。乃不爲物所傷。然而其際亦甚微矣。悟得此理。則以至虛之用。還至虛之體。神與天游。何至以無涯之知。相尋危殆乎。庖丁一段。處處摹寫好道。卻處處關會養生。其對文惠君。並無一語涉及養生。煞尾只將養生輕輕一點。便

已水到渠成山鳴谷應尋常挑剔伎倆無此玲瓏也以下平列
二段與養生旨趣互相發明卻是對面反照之文右師本無與
養生之理不謂之人而謂之天天子以祿仕俾不能保其足卽
不啻服天刑而生是使獨矣此莊子曲筆深文須善體會歸咎
於天之生是使獨實歸罪於人之不善養生也隨用澤雉一觀
顯見右師之以寵祿被刑者誠不若澤雉之適其飲啄之常而
遊於樊籠之外然則爲惡近刑者可鑒於右師矣老聃是極會
養生之人不弔其死而咎其生非有意貶駁老聃也正見善養
生者可以入於不生不死亦不以生爲可樂死爲可哀哀樂不

入於心則生死兩無可與而無心之主宰長存也隨用薪火一
 喻現前指點薪雖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也生雖有涯而生理
 之旁日月而挾宇宙者豈有涯哉倍情遁天者不若安時處順
 者之相忘於哀樂然則為善近名者可鑒於老聃矣篇內說透
 養生宗旨全在緣督為經句引庖丁解牛一段妙文為證後二
 段關會為善無近名二語妙緒環生均不類尋常意境前幅正
 襟危坐語必透宗後幅空靈縹緲寄託遙深分之則煙巒起伏
 萬象在旁合之則雲錦迷離天衣無縫也

○吾生也有涯生者處而知去也無涯知者逐乎無窮二語較生
於必盡而聲也無涯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尤

宣註先說
破人生病

苦處也苦為沈痛。郭註：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好名在多知，遂好勝者，雖復絕脛，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涯，知不已，是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膠漆盤中，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通病。○物事之在已，此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險語破已。讀斷而為知者，殆而壤用之亦已矣。人自有生以後，即有知以相隨於危殆之境，此處急宜猛省，傷不用之，亦傷觸之。胡註：接上文宕濛。為善無近名，有為善之為惡無近刑，有為惡之則缺磨之一筆，秀絕人區。善惡俱泯，兩忘而化，其遊所謂遊於至虛也。郭註：忘善惡而居之，則列而中。任萬物之自為適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疲之頓之緣循之督中也。如家督長子之榘，如奇經督脈之督，又如禮記深又適為腐。註督者，中兩間而立，俗所謂騎縫也。第取中兩間義，不必指熟衣蠶之積也。縫即下文所謂有間是也。○宣註：一篇妙旨，惟循中之所在自己。善用者知毫，不與力下以為經。月經天之經，可以保身。保其可以全生。全其而不用也。文俱發此句。

不用之而用也神明日試而無物相擾則與造物者游矣古今之常新者莫如日月惟遊於至虛故物莫之傷此緣督之妙用也○誰爲生主無可指也眞宰眞君前篇已經昭揭此篇正寫

可以養去聲親吾身有所受養可以盡年終其天年四語揭出養生主功效纍纍如貫珠一切

養生家言無從窺其闡奧○郭註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陸註上三句是養生主之方此四句是養生主之效宣註此七句說與除病要方也善惡之迹俱無所倚惟緣中道以爲常也何故兼言爲惡夫徇知有爲而神明之緊善與惡均也知此者於緣督之義其庶乎○開口便將知字說破病根將緣督二字顯示要方解牛之喻無過寫此二字要人識得督在何處耳斷不是拘定四方取那中間也若如此與子莫執中何異末四句飛花驟雨千點萬點只是一點

開手卽拈生字與知字對勘指出病根險語破空而來如繁絃

急管悽入心脾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人生不過百年而知有

萬變以有用之聰明耗無窮之精力嗜慾攻取戕賊其生危莫

危於此矣此間痛下鍼砭拔出病根仍還其沖漠無知之始元

關獨闕生理何傷乃已。卽於殆而復逞其知，乘機鬪捷憂患相尋。迅若飄風危若朝露，殆而已矣。無可挽回矣。名者萬物之所爭，以善成名。或卽以名致禍，故爲善不可近名。下句陪上句。正言惡不可爲，爲惡者無不近於刑。惡在顯明，人得而僂之。惡在幽隱，鬼得而誅之。善惡之迹均不可指病根，乃盡除也。緣督以爲經，切指養生主宰。卽上文所謂真君經者行也。行於虛空無物之地，猶之以無厚入有間，而恢恢有餘也。保身者踐其形全生者復其性，養親者卽所生之理而推其所自生。盡年者完所生之分，而不至於虛生。四句皆須還他實際。

宣註借解

牛喻意寫

得形聲俱

活

楊用修曰

奏刀二句

言鼓刀之

音節合拍

也乃知天

地之間無

非樂也賈

人之鐸諧

黃鐘之律

庖丁之刀

中桑林之

舞至於牧

童之吹葉

間婦之鳴

○庖丁庖人名下為去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推牛。肩之所倚以手就牛。足

之所履以足踏牛。膝之所踣以膝壓牛。○林西音翁然。若音翁然。離聲。嚮音然

聲之響。應也。奏刀騞然呼獲然。騞破物聲。○陸註騞大於恚。三者皆用刀

莫不中去聲。莫不中仲日三句寫聲。合於桑林之舞湯之樂也。手足乃

中去聲。經首咸池之會音之聚也。若然嚮然之聲似之。文惠君曰嘻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以道字換

分絕。進乎技矣視技有進也。郭註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始臣之

解牛之時有步。所見無非牛者目中。有牛便覺難解。妙語從題前

視牛難解。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已入妙境然迹象猶未盡化。郭註但見其理間宣註

妙刃即神

之喻也發

明上句之

故以無厚

入有間措

語精細無

倫有餘地

妙凡盤錯

之會必有

餘地存焉

眼明心細

者知之

養生之妙

止在緣督

一句引應

丁一段止

發緣督一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餘地者無物之地也游於雖

然每至於族筋節盤錯之處吾見其難為得此一拆恍然為戒心息視為止

目不行為遲斂手動刀甚微剖晰入微全誅音然解散郭註得

他瞬用力如土委地順而易也提刀而立與上釋刀而對為之四顧為之躊

躇滿志拂拭摩挲容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弑之也善用善藏純是

不勞而神亦大適用刀一如未用故曰善刀而藏。宜註寫未

用之先如此審顧既用之後如此寶惜世亦有善養如此者乎

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贊歎語揭出養生二字超超元箸點睛欲飛

此段借庖丁解牛託出養生主奧義與上文緣督為經句義蘊

昭合須從此處著想方能透入清虛起處摹寫神情意態栩栩

爲督督豈
有一定之
處乎又豈
有一件物
事可指爲
督哉凡兩
物相際之
處謂之中
無此中則
此與彼無
相麗之用
然而稍移
一分則爲
此物矣稍
移一分則
又爲彼物
矣然則中
固無物也

欲生合於桑林二句。虛空落筆。繪影繪聲。尤爲入化。文惠祇贊其技。庖丁卻以好道二字。跌進一層。此下句句說技。句句皆是道之真際。所見無非牛。喻嚮道之初。道有萬殊。所見無非道也。幾於無處下手。未嘗見全牛。喻道之萬殊者。漸歸於一致。然猶有道之迹存也。至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止神行。全是道之化境。依乎天理。則批郤導窾。皆理之所固然。而無矜心作意之勞。肯綮大軋。均爲刃之所未經。喻道之分肌析理。小大均無窒礙也。良庖族庖。又劃出造道兩種人。歲更刀。是技經肯綮者。月更刀。是技經大軋者。雖各有淺深。而其不能游刃有餘。則一也。十

游於無有
物而傷之
者誰哉此
緣督之義
固無逾於
解牛者也

胡註搖曳
生姿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砥技之妙其即道之神乎以無厚入有
間刃之有間可乘其即道之無微不入乎族者繁會糾紛之處
雖有神聖亦當審顧徘徊恍然為戒視止行遲幾於無可著力
而動刀甚微譟然已解至人之功用亦不過因其固然者而已
如土委地直以土還土焉耳迨至躊躇滿志道已成矣提刀而
立者即善刀而藏收斂神功漠然不見成名之迹與道大適而
道返於虛與物相忘而物莫能害則生理已隨處充周矣趁手
點睛著墨無多能使通身靈動尤為超妙入神也

○公文

姓

軒名。見右師

官名先為是官而

後以罪被刑者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

宜註介足

馬

平介也

一足偏

天與

平聲

其指右

人與

天生之與

抑人肘之與

郭註知之

所無奈何

何

則形體之

天也犯其

曰自為

天也非

人也天

之生是

指使獨

也奇創

之句

郭註夫

師一

益可知接

口斷二句

知而必求

兩全則

心神內

困而形

骸外弊

豈直偏

別而已

哉人之

中問掉二

句又復應

貌有與

二句節矣

所實人之

不善養生

使然也

而曰天

為之一

若天與

以祿天

實則

業業然

胡註不謂

命也以有

之人而謂

生之無所

為達命

之情者

不務命

之所無

奈何也

全其自

然而已

之天莊叟

慣有此深

文曲筆

胡註不謂

命也以有

與者命

也故知

獨者亦

非我也

是以達

生之情

者不務

命之所

無奈何

也全其

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

一飲適

所謂忘

乎適之

適也

不斲

求

也

畜子

樊中

與右師

受祿者

不同

郭註樊

所以籠

雉也

夫俯仰

乎天地

之間逍

遙乎自

得之場

固養生

之妙處

也又何

求於入

籠而

服養

神雖王

去聲樊

籠備物

以為養

憑藉厚

不善也

郭註夫

始乎

神雖王

而精神

較玉究

不如自

適其天

不斲

求

也

畜子

樊中

與右師

受祿者

不同

俗手止知
前邊喻起
矣烏知此
等妙處尤
脩然筆墨
之外乎

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宜誌觀澤雉，則飲食居處之不足爲輕重可知。此段引證爲惡近刑而失其養者，右師貪利祿而亡其足，正是爲惡近刑樣子。莊子不咎其人而歸之於天，是何人也。二句故作驚疑語，見所以致此者，必有不能自爲解免之端。天與人與，故作詰問詞，見人之自卽於刑章，轉似天之故，予以缺憾以下。全作飛鴻戲海之筆，使人於言外悟其神理，非真委之於天也。隨用澤雉，反照上文見右師之近刑，不若澤雉之遠慮，恬然於飲啄之微，卽超然於樊籠之外，不善也。三字直是冷眼窺破，不受羈縻，饗爰居以鼓鐘，被犧牲以文繡，厚寵所加，卽危機所伏。

然則人世之軒冕組綬皆可作樊中觀也右師其顯焉者也

宣茂公曰
可疑處止

○老聃吐藍反死秦失一作佚弔之三號音豪而出出之速不哀又不盡禮○郭註人弔亦弔

在出之速亦號人號弟子秦失曰非夫子之友邪郭註怪其不倚戶曰然是吾友然

因哭而遠出若解作不哀是使後人而哀後人也後人而哀後人也林西仲曰

本題是養生說及死已為奇矣乃弔而不哭反怪夫人之哭尤

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指老聃其所以會之感會

必有不蘄言稱譽而言不蘄哭而哭者言指生時說哭指死後說

上往來故致感是遁天天然若逃遁也倍情增益忘其所受所受於

無過情此甚愛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其天然為物情所繫如破桎梏也

○郭註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

為奇也及也將馳驚於憂樂之境雖楚戮適來適然夫子指老時也時有必

哭因怪死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適然夫子指老時也時有必

者有以致喜適去適然夫子順也理自當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在

其哭吾不知其從何落落想大奇大奇宣註說養

生乃反說死不足哀是何等見解○人為生死所苦猶如倒懸忘生死則懸解矣

焦漪園曰言死本不足哀指窮於為薪薪可指火傳也其不可指之火自

然而繫自然解也彼遁天之刑究何能自外於天平今修鍊家以尸解為遁非正命而死者也○郭註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

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正矣此養生之要也○宣註養生者惟恐至於死不知生不因吾樂之而來死亦不因吾哀之而不去是

生死吾無所與之也無所與之則外其生而生忘其死而有不死者矣胡註縣解二字奇而確○陸註人之生也如物懸於空中死

如解其縣而下此指窮於為薪薪可指火傳也其不可指之火自

相傳於無盡○郭

按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指情散之惑深。感者見形朽於一身。便謂神情共喪。猶諸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部盡可乎。

註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不知其盡也。言其終古不熄。火傳二句。作轉語讀極妙。郭註。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胡註。指窮於為薪。一以見生之當養。一以見縣解之不妨。宣註。忽接此三句。如天外三峯隱隱映現。乍讀之似乎突然。諦玩之妙不容言。其筆墨自上節飄下。而收全篇之微旨。悠然又屹然。又云。末三句。至奇至妙。生主之義。難言。止一喻觀面相失。遂索解人不得也。又云。人之哀死也。以為死則此生盡矣。殊不知其所謂生。特形生耳。有生生者。彼未嘗知也。其所謂死。特形死耳。有不死者。彼未嘗知也。夫形委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而神之存豈有涯哉。所謂主者。如是如是。又云。神字是此篇之主。卻不曾說出。止點火傳二字。使人恍然得之。試思吾身中一點光明。果是何物。陸樹芝云。指謂可指而見也。薪喻形。火喻神。薪以燃火。薪無不燼。而火之傳延無窮。故窮但在薪而火則尚傳。不知其究竟也。此言死不但不足衰。更有死而不死者存。如能養生之主。則形雖亡而神不滅。豈特長生而已哉。

末段引證爲善近名而失其養者。借老聃痛駁一番。打破生死關頭。何等透徹。哀樂不能入。是此段大意。始也以爲其人。謂其能爲安時處順之人。而今非也。以下切指遁天倍情之失。哭之者過哀。則使之過情者。必先有過情之愛。而倍其所施受之天者。本無所偏施之人者。乃逾其分。卽此已不能盡養生之道。正可卽倍情之失。而坐以遁天之刑。命繫於天。其生也。若或縣之。其死也。若或解之。天數之適然。亦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無所謂溢情之哀樂也。人之生也。雖有修短之不齊。而同歸於縣解。勘透此理。乃能外生死而不爲所撓。譬猶薪然。指刻而可盡。以

火相傳不知其盡也。畏其盡則不如勿傳。以火哀其死則不如勿畀以生。要之火之傳無盡期。薪雖窮而有不窮者在矣。生之理無止境。身雖死而有不死者存矣。百年猶旦暮。彭殤壽夭皆火之傳於薪耳。而何哀樂之攷心哉。莊子洞徹生死之理。遁天縣解。奇創語未經人道。薪火一喻尤爲親切指點。匪夷所思。若僅付之達觀。猶未悉此間語妙也。○前幅發明養生之義。不謂之養生而謂之養生主。可見養生專在性命之微。不在形骸之末也。形與神合而生理自充。形有盡而神無盡。如火之傳於薪。薪有盡而火無盡也。古今道統相承。謂之薪傳。意本於此。說養

生轉說到死不足哀。正與聖賢妖壽不貳。修身俟命工夫相印證。莊子胸中。是何等領悟。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知生則知死矣。知死則知生矣。一切導引延年之說。不能窺及分毫。

南華雪心編內篇卷一

南華雪心編內篇卷二

武陵劉鳳苞采九甫註釋

男承^甲等校字

臨川李泰開鶴亭甫刊訂

及門諸子分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宣茂公曰
七大段文
字不自著
一語而意
旨隱約無
不盡真大
鑪錘手讀
前三段圭
角化盡卻
不是模稜

此篇以人間世命題義心苦調寓意遙深閱世生人閱人成世其間動觸危機名則相軋知則相爭二者皆為凶器言則風波行則實喪二者並生厲階此陰陽人道之患所為迭出不窮也首段以心齋二字揭出至人神化之功先搜剔其所難而後示以極則為顏子立論有行到水窮坐看雲起之妙次段以命義

學問都從胸中融透出來一切炫長沽美以取禍戾如楊德祖輩見之須出一身冷汗讀後四段才情磨盡卻不是藏拙學問都從真漠合德中來即為善不密聲譽善聞如龔勝輩見之亦

二層提出子臣忠孝之誼先撇開其所難而後恍以世情為葉公設法有移花接木排雲出岫之奇至顏闔一段全從喻義摹寫入微親切指點機趣橫生又行文之化境也若夫櫟社之樹商邱之木人皆惜其無用而無用者反得以自全有用者多至於不免畫地而趨誠不如支離其德莊子一腔心血縈迴曲折寫得如許悲涼其用意用筆如置身萬仞巖巔足二分垂在外而其行文則飛行絕迹步步凌空非後人所能階其尺寸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

衛其年壯非幼冲可待改悔者其行去聲獨用輕用其國郭註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

同冷水澆

背也

夾一喻作

態

又夾一喻

雋妙無匹

胡繩履曰

連醫生病

倒趣絕

林註五句

是通篇之

旨

宜註將欲

救人先以

已為根本

以下若干

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而不見其過

不見輕用民死

刻死者以

國量

音平澤若蕉

以國中死者比之於山澤若蕉之填積然

民其無如矣

無處逃命

回嘗聞

之夫子曰治

去聲

國去之

已治

亂國就之

欲為施治

醫門多疾

醫門多有疾

求藥者以比

亂國

願以所聞思其則

請夫子指示而思救之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

應上醫門句機

趣環

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

不能救彼且恐蹈刑。林西仲曰總喝一句令人悚然。

夫道

不欲雜

胡註可醫者醫之不可醫者亦醫之則吾道雜矣

雜則多

多方以救人苦其煩

多則擾

本欲施治

而反

擾則憂

人受其擾已必有患

憂而不救

自憂不救安能救人。郭註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

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郭註有其具然所後可以接物也

存於己者未定

無真本領

何暇至於暴人

君

之所行

郭註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

文俱根於此

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惟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且若

汝亦知夫德之所蕩流蕩便易而知去聲之所為出乎哉橫出便未

德蕩乎名德本深藏知出乎爭知本在內名也者相軋傾也知去聲

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名凶器非所以盡行也盡德盡知而行難乎

註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且德厚信堅確不移未

達人氣德雖不蕩而未名聞不爭未達人心名雖不爭而未而彊

其兩反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稱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去聲有

其美也人不諒其誠將惡其炫美而掩已郭註夫投人夜光鮮

應命之曰菑人暴君不以為忠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暴君必先加

矯健

聽之以氣

甚細下文

林註氣字

心字看得

胡註轉身

與此呼應

物

郭註適

前以急語
馬說此以
不信受則謂與已
若汝
殆為人替夫
應上往
且苟為悅賢而惡
去

不肖惡鳥
用而爾
求有以異
果能受言彼國何患無進言者惡用
爾之求異於人。郭註有心而往無

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
若汝
唯無詔
若必欲以口舌力
王公必將

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若汝
唯無詔
若汝唯不言則已
王公必將

乘平人而鬪其捷
言則王公必將以勢乘人
而爾下
目將榮之
精

則目
而色將平之
氣餒則
口將營之
道諛以
容將形之
踏踟以

且成之
舍已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
不能救之
順始

順之
無窮
後將無所不
若汝
殆以不信厚言
交淺言深承德厚信
疇一節。陸樹芝曰

凡言有難而見原者必主素重其人也始則順之則為素所仰
而非敬信可知以私驕之臣而忽持正論彰君父之過以沽名有
不益觸忌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結上往而刑句。陸註前段是言
輕出而替必隨此段是言難出而

一段苦累
證者乎
內篇
人間世
三

足見人間

世之難

謂面名爭

是初和魚

子身上說

此處名下

是謂影帶

若身上說

前是台說

比是分說

乃文法變

幻處

宜註以上

皆以己意

語其不可

往來又設

一轉語之

謂更不可迷

意又進一層

且昔者

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

人下臣下

之民以下

拂其上者

也

代君憂民

憂必及之

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

人下臣下

之民以下

拂其上者

也

蘇東坡曰連

用數且字奇

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

是

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

人下臣下

之民以下

拂其上者

也

代君憂民

憂必及之

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

人下臣下

之民以下

紂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

是

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

人下臣下

之民以下

拂其上者

也

代君憂民

憂必及之

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

人下臣下

之民以下

拂其上者

也

語意沈

痛奇險

故其君

因其脩

以擠排

之是

指桀

好

名者也

君有美名

君必相軋

皆為身

三國

為刑戮

其用兵

不止其

求實

○胡註此

段是爭

是皆求

名實者

也

總束一

句○胡

註引往

事而

獨不聞

之乎

名實者

聖人之

所不能

勝

也

好名則

平聲也

好名則

賢臣見

擠於

暴君爭

求則聖

人亦

不堪其

殘暴矣

而況若

乎

郭註惜

名貪欲

之君雖

堯禹猶

不勝

乃是統

結名爭

而況若

乎

郭註惜

名貪欲

之君雖

堯禹猶

不勝

乃是統

結名爭

而況若

乎

郭註惜

名貪欲

之君雖

堯禹猶

不勝

化之以

雖然若

汝

必有以

也嘗以

語

去聲

我來

連醫

生都

喫藥

趣絕

道哉

雖然若

汝

必有以

也嘗以

語

去聲

我來

連醫

生都

喫藥

趣絕

道哉

雖然若

汝

必有以

也嘗以

語

去聲

我來

連醫

生都

王介甫曰
已極言之
雖然一轉
又從容往
復文字之
妙處

首段就入世之難處尋搜披剝見步步皆屬危境使人怵目劇
心顏回欲救衛國之病而自己病根未除已且莫救安能救人
往而刑一句當頭喝棒動魄驚心以下逐層剔醒切指病者之
不可輕醫道不欲雜一語透宗後文若一志三字從此伏根可
救則救其所不能救是病急亂投醫方其勢終歸於不救且
不獨不能救人也先已不能自救古之至人五句見醫人之病
者必先醫好自家自己多病何暇醫人卽如德與知本是好處
蕩乎名出乎爭則不能冥情應物危機卽伏其中卽德厚信砥
非以求名名聞不爭無所用知而人君未信其中之無他祇覺

其言之逆耳。將謂炫己之長。暴君之短。雖有良藥。瞑眩者誰諒其苦心。雖有正論。批鱗者益觸其猜忌。不謂之救人。而謂之蓄人言者之術。窮而其身亦危矣。且苟可進言。是其人本來無病。又何用醫者之勞。勞而求異於人也。無病而強醫者。既形其多事。有病而輕醫者。又蹈乎危機甚矣哉。人間世之難也。夫飾非拒諫。其權足以相凌者。其才亦足以相敵。汝唯不言則已。言則王公已乘人而鬪其捷。我且爲其所制。而不敢於盡言。目將熒之。而窺其喜怒。色將平之。而飾以柔和。口將營之。而謀爲將順。容將形之。而生其悚懼。心且成之。而與爲和同。以火濟火。以水

濟水病日加增而其勢且不能自拔逆之者固屬危機順之者亦爲苦境甚矣哉人間世之難也桀紂無偃拊民人之德而逢比修身以拊之是代上受名而大拂好名者之心堯禹無力征經營之意而暴人誅求以取之是相爭無已而遂蹈好爭者之禍二者所以爲凶器也名實爭求聖人且有所不能救況以衛君之年壯行獨其相軋相爭斷非藥石所能及而謂汝敢輕試其危乎文勢一氣環生直逼到無可轉彎處下乃叩其施治之方而示以用藥之則是一篇關捩生動處開人無限法門也

顏回曰端而虛

郭註正其形而虛其心也。陸註此虛字緊貼端字說只是虛衷相接無盈滿自足之意耳與下文

林註道恐其雜而端

正以取虛
道恐其多
而勉强以
取一。

林西仲曰
虛與一原
是待物妙
用病根在
端勉二字
以其執而
不化也

百善圖心經卷二

心齋之
虛不同
勉而一
志意專疑
則可乎
曰惡
惡鳥
可夫以陽為

充
氣內充
孔揚
象外著
采色不定
喜怒哀測則
常人之所不違

莫之
敢違
因案
如治案
人指進
之所感
因眾人之阿順以案言
以求容

與
快
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
日日與處欲積漸以化之
而況

大德乎
況驟望以從諫如流之大德
將執而不化
執端虛滿一而

言者
外合而內不訾
外面勉強聽受內不自
其庸詎可乎
則可

乎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顏回更變為曲
內直者與天

為徒
天理
與天為徒者知天子
人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皆出於天

也
而獨以己言
以己之所得於天者而言無求
斲求其
平而人善

異於人之心使之對觀而自悟
斲求其
平而人善

世無加罪於童子之

理。○政法

世無以眾人共為之

事。獨加罪於一人之

理。○政法

世無加罪於古人之

理。○政法

陸註。化人之惡而無

之善其言。善與不善付之公。而聽受。斲乎而人不善之邪。郭註。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求於人也。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去天未遠。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推己性。外曲者。純任自然。命若嬰兒之直往。

與人之為徒也。擎。執。躬。同。曲。拳。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

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此層最淺。不過藉曲以行。是之。其直耳。宜合前後參觀。

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郭註。成於今。其言雖教。句。謫。而比於古也。

之實也。雖教以善。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引古而非創語。若然者。雖直不為。實。謫。其。過。

病。郭註。寄直於古。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平。惡。故無以病我也。

鳥可太多。政法。救正之法太多。而不謀。不偵察人意。以中其。雖。能冥心任物也。所忌固可免於罪戾。

固亦無罪。放。鬆。雖然止是耳矣。一轉勒緊。言止。夫胡可以及化。未。能。營自救耳。

六

字

陸註無己

見則心齋

之道盡矣

顏子真上

知學問

樊籠也王

公之求名

實者若有

樊籠如困

約禽鳥令

人入而輒

危最險隘

難遊者也

進言者若

符氣性之自得此
虛以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氣妙於無形獨往獨來
與太虛同體不距不迎

與萬物俱適道集於虛仍還其未始有物之
初而眾美從之將虛字點破心齋真為透徹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

使用也言前此未
實自回也
實因自見
得使之也
既用心
未始有

回也
即所謂
坐忘也
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
吾語
去
若
若
能入游其

樊而無感其名
以身入世渾然無成名之迹雖寄寓樊籬而如蹈
清虛之境
郭註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入則鳴
道不
忘世
不入則止
道不徇世
郭註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
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强應也

無門
不開
藥鋪
無毒
不立藥方
郭註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任天下之
自安無毒者也
陸註毒藥也藥之物恆多毒故

曰毒又治也易師卦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也蓋取以藥治疾
之意醫者治疾必分門類以別其證候於是製為一定之方藥今

醫人君國者不拘其何許病證是無門也亦不拘
一定方藥是無毒也
胡註應前醫門多疾句
一宅而寓於不

內篇 人間世

能綽然而遊其中不
得已者迫而後應寫出聖賢悲憫之心○郭註不得已者理之必然

至觸其有親骨肉同居一宅無彼此疆界也雖有匡救皆寓於同室親愛情

過之名目不容已之中有不覺其匡救者言之者無迹聞之者無拂其於入

又審時觀機語默因其受不受如籠中之鳥鳴得其時言道合

則言不合則止也自地者也所謂無行聞以有翼飛者矣尋常本領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方是

入遊至一宅句純是地境界○陸註二句聞以有知去聲知平聲者矣尋常見解未聞

天機鼓盪之文以無知知者也方是為天使境界兩未聞正見其難筆意搖曳生

有知而能無由有化瞻彼闕者虛室生白郭註夫視有若無虛室者

知心之符物之實也苦穴反者虛室生白也郭註夫視有若無虛室者

是也無知而無不知氣虛以待物是也此等妙用似非理之所有矣此四句是開一筆以跌起下文接用虛室生白一喻體物微妙已足達難顯之情宣註詠歎虛字之妙至此則化王公不

宣註闕即門縫也有空寂則室生白光純是心地上語吉祥止止空虛之處眾妙所呈應上唯道集虛句上止字活下

止字實謂知止其所止也夫且不止反掉文情更足如此而猶是之謂坐馳是

坐而問於奔馳若繫馬而止也。郭註馳驚夫徇耳目內通而外

於心知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收視返聽也心知在內而屏之於

耳目乃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是徇耳目而內通於心也又不

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是並心之符亦有所不用矣豈不外於心

乎鬼神將來舍跟吉而況人乎為化字寫影。郭註夫使耳目閉

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味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是萬物之化也與造化同工則禹舜

之所紐也以此為化人的樞伏羲几籟古帝之所行終行之而況

散焉者散眾人也眾人尤當以此應物也咏歎有神。郭註世

足言矣

宣茂公曰
以上引孔

顏問答一

事先將不

好處一層

一層委曲

披剝然後

一點齋字

然後一點

心齋然後

一點虛字

然後申寫

虛字然後

詠歎虛字

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不冥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有也

前幅引孔顏問答先將暴人行徑及往而刑病根披剝盡致然

後一轉叩其所以從容往復正如驚湍已過水勢渟泓疊嶂忽

開山光迤邐是行文疏密相間之法端虛勉一自是一種治法

然以治凶人則極難欲治其內內秉剛強之性而癥結已深欲

治其外外具飛揚之概而容止改常其在平日予智自雄人皆

阿順幾於諱病而惡醫因案夫言者之過而坐之以法以求自

快其心是雖積漸薰陶亦不能小有成就況交淺言深驟望有

而飛無知
而知如此
言虛直是
凌空御風
手段豈非
人間世之
第一義

祇可免於罪戾。而欲及化人則難矣。化則與物相忘而物自化。三者猶師心自用。未見可行也。夫子憑空著一齋字。聚氣凝神。便知不是尋常境界。飲上池之水。操洞垣之明。全在此處著眼。三者出於有心。以此應世。看作容易。人之所造。終非天之所宜。齋則齊其思慮之不齊。人也。而游於廣漠之天矣。無聽以耳聽。以心已爲道之妙境。無聽以心聽。以氣更爲道之化境。聽止二句。略作一頓。前後筋節俱靈。然後用虛而待物一句。緊承氣字。颺出文情。如游絲之裊於空際。用唯道集虛一句。拍合心齋。如皎月之湧於波心。極指與物化之妙。未始有回忘乎已。卽能忘。

乎人惟虛乃有此悟境也。以後文法步步都從心齋上理會。靈
奧異常。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是遊於無有。返虛入渾境界。爲
萬物所託而不爲萬物所乘。入則鳴而運化於虛。不入則止而
退藏於密。無門則天下一家。而初不自關其門戶。無毒則萬物
一體。而初非輕試其功能。可以已而不已。尸祝之越俎。代庖何
所補。可以行而卽行。同室之被髮纓冠。何敢辭。惟動以天而不
知其所以然。則虛而待物之功用。與道大適也。凡實者有迹。而
虛者無迹。絕迹而不行。不行固易易耳。欲行而無踐地之勢。視
行地者之難。易迴殊矣。行地者爲人使。相軋相爭而易以僞託。

無行地者爲天使時行時止而難以僞爲是飛行之象也有翼而飛者可見無翼而飛者不可見無行地則神於飛矣是上知之事也有知而知者可名無知而知者不可名爲天使則神於知矣兩未聞字超脫異常若解作斷無此事則文義欠通全成呆相矣闕者門隙透光之處室虛生白卽無知而知真境吉祥乃至善之所棲止者集虛之義心到至虛時性光發見妙境紛來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以之處世何危之有吉祥所止之地而止之觸境皆通兩止字宜善體會夫且不知又轉出一層是貌爲心齋而實非天使者不謂之坐忘而謂之坐馳止而不止

坐而仍馳心爲物役矣。以下乃詠歎虛字之妙。徇耳目則使之
內通。是卽無聽以耳。聽以心之靈境也。外心知則屏除意見。是
卽無聽以心。聽以氣之化境也。鬼神來舍。是卽唯道集虛之功
效也。萬物俱化。是卽虛而待物之感通也。聖如舜禹伏羲几蘧。
猶以此爲始終。而況眾人乎。一唱三歎。音響未沈。

○葉公

楚葉縣令

子高

字

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名

也。甚重

重其使。欲有求於齊。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待客敬而應事緩。乃懸擬之詞。

匹夫猶

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

去聲

諸梁也。曰。凡事若

或

小若

或

大寡

鮮

不道以權成

事無論大小。未有無術而能權然有成者。

事若不成。則必

胡註。課字。是一節頭。
腦。宜註寫疑。

懼之情如

引孔子之

言止此。

陸註言平

日薄於自

奉物不求

精廚中事

簡司爨者

不至苦於

勞熱而欲

就清涼

按此就司

爨者說極

醒而自已

亦在爨中

均之無欲

清也

有人道之患歸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急欲求成而應之以

氣為若或成若或不成無論成與不成而後無患者無後惟有德者能之

郭註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執粗謂甘粗糲也

美也凡食精則汁多粗則汁寡汁寡必爨無欲清七性之人內熱

就清涼爨無欲清見本非性急之人與內熱飲冰今吾朝受命而

作反照。郭註退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夕飲冰心急如焚我其內熱與本無是病而飲冰內吾未至于事

之情事未行而而既有陰陽之患矣內熱飲冰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受兩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何堪子其有以語去

我來來語助詞仲尼曰天下有大戒大經大二其一命也所受

教所以免患法之界二其命所受

宣茂公曰

此先答陰

陽之患也

人身惟心

為主隨境

哀樂終不

以稍動吾

心則雖經

歷萬變而

天君晏如

疾何自得

擾乎○乍

讀兩大戒

謂是以忠

孝棟動諸

梁及讀至

下乃知是

兩箇影子

其一義也當然子之愛親命也以天不可解於心自然臣之事君

義也以道無適往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隨所往而是之

謂大戒除此雖有陰陽人道是以夫人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惟親所命不以為患孝之至也夫人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惟君所使忠

之盛也二段持論極莊重卻還是陪下自事其心者心為身主事

臣之事君親哀樂不易也移施乎前境不同而不為所移一如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忠孝皆原於此○郭註知不可奈何

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

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胡註

先撤下他不足以為任句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林西仲曰不得已是全

以君親影心以子臣道不復計陰陽也。行事之情也。而忘其身。郭註事有必至理有常通故任之則事

影身耳為人臣子句。正接說身。心一邊事。不過借用。孟子字面。莊生取喻。真乃無奇。不到。

所逃來言止當盡人。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陸註事必有情如出使事也。欲合兩國之好則其情也忘身不計身之利害也。何暇二字可味。此即仁者不憂道理。何暇至於悅生而惡去聲死。郭註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

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也。夫子其行可矣。按住他陰陽之患。

第二段就人間世分出陰陽人道之患而其解人道之患則詳

解陰陽之患則略。誠以陰陽之患多伏於人道之中也。葉公之

慄兼此二者使之甚重而隕越貽羞罪戾滋多則人道之患生

矣。敬而不急而難期速效。憂思鬱結則陰陽之患生矣。執粗不

臧二句明其所饌儉薄對火而不思涼反襯內熱飲冰以見其

唐荆川曰
知命不可
逃則無陰
陽之患知
傳言有法
則無人道
之患。

情之急迫事之成否不可知而疑懼交乘已兼人道陰陽之患
胸中全無把握可知。夫子提出命義二字。以君親並說。議論正
大和平。將人道陰陽之患一齊撇開。然此二層只是襯出自事
其心一層。善事君親。此理顯而易見。自事其心。則微妙難窺。身
以外有形之君親。不外乎忠孝之經。身以內無形之君親。不易
於哀樂之境。人但知以事親陪事君。不知二者均是陪襯。下文
也以自事其心融會上二項。外則可以處人道之患。內更可以
消陰陽之患。真一服清涼散。沁入心脾也。妙文至文。

丘請復

更端再陳

以所聞凡交

交鄰

近則必相靡

順也

以信

近則以信相漸。靡不待言傳。

遠則必忠之以言。忠實也。全靠言。詰以將其忠。言必或傳之。傳兩君之言。夫傳兩喜

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郭註：夫喜怒之言或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

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兩國喜怒之言常過其當。凡溢之類也。妄

郭註：嫌非彼言。妄則其信之也莫。似信不信。遲疑之貌。莫則傳言者殃。兩面歸咎。

以傳者妄作。郭註：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宣註：史有法家。即其言也。揚子法言義取。

乎傳其常情。美惡不溢之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全身。郭註：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

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且以巧鬪力者。拳勇。始乎陽。陽為角戲。常卒乎陰。終至

陰用巧。泰至。其戲則多奇巧。陰謀取勝。愈出愈奇。以禮飲酒者。賓始乎治。去聲。

郭註：尊卑有別。旅酬有次。常卒乎亂。沈酒失儀。泰至則多奇樂。音洛。奇巧奇。樂危機所伏。凡事亦

宣註引法言一證。奇巧即上所謂陰也。奇樂即上所謂亂也。

○第一句
文法最緊

而鋪綜分
明各臻其

勝

陸註風波

一鼓即起

實喪一墜

即下實喪

謂如果實

喪墜然是

至易危者

也以下一

步深一步

俱是由動

而趨危的

層次

然。上二句只是陪說歸重在凡事句。始乎諒也。常卒乎鄙也。薄之

其作始也簡。造端之始。其將畢也必巨。後便釀出大事與奇巧奇樂相等。郭註夫煩生於

簡巨起於微。言者風波也。接入言字。行者實喪聲也。二句一串言必至之勢也。動魄驚心。行者實喪聲也。之為風波則

行之為實喪。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郭註故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

安而蕩。故忿設也無由。忿怒之興渺不可定也。故忿設也。無由。不知其何故。巧言偏辭。即風波所由起。獸死不擇

音。喻忿起則氣息弗然。忿怒之氣如草之亂生。於是並生心厲。彼此皆生惡

之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剋核太核。刻意考核也。至則必

有不肖之心應去之。上三句指獸說是喻意刻核三句指人說是正意。而不知其然也。夢

者長此迷惘。胡註。再疊一句勢如勁弩。註。拖筆矯變不測。苟為不知其然也。胡註。再疊一句勢如勁弩。初調卻妙在滿擬不發。

可巨字。胡註。再疊一句勢如勁弩。初調卻妙在滿擬不發。

人間世

宜註再引
法言一議
此節又深
一步
陸註後來
增益欲以
濟事實足
憤事如唐
宋和番之
使私許歲
幣誤國甚
矣
下文仍收
歸起段意
作結見當
置死生於
度外

知其所終風波必動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彼實情無勸成任其自成勿增

一語過度言行過度益也二者過於所受常度皆遷令勸成殆事惟易動故易危

美成在久不可性急破他惡成不及改一言成惡不可挽回應上

好之美成在異日久而後知交惡之禍成在目前後不可改可不慎與平聲以慎字換他慄字且夫乘物

以遊心隨物以寄吾心遊於虛也託不得已以養中宣註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以養吾心不動

之中胡註前俱解其人事之患此二句乃解其陰陽之患也陸註理特精微而語極新警至矣即上德之至也意何

作為報也除卻遊心養中更何作為以報命於君郭莫若為致

命文法作一轉應行此其難者胡評點出此其難者一句故作不

上節不擇地不擇事及哀樂死生安之若命等語答還他陰陽

宣註兩符
得已然尾
益因應之
妙方涉世
之三昧也
前半除陰
陽之患說
到忘身是
一服清涼
散也後攝
除人道之
患說到養
中是最上
解脫法也
皆與前文
虛字遙遙
相發明

之患只是勉他盡人道而陰陽不暇計也此下乃細細指出人
道之患兩君喜怒之言溢則多妄妄則猜疑易起而傳言者受
其殃可見步步作難變生不測此而欲求自全亦惟傳其當喜
當怒之情無傳其溢美溢惡之言則庶幾免患以巧鬪力兩層
原是借作襯託卻句句危悚可當藥石箴銘鬪力者始乎陽而
顯呈乖厲卒乎陰而暗伏戈矛實危機之所寓也飲酒者始乎
治而遞相揖讓卒乎亂而旋起訟師卽患氣之所萌也奇巧奇
樂是跌進一層寫法鬪力飲酒不過人世間偶然之事害猶至
此推之於凡事患可勝言哉始乎諒而相信無疑卒乎鄙而率

意輕薄亦勢之所必然其作始也不過一事之微其將畢也乃成滔天之患二句結盡上文言者風波兩層遙接傳言句說下文法迴環周而層出不窮風波卽從下句看出因行者喪其實意而言者乃動以風波溢美溢惡真情汨沒波濤萬狀起伏無常如涉巨梁之險執測其禍之所終哉是故忿之起也莫測其端動以巧言偏辭階之厲夫獸將死而忿氣猶不可遏況以溢美溢惡之言傳於兩喜兩怒之間哉彼此並失初心而乘以厲氣刻之以所不能勝核之以所不能匿不肖之心如響應聲初不知何以悖戾至此也將以爲適然而其後無所不然孰知其

迭起環生哉夫傳言之難也逆之危順之亦危逆之者爲遷令
拂其意而改之彼將不悟其非而轉以傳言者爲非順之者爲
勸成隨其意而導之彼將不居其惡而轉以惡歸傳言者人臣
奉使自有一定常度任意加增則過乎其度此人道之患所由
生也故遷令之與勸成均危也將成其美非旦夕可期倘成其
惡則決裂不收傳言者可不慎與以下隨手解其陰陽之患言
簡意該更不多著筆墨乘物遊心所謂不擇地不擇事而安之
哀樂不易施乎前也託不得已以養中所謂知其不可柰何而
安之若命也隨用至矣二字結往所謂孝之至忠之盛德之至

也除此以外更無別法可解人道陰陽之患說到此處至精至密全是修身俟命工夫葉公何能理會何作為報也三句轉出一解言欲審處兩難之地以報其君則莫如致命人莫不悅生而惡死責以致命乃天下之至難者惟深明乎命與義之無可辭乃恬然而處之致命且不難更何人事陰陽足以為難哉末句傳神在吞吐間了而不了住而不住為葉公說法煞費苦心

○顏闔將傳

東宮有師傳保官名

衛靈公太子

蒯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泛泛說箇人不

其德天殺

德為天生戕賊殆盡幾若天殺其德

與之為無方

無法制之

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

有法制之

則危吾身

順其意則國危逆其意則身危

其知適

宣茂公曰無方不可有方又不可看下文解環之法甚微

胡註轉筆
勁而媚

宣註此意
輕非顏闕
所患

此意重恐
顏闕不免
陸註形就
而入是與
為無方而
盡喪所守

足以知平聲人之過而不知其自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不危國則危身

必無兩術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沙身哉自立於無過是大主腦

形莫若就外示相親心莫若和是調劑苦心雖然疾之二者有患二者尚未

能免患就不欲入形雖就而不就者自在親之而不蹈其惡和不欲出心欲和而和之迹全混調之而不顯

已長郭註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警馭馬者無控制之方一任馬性必連自家一齊絆倒郭註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

小異耳耳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出者表暴其善聲名所著自暴君視之則以為不祥

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

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混其知識任天而動

可
得
而
害
彼
且
為
嬰
兒
亦
與
之
為
嬰
兒

內篇 人間世

三

則為顛滅
崩蹶有危
國之患心
和而出是
與為有方
而顯以自
旌則譽望
所歸即為
當道之妖
孽有危身
之患
妙用止是
一順字法
華嚴經曰
應以比丘
得度者即
現比丘身
而為說法

彼且為無町

徒頂。無準繩。反。哇。界限。

亦與之為無町哇

不斤斤割。分美惡。

彼且為

無崖

無畔岸任。意志肆也。

亦與之為無崖

不立崖岸。林註六。句是就而不入妙用。

達之入於無

疵

郭註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宣註一切姑順其意至於達我意則渾然而入無疵病可尋。○林註此句是和而不出妙用

第三段全是借醒正意正意只形莫若就一段已盡其旨與善

人處身與惡人處難與惡人處而兼有才智以濟惡者為更難

顏闔之問不畏其惡而畏其知也其德天殺創語甚奇德命於

天而惡人戕伐其德幾若天賦之以凶頑而德為天殺無方救

正則危國有方救正則危身況乎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自知

其過則無方者不可進有方者亦不能施飾非拒諫求瑕索垢

應以女人
身得度者
即現女人
身而爲說
法。是此處
義也。順
字不是詭
隨看他話
中。初則就
不欲入。既
則達於無
疵。全是用
人。不是爲
人用。
胡註宛轉
跳脫有金
丸走盤之
妙。

此其所以難也。問者迫切危悚。答者亦極透徹。渾融戒之慎之。勿批亢而蹈其鋒也。正女身哉。毋依阿而成其過也。形莫若就。勿示以可畏。而予以可親。心莫若和。勿凌以盛氣。而迎以善氣。制剛以柔。而剛者漸靡。導逆以順。而逆者潛消。二者其庶免於危乎。雖然亦有患。形就而入。因其可親也。而狎而玩之。將以顛滅崩蹶。改其常後。雖欲離之。而不敢心。和而出。因其顯露也。而陰爲擠之。將以聲名妖孽。攫其禍。後雖欲斂之。而不能然。則將何恃以待彼哉。隨處轉圜。虛而與之。委蛇無非。達之使入於無疵。而後已。就之中有不就者存焉。和之中有不和者寓焉。是方

知圓神之妙用也達之句一筆勒住力挽千鈞

宣註螳臂
一喻反譬

女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平聲任也是自

言用已則
致禍養虎

其才之美者也勢不能敵惡人而欲與相抗者何異螳螂戒之慎之積伐矜而爾美者

一喻正譬
言順物則
受福

以犯之恃才幾矣危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

去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分裂之之怒也時其饑

飽達其怒心郭註知其所虎之與人異類怒則非人所制而媚養己者帖

伏人順也順其性故其殺者逆也逆其性則殺人而媚養己者郭註順理則異類

是賓中主此句帶解一筆是王中賓夫愛馬者以筐盛音矢馬以蜃蜃蛤粉盛溺愛之

黃山谷曰
連發三喻

適有蚤蚊蚩僕撲也緣循而拊之欲為拍不時出其不意則缺銜口毀盲

使量已量
人無伐美
德無犯怒
心
陸樹芝云
伯玉語妙
卻在與為
無方中而
得與為有
方之用秘
訣止是一
順字。○自
首至此凡
引三事內
虛也忘身
也養中也
順也處世
如此其多

碎胸。卒然而驚。意有所至。

驚之則怒。心忽至。

而愛有所亡。

同志倉卒間忘人之愛已。陸

註保護之意愈至而平日之愛轉亡此解極醒。

可不慎邪。

宣註就養虎後又帶一喻反掉醒出正意極妙。

後幅連綴三喻。機局最緊。而手法極鬆。皆行文之化境。螳臂當

車。不知其力之難勝。轉矜其才以犯難。此不測之患。所以近接

軌轍之前也。怒者虎之天性。而致其怒者。則逆之為害也。時其

饑飽。達其怒心。是即就不欲入。和不欲出之調劑得宜也。順則

媚而逆則殺。順逆之機。操之養虎者。而異類可馴。況其在同類

者乎。故其殺者句。一筆兜轉。如怒貌抉石。奇鬼搏人不獨文法

錯綜而入世之難。亦顯得十分危險。末後一喻。從形就而入二

方平看來
忘身一虛

也。養中一
虛也。順之

一宅直是
天仙化人

隨方渡眾
胸中無半

絲隔礙又
虛之至也

胡繩巖云
後四段義

心苦調悽
入心脾想

莊叟落筆
時糊次有

無限悲感
得此以為

句生波。盛矢溺則愛之至。拊畜畜則愛而護之者。至乃馬即因

其拊之不時。而驚軼奔放。以至受傷。其與形就而入者之為顛

滅崩蹶。心和而出者之為聲名妖孽。如出一轍。意有所至。而愛

有所亡。用情過當。而意外之患。驟不及防。天下事大抵皆然也。

獨馬也乎哉。收句總結上三喻。

○匠石名之。匠名之。適齊。至于曲轅。曲行之道。因以名地。見櫟社樹。樹櫟為社。其大蔽牛。

絜量之百圍。合抱。日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棧。其可以為舟者。旁牛

數。旁枝皆觀者如市。匠伯也。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走及

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

發洩之兵
而人且比
之於曠達
真曠目而
不見邱山
者。
胡註無心
中帶出下
文
陸註言以
予為散木
將何木可
以比于邪

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二語慨歎有神散木也。無用者為散木。以為舟

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莫干反。松心木。

為楠。文理粗疏脂膏溢。出如松心之木。多液而紛披然。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反應上材如此。

其美句。無所可用。點無用二字。故能若是之壽。不見伐故壽。匠石歸櫟社見

夢。託之於夢。無中生有。凡文字有正面發揮。不盡者。解此。凌空著筆。自能層出不窮。曰女將惡乎比

子哉。自負語。言世間有用之木。將何者。可以比于邪。若將比于於文木。木之成章可用者。邪。夫

粗側加反。俗作查。梨橘柚果。蘇在木曰果。在地曰蘇。蔓生曰蘇。之屬。實熟則剝。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音異。曳也。此以其能才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

中道夭。上聲。取自拮。反。擊於世俗者也。偏坐他有罪。物莫不若是。推開

子... 為篇 人間世 三

宣註。又將社字翻刺出一層。愈誕愈超。其轉折緊峭。如壑松圓。偃仰生姿。奇文妙文。

知已者詬厲也。

櫟木以無用為大用。連此意都不要人識破。使不知已者。真謂其無用。而相與詬厲之。郭註言此。

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

不為社者。且幾

音機

有翦乎。

其實不為社。而亦足以自

存也。翻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郭註。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

而以義譽之。

不亦遠乎。

彼之為社。別有求全道理。而以尋常保身之義。比擬贊揚。失之遠矣。郭註。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

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羣才自用。用者各得其敘。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第四段借櫟社發論。正見無用之用。乃為大用也。此後文法。另

翻出一樣境界。百圍之樹。眾目所驚。使其可用。必不免斧斤之

患。而中道天亡矣。散木二字最新。木之無用者為散木。人之無

用者為散人。投閒置散。用此義也。必不材而始能若是之壽。為

不材者幸。轉爲有材者悲矣。櫟社見夢一層文心變幻奇情至理。卽從對面推勘出來。世之以能苦其身而不終天年者。皆不甘爲散木者也。培擊句。竟坐他以有用之罪。筆鋒凜若秋霜。且予求無所可用。二句再透入一層。不求其可用。而求其無所可用。翻盡常解。極超脫。又極悲涼。久矣幾死四字。極力摹神。可見世道之危。不如是幾不能自全。而夭於中道也。乃今得之一轉。分外出力。若自譽若自嘲。若自爲慰藉。寫得淋漓恣肆。一片機鋒。全在夢中託出。隨用反筆輕輕一掉。搖曳生姿。再從上文翻進一層。借散木對照散人。以矛刺盾。機趣環生。究是題中應有。

之義以散人而託於散木。櫟社原是寓言。以散木而醒出散人。匠石轉爲陪客。真有移步換形。顛倒造化之功用。用之爲社。託於無用之用。以自全。弟子疑其多此一用。而不知其偶寄於社者。任眾人之詬厲而不辭。並其無用之用。亦渾然無迹可尋。世無知己。而藉其詬厲。以保此百圍之質。如抱關擊柝者之隱於下位。公庭萬舞者之屈於伶官。寄焉而已。究之不爲社。而亦可以自全。知與不知。於大木曾何加損於毫末邪。末三句以贊歎作結。寓意深遠。手法絕高。成連海上之操。移我情矣。

○南伯子綦即南郭子綦伯長也遊乎商地之丘阜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

胡註。領下二喻。神人

二字只用中間一逗結處一掉聖於文者點睛而已描鱗畫爪無關至極也
宣註非子綦不能見及此束句冷然。

乘去聲隱將芘其所賴蔭也其枝所蔭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

異材夫疑其異於常木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

其大根則軸解文理不密而解而不可以為棺槨食紙反其葉以舌則

口爛而為去聲傷嗅之以鼻則使人狂醒音呈如病酒然三日而不已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果字承上段不材之木句以至如此其大也

映上段故能嗟乎感慨無端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有鑒於此亦欲以不材自全郭註天生不材

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托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

之所至賴也宋有荆氏地名者宜楸柏桑三者美木土性相宜其拱把兩手曰拱一手曰把而

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反者斬伐之三圍四圍環入尺為一圍求高名明

陸註祭河以牛豕人為犧牲色不純體有異身有疾者不用。結意倏然妙在含蓄有味。

指屋之高之麗屋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櫛音傍。

大光明者音旁。櫛傍棺之者斬之。三者皆異材。為世所用。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

於斧斤。此材之患也。三可連。一氣讓。故解祭名祭而求解於神。之以牛之白穎者。白穎

之牛。異於駢剛。與豚之亢鼻者。鼻高而仰。與人有痔病者。痔漏隱創。不可以適河。郭註

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後敢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亦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祥。

也。以此三者為不祥而不用。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神人即以無用為大用之神人。非指解祭用之神人。

不祥也。能全身則轉為大祥。○郭註。巫祝以不材為不祥。彼乃以不祥全身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第五段與上段同一機局。而前段幻出櫛社見夢一層。以無用

為大用。筆筆脫化入神。此段增出解祭適河一喻。以不祥為大

祥語語沈痛入骨。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尖虛空摩擬神氣。直貫到此果不材二句。有一落千丈之勢。隨用慨歎以取神妙。在語半神全。含蓄不盡。荆氏一視。分作三層。木愈大而求者愈多。中道之天於斧斤。皆其自取。斬伐也。再添出解祭不用不祥。三層意思與上三項作反照。巫祝以為不祥。而神人以為大祥。轉換靈變不著一解。使人於言外得之。以不祥者為大祥。則以不材者為大材。前文嗟乎一歎。正與此一鼻孔出氣也。

○支離體不全貌。蓋以病僂得名。疏名者。頤兩頰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會撮椎髻也。總

胡註形容殆絕。直可作一篇郭橐駝賦體。

其髮而撮之。指天古者髻在頂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五管五臟之腧曰管。皆在脊背之間。在上以背曲故向上。

宣註。數事皆可俯身為之。故擅其能。○此節借喻形體漸切身矣。故未句將正意一影支離其德不中世俗之所用者也。陸註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無用者也。

兩髀大為脇僕人腹在髀裏與肩相亞如兩腋然挫鍼敲治平聲解浣浣足以餬口自食鼓

筴策。鼓播也。筴小箕也。崔云鼓筴撲著鑽龜也。播精簡擇米之細者。崔云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賣卜。

足以食音十人餘力足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不顧於其間上有

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既不患為兵上與病者粟則受三

鍾爾雅二與十束薪役則不與賜則受之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

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於羣木與物冥而無迹者也。

第六段是備歷人間世之難。覺得才高德顯動觸危機會不如

支離其德以韜晦自全。仍從上二段意思脫胎而出。上以木言

無用乃為大用。此以人言。不全乃為善全。頤隱五句形容入妙

宣註此節
借接與一
歌直明正
意作收。
陸註改論
語歌詞別
有曠思。

筆有化工挫鍼四句是他無用之用。上徵武士三層是他終身

受用。末四語跌宕生姿必支離其形者而後可以養其身而終

其天年。則不支離其德者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初讀之使人失

笑細玩之悽入心脾嬉笑怒罵之文惟莊子獨擅其能事矣。

○孔子適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郭註當順

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盛衰冥然自不覺焉故曰何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成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生○郭註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

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方今之世僅免刑焉。德如聖人僅可免刑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郭註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

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知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禍重乎地。無用便是福，容易拾取。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求用卽危，機重於邱山。莫之知避。郭註：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世之大患也。已乎已乎。著急語亦臨人以德。非臨人以德，非

止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拘守一隅。郭註：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迹不可揜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

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蕩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

迷陽迷陽。一作採薇之薇，蓋比世途於荆棘。郭註：迷陽猶亡陽也。亡陽於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

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無傷吾行。杭。吾行卻曲。此行字讀如字。退步爲卻。紆

自足。無傷吾足。曲足。山木自寇也。自取。膏火自煎也。自取煎熬二

可。卷。內篇。人間世。段

宣註下兩
吾字見聖
人之身卽
接與之身

何等愛慕
迫切

宣註有用

之用俗皆

知之無用

之用惟神

人獨知之

耳

以上凡引

四事自處

之道盡矣

自處無用

則我與人

無爭而人

於我且不

得所爭黜

聰墮明道
遙無竟處

自指擊於
世俗句義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知無用之用也

連上三段一齊結住舉世夢夢可為慨然○郭註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

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悅然不覺妙之在身也○宣註未用四喻擺宕正意漾出無限文情

末段借楚狂之歌點醒正意德如聖人猶慮其不免則人間世

危迫可知漆園吏隱閱歷世故有慨乎其言之以韻語結極纏

綿尤極沈痛何如德之衰只增一如字便與論語意境迥別彼

是歎其德之衰此則歎其德之盛轉不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

待二句又添入世字與論語文法亦別彼就一身之前後論此

就人世之變遷言彼是咎其往而望其來此則撇開已往未來

人又復何
尤此虛字
徹底處也
○此篇前
三段分明
是處人後
四段分明
是自處卻
全然不露
止如散散
敘事莊子
真是難讀
何怪從來
無人識得
○此篇要
旨仍不外
逍遙無己
妙義故曰

而專指現前之危殆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何等景慕。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何等愛惜。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何等迫切。福輕乎
羽，二句承上，僅免刑焉。語意禍重乎地。二句起下，畫地而趨。文
義臨人以德，不如其已。畫地而趨，不知其殆。正文至此，已盡以
下，均是喻意。如聽三峽猿啼，哀音切響，使人淚下。霑裳迷陽，或
以爲薇蕨，或以爲晦其明。總是天荆地棘，日暮途窮，悵悵何之
景象。吾行卻曲，卻則不敢向前。曲則不敢直往，費盡許多轉折。
極寫世途之危，幾於無可投足也。以下變調，乃莊子接續楚狂
之歌，而長言永歎之。化板爲活，有崩雲裂石之音。物以有材者

看透第一
篇無已二
字一部莊
子盡矣此
篇尤其著
者

自累人以有材者自窮是有用之用終歸於無用而無用之用
乃真爲大用也二句結盡本文亦結盡上三段文勢如勁弩離
絃文心如懸巖勒馬讀者須從高處著眼切莫貪看海市蜃樓
轉錯過廬山面目也

郭象曰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內篇德充符第五

此篇以德充符命義自應從內外交關處切指倅面益背充實光輝之美勘出德產精華文卻歸重無形心成以不顯其德爲盛不獨德不可窺並符亦渾而難名矣莊叟命意最高絕不蹈襲前賢一語以德之充爲形迹所不居卽以德之符爲官骸所不累元氣渾淪如化工之賦物不知其所以然德之充積者莫大於是德之符見者亦莫神於是若在孔孟立論祇就成已成物顯而易見處掬精極微所謂德盛禮恭英華外發也漆園之文另開生面別有一幅悲憫心腸見得當世修德之士多從外

面緣飾。一切性命工夫。祇在形體上理會。盜名欺世貌合神離。與其形全而德不全。不如虧其形者葆其德。猶足以運化於無形。憑空撰出幾箇形體不全之人。如傀儡登場。怪狀錯落。幾於以文爲戲。卻都說得高不可攀。見解全超乎形骸之外。中間借無趾語老聃一段議論。索性將仁義聖知之名。看作詭詭幻怪。坐以桎梏之刑。真令厚貌深情。僞託仁義聖知。一等人無可置辯。究竟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原有一番真本領在內。絕非空談性命。爲此元渺之言。德不可窺。功效則顯而易見。到得物不能離。亦如元氣流行。萬物俱化焉。此德充符之本旨也。通體照顧。

德字。卻處處借形體有虧之人著筆。追進一層。爲全形者加倍策勵。前五段逐段提出德字。拋輒落地。聽之有聲。捫之有稜。王駘之不言心成。申屠嘉之遊於形骸之內。叔山無趾之有尊足者存。哀駘它之和而不唱。無脹大癭之德有所長。形有所忘。皆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一路草蛇灰綫。若隱若潛。爲德字遺貌。取神爲符。字立竿見影。摹寫入微。末用反掉之筆。見益形者適足以累其德。形全而德虧。視兀者惡人無膺大癭之獨成其天者。大小迴殊矣。通結上文。文勢如大海迴瀾。激得浪花無際。

○魯有兀者足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從遊者眾常季問於

宣註劈敘
一箇兀者
卻是一分
外出色人

林註凡有形之物未有不歸變滅天地特有形之大者耳即當變滅而無形之處自有不變者存宜註洗發上截最明守其宗則視物無不同物皆同則無支體彼此之

先其與庸人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王駘本無所容

骸便說到用心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郭註彼與變

俱故生死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郭註彼與變

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郭註彼與變

得其真常無假形體而不與物遷。郭註彼與變

郭註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遷。郭註彼與變

為命而萬物之化而守其宗也。郭註彼與變

亦皆受命於聖人而守其宗也。郭註彼與變

曰自其異者視之。郭註彼與變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郭註彼與變

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郭註彼與變

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逐物而不借。郭註彼與變

同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郭註彼與變

一層則無不宜無不宜故亡其宜也。郭註彼與變

而遊

為篇 德克符

分又安有孰存孰亡之介意哉猶遺土也妙滿大地皆土也遺土則以土還土耳虛空原無足也今喪足亦不過以虛還虛耳此言駘直未嘗自見其為兀者也德充符有如是

心乎德之和。和者合眾妙而為一也。○郭註都忘宜故無不任也。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林註在萬物皆一處著眼而不見其

所喪。去聲。○不在肝視喪。去聲。其足猶遺土也。○答還他兀者句。極妙妙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也。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

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常季曰彼為去聲己而已。以其知其

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郭註以其真知窺其真理。○郭註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得。以其心得其常心。葆其真常之心

○郭註嫌王駘未能遺心而自得。○胡註上句承審乎無假下句承不與物遷。物何為最尊之哉。尊而王

者眾。○郭註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謙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

胡註止水
二句解上

物最句陪
下正生句

○一喻○
松柏又一

喻○又借
舜一影

不懼之實
以下如龍

之嗑氣成
雲以自隱

下一轉如
雲中現其

鱗爪
宣註官天

地六句作
一句讀

鑑於止水止水以喻常心無心於人自鑑之惟止能止眾止自得其常心故能使眾各得其

常心○郭註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句冬夏青青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句幸能正生正己以正眾生正物性雖無心及物物自最之

○陸註幸字須善會言舜非有意於正眾生而為正以正之也乃己正而物自正若有天幸然夫保始之徵保其所受

而徵驗於外此不懼之實此三句但能守氣已自不可及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忘生死也非能外生死也保始句渾提不可與下句將平並屬勇士說蓋引勇士之不懼者以況保始之徵也將平

能自要平者猶言自好而而猶若是以淺形深用筆有龍跳虎臥之奇○郭註非能遺名而無

不而況官天地天地一體猶吾之官骸也府萬物萬物皆備猶身之藏府也直寓六骸象耳

目不過寄寓於六一知聲之所知平而心未嘗死者乎貫以真知骸寄象於耳目

內篇 德充符 三

宣註從遊之多乃人之不得不得也駱何心乎此節言羣弟子未嘗見駱為兀者也德充之符不更可想乎

冥得其常心則雖死猶生。郭註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

且擇日而登假。郭註謂假借之假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耳宣註作遐。猶言遺世獨立。至於高遠擇日。猶指日也。陸註同格。至也。謂超凡入聖。誕登於至道之岸也。三說雖殊。均可發明正意。

人則從是也。人自樂於從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言何心以及物為事。郭註其恬漠故全也。

開手撰出兀者王駱一段奇軍突起。從間道直入中堅。所向皆靡。常季之問起數語已括盡通篇意旨。不教不議即不言之教。

虛往實歸。即無形心成用筆靈活。有似步虛之聲。丘也直後三句。答還他從遊句。跌進一層。奚假魯國二句。答還他中分魯句。

推開一步。俱從對面翻騰。映照加倍。寫來文心矯變不測。用心

推開一步。俱從對面翻騰。映照加倍。寫來文心矯變不測。用心

推開一步。俱從對面翻騰。映照加倍。寫來文心矯變不測。用心

若何以下。是究其德之充於中者。物何爲最之以下。是究其符之見於外者。兩層問答。本是一氣相生。要須畫清界限。不變不遺。直追到盡頭處。無假於形而不遷於物。非德之充積至盛者。不能。命字有潛移默化意。化者物而命物之化者。至人之功用也。仍縮入能守其宗。則收斂神功。退藏於密矣。此等微妙處。常季從何窺測。故再爲申明。異則肝膽楚越。何論萬物。同則萬物皆一。何況一身。同與異視乎其德。而不視乎其形。命物之化。則異者皆同矣。耳目不得自私。宜於我者。卽宜於物。物我兩忘。油然而和。以天倪自全於天。卽與物冥合。區區形體之微。烏足累其

德乎。視喪其足二語。關會元者。超妙入神。以下乃就符之見於外者。申言之。彼爲己四句。作逆勢逼拶下文。王駘自己用功。人何以從之。若是其最鑑於止水。眼前妙諦。確切不移。惟止能止。眾止。正喻能守其宗。而後能命物之化物。以松柏爲德之充。冬夏青青。則符見於外矣。人以舜爲德之充。正生以正眾。生則符見於外矣。保始之微影。上文命化守宗不變不遺之境。不懼之實。歸到勇士身上。託出題情。極爲醒豁。官天地以下。轉入正文。雄大無匹。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以能守其宗。以六骸耳目爲寄形。所以命物之化。一知之所知。卽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意。

宣註。又是一箇兀者。卻又是一箇出色人。

林註。似此時始知其為執政也。者冷絕。

足雖喪而所失者小。心未死而所全者大。擇日登遐。何死生足

變其心哉。結處將首段一筆漾開。越顯出至人身分。高不可攀。

○申徒姓嘉名兀者也。前敘王駘先點兀者。此敘申徒後點兀者。而與鄭子產同師於

伯昏無人。雜篇作替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

止。恥與刑餘同行。故約之。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分外刺眼妙在申徒嘉若弗見弗聞也者。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再約。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婉詰之卻甚峭厲。且子見執政而不違。避○提出執政來壓倒他。

子齊執政乎。當面呵斥。咄咄逼人。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四字兜頭一壓。固有執政焉

如此哉。郭註。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矜尚執政以貴。

南華真經小經卷二 丙篇 德充符 三

胡註和婉
中微帶嚴
厲便是有
德之言

宣註言必
有過而後
致別當反
躬自省

陸註言自
列過狀指
數其見於
行事者不
應亡足節
不列過狀
默考其藏
於隱微者

先人卻不知品地已居人
後。○宣註又冷勘一句妙。聞之曰。鑑心明則塵垢暗影富不止集

止則不明也。對面久與賢人處。以賢為鑑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

生也。取先生之德以為大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

若是矣。別猶與堯爭善。堯比伯昏取大先生不計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邪。自反其德未必能補虧體申徒嘉曰。自狀呈其過以不當

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兩以字寫出護過者計度私心

猶欲掩飾。以為不當亡足者甚多。不呈其過。乃未犯者也。誰弗自

寬。以為不當存足者甚少。然則世上竟無有認別足之過者。○胡

註。苟審其過。非特足不當亡。不審其過。非特足可亡也。知不可柰
暗罵他此心已亡。餘者雖存無益。諸解略殊。當互參之。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真是見道語。非自己抬高身分。○
胡註。此三句虛說起下。見已尙未

亦當存足則兀實无妄之災也

歸震川曰

較善惡不

當兀論命

數則當兀

行在道理

中而又遭

此兀也

陸註人笑

而怒猶在

形骸上介

意也廢然

而反俗見

乃忘先生

不我兀我

能安之若命必待先生洗之以德遊於羿之彀中以喻刑章中央者中

俱是對面現身法非自矜有德也去聲然而不中去聲者命也郭註夫利害相攻則天下

皆拜也自非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

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宣註不

當別而別者是命當別而不別者亦是命與上二句作一反襯使

使全足者轉當自反妙妙○林註不說己之受別為不幸倒說人

之不受別為微幸正見自以為不當亡人以其全足笑吾句○皆

者皆不當存者也把全足人一總罵煞郭註見其

而不全足者眾矣我雖別而有尊足者存我怫然而怒郭註見其

怒斯又未知命也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能取大而失其所以怒

故廢向者之知命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洗滌以善不自

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從形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亦不自知其兀說得
冰融凍釋毫無渣滓
宣註以上申徒嘉之
兀嘉自忘之其先生
亦相與忘之德克符
可知也
子產欲申徒自反乃
申徒劈口先教子產
自反世人各自迴護

出入間不亦過乎複句子產蹙然改容更平貌玩此句則前此
聲貌之容貌必有佛

然曰子無乃稱慚謝語言我已自悟其非子亦不必再說矣○陸

者註此句疑有關夾今且依文訓之子無字當一讀
言子之視我當無執政在心目中我之視子亦當無喪足在心目

中乃稱子之身分乃稱游於先生之門也稱當作去聲極有會心

第二段借兀者申徒嘉發出高論極和平卻極冷峭子產從形

骸起見不肖與之周旋意中未能忘情執政形諸口吻乃覺卑

無高論申徒嘉趁勢提出先生之門推倒他執政二字以矛攻

盾絕妙文心措詞含蓄蘊藉機趣環生意中以為既有執政之

見存則不宜遊於先生之門既遊於先生之門則宜取大先生
而不得悅子之執政妙語解頤消去胸中多少鄙吝隨將鑑明

無一箇肯
認罪過究
竟犯刑者
未必皆由
自取而泄
泄者大半
是國家漏
網雖是淡
淡說命卻
使子產兩
脚著地處
已當行斫
去矣那得
不陡然一
驚發中一
險妙妙言
汝之未兀
者或反是

二語陪出與賢人久處微微規諷味美於回取大先生要言不
煩正大處使人可歛峭厲處使人可畏子產之對以形之虧而
疑其德之未至借此開下文一段妙論得未曾有自狀其過四
語暗駁他子既若是句知不可奈何二語暗駁他與堯爭善句
有形之兀既不肯認過而皆以爲足不當亡無形之兀又誰肯
認過而自以爲足不當存足既亡矣此一身缺憾不可奈何者
也而苟能安之若命則猶有尊足者存自非有德者不能洗之
以善夫是以遊於先生之門也不當亡而亡者既可安之若命
則當亡而不亡者亦其命之偶然耳彼禍機相隨如懸其鵠以

宣註又是
一箇兀者
卻又是一
箇出色人

輕也。目中既見有兀者，意中又不忘執政固宜其言之過也。前

後文法遙遙相應，筋節極靈，未寫子產改容更貌，逼肖神情，子

無乃稱四字，作蹇澀不全語，佶屈聱牙，尤傳神之極筆也。

○魯有兀者，叔山字無趾。無足趾也。踵見仲尼。林註以踵行畫出兀者腳迹妙。仲

尼曰：子不謹前，不慎之於始也。既犯患若是矣，兀雖今來何及矣。斷者不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務全其身。而輕用吾身，凡嗜慾攻取以損其生者皆

輕用其身而不知務者也。吾是以亡足。郭註：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

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者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

郭註：剛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吾是以務全之也。林註：這箇若再輕用其犯患當不止於亡

爾雅訓詁卷二 內篇 德充符

陸註以尼
山大聖竟
為無趾傾
動已奇然
猶是常理
下文忽又
轉出異境
迥非思議
可到
莊子要關

足於此求所以全之其來
猶可及也答今來何及句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元者亦在覆載之中。郭註。天

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
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務為焉則未足以

終其身也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微諷處冷峭逼人
孔子曰

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延之入也請講以所聞以所聞於彼者與之講論無趾出

聞所聞而出
全其無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去聲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郭註。全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去老聃曰孔子

之於至人其未邪意者尚未到至處彼何賓賓恭貌以學子為疑其所學與老聃不同

彼且蘄求以諛詭幻怪之名聞有學以成名則不能與物俱冥也不知至人之以

是為己桎梏邪講學者多受好名之累如被桎梏以終身。林註申徒嘉不知己之受刑已為奇矣無趾反說夫子

辯者之徒
簧鼓天下
每竊先聖
之糟粕以
爲口實因
並將孔門
講學亦視
爲桎梏則
若輩之爲
天刑更不
問可知讀
者須得言
外之意乃
知莊子不
是詆訾孔
子正訕笑
惠施輩耳

之受天刑竟似己爲全人。而以他人爲刑。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餘可憐憫者，真堪絕倒。莊文奇妙至此。

死生爲一條。無死無生。以不可爲一貫者。無可無不可。解其桎梏，其可乎？

冥然無迹，乃不受羈絆於名物。○陸註：老聃以爲儒者講學，只緣

見得此身太擔干係，認得是非太分明，所以勞攘束縛，轉動不得。

若能知得死生一例，是非本無如齊。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郭註

物論所云忘年忘義，則脫其囚繫矣。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

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

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第三段以無趾前後議論爲一篇關鍵，文法本一脈貫穿，卻變

作兩峯對峙，格局最奇。無趾亡其足而有尊足者存，不全而全

也。至人備德而以是爲己桎梏，幾若全而不全矣。前以聖人贊

宣註天刑

言其生來

根器如此

○看來叔

山是老子

一鼻孔出

氣人無怪

其頡頏吾

夫子○以

上叔山之

兀叔山自

忘之其友

老聃相與

忘之德充

符可思也

宣註又是

一箇惡人

歎無趾作收後以無趾評論聖人作結奇正相生各臻其妙宣

城詩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可以喻此文境後幅命意措詞

尤為沈摯凡道德文章光輝發越聖人雖未嘗自為炫耀而行

則影從言則響隨如桎梏之不能解也彼至人立於不測遊於

無有無可指而名則脫去桎梏矣聖如孔子德無不至究竟有

德可名已著形聲即脫不開桎梏也德命於天以為天刑從桎

梏意勘出莊叟慣用此深文曲筆猶坐老聃以遁天之刑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醜貌曰哀駘它宣註它名也駘乃驚劣之名又

加以哀為可哀之劣人也泛有所指犬抵子虛烏有之類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

卻又是一箇出色人

胡註二句

便是工夫

效驗特哀

公未之知

王鳳洲曰

形容反覆

可想

宣註三句

是倒疊上

文

林註雌雄

二字新聞

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甯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林註丈夫

思慕猶屬常事婦人專以皮相乃亦如此不知作何感動落想甚奇○陸註丈夫二層故為不可解疑陣之至奇者未嘗有

聞其唱者也不先人而鳴常和聲人而已矣感而後應無君人之位以

濟乎人之死無救人之權○郭註無聚積祿以望飽也月望則飽滿人之

腹無養人之財○郭註又以惡駭天下醜狀驚人○郭註明和而不

唱非招而致志知不出乎四域知去聲知識凡近無遠略不欲且而爾

雌即上雄即上合乎前皆來親之○郭註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上聲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經凡已覺其有異人處不至乎期音基

手註字小通卷之二 內篇 德充符

宣註寫得
哀駘它渾
渾圖圖化
工之筆

陸註發口
飄然奇出
意外

胡註有使
其形者存
雖惡駭天
下不妨無
使其形者
存雖親如
母子亦必

年而寡人信之不經年而深信不疑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授之國政非傳位也悶音

然而後應去聲無意為應汜無所係念而若辭人辭亦辭○郭註寵寡人醜乎

意者它自忘其醜而寡人轉自形其醜乎卒授之國自愧不如卒以為宰無幾何也相處不欠去寡人

而行寡人卹焉憂貌若有亡也如有遺失若無與樂是國也思之是何人

也是何如人而能動人至此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偶見狔子狔又作豚食飼

於其死母者食死母之乳少稍焉音舜目若乍覺母死而驚視也皆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爾母死而不見其子其神已離也不得類焉爾驚視其母不類生時形狀○郭註夫生者以才

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

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所愛其母者非愛志

棄之而走矣

二喻是形不全者從

反面著筆

二喻是形

全者從對

面著筆

宣註前兩

喻從純子

一喻後帶

出先作反

跌接連兩

喻又作正

視可見人

之親信它

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宣註數句逗盡全旨喻人之可愛在德不在形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不以翼

肩也武資

戰死則無武翼將安施

郭註妻指飾以布

陣亡形且不得全歸

何望儀物之備哉

則者之履無為去聲愛之所愛履者為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二者皆喪其實無取於翼與履

為天子之諸御

妃嬪及侍御承直者

不爪剪不

穿耳

全其形以垂至尊之盼

取

妻者止於外

就外舍不復入直如今之給假完姻

不得復使

免供使令逸其形以邀新昏之權

形全猶足以為爾

形全猶使人愛之郭註採擇嬪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

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所以降至尊之情固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德全更為有本人豈不愛乎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

不唱無功而親望未濟人

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

受也

愛之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胡繩巖云才全是應物不窮德不形則并才亦不可見矣

可長事小論卷之二 肉篇 德克符

乃是它有充實之本存焉故不得不愛之此所謂符也○哀駘它此處結清。下二節止將才全一註德不形一註

第四段借惡人駘它醒出德充符真境卻以才德並提互相發明才全而德不形則才亦渾於德之中矣和而不唱無所見其才也而丈夫之思婦人之請以及哀公之有意其人信而傳國曾不以惡駘天下而置之寡人醜乎一語不獨忘它之惡若且自慚形穢而恐無當於其心寫駘它渾然無迹處處是與物爲春本領處處是物不能離功效前路逐層敘說摹擬出神筆筆凌空絕不占實下文地步而才全德不形工夫已在未聞其唱二語中宕漾而來如遊絲之裊於空際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與惡人對面關照能使其形雖惡駘天下而物不能離不能使其

形卽親愛如母。亦棄之而走。狔子一喻。切當不移。不見已就其母已死說。不得類就其子驚疑說。食於生母。與食於死母。等食也。特其形同。而使其形者不存。此狔子所以覺而驚驚而走也。接連四喻。又以形虧而神不全者。視出形全之人。人猶愛之。然形之所全者小。不若德之所全者大。德全則無假於形。卽惡人猶不足以累其德。況以形全而爲全德之人乎。至此乃接入正文。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正其唱而不和。使人授己國。惟恐不受。卽下物不能離。才全而德不形。一語透宗。乃通篇結穴處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以修存亡以得窮達貧富賢與不

宣註能不
用其才則

才全矣萬態遞乘一

時一日天地從無相

肖之一刻古今從無

可據之一頃而欲出

其智巧與造化爭亦

愚甚矣才全者任之

則無往不得也

不失於兌在我一和

豫通也與物為春天

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

人所處之境變遷不定

命之行也

天所命之數運行不停事

雖有變而命不可違

日夜相代乎前

郭註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

而知智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本來無始無終舉始以賅終省文也

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

新戀故哉雖有至知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柰之何哉

故不足以

滑音骨渙和謂天和凝聚不散貌和以私智耗散也

不可入於靈府

天君主之承上文言此日夜相代者皆任

其自然不足滑亂太和而入吾心

郭註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之

使之和豫通

而不失於兌

悅也和豫內通不以外物為忻戚是謂真樂

使日夜無卻

隙和豫所通無一息間斷

而與物

為春

物我皆和豫所通兩使字非著力語意乃付之而自當也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時字承上春字

下一和豫
通也接而
生時於心
妙妙分明
是造化在
我胸中一
片活潑中
庸浩浩其
天註脚莫
過於此
內保之而
外不蕩為
水停下一
註脚卻暗
為德不形
作註矣故
說德不形
處更不須

接續而生。應變無窮。是造化不在天地而在吾心矣。○林註於八
卦取出兌字。於四時取出春字。總寫出一團和氣。使人可親造語
新開。不
可思議。是之謂才全。能不用其才則才全。才固渾於德之中也。陸
註。此段議論精奇。寫太和洋溢之妙。筆有化
工。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停則平。其可以為法也。郭
無情至平。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著淳泓之象。○郭
天下取正焉。其平而德者。成和之修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德不形者。物不能
行其法。離也。即首篇所謂無形。心成。命物之化也。德不形。是充積於中。物
不能離。則符見於外矣。已找轉前面親愛之意。○郭註無事
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宣註水
停而平之盛者在焉。德不形而和之至者在焉。喻意正意雙收。

哀公異曰。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
其指。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民。

內篇 德充符

著解也
以上哀駘

它之醜丈

夫婦人忘

老魯君亦

忘之德充

符可思也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輕輕映
合前幅

後幅接解才全德不形一語於才全二字詮發最為精透詳明其釋德不形三字只輕輕一喻醒出正意便落到物不能離此行文詳略之分也死生存亡以下正寫其才卻仍從德之精微處勘出蓋歷乎事之變者非才不足以濟之而存乎命之行者非德不足以鎮之當其變也行也不舍晝夜往過來續如環無端不能計其數之所自起故才全者不參以私智也滑者散亂之意能守其宗故天和凝聚而不散入者外感之乘命物之化故靈機肆應而無窮和豫以暢其天而畔援歆羨之私湛然而

不動。日夜皆彌其隙。而時行物生之妙。默契於無言。德輔以才。才之所運。一德之所充而已。故德全則才全。才全而不見其才。卽德亦渾於無形矣。下文只解不形之義。於德字不過輕輕點逗。以上文才全節內。德之分際。已透發無遺。故詳於彼者。略於此。其實處處皆德。充符真境也。末借水之停。喻德之盛。正是不形妙解。物不能離。將前幅一齊包括在內。反照入江文心。周而以後。迴映前文。閒閒作結。低徊唱歎。餘味曲包。

○闡

音因。曲城也。詩所謂出其闡。闡都是也。背之曲者似之。行踵不貼地也。

支離。形狀不整齊貌。無

宣註又是兩箇不全之人。卻又

脰

脰。宣註。總具諸般醜狀。以爲之號也。

說衛靈公靈公說

之而視全人。看不上全

色人
胡註。一箇

是下缺。一箇

箇是上滿。湊來俱極

天趣。林註。二君

把全人都

看壞了。纔

是說之至

落想甚奇

昔有悅一

色之人
其脰頸也肩肩細疎貌

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郭註偏情一往則醜者

而形有所忘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

不而忘其所不忘道德所不當忘而忘之

形者理之所不存也德者性之所不忘也夫

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此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

自得之場放之而無。而不知。智為擊。知巧周旋如木之擊枝非正幹

不至者才德全也。而不知。智為擊。人之擊子非正宗也。一作妖擊

之擊司馬云約約為膠。如兩物相離以膠。德為接。斷而復續必非

齊桓公桓公說

故德有所長平

人不忘其所忘當忘而

此謂誠忘此真忘之大者。郭註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

故聖人有所遊郭註

而不知。智為擊。知巧周旋如木之擊枝非正幹

人之擊子非正宗也。一作妖擊

德為接。斷而復續必非

聖人不謀

此節德字淺

何思。烏用知。

智。知者工於營。

不斲。不雕。

惡用膠。

渾全者不剖。

開安用粘合。

何慮。惡。

謀。聖人純任自然。

竊去也
宣註形與

其為德
之累一也

形有所忘
而情有所

忘得乎
所以遞出

宋二節一
男才能世

法俱非德
資使驚外

者無從著
胡繩巖云

此段音韻
言無斷續

如秋夜聽

無喪去本來無失惡用德何待於接不貨惡用商本不求售何用自炫。郭

已具自然而具故聖天之所以四者天鬻也養聖人天鬻也者音天食音也

食天之元氣不鳥既受食於天又惡知約德玉全是用人人事都用不著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心與天遊。郭註掘若橋木之枝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身在世中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郭註無情故眇乎小哉宣註形為萬物

地間特據其須臾者也所以屬於人也大哉獨成其天。郭註謂

造化在吾心也。郭註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

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其天也。宣註詠歎四句使人玩味無窮

第五段借無服大瘻立論以見形之不足以累德無服是形之
缺而不足者大瘻是形之滿而有餘者衛靈齊桓隨手生波具

內篇 德充符 三

空山磁杵
令人神往

此形狀猶可抗禮於朝廷之上。非德有所長者不能忘其形也。緊接此二句。頓住上文筆力。嶄然轉出。不忘三句。字字沈痛醒快。此謂誠忘。罵盡養小體以失大體之人。知約德工未嘗不可濟其遊。然四者皆有意安排。不如並此而渾之也。不謀不斲無喪不貸。純是任天而動。不假作爲。四箇惡用字。直將知約德工名色一齊掃除。以起天鬻天食妙緒。環生鬻者養也。如鬻子閔斯之鬻。受食於天。特稟自然之妙。而人無所與焉。有人之形。無脈大瘦。同是人。卽同是形。無人之情。知約德工返乎天。仍忘乎人。於吾形見美惡。於吾情見是非。皆迹象之末。情欲之感。而屬

於人者獨成其天。則形不足以累其外，情不足以累其中。天鬻
天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殆天之生是使獨也。末四語直截了
當，屹如山立。○自首段至此，接連摹寫幾箇殘醜之人。王駘申
徒嘉無趾，哀駘它各成一段奇文。此特將闔跂支離同喪聵大
癡兩兩對寫，尤為頰上添毫，不全則種種不全，全人又多出一
癡。幾疑造物之故，畱此缺憾，然不全於人而獨全於天，正恐全
人之僅以形體全者，眇乎小也。此真談諧入妙之文。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承上無人之情，句而婉語之。莊子曰：然。觀諸未始有物

之先自然無情。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以為人非木石不能無情。莊子曰：道與

楊用修曰：情者性之彰，凡言性者皆超於

情。

陸註全篇

皆為惠子
輩下砥此
獨自敘與
惠子問答
不在重言
寓言之例
蓋惠子倡
為異說而
應之者紛
紛日起則
道術之裂
益甚故重
言寓言危
言皆所以
砥惠子而
明斥惠子

之貌視聽言動天與之形五官百骸惡鳥得不謂之人郭註人之

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

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

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

狗吠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論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

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

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

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

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曰既謂之人惡鳥

得無情知識俱其是非兩忘則無情矣故人而侔於天者無情人

而逐於人者有情也惠子蓋未能任乎天也○郭註未解

形貌之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遺形棄知純任天然情將吾所

非情也安安故莊子劈手判開

謂無情者指上無人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惟無情則心境

和而無害○郭註任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生理同於造化不可

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加以人為修導延年

明斥惠子

又所以曉
應之之徒
也

林註選子
之形應上
道與天與
二句見得
天本選擇
而昇子以
最貴人形
乎卻不自
愛持堅白
之說以自
鳴而傷其
生也
說無情處

皆助
長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惠子以為養生重在人事
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
道字天字豈容增益分毫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

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
槁梧琴也專精一技而適以自困絕妙形容
天選子

之形子以堅白鳴
堅石白馬之論求明反昧亦大異乎吾之所云矣後幅全用韻語妙絕
郭註言子所為外神

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暝皆世之所謂情也
情動而形勞而形謂

之天選者明夫情者非情之所自生而況他哉
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宣註借惠子辨明無情之說只是純任天然不增一毫可見莊子與佛氏之學不同

末段承上文無人之情生出惠莊一段議論其用筆矯健非常

貌與形有別動容周旋中乎道故稱為道貌形則受之於天而

已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則是非不得於身而形有所忘不知

特辨明是不傷生不益生之情非寂滅虛無之謂陸放翁曰德充符須是膚革充盈眸面盎背莊子乃舉殘醜諸人翻空立說所謂索之形骸之外也

為我也。惡知其為人。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則形貌雖附於身。而獨成其天。初無所謂損也。安有所謂益。後文道與之貌三句。重言以申明之。各有意境。前是受生之初。祇此便成為人。一切智。能世法無所用之。此指受生之後。即此已無可加。一切儻志。勞神。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文心如軸。轉末乃指其病根。而直折之。倚樹據梧。是惠子一生用功處。以堅白鳴。則精神誤用。非所謂天鬻天食者之純任自然也。天選其形而賦之。生理惟獨成其天者。忘其形。並忘其情。而無所增益。乃自炫智能。而外神勞精。擾擾者。徒自苦耳。末句如當頭棒喝。使人動魄驚心。

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一篇是莊子勘破生死關頭。見大道無形無象。一切有形有象者。皆受其陶鎔。大道無始無終。一切成始成終者。皆歸其運化。接續無窮。如子孫之承其宗祧。範圍不過。互古今而奉爲師資。須從真知入手。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一切導引延年之術。祇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分天分人。跳不出這箇圈套。有生卽有死。此天道之常。人事所不能與者。真人則渾天人爲一。遊於物之所不得。逐而皆存。萬事萬物未始出吾宗也。首段天人平提。還他囫圇語。一齊贊歎。解知天。只輕帶一筆。解知人。用

重筆伏下患字之根以其知養其不知是欲以人勝天計較安排便非真人本領其功效僅止於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世俗稱爲知之盛者不過如是而已看他一句捩轉將上文六知字全行拉倒筆力千鈞有所待便非真知欲指定爲天則實理非墮於空虛天與人合而何待擬議欲指定爲人則妙道無關於形迹人與天合而何待安排故作宕漾凌空之筆摹擬一番不獨抹煞知人一邊並知天一齊渾化矣以下落到真人卽拈出真知節節玲瓏層層脫化總是天與人不相勝分天分人者徒形多事卽知天知人亦不若兩忘而化其道也生死猶夜旦之

常。人不得與不能不聽命於天。究之天亦純任自然而非有造作安排之迹。則皆大宗師之與爲推移而已。貪生惡死者以心捐道。以人助天。看得生死最關緊要。其可以不死不生者。安在亡身殉名者。役人之役。適人之適。看得生死無關緊要。其所爲善生善死者。又安在大宗師則天人一而已矣。生死一而已矣。狐不偕務光一輩人。是反襯真人之道。豨韋氏伏戲諸人以下。是借醒真人之道。首段洩造化之靈奧。抉性命之精微。一切養生家言。無從置喙。然而年命之數。任天而不任人。造道之基。盡人乃以合天。南伯子葵一段。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才秉於

天道成於人守而告之。其始見人卽見天。故能外天下外物而並外其生。其繼見天不見人。故能朝徹見獨。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其後天與人兩忘。故無不將迎而非有心於將迎。無不成毀而非有心於成毀。特不從大宗師循途而漸進。雖有聖人之才。未必其果爲聖人也。子祀子輿一段。只說天之所爲而安時處順。未嘗妄用私智求助於人。以天地爲大鑪造化爲大冶。數語中醒出真知。妙極天然。子桑戶一段。相忘以生。外形骸而遺禮節。與真人脩往脩來境界。均是化機。卻將聖人陪說。外內不相及。一語劃出天人界限。遊於方之外者。飛行絕迹。畸於人。

而侔於天。遊於方之內者。資深逢源。階乎人而至乎天。相造乎道。與人爲徒也。相忘乎道。則與天爲徒矣。孟孫才一段。是天與人俱化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此上四段。皆從生死著論。與真人真知。互相發明。足令貪生惡死一等人。啞然自喪。意而子一段。人事虧而補以天事。乃天人之樞紐。而大道之轉圜。連點師字。雲委波屬。成連海上之琴。移我情矣。齋萬物數語。天人互勘。元氣渾淪。顏回一段。其初不過忘仁義。忘禮樂。忘乎人之所不忘。其後乃至於坐忘。忘乎我之所不忘。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道之不可爲名。不可爲象也。子與一段。全是聖人知天安命工夫。

彈琴歌詩詞旨雖極悲涼。心境仍自坦易。一種怨慕深情。和平
 氣象。淒然似秋。煖然似春。非有道者。不能為此語。妙在信手提
 出天人二字。在空中宕漾。與首段知天知人。遙遙相應。收束完
 密。結構謹嚴。數虛字往復低徊。一唱三歎。使人之意也消。○細
 按此篇文法。首段已盡其妙。以下逐層逐段。分應上文神龍嘘
 氣成雲。伸縮變化。全在首尾。若隱若顯。令人不可捉摸。此外東
 雲見鱗。西雲見爪。作其之而。盤空挈攫。此其所以為靈也。文之
 伸縮變化。亦猶是焉。此段首提天人。是龍之森其頭角。末段分
 應天人。是龍之掉尾於空中。而女偶以下諸人。或因人見天。或

因天見人或獨成其天或天人合勘或以天事補人事之虧或以人事造天事之極皆文之筋節龍之鱗爪也至於天人一致形迹俱泯猶龍之收斂神功沒於清冷之淵微波不動此所謂立乎不測遊於無有者也嗚呼神矣自龍門班范以下唐宋八家得其一體便可縱橫排界尺幅與雲其中俊語奧詞分呈互見剖之爲荆山之玉屑之爲麗水之金縷之爲長吉之囊割之爲邱遲之錦沾其賸馥殘膏皆可湔腸換骨化爲脈望之仙自有文章以來空前絕後無古無今殆推莊生爲獨步矣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

故作平排之筆破空而來

至矣

用二字贊歎住而不住

知

宣註虛將
天人分開

實是以容
意作引卻
故為卓立
之筆
此篇特為
攝生者下
一鍼砭攝
生者以為
生命可以
力致莊子
先為贊歎
一轉忽然
將知字打
落見得是
後來安排
的殊不足
據又加庸
詎知三字

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天然而生。郭註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

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則以不為為主。知出

於不知，則以不知為宗。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知人之所為者

知天知人，均是至人功用，但一涉人為，便有造作安排之迹。以其知去聲，之所知，導引以養其知

之所不知，年命本不可知，養其所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上聲。未

全無效驗，然效驗亦止於此。是知平聲之盛也。承上文再用輕筆贊歎一句。宣

知天生為自然，人壽可力致，是其知遠勝於眾也。此處且鄭重一筆。饒他有知，不過終其天年而已，非能於天年外多添得

一刻。此又話中。雖然有患，遺知任天之無患。胡註單承上知人

分出綫索也。夫知智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天人一致，無待計較安排，待而後

邊。夫知智有所待而後當。當已不能化去天人之見。郭註夫知

將上面數知字便一齊掃卻其行文飄忽止是看得貪圖長生者有如兒戲耳。過得生死關去方是真。人看得生死關破方是真知。連將真人補寫四段至第四段特點天與人不相勝。

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預先擬議如何定得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分天分人正是多事數虛字宕漾生

委。○宣註搖擺二句正承明未定。天人只是一理豈有二乎。誤天為人。誤人為天。皆不得謂之真知也。○陸註當其有待之時則其知之誤不誤。尙未定也。蓋天之所為若非天而生則不可謂非人矣。人之所為若養其所不知則不可謂非天矣。是惟真人能真知之。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轉出真人真知。何謂真人。喝一古之真

人。一不遊寡。不徇眾論而逆一人。不雄成。不先眾人而詡成功。不營謀。同事。○不謀

然若然者。過而弗悔。行其心之所安。雖有差失而弗悔。○宣註昌黎詩云。乃知神仙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

在真人則謂之過而弗悔。在去聲當而不自得也。付之自當。無容心也。○郭註直自全

昌黎則謂之護短憑愚也。當而不自得也。○郭註直自全

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

宣註得失無係。死生可知。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

也。可知天人一致。纔是真知。真人一解。○登假於道。非真知不能究而言之。真人則未嘗有知可言也。不知之知。謂之真知。

百善篇 八 卷之二

熱。宣註。利害不知。智之能登假音格至也。於道也。若此一東。○郭註。夫知之登至於道

若是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

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

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也者。豈生之

而生哉。成也者。豈成之而成哉。任之而無不至。豈槩意於所遇哉。

開手天人平提。知天知人分承。知天只用天而生。一句輕輕遞

過。下五句均解知人之所為。為導引延年者。暗暗鍼對。大宗師

非必屏除人事。而人事仍祇率其天然。天人一致。方是真知。方

是真人。若欲以人力貪圖長生。則必誤天為人。誤人為天。患莫

大焉。庸詎知三字。參用活筆。將上面數知字。一齊擺脫。超妙入

神。隨用真人真知。標出廬山面目。青峭摩空。以下連點真人處。

處從真人勘透真知。全是天然體道工夫。人事之知。一毫不
不逆寡三句。正是物我相忘。屏去事爲之迹。過而弗悔。非怙過
也。天懷無累。如微雲之滓於太虛。當而不自得。非矯情也。元氣
流行。如帝載之混其聲臭。上三句是真人力量。下二層卽是從
上文推勘而出。寫來倍有精神。登高三層。又是真人效驗。須分
出層次界限。眉目方清。登假於道。一筆鎖住上文。有鐵練橫江
之勢。已上勘發真人。尙未及死生意。文心已直湊單微。

古之真人。再提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音教無憂。無得喪也其食不甘。無嗜慾也其

息深深。無浮擾也。李真人之息以踵。足上深深意。郭註乃在根本中來。王穆夜云。起息

宣註真人
二解。○如
此純是天
眞人事之

知一毫不
用。○真人
之息六句
單承其息
句。推論一
遍反正相
生。○嗜欲
深則斷喪
天真。由其
平日無養
故不能淵
淵浩浩。

於踵。遍體而深。宣註。呼吸通於湧泉。○胡氏曰。息以踵。亦

不過靜極而深。後人添出許多作用工夫。反失真人面目。眾人

息以喉。反視深深意。○向註。喘悸之息。以喉為節。言情慾奔

者。議論見其噓。音厄。聲出。若哇。獲媧反。言咽喉之氣。結礙不

吐。其狀如欲哇者。形其者。嗜欲深者。其天機淺。郭註。深根甯極。

容無養之人好笑。其者。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然後反一無欲。

接手再提真人。一氣磅礴。直貫到莫知其極句。筆力雄大。文心

亦直湊單微。寢不夢以下。連用四箇其字。拋輒落地。聽之有聲

上三句歸併在其息深深句。惟息之深。乃有此三者意境。息以

踵三字。體會入微。乃聖賢直養無害。靜深有本。詣力養生家專

以此為導引工夫。與真人修身凝命之旨。有何關涉。息以喉三

句。不過反觀上文。極寫其浮淺易盡。不能引而下之。退藏於密

也。嗑言若哇。又承眾人句。引證一層。發明息之未深。理屈則氣

不能伸。詞窮則氣不能達。嗑者聲之入。而若有所拒。言者聲之

出。而若有所匿。吞吐止在喉間。以哇字形容極妙。嗜欲深。由於

天機淺。反對其息深深句。精粹語。可當清夜鐘聲。

古之真人三。不知說悅。生。不知惡去。死。兩不知妙。忘生死也。其出

生。不訢。音欣。承不。其入。死。不距。同拒。承不知惡死句。脩音蕭。無心

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獨往獨來。譬如行路。郭註。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不忘其所

始。以無始為始。不求其所終。無始則無終。何用逆計。受而喜之

宣註真人

三解。

陸註不知

說生以下

又以真人之心言之。不說生則出於機而

可。大宗師

生也不訴
不惡死則
入於機而
死也不距
安時處順
去來脩然
不忘其所
始知其始
之未始有
始也不求
其所終知
其終之未
始有終也
受而喜之
受生以後
無戚戚也
忘而復之
無思無為

既受此生雖無心而自得。○郭註不問所受者為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之。死有自往忘之則歸根復命還其本。

無之天忘作亡。○郭註。復之不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貪生惡死之心捐棄自然之道是謂。

勿不以人助天。不以導引延年之術增益天命之常是謂勿助。二句通結上數層。○胡繩崖云一意分作六層而不復。疊疊相生無聲調無襯貼。天荒地老。正容此一。枝筆也。是之謂真人。頓住。○陸註有真人而後真知從此出也。

再提真人愈唱愈高迥非尋常意境不知說生二句能外死生也。其出不忻二句出神入化不以死生為欣戚也脩往脩來二

句空所依傍直以死生為坦途也不忘其最初之理而常保天和。不求為延年之術而妄希後福授之生而自暘其天完其形

者即完其理忘乎死而復返於初全而授者亦全而歸不以心

渾忘而化也。

宣註此申

解上段意

極寫真人

無心之妙

胡註極如

皇極太極

之極言宜

於物而物

莫能窺其

真宰也。

捐道即孟子所謂勿忘不以人助天即孟子所謂勿助以上六

句續續相生隨用真人句一筆頓住有砥柱中流之勢。

若然者再申上意其心忘無思也古本作志誤其容寂無為也。郭註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頽頽

音毀太樸之貌此與鼻郭註殺物非為威也淒然似秋郭註殺物非為威也煖音暄然似春郭註生

端栩栩句同一語妙。仁也。○按此二句於功用發皇處兼非為威也喜怒哀通四時合併上二句意在內。上是德容

此是性量。○郭註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肅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肅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郭註無心於物故不奪物故聖人之用兵也指其亡

滅人而不失人心承淒然句。然句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承煖然句。郭註因人心

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也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被澤者不

皇極經世一

利

宗而

一

揚用修曰謝淒乎若秋霜之自解故彫落者不怨。○集解此段以心忘領起

郭註多俊逐層推出由心及身由身及人至用兵利澤仍一淒然煖然之意

語如煖焉數者皆心忘之真境也此正故樂通物及物非聖人也。○郭註夫

若陽春之鍼對墨氏形勞天下之意。○故樂通物及物非聖人也。○郭註夫

和四句李白用其語為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東坡用其意為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晉人語本自拔俗況子玄之韻致乎

賢也。上云似秋似春乃無心而似之也。若有心求合乎天時審利

害不通非君子也。喜怒不通於慘舒之理則趨避純任私心。○郭

當行名失已。所行皆驚名喪實則非士也。亡身不真。亡身徇

其非役人也。自失性真矯以從物。若狐不借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

叔齊箕子胥餘。胥餘漆身為厲被髮狎狂。紀他。音拖申徒狄。殷人

沈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二句不平為人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承

河。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二句不平為人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承

行

行

行

行

宜爲二公所賞也

陸註：狐不

借以下證

五六兩項

蓋上四項

人猶易明

推行名亡

身二項人

莫不稱之

如諸子是

也夫所惡

於貪生者

豈以弃生

求名爲賢

哉故特借

此抹之

胡評戰國

名失已亡身不真說真人本不貪生然以死徇名與貪生何異故一切付之無心將無數古人捐生成名者一齊抹煞○郭註斯皆舍已殉人徇彼傷我者也○陸註歷言不忘之非道見有心爲之皆無是處正深斥墨氏之徒耳

承上文就其內外渾融德容發見處推論之心忘則爲道心之

澹定容寂頽頽則爲道貌之端凝渾樸寂則淒然似秋頽則煖

然似春分呈互見皆合於天道之自然而無所容心焉故以心

忘句貫下容寂頽頽方是本體深沈由中達外氣象以下皆就

心忘句正面發揮反面攻透警快絕倫喜怒通四時已包括在

上數項內與物有宜乃其無心而及物者從喜怒內看出中和

位育分量仍以莫知其極句縮入裏面功用可驗真宰不可窺

時偏有許
多輕身之
士假古人
以要名者
漆園一概
抹煞大是
快事

此聖人所以不言成化。凡民所以日用不知也。隨將喜怒之通乎四時者。而證以事之顯而易見處。益見聖人之與物有宜。怒則亡人之國。肅殺同於秋令。而天下不以爲私怒。喜則澤被萬世。溫和比於陽春。而天下不以爲私喜。故心不忘者。樂通於物。而見物卽見己。非聖人熙皞之象也。容不寂頽。不頽者。迹涉於親。而有親卽有疏。非仁人公溥之量也。淒然煖然。人以爲似秋似春。而出之無心。則化出之有心。則泥擇時而動。非賢人之任天而行也。喜怒應時者。人以爲與物有宜。而純則利害相忘。偏則利害相背。師心自用。非君子之應物無窮也。以此制行而無

與闇修以此立名而無闕實詣縱激烈捐軀殉名以死要皆失
己之真而非士之所以自命也尙何宜物之有哉上五項均用
頂鍼法反面託出真人實際亡身不真卽上行名失己意而申
言之貪圖長生者固不得謂之真知亡身要名者庸有當於真
知乎戰國時偏多此一等人看得死生無關緊要究之見役於
人而不能以之役人故特爲拈出縈拂上文卽以綰帶下文此
文法之錯綜入妙者切勿貪看鴛鴦忘卻金鍼繡譜也狐不偕
一段歷舉古來蹈節而死者概坐以深文非貶駁古人也祇緣
假託古人名色種種作僞亂真以炫世俗耳目僞者不可終窮

索性將真者一齊抹煞使之無可託足推倒架子則猢猻伎倆

皆窮也役人之役者求快於人即以適人之適而彼且自以為

適吾師之師撰出許多名目莊子姑不與之深辨而但即所託

之古人塗抹一番嬉笑怒罵痛快淋漓另是一種筆意

古之真人四提其狀義而不朋義者事之宜與物相宜而無私黨若不足而不卑

自牧而非四與乎其觚與音豫疑也疑所守之獨方也觚峭厲也而不堅也謂中立不倚似有觚稜而

非堅持已見郭註張也大乎其虛恢宏於清虛之府而不華也而非崇尚浮華

常遊於獨而非固守郭註張也大乎其虛恢宏於清虛之府而不華也而非崇尚浮華

註曠然無懷郭註和適郭註其似喜乎似字妙至人無心不過摹擬其精神意象之間似喜耳而

非真以郭註崔乎崔息罪反動貌其不得已乎郭註動靜行止常居必然

為喜也郭註崔乎崔息罪反動貌其不得已乎郭註動靜行止常居必然

宣註真人

四解

陸註以下

極形真人

無心而為

之狀

胡註此段

實義俱宜

以意會之

若拘拘執

絕墨以相
從便視干
古妙文與
急就章無
異
宣註古之
真人凡四
洗發詳盡
無餘真人
真知境界
如此前番
小小計算
聰明真當
通身汗下
矣○以上
形容其美
非一端皆
從其心忘

以物為事迫而後應實未嘗好動也○按二
句相生相背雖若喜事實不得已而應之也
滴乎滴音觸水聚則有光澤

以擬富有進我色也充實而有光輝進謂使人親近
德充之象陸註齋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閒適止

我德也郭註無所趨也○按此二句亦相生相背厲乎醜也言混

必故為其似世乎似與俗同流合汚而不為立異○郭警乎高放

得其未可制也能役人而不為人役二句亦相生相背雖連乎綿

貌其似好去聲閉也郭註綿邈深遠莫見其門○愧乎忘本反忘其

言也郭註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愧然也○宣註愧忘廢貌相

自然而忘言○按二句亦相生相背似好閉若有意於
深藏而實則得意忘言非有心於緘默以為閉藏也
以刑為體

不得已而用刑治之本體如是非我為之
蓋春生秋殺皆循乎天道之自然者也
以禮為翼禮者自然之

可郭註小郭註篇郭註卷二郭註內篇郭註大宗師郭註

句摹擬而

陸註四項

當活看乃

不隔身自

無過如以

刑為體行

自中度如

以禮為翼

時措成宜

禮者世之所以去聲為時知者因時之妙用不自作聰明以德

自行耳非我制郭註知自時之動非我唱為循德者祇率其天然而無煩趨促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遊

有餘而迎機立斷全是性命中工夫不曰仁為體而曰刑為體文心刻摯郭註任治之自然故雖殺而寬胡註此即老氏綿中

裏鐵郭註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之學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斯須不去如以翼輔之而行

以知去聲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如四時之運動行以德為循者言

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德為人人所可至猶丘山為有足者所共

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郭註

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

真以為勤行者也上文如許工夫真人祇若行所無事而不知故

其好去聲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毀譽兩忘而化其道陸註夫

人反看真真人豈復有悅惡未忘而或好人乃是文

法變換處

按集註均

以好弗好

屬人說陸

氏專屬之

真人較更

融洽

宣許末二

句申明其

一與天為

徒二句言

兩邊恰好

而卻渾去

天人之迹

便應轉庸

詎知天之

非人乎人

或弗好哉故其時而有似於好之也無以異於弗好也一其

一真不一也一字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直將恆河沙數納之

好無惡而一也固無不一者其似有好惡而不一也究亦無不一

者其一與天為徒一而一也其不一與人為徒不一而一也又天與

人不相勝也震川云無偏執也是之謂真人郭註曠然無不一真然無不一

接手又提真人正為不真者對面寫照其狀二字貫下各項義

而不朋義形於色而非以徇物但寫其狀真境已隱約可窺若

不足而不承抑然自下而不為滿假者亦卓然自立而不為苟

同均在意象上摹寫入微與乎其觚似稜角之峭厲而堅者仍

內篇 大宗師 一

之非天乎
二句。○世
俗之知謂
天人二者
也。真人之
知謂天人
一者也。天
與人不相
勝而欲以
所知養所
不知是人
足以勝天
乎。此句將
真人真知
收盡起處
天人之說

濟之以柔。張乎其虛。若旌旆之飛揚。而華者仍斂之。以實。邴邴似喜者。相悅以解。繪其形。兼繪其神。崔乎不得已者。欲罷不能。見爲安。亦見爲勉。溇乎進我色者。意氣自見。其發舒與乎止我德者。心思愈覺其斂。抑進字止字。最宜玩味。厲乎其似世者。若渾迹於流俗之中。警乎未可制者。乃超出於塵埃之外。連乎似好閉者。若有意於深藏。而精理內含。愧乎忘其言者。又若無心於肆應。而天機自運。以上數層。是真人意象精神。信手寫來。與前後文境。有虛實相生之妙。下四項。切指真人詣力。綽乎其殺刑之體也。故嚴凝同於造化。而應以無心。無翼而飛。禮之用也。

故履蹈協於中和而渾然無迹。因時制宜和之妙於應事也。故經綸遍天下而不自以爲功。循途而至德之進於高明也。故安勉縱殊趨而同歸於一致。句句須還他實際。乃爲真知。以前文勢攢簇緊密。幾於複嶺重岡。排雲而出。層波疊浪。捲地而來。使人目炫神馳。應接不暇。下文忽作飛鴻戲海之姿。凌空而起。就尋常見解。摹擬一番神采。欲飛真人行所無事。何嘗有刻苦之功。而人真以爲勤行。則亦求之於迹象而已。勤行者未卽與天爲一。真人則合漠通微。游乎天地之一氣。有時好之而真人祇見爲一。其心未嘗有所迎。有時弗好而真人亦祇見爲一。其心

宣註上節
天人不相
勝其辭猶
為渾融此
節特作一
提點破死
生疑團○
推出天字
並非人之
所得與大
宗師意纒
一振醒

未嘗有所拒一而一者能守其宗不一而一者命物之化與天

為徒純一不二即天道之無始無宗與人為徒體物不遺即人

道之成始成終天與人合惟不分天分人者乃不至於相勝兩

而化者一而神是之謂真知是之謂真人也頓筆極有力量

死生命也以下透發死生之義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死生猶夜旦

○宣註有死必有生有旦必有夜豈人之有所不得與去聲皆物之

性也人不得與所謂知之所不知也物之實理本來如是無足怪

所不彼特以天為父宣註倒裝句法言人以而身猶愛之人以事

父而身猶愛而況其卓大宗師親而且尊也乎宣註親一邊用卓字人特以有君為愈

胡註此一段餘波正

天人不可

期而合於

真人之妙

者

此層襯下

一層借喻

指點醒豁

如泰山之

雲觸石而

起

陸註人多

見得死不

如生故難

忘此偏說

得生不如

尊乎已臨以至尊勢而身猶死之人以事天者事而況其真乎其

其尊就大宗師親切指點。郭註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

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宣註君一邊用真字大宗師尊

而且泉涸提得魚相與處於陸相响況付反以濕相濡以沫响濕

親也譬猶吐空靈不如相忘於江湖超妙出人意外卻止是人人意中應有

納延年之義。郭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

餘而二句從死生帶出

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是非毀譽如側生

果色香味俱佳令人不能釋手君親兩喻後又連綴兩喻層出無

窮。郭註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

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在邪。宣註此道字輕不過是非之迹

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郭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

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

始非我我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純任自然故善則

奚惜哉俱善。郭註死與生皆

何事乎小島 卷二 內篇 大宗師

死更有何不可忘語
意加一倍
警策
歐陽公曰
兩藏字已
怪夜半負
走何其奇
陸註有力
者指陰陽
造化而言
小大就舟
山而推廣
之

命也無善則已有
善則生不獨善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駭喻切喻
郭註方言變

化之不可逃必先舉無固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
之符將任化而無所係也
陸註此段反跌下文
然而夜半
正在

夢有力者
喻造化
負之而走
宣註豈但夜半當面便已
昧者不知

也
形骸既不能長畱修鍊亦終歸無益奇文可破千古疑團
郭註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

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
矣而自以為故舟日移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

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
俱往豈可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我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

哉
宣註導養家時刻保守卻不知造化推移明抽暗換未幾老
矣死矣其可為歎息者不在於既老既死也當其時刻保守正時

刻抽換後息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方懵然謂之有知乎無知
乎文之微妙警策令衛生者毛寒骨竦旁觀者啞然而笑讀此一

節人在世間真是無法可處
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其在故
處謂之昧誠昧也所云知之至知之盛者乃是如此一等人
藏

胡註。件件
藏得恰好。

終是留不
住。

宣註。藏天
下句妙。遍

天下總是
這一箇物

事運用若

說箇藏則

何處能私

割得一些

邪若因而

付之則滿

空大地都

是我的從

何有亡失

之端哉。

小大有宜

小而物大。而身藏之不為不固。

猶有所遜

負之而去。郭註。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

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自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遜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若夫藏天

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恆物之大情也。

天下共有之。理付之天下。與天下共藏之。是藏

亦非藏也。藏天下於天下。則無處可遜。郭註。無所藏而都任之。

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

變化。索所遜而不得矣。陸註。凡物藏之於此。則猶可遜於彼。以

其猶有彼此之界也。以天下之物藏之天下之內。任其推遷轉徙。

只在此天下中。所藏即所遜。所遜即所藏。特犯淮南子作範如範。

初無彼此。又安遜乎。此乃萬物之至理也。金範土。使成形。質

也。人之形而猶喜之。人自有生以後。即據現在之形骸而喜之。不

知飛潛動植皆乘化以遊於世。人特萬化中

之一形耳。偶化為人。人形可

喜。豈眾形概無一足樂邪。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

皆自喜其形。下及胎卵濕化。無不喜其形者。若執形以求萬化之

中。安有窮盡。郭註。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

屈伸消長
一氣循環
天下之實
理也養生
者獨欲以
身為不化
之物是一
氣循環之
內得容此
塊然之概
株也有是
理乎哉故
方且藏之
則方且遯
之夫遯之
正由於藏
使之過也
使能以天

中。所遇皆若人耳。其為樂可勝平計邪。就形言形孰不自喜。其如豈特人形可喜邪。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承上藏天下句。我亦物也。物亦我也。我與而真者未嘗變。故生死皆遊於化之中。我與物兩無所遯也。則亦何時而非存哉。郭註：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宣註：悟得物理。所不得遯。則我與此理是一體。善天上善老以修善始善終以死生言。善者不物事。故曰皆存。善字不過平平過去。尚非大宗師境界。人猶取不必太人猶效之而法之。郭註：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說高。否老。未能體變化齊生死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所係所待。正指大宗師也。宣註：以上各譬喻層層剝換。疊疊相生。有樹花爭發。春水亂流之勢。

下之理付
之天下又
焉得所遊
哉此便是
於隙駒世
界中無法
可處之上
上處法也
○遊於物
之所不得
逐而皆存
正如身入
寶山到處
是寶一切
衿袖篋笥
懷挾扇鏞
之智俱用
不著此千

死生一節承上一節妙緒環生以死生爲天命猶以夜旦爲天
道之常天不能有旦而無夜人不能有生而無死此物理之顯
而易窺者隨用君父二喻暗暗託出大宗師事外逸致絃外餘
音言父母而乾父坤母可知言君上而真君真宰可知惟真人
合漠通微一而一者得其宗不一而一者觀其化借作波瀾文
心靈妙泉涸節劈空著解活潑潑地顯出一片化機見真人之
道隨處流行宇宙間色色形形皆可相忘而化其道執而不化
是猶魚之相與處於陸濕沫之响濡有盡何如江湖之遊泳無
窮魚必相忘於江湖而後無响濡之勞人必相忘於道術而後

古聖賢之密義除卻莊生再無能說者也陸樹芝云凡物偶然相值相觸皆曰犯人

無是非之見兩相忘者兩相化濠梁之觀感即妙道之渾融也

大塊六句從化字體驗而來化則可合生死為一致載我以形

四句語意雋妙不獨看得生死冰冷雪淡亦見安時處順哀樂

不能入其中乃真相忘而化其道真人本領異於達人胸襟若

僅作曠達語便失卻赤水元珠也藏舟於壑兩層又從上文善

生善死轉出妙解襯起身心之屬於人者皆處必盡之勢而惟

藏天下於天下者無盡道在天下不能據之以為私以天下之

道藏之天下天下不得遯而我之藏於天下者皆有道以貫其

中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盡此理之確然共知者特常人樂生

之生也亦偶觸偶值焉耳故曰犯人之形

惡死未有吾身。其道自在天下一。犯人之形。而以形之屬於吾身者。如山舟之可據爲已有。而沾沾自喜。是卽道之不能忘。不能化也。夫形存而樂與之俱來。形化而樂亦與之俱往。形有萬化而樂卽不可勝計。特其形不能常留。其樂亦不能自據耳。若夫聖人以無形之道爲眞形。形雖敝而道存。體道者與道俱化。孰測其化之所至哉。遊於物句。收足上文。屹如山立。善天善老。以天壽言。善始善終。以生死言。就淺形深。逗出師字意。萬物所係。卽遊乎其所。不得遯也。一化所待。卽兩忘而化。其道也。二句不平。萬物總此一箇變化所係所待。正識得大宗師所在耳。

陸樹芝云

有情有信

故可傳可

得無為無

形故不可

受不可見

宣註鬼之

尊者為帝

其神皆道

神之耳

揚用修曰

孔子云易

有太極者

何屋柱之

名屋必有

極而後成

元氣者天

地之極故

夫道宣註至此方接出道有情道之有信道之無為道無無形道

形迹。郭註有無情之情故無實理可傳而不可受命物之化可得而

不可見適然得之自本自根宣註道為事物根本更無有為未有

天地自古以固存道在天神鬼鬼之神者如彭神帝帝之神者如

類道生天地。郭註無也豈能生哉。不神鬼帝而鬼帝

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即有陰陽未判之先

自為高渺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天地四方之極以道先天地生而不

為久長上於上古而不為老郭註道無所不在在高為無高在

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

曰太極言非尋常之

極周子恐

後人滯於

有故曰太

極本無極

也

宣誥從死

生命也以

下詠歎大

宗師之妙

聲疊用譬

喻夾發振

跌只是不

明明指出

至是接出

夫道二字

大宗師纔

無者不可謂老也

豨韋氏古帝得之以挈

天地伏戲同得之以襲氣母

元氣維斗

北斗為天綱維得之終古不忒

行度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堪坏山神

崑崙得之以襲崑崙馮夷

水神得之以遊大川肩吾之神得

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鼎湖顯頊得之以處玄宮

北方玄禺强

北方真武之神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敘事中間橫插二語前後文勢皆振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

得年八百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

在斗星之騎箕尾

今尾箕間有傳說星而比於列星

上故曰乘

宣註以上諸神半出荒唐莊子但取以寓意不暇論也。陸註此特隨舉日月星斗山川河嶽神聖仙真莫不同得以見其為大宗

內篇 大宗師

一現身。上文雖說天字。天不過與道為體耳。大宗師畢竟是道。此處乃點出詳寫一番。如水。中味。月中。色妙不可尋。胡註得道者亦不止此。數人信手指點。讀者慎勿買積遺珠也。

師耳。至筆力蹤跡。有風生兩腋之致。胡評前幅雖有紆徐縈迴之致。特不過支分派別。至此則萬里濤聲。澎湃恣肆。直下海門。真令人望洋而歎。宜註點出道字。便極力形容道字之妙。便歷指古來神聖。無不宗此道者。前半篇正文至此收束。下面七大段文字。止為前半篇作引證發明耳。雜寫古之神聖。無不以道為大宗師者。區區小智。反思躍治也邪。至此文勢束住。

提出道字。為大宗師立竿見影。以起下聞道者許多真人文勢。如赤城霞起。尺幅中氣象萬千。真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有情者。真宰之主乎。中有信者。盛德之符於外。無為者。順物自然。而無所作。為無形者。遊於無有。而立乎不測。傳以天而非人力。所能為。故不可受。得其神而非迹象。所能擬。故不可見。欲窮其本根。則天地萬物。皆以道為根本。而道則自本自根。神鬼神帝。

不神之神，生天地，不生之生，天地神鬼，無非道之所貫注。萬物未生，卽有太極。道更處乎太極之先，天地初開，卽有六極。道更淪於六極之下，至高至深者，道之量而不見爲高深者，道之化也。先天地生，則能覆載天地而不遺；而天地之覆載萬物者，皆居其後也。長於上古，則能幹運古今而不息；而古今之幹運世會者，莫爲之前也。無始無終，惟得其道者爲真人。豨韋氏以下，隨手點綴，拉雜崩騰，勢若飄風驟雨，不必規規於繩削，自有龍跳虎臥之奇。莫知其始二句，硬語盤空，似乎歸結上文，又隨手添出彭祖傳說作收科。文法錯綜入妙，筆亦蒼秀絕倫。

○南伯子葵蔡當問乎女偶音曰子之年長上聲矣而色若孺子何

也曰吾聞道矣郭註道則任其自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纒說

便涉言思擬議聞者無言而曰惡句惡烏可子非其人也抹煞

自得學者終不可得而聞曰惡惡烏可子非其人也抹煞

夫卜梁姓倚名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有道使用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望之之詞

詞行文有動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才字故吾猶

守而告之看來有才者不輕語以參同三日而後能外遺天下天下

已矣此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我一而已矣

忘世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此忘物從天下

宣註上二句任聰明是子貢一流人下二句忘聰明是顏子一流人自外天下至外生有功夫次第自朝徹至無古今無

漸說到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生死一而已矣此

忘我三者俱其所

功夫次第
蓋學至外

生已了然
矣。至入於

不死不生
則道已成

矣。三七九
是內修家

語偶用之
耳。

胡註三日
七日九口

蓋所謂聖
人之才。故

能之易也。
陸註凡物

有去來則
有將迎自

謂遊於已外生矣。而後能朝也。徹。宣註。朝徹者廓然如平日之清

無有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也。徹。明也。學道人只這一關難透。透

則明矣。自此以朝徹而後能見獨。獨即一也。見獨。見獨而後無古

下。只是遞將去。朝徹而後能見獨。即見大宗師矣。見獨而後無古

今。古今一也。郭。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註。夫係生故有

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無死無生。○宣註。至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崔註。除其營生者為殺生。常營長生者為生生。○宣註。死其心則

神理活。是死非死也。生其心則神理死。是生非生也。凡人心知覺

無刻不萌。故謂之為生。不受宗師之命者此也。故殺之則理存。是

死之者有不死也。生之則理亡。是生之者有不生也。○林註。一點

靈光。不隨色相俱滅。言生殺者形受之。直未嘗有生。死。其為物。指聖人。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通行無礙。所謂一也。○郭註。任其自將自迎。

其名為櫻。也。櫻音榮。○郭註。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而未始不情

也。○宣註。櫻字妙不從世道中錄出來。不覺第一

有在。學小圖。卷二。內篇。大宗師。

言。

言。

存亡則有成毀道則無去非來無亡非存故無將迎無成毀亦無不將不迎無不成不毀

種學問於世途擾攘中而得吾心之大定故名爲櫻甯。櫻甯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經許多磨道若致虛守寂以求道便算不得甯。南伯子葵曰子獨惡鳥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文以載道猶道之副貳也。後來文字皆初作文字者所生故名爲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者樂誦也。文字傳後誦讀稱先。故借用子孫字。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讀書須見得徹。瞻明聞之聶許。眼光所注通於耳根。聶附耳小語也。聶許聞之需役。有聞必許。謂目力所治乃先入於耳而心許之。需役待於行。需役聞之於烏。謳。既行又寄興於謳聞之玄冥。詠歎以詠其趣乃從無。玄冥已屬深寥不測。參寥則玄之又玄耳。郭言玄冥聞之參寥。註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參寥聞之疑始。參悟於空虛之境似有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而未嘗有始也。郭註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得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杜撰也。來非妄爲。體力行得。要亦從身。愈幽愈渺。層遞而上。許多名目。以下撰出。陸註副墨。無不將不。無成毀亦。無不將不。無成毀亦。無不將不。無成毀亦。

第二段以女偶之言。透出知人之所爲實際。年長而色若孺子。不過引起聞道二字。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較爲易至。猶必守而過之。信乎才之不可以盡道也。三日七日九日。自是功候次第。無聖人之才者。不能如是之速。有聖人之才者。亦不能更速於此。外者遺也。忘世忘物。忘我脫然。無累於中。所謂與物皆冥也。朝徹乃知之徹。上徹下。見獨乃知之獨。往獨來。無古今。乃知之無始無終。由是以入於不死不生。萬化而未始有極。雖與天地並存可也。殺生者不死。以道存而物莫能傷。生生者不生。以直養而物莫能助。其爲物無不將。無不迎也。而非有意於將。

迎無不毀無不成也而非有意於成毀千錘百鍊攫其外而歷
試艱危攫其中而歷經憂患攫之久而後得玉汝於成是聖人
動心忍性之功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者此也攫甯二字括盡通
篇妙旨。匪夷所思入後撰出許多名目。語語皆從體會而來。副
墨洛誦影照講學誦讀之功。瞻明聶許影照收視返聽之詣。需
役於謳影照言行相顧之實。玄冥參寥影照反虛入渾之旨。末
以疑始作結。正以大道之運行似有始而實未嘗有始。其功由
疑而生悟。參寥乃其化境。疑始則並化境而忘之。渺不知其所
自始也。天地皆有始。而生天生地者無始。又何古今死生之妄。

爲分別哉。後段似乎以文爲戲。而出淺入深。皆從體會而出。與

相如子虛賦。杜撰人名。徒工夸麗者。固自不同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始以生爲

脊。中以死爲尻。終。萬物生於無。故以爲首。由此過去。如身之有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孰能孰知。爲吾與之友矣。不曰以爲師

能得所友。自知所師。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林西仲曰。不措

俄而子輿有病。儻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音駒。體也。指已病狀。如下文。歎一句。曲儻。力主反。發背。疽上

有五管。五藏之膻也。背上向。故頤隱於齊。同肩高於頂。支離疏註

宣茂公曰。抒寫凡物。始終止成。渾淪一理。醒透無比。天下無一物不以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孰能明。孰能明。必有始。必有中。必有終。猶自憚。

行善事。小言。卷二。丙篇。大宗師。美。

然忘其既往據其現在拒其將來汲汲一生不獲自在是無一人能者也由首而脊而尻合為吾之一體孰不知之自無而生而死共完吾之一理亦猶是也果若看得透徹自覺缺一不可

句 勾 贅 項 指 天。向上而生。陸註項椎骨節高起如贅疣也皆極寫其曲僂。 陰陽之氣有沴。音

凌亂也此句其心閒而無事。心境閒曠若無事然敘事中忽解二句。機局最緊。胡註閒中著此二語。

意味 躄 音 駢 並 躄 音 仙 邪 而 鑑 於 井。曲僂不能正立撫鏡自照惟

畫 曰 嗟 乎 夫 造 物 者 又 將 以 予 為 此 拘 拘 也。又歎一句前後兩歎是子輿語中間卻夾

人八句敘事。郭註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子祀曰女 汝 惡 之 乎。婉詰無

予何惡浸。漸也 假 使 而 化 予 之 左 臂 以 為 雞 予 因 以 求 時 夜。雞能浸

假 而 化 予 之 右 臂 以 為 彈。徒且反 予 因 以 求 鴟 兔。彈能獲鳥 浸 假 而 化 予

之 尻 以 為 輪 以 神 為 馬 予 因 而 乘 之 豈 更 駕 哉。平聲更 郭註夫體

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林註數句皆甚於病癯者上實言體之合此設言體之分立義既精造句尤幻且以韻語出之神妙

體之合此設言體之分立義既精造句尤幻且以韻語出之神妙

今且悅生而惡死豈非愛脊而捐尻乎是無一人知者也其語意精透如此○化雞化彈化輪馬觸手拈來悉入妙境如金丹在握隨點瓦礫盡成珍寶也

至且夫得者生時也時之自至失者死順也時不暫停由生至死此為安時而處順皆不能以我與也哀樂不能入也陸註心本無哀拈自外此古之所謂縣音解無所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懸猶而入束縛也情欲所繫哀樂生焉眾物紛乘如繭自縛從何解脫○林註人以生為懸死為解物軀壳也貪生惡死大都捨不得軀壳耳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天者大宗師所在吾又何惡去聲焉郭註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俄而子來有病喘喘川轉反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喝避使之無怛音化怛驚也○郭註夫死生猶寤寐於其妻子避避去無怛音化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為怛之也○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汝輩勿哭驚吾節此之謂矣又家語氣絕乃哭亦此意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化作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何處以汝為鼠

手... 卷二 內篇 大宗師

宣茂公曰非常透脫

之見非常透脫之文

父母一喻讀之氣降

鑄金一喻讀之意悚

寐覺一喻讀之神超

前兩喻中夾一段正

論如層巒起伏末一

喻兩句陡住如峭壁

嶄然小小結構亦具

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同在大化之中一切有形有象者皆當作如是觀非私意所能窺測子來曰父

母於子宣註倒裝句法言子於父母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也止於

父母郭註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彼近也猶限吾死而我

不聽也猶從我則悍也逆也矣彼何罪焉豈能歸罪於造化○郭註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夫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

以善吾死也郭註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劍名

愛其形欲不聽大冶之鑄同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范人之形而曰人耳

人耳欲據以長存亦猶金之躍冶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郭註人耳人耳惟願為人

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特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宣註

奇致
歸震川曰

洞生死之
故不以形

骸自累

陸註成然

猶安然也

寐猶死也

遽然猶快

然也覺猶

生也

宣詠成則

無事寐亦

無事故以

喻死寐則

忘形覺則

有形故以

喻生

設喻奇絕卻惟樂天知命者纔說得出強為排解者安能如此直捷痛快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

為大冶天地以形器言造化以主宰惡鳥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任其

所化而已寤寐自如不以生死累心也凡人生死皆如成然寐遽然覺夢覺之適然耳用三字句結住通篇峭絕

第三段以子輿子來兩番議論勘出知天之所為實義開手四

人相與語便渾涌下意在內是一頭兩腳格局文勢則首尾中

間處處相應又常山率然之形也以無為首言無始之初萬物

未生道之渾淪無象者同於元首之尊也以生為脊言成形以

往生機遞嬗道之推衍無窮者附於吾身以顯也以死為尻言

身沒之後寂然無為道之返虛入渾者依然凝靜之天也合三

者爲一體。始於無而復還於無。此理之顯而易見者。然非真人無此真知也。相視莫逆二句。寫出拈花妙解。神氣如生子輿之論。不以拘拘自苦而歸之於天。偉哉二句。便想見大造賦形。不規一格。一似有意出奇。爲此拘拘與蟲臂鼠肝。同是一般化境。受於天而惡之。是滯於有形。而自外於無心之化也。複筆振起下文。有一波三折之妙。人無百年不敝之身。執而不化。哀樂之所由生也。化則隨處可以見道。卽隨在可以忘形。化爲雞。因以求時夜。化爲彈。因以求鴟炙。化爲輪與馬。因以乘之。而不更駕一體之微。天賦之而天化之。在造物不妨移步以換形。在真人

正可委心而觀化。況乎寄吾身於天地之間。生則縣而死則解。蜉蝣之旦暮。蟪蛄之春秋。皆可作如是觀也。人當屬續彌留之際。無所係戀於形骸之末。無所束縛於情欲之私。歸根復命。真與縣解之義相符。縣而不能自解。則百緒于絲。迴環縈繞。欲求速化而不得者。皆坐此遁天之刑。自尋苦惱。卒之物不勝天。亦徒爲是悲感也。此段抉天人之奧。破生死之關。爽若哀梨。快若并翦。幾於辯才無礙。獨擅其長。絕不料後幅另有一番機杼。異曲同工也。又何惡焉。以下趁勢接入子來有病。羅浮二山風雨夜合。靈氣往來融成一片。正見四人之莫逆於心也。後來著述

家惟龍門子長有此神境其敘子犁往問正在喘喘將死妻子環泣之時情事倉皇言詞急遽只用叱避無怛化五字摹寫如生偉哉造化四語仍是相視莫逆意境決不作尋常慰藉悲惋之詞蠹背鼠肝一片化機歸之造物似摹擬未定似宛轉商量迴映前幅引起下文乃使通身筋節靈動而用筆亦跌宕生姿子來以父母喻陰陽造化眼前妙諦信手拈來使悅生惡死者無可置辯議論純正音節和平正非強爲排解之言夫冶鑄金一層借喻尤爲奇妙金不能以鑊鄒而違大冶之鑄人不能以有形而違造化之命近吾死而悍然不聽是猶金之躍於冶而

曰我且必爲鏤鄒也不祥孰甚焉以不祥之身而欲違大治之陶鑄則大治之鑪幾爲虛設物不毀而何以有成人不死而何以有生果能以死生存亡爲一體將遊於大治之鑪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惡乎往而不可哉以爲鼠肝蟲臂可也卽以爲雞彈輪馬亦可也成字如成功者退之成功成則收斂神功猶之羣動俱息而尙寐無爲也遽字如遽遽然周之遽旣覺則澄觀萬物猶之夜氣清明而朝徹見獨也六字如不經意而出已結盡上面無數妙文讀者當爲醒眼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宣註與前
子祀等定

交是一樣
氣味。○無
相與之心
無相為之
迹。
胡註撓挑
句。即後面
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
之意。

林註絕妙
輓詞以死
為反則以
生為喪可
知。以死為
真則以生

為於無相為。一切付之無心。○郭註夫體天地真而化考雖手足異伍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

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任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

以天下為一體者孰能登天遊霧。超於物外。撓挑撓之使止挑之使起皆宛轉戲弄之貌

無極。至虛乃無極。○李相忘以生。不悅無所終窮。不惡死。○郭註忘其生則無不

忘矣。故能隨變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無心有

間。頃有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弔而助或指

反子編曲或鼓琴相和聲而歌。即歌所編之曲白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

乎。招魂之詞而爾已反其真。仍歸於化而語我猶為人。叶猗歎聲。○郭註人

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

為假可知

○禮字絕

方意字絕

圓且不說

破付之一

笑妙妙

胡評於禮

字上隨手

加一意字

不多饒舌

而本旨已

顯

陸註彼與

造物為人

則與天地

同體矣其

與人同具

人形轉是

相視而笑曰是惡鳥知禮意宣註禮意二字最精微禮者天理之

理若阮嗣宗謂禮豈節夫禮以意言則刊落節夫獨任天

為我輩設則淺矣詭異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之詞修行

去無有言不修飾禮夫而外其形骸無生死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聲無生也之彼何人者邪即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

也宣註遊於方隅之外所謂出乎世外內不相及劃清界限

者也法遊於方隅之內所謂在世法中外內不相及胡註一語點

破後世必欲強三教而丘使女汝往弔之丘則陋矣行禮於方外

為一家反為多事不相涉也蓋

弔者方內人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無始

之禮文也天也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無終

獨來獨往陸註彼不以常人之為人者為人而以造物之為造

物者為人又不在已落形色之後而遊心於混茫一氣之初不死

不生之地此二句正是大宗師實際前路俱在隱約之間至此方

借孔子口中點出一部南華皆以此為主腦故重言之也須認得

有書厚小扁

內篇 大宗師

主

假於異物而託於何體耳何關緊要世之哭死而哀皆憤憤不悟者也彼既分明見得假託非真又安得與人同憤憤乎觀人耳目害為庸耳俗自之美觀者也字法極新宣註舉世

彼以生為附贅縣音疣。疣氣之偶聚若贅之自附以死為決疣。音渙

潰癰氣之自散若流之自決癰之自潰非其所惜也生則如夫若

然者又惡鳥知死生先後之所在陸註人皆知生先死後今卻見

此方是一死郭註假因也今死生變化無方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

雖異而共成一體宣註即圓覺經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生且

風水火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視為

贅疣則亦何所不忘不遺郭註任之於理而冥往也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生死循環一反一覆無始無終遊於變化之途而莫究

放身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彷徨乎塵垢之外凡有物有象

之浹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皆塵垢也逍

遙乎無為之業凡至神至化者皆無為也郭註所謂無為之業

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陸

皆言為禮
問其禮之
故不知也
不過以飾
人之視聽
耳憤憤三
句說透世
情故知禮
意二字之
妙也

註居形器之先自超於塵埃之外
在太極之前自裕乎無為之業
彼又惡能憤憤然不識禮意則用禮轉失其

真誠曰為世俗之禮居喪哭泣之文世俗之禮也使任其哀之以

憤憤也所至自有天然之感觸何暇有心求合哉
觀古亂反眾人之耳目哉郭註其所以觀示於眾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第四段起手與前段同一機杼卻借臨尸而歌生出妙論而以

聖人對勘互發分別方外方內境界不同聖人是下學上達工

夫畸人是與天為徒意趣各有門徑不能合為一家相與二句

無所容心純任自然也登天遊霧即乘雲氣而御飛龍之意撓

挑無極三句是出入生死之途撓之挑之歷變無窮總以相忘

而化之心與為終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軼於禮法之外正是

方外之異於聖人處聖人制禮準乎人情方外則遠乎人而近乎天故不循世俗之禮刊落節文而獨存其意惡知一語極精極渾轉覺哭泣之哀不如彈琴和歌者之猶爲真境也子貢亦是遊於方內卻不能劃出方外故以方內之禮繩方外之人而彈琴和歌幾莫測其用意之所在聖人一語點破方外方內兩不相及正其兩不相妨處中幅揭出方外本領與造物爲人二句語妙天然生爲附贅縣疣死爲決疣潰癰視有形者之滯於人不若無形者之渾於天也歌詞而已反其真卽指決疣潰癰之樂而我猶爲人卽指附贅縣疣之苦死生先後數之一定者

也。自方外者視之，百年猶旦暮也。一息猶終古也。孰死孰生，孰先孰後，孰知其所以然，亦任其化焉而已。異物指死者，同體指生者，肝膽耳目承同體，句言以異物之反，真者爲同體，轉以同體之耳目肝膽爲贅疣。或由死入生，或由生入死，反覆循環，孰測其終孰窺其始，茫然無所繫戀，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爲俗拘，逍遙乎無爲之業而不爲形役，則雖繩以世俗之禮，彼且以是爲憤憤者，無當於禮意而僅飾禮文以觀衆人之耳目而已。措詞雋妙絕倫，與懶殘寒涕垂膺而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哉，同是一番意境也。

宣註此夫子所心得者舉示子貢如此豈果戮民哉陸註方內為禮法桎梏不能自脫如受之天然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問何必故依方內而不遊於方外。郭註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

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曰丘天之戮民也

郭註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

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物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

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雖然吾與汝共之

郭註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

己恆自在外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法也。郭註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

孔子曰魚相造乎

水人相造乎道

造生也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不待

相造乎道者

無事而生定

得水不知多少已可給養隨事皆具生理無所作為各自足則相忘。郭註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

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但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

由相造而相忘雖在方內亦可遊於方外此與汝共之者。郭註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

為而此生已不擾

入道之法要在心忘故借孔子口中點出無事生定只道遙無

陸註田之不可井者日畸畸角乃數之零餘者也方外人不在常數內為世俗零頭之人故稱為畸

故常忘也。子貢曰：敢問畸。居宜。人則為獨行之人矣。敢問畸人。曰：畸

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為人者之願得天之全。郭註：夫與內冥者遊於外者也。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

而帝王道成。故曰：天之小人，拘於禮法，不人之君子。以從世俗之人，禮稱為君子。

君子，天之小人也。全於人者必不全於天。四句只是一意言外見得遊於方者乃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

後幅是申明方外方內之義。著墨無多，便已劃清界限，分出淺

深。戮民者，束於方而不能遊於外。造乎天而未能離乎人，將禮

教範圍，乃為至人之桎梏。聰明聖知，幾若造物之刑章。故自以

為戮民，相造乎水。始則穿池養給，久之相忘於江湖。相造乎道

始則無事生定，久之相忘於道術。由人事以馴至天事，正不必

大宗卻換出君子小人字兩兩相形騰愈決而言愈辣矣

宣註孟孫氏名實不相符真不可解看下文彙生妙義○一者誠也林註曾點倚門之歌便使與原

羨方外之所為而亦可超然物外也畸於人而侔於天不拘拘於方以內所謂獨成其天也未四語總結上文不必定屬之畸人亦不必定屬之聖人只從天人翻出妙解借此反襯說一面而兩面俱已透徹筋搖脈動筆妙如環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

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當世必有稱才為知

禮者回一怪之怪得是然尚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乎天進於

知去矣不知喪禮較知喪禮者而更真○郭註盡死生唯簡之略

事而不得哭泣居喪之禮世俗相因乃其不得簡者○郭註夫已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夏秋冬四時行耳

壞登木之
歌便使不
得此處極
有分曉母
喪大倫所
關非友喪
比但無涕
不感不哀
已得其簡
之道也
宣註寫得
化不化如
風馳電掣
閃爍不定
纔見造物
運用之神
纔見世俗
悲感之淡

有所簡矣。然已不知不覺無涕不感不哀矣是即得其簡之道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無生死之見存所以進於知。郭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不知

就先不知就後。先後者修短之數亦付之渾忘。若化爲物。據現在已化爲人說。以待其所不

知之化已乎。將來又不知化爲何物惟順乎大宗師以待之而已。郭註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

豈待所未知而豫憂哉。陸註自視此身原是託於異物則已若化而爲物矣所以一切聽其自然雞彈輪馬蟲臂鼠肝皆靜以待

其所不知且方將化惡。鳥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鳥知已化哉。四

正不知之化總見得化不化並非我之所得與。郭註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

化俱移也。陸註此四句又進一層言既託於異物無不化安能保其不化哉化固不足悲也雖託於異物而實與造物者爲人

則實有不化者在化尤不足悲也此惟進於知者能知之。吾特與汝其夢。借喻未始覺者邪。將生

死看

○寫孟孫

才看得生

死關破吾

與母總在

大宗師變

化中又安

所容其涕

感哀痛邪

胡註上句

指生者下

句指死者

且宅較夜

靈字尤亮

胡註所以

乃是例句

法奇峭如

此乃漆園

成夢覺則哀樂不能入。○郭註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

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

死矣。死生夢覺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

哉。○林註此頂上進於知句。惟不知乃進於知。言與萬物同在造

化中。不知化為何物。如既死之人與未死之人彼此各不相知。蓋

本有不可知者在也。今吾與汝拘於世法。猶夢未覺。豈能如孟孫

之進於知邪。且彼有駭形。其居喪也觸於境而仍無損心。有

而無損心。其任化也忘乎。有

且宅而無情也。死必遷。然身雖去而實理存。○郭註以形骸為宅。舍久則

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王云。且暮改易。宅是神居。○

宣註寓於日遷之宅而實理未嘗或息。○陸註雖明宅身於天地

之間而視死非死。不見有實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已何容心。○陸註孟孫氏

死不見有實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已何容心。○陸註孟孫氏

於知猶人皆夢而已。獨覺故造物無心。彼亦一切付之無心。人

是哭亦哭。不必故與人殊而不哭。亦不必故與人同而哀感流涕。

自其所以乃。乃猶言那等樣也。孟孫本不覺死之可悲。特因眾人

皆哭隨之如此。此所以那樣無涕不感不哀也。○郭

所獨也。陸註此句是以歇後語為倒繳句。今人說話多如此者，特不敢用之文字耳。古文則正於此傳真神吻也。

歸震川曰：造適物初人獻笑款洽排乃安。

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林註：雖行世法，乃自行其所以然。且也相與吾之

耳矣。就眾人言，人人各據一吾，生則有吾，死亦未始失吾。○郭註：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

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已

哀。○宣註：世人夢夢，但知據一我耳。之吾未化之吾，無所不吾也。究竟何者足據乎？○郭註：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物，爛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邪？○宣註：見

得透便一毫不足自據。○胡註：不獨人皆非之，彼不自知，即代為原諒，彼亦不知。且汝夢為鳥而厲，同乎

天。儼然夢為魚而沒於淵，儼然魚矣。方且不識今之言者，夢中化鳥矣。以幻者為真，為魚鳥。

而今卻是一箇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是夢，抑言者人在此言語。是覺是夢，皆一毫不能自主。

○郭註：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造適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造適

不及笑矣。人但知笑為適，意不知所造皆適，則忘適。獻笑不及排，預

內篇 大宗師

置已定也
 安於性而
 不與化俱
 徂可通天
 矣。○獻章
 也意有遊
 章於笑故
 曰獻笑
 宣註造適
 二句造意
 入微真從
 亮髮中割
 晰出來
 宣註母死
 不痛明是
 輕其母雖
 日變化無

先安排也。造適既不及笑，獻笑又何嘗安排。適與笑皆天機自動，一毫不能自主也。○郭註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笑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排，承上

人力既不能安排，但當聽命於造物之推移而安之。而去化，去其死，乃入於寥天一。○郭註安

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宣註由此觀之，可見凡事

皆非己所及。排，彼冥冥中自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去其物化之見，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林註入於寥而不紛

天而不人，一而不二之境。所謂大宗師也。陸註自夢為鳥以下，又推進一步。見所論者尚恐未盡其妙，極意推服想像，以見為大宗

第五段憑空撰出孟孫才一段議論，以見死生之無關於哀樂。

名實不符，顏子尚在世法中，繩以善喪之禮，南華宗旨，種種超

出世法之外。一切樂生哀死，總在夢中。展轉牽纏，不如孟孫氏

常此爲母解則可耳。在爲子者終無解於輕其母也。看他此段一轉發出第一層議論來無損心二句將孟孫才寫得天地同流人哭亦哭二句將孟孫才寫得萬物一體上比乎天下通乎

之撇去形骸。一絲不掛也。雖曰先王制禮世俗相因哭泣居喪不得獨從其簡而生死既付之兩忘則哀樂本非所應有哭者無容心於哭感者無容心於感哀者無容心於哀於不得簡之中而仍有所簡並其所以簡者而忘之也生死皆造化之自然生不知其所以生有生之者而何必據之以爲樂死不知其所以死有死之者而何必感之以爲哀不以偶然之生爲可樂則就其先而並無成心不以偶然之死爲可哀則就其後而亦混成見況大化本無停機現在已化之形將來又不知化爲何物吾惟順其所以化而其所不知之化亦聽命於化機之自來而

物並無一處安著得已見。由此言之。不是己之無母。乃是世間本無有吾爲魚爲鳥。有使之者。一適一笑。有使之者。誰爲可據之吾哉。若夫涕則必吾涕之也。感則必吾感之也。哀則必吾哀。

已且化不化。倏忽變遷閃爍不定。方見其形之已化。難保其後之不化。方冀其後之不化。惡知其形之已化。明抽暗換。總歸造化。運用之神。吾與母特委心以任化。又安所用其涕感哀痛邪。人苟明乎死生之理。方且以生爲夢。而死爲覺。吾特與汝其夢之未始覺者耳。以彼之不感不哀爲可怪。安見生者之可樂而死者之可哀。孟孫氏安時處順。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悉聽洪鑪之鼓鑄。故見其親之已化者。而有駭形。轉求其中之不化者。而無損心。寄此身於日遷之宅。形骸雖處於必盡。而實理自可。以常存。以哀樂不能入之義。推之於吾親。初不知所謂哭泣之。

之也乃吾
之爲吾本
來無存又
誰爲涕之
感之哀之
者哉直代
孟孫氏把
吾字撤去
真不食煙
火人之第
一等議論
也寥天一
卽道也卽
大宗師也
○以上借
孟孫才一
證問有自
然之適笑

哀也卽當其噉然以哭彼亦不自解其何心特覺人哭亦哭欲
簡之而不得簡不得簡而仍從其簡者乃如是之無涕如是之
不感不哀也人見爲哭泣居喪而彼付之無心人怪其無涕不
感不哀而彼亦付之不辯是眾人皆屬夢夢而孟孫才已臻大
覺也且也我生之初未始有吾也一落形迹之中乃人人各據
一吾之見庸詎知吾生有涯大化無盡後息之吾已非前息之
吾吾之所謂吾者一毫不能自主乎既不容有吾之見存又誰
爲涕之感之哀之哉不獨非之不知卽使代爲原諒亦漠然不
知也吾與汝皆夢之未覺者就夢論夢有時而夢爲鳥本乎天

何無自然之哀感。曰樂生哀死本非造化之所有也。故曰哀樂不入古之所謂解。

者親上則率其性之自然而厲乎天。有時而夢爲魚。本乎地者親下則率其性之自然而沒於淵。夢之中祇見爲魚鳥。庸詎知厲乎天沒於淵者皆吾之化境。而今之言者乃欲呼夢者而使覺其果孰爲夢邪。孰爲覺邪。彼此皆據其一境。又安知魚鳥之非覺而言者之非夢邪。然則人哭亦哭在孟孫仍多此一哭哭者猶夢之未覺覺則並哭泣而化之。而汝必以彼之不善喪者爲可怪。是據現在未化之形。而自以爲覺者矣。死而後爲大覺。正恐哭者言者均遊於夢中而不自知耳。人當朋舊聚談擬一快心之境。則相與忻然而笑。及身造其境而若忘。未嘗預設

陸註以仁義飾於外如黥面而失其本色別是非而物論混淆

一笑之象也。笑者天機之自動。未形為笑。本無所為。勉強忽發。為笑亦無待於安排。即此一適一笑。皆非我之所能自主。然則人間世又誰為可據之吾哉。以己之所不及安排者。而一聽其安排於造化。將並其不可知之化。亦渾然而忘之。斯心地淨盡。纖影不留。寥然而返於天。純然而歸於一。彼有形之儀節。曾不相涉焉耳。又安所用其涕泣哀痛也哉。

○意而子古賢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教汝。意而子曰。堯謂我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爾奚來為。言何必來。此為平。軹語助。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不至其天。○宣誌累以世法。如加之以刑。然黥

可事事小篇卷一 內篇 大宗師

如去其鼻而失審辦

之官此非斥堯乃惡

墨惠之充塞仁義而

以詖注邪遁爭是非

故竟下黥剔二字險

而確李云毀道

德以為仁義不似黥

乎破玄同以為是非

不似剔乎楊用修曰

剔字法奇峭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林註遙蕩間放也非義所拘恣睢自

得貌非仁所拘轉徙變化也非是非所拘此大道也既無以遊夫道來此何為

胡註長句嬾嬾然意而子曰雖然

吾願遊於其藩

且就其外藩藩域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

乎眉目顏色之好

上聲瞽者

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

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與音豫林註質既受傷即藩亦不得與也

意而子曰夫無莊

美人名不假莊飾

之失其美

而自毀

據梁力士名據

之失其力

有力而自黜其力

黃帝智聖名

之亡其知

智有知而自去其知化去三者之累任其天然則與物俱冥也

皆在鑪錘之間耳

見大宗師運化之神如太

匠鑪錘能使物累銷除鍛鍊而成器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

黥而補我剔使我乘

去聲成也

以隨先生邪

息之補之依舊完全是載一全體以隨先

詞腴而酣
宣註以息
補推許以
乘成自謙
又有地步
又最巧妙
成字就黥
剿二字上
用來。師
字醒出有
想像不盡
未易形容
意
宣註仁義
乃道德之
支流全乎
天則不必
踐仁義之

生矣措詞
雋妙絕倫
許由曰噫
音依未可知也
林註受得息補我為
去聲汝言其

大略吾師乎
兩呼大宗師有吾師乎
蜻蜓點水之妙整
音濟和也如醴漿之釀萬

物而不為
去聲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不躬服仁義。宣註如此長

於上古而不為老
道在未始有物之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

為巧
不明言是非。四句即所謂遙蕩恣睢此所遊已
應轉遊字餘

註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林註能遊此則黥息剿補豈第遊於其藩已哉

第六段從許由生出黥剿妙論又從意而生出鑪錘妙解文法

字法俱極奇創前後篇法亦極渾成莊子蓋見夫當世之仁義

是非樊然殺亂似仁非仁似義非義假託於仁義之途或且以

內篇 大宗師

迹立仁義之名矣莊子教學道人止是要探其源。從虛空畫一大宗師不爲義不爲仁將堯的仁義兩字打落是非兩字更不必言不爲巧又陪說兩句仁義禮樂豈非聖賢所必須要

仁義禍天下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各持其是非之說或且以是非惑生民仁義是非聖人以之治世而其患乃不可勝言則不如一切掃除猶可相安於無事黥者役其形劓者毀其體黥劓之刑以濟仁義是非之窮許由偏以黥劓加之仁義是非文心刻毒足令假借仁義紊亂是非者概坐刑章遙蕩恣睢轉徙三者坦途遊於仁義是非之外斥之而無可斥名之而莫能名何等擺脫不如是則難逃黥劓之刑也意而答詞正是轉關處作兩層跌落極有波折無莊一段言人事虧而補以天事只在大匠鑪錘一陶鑄間卽當變化耳暗影師字意境躍然息我黥補

之皆屬中人設法耳
不可皆語之以性道
則勢不得舍仁義禮
樂矣莊子著書卻是
要學道人親見道體
稍一支離便與道體
不似故特盡與捐
之所謂要畫真容添
不得一毫彩色也六

我則仍可遊於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乘其陶鑄有成以隨先生
之後并使盲瞽復其明無莊復其美據梁復其力黃帝復其知
方將與造物者往來而何止遊於其藩邪後幅卽借許由之言
點出師字意而子欲以許由爲師而許由意中自有一天然師
範肇萬物而不爲義調劑焉以歸於沖淡而何義之可名澤及
萬世而不爲仁運化焉以被於無窮而何仁之可見無始之初
卽有此道道備於吾身之內而立於太極之先故長於上古而
不爲老天地覆載吾身而道之無外者實足以覆載天地眾形
不勝雕刻而道之無內者實足以刻雕眾形故見爲巧而且忘

經是以道治世之書也。子思直揭道體之書。孫月峯曰：忘仁義止是去是非心忘禮樂則全然不拘束矣。故忘禮樂在忘仁義之後。陸平泉曰：端坐而忘一切放下。如禪家面

其巧也而又何是非之可損吾師乎。吾師乎安得與之遊於無

窮乎。末四字親切指點有揮絃送鴻之致。

○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又損為益也。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尚有當忘者。郭註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也。它曰異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先忘仁義後忘禮樂此莊叟功夫次第不同於聖門處。曰可矣。猶未也。猶有未盡忘者。

郭註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曰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無所不忘。仲尼蹵然變色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離

黜聰明。去離形去聲。知上二句。總同於大通。上下四旁一切無礙。此謂坐忘。上

知離形去聲。知上二句。總同於大通。上下四旁一切無礙。此謂坐忘。上

壁之功

陸註此四句即就起

段其心忘三字推掃

盡致乃全篇之歸宿

也

宣註解坐

忘處讀上

三句是一

切淨盡人

易知之至

同於大通

非見到者

不能知也

試思坐忘

層以損為益此則損之又損也。郭註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

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

然與變化為仲尼曰同則無好去也與物玄同則無不適矣無不

體而無不通

化則無常也與化為體化無所不而爾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爾

後也顏回解坐忘四語極精極透妙處在一同字同則物視其所

以無常。陳詳道曰注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

海則是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

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忘物去知忘心

冥然無所係心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矣此回之化也

第七段是顏回學聖希天工夫仁義驗之於性功顏回本在三

月不違上用功忘仁義則不獨化仁義之迹并其不違之意境

而忘之禮樂形之於履蹈顏回本在克己復禮上用功忘禮樂

有非學小偏

卷二 內篇 太宗師

三

何以能大
通大通何
故是坐忘
這全不是
寂滅邊事
也○仲尼
贊顏子同
則無好二
語無一字
是顏子口
中語妙妙
同字化字
乃所謂大
通也同字
是橫說大
通化字是
豎說大通
此聖賢心

則不獨化禮樂之迹并其克復之功能而忘之卽此已是化不
可爲境界南華一書全在無聲無臭迹象兩忘處見其神化
異於聖門宗旨專從實處致力馴至窮神達化之功不善領會
者易墮於空虛然卻與聖賢義理無悖但聖賢立言多屬人事
一邊說南華立言多屬天事一邊說究竟階於人而至於天旨
趣固兩相符合也坐忘者萬象俱忘渾然無我全是從仁義禮
樂入手有一番刻苦工夫用在前面漸漸融化入微方能到此
地步否則坐禪入定皆屬人已兩忘於此等處有何關涉墮枝
體黜聰明外忘其形骸內屏其神知卽視聽言動而守之以歸

地密印處也讀此可見莊子傾服聖門

於一化之以復其天非別有所謂坐忘空洞無物也同於大通

徹上徹下徹始徹終皆元氣渾淪氣象雖有形而與無形者俱

化雖無形而與有形者相通方是坐忘本領末以聖人贊歎作

結筆意輕鬆彼此渾同故無好變化不測故無常一部南華妙

境皆當作如是觀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音之不裹糧而裹飯子輿亦同病相憐者○郭註此二人相為於

嗣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平人乎二句

往也提出父母天人使人心平氣和○胡註歌有不任音其聲病而憊也○宣

詞酸鼻哀怨之音安詳之旨並存不悖

歸震川曰安命然後能處貧賤能處貧賤然後能任生死今人就受享而求道真誤

註其聲悲放而趨同促舉其詩焉歌不成聲但略傳節奏子輿入門

倚聽歌畢始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言其悲涼郭註嫌其有情所以促出遠理曰吾思夫

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宣註貧困不能逃從而揣測之不得其故乃舉而歸之於天子桑此時一齊放

下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

為之者而不得也頓挫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結出命字郭註

之者也宣註命字乃大宗師化權所在貧且有命烏有死生而無命者令養年者廢然返矣大宗師這箇命及一受之再逃不

得莊子點此一字收篇是特為普天下學道人勞攘沸騰中惠一卷冰雪文字也

末段以子桑之安命歸結起手天人二意而大宗師三字亦如

劍匣帷鏡命即大宗師所在貧且有命則死生壽夭可知此願

受其正者之所以立命也。鼓琴而若歌若哭，曲傳哀怨之音，卻以父母天人，在空中摩盪，亦人窮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意，無心流露，皆屬真情，而終歸之於命，斷非矯情鎮物，強作排解之言。歌詩當不止二句，妙在「以不任其聲」二句作省筆，極寫其詞旨悲涼聽者酸心，不可卒讀，似聞三峽猿嘯聲未終而淚已霑裳也。文法亦脫化入神，正如嶺雲欲起忽被橫風吹斷，痕迹俱泯，解天地父母處絕不肯輕下斷，謂見得生成覆載之恩，無所不至，其使我至此極者，決不能歸之於父母天地也。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亦惟有引命自安而已，不怨天不尤人，非下學上達。

知我其天之諳其孰能爲是言哉是以爲知天知人之至也千
里來龍到此結穴文情綿邈尤覺神傳象外韻溢毫端

內篇應帝王第七

應字音義作應爲之應平聲鳳洲作感應之應去聲均得南華旨趣。

應帝王一篇與大宗師均是純任天然的榜樣。大宗師多就性功說。應帝王多就治功說。在聖賢成已成物。自有一番作用。一番事功。南華則以不用爲用。無功爲功。其旨趣同於聖賢。卻另有境界。與聖賢不同處。乃所以獨成其天也。細按此篇文法。首尾前後。一氣相生。均是立乎不測。遊於無有。入神超妙工夫。總結內篇。作者精神。全注於此。若非置身題外。入其中而茫然莫解。則七聖迷途。失卻崆峒妙旨。現前境界。俱屬塵封。南華本是寓言。將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理。鑄以洪鑪。鼓以元氣。精液糟粕。

一概融化在內。無迹可尋。故其文凌虛獨步。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欲從其渾合處窺之。則虛空粉碎。諸天之花雨繽紛。欲從其瑣屑處求之。則表裏晶瑩。大地之山河倒影。千變萬化。莫測端倪。如此篇之未始出於非人。天而人也。未始入於非人人而天也。只轉換一字。便有顛倒造化之功。二段之涉海鑿河。使蚤負山。以及飛鳥鼯鼠之喻。從極細微淺近處。躍出靈機。只掉轉一筆。便有運動元關之妙。三段之答而不答。不答而答。前後相生相背。處處見實實處仍虛。可悟拈花旨趣。四段之立乎不測。遊於無有。無形者。顯出丈六金身。有象者。不啻滄海一粟。真屬無

礙辯才。五段以不可相者爲神。不可相者。有時而露其真相。層層摹寫。直欲合放翁梅花爲萬形。六段以虛而應者爲靈。虛而應者。無一不徵其實功。面面玲瓏。真可混秋水長天爲一色。末段則另換機杼。在理欲天人分界處。痛切言之。詞雖幻而實爲真境。義雖奇而可得正宗。談元者不能道其隻字。說理者莫能出其範圍。真仙佛之階梯。聖賢之堂奧也。此所謂應帝應王而無愧於其實者也。與大宗師內外消息相通。若合符契矣。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宣註。妙妙。天下無可容吾知者。齧缺因躍而大

喜。宣註。妙妙。亦不言其所以然。行以告蒲衣子。即被衣。蒲衣子曰。而爾乃今知

林註疑是問帝王之

道

胡註四問

可進學小篇

卷二

內篇

應帝王

共

而四不知
不說明何

事下面著
解亦從對

面著筆嵌
空玲瓏之

至四不知
乃無言無

為大頭腦
恐落在空

際故取泰
氏做箇應

之以天樣
子

林註徐徐
于于坦然
無事也為
馬為牛渾

之乎。怪其不有虞氏不及泰氏。

上古帝王。○呂註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訓泰定謂有知而憂虞不

若無知而泰定。○郭註夫有虞氏之與泰定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

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人。林註用心

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藏字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欺偽之人虞氏不能超出

要字。以所好為是入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

藏仁而要人也。○宣註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未能超然出於物之外也。仁義治世非不美然稍出於有心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泰氏其臥徐徐。安舒其覺于于。肫愚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萬

與我為一。任其擬議位置。○郭註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宣註兩一字俱指泰氏之民說不見已

識之物徑用馬牛作形容。句法險峭。其知情信。郭註任其自知故

然無名也。陸註即或有知亦但如牛馬之知覺運動毫無所矯飾也。不求諸人而人自化何嘗非諸人。○未始出言不能超諸其上。也。未始入言不自墜入其中也。

理也。知實理則甚信。其德甚真。郭註任其自得。故無偽。○而未始而無偽。道外無知也。陸註其德皆天真之自露。而未始入於非人。前是胸中有物。未能出乎物之外。後是胸中無物。未嘗入於物之中。郭註不人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首段撰出泰氏與有虞氏對發。有虞氏已到得不識不知。究竟有藏仁之迹。泰氏則並此而無之。君忘其民。民忘其君。為馬為牛。不見己之有異於物。物之有異於己。全在徐徐于于。上體會出來。將泰氏身分擡高。抹煞中天景象。則三代以前。應帝應王者。能有幾人。更無論叔季。驩虞氣象也。此篇披除枝葉。獨尋本根。妙在起手四問而四不知。不敘明所問何事。極鶻突卻極空靈。躍而大喜。化去問答痕迹。問者答者。相喻無言。偏從蒲衣子

揭明正意而乃知之句正應四不知傳神寫照在阿堵中以下
只用疏雨微雲之筆淡寫輕描自覺脩然塵外也未始出於非
人見不能化去得人之迹而合於天未始入於非人見任天而
動者之得人更神而實超乎物之外二句各有意境著墨無多
已託出拈花妙諦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中古之君日中為出治之始故以為名何以語

去聲女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告我以為人君之道以己出經經常之道由己

矣用義以裁度眾人式義度人有人之見存矣孰敢不聽而化諱三句是述所告之語病在以己

出孰敢不六字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一口喝破猶言是乃偽德也○郭註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陸註竟指

宣註日中始純是強制人的說話接輿先以正己而又不強人所難為帝王者當如

是。欲從海中鑿一河必瀾而無成以至微負至鉅必不能勝上句喻造作難為之事下句喻民不堪命陸註東其官骸猶棺弋也。括其性天猶薰鑿也。胡註掉結如蜻蜓點水。輕倩之

為欺德其於治平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郭註夫奇當於萬物

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夫聖人之治平也治外乎故詰一語抹煞以己

出經二句。郭註全其性分之內而已陸註經義度式不過繩之於外聖人之治豈僅從事於外乎一外字便見是欺德正而

後行。正其身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不強人以所難能。前後設喻只中間四句是

正文妙理已不煩言而解。陸註承上言治外者不過先正己而後出以正人確能為此式度而已乃不足之詞諸解以此二句為

轉出正意者非也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名之下以

避薰鑿之患而指民曾二蟲鳥鼠之無知微物尙知避害豈人反無知可以欺德驅之乎

二段引接輿之言以欺德二字抉出治天下病根正而後行二

句極有精神盡已之當為而無心於成化任德之所至而自斂

至。

崔元殷陽地名股山之陽也陸詒不預猶言落後筆乘預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於為天下者無

其神功一切出經式義操之於己而不勝其繁重責之於民而

相避於文法民之畏此思逃如鳥之高飛鼠之深穴是相率而

為欺也治天下者治以神則順而易達輕而易舉治以迹則徒

勞罔效前後四喻比擬最精末句尤雋妙絕倫最耐尋味

○天根撰名皆有奧義此喻言造化之根極遊於股陽喻言陰陽主宰至蓼了水水名之上適

遭無名人聖人無名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陸詒病在一為字是下著無名人曰去

之汝鄙人也見識卑陋何問之不預也言事不干己非所宜問子方將與造物者

為人合氣於漠任之自為厭句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虛空往來行而無迹郭詒莽眇羣碎之謂耳

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太虛之地以

以先之而求為天下於天下則後矣。厭字讀斷造化有何可厭蓋大造不言造大生不言生有若厭倦然也。林西仲曰治天下是何等事初說得最不切繼說得最容易奇論異想。

處壙曠垠朗之野

壙垠言其無滯猶廣莫也四句是遊心於淡

汝又何帛

音藝語詞

以治聲

天下感予之心為

放之而自得治天下無容心也。郭註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又復問

不知所言即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無嗜好

合氣於漠

無聲臭。郭註任其性而

無所飾焉則淡矣

順物自然無造作

而無容私焉

付之自當而不參以計較之心。郭

註。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胡註此即與造物者為人工夫。特天根未明故重以此語去

其病根也

而天下治

去聲矣。天下治而已不與焉。妙妙宣註遊心二句是

三段撰出天根無名人一番問答以天根為天之根柢無名為

德之無迹殷陽蓼水皆返虛入渾之境天根請問為天下一為

字便在迹象上推求答者隨口喝破見所問與治天下道理全

不相干。不預只是心厭其煩。不樂聞也。與造物爲人。便是無心。成化妙境。乘莽眇之鳥。卽乘雲氣御飛龍意。彼猶有象可名。此更無形可擬。出者化之運動。遊者化之流行。處者化之收斂。卻在空空洞洞中。與天合撰。逐層領略。大含元氣。細入無間。治天下下外是矣。卻一筆翻轉。迴應不豫意。正見治天下者。並無治天下之見存。不必規規於事爲之迹也。天根再問。非故作疑義。正恐落在空虛。只解守寂寞心。於天下有何關涉。須知遊心於淡四句。全是運實於虛。與孟子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意。同一語妙。末句只輕輕一綰。有風行水面。月點波心之致。

唐荆川曰所謂見事

如嚮雄辯

警人。嚮

通響

陸註言所

問直是奴

隸百工之

至憂勞者

蓋痛斥墨

氏之徒勞

天下也

小有才能

不特苦如

胥技且如

禽畜之以

才自傷

宜註老子

○陽姓子男子通稱居名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趨事敏疾疆梁任

堅強果敢。陸註勉物事徹通疏分物理透徹學道不勸又勤

於向道勇於立行也物事徹通晰明心地通明如是者如是以可比合明王乎。老聃曰是此於聖人也胥徒應

易更迭任事技工係累於藝勞悴其形恍惕其心胥役者

類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也以文采猿狙之便捷也執狗能

釐當作狸。釐音來。來藉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

乎無方也如是者指上可比明王乎胡評用意刻毒陽子居蹇然曰敢

問明王之治去聲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似字不自已已

其功。郭註功在天下而還任天下。化貸施萬物而民弗恃民忘

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化貸也萬物而民弗恃其化

老子

內篇 應帝王

七

數語寫盡天地同流氣象而立乎不測一句引動下文一大段文字遊於無有一句又引起末一段文字

郭註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郭註雖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有益天

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郭註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

者也郭註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忤物不暇何暇遊於虛哉宣註立乎不測所存者神遊於無有所過者化

四段從應字生意末二句乃通篇關鍵惟立乎不測而功化無

窮惟遊於無有而功化俱泯一切才能出眾勞形忧心以求比

合於明王者皆虎豹之文猿狙之便執簾之狗來自田間而供

其藉取也抹煞多少簡練揣摩奔走形勢之徒從胥役技藝兩

種人以能自累者轉出此三層每況愈下真覺卑無高論前幅

如聽漁陽三搥使人驚心動魄後幅如奏鈞天一曲使人曠志

怡神嚮疾者應事之速。彊梁者任事之堅。物徹疏明者見事之
審。學道不勗者終事之勤。然皆使人易測而顯已之長。安能佐
明王以成功。化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本無立功之心。而功之
所周。似非已之所得。與化貸萬物而民不恃。雖有運化之量。而
化之所至。若皆民之所自爲。有莫舉名。而民不知。使物自喜。而
我不知。上與下兩忘。而化其道。立乎不測者。乃所以應物而不
窮也。遊於無有者。乃所以運化而無迹也。言簡意賅。文心環結。
有迴風舞雪之姿。

○鄭有神巫

善相吉凶

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胡誦皆弃而走寫得如生與下文自失而走互映。

宣註雌之生明必雄交之今無雄何得有卵譬如已未與以實列子何得知道也眾雌無雄笑盡天下人

百... 八... 六...

旬日若神言事之驗不爽定期鄭人見之皆弃而走惟恐言其不吉。林註通國無不神之矣。列

子見之而心醉悅之至也再揚一筆歸以告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傳授於汝

既盡其文粗迹未既其實精蘊也。謂我之傳汝止示以在外而爾固

得道與平聲未傳道何由得道訝之也眾雌而無雄而又笑卵焉郭註言列子之未懷道也。參

同契曰牝雞不獨卵蓋言一偏之術不能成道。○胡註眾雌句壺子未會遇見敵手無從拏出本領來列子又何嘗得而見之也。

而爾以道與世亢抗必信。伸。○自以為得道與世亢抵以求必伸。○宣註此道字是列子所言之道言汝

揚其能以求信於夫故使人得而相去聲汝。淺露者易窺故巫嘗試

與來以予示之欲現身說法故令列子引季咸來相已也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宣註運用
三箇矣字

一氣讀術

士口角如

生毛髮俱

動。地文

妙示之以

靜則伏於

太陰也萌

乎不震不

正妙非無

生意然伏

則不動故

不震雖不

震而不可

謂無有也

故不正杜

德機妙一

謂列子曰嚙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陸句添一不以旬數矣。數上

言且速死。吾見怪焉。詭見濕灰焉。林註死灰尚有復熱之時。濕灰則不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妙繪壺子曰鄉向吾示之以地文

地文奇妙是陽氣萌乎不震不正。震動也。正止也。其氣雖萌其機

伏於九地之下。猶伏若生而不生。郭註萌然

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

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其

於不為而自爾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

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

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地文與

可產厚小篇

卷二

內篇

應帝王

三

杜宇較退
藏二字更

為情爽機
者其徵也

陸註相二
次不但能

定人生死
而且能起

死回生術
士慣有此

副自贊話
頭曲曲寫

出
宣註天壤

示之以
動則啟於

太陽也名
實不入妙

如雷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杜者閉塞吾德之機心若死
灰此不與世亢之一機也

嘗又與來

壺子命
再試之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

也

術士口
角如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三句又一氣均是摹神極筆○列
子作灰然對上文言死灰復然意

境甚妙東
坡是之

吾見其杜權矣

宣註杜閉中覺有權變與昨日不同○
陸註權則不拘一定可以死可以無死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向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奇妙是陽氣
蒸於九天之上○

郭註天壤之間覆載之功
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卵乎

名實不入

郭註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
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弃物

而機發於踵

言諸無所有惟有一片純陽自
下而上所謂真人之息以踵也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善即生意之萌動此不與世亢之又一
機也○郭註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

三試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至人變化無方相
者但見為不齊耳吾無

一念不雜
纔是一片
純陽機發
於踵妙自
靜而動如
一陽之復
根於黃泉
也善者機
妙此善字
即易繫詞
繼之者善
也善字一
元之氣相
續天之所
以生也
胡註天壤
與息壤天
壤一例看

得而相焉技將窮矣。陸註不齊見於外者不一也無得而相。試偏在巫咸口中說出恰與上文人得而相汝對照妙。

齊且復相之相三夾。陸註欲待氣色既定復相之因此更轉出妙境。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陽俱渾。郭註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

也。宣註冲漠之氣無所偏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二氣皆得其

擬以一端此不與世亢之又一機也。郭註無往不平渾然不可

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陸註老子曰萬物負陰抱陽

冲氣以為和二氣冲和而不相勝則其機之見於外者均平如衡

既不得謂其必死弗活又不得謂其全然有生季咸見之所以無

得而觀音盤。水盤聚處也。郭註如字。審處也。為淵深相也。鮪魚桓桓之審司馬作蟠。盤屈也。愚按作蟠者為是。為淵也。又靜默也。宣註或謂鮪為大魚便與微有生機不相照應似應從郭註審如字。謂猶水之守土也。審之又審一定之局。故謂之淵。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處三焉機發於

明其為生
物之壤而
非純乎地
文也名之
為壤而不
受實之以
天亦不受
但見有生
機發於踵
耳踵即壤
也機即天
也

栢不震不正是止水不齊是流水此五句。總束上三機。○郭註。淵
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
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
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
自得泊乎忘為也。○陸註。下文尚有一見。嘗又與來。又命。明日又
此處忽以淵為喻。先作一束絕奇絕變。

與之見壺子試四立未定自失而走技果壺子曰追之必欲詰列

子追之不及術士行踪詭秘窮則必遁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見

其已失矣不知吾弗及已林註。伎倆已盡。羞見鄭人遁迹。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郭註。雖變化無常。深根甯極也。○陸註。宗即道之大宗也。所謂遊於天地之一

氣。○王鳳洲曰。此吾與之虛而委於危蛇以支反。○郭註。無心而

與禪宗相表裏。胡註。用空洞無物之象。而宛轉於其前。○林註。與季咸相對。心如
太虛。寂感順其自然。乃不死不生至道。此不與世亢而自無不伸

九字精妙
難盡
宣註太冲
莫勝妙示

之以非動
非靜則陰
陽俱渾也
衡氣機妙
既莫勝則
兩平如衡
二語微乎
微乎鯢桓
句說天壤
也有鯢在
鳥靜中有
動也止水
句況地文
也純乎止
水則靜矣
流水句况
太冲莫勝
也半流半

者亦無機
之可名也
不知其誰何
捉摸不定
宣
因以為弟
音靡
遊伏也
不
其目自失而走
此明應帝王者之無方也
胡註弟靡波流俱是
季咸眼中看見壺子委蛇之象
宣註弟靡者一無所持也波流
者一無所滯也天地之初有太素有太始有太初有太易太素者
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太易者未見氣未始出吾
宗則太易之先也一絲未兆萬象俱空是何等境界虛而委蛇不
知誰何無已也因為弟靡波流無物也此一節尤微之微者也學
道至此纔為入聖帝王至此纔為存神
故逃也
不敢
復相然後列子自
切勿作漫語略之致負卻此中妙境也
以為未始學而歸
自悔其未能懷道
三年不出為
去聲
其妻爨
不拘
食
音飼
豕如食人
不別貴賤
於事無與親
不從事於務
唯其
雕琢復
朴
去文存質
塊然獨以其形立
無情無為喪偶之貌
紛而封哉
雖
去華存實

卷之二 為 帝王

審得平衡之意皆取

淵者不離乎潭藏不

測之地也其喻意精

妙絕倫林註至此

總收另講一段起下

波瀾緊束此文字當

家也陸註前三

機猶有可見至虛與

委蛇則如遊泥茫並

物紛投而真者不散如封閉然○胡註一以是終林註收筆簡勁終身受用不盡

五段是立乎不測本領分作四層極力翻騰用筆層層轉變皆

有實義可尋總是道貌之呈露不可端倪非有意出奇作怪使

人驚猶鬼神也引季咸壺子事不過明帝王功用不可使人窺

測以開機智之端季咸所知者尋常易測之迹象列子心醉則

以測其所易測者為神初不知大道之立乎不測也而固得道

與只輕輕一撥振舵中流便有帆隨湘轉之勢眾雌二句妙解

入神嚮也但守其雌與眾無殊未見其雄之翹然特出奚問其

卵之所從生此正大道之難以窺測處列子以其道與世充而

無機絨朕
兆可尋見
不可見名
不可名令
彼捉摸不
定不知是
何許人以
此而驚疑
遜伏以此
而回惑蕩
漾所以逃
也
李士表曰
三者皆謂
之機以其
動之微可
得而見也
及其未始

期必伸。故一相而可測其深淺。以下四層。則移步換形。道立於
無窮。而相者轉窮於無術。始相之。而以爲見怪見濕。夾道在示
之以地文。帝出乎震。有震動之機焉。而地文則猶形爲收斂。是
萬物蟄藏之象也。正陽當令。有中正之義焉。而地文則猶處於
重陰。是萬物沈淪之象也。故見怪見濕。灰見其淺而未見其深
也。命之曰杜德機。機猶未發而德杜乎中。其誰得而測之。繼相
之。而以爲有瘳。有生道在示之以天壤。天開於子。萬物已露其
生機。名之以壤而不受。陽伏於坎。萬物有待於回春。實之以天
亦不受。方以爲見濕。灰而旋見爲有瘳。方以爲見怪。而旋見爲

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求而此虛。彼以有求而此無。彼以心役見此已離人。而人乎天矣。○此段喻應帝王之道。凡有治為之迹者。人得而測之。絕去事為之迹者。神巫不能窺。言外

有生命之曰善者。機發於踵。可測而仍不可測也。再相之而以為不齊。道在示之以太冲莫勝。陰陽二氣遞相消長。彼此皆處於冲和。而莫能相勝。執一氣以求之。而又分為二氣。執二氣以求之。而又合為一氣。故見為不齊。在季咸以為倏忽變更。亦適然之流露。不齊者方俟其齊。而不知道之立於不測也。命之曰衡氣機。權衡於氣候之間。道固有微妙而難窺者焉。鯢桓五句。結上三層。鯢鱗之所盤桓。審乎極深者以為一定之局。則謂之淵。即善者之機發於踵。有天壤之義焉。止水之所停畜。亦為淵。則合乎地文。而為杜德機之義也。流水之所洞漩。亦為淵。則

又見小知自是者所見不若神巫奈何自足而與世充以期必伸也。
宣註引季咸壺子事不過明帝王虛已無為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後智耳壺子便是帝王端拱榜

合乎太冲莫勝而爲衡氣機之義也淵有九名而此處第得其三三者已不可測其所爲千變萬化者更誰得而測之故季咸再相之自失而走也走者驚其神明之莫測而愧其伎倆之有窮道在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者即大宗師之道隨處變現皆不能出其範圍應物而不爲物窮者也虛而委蛇用空洞無物之象宛轉於其前本無我相相者亦不知其誰何於無相中摹擬其相因以爲弟之靡因以爲波之流將彼之自炫其奇者轉失其奇我之立於不測者乃真不測也見而驚驚而走又烏能窮其究竟哉列子至是始悟道與世亢者之未學而三年不出

懷季威何
是百姓具
瞻榜樣其
取意微渺
無倫粗心
對之乃不
曉所謂也

胡註排立
四句如選

去其雕琢之迹以復還淳樸之天爲妻執爨以自爲韜晦之姿
食豕如食人與物相忘而無彼此貴賤之分二語反跌道與世
亢句體曾入微於事無與親找足三年不出之意塊然獨以形
立找足雕琢復樸之意紛而封哉不以其道與世亢人亦無從
而相之禹象紛紜一概封住其所造者亦不可測御風而行旬
有五日後反超然於塵壒之外其明徵矣卻只將一以是終
四字作結諸天變相一齊收拾祇有皓月當空照徹大千世界
道之化境亦文之神境也

○無爲名尸。尸主也名譽所歸皆主於無爲也。無爲謀府。籌度之
郭註因物付物各自當其名也。郭

峯別嶠使
觀者會意
怡情得其
體勢
陸註體道
無窮與造
物者為人
也而遊無
朕遊於天
地之一氣
也
宜註既以
虛字結上
文又著此
四句解虛
字明帝王
之道在虛
以應之而

註使物各
自謀也。**無為事任**責任所係。郭註。**無為知主**聰明所匯。四
句各將無為

讀斷。郭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林註無為
而無不為故眾美交集於至虛之中非禁止詞也。**體盡無窮**與

為體則無所不該。郭註。因天**而遊無朕**雖應物而無迹**盡其所受乎天**

完其所受之分而**而無見得**當而不自得也。郭註足則止見得
已不以人助天也。則不知止也。陸註健順五常之德

必行道而有得焉乃可以全其所受於天若遊於無朕合氣於漠
則全體太極而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備即仁義禮智之名可不立

矣。**亦虛而已**以虛字總括無為結上文起下**至人之用心若鏡**惟
虛

故明用心仍無心也無心而**不將不迎**來斯**應而不藏**去不
自明。郭註鑒物而無情。應聲而不藏。去不

能勝平物而不傷解虛字一片空明。郭註物來即鑒鑒
聲物而不傷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

六段是遊於無有本領起四語壁立千仞青嶂摩空便在虛無

內篇 應帝王 七

無爲也末
句帶出應
字無迹
林西仲曰
此段是全
篇實義以
爲後面鎖
結文陣中
一奇局也
此所謂遊
於無有也

縹緲中飛行絕迹。無心於名而名屬之。是無爲者名之尸也。無
心於謀而謀出焉。是無爲者謀之府也。無心於趨事而事無不
集。是無爲者事之任也。無心於用知而知無不周。是無爲者知
之主也。遊於無有而能包括眾有。運實於虛則亦無虛之非實。
與清靜寂滅迥不相同。事本無窮體而盡之。隨處皆有帝王之
功。理本無朕返而遊之。無處可見帝王之功。盡其所受於天。確
是真實工夫而仍無得之見存。此至人之冥心任化而不自知。
其所以然也。明鏡無物在中。故能屢照而不疲。帝王無物在中。
故能泛應而曲當。無物則我能應物。而物莫能藏。無物則我能

勝物而物莫能傷。運實理於清虛。無有者乃其無所不有也。六

祖悟道禪語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著

塵埃。此意正相符合。寫鏡寫人。如日出扶桑。暈成五色。月明滄

海。映出重輪。真為上乘慧業。絕妙文心。

○南海之帝為儵。音叔。喻無形也。○宣註。南方北海之帝為忽。陽故以言儵而有北方

陰故以言忽而無。中央之帝為渾沌。無孔竅也。清濁混而未分。○簡文云

和合為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宣註。陰陽皆起於此。渾沌待之甚

善。如蘭自纏。即情欲之所由起也。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宣註。歡喜冤讐。誰能看破。然到得鑿竅時。非惟

儵忽不知。即渾沌亦不知也。悲夫。林註。鑿竅是報德。妙甚。世人之所以為利者。正所以為害也。著眼在此。佛家所謂認賊作子者。

有車厚心扁

卷二

內篇

應帝王

亥

歸震川曰。南帝識主。北帝情君。中央黃庭。正位居體。宣茂公曰。天下一渾沌之天下。也。古今一渾沌之古。

今也今日
立一法明

日議一政
機智豁盡

元氣消亡
矣從來帝

玉除去幾
人其餘皆

儻也忽也
皆鑿渾沌

之竅而致
之死者也

○末一喻
奇絕以鑿

空之夾寫
難明之義

使人讀之
意消

是曰人皆有七竅以視兩目聽兩耳食一口息兩鼻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妙妙。郭註。為者敗之。崔云。言其不願自然。強開孔竅也。宣註。末段一喻峭絕。

末用反掉之筆。撰出儻忽渾沌名目。南海北海中央地方。近取

諸身。喻言之至精至妙者。儻忽者。陰陽消息。出入坎離之界。其

機為至迅速渾沌者。元氣縕細。棲止黃庭之域。其象為至渾淪

時相與遇。則天人相感。理欲相乘。渾沌所不能制也。報渾沌之

德而私心穿鑿。欲助其生而轉速之死。則以渾沌之待之甚善。

自取病根而物欲乃相為牽引也。然則渾沌之竅非儻忽鑿之

也。自鑿焉耳。七日而渾沌死。險語足以破鬼膽。奇文妙文。

南華雪心編外篇卷三

武陵劉鳳苞采九甫註釋

男承^甲等校字

同邑劉雲章仙嶠
沉陵李光偉士杰甫同刊

及門諸子分校

外篇駢拇第一

稽伯秀管見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象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

司馬溫公曰孟子專

言仁義莊子專言道

德故其言專抑仁義

而談自然大抵莊子

之所言仁義其字義

外篇開手。即痛駁仁義而歸重道德。夫仁義之與道德。雖異其名。其源皆出於性命。莊子豈以仁義非性命中事哉。須知戰國時。功利紛華之習。變亂王章。楊朱墨翟之言。充塞天下。似仁非仁。似義非義。勢然雜亂。實為性命之憂。甚且竊仁義之名。蹈淫僻之實。夷惠其行。而盜跖其心。仁義之流弊。益甚。南華老人目

本與孟子不同

宣茂公曰聖門言仁

義即是性莊子御將

仁義有作性外添出

之物止就源頭處一

直下來不肯多著一

字老子曰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道之一字

還是借說的何況仁

擊心傷發此奇快透關之論將仁義一齊抹煞使之無可假託
 反而求諸性命之情真有蘆灰止水鐵鎖橫江之妙蓋仁義皆
 從性命中發見而當其未發之時無可名也即偶然流露率其
 性命之所不容已渾漠相忘亦復誰別之為仁為義者仁義之
 名出而性命之實已虧此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之喻所為與仁
 義聰明互相發明而概以無用斥之也五色雖華非天地自然
 之色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含其明五聲雖和非天地自然之
 聲塞師曠之耳而天下始含其聰然則枝於仁駢於辯者何若
 去其多駢旁枝之道以返乎性命之初邪聖帝明王之治天下

義莊子只就最上處
理會下一
截事便一
切掃卻
引仁義而
合性則爲
駢言其牽
聯外物也
由性而分
仁義則爲
枝言其旁
出非本也
篇中將仁
義聰明口
辯聲色臭
味作一派
鋪寫眼光

不外乎仁義兩端而發之爲政教文章分之爲兵刑禮樂古今
於是乎受治卽天下於是乎多憂彼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
饗富貴各以身徇而我乃亟亟焉繩之以仁義其所殉者在仁
義之外則欲以仁義正之其所殉者卽在仁義之中又將何以
正之也君子乎小人乎同歸於殘生傷性以身爲殉而已篇中
掃除仁義名色而約之於道德之途此莊子外篇託始之微意
也至其行文節節相生層層變換如萬頃怒濤忽起忽落極汪
洋恣肆之奇尤妙在喻意層出疊見映發無窮使人目光霍霍
莫測其用意用筆之神後來惟眉山蘇氏得此靈境故嬉笑怒

最高筆力
最辣

歸震川曰

凡有所增

減造作無

論善惡皆

失性命本

然之正也

宣註五性

列於五藏

以配五行

胡註輕放

一筆極悠

場頓宕之

罵信手揮灑可以橫絕峩嶼其餘皆望洋而歎。

○駢歲田反。拇音母。足大指也。駢拇謂
並也。拇足拇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如
出乎性

哉。性字作生字解。謂生來如此。而侈。字
而實非人所同得於天也。而侈。法於德。德字作得字解。比於
人所同得之數。或少

或多。本
屬缺憾。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枝受生即有而非眾人
多出一駢枝。此先天缺憾。有此賸餘也。贅疣形後而生。而非生來

所本有。故於同體之中。添出一贅疣。此後天缺憾。有此賸餘也。二
哉字。俱坐實語。莫認作宕漾之詞。侈
謂分外多出也。用兩喻引起正意。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多方

抉出
病根。列於五藏。臟。哉而非道德之正也。仁義乃性命之駢枝。贅疣
非道德之本然也。揭出道

德乃一篇
之主腦。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

也。連字樹字。從駢枝二字生意。○宣註切指。多方。二字或駢枝於

病根。兩申無用。仁義聰明之無用可知。多方。云衍文。駢枝於

妙註益所
不無則溢
而淫失其
至正則乖
而僻是注
解於仁義
之行而止
以耳目聰
明之用而
多方以自
駢也兩用
多方字
絕峭絕

五藏之情實者。實理不外乎五藏。多出仁義亦謂之駢枝。淫僻於仁義之行。去聲失其本然太過

則淫。太偏則僻。即從仁義中勘出。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仁義外又添出聰明二項雖多方用之究與駢

枝同歸無用。郭註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駭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

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自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首段特提道德二字。為一篇主腦。道德原是渾渾淪淪的。從此

悟入。可得性命精微。若多方以求合乎仁義。與性命有何關涉。

駢枝贅疣。比擬切近。一是形體上病根。一是性命中病根。駢於

足。則勉強聯屬。枝於手。則分外增添。附贅縣疣。又是益其所本。

無四者。或限於天。或成於人。均為賸餘而無用。形體且然。況於

性命之情哉。仁者愛之理。義者事之宜。從性命源頭發出。則仁義即是道德。故列於五藏。以配五行。特一有仁義之名。緣飾多方。便非道德之正。離道德而祇求合乎仁義。亦猶駢枝贅疣之附於吾身。無所用之也。夫淫僻之與仁義。兩不相侔。而仁義外之淫僻。世俗所易知。仁義中之淫僻。世俗所不及知。以淫僻加之仁義之上。合併寫來。漆園慣用此深文曲筆。又添出聰明二項。正是淫僻之具。從此汨沒性靈。無怪乎去道日遠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白與黑黻黑與青之煌煌。非乎。

而離朱即離婁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宣註再申
寫聰明甚
言聰明之
無用只作

說筆非乎
言這箇不
是駢多者
乎

陸註簧鼓
字法玲瓏

言能使天
下簧鼓相

煽以奉其
不及之法

非枝於仁
者乎

藥瓦結繩
謂辯之反

覆重墨如
瓦之層累

然辯之糾
縛不解如

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聳
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

曠則離曠雖性聰明
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枝於仁者

接寫正文言
仁而義可知

擢揭

德塞

也

性以收

名聲

以仁為名高
者名亦歸之

使天下簧鼓

喧

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強以力之
所不能為

而曾史是已

曾史曾參史鮪然亦方術家自命為曾史者耳非指
本人也。郭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

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
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

駢於辯者

添出辯

藥瓦

一作丸喻滑稽
之巧有若轉丸

結繩

喻連貫之工
如一綫穿去

竄句

穿鑿字句
適以求勝遊

心馳驚心思
疲敝不止

於堅白同異之間

連上八字
作一句讀

而敝

也

跬

邱婢反近也
敝跬半步而

行也極形其分
外用之力之貌

譽

音于
夸耀

無用之言非乎

應上兩
無用字

而楊墨是已故此

指上
數子

皆多駢旁枝之道

總束一句
大筆如椽

非天下之至正也

一概抹煞歸
重道德。郭

繩之結縛
然此非駢
於辯者乎
胡註輟束
一筆隨手
帶起下文

註此數者皆帥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其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宣註再申暘上意應轉非道德之正。卻故意寫得華藻爛然又特舉世所推重之出色數子以點實之皆加意頓挫之筆

此承上文而暘論之也道之妙形迹之所不居而青黃黼黻備

五色以炫文章離朱以為明之至而不知其駢於明也道之極

聲臭之所俱泯而金石絲竹黃鐘大呂備五聲以諧六律師曠

以為聰之至而不知其多於聰也彼枝於仁者亦猶是矣德不

可窺而擢之於外性不可蔽而塞之於中墮性命之實而收仁

義之名異學爭鳴如笙簧之迭奏眾論並附如桴鼓之應聲唱

之者一和之者百曾史方汲汲以為之而不知其為不及之法

也言仁而義可類推矣仁義之說濟以聰明則遂有駢於辯者
出焉其便捷若轉丸其聯貫如結繩其點竄字句則割裂以成
其文章而馳驚於堅白同異之間疲敝其形神危行跂足以希
其所不能至抗言高論以駭世俗之聽聞楊墨且津津以道之
而不知其為無用之言也隨用多駢旁枝一句總結上文將前
四項人一齊抹煞應轉非道德之正漾出無限文情。

彼至正者

緊接上文

不失其性命之情也

實

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

歧

音基多足蟲。郭註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歧

長

平聲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

不足

從駢枝外又帶出長短二義皆隨手點綴之文。郭註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是故鳧

胡註夾入

二喻筆勢

翔舞

宣註率其

本然則自

無憂何待

於去

胡註人情

即上五藏

之情性命

之情也

劉須溪曰

本無決龍

意直蟬聯

上文詰曲

變化急欲

與之辨則

已更端矣

脛音徑。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妙妙又從長短二字生出喻意以見本然

者不容增損。郭註各自有。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

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上聲憂也。長短斷續字移到性上更為警闢任其天然則自無憂也

云緩而愈激。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活筆宕漾生姿。郭註夫仁義自是

人之性情但當任之耳。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性命之情本自無憂仁義則且

夫駢於拇者決裂之則泣枝於手者齧斷之則嘓。眼前妙諦誰解

竟脛四句。二者或有餘於數指或不足於數。駢拇皆非其本然其於憂一

也。再從駢枝生出妙解對面關合憂字逸趣環生。宣註一轉與

命之正則有餘不足皆為憂有餘不足本。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

是長短邊話說今并入駢枝內行文變化

有餘不足不可增損也。卽原不足於數如拇之駢有餘於數如指之枝亦決則泣而齧則啼同爲後起之憂矣。仁人之蓄目憂世是益其所本無也。不仁之人橫決性命而貪饕富貴是去其

二意有野花爭發溪水亂流之勢。鳧脰二喻雋妙絕倫。長短皆出於天然不容人事爲增損任其天然者本自無憂欲去其憂而憂益多則仁義之遠於性命皆強爲斷續者也。以下再從駢枝二字翻出妙解。以天事之缺而引爲人事之憂。決之則泣齧之則嘍憂一也而欲去其憂一如鳧脰之不可續鶴脰之不可斷而已。夫性命之憂倍切於形體之憂。仁人愛民物而憂天下之憂不仁之人饕富貴而憂一身之憂憂不同而其爲患於性命者無不同也。言仁而義更可思矣。天下非仁義不治而仁義適足以擾天下。上下千古悲感無端筆亦奇橫恣肆。

所固有也。○楊墨之辯與則仁義之禍。何則以其多愛而歸。歸則仁義皆由外鑠矣。莊子非惡夫仁義正惡其器器意可微會也。

宣註此方寶寫仁義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削其形則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失其固有，益其本無。屈折周旋，禮樂。仁義外又添出禮

樂，响俞仁義。响音誦，俞音與，謂曲為仁義之貌，以徇人。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

也。郭註：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天下有常然，胡評著此句橫絕。常然者，曲

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

漆，約束不以纏，墨索。宣註：借六者喻正意，畫出一箇天然樣子。故天下誘，同厲，即天誘其聰意。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自然而生者，有誘導之者。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自然，而得四語天然，故古今不二，渾然一真，常之理。不可虧也。削之侵之，失其常然。

則虧矣。○郭註：同物，則仁義又奚連連，相續如膠漆纏索，規矩隨手

無用道德

二字又一

點

宣註惑字

帶起下文

陸註夫道

德之正本

無仁義之

迹賢之以

仁義而仍

目之為道

德是滋天

下之惑也

深痛易性

將小人聖

人一例寫

來恣橫極

消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道德之間安用仁義二十一字為一句

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筆力雄大。郭註任道而得則抱璞獨

胡註勁句作界鐵鎖橫江使天下惑也黃鼓天下而惑夫小惑易

方不知東西南大惑易性迷於性命之情正指上文。郭註夫東

北此是陪句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

乃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喬仁義以撓屈天下也天下莫

惑也不奔命於仁義撓之使不得安郭註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

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

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

其常然故亂心者不由於醜而恆在美色撓世者不出於惡而恆

由仁義以仁義者是非以仁義易顛倒其性與平聲郭註雖虞

撓天下之具也變易氏無易之情而天

下之性固已異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何但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在外者皆謂之物仁義亦屬外見者。郭註自三代以上實

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上也倘之則失其自

矣哉殺一
喻雖聖人
幾無以懼
辯不得不
為之解頤

歸震川曰

語無沾滯

翩翩直下

○所求者

皆非性所

固有易其

性即傷其

性也

胡評忽下

此二喻煙

波無限蘇

氏往往得

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癩
瘕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
小人則以身殉利殺身以士

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皆易其性者上三句輕

聖人句重。郭註夫鵠居而鷺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

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世有癩瘕

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手足

癩瘕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

世同殉也。殉醉俊反又辭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

倫反揮斥之斥音赤運動也

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男而婿與穀女而婦二人相與牧羊而

俱亡其羊喻失性也問臧奚事則挾筴策讀書喻殉仁義問穀奚事則博六

賭塞音賽猶今骰以遊下注爭勝曰博塞者二人者事業不同其

器塞子呼盧喝雉博之器也。喻殉利

亡羊均也語妙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天下

外篇 騁博

騁博

騁博

之
宣註殉家
殉天下也
是爲名爲
利故止用
名利二字
括之○拈
出伯夷盜
跖之死爲
殉字點一
榜樣議論
警快絕倫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

非乎。快論足以破心。○郭註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林註絕頂快論係儒縮舌

此段申寫仁義之無用極力排宕痛下鍼砭削性侵德失其常

然皆非道德之至正一轉撇去上文筆勢颯沓奔騰如風雨之

驟至未嘗誘之以生而若或誘之則不知其所以生本非已所

獨得而與人同之則不知其所以得道本至一不可貳卽不可

離也理本至足不可虧卽不可益也彼仁義之連續不斷強爲

附離勉爲約束以遊乎道德之間者奚爲哉適足以自惑而並

惑天下已夫行路者迷其所往之方其惑猶小徇人者昧其最

初之性其惑乃大。太古之初民不知有仁義事爲簡而真性未漓。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奔命多而真性遂易降。及三代以後。仁義之說愈繁。性命之旨益遠。彼殉利而決裂乎仁義者。勿論矣。卽殉名而假借仁義之途。殉家殉天下。而措施仁義之迹均之。皆殉也。殉在仁義之外。則流爲小人。殉在仁義之內。則奉爲聖人。而士大夫之介乎其間者。又無一不爲仁義所苦。以身爲殉。殉不同而傷性則同矣。殉仁義而傷性。猶挾筴讀書者之亡其羊也。殉利名而傷性。猶博塞以遊者之亡其羊也。等亡也。不能爲臧恕也。等傷也。不能爲聖人寬也。彼伯夷之與盜跖。事

業不同。名聲異號。或窮餓西山而殉名以死。或恣睢東陵而殉

利以死死不同。而殘生損性則同。孰是孰非。皆可以亡羊例之

也。推論至此。足令殉仁義者。心灰意盡。奇文快文。千古無兩。

天下盡殉也。大聲疾呼。筆意橫絕。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伯夷之稱其

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盜跖之稱其殉一也。醒則有君子焉。有小

人焉。多此一分別矣。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倒句更為雋快。不說伯夷亦盜跖。偏

說盜跖亦伯夷俱。又惡鳥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同是一樣殘生。損性笑別稱謂

首句沈痛。為大千世界。當頭喝棒。直是冷眼觀破。無處躲藏。戰

國時俠烈成風。多輕身蹈死以成其名。此世俗所謂君子而殉

胡註落筆超絕。宣註又一翻恣橫。愈快推論至此。俗將何所置其喙邪。○一路波濤洶湧。此處頓住。陸註世俗則分為君

子小人若以傷生損

性言之名不同而實

則同也此絕頂透快

之文宣註自此

以下將前幅話說一

氣摧來一反一正以

為遮選熾沓之勢

渾渾淪淪不見為仁

不見為義○率性通

貨忘身之輩則斥之為小人究之殉仁義亦殉也殉貨財亦殉

也君子小人無一非殘生損性之人也夷跖何分哉頓筆冷絕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善也屬其性於

五味雖通如兪兒黃帝時人能別淄澠之水非吾所謂臧也添出味一條屬其性乎

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

吾所謂明也聰明外又減去辯一條○郭註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

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迴筆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

郭註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宣註所謂二字衍之謂也

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郭註謂仁義為善則損生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

味乃善
自聞自見
道其耳目
收視返聽
復歸於朴
○彼字妙
無端相逐
不可定其
為誰也禪
家所謂狂
犬逐塊又
所謂幻花
又生幻菓
也
楊用修曰
適人者不
適自適者
真適

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
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

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郭象曰夫絕
離奔曠自任

聞見則萬方之聰
明莫不皆全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
適其在己
殉其在物

○省去不自聞一層添入不
自得一層文法極變化參差
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又只承不自得一層再添入不自適
其適一層文法極變化參差○胡註

再用擺搖之筆屈曲盤旋而氣自一
貫○宣註只說上文銜尾一氣滾下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又省去不自得一層文法變
參差極矣○胡
註伸筆不可測又云接筆有
嚴仙橋之異
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
坐定一樣罪案席上淫僻於
仁義句勢如駿馬之奔平川
余愧乎道德
自謙○宣
註結處現

出自己歸到道德上
去是一篇大章法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

歐陽公曰語至刻急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優柔有餘得雄辯守勝之道自經而子未有成月文字枝葉橫生首尾故態自為一家若此以下做篇者但論筆意亦可謂之大宗師也

之行去也對舉並收文法周密吐囑極為和平而顧視清高仍極傲睨萬物之態。郭註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放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宣註既不敢為道德又何敢妄為淫僻乎。莊子將仁義淫僻一例看承何得又有上下之日須知此上下二字正是調侃俗見乃口角生雋處也。褚伯秀管見曰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是自矜者之遠於道而敷衍旁流浩瀚若此蓋謂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水澗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洎喪矣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主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

末幅迴應前文多駢旁枝四項一反一正朗若列眉就中減去辯論一層而增入五味辯即寓於仁義聰明之內可以類推至五味與聲色並列五藏故連類及之自聞自見措詞精妙絕倫不言性命卻筆筆透入清虛不自見而見彼承上文而反言之

又減去不自聞而增入不自得一層下四句申明上意又減去不自見而增入不自適一層一路銜尾而下節節相生層層脫卸隨手增減皆成無縫天衣以後僅就不自適一層輕輕拍合伯夷盜跖早已收足全篇一結現身說法極閒極冷開手淫僻於仁義之行是從仁義中看出淫僻故以淫僻屬之仁義此處豁地分開明鏡彩虹各臻其妙道德是此篇上乘宗旨卻一筆颺開用作謙詞正見難能而可貴上不敢爲仁義下不敢爲淫僻莊子果自居何等哉曲終奏雅可想見其寄託深心矣。

楊用修云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全牛也故曰至誠之不盡焉魚之不察精義之不知致龍蠖之不知宣茂公曰前後用譬喻錯落洗發如雨後

外篇馬蹄第二

馬蹄與駢拇皆從性命上發論駢拇是盡已之性而切指仁義之爲害於身心馬蹄是盡物之性而切指仁義之爲害於天下開手陡下三喻用筆如風馳雨驟飄忽非常三箇善治從伯樂陶匠口中寫得躊躇滿志神情意態栩栩欲生與下面仁義禮樂四項病根鍼鋒相對而喻意祇歸重治馬陶匠二層原是足上治馬意借來添作波瀾行文乃爲盡致看他開手取喻治馬連用兩折疊疊歸罪伯樂隨手帶出埴木卻止用一折輕輕抹煞陶匠文法錯綜變化修短濃纖各臻其妙下文兩箇善治又

青山最爲醒豁。

陸樹芝云此篇莊文之尤近人者西漢人文字多祖之而字法句法要非秦漢以下所有也至其巨篇與旨則固成一經矣。

劉須溪云此篇雖短

淺亦有機

致老筆過

從旁面極力一颺。文勢盤旋飛舞。如生龍活虎。不可羈縻。然後

落到治天下句。輕飄一絲。早已逗出下意。趁手振轉。關竅擒住。

正文神迴氣合。筋節通靈。隨提民之常性。與前幅馬之真性。及

埴木之性。兩性字。互相映發。妙緒環生。至德之世。分作兩段。信

手寫來。各有意境。上段是渾淪氣象。下段是運化精神。均用韻

語。頓宕鼓舞。而出之一片。歧慕深心。溢於言外。下乃痛斥仁義

之弊。而以禮樂分配其間。見四者均非至德之世所有。疑則揣

摩而失其真。分則決裂而不可爲。只就拂民之性上。窮究弊端。

以反襯上文。詞意最爲迫切。仁義者道德之支流。禮樂者性情

送皆不費

力

褚伯秀云

此與尚書

以御馬喻

臨民義同

而此篇首

尾形容馬

之性情喜

怒曲盡其

態

之寄託不溯其源而逐其流道德所以日廢也不率其真而循

其迹性情所以日離也四語本是申說上文卻插在中間而以

犧樽圭璋文采六律綴置前後便如遙峯對立蒼鶻四合不辨

其孰主孰賓也殘樸以為器雖承本文喻意說下亦暗映前面

陶匠一層思周藻密極有匠心特雲漢天章尋不出鍼綫痕迹

耳毀道德句透出仁義病根使人驚心動魄祇申言仁義之弊

而不及禮樂禮樂不過隨手帶敘即可隨手抹去也未幅只將

伯樂聖人兩兩對勘便已收足全篇並不及陶匠一語以陶匠

原係陪襯伯樂此間便無須糾纏矣喻意正意均各追進一層

見拂馬之性者。控制多方。馬且驚悍難馴。而乘以機巧。拂民之

性者。拊循多術。民且知利並驚。而即於怙淫。治天下如牧馬然。

崆峒訪道之言。正可與此義互相發明也。淡淡作結。餘味曲包。

○馬讀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踳。此

馬之真性也。揭出真性二字。見馬無待於治。雖有義音儀臺儀門路寢寢正無所用之。

馬不以此為安。而易其性。及至伯樂孫陽曰。我善治馬。燒之烙鐵剔之剪其鬣刻

之。削其錐之錐同絡。連之以羈。日羈首。雷音的。編之以阜馬棧。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謂十分中去其二三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前有轅馬飾之患。而後有鞭策同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直誣儀憲
在前路廢
在後蓋總
宮室之全
言之。馬
一喻單領
下用兩折
胡註忽然
而止下又
忽然而起

陶一喻匠
一喻雙敘

下總一折
陸誌以馬

喻忽又插
植木二喻

然後併合
立意變化

縱橫是古
又筆力絕

人處
宜註民性

本來渾一
無偏任天

自在此五
句頓起正

文

陶者審匠曰我善治埴土黏曰埴圓者中去聲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木

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去聲繩馬性敘在前埴木性夫埴木之

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自謂善治便不離規矩鉤繩非純任自然

最詳陶匠二喻只用一拆敘得最簡以陶匠原不過帶說也然且世世稱之曰再跌進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雙挽喻意筆力千鈞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也陡落治天下與三者全無分別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轉筆輕快○宜註緊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德即日用飲食一而不黨命

曰天放上聲天然樣子放之而自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運動而

其視巔巔專一而不眩搖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陸路未通澤無舟梁水路未通萬物

林西仲曰
寫出太古
景象千古
在目令人
神往。

胡註末句
頓挫生姿

林註蹇蹇
踉蹌四字
皆從足蓋
躊躇不安

羣生連屬其鄉無所求於山澤之利故足迹不輕去其鄉○郭註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

殊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上聲○郭註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係

羈而遊鳥雀之巢可攀援而闕無機心則夫至德之世再提至德之世同

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鳥乎知君子小人哉仁義全用不著人

君子小人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力智反叶如字○郭註知則離道以善也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郭註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而民性得矣此段言民有常性無待於治神

角津津有餘味也及至聖人看他與起處及至伯樂句同一機杆○郭註

至聖人猶云蹇蹇音屑行不正貌羅氏循本謂蹇足而勉行也為仁踉蹌題蹇奇○起

及至其迹也蹇蹇音屑行不正貌羅氏循本謂蹇足而勉行也為仁踉蹌題蹇奇○起為義而天下始疑矣非其性之所澶音漫泛濫為樂摘僻為禮

之意。

陸註疑則

機心生分

則吟域起

宣註將正

意插在中

間。犬言炎

炎小儒咋

舌。

胡註拖定

工匠雙跌

聖人不滯

不剝

陸註再以

馬喻又進

一步說言

馬之知初

止於飲食

糾摘邪僻而天下始分矣

純樸不全紛紛割裂。郭註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

而已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

鄭玄音蒞

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

應去

各上句皆是天然本質。各下句皆是造作出來。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

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郭註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則有可尚之迹。

夫馬

單應起手一喻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摩也。

怒則分背相踉。

馬之踉蹌分背向後三句

寫馬最工與起處不嫌重複者前是單提引起正文後是雙縮襯託正文也。

馬知

智

已此矣。馬之知止於此正是

真夫加之以衡。

橫也。扼。同輓乃橫木。駕馬領者。

齊之以月題。

額也。馬額上當如月形者。

而

馬知介

夏

倪。詣又作睨。介倪。怒視之貌也。

闔

曲也。拒。曲頸以驚悍驚貌。

曼

奔。詭銜

馬知介倪

外篇

馬蹄

走

喜怒卒乃
至能為盜
皆由伯樂
治之而失
其性也妙
喻不窮
宣註前意
已盡又借
馬與人伯
樂與聖人
作排比雙
收與起處
馬字一喻
若有意若
無意為映
帶之文

吐出竊轡偷齧故馬之知智而能至盜者承上詭竊二字意說蓋拂其性則馬亦生奸也

寫馬即伯樂之罪也以仁義治民至盜仁義以為利詭竊二字如鑄鼎燃犀夫赫胥氏帝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音步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也

此矣上是真知此是真能及至聖人屈折禮樂又將禮樂陪諛屈折是矯揉造作以匡也天

下之形匡其形失其性矣縣音玄政如縣物而使仁義憑空以慰天下之心

既有心便不能兩忘而民乃始踉跄好知好知並去聲謂踉跄自用爭歸於利不可止

也此亦聖人之過也郭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林註文勢疊而非復再申斷聖人之過極沈痛卻極鬆快

馬蹄秋水乃南華絕妙文心須玩其操縱離合起伏頓挫之奇

此篇開首一喻即騰躍奮迅而來寫出馬之真性率其性則霜

雪風寒不以爲苦。齧草飲水。翹足而踣。不以爲勞。義臺路寢。不以爲樂。習而忘之。馴而致之。通其說於牧天下可也。自伯樂自命爲善治。且多方以治之。而馬之死者。或十之二三。或至於過半。則以善治者爲治。不若以不治者爲善治也。陶者曰。我善治埴。匠人曰。我善治木。夫埴木各有其性。強欲治之以規矩鉤繩。亦猶治馬者之拂其真性。而蹙其生機耳。然而世之稱伯樂者。且真以爲善治馬也。稱陶匠者。且真以爲善治埴木也。馬失其性。而伯樂不自知。埴木失其性。而陶匠不自知。於是稱伯樂者。皆願爲伯樂。而馬之死者更多。稱陶匠者。皆樂爲陶匠。而埴木

之全者亦少。此不能不歸過於伯樂陶匠矣。天下之拂其真性者，豈獨在物哉？以馭馬者馭人，取斯民而束縛馳驅之一如伯樂之操鞭策以從其後，以制器者制世，萃斯民而侵削戕伐之一如陶匠之尋斧斤以炫其長。爲伯樂陶匠慮，更不能不爲治天下者慮矣。而且曰：吾善治天下也。夫善治天下者，豈能拂民之常性以爲治哉？耕織而引爲同德，同則無所謂異。渾一而命曰天放，放則無所謂私。此其民常遇諸至德之世，至德之世又豈有異民哉？一步履瞻視而未嘗致飾於儀容，一山澤遨遊而未嘗自矜其創造同域而居民不輕去其鄉里，忘機而狎物亦

相感以和平。渾渾噩噩。惡知其爲君子。惡知其爲小人。同乎無知。葆之爲常然之德。同乎無欲。斂之爲素樸之真。此何如景象哉。天下無所事於治。治天下者亦相安於無事則已矣。乃今之治天下者。吾惑焉。蹙蹙爲仁。勉爲行而猶形爲傾側。跼跂爲義。強爲至而益苦其形神。而且澶漫爲樂。而無聲之樂不存。摘僻爲禮。而無形之禮安在。示民以共信。信者不及疑者之眾也。使民以自合。合者不及分者之多也。彼末世之聖人。何以拂民性。若是哉。夫政教之日繁也。至德之世。祇相忘於道德。其後遂有仁義之名。仁義興而道德始廢。至德之世。祇相遇以性情。其後

遂有禮樂之名。禮樂合而性情始離。亦猶純樸殘而犧樽始出。白玉毀而圭璋始成。五色亂而文采始著。五聲亂而六律始調。皆可以觀世變也。殘樸以爲器。殘之小者也。工匠猶不能辭其罪。毀道德以爲仁義。毀之大者也。聖人又烏能辭其過哉。一路夾敘夾議。恣肆汪洋。如萬頃驚濤。忽起忽落。真有排天浴日之奇。至此已歸結正文。後二段乃其餘波耳。再將伯樂聖人對寫一番。與前幅配合均勻。格局極爲完密。而正意喻意縈迴宕漾。在有意無意之間。微雲河漢。疏雨梧桐。可以想其逸致矣。

外篇胠篋第三

宣註此比前二篇又推是一篇直是充類至義之盡故其痛快亦更無比○後段好知二字妙妙將仁義聖知漫天匝地經綸說得止是一念見戲如此眼光任他何人

此篇痛駁仁義聖知不足以防患止亂適足為大盜之資仁義聖知分插中間錯落參差總見得利於盜賊害於民物用意最辣用筆最橫而其禍皆起於好知前後特抽出知字痛下鍼砭眼明手快直透中堅此知字在仁義聖知之外另具一種深心世俗以之防盜故有緘滕局鑄之巧帝王以之防亂故有仁義聖知之名究之守備雖嚴并其緘滕局鑄之資而竊之利器所在并其仁義聖知之法而盜之盜賊得聖人之道遂以行其盜賊之術而安其盜賊之身小則竊鉤大則竊國盜其國則并斗

看不到余
謂莊子悟
道直據峯
巔與孔子
子思相上
下止一行
文必要奇
快乃才情
溢發在聖
門中爲涵
養未到者
耳

斛權衡符璽而盜之猶盜之小者也盜之大者莫如仁義盜其
國則無所不盜於是盜賊其行而仁義其名啟盜賊之聰明而
資以防守之利器皆好知者職爲厲階也絕聖棄知以下屏除
一切誨盜之資將聖人當作利器醒快異常聖人生而大盜起
欲利國適以利盜誠不如渾其仁義聖知之用立乎不測而遊
於無有如利器之不以示人則大盜失其憑藉之具而無隙可
乘矣隨將聰明巧詐各種人一齊抹煞萬頃煙濤倏起倏滅祇
覺水天一色倒影空明此與上斗斛權衡一段均作層波疊浪
之筆排算縱橫力透紙背昌黎原道各篇從此脫化便足起八

代之衰後幅提出至德輕輕一掉將仁義聖知巧辯聰明概行
壓倒隨用若此之時則至治矣二句頓住上文趁勢轉入好知
以起下致亂之由烏亂三層已顯出知巧紛紜乖戾成象不待
圖窮而匕首見矣以後淡淡著筆歸結全篇更不須勁弩強弓
持滿而發煞尾一句在冷處傳神言盡而意不盡

○將為去聲胠音區腋之而走也又旁開也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平

守備則必攝結也緘皆繩之固局占熒反鐻音決環扣也此

世俗之所謂知智也也宣註徒落譬喻突起甚奇就人情所易明

然而巨盜至宣註則負匱揭舉篋擔音丹囊而趨

宣註徒起
林註凡作
文起手最
難如此突
如來如奇
峰忽起若
神龍變化
無從覓其

海上海山隨風雨
而至不落邊際

然而巨盜至宣註則負匱揭舉篋擔音丹囊而趨

百尾蘇長
公常得此

法○跌句
健勁有力

陸註憑空
陡設一喻

飛舞透闢
大意已攝

林註從盜
上間闖寫

來忽落正
意下又忽

入引證文
心變化莫

測
胡註前後

曲折無限
而此處一

唯恐緘滕局鑷之不固也

緊對下文并盜聖知之法奇情至理時湧而來須玩其起接轉合處字法

然則鄉音向之所謂知智者不乃猶言為大盜積者也

疑是邪字。拍合極醒極

快○宣註大盜妙言立法但能制庸愚有傑起者則小數反為所憑藉○胡評起落轉接洪濤拍天奇石轉澗讀者但於空際領取

其落筆之妙自然體密氣疏故嘗試論之推論而下脫卸上文領起下意世俗所謂知智者有

不為大盜積者乎世俗所謂知承上文疊一句有不為大盜積者乎再承上文疊一句與下二句作排宕之筆筋

節靈動呼所謂聖者胡註插入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脫卸無痕喻聖字作陪

至此輕輕何以知其然邪宣註踏進昔者齊國都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網罟之所布耒犁一作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境之內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平聲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亦猶緘滕

氣直下力能伸鉤屈

或○暫然

而入

宣註接上

推入到

大處來天

下國家一

國與襄國

也聖知之

法一穢膝

扁鑄也古

今無數竊

國者則真

巨盜也田

成子其近

在耳目者

耳○一段

局鑄之固安放一筆動宕生姿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音齊君而盜其國盜其國三字奇闕

郭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也

盜者豈獨其國邪不止於盜并與其聖知智之法而盜之聖知之

守國盜之則為大盜守矣亦猶負置揭篋擔囊而趨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

之安警闕絕倫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極快極醒拉筆更奇險語足以破鬼膽此

段單行多而排偶少疏宕中灑氣流行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再疊上文加一至字便意境迥別任你大知神

聖立法總便於盜賊胡註迴瀾疊浪洶湧非常陸註就聖知推上一層拍合正意卻仍用前文筆法漸漸引入極濛迴層摺之妙○

聖知爲盜賊之利

林註此段

引田成事

作證畱下

面餘地層

層說出此

文字波瀾

也田成以

私量貸公

量便是竊

聖知以濟

竊國之私

後世王莽

之金騰恩

卿輩之周

禮皆挾此

術已被莊

林註添出知字方是議論聖人即將上面文法翻跌生姿何以知其然邪宣註再踏進昔者龍逢斬

比干剖其弘脰音以剗腸子胥靡爛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略作引證

以見聖知之不足以防盜。郭註言暴君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曲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

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也往也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懸揣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平可否

知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

禁盜而反爲大盜之資賊心賊口。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

不立此句是主。胡註雙繞雙跌勢力不孤天下之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接筆矯健如蒼鷹側翅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雙一語道

破

宣註一段

聖知為天

下之害○

其害處即

就利盜賊

上推出

也多。極快極醒筆鋒犀利可畏。○歸震川曰看他反覆縱橫說必勝。○陸樹芝云奇思創論幾欲另闢天地卻自切理壓心。

前段喻意破空而來甚為奇妙守物之知世俗以備巨盜而巨

盜即并其備盜者而盜之借世俗共明之事發端正為仁義聖

知立竿見影接手卸到正文上去一氣相生有嶺斷雲連之勢

天下國家例之以篋與囊匿聖知之法比之於緘滕局鑄田成

子一類人竊國而并竊其聖知之法與負匱揭篋擔囊如出一

轍防不勝防為之積而為之守世俗所謂知正盜跖之所謂愚

也下又再疊上文追進一層任你聖知造到極處終為大盜假

借之資備聖知於一身往往不能免禍益盜跖以聖知則能為

禍於天下五德之在聖人所以經國家而防邪惡乃盜跖公然
 據為己有竊聖知之德以成大盜之名奸雄篡奪史不絕書終
 其身以及其子孫晏然無患者皆用此法也說得利天下少害
 天下多轉自聖人作俑奇論快論筆鋒凜若秋霜

故曰唇竭則齒寒唇竭非以寒齒也而齒寒以況事之相因魯酒薄而邯鄲圍釁由魯致而趙

受其患。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玉魯酒薄而趙
 酒厚楚之主酒者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

○以況事之非相因而相因聖人生而大盜起事有非相因而若相因者本非聖人

所措音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去聲矣千古傷心之語夫

川竭而谷虛丘夷平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宣註彼竭則此自盈彼夷

陸註有聖人則有聖知有聖知則盜得竊之以成大盜是以聖人生而大盜起似不相因而實相因也

搖五嶽筆

破鬼膽語

胡註呼吸

叱咤反覆

成文愈出

愈奇

宋方城曰

只是竊聖

知之法一

語起伏不

厭觀水觀

淵謂此

陸註為之

斗斛以下

即確指利

盜之實

胡註富貴者稱賢趙

則此自賽彼死則此自不起

言事有相成也語意最圓

郭註非惟息盜爭

尚之迹故都去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再一翻轉

雖重聖人而治

極快極醒

郭註將重聖人以治天

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

天下

筆妙則是重利盜跖也

故所利不得輕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

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

之仁義以矯之

其非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承上二句言如是則天下相安矣

則天下相安矣

石破天驚

雖重聖人而治

極快極醒

郭註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

天下

筆妙則是重利盜跖也

故所利不得輕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

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

之仁義以矯之

其非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四者皆聖知之法信手拈來爽若哀梨快若并

剪奇文妙文各上句是聖知之法與首段緘滕局鋪對照各下句是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與首段負匱揭篋擔囊對照四層中尤重末層上三層皆陪襯也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

謂帶也又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如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建國即有仁義

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外篇

陸德

三

壹之歌于
秋扼腕
林西仲曰
狼手殺手
取古人之
法而痛詆
之幾於髮
指毗裂吾
不知其胸
中有何憤
愆竟至於
此也
宣註一段
申言為盜
之利

不止竊國矣。○陸註論創而確太史
公貨殖傳無限感慨都從此脫胎
故逐趨於大盜揭奪諸侯竊

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分排處仁義在後雖有軒冕之賞

弗能勸曹莽皆大盜雖加九錫之榮列三公之上終不免於篡奪

而竊至吐哺則比於周公禪讓則比於堯舜乃并其仁義聖知此重利盜跖而

之矣斧鉞之威弗能禁大盜更非法令所能加老吏斷獄○宣註輕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收一句是相間法

承上文說來愈出愈奇愈轉愈妙塞大盜之源必先拮擊聖人

而其源自絕行聖人之法不如縱舍盜賊而其法可除非故作

驚人之筆正以太盜之所為已盡聖知之法而有之盜國而兼

盜其斗斛權衡符璽猶其小焉者也至於行盜賊之事以奪諸

侯之國即假仁義之名以守盜賊之身弭盜者無其權詰盜者

並無其術軒冕雖榮何若享有宗社將勸之而弗從斧鉞雖嚴

豈能加於仁義縱禁之而弗畏然則啟大盜之憑陵恣睢以與

聖人抗衡者聖人不得辭其過也此段歸獄聖人深文曲筆刻

摯非常而議論雄快體密氣疏有天馬行空之概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妙解視下二句極醒國之利器仁義聖知不可以示人恐為大盜

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警快語面面都到郭註夫聖人者

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迹物迹各與物俱冥乃為至非所以明示天下也極為下含字伏根

○郭註示利器於天猶泣耳可執而用曰迹故絕聖棄知智大盜乃止無誨盜之資擿玉毀珠

宣註逐段相接一氣卸下

宣註一番排宕以暢

外篇 法篋

之

陸註絕棄

擲毀焚破

字須活

看謂不費

於心而僅

逐其迹也

然不用此

等險字不

見得警辣

翻案文字

固須痛掃

盡致也

胡謔等此

句妙若萬

派奔流之

內小立一

小盜不起此是倒插陪筆焚符破璽而民樸鄙郭註除矯詐之所賴者措

斗折衡而民不爭郭註夫小平乃大殫音丹殘音盡去天下之聖法而民

始可與論議議道也拔本塞源之擻亂六律鑠絕焚竽瑟塞瞽曠

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含字妙大滅文章散五采膠粘離朱

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音例工倕之

指塞膠攬等字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此獨易含為有有故曰大

巧若拙獨找一句文法靈變將前後隔開歸重仁義如飛瀑界破

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

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

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攬

於道術則可以葆光。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屬之聖人而天下治。屬之盜賊而天下亂。誠不如棄聖絕知。俾利器兩無所屬。而盜賊之窺伺潛消。一切相安於無事。塞瞽曠之耳。而聰者含其聰。聽於無聲。故天下莫能測。膠離朱之目。而明者含其明。視於無形。故天下莫能窺。握工倕之指。而巧者有其巧。遊於無有。故天下莫能爭。夫聰明知巧之自炫於外者。皆易啟天下凌競之端。而仁義之爲禍更烈。去其聰明巧辯。而爲屯蒙未闢之天下。斯萬物無所角。其才能去其仁義。而爲恬淡無爲之天下。卽聖主不敢矜言制作。又何盜之足慮哉。一路騰躍奮迅而來。文情已

極酣暘淋漓至此忽作反掉之筆撇開楊墨曾史諸人以起下

文至德之世徑路絕而風雲通又行文之化境也

唐荆川曰文字茂密

在內外述

軌間

宣註此軒

輶氏另是

一君非黃

帝也

亂在於好

知弔古傷

今○無數

才能制作

止約之曰

好知之邊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提出至德壓倒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

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同義

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郭註適

當故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

往來無求若此之時則至治去已輕輕今遂至宣註三使民延頸

舉踵曰某所也處有賢者羸糧而趣七喻反之去此則內棄其親而

外去其主之事仁義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郭

寫得古今

若干聖賢

作用一少

年聰明自

喜之習耳

○此段又

承上文連

類廣譬

陸註知詐

漸毒者以

知相詐積

漸深毒也

頤滑堅白

堅執為白

而辯之頤

頤不下圓

滑不止也

至治之迹 猶致斯弊 則是上好知

智之過也

後幅只將太古景象與近今風氣比較一番淡抹微雲此行文

疏密相間法也。專摘好知之過應起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手世俗之所謂知句下文皆重發此意

大亂矣

宣註跌宕風流接上文疊一句又轉一波。按好知尤為病根故於仁義聖知內抽出此一項正襟危坐而道之加

入無道二

字尤警切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

則鳥亂於上矣羅落

鳥罟兔罟翻車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下文用知詐

漸音尖毒音漬頤音真

滑堅白句解垢詭曲同異之變

作後勁

知詐

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知平

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務外以求其所不可知而同然之理人所共知

者莫知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知淫僻之非而不知仁義之非

反求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者莫知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反求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者莫知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反求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者莫知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反求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者合異為同而辯之

始則如解散之不一

卒乃如垢

賦之不去

也莊子非

惡仁義只

惡堅白同

異之辯於

此露出本

旨

胡評此段

文境如白

兩點中忽

聞瀕聲消

歛其氣解

此妙者嬉

語意是以大亂上以好知倒煞此以大亂順拖皆有筆力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去聲喘音揣動蟲冥無足之蟲肖翹蠅飛之屬又植

之物莫不失其性何況於人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

是已倒鎖一句遙映上面至德之世舍夫種種樸實謹厚貌之民而悅夫役役奔走奉

義之佞媚上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同諛往復諄切以申明仁義之意二

下所好類如此啍啍已亂天下矣戰國之世變亂極矣分明覆轍在前人猶不悟已字便就眼前指出

接上文忽提出至德二字渾渾寫來疏通前後氣脈轉入好知

便覺得民情浮動其嚮慕仁義之時已失其尊親之謹是孰使

之然哉從好知上斷一句用意最緊而用筆最鬆以下深究致

亂之由物失其性何況生民末一層與上三項並爲亂本而辯
言亂政尤當世病根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歷歷
指出如鑄鼎象物神姦莫匿其形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
已知將舉已知者而遺之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將
並不善者而蹈之是以大亂迭生而天地山川之精亦爲之消
鑠喘奕肖翹之屬盡失其生成自三代以下興衰治忽之機可
覩也種種者自安於樸誠役役者皆苦於文法彼固自取仁義
聖知之言嗶嗶焉以告之也夫嗶嗶之亂天下也已久矣一結
現前指點片語結盡通篇悠然不盡使人聆其絃外之音

外篇在宥第四

宣茂公曰
在宥二字
是一篇之
主治字是
反對此病
在宥則性
命之情安
并不必治
天下矣治
則天下多
事更不能
安性命之
情矣前數
段止此意
一反一覆
○崔暉誤

此篇通體發明在宥之義起句喝出全題突兀崢嶸勢若太阿
出匣弩箭離絃次句卽將治天下三字劈手奪去筆力橫絕古
今隨又承明首句申說一番不淫不遷天下相安於無事覺得
治天下轉爲多事妙用反詰之詞輕輕一掉宕濛生姿趁勢拱
發病根尋出兩箇治天下樣子痛下鍼砭堯桀對舉分出苦樂
苦樂對勘判出不恬不愉無論善治不善治一齊抹倒毗陰毗
陽從天事推出人道之患大處落墨包括一篇洪範九疇盜跖
會史皆乘患氣而生隨手拈來有鑄鼎燃犀之妙以下縱筆所

認治則能善人心，卻不知正是攫人心老。子說來，其流弊遂至不可救此一大段，所以痛駁治字之害處也。黃帝一問廣成子不取其治天下而告以治身，雲將數問鴻濛不取其治人而

之將一切聖知聰明仁義禮樂極力排決障百川而東之真有氣吞雲夢波撼岳陽之勢。吾若是何哉一句。洞簫微咽無限聲情以下接入正文。與起手遙遙相應。臨蒞天下非不得已於民物之事乃不得已於性命之事。尸居龍見三層。從收視返聽中摹寫入神絕非空談元妙。抹煞性命實功無爲句。乃萬物自就其陶鎔非君子有心於及物也。炊累二字形容絕妙。元氣薰蒸如釜甑上氣一層一層透徹上來取譬存神過化之功。渾然無迹何暇治天下。映合起手未聞治天下句。迴風舞雪一片靈機中間引證三大段。反覆申明治天下之害。分之如華嶽三峯。壁

語以心養
此二大段
所以發明
在宥之微
處也夫在
宥豈一味
廓落而已
哉後二大
段又用已
意發明是
一反一正
秦少游曰
此篇自無
爲說到有
爲復自有
爲而返於
無爲抑揚
開闔變化

立千仞合之如雲錦七襄天衣無縫皆能與在宥之精神命脈
呼吸相通崔瞿陡問治天下病在櫻人心老聃急與喝破將人
心冥搜細剝說得悍鷲堅深迅疾剝忽而不可櫻之故透發無
遺以後卽從此三字歷徵世變黃帝作俑禍延堯舜下及三王
性命離而撓之以仁義仁義窮而濟之以刑法皆所謂櫻人心
也至世變愈趨愈下盡天下皆爲仁義所驅刑法所束於是乎
桁楊相望櫻之以聖知桎梏繁興櫻之以仁義桀跖橫行櫻之
以曾史莊子追咎其致亂之由一切概坐深文結句只輕輕掉
轉頓住上文著墨無多而題情已足黃帝所問者至道之精而

無窮鴻濛
以下夾起
三峯斷而
不斷文字
之妙非言
說可盡
歸震川曰
以至道全
身以無爲
治天下則
吾得長生
之秘人安
性命之情
矣因民性
有遷故法
未嘗廢雖
有爲而實
無爲也

欲爲者仍不外治天下之事。廣成子只就雲氣草木日月當下指出箇凋殘氣象。則治天下癥結早已暗透神鍼。此外全是發揮至道之精。似與治天下毫無關涉。仔細看來。句句用不著治天下。卻句句是在宥天下之根柢。至陽至陰之原。此中消息甚微。並非守虛致寂作用。至天地有官二句。則萬物皆在化育之中。而聖人祇行所無事已矣。黃帝贊歎一語。全是頂上圓光。將上文許多妙諦。渾括無遺。何等超脫。後面補發外生死一層。端屬餘意。雲將鴻蒙問答一段。三疊拊髀雀躍句。摹神極筆。全是無行地工夫。看得治天下如野馬遊絲。紛紜萬狀。毫不足爲重。

輕一遊字已託出在宥之神。一吁字已窺及治天下之害。尤妙在吾弗知二語。拈花微笑。見天下無可容吾知者。不知之妙。乃不可以言傳。及雲將他日再問。仍還他兩箇。不知。鞅掌以觀。無妄從浮遊猖狂中間。閒寫照不卽不離。究竟無妄之真機。卽爲在宥之真境。雲煙杳靄中。分明現出匡廬面目。卻一筆漾開如神山欲到。風引舟回。令人可望而不可卽。玄天卽指性命。中無妄之天。在天爲收藏之令。在民爲顛蒙之象。在聖人爲中和位育之功。感應之機捷如影響。失其無妄之本。則玄天弗成。而禍延民物。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患氣相乘。物類自相爲感召。奇

情至理動魄驚心。足令治天下者恍然爲戒。以上旣從正面逗出無妄之真。又從反面宕出治人之過。雲將猶未化去。天下之見則錮蔽已深。毒哉二字危論苦語沁入心脾。僂僂乎歸矣。仍是拊髀雀躍之神。軒舉凌空幾欲騰身而去。然後轉入下文。於無可名言中。約略指點。徒處無爲而物自化一語。洩盡真詮。以後妙緒紛綸。均解無爲奧旨。物故自生。從各復其根而不知句。體會而出。物自化而物不自知。我化物而我不自知。更何有治天下之見存耶。後幅又以己意歸結正文。喜同惡異。正欲以出眾之才。傾動人主。而有土者亦因大物橫據胸中。遂以投其所

唐荆川曰
特起奇甚

好是皆有物之見存也。不知主宰乎物者，不在乎物，物而在乎

不物不物者，能遊於無有，而實有所獨有也。性命中之惟獨有

為至貴，賢聖經綸，帝王大統，都不足言。末節從教字生意，似乎

欲有所為，而大同無已一語，透入深微，無已之見存，即無物之

見存。與上段不物故能物物，神迴氣合，而在宥之全神，已從無

字句處湧出，用筆亦矯健絕倫。觀有觀無二句，收住通篇，一輕

一重，判若天淵。結出天地之友四字，上下千古，目光如炬，非莊

子不能有此超妙之文。如此作結，乃篇法之最善者。後一段真為駢拇支指。

○聞在宥天下。在宥二字平看。不聞治天下也。急將治天下三字抹去。郭註所貴聖王者，非

外篇 在宥

宣註兩句 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呂注在者存之而不亡
括盡一篇 任自然而不益育者放之而不縱如圓之宥物也。宣註在存也
如時文之 聽其自存不亂之也宥寬
破題 也容之寬然不驅之也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溢其性也 性外

承明起二 便不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侈於德外 天下不淫其性不
句就在宥 在 便不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侈於德外 天下不淫其性不

上順手抹 遷其德 性命之 有治天下者哉 何用我治 昔堯之治天下也 治
去治字更 情得矣 一句冷箴 昔堯之治天下也 治

不費力 受 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忘樂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堯桀一例 病 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忘樂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看具大眼 下瘁瘁焉 病也 人苦其性 宣註性上不可添一箇 是不愉 音也 不
孔 憂也 樂更不可添一箇苦 是不愉 音也 不

林註性中 則愉。郭註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 夫不恬不
無苦樂使 其於失其恬愉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夫不恬不

之苦樂則 愉非德也 德即 非德也而可以長 平 久者天下無之 堯桀治天下
性溢而德 性也 非德也而可以長 平 久者天下無之 堯桀治天下

遷矣 分其於失性一也遺他一齊抹煞而在宥 人大喜 大音 耶毗 偏 於
胡註勒句 之義了然矣。郭註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人大喜 大音 耶毗 偏 於

變勁其故
下文明之

林註，劍論
奇奧

宣註，使人
心偏毗如

此豈不致
亂

陸註，喬者
矯己而過

於高詰者
責人而過

於密卓者
特立而至

於亢鷲者
狙擊而過

於猛
林註，何暇

陽大怒邪毗於陰承上苦樂二字意說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不調寒暑之和不

成從人事推到天時其反傷人之形乎性既乖戾形安得不受傷使人喜怒失

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上六句就天人泛說此處方屬治天下者拂人常性

言於是乎天下始喬自詰責人卓自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去聲

喬詰卓鷲四者皆乘患氣而生盜跖與曾史並稱無所分別也故

筆意極橫極辣。林註，句法雄卓氣敵萬軍此鉅鹿楚將也

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郭註，慕賞乃善故賞不能

供畏罰乃止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音凶猶洶

也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賞罰者治其外而擾其中也而

且接說悅明邪踏進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

二字妙。天下惟奔命於賞罰而

已。

宣註承上殺追進一

層

胡評一層

化作兩層

練光聚彩

尤妙在存

可也亡可

也二句凌

空而去

林註迂儒

剽竊不得

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去聲助於技也相習於

射之類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習於淫哇如說聖邪是相於藝也技藝如

能說知智邪是相於疵也察察求疵。郭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

可存可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此八者存可也亡可也用筆如

則性命安矣呂註謂無損益乎其真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

之八者乃始上聲擿音倉音囊猶搶攘也而亂天下也

競起多事。林註雙發雙議如手舞雙劍。遍體繞匝。異光迸射。蘇

長公慣用此法。陸註不安性命之情。則此八者將立為世法。以

為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束縛人之耳目心思使之擿卷而不舒。其法又參差煩瑣得此失彼得彼失此。馳逐人之耳目心思使之

搶攘而不甯亂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刑名法

術各自

其要其一
段尊信古
人糟粕處
寫得如癡
如狂可憐
可笑

合參貴則
不輕其身
愛則不危
其身

宣註五藏
所以藏貌
言視聽思
人身之五
行也。尸
居如尸之

為書尊之惜之。豈直但過也而去之耶。仲筆言豈止偶然尊乃齊

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如此則不止一時珍惜吾

若是何哉。慨歎有聲，宣註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泣天下。不得已

後應也。莫若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郭註無為者

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貴愛其

命之事也。未嘗以身殉天下。而天下皆寄託於性命之中。正寫在宥。故君子苟能無解。音改其五藏

同臟謂。無擢顯其聰明。呂註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於仁尸居而

龍見。賢過淵默而雷聲。雖尸居不動而有無形之形。雖淵默不言

有善身心局

外篇 在宥

不動龍見
如神龍莫測淵默不言而聲名洋溢。無為二字即在宥之真訣也。前言不須治此變言何暇治則更近裏入細矣玩本文可見在宥者身內有極精微處非一味廓落而已

道之自神動而天隨上二句奇闕。此句獨渾成。郭註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宣註精神方動而天機已隨。

從容無為而萬物炊聚焉

以在宥之功效言而從容無為者仍自無心。下半句當縮入上半句內。炊聚二字。

妙極形容。如炊者之層累自熱。應可以寄託天下句。宣註尸居三句皆貴愛其身之實也。君子於身內著精神而萬物自化。此在宥之妙用。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應上不聞治天下句。有返照入江之妙。言萬物自就甄陶非我甄陶之也。

陡起在宥天下句如月湧波心。即從對面掃去治天下。有崩雲

裂石之奇在宥二字。從性命精微處致力。未嘗推及天下。別有

作為而天下已歸其度內。不淫其性。性之外更何所加。不遷其

德。德之中本無所損。渾樸自完。治天下一毫都用不著。作反詰

語。足令聰明聖知之才。息心斂手。古之善治天者莫如堯。能使

林西仲曰
篇首至此
是一篇議
論起伏呼
應無法不
備然此者
大家諸篇
可東置高
閣奇文至
文

天下樂其性不善治天下者莫如桀能使天下苦其性樂則不
能恬靜而相忘苦則不能愉快而自適均之失性也不必譽堯
而非桀因苦樂之殊而成爲喜怒因喜怒之過而偏毗陰陽人
心之陰陽失其平則天地亦乘以患氣天地之陰陽愆其令則
萬物愈蹙其生機。主治者不準乎天道之自然適以啟人心之
乖戾喜怒失位則居處改其常度思慮汨其性靈而措施亦顛
倒錯亂而無章於是眾論紛紜異端並起喬已之長而高自位
置詰人之短而刻以相繩恃卓出之才而橫議朝政挾陰鷲之
性而凌轍百家其禍之流爲盜跖人所易知其禍之變爲曾史

人所難知。莊子一例並提。猶距楊墨者。比之於洪水猛獸也。詞意迫切。與子輿氏同一維持絕學之功。賞罰無關於性命。而既治天下。不能不用以示勸懲。莊子已將治天下。架子推倒。則三代以下之賞罰。更不容言。聰明仁義禮樂聖知。治天下離不開此八者。而八者各具病根。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不靠定八者。作主可存。可亡。與天下無所利。亦無所害。若不安其性命之情。全靠定八者用事。嚮卷僉囊競起。而治天下。治之適以亂之也。夫天下不惑於盜跖。而多惑於曾史。則以曾史假借乎聰明仁義禮樂聖知之名。而其惑滋甚也。果使尊惜於一時。旋即悔悟。

於異日其惑猶可及止乃至齋戒跪坐鼓歌而其惑正無窮期
矣吾若是何哉一筆頓住上文感慨悲涼韻流簡外末段歸入
正文見得臨涖天下是君子不得已之事有爲者經綸天下之
迹無爲者運量天下之神化其迹而合以神乃爲此篇之妙解
貴愛其身非有心於及天下而超乎天下之外卽能入乎天下
之中無解其五藏則在宥之根柢固矣無擢其聰明則治天下
之意見祛矣尸居者神功收斂之時無象而若呈其象淵默者
宥密退藏之境無聲而若有其聲龍雷二喻絕妙形容取譬於
天正見天人合一之致神動句則以吾身主宰之神運吾身自

有之天語意更爲渾悅從容無爲乃君子端拱垂裳之度萬物

炊累乃君子潛移默化之功然則君子非無心於治天下也爲

天下立心爲萬物立命并而致之於性命之中而又何暇旁

哉一語撇開治天下輕輕作結空靈縹緲絕妙文心

○崔瞿音除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善也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攪

人心將攪字換他臧字極危悚人心二字重頓排下排抑之則氣沮神喪而降下而進上稍進之則希高

望遠而上下囚殺林註上下無常因人起倒下則係縛如囚上則

既不得下又不甘或囚苦淖約如處柔乎剛強柔字活用以淖約

以爲通或等殺以爲變淖約如處柔乎剛強應乎剛強則強者

亦柔矣蓋排則彼剛而我柔勢不廉也剝也雕琢上二字是鋒銳

能敵則以柔制剛此囚之變態也廉也剝也雕琢上二字是鋒銳

宣註引崔瞿問語緊

接上何暇治天下句

○機計人心便是欲

擾之故念奪一句

胡註等既不得則以

不爭爭之
是老子本
來面目不
覺信口說
出
荀卿有意
為賦而刻
劃工緻莊
聖無意為
文而賦形
惟肖所謂
筆有化工
鑪錘在手
也
林註可作
一部西遊
記讀
陸註摹寫

刻削之工四字作作有芒。林註淖約二句申囚殺二字意方其
囚也若處子淖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般也若刀劍之廉利剗割
可以其熱焦火形容其寒凝冰形容戰慄喜怒交加其疾迅疾皆
雕琢躁急其疾以心境

言
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寫出欲速神其居也末動淵而靜

有意欲藏與淵音其動也縣音而天飛揚輕舉若縣係於天儻音驕

奮起騶而不可係騶者難馴即此病其唯人心乎只空空洞洞描寫

攬不必分屬君子小人胡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攬人之心黃帝

註儻驕不可係天然桀驁也近脛音無毛以養天下之

為攬人心之始堯舜於是乎股無腴之內脛音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勞瘁去愁其五藏聲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焦思然猶有

不勝也不能勝天下仁義已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海三書小通卷三外篇在宥

人心妙繪
無方

宣註黃帝
作俑禍延

堯舜奇絕

陸註仁義

之端一開

至堯舜已

不勝其勞

不得不用

刑殺至三

王則湯武

不得不用

征誅矣。

墨氏謂禹

溼洪水勤

勞天下股

無朕脛無

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申上不勝句仁義不能勝則繩以法令擾人心之患愈深歸罪

黃帝堯舜筆力橫絕。郭註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

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精自塗之

夷險耳遊者豈能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音隸施音隸及三王

舜湯武之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明聖人之實也胡註縮句

而天下大駭矣。又從堯舜卸到三王語必驚人。胡註縮句下有

隨帶俛。林註句法矯健有鷲鳥展翼之態

築陌上有會史。此上下以而儒墨畢起會史於是乎喜怒相疑喜

怒異莫愚知。智相欺飾智驚愚善否相非以己為善誕信相譏以

能相信。莫窮其偽彼此相反相勝也。郭註莫能而天下衰矣齊於自得大德不同德本大同而

為信譏人之誕皆。郭註莫能而天下衰矣齊於自得大德不同德本大同而

性命爛漫矣。浮靡泛濫失天下好知並去而百姓求竭矣以無涯

求百姓。百姓殫思竭力以應之而求者不止安得不罹於重刑。

於重刑。宣註四矣字寫大駭後變態百出是一層。於是乎三

字

毛故借言
堯舜以刺

之

林西仲曰

起落頓挫

奇致相生

文之能事

畢矣

胡註此無

形之桎梏

也欲有所

為而又動

手不得故

曰桎梏形

疊用殊斤 鋸音據制焉繩墨殺焉謂引繩削墨裁其不正而殺之也 椎鑿決焉仁義

窮而刑罰用四箇於是乎一層深一層三焉字與上文四矣字機杼相生 天下脊脊音藉相踐藉 大亂繁碎不平

罪在撓人心再申撓人心一句倒插此間如怒猊抉石 故賢者伏處大山同泰山 嵯苦咸反 岩

嚴音之下而萬乘去聲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帝王致治之迹皆不免於撓人心作三層跌宕

而下以見世變日下憂患已深更無特提今世殊死身首殊異者相枕

也析音杭楊音長者相推也刑戮音辱者相望也戰國時刑名慘毒更不堪言而儒墨

乃始離去聲跂音離地也攘如羊反臂乎桎梏之間攘竊仁義倖逃法網乃思奮臂以止亂究

竟離不開桎梏。集註攘臂舉手袒甚不其無愧而不知

恥也以仁義聖知而流極至斯而儒墨復欲以仁義聖知救之何其自相矛盾嬉笑怒罵之交直欲喚醒夢夢。郭註不思捐

容殆絕

王鳳洲曰

議論翻跌

變化如龍

林西仲曰

有聖知而

析楊愈堅

則聖知即

接續析楊

之具也有

仁義而桎

桎愈多則

仁義即聯

合桎桎之

具也欲止

亂而適以

助亂筆鋒

剝刻非常

迹反一而方復據實用途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甚矣

深鄙之也連下三句一氣讀

吾未知平聲聖

知之不為析楊接榘

析楊之管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

木柄

木牡也以柄入鑿合

木以成

也焉知會史之不為桀跖嚆矢

盜之嚆箭以爲先聲者

也

比於桀跖

嚆矢較上二層更為警快故再用焉知二字領起另作一層倍有

神致蓋聖知仁義會史以之致亂歸罪會史連聖知仁義一齊斥

絕眼明似鏡故曰絕聖棄知

去聲

而天下大治

去聲迴應前篇作結祇一句勒住筆力

然可以扛

百斛龍文

此段引老聃答崔瞿之言以明治天下之害罪在擾人心開手

將人心層層抉發曲盡形容偶排之而氣沮神消其心頽然而

下降稍進之而志得意滿其心肆然而上凌至上不能以逮上

宣註盜賊
假嘴矢以
張其威榮
距亦假會
史以文其
奸三句正
明儒墨離
跂攘臂之
無恥。

下又不甘於就下。或囚苦以求通而力持乎上下之界。或等殺以爲變而審處乎上下之間。濟剛以柔剛者亦渾然不露制強以弱。強者亦靡然相從。老氏綿中裏鐵之說。卽此義也。而且肆應無窮。廉則脫穎而出。劇則摩厲以須。雕則深刻而試其鋒。琢則剝削而發其璞。卽物態之紛乘。以徵心境之疊變。字字鐫刻入髓。其熱焦火。乘以躁急。而如有炎上之威。其寒凝冰。過爲悚惶。而如覩重陰之象。其迅急如飄風。一俯仰間。而卽欲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似淵之深藏。而莫測其動也。似天之懸係。而無停極。其奮迅。桀驚之致。果孰爲之羈縻。不可係。則不可撓。窮幽

極輿筆足以繪難顯之情。下文乃歷指撻人心之患而極言之。黃帝堯舜同以仁義治天下。卽皆以仁義撻人心。仁義所不能勝。則繼之以流放。而仁義幾窮矣。降及三王。治天下之法愈多。撻人心之禍亦更烈。桀跖甘下流之實。不仁不義尙可援刑法以治之。會史竊上哲之名。行仁行義不能執刑法以繩之。倡之者會史和之者儒墨。而喜怒愚知善否認信之各持一說以相攻擊者。天下舉莫識從違。出乎仁義之外。卽入乎刑法之中。皆此撻人心者階之厲也。賢士高蹈而人主孤立。而抱憂慄之心。此可以觀世變矣。至於戰國之世。治刑名者有專家。天資薄而

持論益刻。施慘毒者有酷吏。法網密而奸究益多。而儒墨乃自
鳴得意。謂是仁義。聖知之救蔽補偏。乃爲刑章所不及。而離跂
攘臂以言之。不知有形之桎梏在刑章。無形之桎梏轉在仁義
以仁義拘攣其身心。出乎桎梏之外。而自炫其長。實入乎桎梏
之中。而恬不知恥也。夫桀跖之乘人而肆其虐也。以嚆矢爲之
先聲。吾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曾史欲以聖知仁義治
天下。夫安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柄乎。
痛詆曾史。並其所託之聖治仁義而斥之。嬉笑怒罵之文。惟莊
子發揮盡致也。末二句結出在宥之義。言簡意該。截然而止。

林註四字
作案顯是
病根。

宣註此句
問得是而
下之所欲
者卻又非
至道之精
○問至道
之精而所
欲卻純是
治天下事
是帝之病
處帝以取
天地官陰
陽為精而
廣成將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便見得是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故往見之曰我聞子達於至道

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

陰陽二氣各司其職以遂羣生萬物並育不獨民人為之奈何爾欲字便涉有心一為字便非自然廣

成子曰而爾所欲問者物之質也物即道也質即精也質者未剖之璞而爾所欲官

者物之殘也質樸已離精華外散故謂之殘官字該天地陰陽二欲自而爾治天下喝治天下三字

雲氣不待族也而雨其澤不厚草木不待黃而落發洩太過則易衰日月之光

益以荒矣總上二句日月之光即指天也○林註說出一段雕喪

先天一氣萬物之根本故曰物之質至分而為天地陰陽散而為人物芸生則已落形器即為濁質故曰物之殘劉須溪曰元氣澆

天下三字
明正其病
說得天下
元氣凋喪
殆盡尚言
至道之精
乎。
本為發明
在宥天下
引此卻說
修身之要
細細尋味
分明是中
肅致中和
三箇字天
地位萬物
育這便是
自然而然

漓草草而成草草而爾而爾倭人之心以治天下剪剪者瑣碎紛紜

猶言區區又奚足以語去聲至道抹煞治黃帝退捐天下三字豁地光明

只是胸中能忘天下築特室取其席白茅昭其閒居三月齊其思慮復往邀

之邀求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

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平久但問治身則

心矣不遂末而欲探其本所操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來吾語女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色相語言都粘不著。郭註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凡生物者無物

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己生乎。林註四語
見道本無形所謂玄之又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妙解遺耳目則神
玄界妙之門是言道之體靜抱字體會入微

不消說在
宥之精蘊
如此何處
用得治天

下三字。
須知莊子
引此全不
是說長生

上的事
宣註手探
月窟足躡
天根到頭

來總是盡
性至天此
段正是批
糠粃舜工

夫或扯作
坎離交媾

形將自正神為形之主神不櫻則形自正。宣註上四句揭明道

必靜必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形勞則神不靜精搖則神乃可以

長生任其自動而神乃全此悠久無息之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

尚須著力此則遺耳目矣心無所知平聲三句內尤重此女神

將守形安外以養內則形自抱神全內以遺外則形乃長生上言

長生猶待馴至此則造化在吾身矣慎女內以靜閑女外無視

無聽二句意多知智為敗總承上交又重發心無所知句蓋內外

而特加提醒宣註慎內三句我為去聲女宜細玩遂徑於大明之上矣南方

至彼至陽之原也陽之原發乎地以坎為之根必先為女入於窈

者非
陸務觀曰
原字最切
要指其處
也

宣註陰陽
不在乎外
守身則道
得其養物
將自盛物

即道也
胡註此化
彼育此長
彼消故曰
無窮無測

一變耳
宣註道不

冥之門矣北方至彼至陰之原也陰之原發乎天以離為之根必先到此處而後可入於窈冥之

門。天地有官兩儀分職陰陽有藏二氣互根但當任之而已上句是對待之位陰主乎靜陽主乎動也下句

是流行之理陽中藏陰陰中藏陽也。○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得養則長

胡註天地陰陽各足其事與汝無干。此即在宥工夫無心於及物物將自暢其天矣。我守其一即至陰至陽之原而處其和二氣之和二句尤為

扼要。林註慎守四句是下手工夫。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神全則形固黃

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妙妙一語透宗。郭註天無為也胡註自然之謂天此是絕頂

語。廣成子曰來余語女此處用黃帝一贊廣成一詔隔開前文另起後幅一段妙交彼其物也

無窮一陰一陽一死一生循環不已而人皆以為終人謂死便是終不知薪盡而火傳也彼其物無

測渾渾淪淪變化莫測而人皆以為極極如太極皇極之極一作迹謂以迹求也得吾道者上為

外篇 在宥

可窮不可測今入其

門遊其野則亦無窮

無測矣極言治身自

有超乎生死之事以

完前意而在宥之理

不可言而論也

胡註當向世緝同綿

向我道而綿延道我

道而昏曠皆所難免

皇而下為王

郭註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宣註非與天下全不相涉。

失吾

道者上見光

生則見天光

而下為土

死則為腐土言其忽生忽死

今夫百昌

盛也百物之盛

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皆物之形耳不得道則物而已。胡註覆申上一句極為奇特。

故吾將去女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去者去其迹入者合以神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皆道之所在與道為體故

能外乎形骸。郭註與化俱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郭註都當我緝音

猶昏也

乎。遠我昏乎。

當我而來者吾不知其來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物之去來皆不自覺任之而已。

人其

盡死俱盡而我獨存乎

我之道存則與道俱存也。郭註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不存。

黃帝問至道之精本要在性命。尋出箇參天兩地仁民育物

功夫病在兩欲字。一為字便從治天下起見開手即叙明令行

作吾得以
長存也
陸註當我
句猶言向
我所行之
道則綿延
相續連我
句猶言連
我所行之
道則昏昧
無知總在
人之自處
耳我可以
長久則人
亦皆可以
長久豈必
人皆死而
我獨存乎

天下四字已伏病根。天地儲其精以佐五穀養民。人陰陽司其職以育羣生。皆運化於無聲無臭之中。一涉有心便非自然妙用。唐虞五官平成。天地政教燦然修明。而中天景象已非復太古渾樸之風。南華爲直揭道體之書。因後世功利紛乘競趨於亂。推原致此之由。雖有創制顯庸之聖神。一齊抹煞其行文全是辣手。其立言全是苦心。如此篇駁倒黃帝。眞足令治天下者。嗒然自喪。不敢有所作爲。物之質卽道之精華。在宥之全量也。物之殘卽道之糟粕。治天下之緒餘也。用筆如印泥畫沙。何等明爽。自而治天下句。當頭一喝。要他收斂神功。雲氣三句。現前

至末忽然
高歌喚醒
大眾慈悲
深意流溢
簡端
愚按當我
稽乎舊註
並作昏則
與下昏字
無分別且
與末二句
意不相聯
實矣當從
胡註及陸
註爲是。

指點祇見得元氣發洩無餘。寥寥數語寫盡彫殘氣象。烘雲託
月。筆有化工。佞者求當乎人心。而事事皆爲之經緯。紛紜瑣屑
何關至道之精。屏不欲語。已將治天下之見。陡地撇去。透入清
虛。迨黃帝領會此意。不問治天下而問治身。廣成子乃掬精極
微。指示真詮妙諦。一路皆作韻語。摹寫入神。竊竊冥冥。不可爲
象。昏昏默默。不可名言。無視無聽。屏除一切聰明。故曰抱神以
靜。抱字如元珠在握。靜字如皓月澄空。形容收視返聽之功。渾
成圓妙。形將自正。由內及外。功效惟遺。形而立於獨。乃以固其
形也。必靜必清。添出清字作陪襯。單承雙提。形勞則不靜。精攝

則不清。形合乎神，神合乎精，雖與天地並壽可也。目無所見，三句再申言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之意。妙在心無所知，說得五蘊皆空，一絲不掛，無視無聽，祇是黜聰墮明，心無所知，方爲棄聖絕知。神將守形二句，再申言形將自正之意。抱神者運化於無形，形忘而神自靜。守形者附麗於有形，神全而形亦全。慎汝內，毋使神馳於外。閉汝外，毋使物擾其心。多知爲敗，反對心無所知。痛下鍼砭，詞意悚切。大明之上，至陽所棲，而陽氣萌於九地之下。是至陰乃至陽之原，窈冥之門。至陰所闢，而陰氣萌於九天之上。是至陽乃至陰之原，陰陽消長，微乎其微，兩箇至彼，眞

獨造玄關。飛行絕迹。天地有官。生天生地。各效其能。陰陽有職。分陰分陽。退藏於密。天地陰陽。皆備於一身。慎守汝身。不必求之萬物。而萬物自然託命而昌盛。守其一。是合天地陰陽爲一。而守之處其和。是與天地陰陽和同而處之。此中卽含在宥神。但言治身。不及治天下。至道之精。如是焉已矣。廣成子之謂天。顯出一箇天然樣子。贊歎無窮。一語抵人千百。末節蕩漾上文措詞。亦極精妙。死者生之始。而天下皆以爲終。不知道之循環不已者。終而無終也。無者道之原。而天下皆尋其迹。不知道之變化無方者。極而無極也。得道者無古無今。皆被其化。失道



者倏生倏滅不能常存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也人不得道亦只在隙駒影裏石火光中與物俱盡而已瓊結到奈何而可以長久句氣韻蒼涼入無窮遊無極正道之渾含反對上文人皆以為終以為極二句參日月並天地正言道之悠久反對上文上見光下為土兩層當我而來則得道綿延我亦聽其自來也遠我而去則失道昏瞶我亦聽其自去也死者上為光而下為土存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在宥天下之道可洞然矣當於無字句處咏歎淫佚而得之

陸註雲將
鴻蒙皆非

○雲將子匠反雲東遊宣註喻欲過扶搖之枝東海神木一云風也枝風之小而和

外篇 在宥

人也而設
為問答可
知南華中
所舉姓名
皆憑空結
撰即堯舜
孔子亦作
鴻蒙觀可
也○前答
只一遊字
再問只欺
一聲蓋隱
示以無為
也○雲將
所問與黃
帝同鴻蒙
弗知之答
最妙知其

柔而適遭鴻蒙
太初元氣也雲將有形鴻蒙則渾然無象撰名甚奇
遊
雖無形迹而運化周流
雲將見之倘然止
自失
贊然立
拱立貌

雲隨氣
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
日與周旋觀面忘之
鴻蒙拊髀雀躍不輟
三

拊髀雀躍字最妙
對雲將曰遊
遊字
雲將曰朕願有聞也
便露有心及物

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不然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

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

髀雀躍掉頭
上用不輟二字此用掉頭
曰吾弗知吾弗知
妙妙無

者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

一跌一起
行趨而進曰天
稱鴻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

所以弗知
三年之後

不必再問
矣

此與上吾
弗知下各

復其根而
不知是通

段結穴處

宣註歲有
玄天冬至

是也月有
玄天晦日

是也日有
玄天夜半

有

於鴻蒙鴻蒙曰浮遊憑虛而行不知所求郭註而自得所求也猖狂放佚不拘不知所

往郭註而自得所往也遊者鴻蒙自指鞅掌紛投而不飾儀容也以觀無妄萬物之在

天地各具一片真機吾特從而寓目焉閒朕又何知弗知即是真知四句是天

人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雲將未嘗不遊而民隨予所往待澤者多朕也不

得已於民謝之不去即仁人蒿目而憂世今則民之放上聲也也郭註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

之經逆物之情天道無為有為則失其常玄天即天然弗成失其無妄

之解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二語妙繪物情而徵應之機亦寫得十分危悚銅山崩而洛鐘應即此義

也郭註離其所以靜也胡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再找二句作一串說下極

有
卷三
外篇
在者

目

是也而人亦有玄天

陸註僂僂猶翩翩也

翩翩乎歸不謀與汝

言矣言外見但以鴻

蒙返之鴻蒙而已又

何言乎宣註倫者

一樣平等林註莫然

者坐忘之象無魂者

如槁木死灰全不動

形其噫音治人之過也歸罪治人詞意危悚○郭註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

吾奈何何以謝鴻蒙曰噫毒哉意在治人受毒已深僂僂同仙乎軒舉貌卻是

語脫口將棄雲而去雲將曰吾遇天難不容易遇願聞一言

蒙曰噫心養胡註作去聲如中心養養之養汝徒處無為而物

自化獨處無為已性得則物性亦得前此兩番言論都墮爾形體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郭註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大同乎溟溟音

敏自然氣也解心心無所係釋神如釋重負莫然無魂莫然無知

謂歛氣歸神六句申上徒處無為句極精極妙○各復其根得其

之本根即無妄之真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郭註不知而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念也。以不知故能復根。特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著於知遂不在於根了。
胡註物自生則雲將之事畢矣

申上不知而復意渾沌無知貌。若彼知之乃是離之。一有知識便

以上五句應物自化極渾極妙。鑿開渾沌之

竅矣。反掉無問其名。可名非道無關其情。物本無情。物故自生。自然而生其

上文更醒。二句反應物自化下三句。正結無為而物自化。鴻蒙之言洩盡在宥之妙矣。然猶自以為落言筌也。終不如拊髀雀躍自在遊行。

雲將曰天。指鴻蒙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

其天然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默契冥悟。薛方山曰：異端之論詭

雲者輕清之物有形無質為霖潤物之功不崇朝而澤遍天下。

而不若鴻蒙之運化元氣於無形。撰出二名各有意境。又生出彼此一番問答。曲肖神情。拊髀雀躍而遊遊者特動於天機而

不能自喻。雲將過扶搖之枝。幾以為遊之至。見鴻蒙而倘然以

止贊然以立。皆屬有心而不能自泯。其迹猝然一問。十分鶻突。日在鴻蒙轉運之中。而不知其爲誰何。且下知其爲何事。則鴻蒙之無聲無臭可知。再疊拊髀雀躍句。最有神姿。遊者不輟其遊。而雲將不悟。卽詔之以遊。而雲將仍不悟。舍遊之真境。而欲別有所聞。豈復能有加於此。仰而視之。均此遊也。而雲將適在於目中。吁而應之。遊不同也。而雲將若出於意外。這問者問其所弗容問。而答者亦答其所弗容知。拊髀雀躍之神情如故。而掉頭弗顧真境躍然矣。下段是再遇鴻蒙。復申前說鴻蒙。但示以遊之真境。而可得物之真機。浮遊猖狂。仍卽拊髀雀躍之象。

也不知所求不知所往仍卽前之所謂弗知也執掌以觀無妄
皆物之自率其真而我特從而寓目焉物不自知我又何所用
其知耶語意較前更醒乃雲將不以爲性命之功而以爲民物
之事其不得已於民者將失其玄珠而不悟其不求盡於己者
卽質之玄天而弗成解獸之羣害僅及於獸而鳥皆夜鳴禍患
相連害徵於此而機動於彼物類之感召大抵如斯彼昆蟲草
木之連類而及者概可知矣結到治人是篇中筋節處雲將祇
因治功橫據胸中總要再申前說壽哉二字直指病根僊僊是
遊行自在縹緲凌空之意有無限回顧深情心養二字是著急

語以下反覆申明。在物則爲無妄。在我則貴無爲。我不化物而物自化。我與物各適其天而已。墮形骸而祇存其神。吐聰明而復還其質。與物平等。無分畛域。大同溟濔。莫測津涯。心境解其倒懸。神明釋其束縛。莫然無魂。歛之又歛。出乎有者入乎無。皆無爲之精義也。萬物各復其根。正是無妄根蒂。復之而不知所以然。渾沌之竅未鑿。卽性命之實不離。皆物化妙境也。知卽是離。聰明誤事。欲合反離。此反觀上文不離之意。無問無闕。名實渾忘。不物於物。此正結上文之義。末以單句作收。正無爲自化也。鴻蒙之遊。不言而言。鴻蒙之答。言而不言。真寫出一片化境。

陸註暗指
惠施公孫
龍之輩
宣註說得
治天下者
純是一段
意見用事
多好上人
之心知不
知本無可
加於人止
為喪國之
具而已
林註文情
縹繞用筆
如輓轡轉
折變化莫
測其端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

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自恃才之異於眾遂欲人之同於己此句道破治天

下人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天下本無可異人之事

病根所以為眾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郭註眾皆以出為心

能相出矣○宣註此一轉掃盡治天下人的意興因眾以甯苟無

有君君固因所聞不如眾技眾矣技則角能爭勝自恃所聞而眾技更多於我以一

敵眾安得不困而欲為人之國者拍合到治此攬乎三王之利聖知仁義三王為之未嘗無利襲其迹則害矣

而不見其患者也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己為之之患故以出眾為

心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希冀得幾上何僥倖而不喪去人之國乎利免患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

陸註悲有土者之不知正以深著出眾者之害是對面著筆直註頓挫不勝其痛只因身居萬乘見得有此一大物事放頓不下所以必要經之綸之以自顯拔又鳥知宰眾有者不在於

矣。郭註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悲夫。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有土者之不知也。作爾層跌落前是喪國之臣以聰明干人主而攬利忘患，後是治國之君以僥倖為賢才而實

受其。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大物指天下，天下之見橫據胸中，此又是人主病根。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物。既有大物之見存，則不能主宰乎萬物。上物字是主宰，下物字乃天下也。郭註不能物而為物用，即是物

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而最有力量。不物不見有物，亦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最有力量。不物不見有物，亦

乃能用萬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宰物者非物，有物則不能因物付物。豈獨治天

下百姓而已哉。暗指在宥。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與造化自在流行，而不滯於物。郭註用天下

之自為故馳。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分明是在宥精神。獨有之人是萬物而不窮。遊於無有之地。獨有之人是

之謂至貴。視天下如無物，而大物不足言矣。郭註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能不貴斯貴之至也。未能獨有

者不在於

有哉此在
有之妙也
陸註至貴
之人乃大
人也○影
即在於形
響即在於
聲非強之
以所本無
也即或因
人之問而
應之亦適
肖其所自
有之懷來
未嘗欲出
乎眾以自
異也
此段言大

而欲餐竊軒冕自取非分眾豈歸之也
哉○胡註言獨有者正破前之喜同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

之於響以教字換他治字見因物付物之妙○郭註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

隨形有問而應之應去聲申上二句言盡其所懷使問者無不達其情各得自盡

為天下配對也○郭註問者為主應固為配處乎無繼寂則虛中待物而無專嚮行乎無方則

隨物運化擊擗汝適擗萬物而復來也往撓撓而小反動也○郭註撓撓自動也提

擊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宣註如撓以避無端

萬物者莫疾乎風之撓言因物之所能動者而動之也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出入無旁去聲空所與日無始如日經天不知其始頌

論形軀頌論者擬議之意形軀即指道體合乎大同天地萬物與我為一大

同而無已並無無已惡鳥乎得有有有有者有物也既覩有者昔

我相無已惡鳥乎得有有無我相何有羣有覩有者昔

詩經言心言卷二外篇 在宥

吳

人一味因
應句句與
上段相對
一路逼出
無字無者
即上段物
物者非物
之謂也特
特畱在此
段點破無
則無爲無
爲則在宥
而已矣○
無字是莊
子金鍼故
以煞尾合
乎大同則
安有出眾

之君子。

從天下起見而爲之經綸。三代明聖能美其名者耳。

觀無者。天地之友。

無天下之見。則超出物外。

此段綴以己意收拾全篇。世俗之人就臣下一邊說異己而惡

其拂乎己。正欲出乎眾也。把他一段聰明喜事之心和盤託出。

切中病根。究竟一己之聰明不勝眾技。役知無窮。亦老子所謂

胥易技係焉耳。挈瓶小智。無論不如眾者尙多。即使果與眾殊

亦何關道妙。使他一片好勝爭能之念。當下冰銷。以下接寫爲

人之國。正指挾策干時之輩。高談仁義。仰跂三王。無論治術遠

出三王之下。即盡規三王之利而爲之。必且舉三王之害而蹈

之。僥倖以謀人國。所存者不敵所喪。乃人主受其惑而舉國以

之心已且無之則安有物之見存哉
觀有觀無字法奇絕天地之友謂提挈陰陽主宰造化○通篇正文此處已完

從推其受病之由皆以天下爲大物看得天下最關緊要卽覺得治天下別有作爲而不知大物橫據於胸中卽不足以主宰乎萬物惟不物於物者乃可以物物而爲之經綸超乎天下之外而天下可不必言治斯入乎天下之中而天下亦無不受治彌天際地皆真氣之所往來有形者措置於廟堂之上無形者潛通於冥漠之中率其性則爲人人所共有盡其性則爲至人所獨有獨有者含眾妙而無所不有卽歛神功而一無所有獨往獨來之境有至貴者存焉絕頂工夫絕高身分帝王之所謂大物同於微塵矣用筆如華嶽參天秀出千峯之外末復從大

人之教。層層別發。以教字換他治字。雖有感應之迹。仍攝入宥密之中。形聲指問者言。影響屬大人說問者之真情。畢達應者之真氣。潛通處乎無響。寂然不動之初。應乎無方。感而遂通之。後挈天下於各適之途。而與之共適。撓萬物於同遊之境。而獨以神遊。出入無旁。卓然中立。而不倚於物。與日俱始。終古並行。而莫測其端。一路摹寫。入微至頌。論形軀。合併歸到大人本體。上極力形容。逼出無字。體萬物而合乎大同。卽涵萬物而成其獨有。而大人初不自見。爲有也。有己之見存。卽有人之見存。並此而無之。則遊於無有矣。覩有者。不過神聖功能。覩無者。直可

參天地而與之並立一結超出塵外筆力千鈞

林西仲曰此言無為

中之有為也揚子雲

法言多學此句法

宣註從物說到天自

淺而深陸註此段

單承觀有者昔之君

子詳言之林註此言

有為而仍歸於無為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物無貴賤在其度內民無高卑因而

付之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事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雖

回測不可謝絕不為法雖粗迹不可廢弛不陳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

仁也由近及遠當乃居之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

者德也禮有節文當體物以周徧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

可不為者天也道與時殊易之則化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其自然

成於德而不累闇與出於道而不謀無心而會於仁而不恃行仁

其薄也附於義而不積率性居遠應去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接於

外篇 在宵

也
宣註又倒
捲上文

事而不辭不畏其難齊於法而不亂御粗以妙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不

輕用也因而任之因於物而不去因而不任之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二句統束

最緊筆亦超健絕倫天道無為不明於此德何由純不通於道者無

自而可道通為一無可無不可也不通乎道不明於道者悲夫又單

煞道字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

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取譬主臣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

遠矣不可不察也以上多訓詁氣平庸雜查酌係後人續貂無疑

上段已不類南華筆意而清矯拔俗自是妙文若以觀有觀無

二句作結屹然而止真可存為後勁至此段則意淺詞庸絕無

真氣貫注其間。幾於畫蛇添足矣。因各本俱未刪去。姑存之。

1111

1111

外篇天地第五

宣茂公曰
道之大原
出於天非
有物可指
之爲道也
無聲無臭
玄而已矣
須無心無
爲然後得
之一毫知
巧俱用不
得是此篇
大意○此
篇是散散
逐段夾叙
將去

此篇以道與天合者交互勘發極精掬微天之體聲臭之所俱
泯故能運化於無言道之妙形迹之所不居故能包涵於萬有
首段用玄字煞住扶天地之根柢洩大道之靈奧只此一字已
抵得五千言道德真詮下面無心無爲都發明玄字之義玄珠
玄德又特特點醒玄字乃一篇精神聚會血脈貫通處其餘逐
段夾敘雖係零星散碎之文而橫峰側嶺離立參差雲氣往來
自成靈境逐層領略厯落嶽奇皆可得其精神意趣正不必以
章法繩之強爲聯續也

宣註三件
一例說下
見君即一
也均也玄
者天地之
根即一之
所在均之
所出也後
面若干交
說無心無
爲都發明
此一箇字
陸註道字
極渾全蓋
得其形上
者而形下
者皆不勞
而治矣。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郭註均於不爲而自化也。○宣註均作鈞乃陶家轉運之樞。詩秉國之鈞用此均字。

是也言天地雖大其化

萬物雖多其治

去一也。郭註一以自得爲治。人卒衆

雖眾其主

各上二字讀斷則君也

郭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君原於德已矣

而成於天

君德即天德。○郭註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宣註將上二句并歸君。又倒追

到天

故曰玄

古之君天下無爲也

通篇重在無爲無心以無爲提以無心結揭出全旨

使人天德而已矣

承上君原於德二句

以道觀言

從德字生出道字言天德即道也言者自然之稱名

而天下之君正

正上下之名。○郭註無爲者自然爲君

以道觀分

去聲。自然職分。而君臣之

義明

定貴賤之位。○郭註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

以道觀能

能而天下之官治

郭註官各當其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

去聲。又總括一筆言道之聲。應物無窮也。以上四

四句道。

一句德。

一句義。

一句事。

一句技。

以下倒追。

上去統歸。

於天可見。

要在無爲。

也。

陸註語意。

層遞直注。

至天歸宿。

天者統宗。

平道與萬。

物萬事者。

也。此言。

君天下者。

項見道非麗於虛從實處徵之無往非道故通於天地者德也郭註

而特不可執迹以求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宣註此道字當是義字之訛上治人者事也樂禮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宣註此道字當是義字之訛政刑能有所藝者藝事多能技也以技見長萬物之未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

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猶統也將萬事萬物之由道分出者層層逆挽而上乃得無爲之妙

胡註兼於天則無不兼矣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定老子告尹喜語通於一而萬事畢以一貫萬無餘事矣無心得無心於得

自然而鬼神服宣註將一切收入天字天者一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豈容爲哉豈容有心哉胡註引成語結味極雋

永含毫邈然

三層平起作排比文法前兩層引起後一層隨用君原於德二

但當順天
德之自然
絕聖棄知
無所作爲
而道得矣
若惠墨之
拘牽徒自
困苦耳

句。倒捲上文見天地萬物皆歸并於君身，參贊天地者，仍法天
鈞之旋轉，詩所謂秉國之均，是也。化育萬物者，祇此一德之感
孚。書所謂享於克一，是也。三項鎔成一片，極有鑪錘，以玄字歸
結。上文是頂上圓光神妙，不可思議。末段以無爲無心，緝合兩
頭。申明玄字之義。中間五項，從大道之分呈處，一層一層推下
去。可知道之應乎無窮，又從大道之統匯處，一步一步收進來。
可見道之遊於無有。末二句信手拈來，自成妙諦。道通爲一，而
一之用神，以一馭萬事物，皆完其量，化出無心，而化之理微，以
無制有，而鬼神莫測其機，要言不煩，括盡全篇之旨。

宣註指孔子一云老子

去知覺則

虛可入道

胡註易稱

洗心較此

雅致而劄

字奇險

宣註老莊

看仁字最淺止在其用處

○夫子曰陳碧虛曰首稱夫子曰者夫道覆載萬物者也覆載萬物不屬

之天地而屬之道道為天地之根本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劄心焉字法奇創語意沉痛

劄去其心非止去其私也並無所容心於其間無為無心於為為之之

謂天無為言之無心於言之謂德郭註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為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為真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郭註任其性命之情不同同之物本不同而我同之之謂大行不崖

異不立崖岸之謂寬郭註玄同彼我則有萬不同包羅萬有有之

謂富郭註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故執德之謂紀執持天德為萬物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道之謂備也全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完其所受而君子明於此十者

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事心之大所事在心而不暇旁鶩翫者退藏於密也雖深藏不露而運量自宏並不

外篇 天地

心今以其為絕句似

義旨了然而更有餘

態

宣註藏金

四句言不以物累身

壽夭四句言不以身

捐道不拘

二句重申上四句意

下句又申

此句顯則明三句又

重申上四

句意

墮於空虛之境。郭註。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任萬物之自往如百川之歸於江海。若

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以天地之所藏遺之天地不貴難得之物。

不利貨財。承上二句不

近富貴。

富貴是貨財一申事。故不近。郭註。自來奇耳。心常去之遠也。

不樂壽不哀天。

壽夭順乎造化故哀

樂不入乎中。

不榮通不醜窮。

窮通任其自來故榮辱付之兩忘。

不拘一世之利。

拘者持而有之

以為己私分。

去聲。郭註。皆委之萬物也。

不以王。

去聲。

天下為己處顯。

王天下而已不居功

郭註。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

不顯其共見之迹而顯其獨見之明則萬物生死皆透徹渾融而無所分別矣。郭

註不顯則然而已。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脫然無所在也。宣註。合解天字。如此方是剗心本領。

此段引夫子之言以明道之同於覆載剗心二字極奇極險直

透中堅以下十句指點造道之功體用兼備不事於外而獨事

林註顯則明三字連上句。

其心於吾心見其大而大者仍退藏於宥密則韜之為用神矣以之成己而韜乎莫測即以之應物而沛乎相從二語在內外交關處勘出君子詣力精神立言不落邊際後幅又申寫無心之妙貨財富貴壽天窮通一切皆付之淡忘利溥天下而不以自私功及天下而非以自顯正見事心之大處顯則明三字用反撲之筆託出上句矯健絕倫正與韜之義相殊此所謂觀有之君子也末二句仍歸到事心之大上作結筆力千鈞

○夫子曰夫道淵乎深其居也靜溲乎其清也宣註二句言金石

不得無以鳴道無不在金石特其一端耳道之由故金石有聲不

林註淵乎二句亦從金石上看出喻其寂

也金石不
得一句喻

其感也金

石有聲二

句喻感而

後應不感

則不先感

也萬物孰

能定喻應

感之無方

也

宣註極寫

道字如涼

月空霄清

光滿映從

字句之外

直透現出

考不鳴。道無聲而感之則通鳴者金石而所以鳴者道也。陸註

於金石之中而渾然無迹當其不鳴之時人萬物孰能定之。宣註

孰得而尋之道之存諸心者亦如是而已。四句

言感處是道。以為鳴不在金石邪則聲明明在金石也以爲金

石有聲邪則金石何以不自鳴也此物所不能測也物之有聲者

道為之物之有形者亦夫王夫聲也德之人素逝而行而恥通於事

道為之可見無非道也。夫王盛也。德之人素逝而行而恥通於事

應淵乎句事其心之大而萬事皆冥此句立之本原。抱一而立而

總冒。郭註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深根甯極而

知智通於神。應溲乎句不矜。故其德廣。此上三句正寫其寂然不

彌其心之出有物探也。感之通。應金石不考不鳴二句正寫其感而遂

廣其心之出有物探也。感之通。應金石不考不鳴二句正寫其感而遂

唱也。故形非道不生。無金石則不能有聲無形則不能有生而金石

也。故形非道不生。無金石則不能有聲無形則不能有生而金石

自生形存。生非德不明。德者道之分呈者也。存形窮生。形非徒存

則道存焉。生非德不明。德者道之分呈者也。存形窮生。形非徒存

神之又神
至無方矣
而處處發
精光道又
非寂滅故
也

雙箱到底章法一線非深心體會幾令讀者目迷當陽。劉貢父
日言其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脩或遠無不可也

此段開手二句從寂處見道金石一解從感處見道為玄字繪

影繪聲曲盡其妙以下皆承此二意而反覆窮究之後幅更勘

入深微正如性月空明心源活潑一片靈機非復尋常意境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赤水南方嚮明之地登乎崑崙之丘極境

而南望還音歸同望明處欲舍此而還歸遺其玄珠玄之境得而

喻道最精。宣註已遊玄境而使知智索之而不得郭註言用知

使離朱更加索之而不得善辯使喫詬多言索之而不得大道最玄

識著不得色相著不得議論乃使象罔宣註似有象而實象罔得

宣茂公曰
玄珠二字

妙絕夫道
非有物也

然而實有
道也非有

實有實有
非有何以

喻之珠者
圓妙光明

識著不得色相著不得議論乃使象罔宣註似有象而實象罔得

加之以玄則實有非有非有實有矣只此二字領略不盡。○象罔則無象以玄遇玄也。○末句大悟矣淡語可味。

林註段中轉換不窮

之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之間自然得之何待於索黃帝曰異哉二字讀斷下象罔乃

可以得之乎解脫語使人自思○胡註三人皆索之於形似之際故不能得象罔則并形似而捐之故得也

此段借醒玄字比擬精切匪夷所思珠者圓妙光明之物而玄

珠則恍惚有象卻又渾淪無質喻道之真境當以神遇不當以

迹求也玄珠無形而若有形象罔有象而實無象以玄遇玄無

心於得而適然得之所以為神聰若聖知明若離朱辯若喫詬

皆不免探索之勞有心於得而不知其終無所得也與象罔相

去遠甚矣末二語著墨無多贊歎低徊使人領略不盡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抑而又揚
揚而又抑

變化之法
盡此矣

陸註其性
過人則非

黜聰乘知
而動於不

得已者以
人受天則

又用知以
求復其固

有
林註疊句

參差屢亂
如疾風捲

揮天花飛
落令讀者

日被音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言對乎天而為君也。吾藉王倪

以要平聲之。欲讓天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危及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

明叡知。智給便數煩以敏。敏捷能應劇務也。過人。此句承上三項。而又乃以

人受天。用知以復其初。彼審乎禁過。用聰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過由聰知而生。郭註。夫過生於聰。與之配天乎。若漾生姿一乎。字如不著紙。

林註頓住。擲地金聲。彼且乘人而無天。乘其有為之迹。以馳聘天下。則更危矣。以人受天。其病由己受之。乘人無

天。其患使方且本身而異形。不獨分己分入。即本身之內。肝膽亦分楚越。方且尊知智

而火馳。尚智巧而急用之。方且為緒使。役心細事。其端緒相引於無窮。方且為物核。戶隔反。又

音該束也。拘牽而制於物。方且四顧而物應。四顧指麾而物來應之。方且應眾宜。上句是物未能

心目俱眩
與孔方歎
相相段同
一機杆
老子云無
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
物之母始
即祖也母
即父也
宣註眾父
父者族之
祖也一轉
半于之北
面二句又
全奪之
胡註眾父
喻君眾父

忘我此句是我未忘物。胡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與物變遷

註此五句承給數以敏來。胡註此句承聰明叡知來。夫何足以配天乎。以上一段文字句句

言逐物而不能守一也。乘人無天而筆致層疊出奇有疾雨。雖然有族有祖。凡眾族必有

洒蕉之勢一句落到配天乃全奪之。雖然有族有祖。宗祖以譬學

術必有。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其應務之才可以子萬

本末。宗。郭註眾父治去亂之率也。起亂亦由他起北面之禍也。不可

父者所以述也。治聲亂之率也。起亂亦由他起北面之禍也。不可

南面之賊也。不可為君。郭註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

此段就聰明二句指出病根駁倒齟缺缺之不可配天病在乘

人而無天果能無心無為則人已渾忘不必有過人之性天人

相合非徒恃稟受之優將屏神智而不用而治化之原出焉族

可巨言小圖卷之二 外篇 天地 斐

可巨言小圖卷之二 外篇 天地 斐

可巨言小圖卷之二 外篇 天地 斐

可巨言小圖卷之二 外篇 天地 斐

可巨言小圖卷之二 外篇 天地 斐

可巨言小圖卷之二 外篇 天地 斐

父喻大宗
師言人可
為眾父則
不可為眾
父父也對
面反照用
倒句法

宗子相曰
此段真方
外語莊以
前未之聞
宣註一層
進一層文

必有祖。即所謂眾人之父也。為眾人之父。缺之才可以養欲而
給求。為眾父之父。缺之德未能合漠而通微。以有為者致治。即
以有為者致亂。功之首。未必非罪之魁也。且就其才力之所至。
以推其政教之所成。不可以北面而為臣。有奇功者必有奇禍。
不可以南面而為君。善治民者適以賊民。末三句筆筆圓警。如
珠走盤。而收束尤為完密。三代以下。言治術者。無此妙論。

○堯觀乎華。去聲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一起連用五聖人字。參

其橫簇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汝獨不欲何邪。堯曰。

情甚妙

三辭甚奇

莊子引來

止取夫聖

人一段得

無心無為

之意

意雅淺近

說來卻是

至理更無

以加

陸註三者

皆率性自

然無思無

為之慮

林西仲曰

此段義無

著落其詞

多男子則多懼

教養不易恐為門祚之憂

富則多事

封殖計較保守多方

壽則多辱

未能遺形

必為形役

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此亦尋常閱歷之言引起下文一段妙解

封人曰始

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

今所言如此

君子也

能自守未能超然物外也

天生萬民

必授之職

職非官職負來橫經率車服賈無非職也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

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散之則安聚之則危合之則勞分之則逸

夫聖人

另用重筆特提聖人

與前五節 鵠居

鵠無常處郭註無意而自安

而斂食

仰物而足不見有餘

鳥行而無彰行

虛空過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人我皆足無所作為

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

抱幽守獨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郭註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

不蹈危機

日厭而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音飾琅琅有仙人嘯樹之概郭註氣之散無不之

三患莫至

可意乎

外篇

天地

七

頗近時趨
疑非莊叟
真筆也
按此篇風
調最高究
是逸品

林莊莊之
所以稱者
以其奇宕
之氣雋永
之理千古
常新愈熟
愈妙也如
此淺率直
遂其何以
為莊子噫

即上多懼多
事多辱也
身常無殃
均用韻語
則何辱之有
上二層尚是尋常意境
此一段則縹緲空靈超

出塵表尤妙在關
合無心無為之旨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謝去之也

此段文情宕逸精神全在後一段閒閒寫出無心無為之妙天

半朱霞雪中白鶴姿態縹緲欲仙叙事亦極磊落欹崎之致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

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

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

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

好事者爲之也。

林註。無無者。連無之一字。亦無處安著也。

無名者。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

末形之時。萬理已具。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命。宜註言性。

同行邪無落也。吾事耕。但偈乎。低首耕而不顧。

○泰初。造化之有無無。名之爲無。便是有之對面。雖無其象。已涉擬議。太初則并無而無之。此無字在無極。

太極之先。齊物論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無名。此方對有說。無字。纔是無極。

一之所起。此方從無漸說到有。纔是無一。而太極之理。一即太極也。有一而未形。一之所起。自

其理尙未。物得以生。謂之德。萬物皆生於一。此箇未形之理。以無有其形也。涵有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性中各有一。太極則謂之德。○郭註。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未形者有

分。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且然無間。去謂之命。雖已分爲健順。分兩儀。分四象。又分五行。五常。猶且闢翁

往來。流行無間。分之中。留動。留者少停於此。便爲生物根柢。造化有合理。乃所謂天命也。留動。本無間斷。留字特生機之注會。動而

偶留。留而旋動。動。而生。物。至是則物成。生理謂之形。物受之。成此則鼓萬物之出機。有。形。矣。物成。生理。謂之。形。生理。有。是。理。

有。形。矣。物成。生理。謂之。形。生理。有。是。理。

有。形。矣。物成。生理。謂之。形。生理。有。是。理。

有。形。矣。物成。生理。謂之。形。生理。有。是。理。

有。形。矣。物成。生理。謂之。形。生理。有。是。理。

有。形。矣。物成。生理。謂之。形。生理。有。是。理。

有。形。矣。物成。生理。謂之。形。生理。有。是。理。

有。形。矣。物成。生理。謂之。形。生理。有。是。理。

在形之後者性須神

載之也

林註以上

言天道從

內而之外

者有如此

汪南溟曰

合喙者不

言也鳴者

言也下喙

鳴合之合

又與上合

字不同言

此喙之鳴

既以不言

而言則與

自然者合

乃有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神棲於形以形保神一切視聽

之能葆其神則性修反德修字有工夫即上形體保神二句意

德至同於初泰初無無無名此極境也德之至者亦同乃虛虛乃

大太初並無而無之空空洞洞所謂虛也虛則渾涵萬合喙丁豆

充芮反鳴渾合於眾人之口蓋忘言也郭註無心於言而自言

口也鳴者合於喙鳴林註有心於同終非無無之德必付之

自然如鳥之合喙而鳴不知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無言也忘言

其所以然而然乃為善鳴也則合天地為一

矣其合緝緝也若愚若昏郭註坐忘而自合是謂玄德玄字凡三

點水欵同乎大順大順者順其自然無思無為也渾而化之則為

欵有姿宣註七句又形容虛大之境林註以上言

人之道由外而入內也大順則同於初矣

矣以此自
然之合則
與天地合
矣故曰喙
鳴合緝緝
猶泯泯然
若愚若昏
形容此合
字也言無
心而自合
耳

宣茂公曰
從造化之
始層層數
下來精微
融徹如玻
璃中映絲

此段以物成生理謂之形一句爲天人樞紐從泰初無無無名

說到形體上有許多層次分肌析理極精極微蓋造化之初未

始有物也故謂之無無者有之對名之爲無已盡出無字一邊

界限但可謂之無而不可謂之無無泰初則并此無者而亦無

之無無之外乃有所謂無無無不可名有無卽有名有無者無

極之謂也無極而太極則爲一之所由起庖犧氏一畫開天萬

物之根柢在是矣然太極雖有一之理而尙處於無形物得此

未形之一以生則謂之德德者形迹所不居一太極之渾淪也

當其未形太極忽分爲兩儀在天爲陰陽之理在人卽爲健順

映髮中清
言天命謂
性此自泰
初說到命
有許多層
數自命說
到性又有
許多層數
便是一句
書之分肌
擘裏極細
註疏也性
修二句從
工夫上又
轉到泰初
造化之根
在我所謂
一也無名

之德然且流行無間陰陽互爲其根由合得分一而奇者兩而
偶由分得合兩而化者一而神分合之權操之冥漠之中則謂
之命命之在天安有停畱之頃所謂畱者從陰陽妙合之時悟
動直靜專之義精氣所畱便生一物譬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
分其一勺少停便成爲溝渠究竟畱者自畱動者自動動者偶
畱畱者仍動於泉之本體初無滯機此畱動之所爲生生不已
也生物者天物受之以成生理則謂之形自泰初無無以來層
遞而下落到形體造化之功能畢矣至此乃歸重人事又從形
體上層層勘入深微神依形而立有是形必有形形者主之以

也無無也
何處若得
一毫夾雜
也

形保神。儀則通於性命。內外交修。以復其未形之一。而同於泰
初。同乃虛。謂道之渾然無我也。虛乃大。謂道之廓乎有容也。合
喙者不言也。合喙而鳴則不言而言也。喙鳴者已言也。喙鳴而
合則言而不言也。二者合乎自然。故曰與天地爲合。其所爲合
者。緝緝不絕。若愚者一無所知。若昏者一無所覺。正是大徹大
悟工夫。結出玄字。則造化之樞機在我。而順應無心。同於泰初
矣。澄徹晶瑩。是南華上乘文字。○中庸天命之謂性。只一語已
將性命字提清。次句便說到率性歸重人事矣。此段從命字以
前分出多少層次。無無一層。無名一層。未形之一一層。分陰分

陽一層陰陽無間又一層然後遞入命字天命以性即界以形

此中亦有分層雷動生物者形之始形體保神者性之符至德

修反性以後乃為率性之道矣中庸言道之極致則以致中致

和者見位育之功南華闡道之精微則以無心無為者合天地

之撰其旨趣互相發明也文境之窮幽極竅真足挾天人之奧

洩造化之奇卻語語著實並不墮入空虛一派是以為至文也

○夫子子孔問於老聃曰有人治平聲道若相放上聲同做言政治之

效可句不可句然句不然句分別不混辯者有言曰即引辯士離堅

白分析堅若縣音寓如揭屋宇之大縣諸目前言其顯而易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此

宣註此段
形容道之
所在文簡
而明

胡註說喻

趣絕

陸註狗被

拘繫徒多

幻想其痴

妄似之故

曰成思

歸震川曰

筆勢浩然

有自得之

趣

胡註六項

均是人管

不來的以

猶主也

宣註有治

在人是在

視下五句

斤異說而先設問以發端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忧心者也

解見應帝王篇執畱拘

畱係二字兼狗與獲狙說

之狗成思

狗有能故被

獲狙之便

便自山林來

獲而來形容

辯給之徒

丘子告若

汝而爾

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皆指道也凡

有首有趾

自始至終

無心

不思

無耳

不聞

者眾

指首趾勢

與無形無狀

即不能言不能聞之

而皆存者盡無

處於必盡 道指上無心無耳者

存其形未

又非其所以也

六者無關道妙而且不能

有治在人

因物付物

乎物又忘乎天

自主何必以此勞形

其名爲忘已

忘物忘天

忘已則無

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忘已則已一天也人皆遊

所不忘矣

天

天

絕頂工夫

以見忘己者本無所治有治則任人而不任天矣。後面有治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做一句文義甚明。

胡註曲折可喜

百善心經卷之三

道之所在與天為一。若以聖知才辯治道是不能忘物忘天忘己而適以自苦也。執留二喻涉筆成趣足使炫智矜能者索然意盡有首有趾二句正為夢夢者當頭喝棒使人動魄驚心形與道不能並存立言尤為沉痛通體不露道字只以不能聞不能言與無形無狀等語親切指點隱秀絕倫後幅將動止死生廢起看得冰冷雪淡時數之適然雖有聖知才能亦不能不心斂手一服清涼散沁入肝脾真撲去俗塵十斛也。

○蔣閻姓勉名見季徹季氏之族曰魯君或云哀公謂勉也曰謹受教求教於勉

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未知言之合宜否請嘗試薦陳也之欲以所言

林註必服
恭儉非忘

拔出公忠
非忘忠而

無阿私而
不勝矯詐

之風也
劉須溪曰

觀臺多物
示人以利

器也

王鳳洲曰
言凡人能

於君者就
正於季徹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僚而無阿私示

持己
用人
民孰敢不輯和季徹局局然笑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

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軸音則必不勝音任矣且若是則其自

為處所以自危其觀音臺喻自處高顯猶多物將往悅之老眾投

迹者眾亢足投迹而蔣閻勉忤逆反然驚曰勉也不明

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治季徹曰大聖之治

天下也搖蕩民心自然鼓盪從使之成教易俗舉皆滅其賊心知

之害心者皆而皆進其獨志獨成若性之自為其鼓盪之機亦民性

也皆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搖蕩之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音滓

外篇 天地

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執而自處其下邪林註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兄弟二字奇創至此

下三

音省俱湊然弟之哉有心學堯舜而欲與雁行便著迹象○郭註

無邊岸意湊湊甚責之謂也不肯多讓堯舜而推之為兄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欲使天下同於一德而無所容心也居字作安靜意不逐於外則守其一而安居矣

此段駁倒治已用人一番見解見治天下者總在無心成人

已兩忘忘乎已則聲色俱泯何從窺其恭儉忘乎人則才能俱

缺何從顯其公忠若有心表暴以飾觀瞻是觀臺雖高已形危

峻之勢有心拔擢以要賢哲是投迹雖眾已開奔競之風漢文

帝躬行節儉不同於垂拱之朝唐太宗駕馭羣雄遠遜於明良

之治可以觀世變矣後幅揭出無為之旨任你經天緯地功能

一齊抹煞搖蕩二字形容絕妙如元氣鼓盪羣生不能自已使

宗子相曰
眼前事物
信手寫來
亦不可及
抱喪之狀
與棒之爲

之成教而非有心於成使之易俗而非有心於易正寫其搖蕩
民心處純用自然也使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二語直湊單微
最有力量卻一筆放鬆顯出天然妙境堯舜已臻無爲之化然
有心礙疑便失其真以己之教民頡頏堯舜而恥居其後比之
於兄弟之間不相上下有此一番意見橫據胸中仍是物而不
化也借用兄弟二字標新領異真足化朽腐爲神奇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菜圃畦鑿

溝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從溝道引水入於井掇掇音骨用力貌然用力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器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曲折俱備
於其往復
俯仰緩急
如忿然作
色而笑皆
是生意見
於言外至
於獨弦之
張則逼甚
矣

循本作於
于語助詞

功多。夫子不欲乎。且不說明何物留下波折為圓者印同而視之閒中設色曰奈何。

二字有神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提水若抽數音朔計數之籤如洑音湯湯

騰出喻其迅速也其名為樺枯樺也為圓者忿然作色應上仰而視之而笑曰形容絕妙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說透世情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純則一而不擾白則皎然不污純白

則神完純白不備則神亦或聚或散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無載道之資吾非不知

羞而不為也子貢瞞滿平擊目無精采貌然慙俯而不對有間去聲有頃也為圓

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圓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於于並如字以蓋壓眾獨弦哀歌倡而無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言高

如俗嘲文士之乎者

也

陸註此段

乃因惠墨

之徒呆守

師說迷而

不返而不

可以莊語

喻故戲撰

此說以為

雖孔門高

第猶屈服

老圃自謂

小知不及

大知至孔

子聞之又

以假修渾

其調以振管於天下汝乃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三句又教之言如此則機

心用而爾身之不能治純白不全而何暇治天下乎二句又子往矣無

乏妨也吾事子貢卑陋貌失色頊音旭頊然自失不自得行三十里

而後愈始復其初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

色終日不自反邪失其常色久而不復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指孔子不知

復有夫人也指丈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

聖人之道今徒獨也不然言丈人獨殊執道者德全守樸拙之道則純白能全德全者

形全心不擾而神全則形亦全形全者神全形全帶說神為形主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

生與民並行寄生於世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無心而亡乎無知淳道信

可也言小局三外篇天地一

沌定其人則大理之上更有大為守師說而小知自是者諷耳宣註丈人口中撇去機心二字夫子口中點出渾沌二字莊生此篇之旨如揭矣何足以識猶言不直得學他非

德哉倒收功利機巧必忘夫人文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也往

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舉天下皆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自行其是以

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

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忽用反襯之筆拍合自己如危巖墜石大海迴瀾文情無限風波猶言易為是

非所動神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假

事以修之有心立識其一不知其二郭註徒識修古抱灌之朴治

其內而不治其外郭註夫惠渾沌都不治也豈夫明白入素無為

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郭註此真渾沌也

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混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不能知也
陸註修渾
沌而未免
有意即非
真混沌可
知見以為
異者仍非
其至者也
莊子設為
孔子之言
提醒小知
自是之徒
亦即示之
大理矣
解大神曰
偶然語亦
自可誦秦
漢文字安

可見聖知濟世渾沌氏所不為渾沌氏無為亦聖知所不能為也
○郭註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其迹耳
渾沌二字是丈人一生本領其可嘗處在假修其術而非真耳
然議論自高開手借為圍發出精妙之言駁倒聖知聰明機鋒
最緊獨弦哀歌揭出聖賢悲憫之情轉成一片苦境不如忘神
氣墮形骸遊於無有而漠然自適其天也子貢本是濟世之才
其不肯忘世處正以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為有合於
聖人之道一經丈人駁倒真覺功利機巧經緯萬端毀譽是非
紛紜百出如萬頃驚濤忽起忽落杳莫測其津涯以風波之民
自喻對面一照託得丈人身分絕高至夫子點出假修渾沌之

得此

宣註開口

寓意大壑

便有神人

一段解悟

在胸中矣

○注焉不

滿二句渾

寫神人心

地

胡註惟聖

術一句將丈人一段議論隨手拉倒識其一四句便非真正渾

沌不過託其迹以驚世耳一轉指出渾沌真際見素樸抱神遊

於世俗之間者人與己兩忘而化也何所用其驚異哉末二語

忽然颺開作結傳神在斷續離合之間又行文之化境也

○諄芒

取望之諄諄察之芒芒二意撰作姓名或曰元氣也又霧氣也

將東之

往東海

適遇苑

風亦姓名取扶搖大風之義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

為焉

閒閒引起

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

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

誤會遊字疑為棄世也橫目謂橫其目而四面瞻顧以望

聖願聞聖治

去聲諄芒曰聖治乎

三字搖擺官施政而不失其宜

治故民得其視願願而橫目諸解作人目橫生於面俚甚陸註天下化從聖治也而未及德澤之及人故又問德人合參秦字發光所以照也神則遂於大明之上而乘之以照又

拔舉用而不失其能無曠職無遺賢畢見其情事盡見事物之情而行其所為順

行之使民易從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手撓也動也願指願

指揮指間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郭註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率自然耳不藏是非美惡郭註無是非美惡於胸中而任之天

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與人共之非有意取人安之悅之也昭

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昭乎儻乎皆惆悵貌若行而失其道也諸解指四

海歸附意按此段寫德人之容此二句應從德人心境上著想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

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出極寫無心無為之意此謂德人之容郭註德者神人之迹也故曰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乘載也所載者精光與形滅亡郭註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

卷三 外篇 天地 莊

初非有可見之先也。先與形俱入於窈冥之門，如滅亡然。此則照徹空曠矣。故曰照曠致命則去故復常。盡情則離偽居實與天地同其廣大。其樂一天地之樂，而萬物皆銷歸無有。萬物皆有。

致命推致天命盡情窮盡實理天地樂而萬物銷忘胸次與天地為一而物累皆捐，浩然自得而遊

於無萬物復情無一不遊於虛，無一不歸於實此之謂混冥物我兩忘也，此皆所以迹也不著於迹矣

以大壑引起神人，寓言最精。注焉不滿二句，為神人立竿見影。

橫目句忽作一颺，極有風調苑風以是為無意濟世，不知大壑

之功用無窮也。聖治一節在治化上形容，官施拔舉，不免有措

施之迹，重在言行自為句，仍屬無心無為，所以為聖治也。德人

一節，摹寫功用之潛移默化，較前深入一層，漸進自然，而未能

超然物外也。此二層不過遞出神人精神，全注於末節。乘光者

性命中凝聚之精光，載之以行於空虛之處，與形滅忘，則返虛

復其本根
此則混一
杳冥神化
而不可測
者也故曰
混冥

宜註古今
皆治則因
而付之必
有亂方治
之耳無鬼
見滿稽推
重有虞故
為此問

入渾遺其形而存其神照者虛室生白之詣曠者空洞無物之
象解乘光二字體會入微致命盡情與天地同樂而萬事俱返
於無神人直行所無事焉寸心之運化無形萬物之真情畢露
混者渾合無間冥者杳冥無象解上神二字透徹無遺以大壑
起以神人結只閒閒問答而格局謹嚴有常山率然之勢

○門姓無鬼名與赤張姓滿稽音姬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

不及有虞氏乎故離同此患也故作低昂似是推重有虞其實意中尚覺得有虞非至境也看他後

文媚世一層將有虞氏一齊抹煞門無鬼曰天下均治去而有虞氏治平之邪其

亂而後治之與平聲有虞氏不羅征誅之患可謂治矣然不知當日之天下還是本來無事有虞氏因以治之抑亂

三
小
三

林註一問便已道破筆極透脫宣註滿稽善無鬼之言而復進一解下文乃暢發無遺而後治之與均治則不消治亂而後治則舜武都是反亂為治有何分別作兩層問難極醒赤張滿稽曰天下

均治之為願亂而治之不如本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漫說武玉連有虞氏亦用

不著下文至德之世乃將治天下之迹全行掃卻○郭註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有虞氏

之藥瘍音羊頭創也言創以也郭註天下皆患創反髮諭亂有虞氏藥治之也郭故求虞氏之藥禿而施髻大細

病而求醫失治然後求治二句找足上句不禿何用髻不病何用醫不瘍又何用藥哉諭亂而治之不如本不亂之

為愈**孝子操藥以修**治也**慈父其色焦然**心急如火恐聖人羞之治親

之病何如使其親無病之為孝加此一層以為亂而後治之喻至意更醒快○宣註引二人問答語止此以下皆莊子發明此義

德之世特提至德上**不尚賢不使能**郭註賢當其位非尚之上如

標枝出乎物上而無意為高也**民如野鹿**放逸而無拘忌之苦**端正而不知以**

痕措詞精妙

下神變無

句以下六

胡註有虞

文特逸甚

數踰跌醒

宣註先用

遺

形容至德
之世渾渾
噩噩如是
何須更治
胡誌至德
如此何從
算起有虞
氏來
林註寫出
太古一段
風氣語語
對照有虞
言惟無亂
所以無治
也。行而
無迹八字
破盡千古
大惑

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去聲而不知以為信

郭誌率性自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郭誌用其自動是故行而無

然非由知也任其自行故無迹也工虞水火皆其迹之可傳者也

迹事而無傳中天景象已算不得至德矣何況征誅之世乎下句

是申明上句意此段神往至德之世上下同歸渾渾漠而不知其所

以然如此則亂何由生無亂則治何由起有虞氏不能使之無亂

亂而後治迹則著矣事則傳矣何違遯太古至德之風哉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有過必諫

臣子之盛也此乃世俗所明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惡其諛也兩層翻起下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惡其

諂也諂人皆明於責臣子卻不知當面諛人而未知此其必然邪諂人人情比比皆然胡誣搖筆妍絕世俗

可去言小語

外篇 天地

三

順君父則

直誥忽然
借臣子道
諛以形容
人情道諛
一翻一落
又一翻又
一落文情
浮空而起
然後落出
人君媚世
把一愚字
煞伏他初
讀之奇再
讀之爽瀾
翻波瀾層
層歷落使
人目不及
瞬也

以為導諛從世俗則不謂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跌落極
之導諛真令人啞然一笑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醒曲折

禮樂响俞仁義雖曰治天下何一非曲徇人情以為世俗之謂已
所然所善有如是也嚴於親而尊於君詰一句極冷極刻

同導人為導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不肯居導諛之名又從人字對

面一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惡居其名卻又陰合譬多方取

人飾辭修飾文辭聚眾也眾已散而後聚之猶親已病而始是終

始本末不相坐蹈其實初不認其罪合終始本末皆自犯不懸反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拍合有虞氏硬而不自謂道諛

此是責與夫人之徒通是非是非必通於眾人而曲從其意眾以

有虞氏之徒通其彼此是非有虞為然為善而已亦然之善之為

此等見解亦何異於眾人乎惡居眾人之名愚之至也一齊

歸震川曰
反覆發明
理至情盡

駁倒。宣誌方說到人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能自知其愚惑尚有轉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而

一片屬望深心溢於言外。不悟為惠施。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

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又插一喻。而今也以天下惑。不止二

予雖有所嚮。求進以至。不可得也。不亦悲乎。遙吟俯唱。大聲不入

於里耳。正大之音不能動里人之聽。郭註大聲大。折楊皇荂。音

本又作華。二俗曲名。今樂曲中有折楊。則嗑然。開口而笑。俗樂易

柳或即此也。此層陪下高言不止句。則嗑然。笑貌。而笑。以動人

再插一喻。嬉笑怒罵。寫得恣肆淋漓。是故高言。即上至德。不止。不相

樂之不入眾耳。此。至言不出。不行。俗言勝也。惑之者眾。不入。不止。不出。字法參差入妙。

林西仲曰
三家村中
俗子一聆
俗音便以
手拊膝作
敬板聲自
爾解事者
流其一段

可也言小語

外篇 天地

三

可賤可羞。惡狀一筆。寫出豈當。日莊更亦。會見此輩。乎。何此輩之多也。陸註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此。即天下篇。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之意。是莊子最。痛心處是。

郭註此天下所以未。以二缶鍾。同感。缶即瓦缶之音。以二人擊。會用聖而常自用也。此俗樂則惑者不止一人。

黃鐘毀棄。瓦缶雷鳴。又插一喻。逆陪順帶。文法奇變。而所適不得。林註鐘正音。缶俗音。以二缶惑一鐘。則無以自適矣。

矣。郭註各自信據。而今也以天下惑。疊句蒼涼。見二猶能。予雖有。故不知所之。

祈繼其庸可得邪。眾醉獨醒。獨不勝眾。再疊。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上文息心語。如洞簫微咽。

上聲。之。又一惑也。此轉更不可測於無可奈何。由忽作自寬語。故莫。哀感頑豔。悽入心脾。又一惑自己引咎之詞。

若釋之而不推。愈窮究愈。不推誰其比。音界。不推則置理亂於。多憂患。至也。不聞矣。此莊子出。

世之。厲之人。貌醜。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心也。惡者。

己也。再插一喻。趣絕妙。絕自惡其醜。而恐子之或有其醜。歎天下。之大感而恐己之同蹈於惑。把從前祈嚮深心。一齊放下。

此節以武王引起有虞氏一段妙文。人但知武王不及有虞氏。

故重喻重
言極纏綿
往復之致
歸震川曰
末一喻想
出天外
胡註掃一
篇之議論
而空諸無
有愈使通
體纏綿哀
婉
副墨俯仰
內傷心淚
下不可揮
以此種心
曲處此種
境界亦惟

故有征誅之患而不知有虞氏仍不能如至德之世行而無迹
事而無傳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天下自治也治者治亂而反之
正必有亂而後治之猶病者之待醫治病者之用藥何如無病
而不必求醫不必操藥之爲愈乎人莫嚴於親而尊於君諛則
非孝諂則非忠施之君親世俗猶謂不肖願乃安心導諛以媚
世俗豈俗更嚴於親尊於君而必爲之將順乎然謂之導人諛
人則不受其名而終身導人諛人則轉蹈其實合譬飾辭聚已
散之眾而曲爲拊循何殊病已成而治之不防之於始而止救
其終不尋之於本而止循其末何其責子臣則坐以不肖之名

此種人自
知之
宣註初爲
有虞氏說
起入後卻
借之爲于
萬世痛哭
嗚呼有虞
氏尚未免
媚世之惑
况武王乎
况武王以
下乎回想
無爲之治
眞如逝彼
大海永無
還望者也
那得不轉

從世俗轉寬其導諛之罪也。以上泛指用情之顛倒。下文緊接有虞氏極力斥駁。深文曲筆掃盡古今多少神聖功能。此四句申上合譬飾辭聚眾意。不自謂導諛。又申上終始句。拈出一愚字。輕輕挑撥。婉而多風。隨用轉筆。深致其望。翻然悔悟。拔去病根。仍不至於媚世。乃惑者愈惑。愚者更愚。至德之世。終不得於吾身親見之。天下皆惑。獨抱此祈嚮深心。其能慰之。且暮已乎。大聲三句。妙解入微。端冕而聽古樂。則倦而思卧。桑間濮上之音。使人樂而忘返。正此義也。以二人擊此缶。而黃鐘之樂不行於世。正從上文喻意中脫化而出。前後皆論古樂。而正意插在

而自寬也
一結逸然

有江上峯

青之琅

林註忽作

此數語不

即不語如

斷如積煙

波無限

劉須溪曰

此兩相論

若不相涉

然

中間變化錯綜使人不測以天下惑再疊一筆慨歎中有冀望

神情知不可得則竟絕望矣强大惑者而導之天下之惑不可

救轉使天下笑其惑厲者生子惟恐似已而急欲取火視之則

益難掩其厲矣憂天下之大惑而強之有不同蹈於惑乎無限

期望無限悲涼到此一齊撇開真傳神之極筆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犧音義又音莎青黃而文之祭器之美者其斷所斷餘木在

溝中棄之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去聲矣其於失性一也

已破已斷均失本性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

鼻困悞音中去聲宗穎困悞衝逆也氣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乖厲爽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重此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

離去聲跂以足離地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徒自可以

為得乎婉詰則鳩鴟之在於籠也喻其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

聲色以柴其內字法妙皮弁鵠冠搢笏紳修長以約束其外內支

支充盈於柴柵以柴外重平纏繳成法拘束皖皖貌然目視而在纏

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縛手厯指關換而虎豹在於

囊檻亦可以為得矣兩喻極形刻毒五者乃人世之樊籠天性之

此段與上文絕不相聯屬來勢鶻突與外篇首二段意境相近

在此間則眞爲駢拇支指矣。快非南華筆意。

南華雪心編外篇卷三

南華雪心編卷三

外篇 天地

詣

100

南華雪心編外篇卷四

武陵劉鳳苞采九甫註釋

男承芬甲等校字

同邑劉雲章仙嶠
沅陵李玉如豐軒甫同刊

及門諸子分校

外篇天道第六

宣茂公曰
無為二字
相沿為道
家常談看
莊子此篇
說入精微
明確處
前面要說
無為先託
出靜字一

此篇以虛靜無為渾括天道帝道聖道而揭其本體之精微從
無為勘出有為乃不涉於空虛寂滅復從有為歸到無為乃不
滯於形色名聲天地篇祇重無為是從源頭上說道天道篇兼
言有為是因原以竟委仍由委以溯原可見莊子並非掃卻有
為致落玄門窠臼也開手一語透宗運而無所積動象也動則

層夫靜之無爲人所易知也運而無所積之爲靜人所未易知也運而無所積則純是動何以言無不靜耶此處須親得運而無所積之體則劃然矣運而無所積乃至一者爲之也倘有貳

有爲何以謂之靜不知一動一靜陰陽闔闢之機萬理所涵卽

萬化所出故靜者動之根動而有爲皆靜而無爲者運化於無

形也而靜又非冥心之謂也冥心以爲靜屏萬物而不親一值

蕃變紛紜之境物之撓心者遞起我之御物者無權矣故靜如

止水無物不照卽無物能撓所以爲天地之鑑萬物之鏡天地

萬物皆會於聖人之心是無爲而寓有爲之妙也下又推靜之

所從生從虛落到靜從靜落到無爲虛靜無爲本是一串事卻

添入恬淡寂寞四字夾在中間止是融合上下由虛靜以臻無

爲方寸中恰有此恬淡寂寞之境疊疊形容以暢其旨也下面

則不能運矣。則有所積矣。故道者其爲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一則靜也。可見運處卽是靜靜處正是運動。靜一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既出靜字上面又添一虛字者。靜之功所由入。

又推開言之。明其爲萬物之本無爲者。乃無所不爲也。靜而聖者無爲之體。動而王者有爲之用。大本大宗。承靜而聖說均調。天下承動而王說。與人和者有心於爲而樂之也。與天和者無心於爲而樂之也。此天人之分際也。下二段撇開人樂一層。只申天樂。歸重無爲。靜而與陰同德。二語極精。一波字尤爲生動。波者風水相遭。有天然之妙趣。託出無爲神理。全不是致虛守寂工夫。末句聖人以心畜天下。語意渾成。是天樂真境。無爲化境。一切有爲之迹。不能出其範圍。下面又將無爲有爲意思。提在空中摩盪。用天下而有餘。正見無爲之大。可以有爲。爲天下

也夫而後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為蓋其精微有如此者○後面既說無為卻又非掃卻有為但無為者處上之道有為者任下之道上所自處者本也下所分任者末也迤邐說去只要明得

用而不足正見有為之皆統於無為總束上文以無為起以無為結中間卻兩兩對發有飛花滾雪之姿後文一轉兩面互發上下皆渾於無為則為同德上下皆徵於有為則為同道德者形迹之所不居道者措施之所共覩也上以無為用天下而有餘下以有為為天下用而不足此處便分出箇本末先後樣子平起平落平收用筆如分風擘流畫沙印泥何等明爽王天下一段又從有為勘合無為而見帝王之大天地皆舉其全畢竟收斂神功退藏於密可知運而無所積者道之應乎無窮也神而不可知者道之遊於無有也收足無為已逗出有為消息下

本末二字除卻虛靜無爲凡一切有爲之迹如兵刑禮樂等類都是末學本所當先末所當後蓋末非另有一物可與本相對是從本上一層一層落下去的愈到下面愈落得粗了道之次

數段乃就本末先後分晰言之。五末皆古人事爲之迹。而精神心術運動其間者。本之所在也。形名賞罰分布於外者。末之所推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始終離不得虛靜無爲道理。天道也。帝道也。聖道也。一而已矣。引堯舜問答之言。閒閒煞住。而以天人合。雙綰無爲有爲二意。與前幅天樂人樂相應。結盡通篇。後幅隨手生波。乃其餘意。孔子往見老聃一段辨論。只在仁義上提要鉤元。老子卻將道德抽換他仁義二字。返虛入渾。境地極高。仁義且恐亂性。則五末九變之不足爲輕重可知。至士成綺之不信。又決裂於仁義之途。而變本加厲者也。經老子逐層

序如此。雖曰古人不廢奈何。爲帝王聖人者可舍本而就末哉。其明劃的確。有如此者。○篇中段落似有排比而轉換不覺。○舜問以下。都是引證。○收尾將書籍一概掃卻。蓋凡有迹者皆

剔破。便如鑄鼎象物。逼肖神。姦似繫馬而止。寫他飛揚馳騁之神。欲強持而不得。知巧而覩於泰。寫他便捷輕儇之貌。隨驕肆以俱呈。頰上添毫。真是寫生妙手。邊竟者。防盜之地。而道德之藩籬更重。襲仁義聖知之名。適足爲大道之蝨賊。一竊字當頭。喝棒。動魄驚心。下段又借孔子之言。以明本末之輕重。仁義禮樂者。道德之末務也。極物之真。皆守其本。則無所事乎仁義禮樂矣。退之而不使復進。賓之而不以爲主。字法雋妙絕倫。至人句拍合到虛靜無爲。語尤渾涵不露。末節推論書籍不足貴。并語言文字而掃除之。書以載道。而道之妙。有不可以言傳者。執

其粗者也
非道之所
在也書籍
名爲傳道
尙是糟粕
何況五末
九變之類
乎深欲天
下萬世人
舍未持本
味此篇可
知無爲二
字不是寂
滅放廢乃
聖道不易
之論也

書籍以求道亦猶執形色名聲而謂道在是也道果在是乎哉
知者不言不言而道自存也言者不知知之而道終晦也莊子
爲天下後世深致悲痛一腔心血一副眼淚信手揮來正如秋
夜寒砧音傳空外輪扁一段妙文將古人明道之書看作糟粕
從藝事之微視出道之渾淪無間對面寫照筆妙入神當與養
生篇庖丁對文惠君語異曲同工官知止而神欲行得之手而
應於心兩處見識議論俱臻絕頂○此篇前後機杼渾成惟中
幅五末九變數段隨手鋪敘意盡於言雖有精奧語亦不過如
韓非說難劉向新論而止頗不類漆園筆意識者當能辨之

劉須溪曰

纔看一二

語便不類

前篇

宣註開口

便從運處

說靜便不

落寂滅一

邊萬物自

成天下自

歸海內自

服而其自

處則在闇

默之中

林註天地

萬物皆準

於心是定

能生慧靜

○天道運而無所積

運行而不停積

故萬物成帝道

治功

運而無所積

存神過化

故天下歸聖道

性功

運而無所積

至誠無息

故海內服

郭註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

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

同於帝王之德者帝王與天合德以聖為宗故三項側

注帝道六通四關言六合四方皆德之所貫其無所積可知

其自為也昧

闇默然絕聖棄知無心

無不靜者矣

運者道之樞靜者道之體有運者必有所以運之者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

故靜也

恐人誤認靜字急為申明善如大易繼之者善也之善從運處說靜故善

萬物無足以鏡

者故靜也

郭註斯乃自得也

水靜則明燭鬢眉

由靜生明比喻精切

平中

去聲靜則

只是靜之妙再加一喻更醒

大匠取法焉

法其平平則明之至也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

申合聖人之心靜乎

主於靜而已

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承上水靜猶明二句

所以為明之本也

宣註天地

萬物秋水

澄胸靜之

至也明之

至也平之

至也

從靜字推

出明字見

靜中妙用

此便是要

落無為之

胎也

陸註上文

言靜此由

靜說出無

運而無所積。揭出無為本體。即抉出無為而有為妙用。天行健。至誠無息。皆其運動而無停滯者也。運處是動。所以運處是靜。靜字要還他著落。萬物無足以撓心。試之萬變而不動。所謂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水靜則內保之。而外不蕩。如鑑之空者。即如衡之平。故大匠法之。水靜猶明。況精神之運量乎。聖人只是一靜。而天地萬物畢照焉。寫得晶瑩洞澈。全是道體。全是化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虛者靜之原。內篇所謂虛而待物也。無為者靜之體。至此點明恬淡寂寞。又形容虛靜無為之妙。合來。只是虛靜無為四字。天地之平。取為而道德之至。郭註。凡不平。容虛靜無為之妙。合來。只是虛靜無為四字。天地之平。準則而道德之至。郭註。凡不平。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於此。休則虛虛則實。心虛而實則倫。為。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於此。休則虛虛則實。心虛而實則倫。為。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於此。休則虛虛則實。心虛而實則倫。為。

為。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於此。休則虛虛則實。心虛而實則倫。為。

字上面補
出一虛字

靜字內指
出其情則

恬淡其景
則寂寞乃

自然落到
無為

宣註與上
節對作贊

嘆上節細
此節寬

孔子稱素
玉義本於

此本為有天
下者言看

他一主一

矣。胸中有條理。此層從休落虛。虛則靜。靜則動。靜中之動。靜則得
實而有倫。正從虛字勘出。虛則靜。靜則動。方為至當。動則得

矣。不失其所以動也。此層從虛落。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
靜動而得宜。正從靜字勘出。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

矣。人各盡職。無為則俞俞。適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從容暇
不入其中也。此層從靜落無為。任事者。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再提

萬事而祛憂患。又從無為中勘出。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再提
萬物之本也。前段提明天地。此段提明萬物。尋其本。皆自明此以

南鄉音。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
向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

王天子之德也。王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陪。玄字素字。以
王天子之德也。王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陪。玄字素字。以

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
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

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主。隨所處而皆得。郭註。此又其次也。故
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主。隨所處而皆得。郭註。此又其次也。故

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

陪夾敘

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物不易。彼我之所能。靜而聖。體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動而王。用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總歎。○此動靜以出處言。

此節俱兼本末體用言之。天地之平以下。寫道之精微。萬物之

本以下。寫道之濶大。無為則俞俞。就本體淵涵處形容之。無為

也。而尊。又從功用運化處形容之。樸實者。美之含於中也。自忘

之。而與天下共忘之。迹象俱泯。孰能與之爭美哉。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即指虛靜無為。此之謂大本大宗。再伏本字。以與大本為大宗。

夫和聲者也。猶天唱而聖和之也。○郭註作調和之和平聲讀。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

歐陽公曰此處語無味。

外篇 天道

宣註肅殺
真物如壘

粉

以上數語

是內篇精

語重引以

解天樂殊

無味莊子

曰三字亦

嫌鶴突

陸註無欲

故無累無

疾故無責

也。天和人和是一申事。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故用所以二字接下。

人樂統於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
大本。鑿。子兮反。變而。萬物。可知本末先後。大宗。相雜。故曰鑿。

而不為戾。
郭註。自鑿耳。非。吾師之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聲於上古而不

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一申。天樂。故曰知天。

樂者。其生也天行。
如天道。其死也物化。
隨物理。靜而與陰同德。
如。

之。動而與陽同波。
如陽之開。波字。生動。一層。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

物累。無鬼責。
二層。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去聲。天下。立。

則用行。
三層。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無怨非。故不祟。無累責。故不疲。皆屬無心妙用。一心定

而萬物服。
三句承。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再。

宣註總鎖
一句○天
下在一心
涵育之中
無容爲也

樂天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解天樂透徹○宣註心畜天下句妙拈据瘁瘠總無干涉

此下反覆申明天樂先將天樂人樂並提然後歸重天樂也虛

靜無爲乃天然自有之樂均調則有心於爲人也而非天矣自

其生也至萬物服皆詳言天樂之實推於天地是豎說通於萬

物是橫說聖人之心只是虛靜無爲天下皆歸其涵育而聖人

仍無所容心焉尙何有作爲之迹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天地道德總是無爲無

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歸重無爲抹煞有爲等意

亮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

歐陽公曰
此是敗筆
胡註秦始
漢文皆爲
天下用而
不足也

陸註此篇以天道為王道故上必無為所不可概責以無為者惟在下為然耳

歐陽公曰此以下俱不似莊子語胡註此亦純粹以精

以體統言。下當為上。任其事。乃亦無為。則體統素矣。下與上同德。則不臣。失臣職矣下有為也。上

亦有為也。是下與上同道。以設施言。上不以君代臣。勞乃亦有為。則措施素矣。道德字只就有為無為說。

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失君道矣。君者役使羣才者也。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

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有為。分疏最精。

用天下。歸重無為。為天下用。責成有為。無為有為。天下均不可

離。看他分出上下界限。朗若列眉。為下文本末先後伏根也。

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知智雖落何格謂天地不自慮也。大知若愚。無思慮也。

辯雖雕萬物。不自說悅也。大辯若訥。無君喜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大巧若拙。

無作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天

之語然非
莊子本色
矣。

之功皆其功任其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

王之德配天地同其此乘平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三句合寫

其大語意雄厚力量完全兩漢文章根柢於此○陸註乘天地之正而即以馳驅萬物用天下而不為天下用者也

王天下以下三層復從有為捲入無為隨將天地陪起帝王歸

結上必無為而用天下意至下必有為一層已在用人羣內帶

出矣文法之周密如此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

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法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類詳悉治

去聲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入之服

宜註五末者有為之粗迹精神心術乃本之所在也此處得則

無為而自正矣。然後從之。便帶起下節。先後意。就本末刊出。先後二字。以完上節之意。

止輕輕蕩漾箇先後之序。而本末更不消說。古人一知

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精神心術五末之本。然後從之。

者也。本先而末。末學亦古人所有。並非一切掃除。補此句圓足。而非所以

先也。不先乎本。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

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

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變化動作

萌。萌芽區別。有狀盛衰之殺。入聲。變化之流也。二句申說盛衰之等。殺皆變化之流行者。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

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郭詒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去聲道而非其序

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

所先則下此者繁繁

然不勞自治看他惟

一明天而道德以下

綱舉目張然則無為

之為不既大乎

歐陽公曰淺而抽

林註篇中以天地作

線而歸本於無為言

及本末要詳上下君

天而道德次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者自然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

而分去聲守次之戰分官守。所以行仁義者。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物象名數。乃分守責任者。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材任使。所以寄形名者。因任已明而原推原省省察功過

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

知智愚處宜措置得宜貴賤履位踐履循分仁賢不肖因情實也。各

情必分其能郭註無相易業必由其名郭註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

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粗

治去聲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又從九變中抽出形名言之。找一筆應上醒出所先必在於無為。意獨舉形名者。道德仁義猶近於本。是非賞罰之為末。又不待言。

天道

臣理極醇正而且近

情但細玩其文別有

一種蒼秀繚繞之致

行雲流水之機卻近

時趨全無奇氣恐亦

叔敖衣冠也然有此

妙文雖不及南華之

超絕亦可謂自成一

家矣

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再抽出賞罰言

之亦自參差錯落驟而語形名

接筆超忽

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

也倒道而言

本末倒置

迂道而說者

先後錯亂

人之所治也

尚待聖人治之

安能治

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

迹也

非知治之道

所以迹也即虛靜無為也

可用於天下

但可為天下用

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見

得一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

以畜下也

郭註寄此事於羣才斯乃所以畜下也。○宣註極言形名賞罰不足先反繳上節意下只引數人語以證之

五末九變何暇如此推詳莊子之文只從精奧處立論如鋪張

揚厲亦必有真意貫注其間恐不如是之平鋪直敘也

歐陽公曰
尚未得為
似。

宣註天德
本無為也
本無為以
出治物自
安甯。

陸註慎重
藏書所以

昔者堯問於舜曰。天王之用心何如。笨拙堯曰。吾不敖。同無佞。頑

不廢窮民苦。哀矜死者。嘉。愛孺子而哀婦人。恤此吾所以用心也。舜

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無為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郭

與天合德則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常雲行而雨施。去

雖出而靜矣。郭註此皆不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滯於物而亂動之貌子

指己所。天之所合也。我。指己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

舜之所共美也。映合大字美字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此段引堯舜之言。歸結通篇。以下皆屬餘波宕濺無為之義。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藏其所著之書也。卽下十二經二字。不過借引起老聘一段議論。與本節全無干涉。

外篇 天道 十一

重道也蓋異學爭鳴

皆竊附聖經而別標

一曲故直

舉十二經

而一空之

見雖十二

經之要在

仁義已非

復無為之

本然徒亂

人性不可

為治所以

奪異說之

所託也

宣註二語極為精粹

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去聲徵典也藏室也蓋周之藏名史官名老聘本柱下史有老聘

者免罷官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就而詢之孔子曰善往見老

聘而老聘不許不為許可於是繙反覆申言十二經以說如字絕句十二經大抵該孔子刪述

之全不必求其經以實之老聘中其說語方及半而老聘遽止之曰太謾太多猶汗漫也願聞其要

擇其要者言之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聘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

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生成俱屬性說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為矣除仁義無所為老聘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愷樂也言與物同樂

兼愛仁無私義○上句總下句分此仁義之情實也老聘曰意噫幾乎後言

謂仁義近於格後之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去道已遠故曰迂也○郭註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無私

是老氏跌
進一步手
法

擊鼓而求
亡子是速
其亡也揭
仁義而治
人性是速
其亂也

馬乃私也有心於為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也養乎則天地固

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立矣固有二字妙本來皆有何消我為可夫子亦旋同德而行法

循道而趨循天已至矣自然又何偈偈乎用力揭標仁義若擊

鼓而求亡逃子焉妙解意同夫子亂人之性也郭註事至而愛當義

馭倒仁義歸之於道德兼愛則廷無私即私言簡而透入清虛

此老莊之妙境也以後發出一篇精要之論透出無為真際卻

無一語占實老莊見解畢竟不落恆蹊

○士成綺人性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而來願見百舍百宿旅舍重平聲跼音滿足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

也鼠壤穴也有餘蔬鼠竊蔬而而棄妹棄妹不養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

生熟皆食物言家有餘蓄而積積蓄斂斂無崖不立界限老子漠然不應不必辨也士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刺於子今吾心正卻去逆反矣何故也

宣註為老子所移而不覺老子曰夫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應上非聖人句

言脫出此四者○宣註好名不受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

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有可刺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其實又惡居其名

再受其殃實已傷而名弗受是再傷也○郭註有實故不以吾服

猶也恆服常然吾非以服有服郭註有為為之士成綺雁行音避

我邪不知

宣註皆言

其不仁卻

將不仁夾

在中間

林註何故

也是仍問

昔者之所

問

歐陽公曰

漸入佳境

陸註脫謂

解脫其累

○老聃言

汝以不仁

不義為刺

我於巧知神聖正欲弃絕之而後得解脫馬方且隨物立名呼之即應因其實是牛馬而呼之而不受其名是已脫去巧知神聖之殃而又再受其殃也

陸註物之真者無為

影側身而行履行遂進踵步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爾容崖然岸而

目衝然而視而顛頽去軌反高露然而口闕許覽反然而狀義然

嚴毅自許之貌似繫馬而止也其志將以復馳也絕妙形容動而持持發也機發如弩前在機

察而審伺察而知智巧而觀於泰郭註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凡

以為不信十者皆邊竟同境有人焉邊境有窺伺之人不可防取喻最精其名為竊

斷得確宣註邊竟二字妙道德者心性中之邊竟使不信者窺伺其間將並道德而竊之林註此段狀得自罵得很奇文至文

士成綺不能虛靜無為作偽之容顯呈於外末幅件件搜剔出

來活畫一箇竊賊樣子勝讀一部水滸傳

○夫子曰引孔子語夫道於大不終不可於小不遺織織悉故萬物備廣

之初本者無為之體即渾然之太極也能守其本故能超於天地萬物之上而裕其變化之原神自無所困也通於道之先合乎德之和知仁義為後起故退之知禮樂為外飾故實之

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仁義者德之形於外神之末也

神對形言非至人孰能定之定其為末夫至人有世無世之權不亦大乎天下大物也

而不足以為之累能用世而不為世用故無累天下奮爭棟而爭治世之柄而

不與之偕已獨漠然無與審乎無假任真而往而不與利遷功利之俱化極物之真

能守其本上二句是定識此方是定力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德也賓禮樂以情性為主則禮樂特其賓也至人之心有

所定矣定其所形之仁義禮樂乃神之末而無所累矣○郭註定於無為也○宣註心定則虛靜無為者在我也故曰無假

此段引夫子語形容至人心有所定定其為末由末以求其本

焉則仁義禮樂皆渾於神明之內而不求之於形迹之間矣

宣詒筆端
轉如貫珠

胡詒究竟
其書雖傳

而其言猶
不足貴

陳祥道曰
祠祀畢則

芻狗捐醴
精流則糟

柏棄桓公
所以因輸

扁而悟讀
書之非王

壽所以因
徐馮而起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籍所以載道而世遂謂道在書籍而貴之猶之買櫝還珠也書不過語

止是語有貴也有所以貴者非貴其言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隨也者不可以言傳也香草美人皆忠臣孝子假託之詞其寓意皆在語言之外而世因貴言

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宕一筆隨將語言文字當下拉倒為聲其貴非其

貴也所貴者古人之言而非古人立言之本意立言之本意可貴而又不能以言傳將柰之何○郭註其貴恆在意言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形色名聲無關道妙書言之於

意猶形色名為天下萬世痛○歐陽公曰悲悲夫一語不盡恣態是莊子語世人以形色名

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實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郭註得彼情惟

忘言遺書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有道者不欲以言著言者亦不盡為有道而世豈識之

焚香之舞也

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郭註。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胡註。古人讀書會其有得則欣然忘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纔為真解後世動言古人所未發而不知其神已與之化而不肯輕洩耳。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語。豈談鋒而已哉。○謙道云。情不可得之形色名聲則意不可得之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也。

世之所貴者書而古人得力之端。尚在書籍之外。是書籍可傳而其得力者不可傳也。古人各有其精華。書籍所傳。特古人之糟粕耳。然則典謨之訓。官禮之文。燦然而著。為政教者。皆屬形色名聲之末。而豈古人之意哉。○此與下段合併讀。益見其妙。

桓公讀書於堂上。

引此以證上文

輪扁

音篇輪匠名扁

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

寫得從容便知有

一篇妙文在後。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

問得呆正。是妙境。

宣茂公曰。一問一答。呆得有趣。○輪扁一。

段文法乃
檀弓考工

之絕佳者
住法最爲

悠然○正
意只從對

面透出生
心蘊藉收

尾疊一仇
其韻鏗然

林註不徐
不疾得手

應心方是
不可傳之

妙境
陸註于不

能得之父
父不能傳

公曰聖人之言也答得平常曰聖人在乎揆筆最奇語意更呆卻是驚人之句公曰已死

矣答又平常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咄咄逼人桓公曰

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

之事觀之妙解不言道而言技現前指點極醒極靈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甘滑也徐而斲之用功最

細則車輪滑澤而斲疾則苦而不入疾欲畢功則苦澀而不能甘斲之入之深疾則

入之淺甘苦有得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以手從心是心中有物而其機

方能道出箇中語轉滯以心應手是指與物化而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不期

滿志躊躇也此境安可言傳合於數○林註有數存乎其間即道家所謂箇中之說此數字臣而適

虧他偏說得出豈非驚人之語○宣註以上六句言技之精處不能以喻臣之子父且不能傳子況欲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外篇 天道

之子其不
傳之妙非
可以筆舌
傳則古人
死而其不
可傳者亦
與之俱死
矣。
陸註輪扁
一喻見惠
墨輩所託
之仁義禮
樂不過古
人糟粕雖
本之十二
經非有得
於意言之
表不可以

然則古人之言傳而
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無可傳者獨喻之
而已老字最耐人

思○胡註老字
下得極有意味古之人與
平聲宕
其不可傳也
在書籍
死矣
古人
已死

失其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再跌一句妙絕拍合古
傳矣

文情無限○郭註當古之事已成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
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宣

註收尾忽入一段讀書妙論非為學究下砭石也夫書以傳道猶
無足貴者以其為糟粕也況於有為之迹如五末九變者乎固知

道在虛也靜也無為也平天下者可以深
省矣雖然千萬世之學究亦可以深省矣

輪扁一段妙論託出正意事外逸致絃外餘音使人低徊不盡

當與庖丁對文惠君語及濠梁觀魚一段同為絕頂文心絕妙

機鋒迴非尋常意境○薪者火之所從生而薪非即火也履者

修身治世
徒亂人性
耳況假糟
粕逞曲說
著書以教
後世哉

迹之所由託而履非卽迹也書者道之所由載而書非卽道也
執薪以求火而火在薪外執履以求迹而迹在履外執書以求
道而道在書外嗟乎世無輪扁誰識其爲古人之糟粕哉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外篇天運第七

歸震川曰
至治無為
至仁無恩
至樂無聲
古今皆陳
迹政術皆
虛設仁義
皆暫設此
本自然以
為化也
陸氏云首
言天地之
化有神於
運行者人
見其然而
不見其所

天運篇是發明道之自然而體道者泯其迹象行道者合乎時
宜前後分八大段讀首段借天地日月雲雨各件功能層層推
究故作疑陣勢若飄風驟雨颯沓而來運字處字爭字為字起
字寫得錯落參差此道之樞紐也主宰綱維隆施虛吸披拂等
字寫得精微盡與此道之根柢也五箇執字聽之有聲捫之有
稜卻只在空際盤旋不言道而隨處皆徹道妙矣巫咸止從六
極五常答還他何故一問六極五常不足盡道而於天人感應
之機最為切近就此輕輕點逗而道已在箇中也引九洛以證

以然帝王法之乃治成德備稱上皇馬故凡勉爲之而有迹者皆不足多也若至孝之無親道乃不淪焉無親乃至仁也不淪乃至道也若至樂之無聲道乃可載焉惟愚可近乎道也惟道

之正爲道字立竿見影。次段借仁孝立論。虎狼皆仁。仁之理具於虎狼。謂虎狼即可盡道乎。愛敬皆孝。孝之事形爲愛敬。謂愛敬即可全道乎。仁至於無親。仁之至也。孝至於天下相忘。孝之至也。仁孝二字說得彌天際地。而其意全不在言仁言孝。須從仁孝源頭上領悟。遺堯舜三句。覩定道字立論。見仁孝之不足盡道也。又從仁孝外添出六項。卻一齊抹去。而至貴至富至願者在我矣。此處纔醒出道字。正如月點波心。分外光明皎潔。第三段借樂以喻道樂之精妙。卽道之精妙者爲之。而逐層摹寫元音。並無一語及道。看得樂字只是道字替身。其意全不在言

可通於樂也。彼守先王之陳迹者，猶居廬於己陳之芻狗，而不知有無方之傳。久處於己過之遠廬，而不知有采真之迹。豈能應物無窮，循變無涯哉？要之，不與化爲人者，自不能化。人必加

樂也。讀至末二語，乃顯出廬山真面，真非常變幻之文。第四段言道之不主故常，歸重無方之傳。應物不窮二語，疊下六喻，如遊武夷九曲，靈境紛來，使人應接不暇。第五段揭明度數陰陽之非道，勘出道之精確圓通處。信道而轉形其滯，徇人而轉失其真。中外互勘，文法周密，尤妙在使道可獻四項，空中摩盪，入情處見道之可傳者，皆其迹。所以迹者難窺也。君不能得之於臣四語，何等醒快。公器遠廬，比擬尤爲親切。人人共爭之器，取之多而易伏危機。人人共寓之廬，居之久而究非安宅。至人之於仁義，不過假道託宿而已。無繫戀，則謂之道遙無求多，則

天之運。乃帝王之道也。

謂之苟簡。無市美。則謂之不貸。從空洞無物之中。揭出采真二字。所謂赤水元珠。象罔以無心得之也。卻提戮民在反面對照。痛下鍼砭。極有深意。終身役役。闕其所不休。而富顯威權之憑。陵恣肆者。操則慄而舍則悲。真禪家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也。天門弗開。爲汨沒性靈者。深致悲惋。使人動魄驚心。六段言仁義之亂心。不如抱其本然之質。而與物相忘。七段言帝王治天下。不能安其性命之情。而爲世大患。此二段筆涉平庸。恐係後人竄入。末段以遇合感孚之速。見道之默化潛移。六經皆古人陳迹。道不在迹。而在神履。從迹出。見迹而卽以爲履。失履之真矣。

道在六經窮經而卽以爲道。失道之真矣。滯於迹者不能化。鴟之視也。神聚於目。蟲之鳴也。神傳於聲。類之生也。神自感而自應。化者皆運以神。而化之者。遠微物且然。況人之化於道乎。末節卽從上節推論而出。如山外芙蓉。疊疊相生。雲氣往來。自成靈境。烏鵲之伏卵而生。魚之傅沫而孕。細腰之負子而化。三者猶物理之至微。至有弟而兄啼。體會更爲入妙。孩提有何知識。而呱呱以啼。非其天性之早漓。乃其天機之自動。神理轉移。眞若磁石引鐵。而不能自遏。似此著解。方託出化字精神。造化者萬物之所由化。至人惟能與造化爲一體。而人莫能自外於造。

化之化。又安能外於至人之化也。末三句反掉作結，神韻無窮。

歐陽公曰：參差奇詭。

○天其運乎。一句。地其處乎。一句。日月其爭。同道於所度乎。郭註：不運而自行，不處而自止，不爭所而自代謝也。○陸註：飄然而起。孰主

而近於物情，與者比。

如天風乍揚，文境縹緲，意態超曠，千古無兩。○一句日月。孰主

者，俱不能得其彷彿也。

張是孰綱維是。爾。孰居無事。宣註：猶云推而行是。郭註：無則無

也。釋註：比段

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意者其有機。械。即運動而不得已。邪。意

出岫，倏忽

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乎。抑莫或使之如機之發，械之啟，而不得已

之閒，奇形

看似筆筆凌空，卻是語語踏實。運實於虛，超神入化。○郭註：自爾

怪狀無不

故不可知也。○宣註：重重徵窮，連用五箇孰字，劈面致詰，愚者亦

備有，吾不知其何以至此。屈子天問雖奇。

當醒眼。五箇孰字，定有承當之者，尋出這箇主人。雲者為雨乎。騰致雨。○兩者為雲乎。雨氣散為雲。○一句雨。○郭註：孰隆興施降

一句雲。兩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孰隆興施降

尚遲此遊
行披拂之

致林註言北

則自北而南
南言上則

自下而上
言不必言

故言下只
三句而四

方俱到
問得甚活

答得甚方
問得甚煩

答得甚簡
極詳略變

化之法
招疑招字

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陰陽交合之氣所成故曰風起北淫樂勸鼓動之也○又問二句

方北方地高陽亢一西一東從而西東省去南面有上彷徨彷徨颺風也○往來動搖貌○

三句風○孰嘘吸是以聲言其發也若嘘之其息也若吸也孰居無事而披拂是以

言○宣註此二件不猜者猜之與前一例作疑陣○二句問敢問何故又總問一句以起下夾巫咸相招

名曰設為古人來吾語汝天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帝王順之

則治逆之則凶郭註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默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九疇洛書之事

治去聲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郭註順其自爾故也宣註上皇謂三皇以

上人也○上節形容得滿眼都有箇主宰在內分明是中庸費而隱三字又似鶯飛魚躍三句之妙便見得人生無一處可自用也

開手一氣趕出天地日月用三箇其字乎字空中摩盪一番主

之詭招而
告之也
宣註巫咸
古之知天
者上所問
皆天事故
託巫咸答
之六極五
常果足承
當上文五
孰字乎蓋
分明要逼
出道字姑
隱約其詞
使人自遇
之此五六
止是道之
使用然能

張綱維推行三句。又用三箇孰字。當面詰問一番。下二句。又故
作猜疑之語。文心飄忽異常。次言雲雨。用交互筆意。有飛鴻戲
海之姿。次言風。三句內包括上下四方。卻於北方句。映出南方。
有上句。映到下面。言簡而該。以下均作兩層跌宕。一樣窮究其
所以然。又省去不得已。不能自止兩層意思。蓋卽以此二語。縮
合前後也。天地日月雲雨。以形象言。風則以聲息言。運字處字
爭字爲字起字。皆其功用發見處。可見可聞者也。主張綱維推
行隆施淫樂。噓吸披拂冥冥中。自有操其權者。一眼窺定道字。
卻故作疑陣。使人於言外領會。眞絕頂超脫之文。問者祇言天

順此五六
則道在其
中矣。

林註問仁
而舉不仁
者以言仁
問至仁而
舉無親者
以言至此
老話頭慣
有此一段
絕不近情
之語令人
一時忍耐
不得後方
徐徐發出
正論所以

事。巫咸亦只用六極五常一語。輕輕遞過。以下便從天人交關

處約略言之。無意求奇。而正意全透矣。

○商宋國太宰官蕩名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發端曰。何謂

也。莊子曰。父子相親。虎狼亦有天性見何為不仁。答得奇警。出人

仁之理無物不具在人。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蓋即以仁為至也。不知

則無物不可見仁。論全體則至仁並不見仁。全體即道之所在也。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

愛則不孝。誤會無親二字。特抽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夫至仁

尚矣。至仁無不親也。無所親孝固不足以言之。仁統於道。孝統於

也。與道為適。愛在其中。於忘仁忘孝之。此指蕩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仁孝皆道

地然後至矣。此之言。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仁孝皆道

為奇。

宣註此非

仁果過於

孝也乃答

所名為孝

者不足為

孝耳轉筆

又特顯出

孝字來

忽而尊仁

抑孝忽而

特顯孝字

忽而脫去

孝字至兼

忘則纖痕

不留矣孝

字著不得

仁字亦著

至則過於孝矣。仁且不難。何況於孝。惟不合於道者。乃不及於孝。

不及於孝而名為孝。特孝之迹焉耳。何足為仁。更何足為道。郭

註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夫南行者至於郢。楚地。北面

而不見冥山。北海山名。喻至

得仁孝一邊。猶之南行者。祇見郢而不見冥山也。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

忘親難。愛親者不忘其孝。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親忘其孝。則使親忘親者自然而孝。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親忘其孝。則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

孝之至通於天下。以天下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天下各親其親而忘我之孝。仁孝痕

夫德。以德字換他仁孝字

遺堯舜而不為也。愈唱愈高。郭註堯舜之德全

利澤施於萬世。矣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天下莫知也。無親豈直也。太息。贊而言仁孝乎哉。

不獨掃去孝字。連仁字一並掃

無親豈直也。太息。贊而言仁孝乎哉。連仁字一並掃

不得着他
一卸一卸
直卸至此
仁孝都歸
冰釋分明
是與道俱
化也○徑
將仁孝抹
去又於仁
孝外添出
六箇字以
見一節之
名俱不足
多止要趕
出道字○
可屏者皆
歸變滅道
不變滅所

去仁孝皆落邊際莊子一意注重道德故唱
歎以盡其情○郭註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

廉又隨手添成八件索
此皆自勉之迹以役其德者也而欲役之德

與不為莫知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
必領反焉郭註夫貴在
二句相反

之況國爵乎
至富國財并焉
有美在中而天下之
美利視之蔑如也
至願猶修其可

全者皆名譽
指上并焉
以道德包掃一切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備於中名譽
入者并焉
郭註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都忘也

是以道不渝
醒出道字○陸註道本自然而無迹若勉而役於其
迹則已變其初矣不渝乃至道也無親乃至仁也

借仁孝以明道孝之至無所不忘仁之至不見可親仁孝皆渾

於道之中見道仍不見仁孝也若祇言仁孝之迹則孝從仁出

孝固不足以盡仁仁從道出仁又何足以該道看他說仁孝說

以爲至貴
至富至願

呂註樂即

道也洞庭
之野廣漠

之處

陸註樂生

人心而由

天籟故聲

容以象天

之功德而

奏中和以

天之協應

爲徵二句

己該大樂

全理下乃
分承而申

到盡頭處卻只用一二語輕輕抹去筆墨皆化爲雲煙

○北門姓成名問於黃帝曰帝張作咸池樂名之樂於洞庭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駭復聞之忘息卒聞之而惑黜聰蕩蕩神不默默能定

口不能言乃不自得郭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宣註形容惑字直深

此緒如帝曰女汝殆其然哉言三者實有此境吾奏之以人徵之以

天律呂本乎人心而行之以禮禮以義義以宜之建之以太清太

之象在樂爲元音與上天氣候相準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承奏順之以天理承

之建者立之爲體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承奏順之以天理承

樂一段將所以如此作樂之故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林註樂

言之

奮至德之

先動四氣

之和以著

萬物之理

盛衰四句

頂上迭起

循生二句

來

宣註四時

迭起以下

九句乃樂

之條理

下又總言

其無端倪

無停滯縱

橫變化非

復恆境

四時萬物調理太和言以四時迭起十二月節序萬物循生宣註

象四時而迭奏眾器象萬物而一盛聲之一衰聲之文武就樂之

倫經倫理經緯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清濁相得如流光其聲樂之

者無形而精神外溢忽然流動光明無形而蟄蟲始作吾驚之以

雷霆流光蟄蟲雷霆皆借以喻樂之變動也既備乃奏光明流動

而震者所以激發聽者之精神前是樂中應有之義此處忽作高

抗之音筆亦雷霆精銳正為懼字繪聲繪影○胡註流光其聲總

承上數句來蟄蟲始作即呢呢兒女語之境驚之以雷霆即劃其

卒無尾忽然聲其始無首忽然奮起無端言其一死一生一聲死

又一償方問反一起一音墜則一音又起陸註止如槁木似一

可幸厚小篇

卷九

外篇

天運

三

宣註此節是第... 一成

也句句入

微○一不

可待妙妙

一境未測

一境復轉

行盡如馳

而心耳無

措寫震恒

一債也上者如所常無窮郭註以變化為常而一不可待而所謂

抗則又一起無停滯欲待其稍有間隙而下手不得也○陸註死生債起循環

無端相延不盡似有常節而不能窮其所常似有一定而又不能

待其汝故懼也郭註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

所一燭之以日月之明林註上段以人順其聲能短能長承日能柔能

剛承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林註變化聲之迭易也齊一聲之互

中節極變化又極整齊愈出在谷滿谷大處在阮苦庚反滿阮小

愈新不能以陳迹求之也充周在阮虛也

充周○陸註狀樂之洋溢兩間一如元氣之塗卻同隙塞其隙而

布濩凡空濶有形之處無論大小隨在充滿塗卻物不內搖杜聰

而所謂

一者更

而所謂

一者更

而所謂

一者更

而所謂

一者更

而所謂

一者更

片一朵肖受也○陸註此句申上三句言聲之洋溢其聲揮綽盈滿之中其於陳迹者大含細入但以物為量無不周徧充滿聲又發揮而

不能也此寬綽其名節奏高明高大光明上達幽滯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日月星辰

之說也宣註此是行其紀不失其度皆樂之通乎神明而準乎天道者也吾止之於有窮郭註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

作樂中間故又如此無止郭註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慮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定靜審慎○聲之所而不能及也為息字摹神另是一種筆路儻然無依倚貌立於四虛

至道與俱焉之道道猶路也四面空虛不著邊際真寫得入化入神倚於槁梧而吟其心絕慮無所復為目知窮

宣註此節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宣註倚槁梧無所用吾慮也目窮無所用吾逐也吾

是中一成也句句入微○委蛇總一句沈吟入神此際形充空虛祇見樂之形象充滿於空虛卻

二字妙妙無處可以捉摸乃至委音蛇音移柔靡之狀虛而與之委蛇皆不能以我威蛇與也○宣註又形容二句○胡註神往而徒

三二一

悍氣未融
故凡事欲
以我與直
到四邊不
著始覺通
體俱柔如
此說忘字
此時塵濁
不沃自盡
矣

存其形乃至
於委蛇也
女汝
委蛇故忘
宛轉徘徊無所得而又不能舍是以
忘也○郭註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

身故能委蛇任性
而悚懼之情息也
吾又奏之以無忘之聲
郭註意既忘矣乃調之
復無忘此其至也

以自然之命
林註上是純乎天此並天而忘之天命流行不已故
曰無忘之聲○陸註聽者已忘又從而振刷其精神

令人忘倦卻只操乎聲氣
故若混逐叢生
渾渾相逐
林樂音洛林
之元一順乎天命之自然

而無形
混逐叢生林樂三者皆聲之無意而各渾於無形所謂自
然之命也○郭註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布散揮發而不曳
曳之使行
幽昏而無聲
無聲之聲乃為至樂○
陸註動而無動不見搖

曳之迹玄之又玄
動於無方
用不
居於窈冥
體不可窺二句根不
不聞蕩滌之聲
可測
皆指樂言
行流散徙

影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
閃爍無定
不主常聲
非復節奏所拘
世疑之
疑樂之變化無
稽於聖人
聖人之道

至

句入微之

音之

幾無復聲

渾渾默默

一成也其

此節是終

矣

不沃自盡

此時塵濁

體俱柔如

此說忘字

以我與直

到四邊不

著始覺通

故凡事欲

悍氣未融

聖也者一

段將一派

鈞天大樂

寫得聖人

具體相等

非樂中神

解不能及

此非學中

神悟亦不

與樂之理相符見樂則聖也者達於情凡物情莫不洞而遂順於

見道矣知聖則知樂矣達不專指樂言而遂也

命也自然天命天機不張倒句法合下五字乃臻妙解謂五聲而五官

皆備官自效職此之謂天樂此聖心自然之樂○郭註無言而心說音悅

○林註此上五句是惑字對面惟聖人乃有此境天然之故有焱

樂正與此同○宣註以上寫聖人俱屬心境說絕妙形容

音標亦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天樂無充滿

作炎天地太和元氣苞同裏六極上下四旁也宇宙空虛之處皆女欲

天地周浹兩間苞同裏六極有道以實之從何處著得形聲女欲

聽之而不可接焉樂之可聽者其聲而妙處不可言俾誰能領受

○胡註天地六極處處皆聲從何聽起故曰不

可接○宣註不可接妙妙明明盈耳而尋之茫然如孤舟而爾故

入海往無處所天風揚葉不辨先後其愴况乃不可說也

惑也彷徨恍惚莫測其端○郭註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音遂謂

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森然悚

勘發句句當繳還樂

字

宜註懼之

為崇也乍

逢盪滌陡

然一驚是

六根震動

之第一鐘

錘也忘之

為遁也天

機躍如妄

力銷鑠是

宿習退捐

之進步關

頭也惑之

為愚也深

入廣漠意

懼驚猶鬼神鬼
神不可測者也
吾又次之以忘
忘故道
心力已竭
卒之於惑
惑故

愚
屏聰明而一無所
用
愚故道
仍還其不知不識之天則可渾合於
道南華旨趣黜知用愚知者遠乎道

而愚者近
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乘道而往者也
郭註
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借樂以明道極精微極炫爛千古論樂者無此妙文究竟樂字

亦只是箇影字其意全不在言樂也後面愚故道二句特醒道

字已將前幅論樂一段妙文隨手脫卸矣通體只重一愚字回

之聞道也不違如愚是以坐忘而幾於化也載道以往聽其所

止而休焉收句邈然無際○北門成聞樂始而懼繼而忘卒而

惑驟讀之幾茫然不解所謂一經黃帝逐屑摹寫實有此三種

識俱忘是漸進自然之火候將到也看他說樂卻說到如此地位去古人胸中透徹拈著便是也。○樂也者始於懼以下皆莊子解黃帝之言。陳詳道曰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

意境非深於論樂者不知也。句句傳出樂之精神。卻處處窺見道之真際。妙在沈心渺慮。能於樂律之外。自鑄偉詞。不即不離。

不粘不脫。真覺心手相應。萬象在旁。須逐節細細玩之。方得其

用意之所在。疾起相追。少縱即逝矣。莊子又承黃帝之言。精心

洗發。增出崇字遁字愚字。而歸之於道。三字要從懼怠惑勘合

入微。方是造道階梯。一步進似一步也。收句道可載而與之俱

如乘元氣。如泛虛舟。放乎中流。渺然無際。吾安能窺其所至哉。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名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爾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東芻爲狗。巫祝

夷入蠻之哭殊聲而

同悲古之法可以行

於今今之法其可膠

於古乎孔子推古以

御今非膠之也欲緣

迹以復於所以迹而

已師金恐天下之人

溺於緣迹之弊所以

特發六喻以醒之

所用以之未陳也音成以篋行也篋音巾以文繡覆累尸祝齋側皆戒

以將捧之及其已陳也已陳則棄之行者踐其首脊蘇草也者刈者因取

而爨之也焚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音美眛音美焉世俗信鬼神以此為不祥之物

必致眩目失精今而爾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喻已用之政教取弟子

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

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眩邪分作兩層只是一個意思

分雲擘波以盡其趣○宜注人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

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舟不可行於陸則車亦不

宣註此節止是一時

字卻連用六樣譬喻

作六層剝換層層

轉如絞珠落盤異常

圓滑李空同曰

文章之鼓吹史傳之

滑稽胡評處下

六喻須看其跌出正

意面面不同

可行於水申說一尋尺常倍古今非水陸與平周魯非舟車與此

皆尋常易見之理令斬也求行周古之於魯今之是猶推舟於陸也并作勞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無定體也應物而不窮者也夾

中著筆縮帶前後宣註又一喻言陳迹之不足用者古今時宜之異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

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俯仰隨人而故俯仰而

不得罪於人宣註又一喻言違時宜者有殃惟因時俯仰則無咎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

度其猶粗查梨味甘橘柚味酸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帝王不相沿襲亦各因時而變此句迴應無方之傳宣註又一喻言聖人各各因時如果味

不同各適於口今取援狙而衣去聲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

胡註言道不可傳貴乎自得一
意作四層
疊發筆力
奇橫
宣註外面
物述中無
以主之則
非其精者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

惡鳥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制度名數道之粗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

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境較深然猶

道之所分老子曰然郭註此皆寄孔老而非其本以明絕學之義也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

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儒快非常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專逐於外而不止道不棲於中外無正無所就正而

不行師心自用由中出者僅可自信不受於外不能共信則與世齟齬聖人不出

道不止也

私心用事

外無所取

正則不合

時宜道不

行也

陸註聖人

之心不特

嗜慾不得

而消即陳

不出以示人也此三句承上外無正句

由外入者舍已從俗無主於中

不能自主則聖人

不隱不取而藏於中也此三句承上中無主句

名公器也人人可據

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

廬旅也

公器則必有爭之者蘧廬則必有假借之者妙論沁入心脾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

久處觀

常常見面而多責責其久處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承上蘧廬句

以遊逍遙之墟

不拘係於仁義而行所無事也

食於苟簡之田

姑給

立於不貸之

圃因物付物非以己貨物也○郭註此皆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逍遙無為也

郭註有為則非仁義苟簡易

養也

不待增益其求易贖

不貸無出也

郭註不損己以為物宣註又釋三句

古者謂是采同採

真之遊

採取至真而不求之度數陰陽也○郭註遊而任之則采真也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

顯為是者不能讓名

富顯皆非真者古今多少人看不破○郭註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其命於所

之遊便是

天仙化人

是非立乎不親權者親者以權為性命不能與人柄久據焉而操

天之戮民

正與相反若肯回頭之則慄慄慄動心舍之則悲二句繪盡而一無所鑒前車可鑒以

則采真二字

即齊官命喪矣所以為戮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救正戮民之具惟循大變

一鍼也

此節言道至精至靈原不靠形迹用事與拖泥帶水者無干循變無滯

即是采真

天門弗開即是戮民陸註怨恩

即是戮民

此段以采真二字為赤水元珠真者天然主宰采者俯拾即是

陸註怨恩

左右逢源隨處皆微道妙也大可為化不可為化去度數陰陽

陸註怨恩

之迹乃可獨往獨來君親兄弟子孫祇是一喻分四層排宕而

陸註怨恩

外篇 天運

三

取與諫教
生殺皆後
起之情世
俗以爲不
容己者若
能以爲鑒
戒使不得
由外而入
則內有主
而外有正
矣夫鑒而
得正卽取
正之器也
人者本非
正而曰正
者以鑒之
卽可以正
也

出絕妙文心道不可傳皆自爾也舍己以徇乎人有人之見存
中無主而何以反身卽是離人而立於獨有己之見存外不受
而何以時措咸宜驚仁義之名猶之取公器而貪多無厭戀蓮
廬而久假不歸也至人未嘗不用仁義究之假道託宿無所係
累於其心逍遙苟簡不貸六字繪出一片真境爲采真二字添
毫又傳神之極筆也以下從反面著筆寫盡患得患失之情極
談諧又極沈痛循變無湮一語透宗洩盡采真靈奧天門二字
高出塵表更從何處攀躋切而求之亦只在方寸宥密中闢此
靈境一落形迹則天門閉塞永爲戮民矣滔滔皆是慨歎何窮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矣。蚊虻嗜音膚則通昔同不寐矣。夫仁義嗜同慘然乃憤吾心亂莫

心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同風而動總德而立矣。郭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又奚傑然出力傑若負建鼓大而求亡子者邪。夫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本質自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自

本色不足分別妍媸音貫名譽之觀起以飾觀美者不足以爲廣。增也言於本性無所增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襲內

此段言仁義之亂人性不如相忘於本然之質惟鵠不日浴二

語天然入妙餘皆膚淺平庸斷非南華手筆。

胡註二句是鴻烈解中妙論。

歐陽公曰
警龍固異
說龍尤異

林註子貢
亦須自呈
門面老子
方容一見
真堪絕倒
陸註兩少
進言由初
見而稍進
之勿執成
心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規。

哉。問何以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舒

絢爛變化無方。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吐納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許劫

也。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賢通雷聲

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稱孔子徒以為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即嗒然若喪之曰：子年運而往

矣。謙言己將何以戒我乎。老聃亦作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

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古今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問得

老聃曰：小子少。稍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來前

林註使民心一使民

心親似以

黃帝與堯

為善至舜

禹方為不

善矣下文

不特將五

帝一併抹

煞且上及

於三皇何

自相矛盾

至此可發

一笑。

此種語意

殊費解

陸註原帝

王立治之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成故曰

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

天下，使民心一。純朴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郭註：若非堯之

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去聲其親殺。音養其殺。禮隆於親而降而

民不非也。知覺稍開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爭趨民孕婦十月生

子。子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不至乎孩而始誰。孩童之時，便知人姓名

則人始有夭。上聲者矣。元氣發洩太早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變詐人有小

而兵有順。且以征伐殺盜非殺。謂殺盜止亂人自為種而同天下

耳。天下成此一種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

風氣牢不可破。

始本有倫
理而流失
至今女子
不待二十
而嫁即夫
婦一端已
可見矣此
解亦屬牽
強

楊用修曰
六經陳迹
總在虛無
宣註末段
掃去陳迹
獨現神理

婦女何言哉此句更不可解郭註謂以女為媼上余語女三皇五

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智上悖日月之明

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去聲其知智慳尖於履蠶之尾鮮規

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

也子貢蹇蹇然立不安不知三皇五帝為上更有何王可以為聖人以此轉詰亦當啞然自笑矣

莊子在宥等篇何等精實何等超脫以此頡頏真相去天淵矣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平聲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

知其故矣以奸同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鉤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邪豈世界難說哉抑或

其措語精微一字不

己之道尚

老子曰幸矣

不惜之而幸之奇甚

于之不遇治

去聲世之君也必為遇則

犯正意何異鏡花水

所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

月○知物化之以神

則六

今于之所言猶迹也

管人所踐之迹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此喻

則體道之不在迹可

道不在迹言六經者道之所出而六經非道也看此等比例何等精妙○郭註况今之人專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林註辨析

知矣體道不在迹而

甚細立

夫白鷓鴣

之相視睥于不運而風化

定睛注視而孕化氣使然○陸註相視以

遇主又豈以迹哉夫

神交也風化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化而自生于也

蟲鳥之不交者

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

相對之人皆道也吾

風而風化

傳聲而孕相感以類

獸名自為雌雄

自為雌雄

見山故風化今粵

神與道一則亦無往

西四會山中有白足狸一身而化牡具蓋即類之屬也○郭註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紀苟有其類其化

而不與人一矣故

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舊注陳迹千年宜乎不遇蓋亦感以無迹乎故舉物之風化以喻之○宜註此三喻言全以神遇

道遇主非有二也

林註議論

奇確莊叟

之善體物

情乃爾龍

門謂其中

無所不關

者也文法

錯綜甚奇

胡註此三

喻似屬可

以少省而

筆筆精神

古人專於

無文字處

立脚也
黃山谷曰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二句乃真常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滯也二句乃化機○郭註故至

人皆順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難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無自而可在

皆不可也○宣註舉三物神化之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

矣烏鵲伏卵而生通指凡鳥魚音沫魚不交以沫相傳而生子細同者化細腰蜂

蟲祝使似己所謂螟蛉有子有弟而兄啼此句以人言上三句猶是老子語意推類言之

此則老子所未道也尤匪夷所思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此皆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且有弟在母腹而襁褓之兄呱

呱而泣者神理之轉移非形迹之所能推真道盡化機也○陸註母孕弟則乳變而少故兄病而啼乃不相因而相因耳此皆造化

之妙有理而無迹者人不能與造化者為人而欲感乎以迹又安能化人乎夫與造化者為人道之大宗也故曰得之矣○宣註就

老子上三件外又拈得四件神理所傳似可解似不可解悟者自得之○胡註烏鵲是性須交合也有弟而兄啼本同而其性易

語不犯一
字正意與
化爲人已
是註解而
亦不知其
何語也老
子之意謂
行乎天下
遇猶舍也
合有機有
不待合而
化者有化
而不自知
其類之異
者其深意
妙語豈可
索之形迹

離也。性既不同，則我須隨物性。而化之物，安能隨我而化哉。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造化爲一。

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與造化爲人者，無所不化也。然造化非有心於化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化之，則化神。

否則滯於形迹，不能與造化爲一。安能化人哉。○郭註：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之者也。若繕六經以說，則疏也。○宣註：不與化爲

人是與道二也。安能化人是與人二也。故曰：遇道遇主，止是一箇神理。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六經爲

而不化，遇道遇主，兩失之矣。正意只數語已盡，以後全從物理上寫出。一片化機，並不粘著人之難，遇道之難，明二語著解而明道。

遇玉均如洪爐點雪，融化無迹。與中庸魚躍鸞飛，節同一超悟，真爲絕頂文心。

末段言化之神者，不在迹象。六經皆先王陳迹，道之所出而非

卽以爲道也。譬如迹從履出，而非卽以爲履也。以六經于時君

而不遇，將以爲道之難明，殊不知迹之未化也。老子白鷄三喻

事外逸致。正見天下無不可化之物。卽無不可化之人。惟不知其所以然而自化。斯化以神而非化以迹。又何往而不合哉。孔子復就喻意而引伸之。愈顯出一片化機。相視莫逆。不與化爲人。二句措詞精妙。其解悟直超絕頂。其行文亦臻上乘。一切古人陳迹銷融。殆盡筆墨。欲化爲煙雲。

外篇刻意第八

胡註漆園文字固不拘一體然如此排比而無變化者無有識者疑之為僞理不誣也
邱瓊山曰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卻是一篇文字中間

刻意篇摹寫聖人之德開手撰出五箇樣子襯託聖人閒閒布置體密氣疏轉入聖人將五者一齊壓倒層層脫卸有迴風舞雪之姿無不忘則五者皆化其迹無不有則五者盡得其神澹然無極申上無不忘句眾美從之申上無不有句排偶中運以單行之句氣韻生動倒點聖人之德以天地作陪真令上面五樣人望洋興歎此段純是凌空宕漾之文尙未揭出聖人本領下面特提恬淡寂寞虛無無爲八箇字方顯得運用之神以下承此二句層層剔透直湊單微歸到養神而以千越之劍寶愛

連用六箇
故曰未引
野語結之
看他文字
波瀾莊子
中最近時
好處

宣註峻刻
其意孤尙
其行
方浮悟曰
歷舉五等
有方之士
而歸重於
無方之聖

深藏借喻神鋒之妙其筆鋒犀利亦如劍氣上騰也隨以野語

作結於養神外又添貴精二字神藏於精仍是養神之意純素

二字即上天德之象同帝之名素則不雜神運於虛純則不虧

神全於內此與天合德之聖人即大宗師所謂真人也莊子總

以體道而純乎真宰者為真人說聖人而結以真人手法極高

○刻意尙行去聲離去聲世異俗高論怨怨已非音非非為亢而已矣

止於此山谷之士非世猶言輕世之人枯槁憔悴赴淵沈淪者之所好也一

人語去聲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遊居學者遊學居學之所好也又一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

人邱瓊山曰

山谷數者往而不能

返仕朝廷者入而不

能出恬於教誨者屈

而不能伸耽於養性

者存而不能亡是非

真性之自然也

陸註至無而含至有

也○澹然二句即申

治而已矣治去聲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

也又一人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此無為猶言閒散而已矣此江海

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又一吹响吁呼吸吐故納新熊

經懸掛於枝使鳥申伸頸舒翼使氣脈流暢也為壽而已矣此道同引之士導

令和引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又一若夫不刻意而高

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去聲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

文即隨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意極精微語極跳脫○郭註忘故能

非有而有之也澹然無極言不立主名如上五項○胡註而眾美

從之愈亡愈有五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倒點聖人○郭註不

外篇刻畫

上二句意
胡評此段
波湧雲飛
振舵有神
呂註休休
不役心於
取舍之間
平則不賤
易則不難
恬則適其
天懷則忘
乎物所謂
寂寞無為
者如是而
已
林註不為
禍始人皆
知之不為

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陸註此段乃一篇之綱下文六故曰錯舉成說以申贊之似無倫次而實一氣啣接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本也
宣註

八箇字是聖人一生功用此節
一提下四節都寫此八箇字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郭註
休乎

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難
歷乎險阻之變常平易而無難
平易則恬惔矣
郭註
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

難故平易恬
恬又相成也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掩其不備而入曰襲○郭

註
泯然與
正氣俱往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郭註
生則任自然而運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四句解
見天道

篇首段○郭註
動靜
無心而付之陰陽也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郭註
無
迫而

後動
郭註
會
不得已而後起
郭註
任理而起○陸註
三句即
去
上
承上二句言有為如無為也
聲

福先方是
聖人妙用

以爲禍之
始也二語

可當座右
銘

陸註葆光
故不耀信

若四時而
非預爲期

必

方氏曰忤
與逆有何

分別以虛
粹二字辨

之蓋順事
應物無所

知智與故知者逆億於事先故者紫情循天之理郭註天理自然

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郭註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

故無責焉浮字妙李白詩浮其死若休息不思慮付之不豫

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不自信矣而不期無期必郭註用天下之

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其覺音無憂其神純粹一無其魂不罷音皮有

虛無恬憒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

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郭註至德常適一而不變靜之至

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至虛有不與物交淡之至也郭註物自來

交物無所於逆粹之至也郭註若雜乎濁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

三六、三、小篇、刻意

乖拂非虛不能也中心至粹無雜則自然

包含萬象容蓄萬物無所逆也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陸註以上陸註以上

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精即神之用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

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流水不腐鬱閉久則腐濁不清從上莫動句又翻出妙義天德之象也而

無所積郭註象天德者無心而冥會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

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者行地之勞也人行也純粹句應上不雜則清靜一句應上莫動則平淡而無為二句應上鬱

閉不流亦不能清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干溪越山之劍者柙而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宣註劍猶知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林註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相依化育萬物不可為象以上六句皆言

養其名為同帝與大帝同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

一郭註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然合也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理也○郭註精者物之通於天

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郭註與神爲一

非守神也不遺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

其不虧其神也郭註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象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

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素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羆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結到真人連聖人之名一齊渾去○陸註此篇所言多散見諸篇而以虛靜無爲收歸養神以純素二字括之爲入聖成真之要實

大宗師之歸宿也有議其膚淺疑非莊筆者然起首以五等之士陪出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以下疊用六故曰重重證解重重申贊

參伍錯綜而精采百出不拘拘卸接而大氣貫注末乃以一喻一諺作結此種神力故非史漢以下所有也○褚伯秀曰是篇以刻

意命題謂刻厲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觀人之從己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

南華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修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

可... 外篇 刻意

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

此篇以聖人作提綱以真人作結穴聖人乃指其軼羣絕類者而統屬之真人則就其返虛入渾者而切指之其實非有二也本欲抬高聖人從精神意象之間摹擬一番真境卻先將五樣人排列在前有野花爭發溪水亂流之勢五箇而已矣均是不足語意視聖人之無不忘無不有者境界迥殊不刻意而高五句將上面各樣本領盡付大匠鑪錘一齊融化無不忘則實者虛之不物於物而物物俱化無不有則虛者實之因物付物而物物皆全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承上二句而申言其義純粹

以精文法亦疏密相間。超逸有致。聖人與天地合德。擡出聖人。以天地作陪。抹煞上面五項人。筆力雄大無匹。恬淡寂寞虛無。無爲八箇字。勘合聖人之德。德全而神不虧。神字卽從德字內逗出。德者性命之根柢。神者運化之功用。後幅歸重養神。正此義也。天行物化以下。將生死陰陽禍福。看得透徹渾融。真有無入不自得詣力。而凡悲樂喜怒好惡之迭起環生者。眾人自累其神明。聖人皆漠然無有也。水之性不雜則清。劍之鋒不用則固。而不用者。正所以善其用。並非置之於無用也。是以神鋒默運。精采四流。上際下蟠。參贊化育。同於帝載之功。究其蘊。不過

純素之道。而所謂養神者。不外是矣。末以野語作結。眾人三句。只是陪出聖人。神與精互相依倚。養神則必貴精。精用而不已。卽神之所由虧。能體純素。則藏於不竭之源。而無不忘者。亦無不有矣。易聖人而爲真人。正爲造道者標出廬山面目也。

外篇繕性第九

胡似山曰
憤懣不知
其何所指
而使人自
省名曰繕
性將母言
性者皆若
此其俗邪
宣茂公曰
俗學俗思
雙起一篇
之意前半
篇完俗學
之慨接手
用由是觀
之一節遞

此篇以俗學俗思雙起兩山排闥軒豁非常倒置之民斷一句
快若霜鋒以後即作兩扇格映發生姿前幅承俗學立論兩引
古人之所學標明宗旨一轉遞入文博之學為縱橫捭拓炙輶
雕龍一等人痛下鍼砭後幅承俗思立論三引古人之所思疏
淪性靈一轉遞入軒冕之思為伏軾搏銜梯榮干進一流人喚
醒癡夢中間世道交喪乃前後樞紐轉掉甚為靈通世喪道則
風教凌夷師承無自道之所以不明也道喪世則性命決裂運
會之之所以不行也世與道交喪其把道有為者屈抑山

入俗思之
慨行文有
蛛絲馬迹
之巧兩章
俱借古傷
今前幅兩
用古人落
到俗學後
幅三用古
人落到俗
思最有蕩
漾之趣

筆乘俗對
真而言性
非學不明
而俗學不

林而莫能興起其非道干進者馳情軒冕而羨慕儻來因俗學
之錮蔽日深遂致俗思沈迷而莫返仰承俯注筋脈貫通讀者
但賞其跌宕靈奇而忘其篇法之巧未免孤負工良心苦也戰
國時世衰道微其病皆中於俗學俗思莊子目擊世變惠此一
卷冰雪之文作中流之砥柱障百川而東之真衛道之深心迫
而不能自己也尤妙在中幅一句一轉沈鬱蒼涼音流簡外悵
望千秋一灑淚可想見其寄慨之遙深矣。

繕修

治性於俗學

即後文博之學

以求復其初

滑

音骨亂也欲於俗思

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五句總冒

古之治

平聲

道者

古字一提

以恬養

反對俗學

可以復性
明非思不
致而俗思
不可以求

明
陸註以恬
養知猶言
以無知存

其本體之
知以知養
恬猶言去
其後起之

知以復其
本體之無
知

許石城曰
他說樂在
禮前亦有

禮前亦有

禮前亦有

禮前亦有

禮前亦有

知去聲下同。○定能生慧也。○林生而無以知智為也本無心謂

之以知智養恬將上面養知二字一並渾融而歸重知與恬交養

而和天理出其性見知即見為恬用恬仍不用知即恬之時知

為和天德和也渾然之道為理也德無不容仁也

和出故道無不理義從理出義也郭註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

著焉義明盡而物親仁也忠也乃實有中純實承忠而反乎情即復

意○胡註以性之所樂也實反情便是無聲之樂信行行之而容

體體之而而順乎文自然禮也郭註純實反情非以為樂其迹則

禮也○宣註可見仁義禮樂皆本於和理則皆自性命中流出來

也從養性中推出四項語最細最平可見他處只是恨人襲仁義

見一生便

有和氣便

有情事皆

是樂到行

動處方是

禮

林註混芒

淡懷皆無

知之象故

於此時有

知亦無用

也兩引古

學以下乃

轉入俗學

文氣層層
相生轉接
極靈
陸註古人

禮樂之迹故禮樂偏行純任一偏而則天下亂矣彼正彼自而蒙

作低昂語耳欲被以己德從德則不冒固相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彼舍

己德其外而蒙之也德則不冒固相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彼舍

固有之德從我外加之德是本性已失古之人古字再提在混

宜註三句承上偏字起下混芒二字之義古之人仍用反對在混

芒之中元氣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知恬交養當是時也陰陽和靜

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上人雖有知智無所用

之任其自然即生此之謂至一無知無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

然自然故逮德下衰郭註在上者不能無為而及燧人伏戲同始

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但取安靜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

無知無為而常恬則

將與造物者為人而

遊乎天地之一氣是

常在混芒之中也一

已恬則一世皆恬遂

同得淡漠焉而凡陰

陽鬼神四時萬物羣

生無不恬矣人雖有

知何所用之是所謂

興治化之流

治化者性命之流不溯其源而操其流有為愈多也

灑

同澆澆薄其澆澆澆厚之性

散朴散

其渾樸之質

離道以善

善者仁義禮樂之迹執其迹而全體分析

險德以行

德行於外險而不夷謂之危行

然後去

去

性而從於心

陸註舍其性中所自有之道德而逐於心所向慕之仁義

心與心識知

平聲上有心民亦有

而不足以定天下

郭註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然後附之以

文益之以博

乃不得已

文滅質博溺心

短句精鍊○郭註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然後

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以上完俗學

由是觀之

此段承上俗學起下

俗世喪

去聲

道矣

世愈降則道愈替

道喪世矣

道愈替則世愈衰

世與道交相喪也

接筆圓緊一也字與上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世喪道則有道之人不用道喪世則澆樸之風難返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

是交相喪也用

一也一恬
皆恬遺其
迹而得無
為之真
宣註承上
文積衰之
後深致其
慨落出隱
字蓋世道
交喪所學
不行則當
明志此退
人俗思之
縷索也此
篇篇法最
巧讀之祇
是一順說
去

頂鍼句法筆
意蒼勁悲涼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身未隱而道已隱

萬世惜○胡註絃急音繁悲風
四起如聽抵節而歌行路難也世隱之也並非聖人
隱故不自隱本心拖一句筆力千

鈞古之所謂隱士者古字又一提
非伏其身而弗見賢遍
也非

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智
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道與時違不

更無不隱之法○郭註莫知反一以息
迹而逐迹以求一愈迹愈失斯大謬矣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

反一無迹隱字對面著筆即與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

甯極而待待時而興此聖人境地非曠達遺世一流
○陸註根極

深而固極以甯而尊此存身之道也
存身所以存道未有道存而

○林註此隱字獨解世不與者也
○胡註拖一句
文法
變化
古之存身者再提古字
不以辯飾知任其真
不以知窮天下

宣註此言不苟就也與道大適何等寄託胡註非箇中人不知其所以能傷之故而其樂不全也

與天下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危然特立獨正

之貌安處而不為物累則復其性命之初郭註遊於坦途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郭註遊於坦途德固不小識

郭註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此識行以去就言小識小行適足為道德之累耳聖賢所以高隱而存身

故曰正己而已矣正己所以存身樂全惟不受傷則全乎天樂也之謂得志即此便是得志○郭

註自得志獨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宣註又承存身二字發明落出得志二字漸逼入俗思上去古之

所謂得志者三提古字反對俗思非軒冕之謂也特地撇開顯出廬山面目謂無以益其

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所性無加故知與不知皆囂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轉入俗思軒冕之

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軒冕身外之物何與性命物之儻來適然得之寄也凡物

皆是偶然暫寄於吾身者耳此從軒冕推開說寄之其來不可圍同其去不可止去來皆不

可事享小區 外篇 繕性

陸註無憂者其常不待無戚亦無忻也古之所謂得志者如此

由己。郭註在外物耳物。故不為軒冕肆志。郭註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我不為自去來得失之非我也。郭註曠然自得其樂彼與此同。軒冕窮約均之樂也故無憂而已矣。無憂所以寵辱不驚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切指俗思

○郭註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者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

置之民。重外輕內舍己從人逆其性命而不順也與起首謂之蔽蒙之民相應返照入江翻石壁文心靈變筆亦斬截非常

俗學俗思冒起通篇已定兩扇格局前以蔽蒙二字雙結俗學

俗思後以倒置二字單結俗思一邊究竟俗學俗思同是一樣

病根蔽蒙者未有不倒置也結一邊而兩邊都到特筆意變化

錯綜使人莫測耳俗學不外乎文博卻先引古之知恬交養者

呂吉甫曰世與道交相與則聖人作而萬物觀世與道交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

之知固已
隱矣奚以
自隱於山
林爲哉反
一無迹華
胥之藝姑
射之遊是
也深根甯
極確乎其
不拔者也
龍蛇之蟄
以存身亦
若此而已
矣觀莊子
之言似亦
慨然於時
命之不遭
蓋世道交

作兩層搖曳而來反對文博之學。俗思不忘乎軒冕卻先引古
之存身得志者。作三層跌宕而下。反對軒冕之思。借古傷今。遙
吟俯唱。不獨文情繚邈。亦見風氣愈趨愈下。有心世道者。尤當
力挽狂瀾也。以恬養知。知由恬生。不見爲知。祇見爲恬而已。知
恬交養。不必繕性而自復其初。本然之德。蘊之爲太和。釐然之
道。著之爲文理。和則無所不變。理則無所不宜。而仁義行乎其
間。仁至義盡。謂之忠。由忠以得其本性。宣和導鬱。是卽樂之通
於神明也。由忠以達於容體。植矩懸規。是卽禮之中乎節度也。
仁義忠信禮樂。皆從性命中推勘而出。而仁義忠信。乃其內蘊。

張宜所哀也

宣註起冒極整入後

篇法流利

化如此

一篇小小

結構從來

無人看透

況他篇之

精融浩汗

乎甚矣哉

讀書之難

也

林西仲曰

此篇以恬

與知二字

作骨數段

之精華禮樂特其聲容之外著舍仁義忠信而偏行禮樂且莫
識有仁義忠信況欲進之道德乎夫民也自率其真無所加於
外也必繩以我之禮樂舍彼之不識不知者而強從乎我何如
並遊於渾芒之世而相安於淡漠之天也陰陽三句言其與天
爲一萬物二句言其與人爲一一則無所用吾知一無所知則
一無所爲此知恬交養之道也下文遞入俗學世衰道微至戰
國而頽波已極偏只從熒人伏羲數到唐虞見此時已屬治化
之流更無論其後也澆漓散樸三句皆切指去性從心之病心
與心相窺測而知巧瓊生情僞百出不得已而附之以文文滅

遞遞說下
立論甚醇
華實並茂
且別有一
種秀色令
人賞心不
置然細加
尋繹覺未
免有訓詁
氣殊非南
華筆意

質而所謂混芒者安在。又不得已而益之以博。博溺心。而所謂澹漠者何存。俗學之流弊至此。道之所以不明也。中段從俗學暗遞俗思。有一葦輕渡之妙。世道交喪。欲以世存。道已晦而不明。欲以道維世。世亦疑而不信。於是聖人伏處山林而夸多鬪靡之才。馳情軒冕。因俗學而轉爲俗思。喪道喪世。皆爲性命之憂。落出隱字。無限悲涼。此節尙未拍合俗思。只就道喪世喪。低徊唱歎。下半篇消息已通。讀之祇是一順說去。然後緊承上文。遞出存身之道。時命大謬。正世道交喪。不得不隱之故。古之存身者。又一提緊承上文。遞出得志二字。不以辯飾。知三句。卽

生而無以爲知意安居復性二句。卽莫之爲而常自然意。道不
小行。重其道。故重其身。德不小。識愛其德。故愛其身。正己者無
所希於遇合。樂全者無所歎於性天。落到得志。正是深根甯極
工夫。莘野之躬耕。樂道。隆中之抱膝長吟。皆可謂之得志也。古
之所謂得志者。又一提緊承上文。轉出俗思之弊。古人自有真
樂。不以軒冕動其心。軒冕之寄於吾身。不過人世間儻來之物。
於性命何關。重輕而喪已失性者。終身以此爲欣戚。正恐樂有
盡而憂轉無窮也。謂之倒置之民。正見其顛倒於俗思中。而不
自知也。與前幅謂之蔽蒙之民句。遙遙映發。語意更爲刻摯。

外篇秋水第十

宣註假河伯海若問

答一層進似一層如

剝蕉心不盡不止其

寓意俱在隱約之間

是最活潑文字

林西仲曰是篇大意

自內篇齊物論脫化

出來立解創闢既踞

秋水一篇體大思精文情恣肆開端即借河伯海若一問一答層層披剝節節玲瓏忽而從大處推開見道之無外忽而從小處收攏見道之無內忽而從小大中生出生出精粗二意饒他至精至粗總是期於有形不如一并掃卻忽而從小大外添出貴賤二層任他分貴分賤究竟未可為常不如一概渾融然後歸到無方自化為不為一齊放下胸中自覺雪釋冰消隨又拈出達理明權天與人妙合無間更為水淨沙明收處將天人分際分別出來罕譬而喻用三層束住上文為學道人特進藥石無以

萬仞山巔
運詞變幻
復擅天然
神斧此千
古有數文
字開後人
無限法門
但其中孔
子遊匡數
段意頗膚
淺疑爲後
人續貂之
作姑拈而
出之

人滅天句是主。下三句乃申足上意。命卽天命。得卽天德。故卽
人心。名卽人事。答還他天人之間。透徹無遺。末二句親切指點
極精極微。看他從大處落墨。接連七段文字。洋洋灑灑。如海波
接天。浪花無際。卻只用反其真三字。歸結通篇。筆力超絕橫絕。
以下各段分應。無以人滅天五句。逐段讀之。各盡其妙。尤妙在
濠梁觀魚一段。從寓意中顯出一片真境。絕頂文心。原只在尋
常物理上。體會得來。末二句更爲透徹圓通。面面俱到。內篇莊
化爲蝶。蝶化爲莊。可以悟齊物之旨。外篇子亦知我。我亦知魚。
可以得反真之義。均屬上乘慧業。不能有二之文。

唐荆川曰起四字便

知非數百語所能盡

非辯論之博不足以盡之

盡之

胡註一望不下了故旋

其面目向若之歎

較欣然進一解矣然

未免有徇外意故結

處詔以反真後面許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音經流之大兩涘兩岸渚崖洲石之間不

辨牛馬牛馬多牧於河之兩岸及渚崖間水闊岸遠則不辨是牛是馬。林註。入手便奇一段模糊景泥摹寫逼真。胡註

描大字無迹於是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題前作勢為自滿者

繪出無邊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無邊於是馬字

作複筆意旋轉而望洋海向若海而歎曰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悔其欣然自以為盡美卻不言水而言道且

夫我嘗聞少上聲謂不足也仲尼之聞聲而輕伯夷之義者與上二句同

說此就人說。胡註夾入纒中。始吾弗信林註下言伯夷仲尼此先以無意出之有婦姑

若用意為之若不用意為之兩仙夜中置子之妙他人今我睹子指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

為此不知費多少扭捏矣小論

小論 秋水

多機括皆以此處作

紐此處不繪出空闊

氣象則後面亦發不

出許多議論也

宣註學者一念滿足

此外再無入處矣故

必先與撇去使胸中

一片空洞乃進道之

機也林註先將

百善堂八系

門則殆矣必且吾長平見笑於大方之家幾乎以卑陋終大北海

若北海之神曰井鼃同不可以語去於海者拘於虛井中也祇見夏蟲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信之於時也祇信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兩陪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陋爾將可語大

理矣郭註以其知分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

而不盈尾閭海水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音數極寫大字總一筆有力墨亮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

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林註若

只說不

海之大處
極力摹寫
然後倒入
不敢自多
之意筆如
勁弩初張
審括命中
矣

敢自多便覺文情往而不返此先著
方存見少一句抑揚開闔之法盡矣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
似疊空音孔小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小之在

太倉乎號名稱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萬中之一人卒盡也九州盡九州以計人

數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在九州生養居處人處一焉承上二句此其比萬

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眉眉推到極小處以見大之無窮比擬最精五帝之所

連接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也能士之所勞盡此矣憑他做到盡頭處不

過如此將古今帝王聖賢都看下去更有何事足多邪胡註前過江河之流二句勢如駿馬絕塵猛加一勒方存乎見少二句則

如組如舞落至盡此矣三字則追風逐電而兼伯夷辭之以為名

並驅安行之致解此其緩急縱送自然入化伯夷辭之以為名

仲尼語之以為博應上少仲尼輕伯夷句陸註自大此其自多

道無方觀之雖聖人尙未可自多也此其自多

外篇 秋水

六

之一夢也
須臾之在
千古稀米
之在太倉
實似之
宣註要折
河伯乃現
身說法極
意推豁以
人較海。又
在三層之
下更有何
事足多邪
未將古帝
王聖賢同
付之一笑
學者當具
如此眼光

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宣註第一番問答言大之上更有其至大此下七段俱借海若登壇說法

第一番問答從大字生意爲入道之階梯讀此段須放開眼界見道之大無窮惟不以道自多者乃可語大河伯祇見百川灌河涇流橫肆便欣欣自喜以爲極天下大觀正不離井竈夏蟲之見及行至東海不見水端回旋四顧始知其卑無高論乃悔向者之自多於水也然卽此當前愧悔便爲進道之機故可語大理海之大遠過江河觀於海而江河失其大而海未嘗以此自多者提出天地而海又失其大矣喚醒河伯並將自己拉倒此對面加倍寫法海之小作兩層摩盪而出前以小石小木之

在大山自喻後以碧空之在大澤并將四海一齊拉倒此是旁

面加倍寫法中國之在海內比於稊米之在太倉萬物之在中

國比於毫末之在馬體又可以海之小於天地者推之也未後

將帝王賢聖功能看作與化推移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尤

妙在從正意託出喻意而正意愈見軒豁呈露使人羨其布局

之密而莫測其用筆之神真行文之化境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

推極其大

而小毫末可乎

天地毫末承上文語來疑小者可忽也

林註言小者既不可為大則吾於物大的還他大小的小還他小何如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去聲大無小局量無

大之上有大小之下

時無止

大小推遷均無止境

分

去聲無常得失豐嗇大小分位皆無

胡註第二
段文法略
變意欲重
大而輕小
林註言物
皆無一定

而各各自足也

陸註夫無窮無止無

常無故非大知者不

能知也又可據所見

之形而定其大小哉

徐微弦曰這一轉甚

好前言其大此言無

小無大

宣註第二

問答探理入細

定終始無故無始無終變化日新是故大知智。大知總攝下四段觀於遠近即兼大

故小而不寡投之以少大而不多投之以大而不見多知平聲量無

窮兩頭皆無窮盡證音向明也今故同古證明故遙而不悶知時之

往者雖遙而擬近可擬取郭註而不敢知時之必去未來者知

時無止倒結上三句郭註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

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推遷無定故不以久之難待察乎盈虛理數

而生厭悶之心不以暫之易過而生跂望之心察乎盈虛互參

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郭註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知分之無

常也倒結上三句明乎坦途以死生必故生而不說不以死而不

禍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倒結上三句用也字拖下以生死解

上段極意推豁似乎一味向大邊去此段急收人來為局方者言要他見大然纔有意窮大如何可窮况眼前便已空卻矣夫道各至足毫末非微天地非鉅惡在小之可忽哉林註南華

郭註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計人之所知平

下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一接渾脫非常將上

去見四者現前各足以不知者付之兩忘更無窮盡也下二句只是申足上二句意生而有知不若未生而無知也妙語從未經人

說破。林註上數知字尚多一番色相算來此知卻用不著倒不如以物還物連我此生亦屬多餘下文情疊進疊深玄之又玄矣

胡註上只平解此卻高一層落下勢便不平而疑團破盡矣陸註人知識所及必不若所未及之多人有生以後必不若未生以前

之欠則知識有限閱歷無幾眇乎小矣而物之變態理之變化有不可限以方隅者是至大之域也以至小窮至大以為見之甚的

者正其迷亂而不自得者也此言人之知以其至小承上求窮其識有限者據所見以分大小則錯認大小四句

至大之域舍此窮彼是故迷亂而不自得也郭註莫若安於由此

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安見小者又何以知天

學問只是
 全局打算
 胸中其有
 天地古今
 故能置身
 物外將極
 相反事情
 作平等觀
 即齊物論
 云無成與
 毀復通為
 一之意
 林註大小
 本無定言
 大言小俱
 無是處
 按前段即
 中庸語大

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安見大者一定是大齊物論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即此意也而語更渾脫

第二番問答見大小皆道之所在不可一味窮大而謂小者不

足為也量無窮四句皆兼大小言之量者所至之數時者所歷

之候分者所處之境終始者又合已過現在未來而任其自化

也下文分解上四層以大知句總貫觀於遠近三句解量無窮

證顯今故三句解時無止察乎盈虛三句解分無常明乎坦途

三句解始終無故各上句包下二句意在內各末句倒點上四

項文法整齊計人之所知四句忽然擲筆空中高一層騰躍而

下有龍跳虎臥之奇神妙不可思議然後用反掉之筆見窮大

天下莫能載意此段
即中庸語
小天下
能破意局
方者不可
語大然重
大輕小又
烏可語道
乎
徐傲茲曰
這一轉又
好自細視
大不盡管
中窺豹之
類是也自
大視細不
明鵬鳥之

者必遺其小而道亦不全也收處忽作反詰語與首句大天地

而小毫末鍼鋒相對以毫末為小天地為大不若各安其分而

大小各足也河伯小毫末而大天地特據所見之形器而分其

大小耳不知天地仍非至大也非大知者烏能窮其所至此一

段眼光霍霍無處不到真大含細入之文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如大木百圍之圍言不可累度也

言實情理也乎疑小大俱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所以不可圍

自大視小者不明所以無形處小而視大處大而視小目力皆有

極不能無窮也○呂註自細視大目力不能徧及耳非不可圍也
自大視小如蟻螟棲蚊睫視之而不見耳非無形也筆足達難顯

下視塵埃是也。

林註此一轉又將大

小翻入精粗說到道

理上去漸入武陵源

矣。○細味自細視大

二語虧他說得出

宣註言饒他說精粗

二字到如此極至的

地位然下箇粗字則

之理胡註無形不可圍俱隨彼所見而云然非可執為定極也。夫精小之微就他至精也其小無

無形郭也借大之殷盛也二者相懸之至故異便自便其小則以大不可

以至精無形而忽之。○陸註惟小見小惟大見大此勢之有也

之各有所便。○胡註彼既異便則我亦可以隨便矣。此勢之有也

不足為怪郭註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小粗大者期於有形者也以精

道尚落形迹之中。○郭註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無形者數之所

陸註既圓於形則小非至小大亦豈得為至大乎。無形者數之所

不能分也。無形則至精矣而未嘗有精之形道無內故曰天下

莫能破。○胡註正解至精無形句卻又是不解之解。不

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不可圍則至大而粗矣而未嘗有粗之

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

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化去精粗之迹超乎

意言之表非期於有

猶可以言論矣。下箇精字，則猶可以意致矣。二者皆期於有形。褚氏管見大人雖不害人而不以仁恩自多。雖不為利動而亦不賤視趨利之人。宣註凡此二十餘句，皆自不期精粗細言。

形者可比。○郭註：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林註：分之窮之，所謂言與意也。言論意致，特物之精粗，非道妙也。若言與意皆無所用，方成極至。連精粗之名，亦化去無痕迹矣。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郭註：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而不自多。○大人之行以下，作六層鋪敘。語意皆相背相生，正是不期精粗兩忘而化其道也。動不為去聲利。郭註：而動而理，不賤門隸。我不為利，而亦不禁人之求利。門隸厮役之自無害。郭註：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貨財弗爭。各使不多辭讓。適中事焉。不借人。各使不多措之斯職。貨財弗爭。分足不多辭讓。而已。事焉不借人。自任不多。食乎力。足而不賤貪污。理自無欲。○事不借力於人，亦不以行殊乎俗。郭註：已獨無可無不可。不多辟。同。不荀同，亦不偏辟。以立所以與俗殊。○行去聲。異。○郭註：任理而自殊。為在從眾，不賤佞諂。從眾之所為，自處於大同。世之爵祿不足以亦不以佞諂之人為可賤。

外篇 秋水

三

之蓋道德

不在端倪

處也。此

段見精粗

處即是小

大精小之

微也。坪大

之殷也。

胡註未句

映到不期

精粗處。

陸註約精

粗大小之

分至於絕

無可分。乃

超於形器

之上。而周

乎形器之

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郭註外事不棲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

可為倪。上句陪。下句主。不分是非。聞曰。自述所聞。道人不聞。有道之人

不著聲聞。郭註。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不得。郭註。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無已。在物而己。約分聲去之至也。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

然。陳祥道曰。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物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

汗也。行殊乎俗。疑多倅異也。為在從眾。疑賤佞諂也。而皆不自以為多。不賤人而貴己。如是則外至者無足擾其內。是非兩忘。何論

小大非約之以分者。不足以語此。宣註。分即所性分定的。分字約即中庸自戒懼而約之的約字。約分之至。則與無聲無臭同體。

更無倫類可以舉似。何有小小大之端乎。

第三番問答。掃去小大痕迹。而歸之於約分。較前更為深細。分

外者不落形器之道，乃爲大之至也。直註上段，既收轉小字，似乎小大俱當究心矣。此一并掃去，纖翳不留，饒他將小字說到至微，也是期於有形，將大字說到至殷，也是期於有形。

明是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極工夫，說精粗卽是小大替換字眼。視小者昧其大，視大者遺其小，皆偏在一邊，而有便有不便，不若化精粗之迹，而小大相忘，虛中無物也。夫道渾於無形，精粗則期於有形，小大之數，分之而無可分，窮之而無可窮，言意之所能至者，不離乎精粗，而物之形迹未化，言意之所不能至者，不期於精粗，而道之微妙可思，透徹晶瑩，如玻瓈中映，絲映髮，洞見纖毫，眞理境上乘文字，詳寫大人之行，分作六層，每一層又作兩層，洗發相生相背，仍自歸併一層，皆自不期精粗處，勘入深微也。爵祿非勸，戮恥非辱，正是不分是非之名，其

夫道豈在形哉故小大兩字都用不著所謂言意俱盡不期精粗焉是也

宣註問既不期精粗何至又開此貴賤小大之端倪陸註以下數層須分清主從若以六觀之平看則散

莊子齊物論

不分是非處正是不著細大之見四句內自當以細大句為主

不可平排道人不聞三句又其引證之餘波仍只重末句歸結

大人文法一線不亂約分之至見性命之真非言思擬議所至

約之則合漠通微遊於無有而何小大之瑣瑣焉為之窮究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鳥至而倪林註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貴

賤鳥至而倪無形乃大之至然欲貴大而賤小究必有所見於孰大孰小也既無形矣以為在物之內又若在物之外以為

在物之外又若在物之內將何由而分貴賤之端倪又何由而分

小大之端倪乎蓋疑求大理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

於無形似落空虛無可據也陸註此二句揭過另為一頭下文五層則鍼對世俗之失而歷言之蓋無貴賤者乃真大而可貴也又何必尋其倪乎如施龍輩

漫矣

道者兩忘

而化於境

何有貴賤

滯於物則

貴彼賤此

矣

宣註可見

貴賤之無

常也

王荆公曰

舉天地之

全無以異

於一稊米

而毫末之

為數未嘗

不與丘山

並積也

挾己見以自是而自貴相賤世俗惑於其說又以彼之貴賤為貴

賤於是乎以差觀之以功觀之以趣觀之貴賤亂而大小益混矣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彼此對待謂之物物莫不自以為貴而賤

郭註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

也貴賤之名從乎人以命之也其權即

操之人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也棄良貴而從俗之所貴斯所

謂倒置也答還他倪貴賤句以差觀之參差

則萬物莫不大意以為大則大之無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

不小意以為小則小之無知天地之為稊米也天地至大而道更

物不可作小觀也知天地之為稊米也包乎天地之外則

大者亦小矣可知毫末之為丘山也毫末至小而道更充乎毫末

見萬物莫不小知毫末之為丘山也之中則小者亦大矣可見萬

物莫則差數觀矣即一物之忽小忽大尚有差數可觀何況萬物

不夫則差數觀矣之多答還他倪小大句郭註所大者自足也

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明大則毫末邱山不得異其名因

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

外篇 秋水

宣註可見
小大之無

常也
胡註此無

定者

陸註既以

意為差等

而別其大

小則近誣

而難通不

得不曲通

其窮而更

以功用觀

之

宣註可見

功分之無

常也

胡註此有

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陸註。以功觀之。添出一項。因其所

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意以為有。則推言其。因其所無而無

之。則萬物莫不無。意以為無。則推言其無。萬物皆可。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此之所有。皆彼之所無。各無其無。實各有其

此。又因小大而推及有無。陸註。如東方屬木主生。西方屬金主

殺。本相反也。而東作西成。均有不可相無者。則以意推其功用。而

功過之分。則功分定矣。謂功分有一定也。郭註。天下莫不相

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

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相無者。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性情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

定者。

宣註。上言

貴賤小大

之無定又

恐指物之

有功者為

貴無功者

為賤是果

有貴賤矣

故又著此

一層。

可見趣操

之無常也

胡註。此由

無定品而

至於一定

者將貴賤

暗收一筆。

又添一層。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物皆自是。己見為然。則然之。萬物無不可。

以爲。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物皆相非。以彼為非。則非。然也。

知堯桀之自然。自以爲然。而相非。彼此相非。則趣操覩矣。譽堯而非桀。皆不能兩忘而化其道。

也。各以己之趣向而操執之。其不同如此。此又因小大而及是非。

郭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

也可。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添

見矣。一項。其文簡。郭註。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舜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爭讓者。時為之。當其時。則貴。非其時。則賤。貴讓。

賤爭。貴堯賤桀。有時未可以為常。則小大可知。陸註。上言偏執。己見。則有貴賤。此言天下事本無一定之貴賤。未可執為常例也。

隨卽帶起
下文

宣註又恐
人各以意

之所向爲
貴所不向

爲賤故又
著此一眉

陸註以功
觀以差觀

皆不外以
己之趣向

觀之
宣註原無

貴賤烏有
是非

陸註師是
而無非如

有專雪小
卷四

宣註散束數句歸到
貴賤此下又廣言之
梁麗衝城之具如雲車然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

殊器也。騏驎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牲言殊技也。鴟鵂

同夜撮七括反蚤跳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邱山。明於夜言殊

性也。三喻卽前所謂大小異便也。郭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宣註三項言物各有長各有短以明貴賤有時。

胡註衝車三喻。徽上貴賤有時字句。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

無亂乎。俗語如此謂師其是不師其非。師其治不師其亂。然有是

則化順其迹。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非治亂相反而

則各據一境。陰陽相爲對待。郭註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

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物差功越之類但執己見以為是也師治而無能但知爭讓可以帝玉而不知可以滋總據所見以倪貴賤大小何以異是。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郭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

有也將奚去哉

然且語而不舍。

謂師是師治之言。

非愚則誣也。

愚者不知誣者知而妄言

帝王

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之徒。

承爭讓一節說來以明貴賤有時不可以為常。郭註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

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宣註。此所以貴賤有時。胡註。三代以後篡奪者率假名於揖讓爭誅。莊叟之感慨深矣。

默默乎。

胡註三字婉戒之。言何用譽堯非桀。

河伯女。

汝惡鳥

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答還他貴賤小大之問。雙起雙收。貴賤之門無貴無賤。同於一門也。小大之家無小無大。寓於一宅也。林註。門字家字。俱當向裏

面說。方與上面倪字相應。言求其倪者均非也。陸註。默默言不必多討論也。門者得其端倪。如得其門徑也。家者得其門徑。因而得

所歸宿也。惡知者言不必求知。蓋能忘是非。乃可悟大理也。林註。此言物之內外貴賤小大。原無定屬。筆筆生動。有生龍活虎之勢。

宣註前段
既將小大
一齊掃卻
則物何故
又有箇貴
賤小大第
四番言其
無足據胸
有智珠真
見道體看
破物情原
無貴賤小
大則上所
云不期精
粗非強混
之也熟讀
此段當得
無礙光明

第四番問答。又見貴賤小大之無常。而推廣論之也。上段從小大生出精粗二意。隨用不期精粗句。掃除痕迹。言精粗而小大已在其中。此段從小大增出貴賤二層。隨用物無貴賤句。泯去端倪。言貴賤而小大分配在內。文法變化錯綜。有移步換形之妙。道本不分貴賤。而自貴相賤。不存乎道而存乎物。分貴分賤。不在乎已而在乎俗。此可見貴賤之無常也。萬物皆有差數。就大論大。大之中更有其至大者。則天地亦可作稊米觀。就小論小。小之中更有其至小者。則毫末亦可作丘山觀。此可見小大之無常也。貴賤小大。一問一答。文情已足。似可歸結到貴賤之

門小大之家。以清線索。卻添入功分。趣操爭讓三項。如五花八門。使人入其中而莫測。究竟三項內。皆含得貴賤小大不可爲常意。而推波助瀾。更爲洗洋恣肆。固不當以常法繩之也。梁麗三喻見物各有長物。各有短小。異便貴賤有時。找足上文不可爲常意。妙緒紛披。餘波噴湧。精神到底不懈。師是而無非以下。引俗語作結。縈拂上文。淡宕有致。是非治亂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如天地陰陽之並行於終古。愚者不知。知者妄言。深可爲之慨歎。隨舉帝王禪繼一端。以證上貴賤有時之義。春秋以後篡奪者多。假名於揖讓征誅。莊子知後世必有曹莽之禍。故於

前五項內添入爭讓一層而此處又重言申明之憂世深心溢於言外末以貴賤小大雙收門字家字要看得圓通無礙貴賤之門並不分貴賤門戶也小大之家並不分小大家數也答還他貴賤小大豪無足據截然而止有抽刀斷水之奇

徐敬弘曰這一問又

好言既無貴賤是非則我之辭受趣舍將何所適從耶

楊慎曰衍施皆牽於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不知貴賤大小

則於大理究認不真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上言物無貴賤是以道化學道者將何去何從物此言何貴何賤是以道觀之何貴何賤猶汎衍言寬坦也郭註貴賤道定我之辭受趣舍是謂反衍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陂復為平平陂之分貴賤往反豈異無拘而爾志與道是哉胡註易無平不陂城復於隍同此語妙

大蹇拘執則壅塞不通郭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辭受趣舍多亦

註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韻耳其本
意只在反
字謝字衍
說餘廣施
即施行大
蹇一步退
一步也

陸註萬物
皆在懷抱
之中無不
承順而翼
戴之自不
辨其孰獨
承翼者
宣註有生
死則物之
成不足恃

以為謝亦可以為施亦可。總不拘於一定也。無一而爾行當兩行而無執。

一。與道參差。郭註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林註無拘無嚴乎若。

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君德付之於公當真宰。亦然總見得無心之妙。繇繇油乎也。若祭

之有社其無私福。神無私祐。各愜其求。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無不其無

所畛域。無定在也。此道之不落邊際也。一路作韻語以盡其兼懷。

萬物。即上之無私無窮。其孰承翼。無所偏用其是謂無方以為萬物

萬物一齊。齊萬物而一孰短孰長。各足而已安用分別短長渾而

者道也。短長者物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得道者外生死。郭註生死不恃。

其成。見得成必有虧不能據矢打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虛滿者自然之

外篇 秋水

也是成無常處也。集註物無時而不生無時而不化其變如驤其移如馳既無定在亦無定形將何所執以為必為必不為乎不為則化也。胡註物自為也爾何與乎。宣註大道

下書三、各

乘除形無定位如月盈月虛之類。年不可舉。已往之年時不可止。郭註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年不可舉。不可追數。時不可止。繼續之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郭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

不可暫停。消息盈虛終則有始。郭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大義即道之宜也。道與物一齊收住。物之生也若驟若

馳。但當就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郭註。故不何為乎。何不為乎

為不為一。夫固將自化。將貴賤小大融化無痕有為不為之見則齊放下。夫固將自化。將貴賤小大融化無痕有為不為之見則

第五番問答。破除他為不為之見。而示以無方自化。正如洪鑑

點雪融化無痕。辭受趣舍。承上趣操爭讓說下。河伯意中總要

在為不為上。分出箇貴賤小大。一經海若撇開。便茫無把握。可

見他拘於方而不能自化也。只得再為衍說上乘。指與理事無

渾同始於無方歸於自化自化二字妙到此地步則一切滯見不消破除自爾雪釋冰融矣。胡註將貴賤大小一齊暗撇無爲也無不爲也大道自在其中矣

礙法界以道觀之特提道字總冒下文何貴何賤四句合精粗小大並言之可見大道本屬坦夷而拘墟者終歸於蹇澀何少何多四句又承辭受趣舍申言之可見謝施皆關道妙而執一者必與爲參差接筆陡下三喻逸趣橫生國有君而臣無私德祭有社而神無私福四方無窮而萬物不分畛域則辭受趣舍之不容著迹可知兼懷二句正找足上文不分畛域意不必連下文讀去是謂無方三句總結前幅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何貴賤小大之可分極寫無方之妙脫化入神下又另提道字道無終始冒下四句一語透宗有生死則物不終成有虛滿則形無

定位年不可舉。已往者孰爲之畱時不可止。現在者毫無足據。正物之不恃其成不位乎其形也。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與道無終始句。水乳交融有終始則看破物情無終始則窺見道體。有所應有無其所本無其旨趣同歸一致也。隨用大義二句。輕輕按住上文單提物之生也句起。自化意若驟若馳寫得閃爍無定無動不變無時不移。得轉如圓可見道之無方。求其所爲者而何嘗有爲之。遠求其不爲者而亦何嘗有不爲之迹也。自化焉而已。夫固將三字。凌空宕漾一片靈機。有水到渠成之妙。○此段指點道之無方自化句句是發揮正意並不著

一反筆觀筆祇中間插入比喻三層仍是廬山真面也而一氣

卷舒自成片段卻並無斷續離合之迹全是真氣貫注其間他

手作正面文章安得有如此境界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為不為一齊掃卻而聽其自化尙何取

守乃為可貴今既不能別其為不為則道不足據矣不知無為而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消息盈虛之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措

運用之權明於權者移步換形得不以物害己守經而味權則固

道之變化於物表如烈士殉名輕身犯患之類郭註知其道知其無能也

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己不

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

徐傲弦曰此一問又

好言既聽造化所為則人亦何必學道宜註知道則達理明

機妙用何言道不足貴邪

外篇 秋水

陸註不以
害為害故

物莫能害

也此即居

易俟命之

理但說得

神奇耳

宣註未至

則明其理

已至則安

其分將至

則慎其行

○此正明

上所云無

方自化之

妙惟知道

者能之落

到天字上

至德者即知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承上

物害已說。郭註夫心之所安則危非以身犯之

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而當其害也

有意犯物而謂物不害我何如不與物言察乎安危

相撓而自然遠害折一筆。文情宕逸。言察乎安危以事甯安於

禍福以命數言。郭註知其謹於去就以行藏言。郭註

不可逃而安之若命。謹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已而莫之

能害也三者皆素位而行故曰天在內以主人在外以作德在乎

天天機藏於不測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天與人渾合為一

德之所從出也。郭註此天然之德自行而不故行在人而所以

行者在天。郭註此天然之德自行而不故行在人而所以

出乎分者也。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蹢躅見易姤卦程傳跳

躅躅也釋文不行也

而屈伸蹢躅者與道大適屈伸者與化推移皆明權遠

害之妙用。郭註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反要而語

極反乎道之要而語乎理之極繳還知道者必達於理句絕頂議

論絕高見識。郭註知雖絡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

是絕頂議論。第六番問答造極之言。褚伯秀曰：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真中局。

極故天人之道全也。陸註：任其足之周旋，身之舒卷，而無不反。而握其要，可以語其極矣。要極卽所謂道樞，得環中以應無窮者也。胡註：躡躅屈伸，形容明權而不以物害己，反要語極帶言知。道者必達於理也。宣茂公曰：躡躅屈伸，形容與時俯仰之狀。

第六番問答，揭出達理明權，從化字又轉出一解。正恐掃卻他爲不爲之見，要他空所依傍，又不免墮入虛無也。理字緊從道字勘出，達理則胸中方有把握權字，又是道之化境。明權則入世全無滯機，物莫能害，非恃有犯物之才，而恃有遠害之道。無方自化，惟其任天而不任人，是以超然於萬物之外，而莫之能害也。末幅劃出天人界限，使之重內輕外，盡人以合天德在乎天道之可貴者，自在無爲，無不爲，卽天道之自然而已，尙何疑。

虛湛者有類於此

林註辯語不至徹底

窮究亦不肯休

宜註註明天字隨用

三語束住命即天理

得即天德故即是人

心名即是人事特遞

遞致戒耳

哉躋躡屈伸歸結明權而物莫能害意反要語極歸結達理而與天合德意著墨無多元氣渾然文法亦極周而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生來便有落同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後來造作。郭註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常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林註

言天人相須以成不可相離故曰無以人滅天郭註穿之可也若乃做作過

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滅命有心而故為之則失其性命之情。郭註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

乎無以得殉名得之於天者有常分不殉名乃所以全其天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守此三言乃可反其真真在性分之內全乎天即反其真也結出歸根復極工夫。宣註以語大起以反真收看他一路次第。凡

七番披剝用此三句一束結出反真益漸引漸深造乎極精極微而後止也。陸樹芝云反其真而與先天同體孰有大於此者哉

第七番問答承上天人分際而申明之以淺形深使愚者皆能醒眼無以人滅天歸重德在乎天即末句反真之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皆發明上句之義文法不平是謂反其真只一語結住通篇雲去蒼梧水還江漢可以悟其文境矣○如此一大篇文字洋洋纒纒有氣蒸雲夢波撼岳陽之勢幾疑難於收拾矣卻只用是謂反其真五字歸結全篇何等筆力。

○夔一足獸憐愛也虻音賢多憐蛇風風憐目目憐心一層進

宣註此段發無以人滅天意也突起一下三疊鼓舞流宕文有

相羨慕其神速○李空同云雖風之疾不如目之疾目又不如心之疾故可憐也至淺至近拈來是道○林西仲曰絕頂異解隨口出之不顧天荒地老所謂夔謂虻曰設為問吾以一足矜音卓

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者答奇絕

化正○論物之神速推而愈進惟得天機愈深者為愈勝也然則天下之君疾而速者孰如天機哉天機所動物莫能傷是所謂大勝也彼任人者何為哉

跛者而行予無如矣言足少運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何其蛇曰

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勝音上數也妙喻足繪難顯之狀足之多萬者並行亦如唾之多

心絕奇○胡註尋常瑣屑卻有如許點化總緣頭頭是道妙不可思也○宣註劈插一喻奇絕今予動吾天機而

不知其所以然以不解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

何也一足不如眾足之疾眾足不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何可易三字妙多足者與無足者皆動於天機而莫能相易吾安用足哉全不能以己與也○

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

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

詩品蓬蓬
遠春以氣

言之也

歸震川曰

風尚有待

於行目則

舉睫千里

然方有所

隔視有所

蔽焉心則

一俯仰之

間併撫四

海之外故

更遠

宣註目與

心二喻獨

其爲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脊而行則有似也雖

用足動脊脊則猶有形似不若風之運化於無形今子蓬蓬然有氣無起於北海蓬蓬然

入於南海言其疾也而似無有三字入妙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

而入於南海也誠然神速然而指我則勝我或作躡音秋踐踏也楊

翻筋斗我亦勝我任其手指而足踐不與較墨○舊註物爲指所

相似按足所踐則風不吹使去陸註指者引之於前

如曲巷能引風而橫之是也猶者乘之以雖然夫折大木蜚而飛

行如煙塵因風而起卻先風而飛是也指我蹈我似反爲大勝也然而

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指我蹈我似反爲大勝也然而

天機不與眾小爭勝而實無所不勝斯小不勝而大勝也○呂氏曰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制萬物之大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一筆收到聖人風之化其

省文者。蓋天機在形迹之外。夔有用足之勞。蛇無用足之勞。蛇所以勝也。蛇有足之用。蛇所以勝也。蛇有運之體。風無運之體。風所以勝也。惟無體故似為人勝。而實成大勝。蓋

括於末句中。令人自思。最有餘味。○陸註說至風而止不及心目者。風以小不勝爲大勝。心亦以無思無爲而神無不照。固可意會。不可言詮矣。故但結一句曰。惟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而所謂反其真者。可想。更不必拘於形器。而區區然計夫貴賤小大之分。加方術之挾小知。而好辯以求勝。亦明矣。正妙在空中射影。反照入江。不必并將心目一一疏釋。作印板文章也。○林註。心目不著疏解。文如半身美人圖。正於未盡處傳神奇絕奇絕。○胡評其來無首。其卒無尾。風之境。已至於聖人。則心目之用。可想見也。

突起五句。如天外飛來。使人驚愕。下面又只分承三項。截然而住。並不及心目二層。驟讀之。幾疑文法疏漏。其實心目之用。莫妙於聖人從風之大勝者。落到聖人不言心目。而其妙已可想見也。若照上再作問答語。便成笨伯矣。一足者不如眾足者之速。眾足者不如無足者之速。無足而尙有形似。又不如風之無

至於風而形亦盡矣目與心之運雖更神然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也本乎天者物莫之勝也

形而自行無形而尙待運行。又不如目之不行而自至然目雖不待於行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一注想而無所不周。彼此遞相羨慕。初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要皆動於天機也。天機者用足而動不用足而亦動。用一足而動用眾足而亦動。有形似而動無形似而亦動不能相易。則轉相憐開手五句。擲筆空中已含下無限妙文在內。若徑從夔蛇問答起平排三項。安得有此崢嶸突兀之姿。若在三項問答之外再申解心目兩層。又安得有此變幻離奇之致。借風之自狀者拍合聖人謂眾小不勝爲大勝。勝以天非勝以人也不求勝人而獨以天勝。

風之神速其即聖之功能乎。結處暗收心目。在無字句處傳神。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同歌不輟。子路入見賢曰。

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去女。我諱窮不言。久矣而不免。

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智得也。非其知之過人。當桀紂而天下無非窮人。非知智失也。非

知之不及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其際。見當無以故滅命。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上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

士之勇也。此皆小勝之類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去而不懼。

者。聖人之勇也。此大勝之屬也。郭註。上三項人。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住矣。吾命

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陳碧虛云。孔子遊匡。衛人圍之。所謂指踏。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也。○安其自然。不以大難動心。便是大勝。

胡詭筆力
柔輒似家
語孔叢光
景

有所制矣。以命制一身之進退。○郭註。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命者無往而不適。故雖匡陳。羸里無異於紫陞。
閒堂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家語。夫子貌似陽虎。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並無精意。非南華妙境。胡評以為似家語。孔叢信然。

○公孫龍。趙人。○陸註。當時辯士。南華正為公孫龍惠施。施下砭。問於魏牟。魏公子。曰。龍少學先

王之道。長上聲而明仁義之行。去聲合同異。離析堅白。然不然。可不可

困。百家之知。智窮眾口之辯。其財能屈服。百家眾口。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

聞莊子之言。茫同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平聲。知智之弗若。與

今吾無所聞吾喙。昌銳反。喙即口。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同太息仰天而

莊子也
此段亦因

水

河伯之問而類記之者。

軒蟹科斗俱不能跳并幹休缺繫而撞一壑者也

告蛙以海之大。極形海之大且深。○崖不加損以消長之痕

笑曰子獨不聞夫埴音坎井音壞之鼃同蛙乎。設設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

平聲三字寫出坐井意態聲音吾跳梁乎井幹井欄之上入休乎缺斃側救反井底砌石處之

崖石之出水者。赴水則接腋水承持頤水浮蹶泥蹶躓泥中則沒足滅跗音

足還音旋言蚌音寒蟹與科斗蝦蟆子也莫吾能若也自以為足寫來可笑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是右膝先入已為埴井拘繫不得出而左足尚

在井外也於是逡巡而卻郭註明大之不宜於小也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

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

言。○頃久猶言久暫也

胡註。一喻未完又夾

一喻是古人文筆參差處

陸註黃泉六極之下

太皇太極之上無南

北三句無方而入於

神也無東西三句出

進退者上為字並去聲此亦東海之大樂也對面一照坐井者其見小可知於是埳井之

龍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結并蛙以下入正文且夫知智不知平聲是

非之竟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音渠蟲智北燕謂之

馬馳河也必不勝音升任矣又插一喻。郭註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且夫知智不知智

如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利口便捷是非埳井之龍與平聲且

彼莊子方趾音此黃泉地而登太皇天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

測爽然猶釋然也四解言其廣不測言其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言其微反於大通言其達

郭註言無所不至也○胡註無南北三句即解心釋神莫然子乃

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規規小貌以察為明以辯爭勝○

郭註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也

神而遂於明也此意之所不能致言之所不能論也

胡註借公于牟口中寫照是漆園遊戲小品

陸註此頗似河海之喻而文較淺易有以是已非人疑非莊筆者豈知莊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又插一喻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

夫壽陵名邑餘子未應丁夫之學行即學步也於邯鄲音丹與平聲未得國

能未得趙國又失其故行矣並已之所能者而亦失之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

老○宣註又插一喻○胡評未得國能三句中曲折波俏令人目不給賞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

之業公孫龍口呿音區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此與下二段俱申明無以得殉名意當時士習逐物忘返汨沒

失真或以智辯殉或以利祿殉乃至相傾相軋爭奪無已又殉

之極而變態迭生也莊子於此處連綴三段殆有慨乎其言之

矣此段先駁倒智辯之才公孫龍自以為至達本欲獵取聲華

子歷倒俗
學籍塞口

舌處在大

宗大理上

其辭自極

情遂但既

發透後自

家作一得

意之筆曰

此真足令

若輩折服

亦辭理所

必有也若

平板說來

便少生趣

卻託之魏

牟之口更
借井蛙爲

自適一時之利因內篇齊物論中將智辯一切掃除關其口而

奪之氣故不能釋然於莊子而發此問難之端公子牟借喻埴

井之龜遂覺矜智辯者卑無高論跳梁井幹四句極寫拘墟形

狀卻先用吾樂與三字作凌空宕濠之筆最有神姿回顧軒蟹

科斗謂莫吾若見解卑陋如此乃欲邀東海之鼈以觀其所樂

沾沾自喜神情令人絕倒隨寫東海之鼈縮足逡巡一見便窺

其底蘊逮語以東海之大樂而埴井之龜始而驚徐而自失亦

猶觀海者之自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也前半篇喻意至此

按住以下接入正文知小而語大猶之蚩負山商鉅馳河著此

喻用扮演
法說出既
以自怡又
恰好提醒
大眾也
苞按莊子
文法移步
換形決不
重複雜沓
既有河伯
一段妙文
何必又著
此一段轉
成贅瀆若
與河伯篇
相對何啻
小巫之見
大巫

二喻插在中間錯綜入妙見他伎倆本來有限不能頡頏莊子
下文不知論極妙之言而逞其知辯乃坐以井蛙之見前後線
索自清然後擡高莊子身分足令高談雄辯者卷舌息心趾黃
泉則下極於地登大皇則上蟠於天爽然四解淪於不測則推
之愈廣而斂之益深始於玄冥返於大通則尋之無迹而體之
無方無南北東西互文見義皆言其上下四旁隨處充周不必
苦爲分別也管窺蠡測從井蛙變換而出文氣寬博有餘後幅
又倒插壽陵餘子一喻四句中一句一轉動宕生姿末以公孫
龍自失作結迴應前幅適適然驚二句明鏡彩虹天然妙境

宣註此段再發無以

得殉名意

國爵又

殉名者所

幕也故以

是證焉

陸註此不

經意之筆

然亦別具

韻致

末句高絕

重吾德也

胡註莊子

於惠子甚

厚既不宜

有此種相

○莊子釣於濮水陳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先致其意曰願以竟同境

內累矣欲屬國政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死

日已三王申命竹筍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為留骨而

乎影以得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塗

中莊子曰往矣辭使去也吾將曳尾於塗中結得冷峭尤妙在含蓄不盡。郭註。性各有所安也。

胡註一問一答一應不加一語從政殆而之意隱然言外不卑不亢古來卻聘之書誰復能如此婉轉簡當也未句正如蘇門長嘯

此段只寫喻意而無以得殉名不著一解使人於言外領會之

○惠子相去聲下同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

外篇 秋水

疑情事而腐鼠之喻亦太覺刻露疑為廣手所撰。宣註此段三發無以得殉名意。○富貴浮名至於爭奪又殉之甚者故又以此證焉。○此文即非蘭亭真本亦俗耳之鍼砭也。

音鶴屬子知之乎。夫鶴鶴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

練實竹不食。非醴泉不飲。看低多少華屋公卿鐘鳴鼎食於是鴟得腐鼠。鴟過

之仰而視之。繪聲恐鶴鶴奪其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

我邪。一句撲入正文雋妙無匹。○副墨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為千古鄙夫寫出患失之態。只以一嚇字形之妙哉。

非梧桐不止三句正言其有所得而不必有所殉。腐鼠一喻極雋極毒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

此段亦只寫喻意發明無以得殉名均在言外。而用意更為刻

摯。一嚇字且護且拒如見其狀如聞其聲。真傳神之極筆。結句

徑以嚇字坐梁相看得自己身分絕高。孰為腐鼠孰為鴟。可

以想其胸中寄託。○惠子非真有此事。特莊子寓言以醒世耳。

宣註此段發反其真

意也反真

則真在我

安往而不

與物同樂

乎其寓意

俱在離即

之間。接

連四折妙

在止就本

詞下一轉

語及至照

處乃是一

體融徹便

是無礙辯

才。未解

更妙物理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濠水橋梁之上。莊子曰：儻音休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寫物態無限天機。○宣註無端一句下卻生出如許妙文。惠子曰：子非魚，從魚對面

難安知魚之樂。妙莊子曰：子非我，從我對面著安知我不知魚之

樂。即就他所難者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

不知魚之樂，全矣。遺他兩箇不知都坐實極力又一難妙。○郭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宣註加一全字。百尺

竿頭進。莊子曰：請循其本。請理話端從頭算起。○副墨莊子到此

葉之談非。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代他

本論也。平情語。混盡機鋒。○胡註：著此句不測。我知之濠上也。現身說法

言故為問難。是欲得其所以然之故也。如此濠下之樂可知。物我同是一片天機。然則子亦知我我亦知魚。面面都得印證。圓通極力又一解神妙不可思議。○李士表曰

人情無以異也。
林註兩人機鋒絕唱異樣辯才真一時勝事讀之千古常新難得難得。

南華經 魚之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何。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雜物。我以為兩者之弊耳。

此段歸結反真意。濠梁觀魚知魚之樂。即以濠上之樂。印證得之。活潑潑地。物我同此真機。至惠莊問答。止就本詞捩轉機關。愈轉愈靈。愈折愈醒。絕妙機鋒。全身解數。真飛行絕迹之文。

宣註世俗以形骸之享受爲樂不知是拘身之桎梏也腐腸之毒藥也伐性之斧斤也勞攘圖之殊未足爲樂也若性情之恬愉則無爲逍遙不言樂而至樂存焉吾獨怪夫吾以勞攘爲困

外篇至樂第十一

此篇以至樂活身無爲幾存二句爲主。惟至樂乃足活身。則俗樂之傷身可見。惟無爲方是至樂。則俗樂之無所不爲可知。開手喝起至樂活身句。極力擺搖。令人自思而得之。隨用奚爲奚據四句。作詰問之端。詞意隱約。正要他認定南鍼也。以下就俗樂層層挑剔。參差錯落。如疏雨點蕉之聲。富貴壽善於至樂無所加也。俗以爲樂之所從出。而相與尊之。貧賤天惡於至樂無所損也。俗以爲樂之所不存。而相與下之。於是一切娛身之具。得之則欣然以喜。不得則大憂以懼。營營逐逐。思去其所苦。而

者俗亦以無爲爲苦也。此無他。皆有生一念累之也。愛生則欲奉其生而優於凡謀生者之生。是以勞攘圖之而不恤也。莊子妻死以下三段將生死關頭看破。顏淵一段命與形不可損益。

就其所甘。彼方自矜其知。而不知已蹈於愚矣。下文承上爲形句。而歷指圖樂者之終失其樂。富貴壽考皆屬爲形。烈士爲天下見善雖不爲形而爲名。正俗之樂。此不疲者也。四者本不足恃。竭精力以求之。到頭來同歸於盡。究竟何爲。替他打穿後壁。乃知隙駒影裏。石火光中。享受有限。而汨沒無窮。四者特其顯而易見者耳。隨將俗之所爲。與其所樂。提在空中宕漾。吾未知其果樂果不樂。就世俗故作摹擬不定之辭。而卽用羣趨誣誣然深致其慨。神迴氣合。轉接無痕。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又從自己身上寫出空洞無物之象。見吾身自有真樂。彼俗之所樂。

則生死皆透徹矣末段將生死說得一氣轉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生竟未嘗有生也如此則有生一念可淨盡矣生且不有尙何一切享受之足云莊子蓋欲急醒迷途而予之至樂也

視之皆可無不必執定不樂而實無有樂之見存也著筆圓活神氣已遞入下文矣俗之所樂不能無爲則無爲乃至人之所樂而轉爲世俗之所苦從上文脫卸而來趁手振轉真有迴風舞雪之姿至樂無心正是無爲之妙至譽無譽不過帶引成語陪襯上句耳是非三句言我以為至樂俗以為大苦苦樂相較不知其孰是孰非而惟定之以無爲則是非可立判也至樂活身反對俗之所樂無爲幾存反對俗之所爲下又從天地萬物印證無爲而以孰能無爲結之期望深心溢於言外莊子妻死以下三段從生死翻出妙義人莫不以生爲可樂樂其生

之所樂
 曰愛生
 而實傷之
 故言至樂
 活身無為
 幾存蓋對
 俗樂之傷
 生說耳後
 半篇打破
 生死更不
 道著活身
 二字矣
 歸震川曰
 首言至樂
 無為只因
 生死關看
 不破故多
 累次三段

則並其娛吾生者而樂之。乃樂未終而死已及焉。生且不有。尚
 何區區奉養之足為貪戀哉。勘破生死關頭。乃臻至樂。鼓盆節。
 言死者之本屬無生。觀化節。言生者之全屬假借。骷髏見夢節。
 又言生者之累轉不如死者之樂。奇情至理。足以喚醒癡迷。顏
 淵一段。言命與形不可為損益。正見至樂活身之在於無為。以
 己養鳥而鳥拂其性。以鳥養鳥而鳥自適其天。然則形骸之養
 不足為至樂也。明矣。雖借喻游說。人主立論。其命意全不在游
 說一邊。粘著本文著解。便錯過真源妙境也。末段看得生死輪
 流轉換。直是一片化機。求其生之故而無所謂生。求其死之故

皆引達生死之分者
人生自適分量而已
且一氣變化終在陶冶之內何常有生死邪
陸註開手憑空喝起
宣註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但不知人之趨舍何如
下落
王介甫曰

而亦無所謂死也將一切動植飛潛之物隨手點綴朽腐皆化

為神奇人與萬物展轉相生出於機入於機終古未嘗間斷以

此言樂樂可思矣若僅如晉人作曠達之辭安得謂之至樂哉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分明指出至樂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

即至樂效驗卻分作兩層摩盪。郭註忘懼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懼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

憂。宣註虛提至今笑為作笑據守執笑避離笑處居擇笑就趨笑去向

舍奚樂喜悅厭棄。全不用占實語。只在空中敲擊。郭註擇

耳。胡註筆勢崢嶸而意象瀟灑。大似關尹禦寇手夫天下之所

尊者富貴壽善也接寫俗情以此為樂之所致故尊之所樂者

善即為天下見善之善蓋指名譽

總提富貴壽善四字

作案

宣註俗情

如此不過

為形骸計

耳下一愚

字斷之

胡註本來

逸樂而反

生憂懼非

愚而何

愚字呼起

下文乃申

言之

郭註故親

其形者自

得於身中

再通學心通

安逸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聲惡也對富貴壽善言以此

為苦之所致故下之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

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憂懼字從苦中生出反對上尊樂二項其實尊

字亦歸併樂中其為去聲下同形也以上皆從形骸起見亦愚哉自以為知正是愚處若想到四者概不足據亦

當啞然自笑郭註凡此失之弊損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林註愚字結上而生下夫富者苦

身疾作自苦其身多積財而不得盡用不說他肯盡用而日不得想到鐘鳴漏盡時一錢

都帶不去守財虜真誤用精神矣其為形也亦外矣本為形卻不曾受用故

日外也郭註內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為固位計其為形也亦

疏矣日夜思慮則非樂也人之生也與憂俱生為俗人言是萬古傷心語壽者

得於身中

而已

林註此三

段分貼富

貴壽三項

根天下有

至樂句來

又申明上

文斷其愚

之故也

宣註極言

天下爭此

四者之誤

外字疏字

遠字未足

以活身字

皆申名愚

字也○尊

此四者皆

惛惛前提富貴冠首此點壽字在中久憂句○生年不滿百常懷

倒相逐於無涯所謂久憂也不死句○壽則憂愈久何之其作苦也雖得壽亦是

一日即多其為形也亦遠矣究竟死不可逃同歸於盡乃知導引

憂一日也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烈士為去天下見善矣以善

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實是我榮也烈士為天下見善矣以善

未足以活身以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善不善都若以

為善矣不足活身往往以虛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以身犯患拯

故曰忠諫不聽卑身蹲俟勿爭勿與君故夫子胥爭之以殘

形不爭名亦不成忠諫之名誠有善無有哉反詰婉妙對鍼

宣註宏句極峭折言勢難兩全究何足樂哉此條獨多文法參差

胡註前言不得不樂此四層言得之亦不樂四項中何以於善字

至

至

為固樂故

所樂五樣

更不消申

說

蘇頌濱曰

本是常情

但文字宛

轉汪洋唱

歎自是人

不能及

宣註將俗

之所樂蕩

漾一番揭

過去未之

樂二句言

並不經意

未之不樂

也拖一句

獨致其詳蓋戰國時俠烈成

風殉名者眾故以此救之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

所為對下無為此間歸併

在樂字內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再放活筆愈鬆愈緊吾觀

夫俗之所樂舉羣趣

趣者誣誣音阮堅確貌

然如將不得已

全是苦境自以為樂

冷眼窺破熱腸喚醒郭註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胡註將上面四等人並摹一筆

而皆曰樂者

承上句疾

轉見此樂殊甚勉強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再轉言自有道者觀之總無與於樂不樂之數也

郭註無懷而恣物耳陸註世俗之所樂原即世俗之所苦而自吾言之世俗之苦樂皆非苦樂也故云亦未之不樂用意較前又

深一層漸漸引出正旨

果有樂無有哉

反詰又妙

吾以無為

轉入無為乃至樂之實際

誠樂矣

郭註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又俗之所大苦也

將富貴壽善一齊掃卻俗樂全用不著故人以為苦胡評談

笑而道之

故曰至樂無樂

無俗之所謂樂並無至樂之見存

至譽無譽

並引成語只重上句天下

文情委曲
繚繞

俗樂皆傷
身之具至

樂則活身
之道無為

幾存則無
為之為至

樂信矣
宣註轉入

無為方是
至樂。○無

為直與天
地同休。幾

存之云猶
婉言之耳。

須知莊子
說至樂無

是非果未可定也。吾以為樂俗又以為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畢竟

俗樂不免有為無為者方是至樂。○郭註我無至樂活身不在官骸而在

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性惟無為幾平聲存凡有為者皆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

為以之甯。郭註皆自清甯耳。故兩無為天地相合天地功用萬物皆化

有意為之則不化。○郭註荒乎芴乎。恍惚不可為象而無從出乎。郭註皆

註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芴乎芴乎。荒音芴。恍惚不可為象。而無從出乎。郭註皆

未有為而芴乎芴乎。無有為萬物職職並育並行不出之者也。而無有象乎。無有為萬物職職並育並行不出之者也。

相害皆從無為殖。生長。○郭註。故曰天地無為也。體運於無形而無不

為也。功溥於有象。○郭註。人也孰能無為哉。人與天合則亦無為矣。舍至樂以求俗樂其孰能如天地之無為哉。深可慨歎。○郭註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胡註起處數奚字是翻起無為末是正結之法。

爲是天地不朽真理活身幾存乃對俗樂傷生者言故下此語耳不是說以此長生也看下文純是打破生死便知林註此段步步相生鍼線甚密無一毫滲漏恐非莊叟筆意

至樂是莊子見獨工夫。舉世夢夢。皆相尋於富貴壽善。而以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養其形骸者爲樂。得之則陷溺其中。不得則大憂以懼。殊不知富貴壽善百年後全歸烏有。而乃汲汲以求之。所樂者果可長恃乎。提出四項人現前指點。正如一陣雲煙。轉瞬不知何往。果樂邪。果不樂邪。絃外音令其自爲設想。吾未之樂二句。看得樂不樂全不關緊要。總緣胸中有至樂。俗樂一任其有無。極渾脫。又極圓通。末幅轉入無爲。揭出至樂。卻又縈拂上文。見俗之所樂。卽其所爲。撇去有爲。歸重無爲。乃俗之所大苦。惟不狃於俗見。方是無爲真境。無爲者無不爲也。天

胡評歌字
慨字哭字
是文中線
索○晉人
極善玄理
而情之所
鍾往往自
累此所以
學莊而僅
得其膚末
也
王介甫曰

地與至人一而已矣活身幾存不過對俗樂傷生者言之耳至

樂所存又何嘗貪圖長生舍性命之微而計及於形骸之末哉

末句人也二字一頓人而天則無為若囿於人則安能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宣註叩瓦缶以雷音也陸註盆疑即

冰漿蓋尸牀也不而歌夫婦同處惠子曰與人居丁文反長子以生

然何不云叩缶同於老身死與人居一句長子一句老字一句身死一不哭凡四層各自成句不哭二字又自成句亦

足矣已覺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二十二字中有六層文法或三字成句或兩字成句或一字成

句以細句以細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慨同死而感觸

○林註莊子絕是近情然察其始而本無生本來無生何非徒無

之人此句便已道破得哀其死

不必有此
意自寫一
段寓言
宣註一息
之呼吸一
日之理也
一日之晝
夜一歲之
理也一歲
之屈伸一
生之理也
一生之生
死一元之
理也約之
則片刻全
具展之則
終古無窮
莊子四時

生也而本無形。形所以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氣所以運此形。形氣均付於所生。

雜乎芒芴之間。未始有物之初。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

變而之死。自無而有者。仍自有而無。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現前道理。人自不知。

○十二字。人且偃然。人指其妻。即上與人。寢於巨室。指天地。生以天地為蘆廬。

死亦猶寢。臥於巨室。而我噉噉。音叫。哭聲。然隨而哭之。林註。此等模樣。果何為邪。真箇無謂。自以為

不通乎命。命天命。即上面。春夏秋冬四時。故止也。答還他不哭而歌之意。死不足哀。是達天知命。非矯情鎖物也。

此及下二段。是了徹生死與內篇大宗師各段參互看來。自得

其妙。妻死不哭。繩以同居生育。及爾偕老之義。豈獨無所感觸

於中。看他說到無生之初。何曾有物。一落形氣之中。則生機運

之說猶舉其一端耳

林註以死為癡絕無

分別驚人之談虧他

偏說得出

李云支離忘形滑介

忘智言二子乃入化

也

林註說得我生絕不

相關則我之為我果

在何地此

行便與陰陽之消息相通自無而有者生之始自生之死者生

之終有始即有終有生即有死一如四時之迭起循生而終古

流行焉參透此理哀樂不能入乎中覺黃門悼亡諸詩猶為不

達也莊子此篇全是知命工夫非外生死而墮入空虛者可比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死則冥然故以為號之丘死人之墓

崑崙之虛同墟黃帝之所休息也胡註俄而柳生其左肘柳或以為

多癭腫故取喻焉循本則云柘牆柳衣意想所致也考服虔云東

郡以廣轍車為柳李奇曰大牛車為柳鄧展曰喪車為柳則循本

之說近是觀冥伯之丘而適其意蹶蹶驚動然惡之惡其為不支

離叔曰子惡之乎支離叔因己之惡又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

外篇 莊樂

指

處可悟

胡註言離

附於身不

必拿定算

一件東西

也生非我

有而況柳

乎

宣註生者

塵垢也此

語形容假

借深入妙

諦本無塵

垢風氣所

諸方微

澤匯為朕

兆與四大
假合偶爾

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色身為幻相本非我有自真人視之皆微塵也恆河沙數作如是觀

林註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是也生既為假又假之而生生焉是不過如塵垢之集耳生生謂身之所生如柳生其

肘是也死生為晝夜是天地之化且吾與子觀化觀冥丘而化及我

我又何惡焉物皆有化我亦物也任其化焉已矣○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

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陸註觀冥丘而知人與我皆有死同遊於化之中又何惡焉是透徹語

此段從觀化二字打破生死關虛空粉碎全是化機以生為假

借喻意精妙絕倫寄形天地之間如塵垢之忽聚忽散與野馬

遊絲遞轉於風輪之內以此形容假借妙解入微現在之形骸

終當還之造化而真宰不毀亦與之觀化於無窮而已末二句

為生精切
無二也

胡註此段

是言生人

之累非言

死人之樂

明眼人自

能辨之

宜註上四

句不得其

死末一句

命盡而死

者世上人

大半多是

不得其死

故詰之獨

詳也讀此

可為大哭

對面一照透徹晶瑩又行文之化境也

○莊子之楚見空闕體

音蜀機頭骨也

恍然

音枯

有形

音廢擊也

以馬捶

因而問之曰

憑空一問生下妙文

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

嗜慾戕賊而死

將子有

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殉難受戮而死

將子有不善之行

去聲愧遺

去聲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

羞愧忿激而死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

窮乏饑寒而死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衰邁老病而死

於是語卒也援闕體枕而

臥敷而問妙想枕而臥

夜半闕體見

賢通反

夢曰

憑空一夢生下妙文子之談

者似辯士

詰問諸凡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

宜註細玩此句及

死結句本旨自明

則無此矣

上句是附贅懸疣下句是決疣潰癰

子欲聞死之說乎

欲為說無生法

莊子曰然

可三事小篇

卷三

外篇

至樂

三

林註。生人之累句。就

伊問語翻。跌極得關

法。

胡註。南面

王樂。第言

從容自在

之意。生人

之累。究不

免也。

三段皆看

破生死。

淮南子曰。

始吾未生

之時。焉知

生之樂也。

今吾未死

骸體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音然從容之意。以天

地為春秋。承無四時一句。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為春秋者。以天地為終始也。南面王樂。想當然

耳。妙語。莊子不信。故作一折。跌出下文。白吾將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

肌膚。又寫視。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宗族交遊之屬。子欲之乎。骸體深

曠。同聲。臆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本旨已透矣。郭註

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死生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宜註

死者之况。生者言之不似也。託之骸體妙矣。生死等耳。但不言死之樂。不足以明生之憂。然以生者之營營言之。則死者誠樂矣。

此段從骸體發端。落想甚奇。骸體已無生人之趣。而死者之况

乃其所深知。生而累。不如死而樂。正見受生以後。逐逐營營。如

又焉知死
之不樂也
即此意若
說莊子有
厭生歆死
之心便是
癡人說夢

胡註筆意
平庸廣作

蓋自縛欲求其解脫而不能死則謂之懸解而所以累生者俱
空何等逍遙擺脫南面王不易此樂何況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之可有可無哉接連五問錯落有致死不同而累則同白
楊青楓之側萬古同悲然而悲其死不如悲其生生者可悲轉
覺死者可樂不言死之樂不足以見生之憂畢竟生死一致有
何悲樂之不同能自適於清虛而不爲形骸所累則至樂存焉
矣前幅層層詰問感慨無端如有悲風起於毫末後幅說得生
之勞轉不如死之快正爲貪生者喚醒癡迷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

無疑
宜註暗喻

齊侯不足

與深言大

道○損之

益之則違

其本量

唐荆川曰

借顏子以

危遊士

宜註命與

形不可損

益則天下

事孰可容

吾損益者

九韶太牢

之養鳥豈

獨強聒人

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

之。開手數句。便無意味。曰。褚綿衣小者不可以懷。如懷寶之懷。大縷索短者不可以

汲深。褚布袋也。縷井繩也。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成於天。而形有所適也。適於

性。夫不可損益。如褚縷之一成不易。命之於天。拘於其形。用各有適。但當任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

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去聲。以燧人神農之言。二語亦分不出淺深小大。彼將內

求於己而不得。即上褚小。縷短之意。不得則惑人。疑惑其所言。屬聽言者說。惑則死。加人

郭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而何。且女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言

侯御音迓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音岳。具太牢以為膳。喻以黃帝堯舜

燧農之言。強聒世主。亦暗指養形為樂者之非至樂。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櫛。音輦。不敢飲

主者似之
今世之以

養形為樂
者何嘗知

性分之恬
愉哉是皆

養鳥之類
也

胡註引喻
之事只宜

輕輕帶過
著意鋪排

便成呆趣
識者當以

此驗其真
偽

宜註前三
段看破生

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去聲養上聲鳥也非以鳥養去聲養上聲鳥也鳥

性與人殊以己之所適者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

陸浮之江湖食之鱖鮓音條隨行杭列而止狎其羣委威蛇移而處彼

指鳥唯人言之惡去聲聞鳥聞人聲奚以夫譏多為乎金奏雜作間以

鳥二語已盡其妙胡註引喻咸池九韶之樂喻意另起不可張之洞庭之野

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此數語大似南華妙境

段脫胎人卒粹聞之相與還旋而觀之人之所樂非物之魚處水

而生一再插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此三句亦可刪其好惡故本異也此

句接還而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郭註各隨其情。宣名止

外篇 至樂

死又著此段乃知不是故作達觀實理之不得不然耳取意全不在游說人主上
林註此篇忽添出顏淵東之齊一段與上
下文絕不相蒙魚目混珠深於莊者當能辨之

戶圭雪川系先

於實小不使之懷大義設於適隨人所安使物自適是之謂條達

人不而福持已可保。郭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堅固而福持

此段以命有所成三句。暗影至樂不在養形。與齊侯言易以致

惑一層只輕輕帶過。並非命意所在。褚小二句。正其內求諸己

而不得處。借來反襯。足見至人之所樂。皆俗之所為大苦也。中

幅海鳥一喻。文情宕逸。尤妙在以己養養鳥二語。託出俗之所

樂。無關至極。區區形體之微。備物致養。亦猶鷄鶩之聽九韶。享

太牢。而眩視憂悲。非其性之所樂也。咸韶足以感人。而物皆驚

駭。彼世主之豢酣於富貴者。又烏足語以至樂哉。收尾仍拍合

說齊侯意輕輕作結更不須粘著至樂矣潦盡潭清可以想其

文境○此篇喻意鋪敘太多頗乏靈便若將不敢食一鱗二句

及申解以鳥養養鳥九句並下文魚處水而生三句一齊刪去

氣體便覺遒勁渾成與莊無二矣願與論文者共參之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司馬云從道旁也按從字當屬下句蓋從道旁見此物也撻

蓬撥開蓬草而指之曰唯予與女汝知平聲言此而爾未嘗死未

嘗生也生死只是一樣。郭註各以所遇為樂。胡註死非真死生非真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夫誰得而參之若

果養去聲心憂不定貌也乎以心子果歡乎以生為樂言死果可憂

養之實未種有幾變化之種不知幾許三字凌空縹緲萬象在旁

林註惟予一句十三字不可讀斷於大地世界中只尋得此一已舍此便

有定在種有幾宣註言其無窮也下文約略指之耳。胡註

有定在種有幾

外篇 至樂

夫

無可與言矣

楊升菴曰

此幾種在

百歲觸體

之後最是

妙想意在

用喻也釋

氏言地頂

地皆相似

必有得於

形容者豈

可以耳目

所不識者

疑之乎

歸震川曰

一氣變化

非死非生

此以下極力發揮未嘗死未嘗生之義蓋以為死則固生於彼矣

以為生則固隨機而化矣而物未嘗自生呈其生之本來面目也

副墨悅生惡死皆屬妄見予與若同在大造鑪冶中

鼠肝蟲臂惟所化耳舉其化生蓋有不可勝詰者矣

得水土之際

若斷若續其名為鹽蓋水苔欲生河中先有此朕相繼而生也

得水土之際

得土氣水土相交之際漸凝漸厚遂有體質

則為鼃

同蟻蚌

蛙屬之衣

即水鳥也其色沈綠鼃蟻依其下

生於陵屯

阜也

陸地則

為陵鳥

青苔漸漸離水近土化為陵鳥即車前也。司馬云言物

二名水鳥即詩所謂言采其蕢是也陵鳥即詩所謂采采芣苢是

也陵鳥又名澤鳥隨燥濕而變見物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

化為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為人也胡註此數種大約言人既腐而

為土則隨所遇而成物輾轉相生而土化為人人化為土以見未

嘗死未嘗生而死不

必養生不必歡也

陵鳥得鬱棲

李云糞壤也

則為鳥足

草名生

水邊糞

司馬云蟲名

則為鳥足

草名生

水邊糞

則為鳥足

草名生

陸註以下
歷言化生
之奇見生
本偶然不
足為歎也
文勢如層
波疊湧萬
變不竭
宣註人以
為生死者
在造化只
是一氣之
轉換耳畧
舉數端其
遞相變化
如此則生
死一化機
之出入凡

壤中蓋兼得水土之氣者。○
胡註此二者為陸地之草。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植物化為

動物一物又
化為二物
胡蝶
蝶即蛺蝶
胥也
蝶一名胥
忽解一句
化為蟲
飛者又化為
生

於竈下
得熱氣
其狀若脫
質蠕弱
其名為鳩
其俱
撥
丁活反
蟻蟻

物鳩撥千日為鳥
伏土千日
化而為鳥
其名為乾
音甘
餘骨
鳥名
草化為蟲
乾

餘骨之沫
所吐
為斯彌
名
斯彌為食醯
即蟻蝶
喜酸而
頤輅
名
蟲生

乎食醯
食醯生頤輅
忽用倒句
黃輓
音况
蟲名
生乎九猷
蟲名
頤輅生九猷
九猷
生黃輓
忽用省筆

蒼芮生乎腐蠶
音歡
蒼芮腐蠶皆蟲名
黃輓生腐蠶
腐蠶生蒼芮
也
倒句中連用二脫句
胡註由斯彌至腐蠶

七者皆肖翹之物
遞遞
羊奚
草名
即羊蹄菜
根似蕪菁
連合於不
相生鳥又化為蟲也
羊奚
生尊之竹
則生青甯
青甯竹根蟲也

比音界
乎不尊
筭同
枯竹也
羊奚近乎竹
而
久竹
不尊則為
生青

人貪生乃至生種種愛惡種種營求者不懼造化笑人乎故知無為則順乎生死體乎造化其樂優矣

甯。蟲名，色青似竹，久竹則生青甯，死而之生也。○循本有老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即青甯乎。○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甯，生程。副墨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青甯十一字為一句。青甯生程。至今呼虎豹為程。一云青甯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若青甯果為蟲，則生程之說大小相懸，似乎不可信也。此及下二句，頗近荒唐，並存俟考。程生馬，馬生人。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物類之變，有難以致詰者。○此又生之幻者。人又反入於機。化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展轉相生，入乎此則出乎彼，出乎此特萬物中之一耳。反入於機，人與物均在洪鈞陶鎔內矣。化無窮而樂豈有盡哉。○郭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副墨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歡，平何容心哉。順其自化，焉可耳。○陸註：不曰生死而曰出機入機，大化之樞機，轉運無窮。人之生死皆一機之所運，生未嘗生，死未嘗死。特出入於機耳。是萬物之所同也。無可悅惡，又何適而非至樂哉。○此篇言至樂在於無為，而世所樂之富貴壽善，皆身之累也。不甯惟是有生皆累也。故鼓盆可

元世祖始於根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宣註未又總括二句見萬物皆在化機之內。朱樂圃曰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數樣奇怪健古殆難湊泊。

樂生柳無惡且有視死如南面王之樂者矣。顏子之齊而孔子憂恐其有爲而不適於物也。若條達而福持則人已俱樂矣。凡人之所以不能無爲者大抵悅生惡死之情不能盡遣耳。豈知生未嘗生死未嘗死不過出入於機耳。何不可以任其自化哉。

此段言化機不息看得生死轉換乃造化之自然非我之所能與則導引延年之說正樂天知命者所不言也。前引髑髏見夢發出妙論見生之累不如死之樂是生死對勘而可得真機。此與髑髏談玄顯出化境見生亦非生死亦非死是生死兩忘而聽其自化種有幾三字將大千世界萬態千形一齊括盡下文各種變化之物不過約略言之耳。末二句正結此三字義也得水土而化得陵屯而化得糞壤而亦化乃至竈下醯中竹根無

所往而不化卽小化爲大物化爲人化之至幻者出乎常情之外實無一不在至理之中。化朽腐爲神奇宇宙間無處非生機之洋溢也。出於機入於機二語顛撲不破洩盡乾坤之奧窺見性命之微。○南華文字善言化境。逍遙游開手鯤化爲鵬齊物論結尾此之謂物化。二化字已道盡化工矣。至於尻輪神馬。螭臂鼠肝。一身之內隨天所付。出於機入於機。無所用其計較。正以其能外死生而真者常存也。此篇當與大宗師篇互參。乃見其妙。中間形容各種曲盡物情萬態畢呈亦令人目不暇給。

南華雪心編外篇卷四

南華雪心編外篇卷五

武陵劉鳳苞采九甫評釋

男承甲等校字

同邑劉雲章仙嶠
沅陵李玉如鬯軒甫同刊

及門諸子分校

外篇達生第十二

宣茂公曰
神者人人
具足不知
養之則生
而昏死而
散知養之
則生而湛
然自得死
而與化為
體此莊子

此篇與內篇養生主參看各具妙境養生者不以無涯之知傷其生重在緣督為經孟子所謂以直養者此也達生者不以無益之病養其生重在純氣之守中庸所謂達天德者此也形依神而立養則尚有存生之迹達則並此而忘之蓋遺其形而獨運以神也開手達生達命雙提生者天理之自然而實原於天

倦倦於養生者之必養神也
前三段大意已明後凡十二段橫豎引喻或明養生之妙或明養形之非未借子扁慶子寄慨以至言告淺人未有不驚且惑者蓋深懼此篇知希歎一孫休

命。達生達命，祇是與天爲一而已。理之全受全歸者，無可爲增。益導引延年之士，欲以人助天，而轉失其真數之。忽生忽滅者，不可爲強留。貪戀迷惘之徒，欲以人勝天，而徒形其苦。皆達者所不爲也。以物養形，養之而適，以戕之以形存身，存之而不啻亡之。其來也不自知，其去也不自止。風馳電驟，皆聽造化之推移。而我無所與，彼備物以養形者，一轉瞬而不知何往。富貴參酣，危如朝露，餌丹服朮，妄冀長生。夢夢者，竟何爲也。一筆煞住音節，蒼涼拖起下文。更有蟬曳殘聲之妙，明知其不足爲，而亟亟以爲之，爲之誠可悲矣。而既在世中，存其生，又不得不養其

便歎盡古今萬萬人也。○道在古今。惟其刻刻推遷。所以眞常不毀。得道者便是這一樣運用。身無不化。而神與天遊也。故與彼更生。正是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正是能移三層。只是一意。特

形。從形骸起見。皆不免於有爲。惟不爲形役者。身雖同處乎世中。心已超然於世外。見其獨而物累。胥捐蹈於虛而遊行無礙。通乎造化而更迭相生。道所爲得其環中也。夫形者所以載其生精者。所以葆其形。棄事則形不勞而自全。遺生則精不虧而自復。此天道之自然。卽更生之妙境也。未又從乾父坤母之義。勘出精微。合則成體。一而神者。兩而化散。則成始。入乎機者。出乎機。以一身參造化之權。而與爲更生。卽以一身彌造化之憾。而與爲輔相。寫達生達命之旨。純是性理精言。並非高談玄妙。致墮空虛也。以下節節引證前文。橫峯側嶺。離立參差。合之則

反覆發明
不朽之事
不在塊然
之形耳。

宣詒提四
句。先將達
者為迷戀
人作一朗
照。○惟達
者為能知
務下。接言
世人皆不

雲蒸霞蔚自成無縫天衣分之則鶴渚鳧汀皆屬真源妙境前

後本一氣相生要須逐節玩味方可得其命意布局之奇末一

段借孫休發出感慨蓋歎高論不入於里耳而款啟無聞之民

不絕於天下後世一腔心血徒為是苦口鍼砭俯仰低徊真有

側身天地獨立蒼茫之感

達生之情

實

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生理各足不容有所作為求益生者皆以人助天也○胡

詒如服朮

餌丹之類

智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

命出於天有理亦有數雖有知巧不

能與命爭。○郭詒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陸詒身外之物非與生俱來無所用之也命表之事制

之自天知之養形必先之物

如飲食居處聲色之類鍊丹支鼎亦只是養形物有餘而形

所不能知也

知務欲養以存生此生之所無以爲也形不離而身亡此知之所無奈何也深悲其奚足爲要人急思一出豁之路悲夫下一句一轉筆意冷峭傳神見莫若無爲也如寒欲衣饑欲食必

不養者有之矣。物稱其生而止有餘則傷也富貴而天折者有之矣若乃屏棄一切奉養以希長生塊然獨以形存

亦非養也。有生必先無離。去聲。形。離附也。謂存形即可存生而滯於形則謂之離形。郭註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軀壳雖在生理已亡二層申解起四句惟達生達命者見及此也。胡註郭註

守形太甚故生亡最得莊叟鍼砭養生家本旨若僅以富貴天折牛馬襟裾等語作證莊叟當日豈暇爲屠沽兒細說邪。陸註不

死之道有二有純氣內守而薪盡火傳者有正氣配天而死之日猶生之年者真人聖人皆與天地同其悠久也莊子言修真而未

始不明於學聖故能成真若學聖而絕不修真正未易入聖矣何也澹漠無欲即出狂入聖之基也。生之來不能卻。

其去不能止。忽然提空喚醒夢夢。郭註非我所制。悲夫二字連則無爲有懷於其間陸誌此生之情也。下讀最

有神。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彌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郭註彌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郭註

彌厚則死。則世奚足爲哉。敗盡彼興。郭註莫若放而任之。雖不足爲而不可不

不能免者亦為之

為者其為不免矣

以世情言放鬆一筆正是鞭緊。郭註性分各

陸註遺棄世情不求

生者從而任之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

棄世非逃之空虛也身在世中心超世外雖為形而無為形之

物之有餘胡註更生

累。○宣註此大勇斬根一著。

棄世則無累

空洞無物

無累則正

正心平氣正平

心正氣平則神

言憑他把我變做蟲

定而完

則與彼更生

陸註彼世以養形為生此更有不養形而生者是與彼更生也

更生則幾

平聲矣

臂鼠肝故下文遂用

近乎達生達命。○郭註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

遺忘也此句作

遺生緊接歸震川曰

問辭喚起下意。○宣註棄世則是棄事遺生也反語何故必欲棄之遺之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

能棄世豈但遺生棄

虛養形之事也而形因以不勞遺生忘不離形之生也而有生之

事而已林註更得

精神因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郭註俱不為也。陸註不勞則形全不虧則精復形全精復神乃完

箇活生的道理造化

為一。說見下文。○此二句是通篇綱領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便死他不

得此解更

最精

宜註提醒

世人第一

著是乘世

棄世之妙

作三層洗

出無累正

半與彼更

生是一層

恐未明無

累更生之

妙又推出

形不勞精

不虧與天

為一是一層思未明

萬物同乎一氣。郭註

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

始。氣散則近於無始。曰成始者散於此者即為生於彼之始。男女

講精萬物化生是也。郭註所在皆成無常處林註二句插解

天地是力。形精不虧。仍接與天。是謂能移。造化即我我即造化兩

爭上游法。為一句說。相去聲。天地生萬物而道又生天地。

註與化。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故曰相天。所謂吾之心正天地之心

俱也。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也。郭註還輔其自然也。陸註天

地為萬物大父母。其合則人之所以成體。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

人能形全精復則天地一大乾坤。此身亦一小乾坤。如以天地之

大移之於人一身之中矣。精而又精神完之至為天之肖子。即為

天之功臣。不可贊天地之化育乎。宣註此段既駁養形之非而又

帶言形全者深明世人備物都是困憊之事。並形亦不能養耳。

合則成體。

氣合則聚而成形。天地

散則成

達生達命。自聖賢言之。則為殀壽不貳。修身俟命工夫。此篇卻

另有深意。為兩種人痛下鍼砭。一是備物養形。轉為伐性戕生。

形全精復
與天爲一
之故又推
出形精不
虧是謂能
移是一層
三層究竟
只是一層
特指人
微故疊
洗發

之真一是鍊丹餌藥自矜延年駐景之方皆所爲務生之所無
以爲務知之所無奈何也物有餘而形不養見憑籍雖厚痼疾
深中於膏盲形不離而身已亡見軀壳雖存生理早爲之漸滅
寫得貪生惡死一等人全無把握醒快異常來不能卻去不能
止生死皆非我之所得自主則養形存身者祇是誤用精神急
須罷手下文轉出一層乃急脈緩受之法見身在世中同是形
卽同是養有所養卽有所爲自不能屏棄形骸墮入空虛之境
然身雖在於世中心實遊於物外蓋世故日深以物交物則多
累世途極險不正不平則可危棄世二字正是斬斷葛藤遊行

無礙境地與彼更生則造化之生機即吾身之運用內篇所謂接而生時於心也形不勞何待於養精不虧何往非生與天爲一。天理之自然天數之適然皆聽其自化而無所容心焉至此則本文發揮盡致又從對面著解言天地正爲達人立竿見影末四句仍歸到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上推擴言之能移即更生妙境相天乃參贊功能加倍寫來擡高達生達命愈唱愈高

○子列子問關尹

關門之尹名喜

曰至人潛行

入水而行。宣註謂行於地中。

不窒

行而無迹

故不礙。郭註其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郭註至適故無不可耳非

物往可之。胡註不窒不熱如列子所謂何謂石

何謂火是也不慄如揮斤八極神氣不變是也

請問何以至於

江通曰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所

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者也。
陸註：知巧果敢，正與施龍輩相對。小知知也，曲通其窮巧也。堅執求勝，果敢也。
呂云：先則未始有物，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

此關尹曰：是純氣。宣註：先天之精。之守也。氣合於神。非知智巧果敢之

列。明於應務，勇於趨事。四者皆有，心以勝物，意見用事者也。○宣註：言氣既守得專一，則不與萬物相感召，非如時解身外之身也。

也。身外之身等說，是後世方士撰出漆園學問，所謂不導引而壽者也。玩下其神無卻物矣。自入便明。江遁曰：純也者，謂不虧其神也。所以為真也。彼知巧果敢，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可復近哉。惟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

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而為居。坐子語女。凡有貌象聲一體矣。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色者皆物也。有迹者皆物也。物與物。我亦物也。物之相去幾何。上物字應物之迹。下物字所交之物。何以

相遠。同是物，何能勝物。○郭註：惟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能無物，則至乎先矣。先者未始有物。

之初。胡註：知巧果敢，滯於物而未足以先乎物。是色而已。著迹則累。○江云：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老

子所謂有物，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不形即所謂無物，混成者是也。

也。無所化化之至

之遊乎

陸註所謂

至乎先者

雖與物同

有貌象聲

色而不離

於形器者

實不滯於

形器直造

乎冲漠無

朕之初而

止於混芒

一氣未有

所化之始

是窮之而

至乎最先

者也與物之相去遠

也能化物而不為物化所以能至乎先也○郭註常遊於極胡註此物字指工夫已就現成境界而言不形所以能入物也無所化

所以能不礙也夫得是而窮之者窮究不形無物焉得而止禦也焉郭註

極者非物所能制○林註如是則生於無生死而不死離形超化至於物先胡註至此則立乎無物之先以無厚人有間入物而不

為物所入矣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承上無所化句○宣

而藏乎無端之紀循變無窮承上不形句○郭註冥然與變化遊日新宣註動靜莫測所以不形也端倪也

乎萬物之所終始與化流行冥然無際壹其性不養其氣郭註不

以心合其德與天地合以通乎物之所造物之所造必至於無物而後

使之先也純氣之守如此○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純氣之守其神無

郭註萬物皆造於自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純氣之守其神無

卻罅隙也物奚自入焉無可乘也神全效驗如此○陸註夫適當而不過者處乎不淫之度也迎之不見其

可聲字小篇

外篇 達生

六

矣一切有形之物惡得而同其所止哉胡註醉者一節看去似單承懷字一邊其實透發其神無卻通身著力江云得全於酒者以沈通迷其知耳非知而忘情者也故雖不死而猶有

首隨之不見其尾者藏於無端之紀也立乎自無之有之前周乎

自有之無之後者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也其性則一而無二其氣

則養而渾全其德則通乎物之所造而與造化合其德也若是者

其天既毫無缺憾其神亦絕無罅隙更有何物足動其中哉此所

以入水如無水也入火如無火也登高如無高也何濡焉何熱焉何慄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而不

死妙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平聲亦不知也宣註補入

此句勢林註妙在乘亦不知若知其乘則墜亦不知也必知其墜矣是文家進一截法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音悟而不懼音折懼也上四句申解神全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郭註醉故失其所知而況得全於天乎全於

酒全於天俱是神郭註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聖人藏於天藏神於天通乎物之所造故莫

全以淺形深極醒郭註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聖人藏於天藏神於天通乎物之所造故莫

之能傷也藏其神於己全之天自非醉者所能擬故醉猶有所傷

而藏於天者物莫能傷也林註上言守氣此言藏神

而藏於天者物莫能傷也林註上言守氣此言藏神

疾也若真
知之無知
水火猶不
能焦溺况
墜車邪
陸註聖人
藏神於天
一切付之
無心不特
物不能傷
亦不欲傷
之也若有
心勝物物
必與之相
抗矣烏能
無攻戰殺
戮之事乎
宣註神載

藏神所以守氣也胎息經曰神行復讎者不折鎬音干。鎬邪干將

則氣行神住則氣住所以莫能傷與人為仇不仇其刃。郭註干將鎬邪雖

與仇為用然報仇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刃不能自殺瓦不能自飄俱以無心而忘之墜車一喻後又插是

二喻妙。郭註飄落之瓦雖復中人而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是

以天下平均接入正意言人皆無心如鎬干飄瓦則故無攻戰之

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郭註無情不開人之天知巧果敢是

而開天之天純氣之守是謂開天之天。郭註不慮而知開天也

開天者德生全於天而物不能大承上天下平均。郭開人者賊

生止於物而犯害益多承上攻戰殺戮。郭不厭其天德所不忽

於人性而動。人理亦自全矣民音幾。庶幾乎其真推倒及物上結

可重

外篇

達生

七

氣而遊神者亦即氣也開口便說純氣之守最得肯綮知巧果敢乃與純氣相反者一是滯於形下之迹所以止同一物。一是遊於形上之源所以物不得止彼將以下從純守工夫落神全

用其真與前節相天句俱從題外作結。○陸註知覺欲惡不學而能者在人之天也無思無爲者在天之天也不開人之天去其情識也開天之天即造乎不形之外止於無所化之始也德生謂天德出甯賊生謂六賊相攘故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未言民能不厭天不忽人雖未能如至人純氣之守亦可幾於全其真矣宣註此養神之妙也神全則遊行虛際物莫能傷矣

此段揭出養神之義反對養形措詞精妙尤重在純氣之守一

語透宗不窒不熱不慄全是絕迹飛行物莫能傷本領若靠定

知巧果敢不過客氣用事並非純氣之守也已欲勝物而物反

傷之矣夫貌言聲色之不離乎物返之於未始有物之先渾然

無迹一太極之據乎最初而兩儀四象展轉相生皆其後焉者

也是色而已四字判定知巧果敢界限極清凡有形者不若無

由神全落
物不能入
又用醉者
一喻禪明
神全物不
能入之故
復離一節
見所以不
能守純氣
者止因人
欲汨雜此
氣遂致神
傷而犯害
種種開首
用知巧果
敢一反正
爲此也純
氣之守止

形之妙能化者必有不化之權造乎不形雖有形而不滯於形也止乎無所化能化物而不爲物化也窮究此理則我忘其爲物物亦忘其爲我入乎萬物之中實出乎萬物之上夫誰得而止之處乎不淫之度物莫能逾藏乎無端之絕物莫能測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物莫能窮本至壹之體而運以直養無害之氣故能與造物者爲徒而通乎萬物之所造其天全則其神全神全則無隙可乘而物皆相安於無事也忽插醉者一喻醒出神全二字信手拈來都成妙諦解此行文則通身靈動用筆如生龍活虎不可羈縻事外逸致眞足開後人無限法門聖人藏於

是無心自然所謂開天之天也知巧果敢處處存心著迹所謂開人之天也其語意東穿西透最為融會

胡註作三層陪寫妙集解丸之為物易轉

天二句申足上文得全於天意惟善藏乃以善全惟善全始能不窒不熱不慄也。鑽干飄瓦皆屬無心。故皆與之相忘而不折不怨。喻意層見疊出。如剝蕉抽繭映發無窮。以下結還正意見無心之功效最神。議論奇警透闢。能使石破天驚。山鳴谷應。德即物莫之傷。賊即有心犯害不厭其天。務全天德也不忽於人。慎防人患也。結出一真字。答還他至人之問。筆有鑪錘。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音儻音纒曲者承蜩持竿撲蟬。猶掇拾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也方。邪言天然之巧乎。抑有學習之道邪。語亦動宕生姿。曰。我有道

也。五六月取蟬之時累丸以手停番二丸轉於竿首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能轉一丸則承

累丸於竿，綢僅失，稍而不墜，錙銖，累三而不墜，轉丸累，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不，累五而不

則身定手，審志一故也。墜。停番，猶掇之也。百不失一，吾處身也。若椹株，斷樹，拘音俱，植

也。宣註承蠅，而先累丸，習射而先，視蠡學劍，而先刺猿，古人妙處，俱不可言。○神以氣，為載以志，為使引上，段言守氣，引此段言，用志皆學。

執臂也。運臂，若槁木之枝。二句言不動之至，形定而，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極言其志之專一，即上段純氣之守也

之知外，忘物也。吾不反不側。端視貌，承椹，不以萬物易蠅之翼。承雖天地

何為而不得。形神專注，何致有失。○郭註遺彼故得此，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疑字原本作疑，東坡引易陰疑於無

疑字妙，蓋用志不分，人也。而疑於神矣。苟至於神，則志字俱用不

著也。上段言純氣，純字尚是入手工夫。若到神化地位，便連氣字

也用。其痴僕丈人之謂乎。渾脫。○江通云：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

道人精詣也。

正書卷八終

此段亦只是神全作用。神以氣爲之運行。故上段歸重純氣之守。氣合於神也。神以志爲之驅使。故此段揭明用志不分。志合於神也。承蜩技之至微者。乃痾癭丈人不矜其巧。而以爲有道。亦猶庖丁之遊刃於虛道也。而進乎技矣。累丸愈多。則承蜩愈見神妙。事有兩不相侔。而彼此相通。忽焉相悅以解者。視蝨而得正鵠之奇。觀鬪而悟草書之妙。可意會。不可言傳。也不可言傳之謂神。志向精專。承蜩且然。況於養生之道乎。寫丈人俱作躊躇滿志之言。引成語贊歎作結。點出志字神字。水到渠成。通幅純是喻意。而正意已了然言下矣。

陸註善游者往往能

之若善沒

則無不能

也○没人

非特忘水

抑且忘舟

復卻之舟

車雖舉目

皆然而毫

不介意不

以入於神

明之舍故

隨所遇皆

暇豫也

林註利害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

淵名涌出如觴其處深險所謂濫觴是也

之淵津人

操舟若神

言其便捷

吾問焉

問於津人

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泗水數

音朔能若乃夫沒

沒更精於游游則騰踊於水面沒則能驚沒於水底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

視有舟若無舟即庖丁目無全牛官止神行意

吾問焉

又問其故

而不吾告

津人不再言其妙不可言

傳也敢問何謂也

不得於津人求夫子言之

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郭註習以成性

遂若自然○雖覆舟而

水不能溺故與水相忘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

沒人視淵若陵

不見有水視波濤之深險若陵陸之坦夷此則忘之至也

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

無水之懼二喻極妙即上神全之義○郭註視覆

句

卻

句萬方

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心為神之舍神全則無隙○郭註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惡

不入乎心故暇也暇

則巧之所從生矣○

未用倒收文法詘然而止筆力

千鈞。宣註神定於內則外

患不足以相揆。然則

養生者重內乎。重外

乎。造語句入微。

陸註。瓦不足惜。故盡

鳥往而不暇行所無事神定則以瓦注者巧注如孤注之注以鈞

帶鈞也金注者憚恐其負也以黃金注者婚同昏勝負展轉於心中遂

則其心愈矜也其巧一也二人之巧本與瓦注者同而有所矜矜持而則重外也以外

重則巧者亦拙○凡外重者內拙看得瓦輕則巧無所矜而心不為動也看得鈞金重則拙有所

矜而心為物移也○郭註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宣註總收一句胡註帶解一句結出主意見守形太甚則生機不遂

此段亦根上神全而物莫能傷意來游者忘乎水故善於操舟

然尚有操舟之見存也沒者不見有水亦不見有舟而操之故

其操舟為更神行於水與行於陸等也雖有不測之淵亦猶陸

谷之奔騰而已載於舟與載於車等也雖有覆舟之險亦若車

其巧鉤重
於瓦故恐
其負而有
憚心至以
金注則愈
恐其負而
吝昧矣視
外物重則
內失其巧
凡事類然
豈惟注哉

宜註世人
但知養形
則養神其
所後矣引

輪之退卻而已緣他胸中並無水患所以操舟亦不自知覆舟亦不足懼其神暇也未借瓦注三層相形喻復生喻妙緒紛披以物相注而角勝爭奇決於一擲如操舟者之以身試險出沒洪濤然瓦注則巧因其可輕而輕之心不繫乎物而每以無心得之鉤注則憚金注則婚因其遞重而重之心不忘乎物而轉以有心失之然則神全者之不以外物為輕重可知矣外重內拙一語結出正意使養形者爽然自失精要之論沁入心脾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

姓賢名學生學養生之道○
郭註學者務中

適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

必有聞其道者田開之曰開之操拔同拔拂塵具也

此段為之
著鞭也

林註羊已
前行者不

須鞭惟鞭
其後者而

已

胡註即吾

儒所謂克

已須從難

處克起也

宣註單豹

張毅只是

借箇影子

不然如張

毅者又何

足云

苞按此與

言已不過奉侍
亦何聞於夫子
指賢威公曰田

子無讓謙寡人願聞之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

視其後者而鞭之應養者不可落後故須著鞭○宣註學道之人

之威公曰何謂也成公只是欲聞導引延年之道鞭後一著非其所知田開之曰魯有單豹

者嚴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宣註潔清自守不欲招內患行年七十而猶有異

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一證有張毅者高門大縣音薄

曲薄也縣之以奔走營生○宣註到無不走也處應酬不欲招外患行年四十而有內

蔽風雨小家也熱之病以死皆熱中之士也宜有是病○又一證豹養其內而虎

食其外廉靜寡欲而不知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善於營生而不

防患於外○一解知防患於內○

下段均是切指養生之要言自可合爲一段然合之固屬雲漢天章分之亦各具靈境今依宜註劃作二段兩收處均得策勵警戒語意○此段只就二人作結有絃外音

又解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二子非善養生者只借此反襯鞭字耳○郭註夫守一方之事

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循本此喻既養其內者但當用工於外既養其外者但當用工於內

此段提出養生二字借喻牧羊正是妙境牧羊者馴其性可以

勿須著鞭然不可稍弛其防閑視其後者而鞭之則加一番警

策自可步步向前不至奔軼四出也世人但知養形而全神守

氣之功視爲緩圖卽此已落人後不鞭其後則禍患迭生或防

患於內而外患乘之或防患於外而內患乘之單豹張毅其明

證也一喻兩證軒豁絕倫是國策中絕妙文字莊子真無所不

有也○顏子克己復禮亦只是能鞭其後焉耳

陸註養其內則入而

藏是過乎靜也養其

外則出而陽是過乎

動也二者皆有心為

之胡註不曰功極而曰

名極是進一層渲染

法不養乎內必入畏途

宣註先一層教人後

○仲尼曰無入而藏郭註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無

出而爾陽有心暴露使人窺測是自炫也毅似之柴立其中中央

動靜之分界一動一靜純任無心如槁木之植立其間○柴立有

心之體而作無心之用中央介乎顯晦之間柴立其間不入不出

也○郭註如槁木之三者出入若得柴立而其名必極可稱至人

無心而中道是立也極則實當也○上三句行十次而夫畏塗者險阻不十殺一人一蹈於禍則

父子兄弟相戒也相戒勿由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智乎畏途

防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食色本屬天性乃因而白

取字極刻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郭註十殺一耳使人畏之至於

引聖人之言揭出養生之旨無入而藏即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一層戒人其引意重後一層蓋世之養形者全認在席之上飲食之間爲快地也林註出無心於出入無心於入中亦無心於中三者俱得則名極而實當也

之義養生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鳶飛魚躍處處皆生機流露無容藏也。據以爲祕而藏之。自謂金丹大道鬼神莫洩其機轉瞬之間大力者負之而去。又將柰何。無出而陽。卽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之義。無使出乎中央。乃是存神守氣工夫。柴立者立乎出入之界。樞機轉運與造化同其根柢。所謂黃庭之宇。渾沌所棲。無思慮無作爲。如槁木然。則養生之妙在是矣。三者一是靜中有動。一是動中有靜。一是動靜兩忘。失之則爲旁門外道。得之則爲大宗師。引孔子之言。至精至微。急索解人而不得。莊子接手指指出畏途。特就其淺近者。參互發明。使人易曉。在席飲

食養其生而轉戕其生快心之境即為痛心之事天下之養其

外而忘其內以自取畏途者類如是也可勿慎歟

○祝宗人之官祭祀之官玄端禮服以臨牢筴音策牢豕說音稅彘曰與彘女汝

奚惡音屋死吾將三月音患養也女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汝

肩尻乎彫俎畫飾鏤刻之俎之上則女為之乎為去聲餽謀三字曰不如食

同以糟糠而錯雜處之牢筴之中自為去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得於豚音豕蓋豕楯案之上聚僂音縷曲薄也之中則為之胡註

謀不著曰字妙有神味則為之三字又極冷峭○椽楯如蔡邕就

座被戮聚僂如范睢卷簣出棄是也陸註豚楯當作篆帽畫輻車

宣詭養形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然則昏於謀已不若明於謀既者眾矣呂云為僂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免哉以世為之累也故

所以載柩聚僂當作最萋方氏云最聚也即檀弓所云設萋髮言木蓋棺而設柳翼富貴者之死飾也胡評不養乎外則必有彫俎

惟棄世遺生可以無

累。胡誦涕泣

而道誰復更有此一

片熱心郭註欲澹

則身忘理常俱耳不

問人獸也

宣註神搖則病生神

釋別病去使桓公知

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彼明此闇冷詰世人措詞極妙

此段極寫沈溺富貴一人娛其生而忘其害為彘謀則甯辭

祝宗之犧養而不厭糟糠自為謀則貪取軒冕之尊榮而甘蹈

刑戮兩兩相形真不知何以用情顛倒至此也龜不願留骨於

廟堂之上而曳尾泥塗莊子以之自喻彘不願加身於彫俎之

間而棲形牢筮莊子以之醒世夢夢者迷而不悟又莊子所大

悲也收句極冷峭茫茫苦海中安得此寶筏慈航渡出迷津邪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

臣無所見公反諛熙台○失魂詒魄而譎語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養神鬼惡

能侵之

林註公則

自傷一語

道破真良

醫國能也

戲瓦出而

心痛除弓

影去而疑

病愈皆用

此法

胡註說來

處處是鬼

所以醒悟

桓公也

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烏能傷公夫忿瀆之氣忿氣鬱結散而不

反則為不足忿之所起氣盛有餘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此乃未

其氣上升過此氣散則餒矣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此乃將散之時其不上不下中

身當心則為病上下皆不能發洩以處身之中當心為病是病起

於心也○李云忿滿也瀆結聚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曰不足陽散陰凝故怒陰發陽伏故忘

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精神主故病也宣註真正和緩之論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水汚有履漏神竈有鬻竈神名著朱

戶內之煩壤糞除雷霆鬼名處之音龍東北方之下者倍音阿音鮭音

音龍二躍之舊註倍阿狀如小兒長四尺黑衣赤音鬼名憤大冠帶劍持戟鮭蟹赤駁蚩蟬也西北方之下者

東北西北皆近奧處則泆逸陽處之舊註鬼名水有罔象水神狀如小兒黑

色赤爪大耳長臂

林註桓公所見未必即是此物是英雄欺人語藉以鼓動人心安知白魚赤烏斬蛇渡江之事非造作出

邱有皋音臻狀如狗有角山有夔山神狀如鼓而一足野有彷徨音徨野外神名狀如

蛇兩頭澤澤澤有委威蛇蛇澤神名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公所見者在澤故問委蛇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音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此句道著桓公心病桓公輾然而

笑曰此則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

病之去也神搖則病生神釋則病去故貴養神。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此段借證桓公之病以明養生之道在守氣而全神神虛則心

志奮亂正氣不能作主邪氣遂乘虛而入無形者恍惚有形謾

詒為病乃精魂喪失譫語狂言非真有鬼物憑依作祟也公則

來陳勝狐鳴帛書亦即此意勿以成敗論英雄也。○此語投合桓公平日心事聞之故病愈也凡物累皆起於心之自傷非物之能為傷也。

自傷二語說透病源。包括一篇無鬼論。隨手拈出氣字。妙解入微。忿瀆者氣盛有餘。如潮湧波翻。瀆之久而勃發難遏。迨既散以後。氣漸餒而不復其初。有餘者乃形為不足。當其有餘也。氣上升而善怒。是病之毗於陽也。當其不足也。氣下降而善忘。是病之毗於陰也。然雖有致病之由。尚未顯呈其象。惟不上不下。既不能洩之於怒。又不能與之相忘。中身當心。是上下關格。水火未濟之形。一團邪氣聚於中焦。是以神不守舍。驚悸而病狂也。此節純從反面託出養生之義。至精至微。和緩以後。無此妙論。以下又承桓公之問。索性著實見鬼一層。迎機開導。與桓公

談元不足以生其悟，與桓公說鬼，乃足以釋其疑。信手寫來，祇覺宇宙空虛之處，皆鬼神之流動，充滿無象，而若接其象，無聲而若傳其聲。怪怪奇奇，分出如許種類，指出如許地名，鄭僑以後亦無此精核也。末寫委蛇之狀，說到見之者殆乎霸，明知好大喜功，神馳六合，乃是桓公病根，以霸字極力歆動，正如枚乘七發至廣陵觀濤，而其病霍然頓失也。前幅理蘊精深，後幅文情詭譎，疏密相間，奇正相生，極慘淡經營之致。

○紀消子人姓名為去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列子作雞可鬪已乎。此脫文耳。

曰未也。方虛僑音驕粗而恃氣氣矜之隆。○張湛曰無實而自矜。十日又問曰未

胡註一層未見敵而思闕二層似見敵而

欲圖三層

既見敵而

敢圖四層

雖見敵而

不圖矣

宜註闕以

不圖為上

况無所用

其圖者何

不存神而

必欲厲氣

哉○收尾

運贊數句

正與前十

日之間互

相關照其

機括不可

以皮毛求

猶應

去聲 同景

能不恃其氣願逐於影響猶易動也

十日又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餘悍未消致其雄毅以待敵心猶未忘也

盛氣則心不平即不與之鬪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耳

十日又問曰幾

平聲 近也

矣雞雖有

鳴者已無變矣

他雞雖鳴此無變動以喻純氣之守

望之似木雞矣

客氣全消刻劃入微其德

全矣

神全故德全也

異雞無敢應者

無敢應聲而鬪

反走矣

找足上文○連用六矣字躊躇滿志

胡相欲生末三字尤為頰上添毫○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江云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雞皆反走而服若老聃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為絳宮於禽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內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眾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飢翱翔八表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欲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其焉能必勝哉

此段借喻鬪雞愈見養神之妙雞以好鬪逞其能不若以不能

之也。○養
闕難猶以
神全為至
而況至人
之養生乎

宣註從極
高陡下故
流沫極遠
○游泗水
也

鬪者全其德。猶之知巧果敢不如純氣之守。其神全而物莫能
傷也。木雞二字形容最妙。凝然不動。正所謂大知若愚。大巧若
拙。大勇若怯。以之制勝於主客之交。亦如異雞之無敢應而反
走。馬撼山易。岳家軍難。養如木雞。乃真堅不可撼矣。

○孔子觀於呂梁。石絕水曰梁。呂不韋曰。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呂梁蓋與龍門相近。縣

同懸水三十仞。七尺曰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極言水之陡急。

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憂而欲死也。指使弟子並流而拯之。謂

流順水而數百步。弟子方行而出。丈夫已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救之也。出水後游於隄岸之下。孔子從也。就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驚猶察

且行且歌。意致甚暇。也。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鬼神察

林註於行險中發出

一箇居易學問大奇

大奇。猶魚之相忘

於江湖到此便是化境

安字絕有妙用。惟能安於陵者

則能安於水。此心無二用也

陸註順性命之自然與物無忤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胡註承爛有道。蹈水無道。縱橫說來。頭頭皆是。

吾始乎故。

習平故常。

長乎性。

長去聲。順水之性。

成乎命。

自然之理。

與齊。

同臍。水旋而入若臍。俱

入與汨。

音鵠。水突出也。

偕出。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復而湧出者汨也。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焉。順水出入任水不任己也。此神全之秘密義也。

此吾所以蹈之也。

說得平淡無奇。

孔子曰。何謂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

指呂梁之所在。

而安於陵。

視水亦猶陵也。故

也。胡註斯時不知有水。謂素習然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

安於水則在性也。水猶在陵也。

胡註斯

時亦不知有水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純任天然。郭註此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

下無難矣。用乎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適也。胡註斯時不但不知有水。並不知有我也。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孰能害之

此段亦是借喻神全則物不能傷意。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即孟

者處物而亦不為物傷此所謂得至於天也。

胡評。柳州論作文本之於此。李註氣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疑獨虛一而靜則神全而與天

子所謂順水之性而行其所無事也。始乎故者居陵而與水相習習於水。忘其為陵也。長乎性者積久而與水相安。安於水而亦忘其為水也。成乎命者安於陵而不知其所以然。安於水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三層託出正意。有飛花滾雪之姿。

○梓慶匠人削木為鐻音據樂器似夾鐘。宣註同篋。一云敵之別名。形如伏虎者。陸註鐘鼓之柎。蓋金器。

而梓慶削木為鐻。成見者驚猶鬼神。言其工巧神速。似非人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正照純氣之守。必齊同齋下同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

慶賞爵祿。忘利。齊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齊七日。輒然。忽然也。李云不

可達。言小。通。卷之。外篇。達生。

為一。○觀木形與鑲

合者然後加手而不

強求之推己之天以

合物之天此器之所

以疑於神也。

林註不然則已四字

極直截了當若稍有

徘徊顧慮於其間便

未能靜心矣。

動忘吾有四肢形體也

忘我肢本作核

當是時也

另提一句

無公朝

忘勢。○郭註。視公朝

若無則跋慕之心絕矣。○

其巧專

專精於內

而外骨

同滑消

郭註性外然

後入山林觀天性

察木之生質

形軀至矣

木形與鑲合者

然後成見

賢遍反

鑲然

有一見成然後加手焉

不然則已

否則甯弗削四字極有力量。○胡註。初此一句

勁折百倍連下兩然後字忽用不然截住急流遏石爽籟披枝文境可想

則以天合天

以我自然之天合木自然之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宣註用數然後字揣摩。神采如畫。

成一器而驚猶鬼斧神工非專恃乎知巧之術也梓慶之言深

入道妙未嘗敢以耗氣氣運於虛則氣與神合外物不足滑其

心專精之至眾妙皆呈而何有於一鍊看他說得齋心被慮寵

宣註一技也猶以神運而後妙養生可知

宣註無心自然神之所以全也若夫心動則神疲矣今也營營無已不至於神索不止則力竭而敗者豈獨在馬也哉顏闔喻

利名譽一切俱忘至於神化之極則並四枝形體而少忘之何

等超脫化工之肖物也運化於無形而眾形畢具所謂大可為

化不可為也器也而疑神可知全神之妙用矣

○東野稷名以御見賢遍反莊公魯公或云顏闔為衛臣當是衛君進退中去聲下同

繩也左右旋轉也中規也莊公以為文弗過也言雖組織成文不過如此詩執轡如組兩

驂如舞可證使之鉤百而反司馬云稷自負其能圖而驅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此所以敗也

顏闔遇之遇稷馳聘於外入見曰見公言之稷之馬將敗公密默然而不應少焉

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郭註

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胡註家語顏子論御一段意亦相同然彼是論治民此乃論治身碧虛力竭而策御不已使馬者之過也

可也字小篇外篇達生

馬固耗神者之金鑑

歟○神猶馬也子來

曰尻輪神馬是也

胡註徑起法○一則

易至於極不極所以

能不以心稽稽謂也

謂心應手而不留難

也宣註神明

至則迹象捐工倕之

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如何也呂註稷之御馬善矣而不能無敗於力竭之後則為道而逐乎知之無涯者又安能以無敗哉

神運於虛所以應無方而含眾妙惟心不妄動則樞縱若神若

精力俱竭而馳騁無已未有不耗其神而敗者馬其小焉者也

○工倕巧匠名倕旋但以手旋轉而為之而蓋掩過之也規矩不用規矩精巧過之指與物化林註

指與物之相得若化而自然此旋之妙也而不以心稽音姬不待心之稽考故其靈臺

神之一而不極神凝而無拘束之苦○郭註雖工倕之巧猶規矩所棲此言因物之易也陸註不以心稽則神閒而靜一

靜一則無拘滯不極則適矣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同腰帶之適也郭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郭註是非生於不適耳不內變守其宗不外從內外俱忘事會

境之適也所遇之事所值之會適然得之則亦適然忘之○郭註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此又另插二喻夾出正意

用指外不
稽於規矩
內不費於
心思倘然
獨運而境
會自符斯
其怡適豈
復迹象之
所能測哉
明乎此則
神明之妙
不獨在乎
工師矣
林註忘是
非上著一
知字蓋是
非者知之
端故與揭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

因其所適而無往不適

忘適之適也

郭註識適者猶未適也○宣註

知適則其適淺矣忘適之適斯化也胡註用總筆收轉法如旋珠理如沃雪○始則知其適久則不自知而忘之愈忘則愈適也

借喻工倕陡然而起如天外芙蓉憑空擲下飄忽非常工倕之

巧不從規矩而生而規矩之運用在心所謂慘淡經營工良心

苦也究竟以規矩呈能猶未免拘於形迹外不離乎規矩安能

指與物化內不忘乎規矩安得不以心稽巧之至者目中不必

有規矩而規矩直運之掌上意中亦未必有規矩而規矩莫測

其端倪無規矩之規矩較之有規矩而更精惟其運以神而不

滯於形也靈臺者神之所聚其神凝則專精以通於微妙所謂

明○按知
忘是非知
字平聲讓
而其義則
知止其所
不知也

林註此公
舉動張皇
言語粗率
怨天尤人

一也其神暇則變動以化其拘牽所謂不桎也從技藝之微以
證全神之義與輪扁之對桓公均是絕頂超脫之文忘足忘要
忽插二喻在中間似乎另起奇峯別開生面卻只是從上文脫
卸而來接入正意有神無迹祇覺重岡複嶺雲氣盤旋非復尋
常蹊徑履之適帶之適不如心之適要皆自適其所適焉必求
其適之故而不能忘情惡在其能化也忘適之適乃真化境矣
其行文渾脫瀏亮天機湊泊妙極自然真有風行水上之致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怪而子扁姓慶子字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修臨難去聲不見謂不勇言無所謂不然而田原不遇歲貧事君不

滿腹牢騷
自是難與

言者

合參忘肝

膽則內虛

遺耳目則

外靜。無

為之為不

自知其為

也又安見

修能之可

恃乎無長

之長不自

知其長也

又何必遣

遇之自為

主宰乎長
字作平聲

遇世。賤賓同於鄉里逐於州部所至皆窮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鳥

遇此命也耕不逢年仕不逢時遠近皆不見容呼天而言其何以遇此命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

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郭註開付自然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

外郭註凡非真性者皆塵垢也逍遙乎無事之業郭註凡自然者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為而不

恃郭註率性自為長上而不宰聽其自來不自為主宰也。郭註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宣註長

而不居功胡註長育萬物不自為主也因其所問皆為而恃長而宰故答之如此。所答俱非所問之意故恐其惑今女汝

飾知智以驚愚修飾才智以驚愚人修身以明汙自矜操守以顯人汙昭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也有心炫露皆取罪於世也汝得全而爾形軀具而爾九竅無中道天

上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就其所說者透過一層以警之冷峭文何暇乎

讀較勝諸

解

宣註通篇

以微言至

論提醒世

人至此恐

整柄未必

相入特借

扁子之歎

孫休為之

加一警策

添出是非

二字作機

惑字愈覺

洗滌得活

相。胡註此比至樂篇類

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去聲仰天而歎別有深心弟二

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

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孫休淺人一味炫露告以至人之德安得不驚且惑弟子曰不然孫子

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此層陪說孫子所言非

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之惑也扁子曰不然

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音洛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去聲養鳥也若夫以

三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飼之以委威蛇移。李云大鳥吞蛇

司馬云委蛇泥鱗。林註委蛇從容也則平陸而已矣一喻。平陸乃委蛇使之從容自得而食胡註此連下句讀

淵東之齊白適之地言不今休款小啟開也開竅至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

所迷便簡當迂之廟堂也人之德譬之若載鼯鼠小以車馬樂洛鷓鳥小以鐘鼓也又綴彼又惡

鍊瀟洒宣註笑盡天下人皆鳥能無驚乎哉寄慨至人之德非至人不知也無限聲情○郭註

是款啟寡此章言善養生者各適其性分之適而至矣○陸

間歎孫休詎南華揭明大宗發揮大理所以曉示一曲之士小知之徒也海

特其寓言鳥之喻用意尤為微妙蓋既不忍不言以破其惑又恐其大愚不

盡終身不解則是以黃鐘大呂之音陳於聾盲野禽之前也幸負

至言又殊可惜良師授徒於指示無隱之後每有此餘慮若曉喻

冥頑亦復傾吐無遺尤當有此仰天之歎也讀此段須識此意○

躡俗名香口鼠以其食人畜而不痛也春秋躡鼠食郊牛即此○

此段歸結通篇文情綿邈歎孫休之款啟寡聞不足語至人之

德正恐微論妙旨驚且惑者不止一孫休也前幅斥孫休之炫

知矜能必不見容於世將他憤懣牢騷之意概與掃除危論警

有非專小扁

世似漁陽羯鼓之音。後幅慨孫休之寡聞。尠見必不足以發其
蒙抱此低徊宛轉之忱。徒殷祈嚮。古調獨彈。又成連海上之操
也。駁倒孫休。全是喚醒天下後世。而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譬
猶載鼯鼠以車馬。樂斥鷃以鼓鐘。其可爲感歎者。獨孫休也乎
哉。莊子冷眼熱心。洞達世情。深窺道妙。爲沈迷忘返者。惠此一
卷冷雪之文。而苦口鍼砭。究竟無補。故於此篇深致其慨焉。

宣註此篇
教人以免

患之道其
意在任道

德而說道
德處純是

一片清虛
柳子厚曰

與內篇人
間世參看

○逐段夾
終自成章

法
歐陽公曰

以有用藏
於無用只

是箇虛己
不逐物不

外篇山木第十三

此篇雖從處世免患上立論。純是達天知命工夫。道德之鄉四字。括盡通篇奧旨。處處須從此收斂入來。乃可透入清虛超然物外也。逐段領略。妙義紛綸。正不必強爲聯屬。而煙雲縹緲中。自顯出廬山面目。非胸有邱壑者。無從領會其全神。首段化其材與不材之迹。次段示以虛己避世之方。三段是無心任物。而歸於至一之途。四段是不求異人而去其功名之累。五段不以文待形。見相屬以天而非同利合。是大人赤子之心也。六段不以貧爲憊。見遭時不偶而不敢逞能。是明哲保身之道也。七段

恃美。歸震川曰：乘道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累，虛己，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道，安貧，順分，勿逐物，而矜己，此全身遠害之道也。

宣註材則以有用致傷，不材則以無用致

從處境而悟徹天人之理。造大者不能容於世。造哀者不能忘乎情。爲上知說法，須處處勘入深微。八段從涉險而靜，參倚伏之機。見得者不免忘其形，見利者不免忘其真。借微物發端，卻步步顯出危境。未段全是無我之功。行賢而去其自賢之行。正所謂遊於道德之鄉也。映合起處，有返照入江翻石壁。大海迴風生紫瀾之概。材不材不容以自處，美不美概付之不知。兩忘而化其道，其卽涉世之津梁也夫。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

胡評六字讀斷，殊有神味。

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從莊

傷若材若不材猶以兩界而未免於傷唯道德則材不材之迹俱化超然萬物之上累何自致邪嗚呼斯鄉也農黃以後其不再見矣乎胡詒已入牢籠則能鳴與不能鳴者所差亦不遠矣

子口中輕輕逗出不材之足以免患夫子即莊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從主人口中輕輕轉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

借此發難莊子笑曰周將將者擬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不材皆有所不免則有心免

患者似不能不審處於二者之間材與不材之間兩界之中似之

弟子善於問難莊子亦妙於轉圜而非也一轉撇故未免乎累費許多營合趨避之勞郭詒設將

間若夫乘道德提出道德則材不材俱化而浮游者則不然浮游

於虛也宣註又進一層胡詒浮游謂不用意於其間而任其所

之也林詒浮游於世而不溺沒於中俗云不即不離此入世而

但人不能
不入世即
山中之木
亦在世間
耳借此發
端蓋欲逼
出下文正
意耳。
林註龍有
時而升騰
蛇有時而
蟄伏喻其
隨時變化
而不一也
林註萬物
之祖所謂
眾父父物
之所生也

出世無譽無訾。不可得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毀譽在人無關

者也。而美惡。一龍一蛇。榮辱屈伸在己存乎道妙。胡註龍蛇比道之顯晦行藏。謂當為不材之木則為之當為材雁則

為之故下文緊接與時變化句。陸註秉道德則非材而無譽亦非不材而無訾。有時而材則一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化則兩面

龍也有時而不材則一蛇也。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俱不粘著而材與不材之間亦不必求一善處之方致落邊際。胡註既云

與時俱化則已到時中地位而無肯專為反似落後一層矣。然恐有如子莫執中者就材與不材之間一上一下以和為量。音亮。○

而定其操則誤矣。故又曰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上下即浮游之境猶龍蛇之飛潛也和即和光同塵之和。浮游乎萬物之

宣註和如太和元氣之和故下文遂言萬物之祖。祖即先天之義游於未始有物。物物乎物。而不物於物。宰乎物

祖之初此非形下者之所得擬矣。物物乎物。而不物於物。宰乎物。超乎物之外萬物且藉之以為消息。則胡可得而累邪。物不能累

是命物之化而不與物同為一物也。則胡可得而累邪。又胡能傷眾父父物之所生也。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郭註故莊。若夫萬物之情。與萬物同人倫

其情欲。人倫

我得遊於物之祖則物皆我所物而不見物於物矣若以己身為萬物之實以道為人倫之傳則不能與時俱化以和為量者材與不材皆不能免矣○合則離七句歷指世情惡薄真所謂

倫類之傳與人倫同則不然不能游於道德之祖合則離有合惡成

則毀有成惡廉則挫有鋒惡尊則議有譽惡有

惡得賢則謀不肖則欺因其不肖而肆欺濫上六句皆

胡可得而必乎哉數者皆不免於自累可見成敗消長乃物理之

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悲其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

鄉乎畢然高望於農黃之初與上乘道

此與內篇櫟社曲轅各段異曲同工而用意更為精妙彼以無

用為大用見不材者乃可終其天年與此篇起處意境相符卻

轉出主人之雁不材見殺一層似乎無用之與有用均不能遠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入世之故略盡乎此矣悲夫二字無限感愴兩若夫提清一段正一段反結二句曲終奏雅極纒繞低徊之致

害全身。從人間世又翻出一解。靈變莫測。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欲求免患者而不得。則不如兩化其迹。而材與不材之見。胥泯。提出道德。紅爐點雪。纖翳俱消。浮游者。即乘正御氣以遊。無窮之意。無譽無訾。材不材付之兩忘。一龍一蛇。用不用隨其舒卷。無不化也。而化則妙於因時。無不為也。而為則空所依傍。上蟠下際。一太和之元氣。返虛入渾。直造乎未始有物之先。足以主宰萬物。而不為物乘。此豈復尋常境界乎。下又舉其受累之端。反觀上文。一落形迹之中。則物累遞生。消長乘除之數。真有防不勝防者。欲免於患也。得乎。結出道德之鄉。有宕漾夷猶之致。

胡註魯侯
憂其不免

於患不說
出所患何

事蓋所患
即在所行

之中諺所
謂說不出

的苦也
宣註饑渴

至於隱困
窮約

胡註相遠
而至於江

湖也
林註一句

拍合正意
警絕○有

○市南宜僚見魯侯左傳市南有熊宜僚者楚人也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

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句親

而行之躬親其事無須與離句○去聲居然不免於患內有強敵吾是以憂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先頂一句○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萬

慮愈深矣夫豐狐文豹接手一喻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不敢妄動夜行晝居

戒也不敢忘患雖饑渴隱困窮約猶且胥相疏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

焉與人無爭定也有定見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上句

緊下句鬆上句伸下句縮其皮為之災也喻意最醒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

剝枯形去上聲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陸註剝形忘身去皮忘國洗心去欲則離

外篇 山木

天下不與人入天不見一物矣南越有邑焉郭註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

正是此意郭註任其自化也南越有邑焉陸註非真有其地蓋虛擬一

宣誌寓言地為無人之名為建德之國好箇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無自

立德之始野作箇影字名為建德之國國名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私其

陸誌與不皮之知作耕而不知藏蓋與而不求其報宣誌二句根不知義之

求報不知心知作作而不知藏藏與而不求其報少私寡欲來不知義之

其為己之所適也不知禮之所將就也宣誌二句起下猖狂妄行意陸誌

所有而私知義之所適有交際則有禮以行猖狂妄行只是率意以行絕去

之自不見之不知有交際又何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町畦非放浪形骸之

為人之所外也乃蹈乎大方從心不踰大方無隅也郭誌各恣其本步其生

受而當報也也乃蹈乎大方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

林註此地可樂其死可葬忘生死則無憂郭吾願君去國捐俗謂蕩滌其

方稱樂土非真逃於與道相輔依而行捐棄一切有為法歸心於道而後足

武陵源不無人之境與道相輔以除患胡誌玩與道相輔句及與

足言也王道遊於大莫之國則所有境界僅可想像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

續醉鄉記俗解硬註入道於此等字面殊欠理會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

人稱為絕

道遊於大莫之國則所有境界僅可想像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

此不知從
此脫化而
去也

胡註無形

俯則我自

固轉無畱

居則物不

阻滯故足

為車行於

虛也

胡註涉江

浮海皆寓

言廣大悠

遠之意

舊註既悟

之後凡所

資以悟道

者祇為假

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寓言道德高遠難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

畱居無滯於形迹而自多無拘於方隅而自固以為君事郭註形

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陸註形倨室礙不君曰彼其幽遠

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喻道之吾無糧我無食喻道之安得而至焉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節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何患清苦。郭

無所不足也此見道之餽遺無盡居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遊

無方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沂流窮源獨往深造

無有郭註絕送君者皆自崖而反獨造其君自此遠矣何憂孤

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微妙君自此遠矣寂郭

註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林註至

此平日聰明知慮一時俱廢如送行者至崖而反而君已邈然遠

送之具。矣遠於人則鄰於道也。莊叟善體物情。於徐無鬼篇撰出回鄉景

胡註到得。況於此撰出送行景。況淋漓曲盡。筆有化工。謔技至此。乎陸註深

獨造之地。造自得。非他人所得與。如送行者。但能至崖而反。而行者獨由有

則糟粕煨。崖而遊於無崖。直至於渺無窮際。誰能測其所至哉。○按此上均

燼皆無能。託為宜僚語。文心幽竅。末四語更為超脫。桃。故有人者累。意中有

為力矣。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仙乎仙乎。故有人者累。國則有

胡註堯未。人之見有於人者。憂人見其德而奉之為君。是見其所有於人。則

得舜亦有。累。郭註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也。故堯非有人而不與。非見有於人

憂既讓國。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而不與。非見有於人

而不憂。故也。使民忘帝力於何有。○郭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

舉以為謨。○累去則。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

不有人憂。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又撰出一國

除則不見。有國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憚。同。心之人不怒。宣

有於人大。見存也。又插一。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去聲。張撐。收。呼他掉。一呼而不

莫猶云廣。莫與無人。之野建德。噲妙。張開。欵。攏。之。船。躲。閃。一呼而不

之國皆空
虛無何有

之鄉也

呂氏云虛

船觸舟而

怒乘道

德而浮遊

者其於世

也亦若是

而已矣

劉須溪曰

達哉莊子

乃并於物

外無塵之

境盡其所

見歷歷指

述而言又

結駟襄糴

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邪呼聲○此句變換有神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

不怒而今也怒何故○接筆矯健。向也虛虛舟之觸而今也實有人在上的妙人

能虛己以遊世虛己者無心也其孰能害之結歸正意答還他不免於患如伯牙入

海刺船徑去一段神境滌盡塵心○郭註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

害一也宣註建德之國大莫之國以及無人之野皆道德之鄉也

其要訣止在虛己既虛己則日遊於彼國彼鄉誦莊子此文而睡鄉醉鄉效顰者種種矣陸註妙喻切理饜心

此段只虛己遊世一句括盡通篇奧義魯侯憂其不免於患不

能遊於虛也學道修業敬鬼尊賢全是著迹以求所謂有人之

累見有於人之憂也前面豐狐文豹以喻土地人民易啟鄰封

之窺伺能建德於無形之地則自有其國而魯國不足為有無

而送之以
爲幻則幻
以爲仙則
仙讀至自
崖而反飄
飄有棄吾
故屣之意
此論道德
之鄉文章
之至妙者
若僅以爲
浮游之具
行資送之
蹄筌陋矣

此種境界與民相忘。各率其真。從心而不踰其矩。惟道集虛與之相輔而行。乘雲氣。御飛龍。以遊無窮之寓。尙何繫念於塵垢之微哉。中間作兩層波。折動宕生姿。無行地之勞。則險遠艱難不足慮。有深造之詣。則孤寂清苦。何所憂。去其人之累。而我與天下相忘。更何有於一國。除其見有於人之憂。而天下與我相忘。又何重乎一國。語語透入清虛。真不食人間煙火者。虛舟一喻。更爲超脫。實則胸中有物。相觸而不能相忘。虛則胸中無物。逆來而亦可順受。遊於無物之地。物安得而傷之。建德之國。不見其崖。不知所窮。縱心孤往。焉可矣。

宣註看下文則賦斂

似即今募

緣之事

胡註猶言

一毫法術

不敢施也

先破他術

字

宣註處事

務之紛繁

如草木之

無心而叢

生蓋無迎

送之勞也

○北宮奢

所云即虛

己之道也

○北宮奢衛大夫為去聲衛靈公賦斂以為鐘斂鑄鐘之費非祖賦也為壇乎郭

門之外為壇以祭因鑄於其所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音玄架以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三月而

成言其不久而斂之多王子慶忌王族周大夫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何以徵之易而

成之速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一聽於民不敢勉強○郭註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奢聞

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樸雕琢已失其本性復之以還其性所謂一也○宣註欲返末俗於太初侗乎

愚其無識任其純樸而已儻乎無心貌其怠疑若怠若疑無所趣也萃乎斂之微貌芒乎微

其送往而迎來往無所留來無所拒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也從其彊梁

彊梁多力者背音附謂曲附己者不徇其私也○胡註隨其曲傳音附謂曲附己者不徇其私也○胡註

我而不以為罪人之賦性盡乎剛柔各因其自然則我因其自窮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以所不堪故民皆樂

損矣於從事也○胡註強梁頑梗者曲傳柔順者自可事小篇卷之工外篇山木

一之間無
敢設也是
虛已精髓
語。○此言
賦斂任其
自然順乎
人心而不
勞神以斂
物其效猶
如此況以
大道治之
乎。

林註古註
白璧不可
為庸庸多
厚福正是

下三三

窮彼自出於不得已也。用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外既無損於民內亦無損
其不得已之心則順而易。於心而況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言賦斂且然況於大道之塗
也。此是莊子語歸入正意所謂大塗純任自
然又豈在於一之外乎。○郭註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
斯大通之塗也。○胡註有大塗緊對一之間無敢設句。

此段承上虛已以遊之義而推論之有心賦斂而民以為苦。即
我亦覺其徒勞無心任物則不著賦斂之迹而民與我相忘直
行所無事焉已矣一之間無敢設以之處世何所不宜正虛之
妙用也。一結醒出正意著墨無多自有官止神行之樂。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音屋死乎曰然。郭註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任曰子嘗試言不死之

此意昔人言及此遂

以為天下

道不犯患

東海有鳥焉

其名曰意忌

其為鳥也

粉粉

後世意忌

粉粉

而似無能

引援

而飛

鳥便驚

陸

而究不能

飛也

迫脅而棲

李云不敢獨棲

迫脅在眾鳥中

足容身而宿

無常係

微倖於意

進不敢為前

退不敢為後

郭註常從

食不敢先嘗

必取其緒

餘也

庸庸福之

與物爭世所棄餘

乃敢取而食之

是故其行

杭

列不斥

斥如斥侯

論猶是治

俱行不必

戒備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以免於患

郭註患害生於役知以

奔競

世之言也

其能免患

直木先伐

甘井先竭

接連又綴二

子其意者

飾知智

可勝愴然

宣註凡人

以驚愚修身以明汙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也

郭註夫

不免於患

處世總是

有見異於

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

將寄言以遺迹

故因陳蔡以託患

昔吾

昔吾

眾之心則眾來傷之夫見異者不出功名兩端兩念消釋則虛己之適其庶幾矣楊用修曰莊子純純常常即老子之惇惇悶悶宣註說到鳥獸相忘透過人道一層雖是收筆實亦

百善堂

聞之大成成就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許規反有名成者

虧功名不常在也郭註特功孰能去上聲功與名而還與眾人反

於眾郭註功道流而不明居道流於外昧然自得應作德德行於世泊然相忘而純純純一常常平常乃比於狂

不自處其名申上去功與名二句其行無心而動即上猖削去有捐勢捐除得為之勢郭註功自

狂而蹈乎大方意為之迹捐勢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去聲不為去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郭註恣情任彼故彼

至人不聞郭註寂澹無懷乃至子何喜哉何喜於以孔子曰善哉功名自見

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去聲裘褐食杼粟郭註取於棄入

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音梳與物相忘雖入乎鳥獸之中而可以

相狎郭註若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

至理也

鳥獸不惡音勿而況人乎。夾敘夾議。文之神品。郭註蓋寄言以推至誠之性。任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此段是教人免患而去其矜能炫知之心。起處連綴二喻。而其解意愈最詳。解直木甘井最簡。詳處妙晰物情。簡處渾括正意。此行文疏密相間之法。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我不求異於眾人。亦與我相忘。又何患之不可免。入獸不亂羣二句。是透過一層寫法。遠害可友麋鹿。忘機可狎白鷗。正是此間妙境。跌出末句。親切有味。筆亦搖曳生姿。

○孔子問於子桑扈。音戶。隱士。桑姓。扈名。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

林註。人之相與必於窮禍患害時方能見。

得。若平居慕悅微逐

與平子桑庠曰子獨不聞假名國人之亡與亡逃也林同殷之逃民與音餘之姓名即

雖多亦美以爲。○言人

指假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胡註但就本文推出兩層翻駭亦屬平平用或曰二字架

若以赤子可市所值

起。空靈爲其布與音餘下同布謂貨財。○郭註布匹也赤子之布寡矣言若爲錢貨而負之則赤

之價不如璧若以懷

子之爲值爲其累與兩爲其爲字均去聲赤子之累多矣若爲璧重累人而棄之則赤子之爲

璧爲累則其累較輕

於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同曰代作問答語妙彼指以利合

於赤子兩兩相形

此赤子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此下皆入莊子口氣迫窮禍患害迫猶逼也活字相棄

再頓一句文情警策

也迫於四者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胡註故字中有許多

胡註著此句。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去利故淡嗜利故甘君

義蘊宣註以天

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道合故親利合易離。○郭註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無故以合

屬者形迹
盡融而真

性相感其

與人本非

強合豈得

易離此處

世第一義

也

林註挹拱

揖也虛文

去而真意

流其屬也

以天其淡

也若水

宣註形不

離於物則

情不勞於

安排也

者則無故以離非天屬也。○林註無故二字絕佳。世人反眼相背者。即係昔日萍水傾蓋。便握手指天誓日之人也。

當於初見時痛絕之。此解無故二字。就世情忽合忽離處言之。渺不知其何故。是從不好一邊說。亦自透切。○郭註夫無故而合者。

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此解更為深細。孔子曰：敬聞命矣。徐

行翔伴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無可挹。取謂不常在几席之前。而挹其丰采也。其

愛益加進。略去外貌形迹。而真愛愈覺相親。動以天也。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

二字譌應。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者。自然之履。蹈非緣飾也。率者。自然之流。露無矜持也。○胡註緣如延緣。葦間之緣。形緣則徐行翔

然之。流露無矜持也。○胡註緣如延緣。葦間之緣。形緣則徐行翔伴之。進步也。情率則無挹於前之。進步也。謝註緣因也。因其自然也。率任也。任

其天真也。緣則不離。動以天則不離而合。率則不勞。任其真則不勞而逸。○郭註形不假。故常

全情不矯。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待。如接待之待。形自合於天。而非預設一禮文以待

故常逸。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待。如接待之待。形自合於天。而非預設一禮文以待

陸詒孫何
 以不離蓋
 因其自然
 不求聲氣
 之合無合
 自無離也
 率何以不
 勞蓋率其
 天眞絕無
 利欲之擾
 不擾自不
 勞也不離
 不勞則不
 求在外之
 文貌而有
 待於形骸
 之修飾夫
 在己之形

其形。形具而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言形而情可知矣。郭註任樸而直前也。樸素而足。

此段勘透世情是從親交益疏二句體驗出來無故以合無故

以離種種變態直令人閉門謝客廣絕交論其實皆以利合焉

耳以利合者旋合旋離似不得謂之無故郭子元將此二語歸

之天屬作好一邊說見故合故離因利之故而始合因利之故

而始離故字從利字看出則其非天屬可知若以天屬者並無

離合之迹安得以故合以故離諸解將無故屬之利合雖極警

策總不及郭註之真切也棄千金而負赤子至性至情動於天

之不容已以視見利故合畏害故離者迥不侔矣研究此理世

骸且不待其修飾其於外物何所待哉

林註末忽另起一段

似斷似續古穆奇奧變幻莫測

胡註似戰國遊士口氣非莊叟本色

林註此段襲原憲貧憊之論已屬套談且

有連字小扁

俗交遊直若浮雲之過太虛廓然無累何等胸襟未幅歸併天

屬妙解入微由中達外者相緣而動官骸曲肖乎神明返樸還

淳者自率其真心迹益昭其坦白緣則不離以神合非以形合

率則不勞忘乎人并忘乎天不待形者主乎形之中不待物者

超乎物之外此入世之妙用也悠悠世態烏足與之較量哉

○莊子衣

去聲

大布

布

而補

補

之正

音節

屨

履穿而以

而過

魏

玉惠

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邪

莊子曰

貧也非憊也

非憊也

非憊也

別出來

士有道

德不能行

也衣弊履穿

貧也非憊也

復筆此所謂非遭時也

生姿

此

處

揭出一時字後文提出一勢字時不可為勢難

自便惟有自安於貧耳已把胸中塊壘澆盡矣

王獨不見夫騰猿

處

外篇

山木

卷五

昏上亂相
等語殊非

對君口氣
比干剖心

亦與貧憊
無洗磨筆

無疑
口義不柔

上著加急
二字其狀

猿尤精
宣註先說

不是憊後
仍說入憊

口鋒甚快
○不遭時

則不得不
憊與時推

乎其得柟

音南

梓豫章也

三者皆大木名

攬蔓其枝

攬把也蔓纏繞也攬其枝而盤結之如蔓生然

而王

去聲

長

又作張

其間

言其志盛意滿○司馬云兩枝相去長遠也

雖拜逢

眄也

巧者不能眄而射之喻遭時也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

皆木之有刺者危行

側視振動悼慄比筋骨非有加急

東

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

逞其能也

喻不遭時所謂憊也

今處昏上亂相

去聲

之間

猶之柘棘枳枸

而欲無憊奚

可得邪

上乎道德之不能行

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不安於憊欲危論以干人主禍必及之

此沒愧道德之不能行而與世推移但求所以免禍魏王誤以

套為憊而不知遭時不遇欲無憊而其勢不能憊者時勢之所

為處昏上亂相之間志士深隱高蹈而不出求其致此之由夫

移之道也

亦可以觀世變矣。騰猿一喻，託出正意。絕妙機鋒。莊子蓋不願為世用。世亦無能用莊子者。曳尾泥塗，不欲畱骨於廟堂之上。憤世嫉俗，殆亦有慨乎其言之邪。即非廬山面目，亦與尋常蹊徑不同。熱中者讀之，可抵一服清涼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寫景慘淡正圍

胡註即齊物論所謂據梧枝策也。特用槁字，視貼圍城中憔悴景色。○雖無節奏聲調自然，使人爽心。

城中所據所擊之物。○林而歌。焱音焱氏古之無焱氏為帝玉之風風猶頌也有其具

有枝擊木。而無其數節奏。有其聲有風可歌。而無宮角不合五音。木聲與人聲。擊木與歌。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有當去聲於人之心開闢敘來已臻妙境。顏回

端拱還旋音旋。目而窺之凝眸諦聽妙從夫子目中看出。○林註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瞳視故旋轉其睛而環視

可妻事小篇 卷之五 外篇 山木 詩

宣註先敘
二句法奇

○當厄聞
歌聲非矜
張則悲苦
此皆不能
處窮之弊
陸註處境
有難易之
分而人心
兩無所受
則當曠觀
於造化之
流行本無
始之非卒
何知死生
先後之所
在也我與

之

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

造至也志意恢宏窮其大而至於過高

愛已而造

至哀

也。愛身切至，徇乎情而至於過哀，二者皆有己之見存而不能忘乎境。○口義：廣已尊己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必至於張大。

以愛我之意而思，曰：回無受天損易，郭註唯安無受人益難。天損之則必至於哀傷。曰：回無受天損易，郭註唯安無受人益難。天損

不容不安貧而樂者猶易。人益之來欲辭不得，富不淫者為難。順天之命而無所損於中，任物之來而無所益於外，上句特其真境。

下句乃其化境也。○胡註：此二句頂廣已而造無始而非卒也。元

大下二句頂愛已而造，良四句精其其解在後。無始而非卒也。元

之氣週而復始，於今為始者，於昨為人與天一也。生始猶大化之

卒矣，變化無窮，可以透徹生死之理。人與天一也。循環四時之運

轉皆任其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郭註：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四樣窮極不行。只能窮困

天地之行也

通塞者天地流行之大數

運物之泄也

天地運動萬物發泄而不能已其機不可測其理不

天地並生
人與天非
有二也如
此則吾喪
我矣即今
之歌風者
亦不自知
其誰何也
又何知窮
困之適然
者乎。歌
者動於天
之不自知
也若有心
排解託之
於歌則未
能忘我矣
蘇頌濱曰

可逃也。胡註泄如尾閭泄之泄運物而使之泄所謂天損也。

恐其廣己而造夫故天損人益都說近裏著己話。○二句作一串

讀泄字即言與之偕逝之謂也。與化俱往則雖損之而無傷也。

宣註天不可逃吾惟順之而已矣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宣註臣受君命理不

可逃。○忽插一喻。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

乎所以待天乎。天命我以窮尤不敢不順。此但知守分者已能之

故易。○郭註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

受其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入世之初理足於中感

落邊際。○宣註言初進爵祿並至而不窮。指人益說言其沓至紛

之時即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來有加無已。○郭註旁

通故可以物之所利。外來乃非已也。非我所固有即孟子萬鍾於

御高大也。乃非已也。我何加意透出無受之義

吾命。此乃氣數之有在外者也。富貴之權雖操之君相亦定於天

命。非性命也。孔子所謂得之不得有命是也。命

與理合是天命之性在內者也。命與數合是順受之命在外者也。

○胡註彼利我也我非為利也雖其得之亦有命焉乃吾之氣數

尋常之論

以富貴不

淫易貧而

不怨難莊

子卻又如

此說

胡註畏人

也而顧往

來人之堂

字間者以

其有窠曰

也猶人之

有社稷也

則窠曰固

燕之社稷

也社稷既

在人間舍

偶通於外者也非若性命之在內也數言耳而五

花八門無奇不有令俗眼觀之那得不傍徨無倚

人不為竊也竊也二句引喻吾若取之不循命而何哉郭註盜竊

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故曰鳥莫知智於鷓鴣鳥目之所不宜

處危殆之處不給視而決然去之雖落其實所銜之實棄之而走

郭註避其畏人也而襲也諸人間雖畏人而不能不與人同處以

禍之速其畏人也而襲也諸人間見世途雖險不能不在世中無

受人益之難有如此○郭註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社稷存焉耳

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間此鳥之所以稱知者也

燕本依人舍此則無安身之地猶人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

之社稷安於此而不能以他移也

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也繼也之者運化無窮始終更代焉知其所終焉

知其所始見為終而終復有始見為始而始復有終究莫得其終

始也○林註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始不可

之而身無

之而身無

之而身無

所寄矣然以社稷之故而人不加害故曰知陸註四句之義一句妙一句說到無始而非卒目前所值不過電光一閃耳說到人與天一身同造化轉如逝水更有何點塵為累邪此

先迎莫知其終不可相待。正以待之而已耳。待如接待之待守正以聽自然之化何容以己意妄與哉。郭註曰

夜相待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宣註可見境會之際我以為方來者轉盼而又為過去此所以無始而非卒也又何

必有所容心於其間邪。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如爵祿並天也。天數

命之通有天如化其萬物之類亦天也。天理之天道之主乎中者。郭

之不能有天人或不能全其自然之性也性也。此性字以氣稟言之。郭

人安能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聖人晏然自然無為體逝而終矣。逝者天之運而不

俱也。○胡註境界有出於人為天為者皆天也人不能操造物之權乃天命之本然也故聖人體其逝而全歸此所以人與天一也

○恐其愛已造衰故無始非卒人與天一。都說安常處順的話。四節無一語及陳蔡事然分節讀之其所遭已不啻浮雲過空矣

此段全是聖人窮神達化之功層層摹寫極精極微圍城之內

等處俱領
略不盡

孔子陳蔡
一事一篇

中凡三引
之話端分

別俱爲處
世之微言

又俱道著
根本處蓋

道無二用
穿著便是

這裏也
苞按四層

內申解前
二項發揮

盡致而其
申解後二

擊木而歌並非無聊排解之詞其寄託全在形聲之表犁然有
當於人心只一語已逗出下意閒閒著筆自有揮絃送鴻之致
關會入微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相視莫逆歌者自在聽者目
中聽者亦早在歌者目中一聖一賢意境往來尙在無言之頃
插敘二句將下面四項包括在裏許振裘挈領分外精神而筆
意縹緲正如泰山之雲膚寸而合已有彌漫山谷籠罩宇宙之
奇廣己者高視乎己自視過高則造大而務求異眾愛己者重
視乎己自視太重則造哀而未免徇情病在兩造字尤在兩己
字己見未除而復有作爲之迹必不能忘乎境也顏子身分煞

項只寥寥數語。便已包括無遺。不獨行文有疏密相間之法。亦緣後幅境界漸深。不容多著筆墨。微雲河漢。疏雨梧桐。可以想其逸致矣。

高然而大可爲。化不可爲。聖人特慮其未化焉耳。故於凝神注目之時。陡提四語。迎機開導。廣已二句。卽從四項中體會而出。無受天損。無受人益。對鍼廣已。造大之病。無始非卒。人與天一對鍼。愛已造衰之病。四項雖各有妙義。卻一氣環生。歸到天與人一上。便都成化境也。歌者其誰句。一筆攏合。見歌者純任自然。並非我之所得與。與內篇齊物論吾喪我句。境界相同。均從心地淨盡中。流出一絲不掛之語。卻含蓄不盡。使人自思而得之。以下四層分解。一層深入。一層總以天人合一爲極。至窮通境界。付之渾忘。生死關頭。一齊打破。更何陳蔡之圍之足累乎。

蘇東坡曰此與戰國

策同不及者又彈黃

雀故也作文如畫畫

者常留不盡之意如

執彈而留是也此間

妙意在捐彈而走

宣註意有戀逐故不

逝不觀喪其真也

蟬召螳螂螳螂召蛄

○莊周遊乎雕陵名之樊虞人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

目大運寸可回感觸周之頽額邊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

翼股也廣不逝翼大逝難故目大不覩目大視希蹇裳躩步盤辟曲

之執彈音而留之駐足不行將覩一蟬方得美蔭蟬戀高而忘其

身螳螂執翳障也執木葉以自翳乘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欲掩

不覺而不知鵲之將啄已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鵲但見螳螂之可啄

之為己留失其常性故有翼不飛有目不覩郭莊周恍然曰噫

註目能視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莊周恍然曰噫

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有欲於物則自蔽其明展轉相累因利及禍危機所伏如影隨形特夢夢者不自知耳此處用感歎二物畧作一停前後通身靈動東坡所謂善留不盡之意也郭註相為利者恆相為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也

皆自召其害也

司馬三月

當作三日

不出戶庭

深思物理

也

陸誌觀異

鵲之利而

從耳目之

好是守形

也不知虞

人之詭足

以為辱是

忘身也動

與物交即

濁水靜而

玄覽即清

捐彈而反走應上執彈而雷之句虞人逐而誅問之為善其樊驚走異鵲也

不知莊意故逐而訊之。捐彈反走無復繫戀似可免患矣而猶

不免虞人之詭置可見動於機者必應以機。宣註此一層出人

意外。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戶庭蘭音且居從而問之周之弟子蘭且疑而問之

妙妙。夫子何為頃間頃謂前此之頃間甚言疏闊之甚猶言許久也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

而忘身異鵲形之接於目也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觀濁水而忱然為戒卻不

知內照反觀而反失其玄鑒。郭註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

幾忘反鑒之道也。胡註濁水喻異鵲諸物清淵喻己之真性觀字

極輕迷且吾聞諸夫子孔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可犯人之所禁也今吾遊於

字極重。雕陵而忘吾身忘虞人樊禁以取辱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即所謂迷於清

淵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以誅逐為戮辱吾所以不庭也驚樊不覺感穎不

也。所謂觀濁水而

也。所謂觀濁水而

也。所謂觀濁水而

也。所謂觀濁水而

也。所謂觀濁水而

也。所謂觀濁水而

淵夫至人
之於清滯
未嘗頃刻
迷也而莊
子自以爲
迷者何也
明不可不
虛以遊世
也

迷清滯也。答還問者現身說法。○宣註接連寫出無數妙境使人有目不及眨之趣。蟬一層。螳螂一層。異鵲又一層。已數累之上矣。又轉出虞人逐諄一層。收入當身如窮幽涉險。又轉一勝。真文家樂事也。○方見利於前不知已召害於後。展轉相生。各不自悟。可見人在世間。方寸中偶爾一動。便是無數倚伏之機。尙可以妄萌一念。少生一事乎。故處己無爲。道未有踰焉者也。

此段極寫世途之危險。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真。說透病根。是一篇扼要之語。蟬得美蔭。而螳螂已乘其後。螳螂執翳。而異鵲又乘其後。禍機之展轉相生。皆物類之自相爲感召也。現前指點。便使人動魄驚心。執彈而畱。捐彈而走。前後均從異鵲生波。而以螳螂執翳一層夾在中間。與國策文引喻黃雀螳螂。另是一樣機杼。極錯綜離合之奇。尤妙在虞人諄逐。又轉出一

胡註小子
之言具有
天然之妙
與滄浪之
歌同一機
械也
宣註有一
我見橫在
胸中涉世
皆面牆矣
莊子反覆
致警蓋為

層文心矯變不測正如驚濤駭浪之中忽逢峭石疊嶂層巒之

外突起奇峯真非尋常意境通體筋節靈動脫化無痕亦有石

棧天梯架危凌虛之勝

○陽子之宋

列子作楊朱

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

惡醜貌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

美彼自以為美而矜之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彼自知其惡而自安吾不知其惡

也從對面一照生出妙論並不說明不知美惡所以然只用兩自字輕描淡寫便類上添毫陽子曰弟子記之

行去聲賢所為而去上聲自賢之行不自以為賢也安往而不愛哉言其為人敬愛也○

新傳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形忘則可以自得所適安有不得與○胡註欲求免乎世者此術最顯而易行也

善天下人
最深病根
只在於此
此根未除
種種惡習
生發種種
禍機蹈動
矣莊子急
爲拔去則
道德之鄉
不遠也

末段爲矜能炫知一等人痛下鍼砭而示以處世免患之道自
以爲美美者已失其美轉不若惡者之自率其真而人亦忘其
惡也不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而賤美貴惡何以愛憎顛倒若
是哉乃知豐容高髻卽爲謠詠之所由生擁腫卷曲乃爲斧斤
之所不及古今來以炫才而召禍抱璞而自全者其機固可以
自決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一語拔去病根使人受用不盡修
身涉世者皆當奉爲座右銘

宣註首段引出一真

字。以後逐段皆發此

意。○人皆取糟粕而

遺精華。循粗迹而忘

神理。道何自明。夫道

之妙不可明言。不可

推測。故通篇止借遺

言遺事。忽影忽視。使

紙上恍惚。可觀。但不

外篇田子方第十四

此篇逐段逐層。只是摹寫一真字。剝膚存液。全是精華。首段特

提東郭順子。標出廬山面目。寥寥數語。已如頰上添毫。尤妙在

人貌而天四字。傳神寫照。超脫非常。此節已括通篇奧旨。當細

玩之。次段拈失真之魯儒。反襯一抱真之温伯雪子。末幅拋出

真字實義。觸於聖人之目。而相喻無言。即因弟子之問。而低徊

贊歎。有言亦如其無言。蓋相遇以真。其妙不容言也。第三段乃

聖人自寫其真。可見者道之迹。不可見者道之真。顏子奔逸絕

塵。求聖人已著之迹。而心摹力追。已著者忽已過去。一交臂而

知何處得這許多妙事妙言萃為玄屑之藪也可見大半莊子自造不是現成文字○真字便是孔門誠字誠者一也如神也物之終始也無息也無倚也無聲無臭也了此數句便盡此篇

失之幾乎茫無可據聖人只現前指點將故吾一齊撇開而示以不忘者則終身與汝無盡藏矣第四段是老聃自寫其真遊心於萬物之初乃遊於無物之地而遇道之真也真者至美至樂大道之所宗也萬物之所一也天地之大全也體此而行則通乎萬化而未始有極是以謂之真人第五段是莊叟特尊孔子為真儒將魯國之服儒服者一齊抹煞擡高章甫縫掖身分而曾史楊墨之學更看得不值分毫第六段是超乎物外與天為徒爵祿死生一無所累於心而惟真氣流行隨感即應百里奚有虞氏雖各有分際不同此處不過借作影子不分淺深也

之義可惜
學者先不
識誠字無
怪其以南
華爲彼家
言矣
歸震川曰
全德之人
體道無迹
循安順之
理遊無爲
之境然後
知德者鮮
矣無慮無
繫無事爲
先定其神
忘得失忘
存亡至矣

第七段卽繪事之微點出一真字解衣槃礴羸五字寫得神采

飛動栩栩欲生真畫師不在筆墨之間襯託真人本領亦不當

以形迹求也第八段借喻不釣之釣第九段借證不射之射爲

真字立竿見影而伯昏無人一段議論警闢奇險絕迹飛行少

有真氣貫注其間故能使正義分外醒透非故作可驚可喜之

文逞其筆鋒舌巧也第十段見得失之無關於我我自有其真

宰死生無變何況爵祿之微寫叔敖之忘乎得失只鼻端栩栩

然五字已託出真境後幅議論雖妙終不及此語之渾然無迹

不落言筌也未幅歸結真字國之存亡不足爲輕重存其國不

若存其真真未亡而國亡雖亡如未亡也真不存而國存雖存

如未存也以存字駁他亡字愈轉愈妙筆快如風化境也

田子方魏文侯師侍坐於魏文侯數音朔稱谿工賢人也子方數數稱道之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名之里人也稱道數當去聲謂所言數

當於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

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問答極有神致。宣

註看他節次引入子方曰其為人也真只此一字妙不容言人貌貌雖人而天

文情最妙最婉心則天也。郭註貌雖虛虛緣而葆真惟虛緣故能葆真清而容物清者

患其絕物能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不待言責默化潛移使人之意也消真意

胡註稱道二字下得有分寸可見東郭順子此行而不言此卻是不言而不行也劉須溪曰數語深穩而有氣象不浮夸人

貌而天。天即上真字。

緣已善矣。猶且不著。

迹故曰虛緣。

宣註從數稱說到無。

樞純用輕筆引起有。

態有景止要點一真。

字能如順子之以真。

感真雖天下不足為。

累矣而何有於魏國。

感通使人不肖之意自消。郭註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無擇何物邪自消。胡註上句真涵養下句真陶鎔順子之真如此。

足以稱之。無可擬議子方出文侯儻然。自失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近侍而

語去聲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指順子始吾以聖知智之言仁義之行。

去聲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上句承儻

然句下句承終日句。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凡著迹者皆非真物。胡註土梗猶土偶言得貌遺神也。宣註喻其

至粗反對真字。夫魏真為我累耳。文侯此時恍然得真境矣。道之感人如

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此非學者之所及故知所學為土梗耳。

內篇大宗師處處提出真人發揮盡致則真字乃是學道人心

傳妙諦無處不是真宰。卻無一件可以名言。谿工稱道數當不

過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以東郭順子之人貌。而天者較之所學。

真土梗耳言而不行。雖數數見稱。而感人已淺。行而不言。雖一

無所稱。而真境獨殊。度量之相越。奚啻倍蓰。前路從谿。工閒閒

引入後幅。以文侯輕輕歸結。襯出正文。使人領略不盡。

○温伯雪子南國賢人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

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習於文貌而陋昧也於知人心恐其失真。吾不

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斲見

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起發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

客。又入而歎。作兩層敘極有波折其僕曰。每見之此客也。必入而歎。何也。曰

呂註東郭順子正容而悟物温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此其微可謂冰雪之文

林註進退從容明乎

禮諫導明乎義皆不

能知人心也此解最

確。觸目而道自存

此夫子所以知人心

也。王荆公曰

目擊道存一見決矣

相識已多。宣註雪子

口中寫得豎儒可笑

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歎所見之果昔

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周旋折旋威儀棗棗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機

肆應神致閒閒。四句應上明乎禮義。如子諫父其諫我也似子。如父導子其導我也似父。可謂交淺

言深不能見人於目睫之間者。二句應上陋乎知人心俱用韻語奇。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緊

此語翻。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

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反照進退四句。宣註。一亦不可以

容聲矣。反照諫導二句。郭註。目纔動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宣註何處復著言語。夫子之於雪子。則以真遇真而已矣。

此段前後分作兩截。純是寫温伯雪子之真。前幅雪子不欲見

魯人強見之而歎歎其多。此一見也。後幅仲尼久欲見雪子。逮

李太白嘲魯儒頗得此意

胡註進退四句頂上

明乎禮義諫我二句

頂上陋於知人心目

擊道存用反筆暗接

進退二句不容聲用

反筆明撤諫導二句

林註步趨馳皆以爲

見之而不言無言勝於有言也習末學而昧本真是天下後世人通病魯爲禮義之邦而所學若此此真儒所以難得也成規成矩是拘守方隅之士若龍若虎是縱橫矯變之才諫我導我是簡練揣摩之術信手寫來有色有聲此數者亦不是尋常本領而自真人視之則糟粕而已矣煨燼而已矣爲其陋於知人心也人心者人而天者也目擊道存無言而自悟何容贅一詞哉描寫温伯雪子真如藐姑射人冰雪肌膚不食人間煙火一結反照魯人全在無字句處凌空宕漾絕妙文心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喻一層進
似一層到

得奔逸絕
塵則神速

之境欲從
末由矣

宣註凡此
三者猶未

離乎迹也
胡註此即

欲從末由
境界然彼

尙是懸空
語此處是

指實語
宣註心死

則滯於迹
不能與造

奔逸絕塵四字寫來入化。宣註。絕塵則無迹。而回瞠音警直若

乎後矣。一瞬便無可追。尋眼看落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步亦步也。猶者

夫子言亦言也。以言擬言猶之一步。靠定一步也。夫子趨亦趨也。者夫子辯亦辯

也。以辯擬辯猶之一步。步進似一步也。夫子馳亦馳也。者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言

則聖與賢皆鞭策不能自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

言而信。不期人信。而人信之。不比音而周。不期人親之。而人親之。無器規而民蹈乎前。無

器而民自蹈之。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結上不言三句。趨步馳所謂欲

為仲尼曰惡。音烏。歎詞。可不察與。平聲。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也。陡下此二語。正不知從何處落想。細玩之。祇從反面託出一化字。凡物不能運化則死者。但以形體言之耳。若心死則不能運化於

外篇 出子方

化同體其
可哀甚於
身死也

林註人之

有心如天

之有日萬

物待以成

功故日出

為存入為

亡究竟日

無存亡但

俱限於所

見耳。萬

物雖待以

成功而不

能與之偕

出偕入暗
喻趨步眩

無形軀壳雖在真理已亡。豈不可哀。郭註。夫心以死為死。乃更
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
之大。日出東方。宣註。以日喻化宰。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從日為方

也。息之常。郭註。皆有目有趾者。待是日而後成功。如東作西成之義。申解上句。郭註。目

成見功足是日出則存萬事皆息。郭註。直以

成行功也。是日出則存萬事皆息。郭註。直以

萬物亦然。轉到萬物。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郭註。待隱謂之死。

死生也。胡註。萬物亦然。猶言萬物之於心亦然。此纔轉到心上

去。細心體貼自得。宣註。待造化之往來為生死。如依日之出入

為存亡也。吾一受其化。指造。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受形之始。有主宰乎形

化之中。有不化者存。吾但存其真。以待化而已。此所謂真我也。

郭註。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期無盡也。陸註。萬物

之生死倚於形。形亡則死。形存則生。待形之存亡為生死。未有不

化以待盡也。吾之異於萬物。而汝見為絕塵者。蓋吾有真君焉。一

後不求之
以爲有患
之以爲無
俱根此意
發揮
胡註此數
句是反言
心死者○
置其在天
者盡其在
我者所謂
振於無竟
故寓諸無
竟也○
終身與
女即指步
趨馳三者
而言交臂

自受於天以成形雖即依形而存而與天地並生者實參萬物而
一成純形化而不與之俱化待盡者其形而不化者其真也○胡
註付我之形有盡不化其感物而動應以無心此化
心以待形之盡而後盡也效物而動機之在我者
郭註恆化新也○陸註其出作入息亦似與萬
物同動而一氣永貞合日夜而無有間斷之隙而不知其所終天
無終亦與爲無終也薰然氣之薰蒸於上其成形郭註薰然自
郭註不以死爲死也薰然自無而之有者其成形成又奚爲哉知
命不能規乎其前未嘗不依形而存而其不與形俱化者雖
以日徂逝也心與化俱所謂逝者如斯也從日轉到萬物即從萬
係於前與變吾終身與女汝○無一交臂而失之今日之吾已非
俱往故曰徂吾終身與女隱乎爾故吾後日之吾
又非今吾隨時變化移步換形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正是日
徂之妙○郭註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
今人未嘗以此爲可不哀與音餘任你冥搜窮追總是執著形迹
哀奚獨哀死也○陸註我本非絕塵而奔而女特未

相失即奔逸絕塵，瞳然相失，若不能察，是可哀已。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所以著即言辯等是

乎後也。非也。言女以步趨馳求吾，是第見吾所可見之粗迹耳。彼著者已盡矣。事過而道已化著其所以著病根正坐一著字

錯過乃子不知吾之與化俱新也。○宣註：所以而女求之以為有。執遺畱之粗迹以為

之運化無停耳。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中路詩中唐有鬻註可證肆馬市唐肆停

林註：上面之空肆，祇見肆而不見馬矣。妙喻。○郭註：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

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有之。吾服女也甚忘。女服

宣註：吾與女本無可執。過去都忘。謂過去之速，言女去忽然，思之恆若不及。陸註：故吾之所以服

即相忘。女使女自以為為不及與女之所以服我，謂我必不可及者，皆在於

宣註：可見者道之迹。非可以迹象求也。雖然，女奚患焉。不必有瞠乎若後之患。雖忘乎故吾，日

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真流而不息者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以爲言天地之化機可以爲言一心之妙道可總一道也此段發洩此義大聖大賢相對微言第二三輩不能說亦不

吾有不忘者存

終身與女。郭註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

俗超塵而與物無不冥也。宣註故吾雖去新吾又生無頃刻留亦無頃刻息也則時時有吾在焉雖奔逸絕塵皆其變化日新者耳。答轉顏子問意正是覲面相呈妙絕妙絕眼前看取未爲遲也。陸註忘故吾則一切過去而忘之中正有不忘者存則至真是已

此段是聖人化境亦是聖人真境其妙用全在日徂二字日徂

卽至誠無息之功天道運而無所積故時行物生而萬古常新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過化存神而終身無隱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正與此間相印證有一息之間斷卽不得謂之日徂顏子

三月不違已肖聖人之全體特三月以後尙有離合之迹而不

若聖人之日徂此所以一間未達大可爲化不可爲也亦步亦

能聽者也
○天下一
事一義一
時一義稍
有遲阻便
不相及何
以故造化
本無停聖
人之心便
與肖也唯
聖人心卽
化化卽心
同在活潑
潑地所以
轉盼非故
而放於日
新也解得
義之與比

趨亦馳正是既竭吾才欲罷不能意境奔逸絕塵瞠乎若後正
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神情步趨馳雖有淺深總不外瞻仰之
意言辯道分屬三項亦不必拘泥膠黏以妙處全不在是也不
言而信四句分明道著聖人分際卻尙在聖人發見處心摹力
追固宜其望塵弗及一交臂而失之回不知其所以然究竟聖
人自有其所以然言辯道特其已著之迹已著者一過而卽忘
雖忘其故吾而不忘者自存此所謂溥博淵泉時出之象也道
體至微至妙難以形容顏子亦步亦趨亦馳以馬喻道之窮於
攀躋聖人求馬唐肆之言亦卽以馬喻道之無所定在尤爲超

一句便是
此處了悟
學人

妙入神其默化顏回處全在後幅而開首慨歎而入即說出哀
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從日之出入折到萬物之死生以
見形有盡而化無窮已化者概為陳迹不化者本無盡藏託出
真字實義直湊單微日徂以下又從萬物之待化拍合自己之
運化於無形答還顏子之問顏子瞠乎若後妙在不知其所以
然夫子終身與女妙在吾有不忘者存此造化之具於吾心而
通於天地萬物者親切指點透徹無遺非聖人不此有此語妙
非顏回不能再索解入非莊子亦不能得此空前絕後之文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

皮寄反

髮而乾

音竿

熱然

森立不勳之貌似

胡註熱然
心不動也

非人所謂
掘若槁木

也

林註似非
人塔然喪
其偶也

陸註不涉
意想不落
言詮

陸註二氣
循環消息

盈虛晦明
日月迭運

百連三小糸

非人。三字妙。與孔子便便而待之少焉而見。賢遍曰丘也眩目與。

音餘。其信然與。先作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

於獨也。摹寫入妙。郭註無其。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遊於末。

之初。遇道之真也。林。孔子曰何謂也。郭註初未有而歛有。故遊。

為而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不知之知。乃為真知。辟。屏辟貌。司。

不開也。胡註辟闢同。口雖闢。焉而不能言。不言之言。乃為真解。

而。不能言。極言其故之難明也。郭註欲明言之而口亦辟。

求之於意言之表也。嘗為女議乎其將。將者不作十成語。蓋且。

註。試議陰陽以擬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地。離所以為至陰之原。坎所以為至陽之原。地氣上。兩者交通成。

升。天氣下降。陰陽互為其根也。郭註言其交也。

迭嬗歲功之成孰非陰陽之所為而其功不可見也○氣至而生氣反而死生有自萌死有由歸也始則有終終則有始始終相反而實相因也溯之莫得其端究之莫知所極向非此二氣

和而物生焉

胡註天本陽而地本陰而陽中之一陰初動陰中之

既分已屬後天故云其將將者將就近之而非其至之謂或為之紀網紀也若或為之暗指真宰而莫見其

形真宰無形實立於陰陽之先而為物之初也○郭註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

改月化日有所為未嘗守故而莫見其功任其自爾故無功生有所乎萌萌於未聚

也死有所乎歸歸於無物之始三所字即指造化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

所窮一死生而無極○郭註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宣註三者皆言物外有箇主宰所謂物之初也林註生死出

人之機循環之用所謂無極之真非是也指物之初且孰為之宗主宰即大

故為物之和也數所字宜細玩之宗師○胡註至陰肅肅至莫見其形言造物消息盈虛至莫見其

功言育物生有所萌至莫知所窮言生生不已三層寫出造化之義雖分層次而皆物之初也只就天地說而至人已可想見故下遂請問遊是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

有庚厚小篇卷之五 外篇 田子方

之和潛布
不息孰紀

網是孰運
行是而為

之宗主哉
夫不見其

形不顯其
功不知所

窮乃物之
初也

胡註環轉
不入胸次

筆勢天矯
宣註得一

則任變而
真常不失

矣。○萬化
極言變未

夫得是得其至美至樂也美樂得至美而遊乎至樂美樂串說本

自暢○郭註至美道書謂先天一炁人身中至寶是至謂之至人美也得之者如醉如癡則至樂也○

宣註未語之問所以遊孔子曰願聞其方此之法曰草食之獸凡獸皆不

矣惡易更數數雖異水生之蟲不疾易淵淵雖異行小變而不失

其大常也郭註死生亦小變也○胡註插二喻最醒解一句拖起

變態忘其真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申上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

萬物之死生存亡皆同遊於此天下真本領所得其所一而同焉謂物視其

所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外形而死者終始將為晝夜一死而莫

之能滑散也滑也肢體之輕重死生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同乎

始有極極
言常也

胡註萬化
相乘無有

底止而我
皆乘化以

遊故心無
所累

林註此段
言欲存心

於不死必
先遊心於

未生也
宜註山東

歷城縣有
洵突泉即

用此義○
洵挹取也

喪去聲介猶介意也
言此更不足為介意
棄隸猶屬也官爵
者若棄泥塗○郭註知身

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
死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
知身貴於隸也內重貴在於

我真常而不失於變也
指上得喪禍福言不以物之變而失其在我
也○郭註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游心於物之初莫知其始萬
化而未始有極莫知其終
夫孰足以

患心所謂已為道者解乎此
及之而後知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

而猶假至言變不失以修心
言必有心修為古之君子孰能說同

焉言不離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洵音勺水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才猶質也水無所作為
惟順其自然之質而已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不假而物不能離焉

所謂不物而後能物物
也○宣註體物而不遺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自然

外篇 田子方

如爾雅註

井泉一時

有水一時

無水之沟

有井則水

自然而生

有至人則

德自然而

具也

林註此種

學問原是

一毫造作

不得故譬

之水之於

沟也

胡註醯雞

者甕中蟻

蟻覆於甕

夫何修焉

撇開修字。郭註。不修不為而自得也。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

其猶醯

許西反。雞與平聲。喻無所見。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

猶啟其甕。

吾不知天地

之大全也

郭註。此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陸註。此可見小知自是者。猶甕中之醯雞矣。

此段是葆其真常而不失於至變。物生有象。遊於物之初。形迹

之所不居也。開手寫老聃新沐。著似非人三箇字。與內篇吾喪

我句同一語妙。均是神與天遊。超然物外之象。離人而立於獨

祇從外面摹擬其形容。至老聃自謂遊心於物之初。則透入清

虛。全無迹象矣。心不能知。強欲索解。而無從口不能言。曲為擬

議而不肖。正見物之初。本無可知。本無可言。欲求其所謂。不如

中無所見也

宣註物物則無物也

無物之際宗主存焉

即真是也遊之方在

小變而不失其大常

夫變也者物態不啻

有萬也常也者天下

皆出於一也知萬物

爲一而得一則自不

以無還無也。隨又作爲不獲已之辭。而轉出一解。議乎其將將

者。且然而未敢徑言之意。最初者莫如天地。天地立於萬物之

初。而道又立於天地之初。一陰一陽。道之所爲對待以成形。至

陰陽互爲其根。陰伏於九天之上。陽萌於九地之下。道之所爲

變通以成和。有天地而後有萬物。綱紀乎萬物者。默運於無形

內篇大宗師。卽此意也。以上從天地指出萬物之初。然後趁勢

轉入遊心。行文極有步驟。至美者得其初。至樂者卽遊其境。二

者合而謂之至人。惟真故至也。接手又插一喻。卽從喻意透出

正文。物不以淵藪之變易。失其水草之常。人不以境遇之變易。

以變失常
矣。卽葆真
是也。未後
并用功之
迹都掃去
所以爲真
人。
宣註。大全
二字妙。圖
圖一箇卽
天地。天地
也者。萬物
之所一也。
二句無泛
讀過。

失其性命之常。支體可忘。何心於喜怒哀樂。死生無變。何有於
得喪禍福。保其至貴者。而外來之華騰。不足爲榮。守其至常者。
而萬變之紛紜。同歸於化。此遊之真境也。心不能知。口不能言。
造道之至人。默契之而已。後幅以水之無爲。而順其自然。觀至
人之不修。而愜乎同然。輕輕點逗。隨用天地日月四句。申寫至
人運化之神。而不見用功之迹。與前幅神迴氣合。筋節靈通。見
道而自比於醯雞。固是聖人謙詞。亦可知道體之微妙。難窺。非
至言無以發其覆也。猶龍之喻。夫子以之尊老聃。所謂變化盡
神也。醯雞之喻。夫子以之告顏回。又所謂望道未見也。末句收

到天地之大全大全二字極妙。天地原是箇圓圖的。而萬物并包於其內。無物之象。有物之精。得其最初者。乃能超出於萬物之外。得其大全者。乃能主宰乎萬物之中。前後俱覩定一真字。其行文則大含元氣。細入無間。語語直湊。單微也。

○莊子見魯哀公。陸註莊子與哀公不同時。而云相見奇想。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與

先生方比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

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去聲圓音平冠音平者。知天時。圓象天履音矩句音矩履者

知地形。方象地緩佩玦。其行詳緩而佩玉玦取決斷義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

未必為其服也。郭註德充於內者不必修飾於外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服儒服者

林註忽插此段洵屬無謂細玩文氣殊非莊叟之筆何必以年世相違為疑乎胡註論者以此為尊

孔之至固也然論文

須看其筆力如此平

允無奇洵屬贗作

宜註獨有一丈夫真

儒也非吾夫子不足

以當之夫子為哀公

時人莊子蓋寓言特

尊吾子一人而已

宜誌皆完其真也

不盡言公如何不信公固以為不然言公如何不信何不號令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

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

夫儒服而立乎公門誰邪當是暗尊孔子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

不窮胡註語亦襲莊而淺薄無味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應轉

何謂少乎句語妙如環陸註意中止有一孔子耳○呂註莊子每假老聃之徒頡頏夫子貶駁聖知而其意實尊孔子觀此可見

真儒不必服儒服舉魯國而服儒服其中獨有一丈夫甚矣真

儒之少也為魯國慨歎即以鍼砭天下後世之為儒者李太白

有嘲魯儒詩蓋從此脫化而去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上聲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

無心於為而獲應於此則知有心於為者之拙矣

胡註此段與下不射之射同一妙境

宣註真畫師不在筆墨之間學道人奈何

不求為真儒而以文

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完廩浚井風雷不迷故足以動人以真感人也

爵祿不入於心賢者以之完其真猶可隨感而應至死生不入於心則天下皆真機所洋溢也百里奚誠有足多者而有虞氏益神矣兩兩對寫適如其分一邱一壑亦有天然超拔之姿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畫皆至受一字揖而立受命之後皆揖而立舐筆和

墨此將畫而在內者在外者半此屏而不用者有一史後至者儻儻音坦

舒遲自舒遲自得之貌然不趨人爭先受句揖句不立不受因之適舍想見胸有成竹公

使人視之謂其與眾不同則解衣也見形槃礴箕踞之狀羸同裸君曰可矣是

真畫者也為真字點睛行文亦有龍眠白描手段○郭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陸註解衣除去禮服也裸袒而見體也

外篇 丑子方

三

三

三

物為宗師

林註此段亦屬後人擬筆

擬筆

宣註連下

六箇釣字

錯落頓挫

入妙。○一

丈夫者分

明是太公

也其釣也

有不釣之

釣故其為

政也亦有

不為之為

是真太師

張伯英以首濡墨而草書入聖。趙子昂解衣伏地而畫馬入神。

天機所觸皆不求形似而自肖其真也。以真畫師襯託真儒正

與上儒服而立之丈夫相映成趣。即非真本亦摹擬之極工者。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分明是釣而其釣莫釣直釣也又似非

持其釣不是持釣魚以為釣有釣者也別有釣意意不在釣常釣也即不執竿亦釣也○集解非持其釣

有釣者也作一句讀言非欲有所得也託釣待時不以得失經意但隱於釣以為常耳文王欲舉而授之政

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位加其上親貴並疑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

無天也。於是且而屬諸大夫曰託之於夢昔者寡人夢見良賢人黑色

而顛同乘駁馬班駁之馬而偏一足朱蹄號令曰寓寄而爾政於臧丈人

也公佐武王開國於齊何有夜道之事借此以跌明有心為政者之非也管見邊疆植木以為界如踰關柳塞之類壤植散羣則散成罷兵鄰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指夢中所見者文王曰然則

卜之託言以堅其信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同他言不必疑又何卜焉遂

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平聲不偏令無出不專三年文王

觀於國則列士列爵於朝者壤植不植散羣不私長上官者牧民之官不成

德政成而無缺音庚六斛不敢入於四境鄰國之量器大小異式不敢入於境內信

其國之無欺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註所謂和其光同其塵長官者不成德則

同務也郭註潔然自成則與眾務異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郭註

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孫月峯云三句疑是註語宣註典法無更偏令無出是其無為也而感應若此文王於

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若無知貌

林註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勝粲然

宣註此文淺率恐係贗作

林註語意糾纏稚弱
○文王用機緘仲尼徇斯須與無心無為之旨相背矣南華肯為斯語乎

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郭註為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

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陸註政及天下之問非圖王業也蓋此時文王之政已及天下乃歎丈人之不更法

不出令之妙用有如此也丈人以為政及天下而猶知其本於無為則猶未免有心故不應而辭而遁此正不答之答而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

必託諸夢

以信諸大夫似猶用術疑未為天下至誠

仲尼曰默女

汝

無言

不可以私見議文王

夫文王盡之

也

用權而爾

又何論刺焉彼直以

不過如是

循斯須也

猶云解一時之倒懸曲循

人情於斯須耳○郭註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天情也

此段借釣引入授政以見忘於釣者乃有不釣之釣忘於政者

乃有不為之為皆自率其真而以真感物者也太公無夜遁之

事此段究係寓言不必拘泥惟通幅筆意平庸恐屬贗鼎耳

胡註先為象人句作

○列禦寇為去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引滿而未發○郭註盈貫謂溢鋪也措置杯

視○適矢復沓前矢

水其肘上前手直而平可置杯水於肘上蓋右發而左不知也發之句適矢句○第一復沓

行而後矢相及也方

句○第二矢又在弦上沓以朱韋為之所方矢句○第二矢方去未至的而又寓後

矢未離而後矢已起也妙喻

捷之妙復寓句○郭註左手如柜右手如附棧右手發放而左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范無隱曰方矢猶方舟

江通云射

之方並也言並執當是時猶象人木也頓句有神○郭註不動之

之射所要

以其無所懼也即面矢不改色之意及其伏地流汗則面無人色矣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

在彼不射

之射也能以巧用而不能以神用也二句東上起下措詞極妙○

在我射之射方可方

神於射射之先嘗試與女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汝能

外篇 田子方

不可不射
之射無可

無不可

陸註妙槍

絕險使人

毛髮悚然

背逸巡退

至三分其

足以二分

踏空尚有

一分履於

危石耳

宣註寫無

人登高臨

淵險極嚇

極此際四

邊無倚非

真全者其

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一面說背逸巡音

尋面向高山背臨足二分垂在外空只有一分著腳○宣註駭絕

之事妙絕之文胡註遠巡局束無可真本領真精

容背無可容足垂於外極言其險也神故神定氣

此聞如禦寇伏地汗流至踵對面禡寫愈顯

人者上闕青天音尺猶入極神氣不變五句寫出

註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郭

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女恍然有恂恂目

之志內恂則外炫恍然於中殆矣夫心不忘射有所矜也幸

矣○郭註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江透云山之

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

其貪生外殉矜吝無所不至故物不為害而吾心自為之害至人

不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純氣內守變而不失其常耳

孰能之○
太公有莫
鈞之鈞無
人有不射
之射射以
神定爲主
妙如禦寇
猶技也必
如無人則
進於道矣

此段從不射之射託出正文一矢方行而二矢已注二矢甫離
而三矢又起禦寇之技已極精能措杯言其平猶曲禮奉席如
橋衡之義象人言其定猶程子端坐如塑之形然皆不離乎射
之迹而非運化於無形也惟躡險臨危空所依傍而指步從容
乃有官止神行之妙轉入至人特顯出廬山面目全是真宰內
充並非尋常本領上闕青天何有於登高履危下潛黃泉何有
於臨淵百仞揮斥八極何有於垂足逡巡愈唱愈高愈險愈快
真有飛仙劍俠之能○註中矜字作矜持義非自矜其能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不自見三去之而

呂註鼻間
栩栩然即
其息以踵
而深深之
意

蔡虛齋曰
令尹之貴
若在令尹
則與我無
預我之可
貴者若在
乎我則與
令尹無預
也

郭註曠然
無係立同
彼我則在
彼非獨亡

無憂色
不以得
失櫻心
吾始也
疑子
疑為矯
情鎖物
今視子
之鼻間
栩栩然
出入

恬適不迫
養之深也
摹寫入妙
入微
林註此便
假裝不來
不似
謝家折屐
令人冷眼
覷破
宣註鼻息
沈細而不
粗
養之深也
妙妙

陸註齊物
論栩栩然
蝶也
作
喜貌當是
心平而氣
和之意
子之用心
獨奈何
孫叔敖曰
吾何以

過人哉
吾以其來
不可卻也
其去不可
止也
任得失
之自然
吾以為
得失

之非我也
我自有其
真
而得失不
與
而無憂色
而已矣
我何以
過人哉
說來平
平無奇

卻是天
且不知其
在彼乎
其在我
乎
不知得失
在令尹
還是在我
妙妙
忽將得失
提在空中
宕
漾打進一
層
其在彼
耶亡乎我
若在令尹
則不能以
我與
在我
耶亡乎彼
若在
元箸超超
令尹何
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
另有真境
宣註悠然
渾然
正栩栩然
之所以發
也
何暇知
乎
關輕重
人貴人賤
哉
與之兩忘
郭註躊躇
四顧謂無
可無不可
陸註謂
高視遐想
於天地之
間
安知人之
所謂貴與
賤哉

無憂色
不以得
失櫻心
吾始也
疑子
疑為矯
情鎖物
今視子
之鼻間
栩栩然
出入

恬適不迫
養之深也
摹寫入妙
入微
林註此便
假裝不來
不似
謝家折屐
令人冷眼
覷破
宣註鼻息
沈細而不
粗
養之深也
妙妙

陸註齊物
論栩栩然
蝶也
作
喜貌當是
心平而氣
和之意
子之用心
獨奈何
孫叔敖曰
吾何以

過人哉
吾以其來
不可卻也
其去不可
止也
任得失
之自然
吾以為
得失

之非我也
我自有其
真
而得失不
與
而無憂色
而已矣
我何以
過人哉
說來平
平無奇

卻是天
且不知其
在彼乎
其在我
乎
不知得失
在令尹
還是在我
妙妙
忽將得失
提在空中
宕
漾打進一
層
其在彼
耶亡乎我
若在令尹
則不能以
我與
在我
耶亡乎彼
若在

元箸超超
令尹何
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
另有真境
宣註悠然
渾然
正栩栩然
之所以發
也
何暇知
乎
關輕重
人貴人賤
哉
與之兩忘
郭註躊躇
四顧謂無
可無不可
陸註謂
高視遐想
於天地之
間
安知人之
所謂貴與
賤哉

關輕重
人貴人賤
哉
與之兩忘
郭註躊躇
四顧謂無
可無不可
陸註謂
高視遐想
於天地之
間
安知人之
所謂貴與
賤哉

人貴人賤
哉
與之兩忘
郭註躊躇
四顧謂無
可無不可
陸註謂
高視遐想
於天地之
間
安知人之
所謂貴與
賤哉

在我非獨存也○按

郭註以彼我屬人已

言即論語舊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意

尤見人已兩忘廓然

大公之念陸註不悅

生惡死則不生不死

神配天地隨處充滿

若造化生育萬物而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

推開說不必知粘定叔敖矣

者不得說音穩○知巧之言不得動

美人不得濫

美麗之色不濫交

盜人不得劫

凶暴之人不能屈

伏戲音義黃帝不得

友遺世獨力與天為徒

○郭註伏戲黃帝者功號非所以功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也死

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

再伸一筆況爵祿乎

本文只作撇筆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

無所間隔

入乎淵泉而不濡

山不能沮水不能沮

處卑細而不憊

貧賤不得而病也

充滿天地

宇宙空虛之處皆真氣所充保其真則與天地同體四字有精神有力量既以與

人已愈有

任斯人之挹注在我仍充然有餘也○郭註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

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宣註與人者不過塵垢粃糠於神無損也

此段言得失皆從外至而不足以喪其真鼻端栩栩然五字不

元氣不爲少減豈非既以與人己愈有哉林註此段言身外之物於真我本無加損根上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句來○既以與人己愈有出老子

知從何處落想細心體會微乎其微大宗師所謂其息深深關

尹子所謂純氣之守正與此間語妙相符也叔敖自寫其真忻

戚不涉寵辱不驚曠達鳴高兩層意境極平淡又極精微本色

語天然入妙真一卷冰雪之文後幅引孔子語推開作結只泛

論真人而文情已足死生無變何況爵祿之微較前更透過一

層何等靈快末句推到與人便處處皆真機充滿卻用己愈有

三字收轉筆力崛強有臨崖勒馬之勢

○楚王與凡君坐凡國名在汲郡共縣周公之後左傳凡蔣邢茅是也又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皆可為證

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三次譟而驚之○郭註言有三亡微也宣註五字作一句讀林註此真左

宣註妙妙
吾所存者

真也

散散敘十

一段詰說

一段精微

一段閃爍

一再讀之

耳口心思

之外隱隱

如有所遇

右之見也
描寫曲盡
凡君曰凡之亡也
不足以喪去聲吾存
一轉妙喻失之
不足以喪其真○

郭註遺
凡故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
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再轉妙
妙從對

面抹倒楚國見得之不足以存其真○郭註夫遺之者不以亡為
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
噫然無矜乃常存也
宣註轉筆止一反

撲甚於
怒喝矣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三轉妙妙見得失
在我而國之存亡

無與焉愈轉愈妙○郭註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
亡○林註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國亦根上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來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是也得其
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
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宣註真存者

無一亡也真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連下三轉峭
宕無比其快如風○作文善用撲跌法只是一轉便靈便成解數

寥寥數語耳而開口一喝咄咄驚人真境已和盤託出一轉駁

倒楚國矯變不測再轉雙縮上文顧盼生姿真亡則無所不亡

真存則無所不存。凡君語捷若轉圜。增長多少氣概。

湛甘泉曰以不知爲真知以有窮觀無窮直註此篇摹寫道妙只是一無字在全部爲直指奧變之文然其虛明解脫已曲盡文家襯射之妙矣陸註堅白同異正挾

外篇知北遊第十五

前篇通體發揮一真字。此篇通體摹寫一無字。真者道之本根。無者道之化境。由真以返於無。卽無以窺其真。一部南華。只此二字盡之矣。中庸論性命之旨。不外一誠。誠卽真字。實際而終之以無聲無臭。亦猶知北遊之以無爲。謂歸結全篇也。首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括盡通篇大意。標出無字真境。已見匡廬面目。高出雲霄。次段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天地之運化。萬物而莫測其端倪。則道之費而隱者可知矣。三段精思妙論。合而爲宕逸之文。無心而不可與謀一語。便將無字全神。和盤托出。瞳

小知以自
是者也故
外篇皆發
明絕棄聖
知之意而
此篇則竟
以知與至
道設爲兩
人問答以
破曉之可
謂深切而
著明矣

焉如新生之犢描寫無知極有天趣齧缺聞言而睡寐遊心於
無物之初被衣大說而行歌相與於無相與之境純是一片道
機第四段從無字對面著筆異樣空靈身非我有何有於道暫
時委託者終當還之造化仍返於無劈手奪去他有字當頭一
喝萬籟俱喑第五段發明至道之精微語道最詳而道實以無
言者爲極至開首著窅然難言一句結尾又以辯不若默聞不
若塞爲大得幾疑中幅層層披豁抽繭剝蕉多此一饒舌然其
語意透入空虛脩然獨往仍自不落言筌也六段極寫道體無
所不在卻無有定在如禪家以是物皆有佛性無量恆河沙數

包舉無遺。正與此問語妙相符。七段謂體道者不在多言。迴映首段聖人行不言之教句。有返照入江澄潭映月之奇。一天字託出老龍全身畢見。天何言哉。知天則知老龍矣。八段從知道不知道分別淺深內外歸重不知之知。末二語在虛無縹緲中特顯出一至高之境。視有物有象者不啻塵封矣。九段以有無對勘互勘。顛倒迴環至精至妙。光曜有曜無質。似乎有而無矣。然猶有可覩則無而仍有也。故曰未能無無。問乎無有而不得所問。只得摹擬其形似。至窅然空然。并形似亦不可窺測。則真無無矣。寫出一副虛空畫圖。妙不可言。十段以不用爲用。捶之

神而不失於毫芒。皆守之專而相通於微渺也。無視無察。屏一切神智耳目。而見其所獨見。精其所獨精。正指出無字妙用。可謂元箸超超。十一段言道之無窮。冉有從未有天地之先。索解幾於無可端倪。夫子不與之言。天地而與之言。人物。古猶今也。天地人物。皆相嬗於往古來今之際。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者。可知。猶之未有子孫而生子孫者。可知。現前指點。宇宙間色色形形。皆是自無而有。惟道最初。既有物。則不得以物先物也。末段極力寫一化字。自無而有者。化也。自有而無者。亦化也。無將迎。則道在於我。外化而內不化。有將迎。則心爲物遷。內化而外不

化究竟化物而不化於物。不化者與化並行。方是至人神化之
功用。山林皋壤一節。忽然擲筆空中。高唱而入。哀音切響。奔赴
毫端。吾身以天地為逆旅。而吾心又為哀樂之逆旅。終其身展
轉於哀樂之中。而不知其同歸於無也。舉世夢夢。悲感無端。右
軍蘭亭序。從此脫化而去。而晉人曠懷高寄。祇知陶寫性情。終
不及此篇之深窺道妙也。讀者當有以辨之。

知智○託北遊於玄水之上。託為登隱奔音焚隱約之丘而適遭

無為謂焉。又託一箇人名。喻道之本體。其妙處在無所為無所謂也。知智謂無為謂曰。予欲有

尚乎若。汝何思何慮則知平道何處居何服事則安道何從何道

宣註。知本不足。語於道者。然北者。玄方。玄水者。玄地。隱奔之丘。

外篇 知北遊 三

者似有丘而無丘遊

於此登於此則知較

進矣所謂遇妙人也

林註道之為物無名

無相無有知者無不

知者無有安者無不

安者無有得者無不

得者無不問添出思

慮等語所謂無風起

出則得道

三者皆知之事卻是一層進一層。○宣註故作粗語致誌

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

不答不知答也

解一句超脫。○宣註本無名言。○胡註句活極

知智

不得問反於白水之

南。白對玄字南對北字求玄不

得仍返於明蓋知之故處也

登狐闕

反苦穴

之丘

又託為地名狐者狐疑之意闕

空缺也寓言闕疑對隱奔之丘

而覩狂屈焉

又託一箇人名猖狂放屈不著迹相忘形之至

知智以之此

言也問乎狂屈

以問無為謂之言問狂屈

狂屈曰唉

音哀應聲

予知之將語

去聲若落

名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不知答本無可言也忘其言欲言之而卒不可得也。○胡註著此句變化不測

如演雜劇令人飽觀不厭知

智不得問反乎帝宮

真宰所棲又託為地名寓言方寸也。○胡註玄水隱奔喻

幽隱之中白水狐闕喻半

見黃帝而問焉

又託一箇人名黃者中央心居人身之中寓言

反而求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

諸心也

浪頭上安

頭也

莊子欲寫

難明之道

不得已而

成此擬境

後來于虛

烏有毛穎

墨君等作

不知其有

何不得已

邪

郭註道在

自然非而

言致者也

不失德故

稱德稱德

而不至也

得道 祇換一無字便成妙境言自然乃合道也。○陸註無思無慮則不設意想而心止於不知乃知之至也無處無服則不用

持循而此身掘若槁木乃安之至也無從無道則不待行習而遊於無何有無得也乃無不得矣俱對一察自好而堅執必行者說

知智 問黃帝曰我與若汝知之彼與彼謂狂居不知也其孰是邪

四者孰是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道之本然不可名言狂屈似之。欲言中止亦

我與汝終不近也 以有知有心故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 任其自行。○三句道盡無言之旨下文便

可致也德不可至 無方體也。仁可為也。有為義可虧也。則損之故曰

禮相偽也 禮則浮文。迹近於偽。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 以次禮者道之華。非其而亂之首也。○郭註禮

可。○郭註禮

林註任其自然斯不言之教也致之至之皆屬造作故道德之中有仁義禮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胡註此指一世之人而言已為物而不能

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陸註不言之教得諸意言之表前無所聞於師後不可語其弟者也所以無可言者凡意想之可推則可得而致而道本不可致也凡踐履之所可及則可得而至而德原不可至也有可據之德則無方之道已失有兼愛之仁則無為之德已失有裁制之義則博愛之仁已失有閑檢之禮則因應之宜已失禮有規矩準繩雖秩然燦然而矯偽相習真意愈漓是禮乃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其華損之又損之并去仁義禮之迹

以至於無為胡註用無為二字明替無為謂無為而無不為也損其華則存其實損其偽則存其真

故以無為而涵有為無為是體無不為是用正見其運化之神八句均出老子。○郭註華去而樸全雖為而非為也。○陸註損之又損無一毫作為而德全矣德全則足以操仁義禮之原而神於仁義禮之用。今已為物也道本無物有物則非道仁

義禮三者皆朴散而為物者也。欲復歸根欲返於道不亦難乎只

○郭註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漸趨於偽不能再返其真。○呂註今已為其易也著此三字轉入大人甚捷其

歸根雖琢
則割而不
能至於道
德也大人
則雖合於
仁義禮而
無心故歸
根易也
林註天地
間只是混
一氣以
息相吹或
聚或散頓
成生死異
觀如佛家
所謂四大
假合死而
復散之說

唯大人乎。大人本只有道則自然無為也。○郭註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陸註恨猶本

也。謂無知無為之初也有物則有知覺有運為矣故難歸根也。唯大人能化物而不物於物故歸根較易也。
生也死之

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此下一段借生死以明道之一氣紀猶極也。言其循環無窮。○郭註知變化之

道者不以為易更相為始則未知孰生孰死也。○宣註從歸根二字推到生死。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

生散則為死。自然聚散不假作為。○郭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為徒。若能與死生為一氣。**吾**

又何患。氣有聚散道無終始任其屈伸可也。看透生死又何事不當歸根。患在將生死苦為分別耳。○陸註陰陽之氣聚則

必散散則必聚聚散無非此氣人之生乃氣之聚而已死則氣之散而已氣不以聚而始有不以散而遂無則死與生同為一徒而

已豈真有人鬼之異類哉。然則生不足悅無患其不生也死不足惡無患其果死也。○朱子中庸章註云氣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

者為鬼神即生之靈也鬼即死之靈也氣至而生固稟此氣於天地而聚以成形氣反而死亦還此氣於天地而歸其本根耳由此

知北遊

也。○氣即火傳不知其盡也。陸註人之異視生死者。猶萬物各具一太極。其實統體一太極。本無不一。非有彼此貴賤之分也。而人之所美者。生則見為神奇。所惡者死則見為臭腐。究之

思之齊彭殤而一死。故萬物一也。一氣之運轉氣統於道之中。是指常人其所

美者為神奇。以生為神奇而美之。其所惡者為臭腐。以死為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

為神奇。自死而神奇復化為臭腐。自生而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臭腐

神奇通為一氣。物無不化。又何所分別。美惡於其間。聖人故貴一。收到聖人上。臭腐神奇如

所謂道也。死生無變於己者也。知智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

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

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汝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

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只將前三語複解一番。便如桶底脫也。○郭註。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

真腐神奇
變化兩無
定局無庸
過爲區別
也。可知無
論死生無
論萬物。凡
在天之下
者皆通爲
一氣耳。一
故貴也。
歸震川曰
卻是朴實
說話其實
有意爲文
宜註道在
於無有心
則非故知

舉不言之標。然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概乎可得而見也。宣註看他言道之後。又繳明大旨。道本不容言也。○陸註道在無爲。而猶知其無爲。則猶有心意矣。非無之至也。無爲謂之真是也。以其無爲。而並不自知其無爲也。狂屈之近之也。以其雖知無爲。而欲言已忘之也。今既言求道者在無爲。則以知之故能言之也。知其無爲。則未能空諸所有。所以不近也。上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知字與此微別。上以知道言。此以知無爲言。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謂即心明道所知。所知即見諸所言。特知言而已。一結冷然不盡。○林註未收狂屈終不點出無爲。謂蓋無爲謂惟以不知終也。狂屈便多此一聞矣。宣註無爲謂終不著一語妙。○心雖能向道。然終是與知一類。故打并在知一邊。同說箇不近也。

憑空撰出四箇人名。知與黃帝。一則以知求道。一則以心求道。有知則未免害道。有心仍未能忘道也。必如無爲謂之不知。而後謂之真是。必如狂屈之忘其所欲言。而後謂之相似。至於求

最害道也。今知而涉乎玄境，則與道遇矣。故遭無爲謂也。遭之而未求得，仍求言之者，蓋結習未空，所謂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也。反於著察之地，生其狐疑，是知之本色也。又問狂

陸道心集卷五

五

玄不得返於知之故處而求諸心。問者答者，均不能無爲無謂。此其所以終不近也。遊玄境而登隱斧之丘，適與無爲謂相遭。使渾其知識，即可相喻於無言。乃所問皆知道安道得道之事，尙有道之見存也。何思何慮，何處何服，何從何道，仍是知之未迹也。三問而不答，無爲謂何等渾脫解不答，只是不知。已將知字抹煞矣。白水之南，由晦而明，自幽而顯，玄之對境，卽知之故處也。狐闕之丘，意涉狐疑，而心存欠缺，欲去其知，未能自決也。不得所問，而轉問狂屈，狂者不拘於迹，屈者不見所長，離形去知，合乎自然。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雖不能如無爲謂之化而

屈。則是不
能得乎上
而求其次
也。求其次
而又不
乃反求於
心。是又其
次也。甚矣
知之難與
於道也。
知者心之
所出。然心
無所不
故反求乎
心。而黃帝
能言道也。
道非言不
明。究竟道

亦肖其神矣。至見黃帝而問。則道在於心。卽心以求道。舉彼與
彼所不知者。獨反覆以言之。已涉擬議之迹。究竟所言之理。皆
與無言之旨趣相符。雖不免於有言。而非是不足以明道。故狂
屈以黃帝爲知言。著此一句道理。更爲圓足。知者不言三句。又
歸到無言。并其所已言者。一切抹煞。筆墨欲化爲雲煙。道不可
名。卽不可言。無爲無不爲。乃道之自然。亦無之真境也。失道而
後。德道者渾而無迹。而德則尙可指名。故次於道。遞降而下。務
道之華而喪其本質。又安能返諸無物之初邪。轉到大人。輕輕
收住。唱歎有神。隨手提出生死。以證道之無窮。重在一一字。生

不在言故
未段仍歸
在無言者
是道忘言
者似道而
黃帝之言
道與知之
問道終不
近道也。
如此一篇
大文字止
是把知者
不言三句
演作一幅
畫圖耳。

死一氣之所爲聚散卽一道之所爲終始。臭腐神奇皆化機之不能自己而人心自生其美惡美者果可據之而不去惡者果可卻之而不來邪。聖人視臭腐神奇如一以其至一者還其本無是以謂之至貴也。後幅一問一答知不知答還他分際銷繳前文如飛花滾雪一片靈機結二句變化不測本欲掃除知字而返於不知掃除言字而渾於無言卻以知而不言之狂屈贊歎黃帝之知言作結不知者神矣能知其所不知之妙則其知可貴也不言者化矣能言其所不言之妙則其言可傳也迴環周匝機趣盎然使人領略不盡。

胡註此亦承上不知

意來

包按此節

當畫開另

作一段不

必連屬上

文黃帝數

言已似文

殊饒舌矣

然曲終奏

雅語意微

妙可思故

狂屈以為

知言若更

煩稱博引

如此接連

下去以拈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長養之功不言所利

四時有明法而不謙

順行之序不須擬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生成之理不待辭說三者皆極自然觀起聖人○郭註此孔子之所以云子欲無言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

四時即包在天地中

而達萬物之理

順物之自然

是故至人

無為

任其自為而已

大聖不作

惟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只歸到天地一句以見聖人之觀法

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林誌觀者亦體其自然者而已

今彼地神明至精

體

與彼物百化

用○以至精者生物百化自化而神明與化俱流也○郭註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胡註神明即鬼神也與彼百化體物不遺也下文詳

言之

物已死生

變

方圓

異

莫知其根也

以造化為根莫測其所以然分明是費而隱○郭註

夫死者已自死生

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陸註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其妙合本極神明化生萬

物陰陽互為其根

扁

同翻

然而萬物

生機翔洽無物不有

自古以固存

無時不然

花微笑之

旨例之則

殊形辭費

也胡註謂

承上不知

意來者非

宣註極寫

道之用至

冀體至隱

無非自然

○就觀天

言之者天

即道也

陸註往過

來續如日

月之升沈

凡在天之

下者皆然

上句橫說下句豎說○郭註豈待為之而後存邪陸註此下詳言

天地之神明不待作為無心成化以明所謂本根攷說文扁署也

字从戶册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則此所云扁然者言萬物並育

於天地之間如編戶然各安其居而不相害焉是以生生不息也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道無不包○郭註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秋

毫為小待之成體道無不貫○郭註秋毫雖小非是亦無以容其

道無往而不在也陸註六合大矣而不能越於覆幬蓋本根者道也

之外秋毫小矣而皆待化工之陶鑄以成其形體天下莫不沈

浮終身不故天下雖大皆道之一升一降變化日新○胡

時運行各得其序造化之用自然順序惛然不知若亡而存亡亦

○郭註昭然油然不形而神也○郭註挈然有形則不神萬物

若存則亡矣油然不形而神也○郭註挈然有形則不神萬物

畜而不知自生自育而不知誰為○陸註陰陽四時之運行惛然

不見其迹而其精自存油然不見其形而其用自神萬

物

物

物

而其盈虛消息亦猶今之日非有異於昔之日而不得謂今之日即昔之日也其升沈日新也固歷終身而未之或故矣

宣註披衣前所言者

物並畜於其中而初不自知其有生物之功是至無而含至有可知而不自知也○林註從上歸根意發出議論精微玄妙與上若斷若連奇甚此之謂本根繳上莫知其根句可以觀於天矣應上觀於天地拍合聖人作收更不

容多著一詞○胡註觀於天地之謂是現成指點可以觀於天則勉人法天以無為也復歸其根則人而天矣

此段以聖人觀於天地句作主起處平列三項而實側重天地

一邊以四時萬物皆統於天地之中也故下文即隨手省去落

到聖人寥寥數語要言不煩接手只從天地推勘到至精至微

便與至人無為大聖不作默契於無言末句輕輕拍合聖人仍

收足天地本位手法最高

○齧缺問道乎被披衣披衣曰若

汝正汝形體一汝視神天和將

學道之功
後所歌者

有道之象
未嘗一語

言道然滿
眼都是道

機矣。
方氏曰無

求其故者
與物俱化

日新又新
今昔相推

便為陳迹
安可執而

求之也
宣註勿容

心推測往
迹蓋不知

至。和以天倪道之妙境。○胡註天和性體冲和之氣。攝汝知。智。○斂其心。一汝度。專其氣。而外誘。

不乘神將來舍。去聲。神能守形。所以謂之安宅。德將為汝美。眾美從之。道將為汝居。神之舍。

即為道汝瞳。音創。張目而無。如新生之犢。以犢喻妙矣。以新生之。憤喻更覺天然入妙。○

胡註任其性之所。而無求其故。莫執定故。吾言未卒。齧缺睡寐。化

之境。○胡註點得道境界。恂悅入神。異時禪和子言下頓悟。作偈數句。對此形穢。林註當下解脫。收視返聽。凝神內守。不覺相對睡

寐也。披衣大悅。悅。○悅其行歌且行而去之。天機曰形若槁骸。心若

死灰。無知之至也。○胡註此二句緊頂睡寐。真其實知。智。○真字活用。妙實知乃不

得其真矣。是乃實知也。不以故自持。郭註與變俱也。○胡註真彼

豈復執守於陳迹乎。媒媒昧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叶音迷。媒昧。即育

持

媒媒音妹。同昧。昧。猶昏。昏也。無心。而不可與謀。然無心也。不可與

其所自來 謀相悅以解不再商量 益喜之甚而反言之也 彼何人哉 叶音齋歌詞曲盡其妙無限低

也 陸註昧昧 汝形無勞汝形也一汝視不見可欲也形全精復則與天為一矣

則有心如 攝汝知無思無為也一汝度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為則返樸不益

無心無心 不損則全純反樸全純則其神不虧矣德將為汝美遊於自得之

安得有知 場也道將為汝居處於至虛之域也蓄缺默契此旨意境超然矣

故無所用 於謀度此 聞大道而睡寐極寫悟道之境恂恂入神夢夢者無從領會被

超凡人聖 衣大說說者與寐者皆在化境中矣道之妙處不可以言傳而

之人非尋 但寄之於歌歌詞真道著妙處也○端冕而聽古樂則倦而思

常思議可 到故曰彼 臥後世聞道倦臥者類如斯也若缺之睡寐乃真羲皇上人矣

何人哉 舜問乎丞 官名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 宣註陡然奪

君虛古帝 王有四輔 汝何得有夫道 道生於無本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

左輔右弼 前發後承 不可以言有

之 汝何得有夫道 道生於無本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

知北遊

知北遊

魏鶴山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四大假合委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形以

但看天地言生以精氣言陰陽二氣交通成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官骸

之委形也和元氣流行偶然寄託於萬物

便是超然舉其至精至微者為性命天地孫子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

直註委字寄之於人而人特順受之而已

妙造化蛻字妙妙如蟬退蛇蛻脫化後又具生機形相禪以成似續

而不息郭註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

能自禁氣散而死汝不能自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便成一物陸註身者天所委置之形質生者天所委置之和氣性命在人

為理之大順而不外由委和而來是天地委置之順理也孫子之

與性命載於身之前者也子孫又生於身之後者也則凡身之所有皆非己之所有矣故行不知所往處不

知所持食不知所味郭註皆在白爾是天地之彊陽就氣之運氣

也自疆不息之陽氣具於人身行處食皆氣之不息者所為而非

自為之也。郭註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

觀夫焉有

所倚
林註佛氏
所謂人法
雙亡乃成
空到者同
此語妙

生也言天地尚運動況氣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陸註人負陰
為虛抱陽為氣形者陰陽之所運也若由形而生影謂之彊陽以
其無血氣而能運動也天地之彊陽氣言此身猶
天地間一影子也互見寓言篇罔兩問景一段
又胡可得而有
邪宣註又倒插箇非有。胡註行不知所往三者亦天
地自彊不息之陽氣也若陽氣一息則三者俱無矣

此段正寫無字之妙道在於無一落形迹之中便人人皆據為
已有不如一並掃除空所依傍出有人無乃為道之神化也然
謂道非汝有彼且高談性命之書以為道之在是愈窮究愈失
其真矣妙在劈手即奪去有字就所有之身現前指點見得天
地間有物有形者一毫不得以自主況道之透入空虛杳無邊
際邪委字看得活脫暫時付託之身終當還之造化行焉而有

所往處焉而有所持食焉而有所味皆自強不息之陽氣而寄之於吾身陽氣一息三者全無又何所容其貪戀也委蛻一層推勘到子孫上去便見續續相生俱是化機之所在悟得內篇薪盡火傳之義於此間語妙方可得其精微凡有形者皆物也無物者皆道也自無之有特天地之委形自有還無乃大道之真境焉飛魚躍何處非道究竟何處見道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無事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齋戒疏

淪而爾心疏淪心源澡雪而爾精神滌其舊也掎普口反擊而爾知智此句

陸註疏淪
澡雪非以
求知正以
掎擊其知
使一切不
知乃可與

弟重胡註既言疏淪澡雪而又言掎擊則非求其精明而欲成空洞無物之象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也夫道窅然

語道矣。○夫道之難

言以其起於形器之

表而為形器之根初

無迹象可求也天下

之昭昭可見者孰不

由冥冥而生天下之

有倫類者孰不由無

形而生即

以人言精神由道生形

難言哉。空中一敲。○胡註：展開一筆宣註。此句先道破，將為去汝。陸註：道本難以言傳也。如大海無際，不可窮極。

言其崖略。崖邊際，畧大畧，道之精詳。夫昭昭生於冥冥。胡註：由無極而生太

極。有倫生於無形。胡註：由太極而生陰陽。精神生於道。胡註：精神五行宣註。此二句提起。即二五之

精也。○郭註：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於精。胡註：妙合而凝。理與氣俱

者也是性所自出也。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

而有質者也是。而萬物以形相生。言形而道在其中。○宣註：本由

命所由立也。而萬物以形相生。道生精神，精神生形，而物乃以

形相生也。胡註：再足一句，見徒具夫形則不離於物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萬物雖

能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其來無迹。不可其往無崖。不可無門無房。生而來者冥然死而往者杳然。無門則不見其出，無房則不見其入。○胡註：無門無房，打破一切苦惱地獄。

精生豈非生於冥冥

無形乎而化生之後

皆以形生或胎或卵

似不盡生於冥冥無

形矣然雖以形生而

其來無迹其去無崖

非有從入之門亦無

居止之房但來去於

虛空六合之內四通

四達之皇皇也

大也任其死生來去如通衢四達之大道之物物者如此。○郭註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

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

遙遙六合與化偕行也。○胡註正解道字故下文遂用邀於此者

緊邀猶邀諸路而遇之也於此也者四枝同彊思慮恂荀達耳目聰明其用

心不勞其應物無方。郭註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所謂乾坤清氣得來難也陸註遮道而迎曰邀言所由者正當此

四達皇皇之塗而去來脩然墮枝體而四枝無不疆絕思慮而思

慮無不達黜聰明而耳目無不聰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

明無心而自合無為而自當也。四箇不得句讀斷。此其道與平聲。○虛

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

言都少他不得。此其道與平聲。○虛

住難言卻是倒點道字。○郭註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

能使然也天不得不高謂不得大道不能為高也。○宣註一束作

擬議之詞甚見

且夫博之不必知

智。道不

辯之不必慧

博辯非道故知

八達之皇

皇無適不

可也

恂達說文

云信心也

恂達者信

其思慮之

必達也

宣誌運量

是有心及

物往資是

無心任物

君子聖人

之道已分

淺深界限

此字屬聖

人說

慧用

不著

聖人以

不加益

保也

魏魏

不匱

以我役物

於有為故

同一不匱

故我不匱

與言至道

之道也

之昭昭有

倫者不過

道之寄迹

耳下文又

聖人以

斷之矣

損之而不

不加損者

淵淵乎

其若海也

則君子之

道彼其外

與

而

不匱

而

不匱

而

不匱

而

不匱

斷棄知慧

而付之自

然也

若夫益之

而

不

加

益

助天

無以人

損之而不

加損者

無以心捐

道道不可

為損益分

定故也

聖人之所

撇過一層

追進一層

郭註

若夫益之

而

不

加

益

助天

無以人

損之而不

加損者

無以心捐

道道不可

為損益分

定故也

聖人之所

郭註

若夫益之

而

不

加

益

助天

無以人

損之而不

加損者

無以心捐

道道不可

為損益分

定故也

聖人之所

不

加

郭註

若夫益之

而

不

加

益

助天

無以人

損之而不

加損者

無以心捐

道道不可

為損益分

定故也

聖人之所

不

加

郭註

若夫益之

而

不

加

益

助天

無以人

損之而不

加損者

無以心捐

道道不可

為損益分

定故也

聖人之所

不

加

郭註

若夫益之

而

不

加

益

助天

無以人

損之而不

加損者

無以心捐

道道不可

為損益分

定故也

聖人之所

不

加

郭註

若夫益之

而

不

加

益

助天

無以人

損之而不

加損者

無以心捐

道道不可

為損益分

定故也

聖人之所

不

加

胡註中國有人不著邊際也非陰非陽混芒一氣也直且為人堯舜與人同也將反於宗立於物之先而萬物往資不匱也○

同在俄頃中又何足分別是非但順其序可耳起下果蘇有理

人焉凌空落筆其用意全不在有人處○宣註非陰非陽太極生兩儀則

有一陰一陽之象并此而無之是立於太極之初也○郭註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胡註混乎天地之分

是太極之中也故號曰中國人直且為人郭註敖然自放所遭而安了無功名

將反於宗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不逐末以徇外也○陸註人皆負陰抱陽以生而真人則渾然是太和元氣故非陰非陽

雖同處天地之間直是姑且為人而即反於宗反宗即自本本即大宗師所云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是也

觀之自太虛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醜物也偶然聚氣便成此物○郭註暗醜醜氣貌禮記註云醜梅醬也暗久

醜之也醬雖久暗能得幾時故凡人之博辯者皆須臾之說也何是何非哉胡註本即上形本之本謂造物生人之根本也暗醜者乃梅醬中所發之沍泡之起滅雖有壽天上相去幾何須臾之說有先後猶人之生死有壽天也雖有壽天聲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雖有壽天同歸於盡百年猶旦暮皆須臾奚足以為堯桀之是也○郭註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天之間哉

及遭之而不違等句。

○聖人四句是萬物

往資對面

帝之所興

二句即帝

王復起不

易吾言之

意

非電光石火中何果

木力果反

有理

結實有先後大小文理不雜猶人倫之序也。郭註

物無不理

人倫

此倫字只作類字講不必屬五倫說

雖難

參差難齊

所以

其所以然之理相齒如

之相去不遠亦不必苦苦分別是非

郭註人倫有知

聖人遭之

常變惟其所遇而不違皆能過之日俱新而不守宜過而過調調和是非無所拘畱調泛應曲當

而應之德也

為之而有以

偶之偶

而應之

是則應之以是非

道也

為

而無心於為者兩行之道也

郭註調偶和合之謂也。陸註調

適也即順其自然之意偶者處人倫之內如偶然相值即偶然應

之初非設以成心。胡註調是與我和洽者便應之以德偶是與

我對待者便應之以道得是同得頂遭之不違道是各行頂過之

不守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作一束。郭註如

斯而已包掃一切

人生天地之間若

白駒之過卻

同隙

忽然而已

白駒日影

注然

奔赴

勃然

興起

莫不出

言其迅速

貌

陸註注執

油滲皆流

外篇

知北遊

利不滯之
意出入即

至樂篇所
云出於機

人於機也
胡註生非

我有本天
之所付以

節括吾之
神知者至

於解馬墮
焉之時則

紛紜宛轉
而不復自

主哀之悲
之者不知

也
胡註不養

焉。生郭註出入者變化之謂耳油然解釋溲然歸虛莫不入死焉都跳不出生死兩途也○

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向在化機之中生物衰之生則以死為可哀而死則不知

其可哀也人類悲之物無知而人有知故人之悲甚於物○郭註死物

曰人類解其天弢音明墮音其天裘衣囊天弢天裘二語極妙人之

脫紛乎紛乎紛然而變宛乎宛然而離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郭註則無所用心於其間也○宣註前出於造化今入於造化如

久客之赴於家不為快樂反為悲哀乎上用出入代生死字妙○

又一束以上言人身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寄迹也胡註問此

一段議論並非泛言有生之覺正策人以不可不及時以得道也

筆法似正似諧喚醒夢夢○陸註悅生惡死之情軫軫不解殊不
知天之付人如弓囊於弢不張不弛衣囊於裘不舒不卷若解之
墮之則出入紛紜死生宛轉有何滯礙乎其死也乃魂不形之形
魄往而身從之正同歸於太虛耳果何足哀何足悲乎不形之形

其形而形全欲養其形而形不全陸註不形之形自無而之有也形之不形自有而之無也此乃物之必然人所共知非如將至未至之事徒爲人之所務容有不不然也然或不能措

不形者形所自出形之不形則敗其形矣林註形者色身也假合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不假者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此理亦人所同知撇過一邊蓋郭註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務也

將至乃近道者務則一番話頭如下所云也林註若待擬議商量尙在耳目上討分曉猶非道也胡註連用二跌勢如兔逝此眾人之所

同論也知之則必能言之郭註雖論彼至則不論郭註恍然論則不至明見無值

明見者不能遇道聞至乃值也應起首盲然難言句道在盲默之中以察爲明何從遇道

不若默胡註上句陪道不可聞下句道不可聞聞不若塞言者聞

解論則不至陪聞不若塞道不可聞聞不若塞言者均非

選道之至人默而塞之乃爲冥心獨至胡註應

得之仍以無心得之也宣註總是說道盲然難言耳只一句便盡矣下用昭昭二句一提遂詳言萬物之化一本於無形之道作

外篇 知北遊

整厥知而
較論於生
死之間則
庸眾之人

也蓋道之
至者兩忘

俱化又何
論焉若有

較論則非
其至矣凡

物有形則
可與相值

有聲則可
得而問道

本無形雖
明見者不

能遇之此
辯之所以

二小段便透入人生之形。莫非暫假此無形之道。亦作二小段。蓋道之自然。亦既明矣。雖然。如此敷陳。不疑於自然之不言。非至者一轉。急收到同知同論。非至者所務。則道之不容言。又明矣。

此段逐層逐句摹寫入微處處從無字落想無字之妙只自然難言一語盡之矣卻又周詳委曲以言之不幾於道之易言乎究竟所言者皆指其所以難言之故行文只在空際盤旋並無一語占實也老聃先示以齋戒二字亦如內篇心齋之義疏淪淪雪則透入清虛纖塵不著至拈擊而知一句尤為著力可見知之害道不如是不足以還其所本無也問至道而以爲難言難言者仍不容已於言亦不過就其崖略者言之耳昭昭生於

不若默於口也。道本無聲。雖審音者不能聞之。此聞之所以不若塞其耳也。夫不求之。觀聞而自得之。於不觀不聞。則與沖漠無朕者。同為命物之化矣。此所謂與道大適。而自得於無言之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提出難言之旨。此二句乃道之本體。下三句則物之化機也。九竅四句。借明化機。無門二句。歸併大道。線索極清。邀於此以下。緊接上文而言。從道之本體。勘入深微。推到天地日月萬物。處處都離他不得。足見其體物而不遺。至此將道字一束。故作擬議之詞。以見道之難言也。下文再接再提。掃開博辯。並其不必知不必言者。而亦忘之一層。分作兩層。愈轉愈妙。道無損益。分定於天。淵淵二句。正其不益損之實也。運量萬物。以功用言。萬物往資。以性量言。雖同一不匱。而措施之見於外者。有爲之勞。終不若無爲之化矣。至此又將道字一束。

表也。

林註中幅

言遊乎道

者之人。中

國有人。謂

聖人也。非

陰非陽言

有無死生

不足以係

之處於天

地之間。直

且爲人所

謂有人之

形者。故曰

中國有人

焉。此入世

法也。將反

於宗。所謂

仍作擬議之詞。以見道之難言也。中國有人焉五字。忽然擲筆

空中。騰躍而來。分明從無字對面著筆。出入陰陽之際。而非陰

非陽。互爲其根。而不覺同處天地之中。而生天生地。皆化其道

而不知。直且爲人。是從無入有。暫時寄託之形骸。將反於宗。是

自有還無。窅然難言之道體也。以下又將生死壽夭。歸併在須

臾中。加倍警醒。暗醺二字妙想。佛偈中夢幻泡影。泡字正符此

意。果祿有理。襯出倫類之不甚相遠。彭殤之壽夭。皆暗醺之自

爲起滅。而同屬須臾。則堯桀之是非。亦祇類果祿之偶有參差

而無暇分別也。歸到聖人之無心任物。而舉帝王以盡其類。包

無人之情者故曰非陰非陽此出世法也反宗即遊於物之初以下皆申言百然難言之故

林註一語已盡再問

括一切倫物在中。映合中國有人句。筆大如椽。以下又從壽夭之相去無多者。轉出妙解。卻駒之光陰。飄忽迅速。一出一入。皆造化之所為。天弢天裘。拘束焉而不以為苦。解脫焉而轉以為悲。正見世情之顛倒。紛乎宛乎。四句直寫得虛空粉碎。活潑逍遙。顯出一片化境。歸結前文。而道之窅然難言者。亦發揮盡致矣。末一轉。從不形透過一層。見不形固屬真境。而知其不形。仍非至人。至則不論論。則不至。徑將前幅議論。一齊抹煞。仍歸到窅然難言句作結。妙不可言。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鳥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宣註通篇

便非。○莊
豈慎有極
奇極怪之
言使人一
時忍耐不
得。然後發
出正論。此
猛獸欲搏
而置爪。擊
鳥欲擊而
欲翼者也
縱送如揚
之法。盡於
是矣。

之東郭子。日期而後可。郭註欲令莊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音拜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東郭子不應。呂註螻蟻有知而甚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甃無
道無不。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則
在可知。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標質也。道之粗迹也。東郭
極粗之處。皆道也。○郭註舉其標質言。子意在問道之精微。不知
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正獲所以辨射之中否。
問於監市。音察市中之交易。履豨也。屠者以足蹴豕之臀。而知
下愈況。郭註豨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瘠者。愈履其豨
則明道之不迷於物也必矣。○宣註正獲司射。轉問於監市之蹴
豕。而能驗輕重者。以證驗射者。而知中之多寡。是每下也。然其所
知之數。愈明顯矣。況者顯鬢也。蹴豕之臀。則可知其肥瘠。至今屠
家猶常能之。胡註此喻單承在屎溺來。今屠家估計豕之輕重。猶

稊稗則
說螻蟻稊
稗見瓦甃

屎溺則說
凡贊屎溺
所謂盈天
地皆物盈
物皆道也
李云正亭
卒也獲其
名。按郭
註以質為
標質是道
之粗迹循
本以質為
本。與郭註
異然皆與
每下愈況
之義相發
明也
宣誌言汝

云除毛屎存肉幾何也言所問者乃在道之文而不在道之質。蓋
期而後可。道之質豈可期乎。如正獲之官。問於監市履豨之法。豕
之肥瘠。大慨言之。問答之每下。愈足以相況也。循本。質本也。所
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
獲。知飲射之禮。而不知市物之價。故豕之輕重。須問之監市。履卽
履。豕之履。謂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而愈比況之。而肥瘠
見矣。喻言道者。每下而比況之。乃見道無不在也。陸註按循本。按
儀禮以解正獲二字。甚確。但於履豨二字。似尙未的。豕之肥瘠。何
必履之。而始見疑。履豨卽市中賣猪牙保也。蓋言道無不在。猶國
家禮法所垂。不特朝廷之飲射者有之。使正獲而下問之。監市更
下而問之。牙保亦莫不有經法存焉。均可以與正獲。汝唯莫必。期
相況也。不探其本。而第問其末。亦何往而不在哉。後可則無乎逃物。
莫必則空洞無物。期必則落邊際矣。胡註言必矣。無乎逃物。不期則已。期則在物也。則墨謂不必指定何處
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至道若是。道之至者。大言亦然。四者特
之道者。言道無物不在也。小者言之耳。更易廣。周徧咸。皆大字意。遊
大之言。亦無加乎此。於無窮之境。三者異名同實。其詞不
可。外篇。知北遊。

以我前四言為瑣小不知雖大言之亦與四者同耳。周徧咸三字一指大言小言異詞一道理取譬妙絕合訂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道也將與子更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

大其指一也。所指無殊亦諧嘗試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遊心同於虛

合而論無所終窮乎。郭註若遊則不能周徧也故同合而論之

彼無窮也。林註十九字作一句讀言試與遊於虛無之中合萬為一而論無方之詣乎。胡註無所終窮即道下文所謂與物無際

即此意也。宣註能遊於無物之嘗試相與無為乎。宣註此句總攝

地則見道之同源而無窮極也。嘗試相與無為乎。下三句此句是

根下三句是其澹而靜乎。澹則不紛。漠而清乎。漠則不擾

自然之作用也。澹而靜乎。澹則不紛。漠而清乎。漠則不擾

乎。調則不戾而自閒。三寥已。然吾志。寥然空虛吾之志無往焉而

不知其所至。不見所往不知所至一句中對說。郭註志苟寥然

理未動而去而來。交互不知其所止。往不知至於何所來不吾已

志已驚矣。說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合併說。正寫吾志寥然隨道以為屈伸

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試與子一無所為乎豈不淡泊而甯靜沖漠而清虛調和而剛適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不逐於物無所往也故不知

郭註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但往來不由於知耳。胡註連用三不知正是吾志已寂以見吾知最為可期而借於道則不可期如此而

況欲期道乎 彷徨乎馮音悶憑音悶憑依於虛大知智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雖具大智慧入乎其中亦不能知道之止境也。郭註馮闡

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物物者主宰乎物與物無際物之所在皆道也物無邊際道亦與

物自物耳物自物故冥也林註物物者非物何以有際謂其無在而無不在也物所在即道所在俱無邊際而物有際

者就一物言則所謂物際者也物際則物止於此道亦止於此形各有邊際

矣。郭註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 不際之際不際者道也之際

際者也雖即物而見究竟不落邊際。郭註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乃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宣註

不際之際謂道本無物而見於所際際之不際言雖竟於所際而究之不際胡註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

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知來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

也陸註物物者命物之化而主宰萬物者道是也道不滯於一物而無物非道故曰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猶太極本無極不可執一物而求而物物各具一太極又未嘗不即物而在也然所謂即物而在者雖物有際也其實非可執迹象而求也不見其際而已際矣雖際之而實不見其際矣所謂物際者也六字連下讀乃呼起下文謂盈虛衰殺色界反。四彼指為盈虛際非盈虛際彼為衰殺際非衰殺際彼為本末際非本末際彼為積散際非積散際乎物之中仍出乎物之外期而言之其可得乎。郭註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胡註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物之象也道胡可得而期也副墨八者皆有迹象之可求彼道則盈盈虛虛也而非盈虛衰衰殺殺也而非衰殺本本末末也而非本末積積散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蓋如此苞按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物也迹之可見者彼指道也所以主乎八者之中四為字即所謂命物之化也註中盈盈虛虛等字皆從物物三字推出。宣註禪家有何處是佛麻三斤何處是佛屎橛語從此脫胎

何似則彷彿乎。憑於開曠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矣。大知猶言大道也。對小知而言，故曰大知也。宜註寫道體無在無不在，無不在而無在。潑撒則當前徧滿膠著，則毫無。

道在於無。一落形迹之粗，已非道之本體矣。然有形者皆無形之道所呈，故曰無所不在。期定何者是道，則任舉一物，可以見道。螻蛄稊稗，瓦甃屎溺，信手拈來，極瑣屑，極粗淺，幾於卑無高論。而問道者，既以爲期而後可，執定有形，則凡物之賦形者，皆不能逃乎道之外。每下愈況，言雖小而可以愈大，卽舉其大者言之，亦不離乎物際也。正獲一喻，語意該諧入妙，觀射而辨其中否，猶之蹴豕而得其肥瘠，問於監市，事雖不倫，而理可相況。司射與履豨，固皆有道以處此矣。後幅勘入深微，將一切有形者，披剝掃除，而但存其質，立言不落邊際，與前幅意境迥別。前

寬處如此
披豁何嘗
晨鐘

宣註隱几
六字即所
謂僻陋慢
訑也○擁
杖放杖皆
有神致
郭註起而
悟夫死之

是以物之有際者明道下而至於螻蟻稊稗瓦甃屎溺皆道之

即物而存也後是以道之無際者宰物顯而徵於盈虛衰殺本

末積散皆物之載道而行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二語大含元

氣細入無間與中庸費隱之旨相符是理境中上乘慧業

○阿荷音何甘人名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李云懷道人神農隱几闔

戶晝眠音眠○別有領會○林註便有阿荷甘日中麥昔者切戶

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句未起擁杖而起擁字從隱放杖曝

音然放杖而笑不哭而笑便知曰天指老知子僻陋不求慢訑音

放浪故棄予而死句已矣夫子句無所發予之狂言老龍無言神農亦僻陋慢

不足驚故
還放杖而
笑也。

真西山曰
謂老龍吉
死則藏其

狂言也以
其默為知
道。詔自深

厚。奔峒以
老龍為未
足則愈不

可知也皆
相形不言
之妙。

陸註道本
無形無聲
無容言說

訥相視莫逆故而死矣夫不為老龍悲而為自己笑此中人語不

無所發其狂言足為外人道也。郭註自肩吾以下皆

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陸註道

在不不言辨不如默死則靜默無言矣有言皆狂死則狂言無所發

矣老龍吉棄子而死是正示子以無言也子其已矣從今以後亦當不復發予之狂言以待其死矣

奔峒名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得道之全天下之君子所繫宗焉神農陡下一天字是老

字是老神農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按此極形道之無窮耳非貶駁神農

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藏字即知者又況夫體道者乎指老龍吉。郭

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惟在乎自得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三句一氣讀言

人於所發之言而謂之冥冥說出道是冥冥已著言論道而所以

論道論道固須如此而非道也郭註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

究竟落言詮矣可名也故知藏其狂言乃為近道

外篇 知北遊

在論道者以其無形聲而謂之冥冥亦似矣而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所以一論道而即已非道也

陸註知其無足為而無為則所知固可指敷矣如知道之可貴

也數句引起下段知乃不知意胡註此段亦根上聞不若塞意來連入下段讀故下文用於是二字起

此段極寫無言之妙一天字已託出老龍身分藏其狂言而死老龍不欲輕發其藏而僻陋慢訑之神農亦可以得無言之教隱几闔戶晝瞑意境超然正其相與於無相與也後幅借箕峒之言指出道體雙綰上文初歸重無言之道并其所以不欲言者而亦忘之真得無絃之趣

○於是直接泰清託名問乎無窮託名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

問乎無為託名曰吾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

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

可賤則以無常算而無爲知道之可約可散則以無定在而無爲無爲所知之數在無爲而已陸註天下有有形者即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必無形之可見也道固形而上者不可見自不

知道之數也秦清以之此言也問乎無始託名曰若是則無窮之弗

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

內矣知之外矣陸註未始有始則亦未始有終無始與無窮異而同也故曰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則與道爲一

故曰內知之則猶與道爲二故曰外於是秦清中而歎曰聞言未竟而遽歎也弗知乃知乎知

乃不知乎悠然有會孰知不知之知不知妙孰知不知之知更妙無始曰道不可聞

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郭註故默成乎不見不聞

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乎郭註形自形耳形者竟無物也道不當名可名者物也道不可

言烏可名郭註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三

疑衍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所言必非道雖問道者亦未聞道所聞

可名矣

林註既言

無為之道

之非又言

泰清問道

之非是重

重掃卻解

會入微

宣註道在

虛無塵見

未超無怪

乎有物相

隔也不過

崑崙則不

遊太虛妙

語真為創

必非道。○郭註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雖問之，亦終不問也。道無問，問無應。郭註

去教而歸於自然。○林註問不可得，應不可得。凡以道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窮道

不窮而問者，已窮矣。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而道於何存，飾外而已。以無內待問窮，問

雖多，何關道妙。若是者，此下單指無內者。外不觀乎宇宙，外不見其內，不

知乎大。同泰初，內不知其本，是豎說。是以不過乎崑崙。至高之境，過此則高出

不遊乎太虛。無物之地也。○郭註若夫樊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

知其無窮而欲以問窮之也。道無可應而應之，是逐於外而無與

於其內也。無內者與道為二，問窮者與道相反，以無內待問窮，終

無與於道矣。外無以命物之化，安能包涵宇宙內無以守其宗，安

能葆合太初，但能陟有形之高耳。豈能過於崑崙乎。猶滯於形器

之粗耳。豈能遊於太虛乎。○宣註此段語意最明，未二句是言其

不能得道也。崑崙雖高，尚不離塵境，不超出其外。安能遊於無有

不知之知道之真境也。知而不知道之化境也。孰知不知之知。并道之真境化境而渾忘之也。深淺內外。猶是就知與不知者。較量言之耳。泰清即從此翻出妙解。語語渾脫。兩乎字更宕漾。有神。後幅乃無始迎機而導。見問者應者。俱不離乎語言聞見。而道實無可聞。無可見。無可言也。宇宙者道之無窮。太初者道之無物。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崑崙雖高。尚屬有物之境。不能超乎物外。必不能遊乎太虛也。末二句有軒軒霞舉之概。

○光曜託名設問乎無有託名設。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

宣註光曜
近於無矣
然猶可得
而觀故向

無有而孰同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無有乎無有之狀。○胡託既曰。既無有又曰狀貌。既有狀貌。又曰

無有問之
人何日不
在無有中
習焉不察
其有其無
曾未嘗一
經意者夫
子有乎無
一問使人
陡地醒眼
矣不得問
妙無答者
也不得問
而情悅之
頃忽下數
句揣摩描
出無字真
實然空然筆
端何等變化
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音博之而不得也此

更妙繪
出虛空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宣註有曜無質是能有而無矣

而未能無無也妙妙未能并無而無之及為無有矣及能為無而猶未免於有矣何從至

此矣郭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宣註予雖有而實無矣而未能若盡無之為無也然則是無而未離於有也及為無而未離於有何從至於無無之境哉幾句轉折足繪難顯之情有無無有中問皆須稍頓始得其解○予能有無句據其所已然及為無有句遜其所未足有無無有一顛一倒而語意不同是轉筆之妙也結句引而不發極有神味陸註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即知之別名也有光曜則非無有矣無有則全無光曜矣故光曜問之而不得也○林註光曜能為無不能為無無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則為無所有於清淨之中著

了一物何從而至自然空然不見不聞地位

哉數語闡發性體真空層層剝蕉大類禪語

所謂向虛
佐而染墨
者也。
宣註寫道
只是一無
若莊語之
便是中庸
末後一節
文字細細
讀之自解
人頤。

林註此與
病癩丈人
承蠅同意
而立意不
同承蠅為
養生言之

寫無字妙矣。寫無無更妙。光曜無質而尙有其光。是能為有無而僅及於無有之無有。至無有則舉其有者而無之。并其無者而亦無之。無無之妙。乃真無也。不得於言而熟視其狀。窅然空然。亦窮於摹擬而不可名言。何等神化。繪山者繪影。繪水者繪聲。繪咸陽一炬者。繪火并繪風。已極繪事之奇。究不若此之繪空者。運筆於形聲之外。至文妙文。後人更從何處臨摹。

○大馬

大司馬官

之捶

之睡反煨也。江東三魏之間皆謂鍛為捶。

鉤

劍也。大司馬鍛劍之僕人。

年八十

矣而不失毫芒

煨劍之工輕重不失毫芒。

大馬曰子巧與

平聲下同。

有道與曰臣有

守也

不用而專其用。猶言純氣之守。

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

其視專。

非

捶鉤為明道言之也。宣註是用之者以下。是莊子論斷語無不用對用之者言技猶如此道可知矣不用者道在於無無不用者至無而含至有也。

鉤無察也。其神凝。○胡註。兩句只是一意。而上句虛而實。下句實而虛。解此用筆。自能立於不竭之源。是用之

者。技假不用者也。道。○胡註。用之指。捶鉤不用指守。以長平聲。得其用。宣註。十字一句。插者也。字

於中間以為。而況乎無不用者乎。指道之不離乎物者。物孰不資焉。其用無窮。○郭

註都無懷。則物來皆應。○陸註。巧有不傳之妙。道有可循之法。宣註。神於用之妙。在不用處。不用者乃無不用者也。道何可無守乎。

此段重在有守句。有守者守其一也。紛而用之則勞。專而用之

則化。用之妙全在不用。不用乃長得其用。於物無視二句。正其

壹志凝神。假不用以全其用者。末二句輕輕拍合道字。一切智

巧聰明。皆屏而不用。而道則無所不用。不用之用。其用無窮也。

守如徐無鬼水之守土。影之守人。之守。不可作操守言。

初註此種境界正聖

人所存而不論者今

且發之爲純一不已

者緊著一鞭也

宜註凡有皆生於無

即今之未有人物而

生人物則古之未有

天地而後有天地其

理一也蓋以目前喻

○冉球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林註此問雖千古疑案卻不可少天地乃空中細物

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自不及見耳邵子皇極經世本於此仲尼曰可古猶今也以

在之天地推之於未有今古循環總是一理○郭註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林註隱隱說箇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之意大約未有天地之先即吾身之未來總是空相不可思議者也此箇空相便是無古無今矣冉求失問而退失

猶不問也賢遍明日復見賢遍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

意已解矣賢遍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

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已今日吾昧然復敢問何謂也林註此箇道理

絕難致喙初問之時心本無物一聞畧覺領悟久而愈思愈塞有物在中故昭然昧然頓殊也仲尼曰昔之昭然

也神者先受之其始空空洞洞氣合於神故能受也○郭註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宣註神明默契以清虛之氣受

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去不神者求邪意者轉念又涉迹象而不能以神悟邪○郭註思求

有善厚心扁
卷五 外篇 知北遊
三

之。○總一氣之化耳。

一有分別則悟不出

未有天地矣。覆解上

文猶字。胡註未有

子孫之前有祖父以

遞嬗則未

有天地之前亦別有

一天地以相嬗矣。

林註此處若不喝止

更致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郭註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

萬化而不得一無為也。不得一無為自古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以子

為。故自古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則知天地之先亦必有天地矣。○宣註子孫可自無而有天地獨不可自無而有乎。林註妙在未

有子孫之先著無古無今無始無終入箇字。畫出太極未分之圖。一圖空寂無先與後無首與尾。此時乾坤六子安頓何處。故接言

未有子孫句。○陸註冉有乍聞之而以心之神明受之。渾合於無迹。故昭然纏思之而以心之不神者求之。推測於有形。故昧然。豈

知太極之真。在古不為近。在今不為遠。無古今也。尋莫知其始。推莫得其終。無始終也。今日之天地必有天地為之先。猶今日之子

孫必有子孫為之先。何難從其後而知其朔哉。以此反詰。使之自思。然子孫由祖父而生。子復生子。孫又生孫。相嬗者有形可見。未

有天地而生。天生地者則無形可見。冉有驟思之。仍未解也。下文乃直就形下指出形上之理。○南華之旨。一本於無極。全在無極

以上推寫而不直露出。冉求未對。屬思。仲尼曰已矣。其說已盡於此。未應

其言便生出枝蔓不

了陸註人生而有形體

固萬物中之一物也

天地不外於形器則亦未始非

物也但有形而下者

即必有形而上者立

於無形之先而周乎

有形之後故以人而

矣。應去聲。言無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互為其根不以

死不以死之故而并欲死其生。看透此理與天地為一氣矣。郭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非夫死者死此生也。宣註非欲以死生有待邪。郭註獨化而足皆有所一

體。既無停機安有所待。皆與道為一體從無而之有。自有而還無。化機也。即道體也。郭註死與生各自成體。有先天

地生者物邪。反喚一句。言只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能生此死物也。不以物死之故而遂謂能死此生物也。死生之所

待者皆道為之體。道以外又豈待安排邪。可見天地既死未生之前亦如是也。先天地生除非物物者。道宰乎物之中。非物。道無形

是道豈復有物以生天地邪。物物者。是謂物物者。故非物。物出不得先。去聲。物也。已落形象則以物名。既以物名則不能先乎

孫之不能自為。猶由其有物也。由於先有物以生之也。生物者天

而必待祖父也。猶由其有物也。地天地亦物也。天地居萬物之先。

可也。事。小。論。卷。之。五。外。篇。知。北。遊。三。

論形下者 有生有死 形上者則 不以形之 生為生自 無所謂死 也不以形 之死為死 自無所謂 生也豈必 待其死而 後生待其 生而後死 邪蓋有合 死生為一 體者矣以 天地而論 天地既生

而仍不離乎物然則生天地者道也道在未有天地之先並猶 無有先乎道者故道不可以物名○宣註此物字兼天地在內 同 其有物也無已 郭註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 由 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

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 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宣註又疊一句言由此有物 而推之且從一生萬而無已蓋自無生有之無窮如此 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聖人體道無窮特舉愛之一端 言之耳○林註順造化自然之

運取其生生不已而已宣註聖人愛物之仁無有已者由一心而 生去亦皆取法物皆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已也○自無而有者道 之所以無窮也今滿眼物事皆是自無而有則古之天地亦是自 無而有不待再思者也無之妙也如是夫胡註末三句結出正意

此段與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同一意境彼是測來此欲知往

皆聖人所存而不論者而問者意涉於空虛答者卻只就眼前

則有形而
可名爲物
矣若先天
地生而生
天地者非
物也萬物
皆天地所
生不得先
於天地之
爲物亦猶
形而上者
之生天生
地而有物
也未始有
始未始有
終而無已
也聖人之
愛人從容

指點便覺前後皆洞徹無遺至誠無息之功與天地同其終始
說天地全是爲聖人寫照觀結處拍合正文即可知其命意今
者對乎古而言已往者不知其所始一轉瞬而古已爲今未來
者不知其所終一轉瞬而今又爲古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正寫
出無字妙境自無而化爲有既有天地之後若舉其所無者而
忘之自有而返於無未有天地之先卽以其所有者而證之子
孫一喻最爲親切未有子孫而有子孫此必無之事也觀於見
在之子孫而知子孫以上亦必先有子孫觀於見在之天地而
知天地以前亦必先有天地聖人與天地合撰故言之徹始徹

無為而萬物炊累焉
 自然長久無己者亦
 正有得於形上之理
 而與太極同其含宏
 也由此觀之則未有
 天地即形而上者是
 也又何不可哉
 歸震川曰
 閒處復寄奇情

終驟聞之而昭然深求之而又昧然其始空洞無物受之以神
 迨著迹以求而真機頓失所以昧也前幅答冉有之間只寥寥
 數語已洩造化之奇後幅祇將生死勘發歸併天地之中物之
 生死皆道之屈伸所為道則先天地而生而為萬物之主宰天
 地亦物也惟道可以先物一著物之形迹同是物而不能以先
 物矣然則未有天地之先皆道之立於最初而遊於無物者也
 從無生有即有可以知無天地之先有天地天地之後亦必有
 天地生生者本無已時而聖人之純一不已者一俯仰間而如
 或遇之末二句輕輕收轉正意杳然無際可謂篇終接混茫也

陸註外者物交於外也內者心存於內也化者推移變遷也古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任物之來

而無成心若將而承之回敢問其遊問何以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外化其迹而內今之人內化此

化於物而神明無主者而外不化滯於形迹物而不化與物化者真是化境

也一不化者也化者皆不化者之流行耳所謂內不化也郭安

化安不化何有化不化之分郭註化安與之相靡宣註靡通靡

外相摩擬郭註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必與之

莫多不將不迎適足而止化機所為不能增益豨韋氏之圃最寬

帝之圃稍隘有虞氏之宮又隘湯武之室隘之至道之廣狹不同迹愈彰則規模愈隘為其滯於外

可差厚小篇 卷之 外篇 知北遊

唐荆川曰
兩樣下兩
句莫多省
事也甚有
味乎其反
覆之也
林註圍圃
宮室古之
所學各成
一家乃君
子之人如
儒墨者師
亦不能合
同而論未
免是此而
非彼紛紛
相整粉况
今之人去

也○郭註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遊處陸註圍圃大於圍圃大於宮宮大於室世遞降而所遊遞狹也君子之人若
儒墨者師道至儒墨而極隘而被有師承且以故以是非相整音
也有心排擊以是非辯論相整粉而況今之人乎為師者猶以有
也兩相傷也正與下文傷字相照而況今之人乎心傷物何況世
變愈下乎○郭註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聖人處物不傷物無
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內不隘則外亦不礙彼
是非兩忘而化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此皆遊於虛有何傷損
其道至順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雖將迎而並無將迎之迹將之以無所將迎之以無所迎唯無心故
至順至順故無將也無不將也無迎也無不山林與平聲
迎也同問無將迎偏說他能將迎筆奇思幻山林與下同
皆空曠之境從使我欣然而樂與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我便
遊字對面生意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古歲樂未畢也
本阜壤下句有與我無親四字義更優○胡註內境既樂未畢也
隘故持外之曠境以為樂然非真樂故下云哀又繼之

古益遠異
同益多其
能與物化
而不傷者
鮮矣。○世
人於營營
逐逐之時
自覺煩擾
每有思休
而樂就閒
曠焉。及一
旦入於其
中。寂寞無
聊。又不免
靜中思動
矣。是無故
而樂。無故
而哀也。

哀又繼之

情隨境變。所謂內化而外不化也。謝太傅謂中年哀樂正宜以絲竹陶寫。皆哀樂之役於外者。○郭註夫無故

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內

而外不化。則有將迎。唯至人視外來之哀樂。如蚩蚩之過乎太虛。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哀樂感於

物而動。心為哀樂所據。忽去忽來。如逆旅然。可悲極矣。○夫知遇

郭註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胡註暗應將迎。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遇樂則知能能

而不知所不能。力之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郭註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

不由我也。概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知能無涯。則有不

常也。○郭註受生各有分也。宜註人但以知能為知。夫務免乎人

能而不知。以不知不能為知能。是以日逐於無涯。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必欲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失性甚矣。感見其相

整於是非之途。展轉於哀樂之中。傷物而適以自傷。知北遊

宣註知遇
將迎之境
能將迎
之才也
呂註知所
遇而不知
所不遇遇
則偶物不
遇則離物
也知能
而不知所
不能能則
為物役不
能則役於
物也

宣註無將
迎則遊於

而已。豈不亦悲哉。勞心推測。可為悲痛。至言去言。至為去為。二者皆返於無。齊知之所

知。知本不齊。必欲強而齊之。則淺矣。反掉作收。正見無將迎者之與物化也。陸註齊知之所

知。在本段為所遊之狹。在通篇則以證知之當掎擊而去之也。合之外篇十五。只至言無言三句。已括其旨。結一篇。即結全篇也。

此段極力寫一化字。化之妙境。即無之真境也。無所將迎。正是

過化存神本領。外化而內不化者。化之權在我。能化物而不為

物化。內化而外不化者。化之權在物。化於物而不能化物。究竟

化者。即不化者之流行。化者自化。不化者一化之所從出也。孰

知其化。孰知其不化。化不化兩相摩盪。孰知其所以然。要以三

自然者。還之於造化。而無所增益於其間。則將迎之迹俱化矣。

自然矣其
要止在不
逐物真勢
心若道無
然以自心
未之則失
也
包被即遇
而不知所
遇下是場
地言時節
上文不遇
為知言貫
出下為一
義均有意
味兩存之
可也。

圓圃宮室喻心境之廣狹。心境愈隘。方寸之地。是非橫據其間。辯論排擊。足以傷物。而物亦從而傷之。世變愈下。至儒墨而是非更多。轉相師承。而禍益亟矣。擡出聖人不傷物。亦不為物傷。無所將迎者。乃真妙於將迎也。一筆頓住上文。下面另開靈境。山林泉壑。三句擲筆空中。高唱而入。如聽蘇門長嘯。響應萬山。忽樂忽哀。倏忽萬變。寫得閃爍非常。哀樂之或去或來。皆造化之明抽暗曳。而不能以白為。化其哀樂之心。則外化而內不化也。舉世夢夢。任哀樂之寓於吾心。深堪悲痛。直為逆旅句。義心苦調喚醒癡迷。末幅應轉內化外不化。一層深致其慨。有所遇

而生其哀樂何如哀樂兩忘雖遇亦如其不遇有所能而與爲
將迎何如將迎俱渾雖能亦如其不能知能有盡而務欲免乎
人之所不免勢必至於兩傷其可悲者又當何如邪至言不言
四句結出遊字真際與起手無爲謂一段遙遙相應章法渾成
極慘淡經營之致

南華雪心編外篇卷五

南華雪心編雜篇卷六

武陵劉鳳苞采九甫評釋

男承甲芬同校字

及門諸子分校

雜篇庚桑楚第一

王元之曰
此篇問答
體而自分
兩截滔滔
中時出奇
劉須溪曰
逃名養生
以無為為
宗使人不

此篇首尾只是一綫。以老聃之道為主。起首從庚桑楚閒閒敘入。澹抹微雲。露出遠山一角。著色在有意無意之間。此畫家深淺離合之法。相讓相生。亦行文之天然步驟也。看他抹倒畏壘政聲。與弟子一番往復。寄託最高。純是體會老聃之言。鞭辟入裏。卻只從旁面輕輕襯託。為下文畱餘地步。宕逸生姿。接手即

得而名之

陸註庚桑

楚於老子

具體而微

於外形骸

絕聖棄知

以上無以

化南榮越

老子乃以

無為而無

不為之道

之

林註北居

二字便謂

下南見老

子之地

宣註去之

遠之言都

從南榮越發問卸入老聃一段議論通身靈動妙緒紛綸仍不

外庚桑楚藏身深眇之義庚桑楚為老聃高弟故能得其一偏

南榮越又為庚桑高弟故問道而能通於衛生之經問者答者

均非尋常意境是以翻出妙解機趣環生泰定發光以下則莊

子闡發老子精微以終此篇之旨澄心渺慮深入奧扃讀者亦

須屏除塵境虛而與之委蛇方能窺其真際也

老聃之役

猶徒也謂執弟子之役者

有庚桑楚者

庚桑姓楚名太史公書作亢桑

偏獨

得老聃

之道

得其一體

以北居畏壘之山

即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

其臣之晝然知

智

者去

上聲又去聲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

去聲

是明析秋毫挈然是周詳提

不願同他
住亦通

呂註老聃
之道絕仁

棄知而不
尚賢故其

聖妾之仁
謂者皆去

內遠之
循本言至

人渾漠感
物而人莫

知也
宜註立之

尸而祝祭
之附之社

而稷享之
益奉若神

學正與藏身深眇之意相反去之遠之庚桑楚屏而絕之也。郭
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司馬云人以仁知為臣妾庚桑楚悉棄仁

也。知擁腫呆笨之與居鞅掌委頓失容。陸註言之為使擁腫遲頓

正與畫然挈然相反與居三年畏壘大穰如羊反謂政成民熟也

然其民愚樸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食之間風俗淳厚則年穀亦順成矣。驚異之異其棄知任愚無所見長也此句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久道而化成也承

郭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宣註庶幾其聖人乎猶有遠可

其道無為而成乍無可羨久而有益。猶今之頌德政社而稷之

名也。不如并其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立生祠者然而不釋

乎。民不能忘即此便著形迹。庚桑子聞之南面胡註迴顧而不釋

明也
劉須溪曰

語妙能言
自然合道

宣註得同
德物不知

道自運行
所德而大

也
宣註標著

也北斗柄
三星為杓

以旋指示
人知時也

胡註杓之
人喻福淺

如杓也
郭註明云

然意不弟子異之兩異之句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

矣渾然無迹而時物行生化工之妙也郭註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成吾聞

至人從造化卸尸居端居不環堵一丈曰堵環堵者之室而百姓

猖狂率真不知所如往任天而動非至人導之使行也今以畏壘

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俎豆承上我其杓音標

為標則之人邪以喻行仁知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與老聃之

老聃之道所謂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庚桑楚得其一偏

遂知收斂神功不厭深眇則老聃之全體可窺矣晝然知挈然

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按老子言道使人漠然無所知與俎豆意相反故云。宣註因人見德徒自不快所云古之學者爲己所以爲老子高足與。

仁二者足以成名而適爲吾道之病去之遠之則拔去病根渾然無迹得失有所不計毀譽亦付之兩忘矣。擁腫與居才雖拙而與之相習鞅掌爲使事雖勞而與之相安三年之內無所謂作爲也。乃民風之淳茂一如禾黍之秋成而無言自化真寫出熙熙皞皞氣象穰宇不屬之歲功而屬之治理體會入微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畏壘之民稱心而道摹擬極真乃頌者翕然聞者惕然非聲聞過情之慮也。政教所成皆元氣之流行無可舉似使人歸美於其上何如相忘於沕穆之中邪。春生秋成皆天地自然之理而真宰所棲尋之無迹與尸居環堵之至人默契

宣註二喻
言細民本
易於得意
陸註言大
人宜居高
位享厚祿

於形聲之外豈無所得而然宕一筆激起下句有水到渠成之

妙大道已行屬造化說亦是為至人立竿見影百姓猖狂二句

見同遊於遙蕩恣睢轉徙之途遷善而不知所為也杓者高自

表著若斗柄之揭於天著此一句正見得塗詡與歌皆屬顯揚

之未迹屏去一切功能越擡高至人身分後世美言小數勒石

紀功者真可付之一笑矣

弟子曰不然夫尋尺八倍之溝周禮溝廣深八尺為尋巨魚無所

還音旋其體而鯢魚小為之制曲折自主步六尺切七尺謂廣一之

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妖夔之狀狐小獸為之祥怪也謂憑藉作威

○溝與邱陵喻道

惟小人乃當以卑賤

自安也。

宣註勸庚

桑意作兩

層上言細

民易以相

宜下言報

德正是古

道

林註藏身

深眇乃一

篇之綱未

段天門無

有方是極

處

陸註崇仁

義而辯其

尋常步似喻道之一偏巨魚巨獸喻至人無所旋無所隱則不能

自藏於深眇非道之至也而鯢鮪萋狐則以為便於己亦猶尊賢

善利之便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皆政之迹陸註賢能出眾

於民而已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則尊之善利及人則先之自

古堯舜以已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有政教即夫子亦聽之矣置之

何為不釋於心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猶吞之獸介獨也物無偶曰特

者一足而離反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益

為介而離反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益

失則蟻能苦之承前巨魚巨獸翻出妙解喻離大道而顯其身必致禍患故鳥獸不厭高魚鼈

不厭深上二喻反對藏身此二喻正陪藏身○宣夫全其形生之

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三箇不厭字一氣趕出○宣註以

機且夫二子堯舜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抹倒堯舜正是其於辨也

痛駁賢能善利

痛駁賢能善利

痛駁賢能善利

痛駁賢能善利

痛駁賢能善利

痛駁賢能善利

是非猶破
清虛之府
而植荆棘
也區區仁
義如簡髮
而櫛豈能
盡周數米
而炊豈能
盡飽
歐陽公曰
此問理不
經而語甚
奇
呂註老氏
意以本為
精以物為
粗以有積
為不足澹

百重星八和

如分析賢
能善利
將妄鑿垣牆
喻喪其
本真
而殖蓬蒿也
喻叢生
利慾
簡髮而櫛數

上聲
米而炊
極形其瑣
屑分辨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郭註混然一之無
所治為乃濟
竊

竊細語也一
云計較之貌
舉賢則民相軋
奔競求勝互相傾軋
郭註
將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智

則民相盜
詐偽欺罔互相攘竊
郭註真不足而
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如何
之此數物者賢能

善利
不足以厚民
而厚民生也
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同弑
父臣有

殺弑
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隙
音陪牆也四項中獨舉利之為
禍悚切言之皆軋盜之為害也
吾語

去聲
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
末
存乎千世之後
勢所
必至千

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
宣註答弟子亦作兩層意上

言不藏則無以保身下言相耀
且必至於禍世是加倍寫法

然獨與神明居，即藏身深眇之義。楚得聃之道，故全其形生，以遊於世，德遺堯舜而不爲也。○以本爲精，四句見後天下篇。

此段借弟子生波反面著筆，攻透正意。弟子只以尊賢授能，先善與利爲便民之政，故取淺近者以爲喻。見施及畏壘之民，雖非道之極至，而治象亦昭然矣。庚桑子亦就其所喻者，翻轉一層，筆鋒犀利無比。連綴四喻，一反一正，託出至人不厭深眇之義，用而已矣。三字煞住，筆意脩然，接手趁勢，駁倒堯舜一層，辨即畫然爲知，挈然爲仁，任用賢能，分別善利之類，鑿垣牆句喻道體渾全，穿鑿者喪其所固有，而事功龐雜，叢生者益其所本無，簡髮數米，正所謂塵垢粃糠，無關道妙。一筆推開，真覺中天景象，遠遜太古渾樸之風，更無論政教之繁，流波愈下也。舉賢

任知以下。歷舉變亂之故。悚切言之。治亦由此出。亂亦由此生。

上下千古。日光如炬。語語皆怵骨砭心。讀之使人駭絕。

南榮越音曠庚桑弟子。蹙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上聲矣。將惡烏乎託

業以及此言邪。去日苦多。恐其無及。言即藏身深眇之言。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也。性

郭註。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積久則可

以及此言也。勿謂年長而大道不可幾及。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上二層陪起下一層。郭註。目與目耳與耳。心

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形之與形亦辟矣。我形之與彼形亦各分闕

生同心。思有不可強相法效也。

宣註。全汝形三句。已盡藏身之要訣。
陸註。全形不勞形也。抱生不疲神也。無思慮不動心也。如此則亂本去也。宣註。言已與人同心。生同心思。

而物欲間
之不能自

得必勉力
問道庶達

此理今則
未也本源

未徹何以
能全形抱

生靜其思
慮此處深

見南榮虛
心物或間

之知得病
痛聞道則

達曉得大
體

宜註詞令
妙品奔蜂

而未有
或閉也而物欲或間去聲之邪同而不同意者有欲相求而不能相

得欲求其所以不同之故而不得郭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

勿使汝思慮營營郭註物欲間隔故難化也越勉聞道達耳矣崔註僅達於耳未得於心也

勉或作晚陸註形之與形亦開闕而不隔矣豈有物間之而使

我不自見不自聞不自得邪今夫子教以全形抱生無思慮而越

轉不知其孰為我形生孰為我思慮則以我之盲聾且狂故也雖

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茫然也越之言以聾盲

狂自謙卻正是黜聰墮明絕聖棄知之妙正是全形抱生無思無

慮之至故庚桑以為辭盡於此已不能以益之乃使之見老子也

庚桑子曰辭盡矣盡於聞道一言曰再詔之奔蜂小蜂也不能化蠶蠟

豆菴中越雞小雞不能伏大鳥鴝鳥卵魯雞蜀雞大雞今故能矣單頂雞一邊

卸入妙胡註隨手帶出用側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喻道

筆縮入上一層故不落呆板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之同有

越雞二句。本是一排。自喻卻於雞一邊添魯雞數句。側注老子。駘宕可愛。碧虛云。牛涔無醜鴈之化。蜂房無鵙鷄之雜。庚桑所以謝南榮之問也。

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此才宗指德之本量。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

子胡不南見老子。奔蜂越雞庚桑以之自喻。蠶蠅以喻南榮。魯雞則以之喻老子也。○林註。此是上下過脉。一語

了。卻庚桑前案。來路出路井然。使人醒眼。乃作者極力結構經營處也。

中幅從南榮越一番往復。用作過文。遞入老聃。有嶺斷雲連之

勢。全形抱生三語。正是藏身深眇。為大道入手工夫。南榮越即

從耳目心三者。指出箇同然樣子。復從盲聾狂三者。分出箇不

同樣子。同者可知。同而異者不可知。物欲間之。自己曉得病根。

聞道則達。自己策勵進境。南榮越此間煞有體會。正顏子所謂

既竭吾才。欲罷不能之候。到此地位。一步深似一步。庚桑子不

能限其所至故欲其折衷於老聃奔蜂越雞喻己之才小不足

以化南榮卻承上越雞一邊添入魯雞暗視老子詞意雋妙筆

亦跌宕生姿文之逸品也

南榮越羸滿載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

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奇句使人莫測暗指挾三言而來故○林

王荆公曰越方獨見而謂借來之眾正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關也

宣註因老子猛地一勘失所素持

南榮越懼作然顧其後此老誠實可憐○陸註三言尙在下文此

見者存也老子蓋微窺之而越不知所謂以為真有人隨其後故

瞿然回顧及後顧無人又聞老子之言乃悟而自慚且歎老子之

即所問本是一層而

忽然分作

兩層用筆

奇變

宣註愁我

謂非藏身

之道

以三言為

患又欲於

三言之中

求免其患

是萬不可

得之勢也

可憐二字

將迷途喪

父之苦一

筆寫出

洞見隱微已反忘之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言今者不知所以對答老子由不知老子之詔已即已所欲質問於老子者也所欲問即

下三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不知老子所指在心地也南榮趺俯而慚仰而

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林註言聞老子之說不得其解茫然不知置對之間併欲問之語而

失之也此老迷問可憐老子曰何謂也問此欲問者何言也南榮趺曰不知智乎人謂

我朱朱字疑衍文或趺字之訛愚知智乎反愁我軀以有涯逐無涯○一心不仁則害人

仁則反愁我身仁人憂天下○又一心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摩頂放踵以殉

義○又一心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戰於中願因

楚而問之因楚以為先容○胡註師前弟名即君前臣名之義林註人己之間顯此則失彼所以為患下文宇泰定者至

心則使之句共三百餘字層層痛駭人已之義不在兩下較量處老子曰向吾見若汝眉睫之間

林註沁心
之語如冷
水澆背。

吾因以得汝矣。

妙論。胡註：迎頭與人偕來之間，即眉睫間露之也。

今汝又言而信之。

趙復自言

三心之患，是得之於所見者，又信之於所聞矣。

若規規然若也。

如喪去聲。

父母。

喪其本根。

揭竿而

求諸海也。

揭竿則高自表，著求諸海則茫無津涯。

汝亡人哉。

如逃亡者。

惘惘乎。

無所

依貌。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

不能復其本真。

可憐哉。

二字冷隲，正是懇切提撕，欲使打掃心地。

南榮越求見老子，可謂專心嚮道。老子窺其來意，尙未能一其

心而渾然無間，故先為拔去病根，與人偕來一句，猛然致詰，奇

語令人驚愕。莫測端倪。人字即作心字解。人止一心，以心求心，

不若運化於無心。無心者與天為一。有心則有人之見存也。吾

忘吾答二語，機趣環生，亦非尋常悟境。然即此可見心之不一。

於虛靜是謂召好去

惡也。

胡註熟哉

句言其用

功自克如

此也。

集說內捷

則外物不

得入而撓

其心外捷

則內欲不

得出而逐

於物然此

不過強制

之力耳其

勢必難以

兼治若外

孰哉鬱鬱乎如炊物之熟其氣鬱鬱然而其中津津乎有滲猶

有惡如惡寒惡熱也。惡音屋所惡如津液之留是物之粘著而未

熟不可欲速若猛省自愁雖鬱鬱乎有不可遏之盛氣然已津

津乎有滲漏之處矣蓋以好惡之滑心為可惡即猶有所惡也夫

外獲音獲縛也如以皮束物者然者不可繁而捉持也外為物縛其類甚繁已

不為將內捷音堅閉也從內內獲者不可繆音稠相而捉內為欲

繆結欲拗轉將外捷從外關門以防其出。郭註捷關捷也耳目

遺其耳目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

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林註耳目獲於聲色則莫若

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獲矣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

術獲於事為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內不獲矣老子曰開

其門解其紛是也胡註外縛於物而欲件件捉之則捉不了內縛

內俱獲則雖有道德

者不能持久況倣效

而行者乎宣註單受

外獲有內捷之法單

受內獲有外捷之法

外內俱獲則動而物

交坐而心馳如落叢

棘如擣膠漆雖有道

者無奈何況初學乎

外內獲者內外俱縛道德不能持雖道德全備之人尚不能強制而況放同道而行者

乎放者一步靠一步初學道人值此更無把握郭註偏獲猶不可況外內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心術流蕩於內弗能止也

請入就舍用收視返聽之功召其所好有心向道去其所惡有

心勝私好者一心惡者一心召之去之又一心皆不能兩忘而

化其道也當其用心灑濯之時變化薰蒸亦若氣之上騰於釜

然而所惡者必不能以盡去以心制心即此去惡之一念展轉

相生猶足以擾吾心況惡之津津於中者仍有所未去乎外獲

者不能逐物以持之則用內捷之法以杜其紛乘內獲者不能

憑虛而制之則用外捷之法以防其奔逸此中已不勝收攝之

甚言其病
根深難也
凡初學先
須清其源
制外養中
然後兩者
自消耳

胡註言彼
能說出病
根故可用
藥我之病
連自己都
說不出故
津津之惡
不能拔盡
若驟用大
道一醫必

勞而非無心之妙用。至於外內俱獲，物則抵隙而來，欲則潰防
而出，其患更不可勝言。末二句詞意危悚，正見得無心運化而
功用自神，有意持循而聖知皆窘。為放道而行者，痛下鍼砭，純
是反面著筆，透出藏身深眇實義，真精心結撰之文。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自能指其病端然其病病

者猶未病也。從病者之言以施治，猶能用藥。○陸註：病病者，謂知病之為病者，蓋心也。若越之聞大道

譬猶飲藥以加病也。不知病之所在，而驟聞大道，轉增交戰之疾，譬猶風邪未去，而進以參苓，必致壅塞於中。

而病益加甚也。○陸註：既知外內獲之為病，又必知所以免外內
披之方，乃有以衛其生矣。病喻趣舍之清心，生喻心之本體也。

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暫且放下大道，不治之而養之，真透徹本原之見，衛生即上文全其形生，藏身

百善事心身圖家六 雜篇 庚桑楚 十

敲錮益甚

而生不全

矣故但願

聞衛生之

經

筆乘能抱

一能勿失

即道德經

所謂載營

魄抱一能

勿離也無

卜筮而知

吉凶即不

出戶知天

下不窺牖

見天道也

能止即知

止也能已

深眇之意。○宣註。病未易去。且求衛生。在
醫家為王道。高手。在儒家為大舉。要方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

一乎。郭註。不能勿失乎。郭註。還
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不用將迎
至誠如神。

○郭註。當則吉。過
則凶。無所卜筮也。能止乎。定。○郭註。
止於分也。能已乎。息。○已與止不同。止
則凝然不動。立得脚

住。已者。過而不留。放得
手開。○郭註。無追故迹。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自得。○郭註。全
我而不效彼。能

脩然無乎。郭註。無
累乎。停迹也。能侗然無乎。郭註。無
知。節礙也。能兒子乎。純任天然。○

之厚。比
於赤子。兒子終日嗥號。而噓咽。不嗔。和之至也。任聲自出。
不由喜怒。

終日握而手不掇。音藝。手
筋急促。共拱其德。性猶
也。郭註。任手之自握。非獨

得也。終日視而目不瞋。作瞬。俗作
羊流動也。偏不在外也。人皆注意於物。則偏

視。故其視專一。○郭註。任目之
行。不知所之。郭註。任足之
居。不知

自視。非係於色也。○瞋。即眩也。

即知足也
舍諸人而

求諸己即
自知者明

自勝者強
也儻然即

汎兮其可
左右也侗

然即渾兮
其若濁也

兒子即專
氣致柔能

嬰兒也
宜註兒子

句特申詳
之不是取

譬乃說盡
衛生工夫

所為郭註縱體而與物委音蛇音移而郭註同其波郭註物波亦波

二句屬衛生說不必粘定赤子。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解釋胸中凝滯之物而復還清虛

化處。胡註此喻最妙。蓋人之精神起初如水一般無所凝滯。一

入世俗鑿錘便成癥結。先將此種消化乾淨便是全其生初之理

至於至人之應物無方仍不失其本來境界尚屬未能也陸註德

者純全之本體衛生則所以去其病也人之真性湛然如水而知

識蔽結則如水凍成冰矣能兒子者夫至人者冰解凍釋以相與

自去其蔽結猶之乎冰解而凍釋也後漸入此境相與
交食乎地耕食而交樂乎天均陶太和上句淺此句深皆與物相
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日在人物利害之中不相與為怪俗異不
共不與不
相與為謀不費不相與為事無所儻然而往侗然而來不訢不距

丁三... 卷之三... 衛生工夫

合參所謂至者亦止

是衛生之經已

胡註共食乎地共樂乎天日在人羣而無人累此至人之衛生所以異於赤子也。陸註凡此皆所以去真性之累乃至人衛生之經非即至人之德也。

於所不知耳兒子自

生之經非即至人之德也

曰然則是至乎

同便可由此到至人地位乎。郭註謂已便可

然不知所為所之不

得此言而至邪陸註既非至人之德而至人之衛生亦不外是得非衛生之至道乎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

待學為兒子而若槁

兒子乎

到頭來總是一赤子之心方完得大人性分也。郭註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

木死灰者是也

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

宣註曰非也曰未也

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極言其無心。林註上段雖與人物利害相接而不攪猶知有人物利害之說

而告之又無進詞是

也此處欲拈出不知二字故又將前能兒子乎複說一遍其命意與前不同惟不知故能槁其形而灰其心也此不知二字與下文

何以故蓋至道己不

知止乎其所以

若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

鳥

有人災

外上段但一有心以

也

上交食乎地一段隱隱指出至道其進境則不可言一涉工夫便屬有心自以為至不能融化老子祇要他立定脚跟并其衛

此爲至便
是眼中金
屑矣老子
止要并消
去他這箇
念頭
陸註形如
槁木心如
死灰則死
生無變於
己更有何
禍福禍福
之降自天
者且有如
無有更有
何人災足
以害其生
乎此則天

生之經而渾合於不自知然後再進至人地步禍福定於天能衛
生天且不違何有人災來災二字叶韻響絕○郭註禍福生於得
失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得失無自而來
○宣註以上南榮老子之言畢以下各段皆莊子發明至道之言
南榮越舍至道而問衛生之經胸中漸有把握蓋至道不著邊
際有心持之則四面八方捉摸不住茫然無據之時幾不知病
根所在驟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不若里人有病自知之而
自言之易於施治也故以衛生爲勿藥之良方老子迎機開導
祇是透徹衛生之理拔出病根抱一勿失以下一氣趕到能兒
子乎卽承此句闡發衛生旨趣寫出一片天真赤子何知衛生
動於外而無損於中眼前妙解信手拈來超脫無比勞其形者

真自全之
見子方是
衛生之至
如前所云
尚有意乎
為赤子則
雖冰解凍
釋猶非其
至也

胡註字心
胸也心胸

逸其神。正為至人對照行不知所之三句。拍合衛生不粘不脫
語意渾然。由此方可進道。而即以為德之至焉。則又非也。水之
性澄清而不滯。凝結而為冰凍。已非水之本性。冰解凍釋。則復
其初。衛生者亦不過還其清虛之體。以為進道之資而已。交食
乎地以下。一氣趕到衛生之經。煞住於衛生道理。並無所加。祇
還他一箇空洞無物樣子。又迴抱前文兒子句。重言申明。再翻
出一層妙解。歸到無心上。方是絕頂工夫。禍福四句。以衛生之
功效言之。環結譬猶飲藥加病意。餘味曲包音絕。亦鏗鏘叶韻。

○宇泰定者

胸宇安泰凝定

發乎天光

由靜生明。由定生慧。從槁木死灰後得來。全是天光發見。○郭註天

泰定則發德之字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呂註身者人之

天然之光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陸註天光即

耀而照見天然之光也即齊物論以明之明葆光之光宣註泰定發光靜者

真吾從此自驗之所謂虛室生白是也發乎天光則天在我矣下又用人字

修為而至跌出天民天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只作半面語妙人見其人而

於有恆則于兩天字我見其天也○郭註天光自

世俗不來彼所以泰然而定也宣註自人視之猶人耳人有修者能造泰乃

纏繞而人舍之天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有恆者人舍之人欲天助之天

舍則全乎來○郭註常泰故能反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其為天民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處為天民出為天子皆獨成其天也○郭註此二者俱以泰然而

天之所助則可為天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宣註自人有修者至此一氣讀下趕出兩

之肖于俗天字言人見其人而實已通於天也陸註發天光則人而天矣是

將人舍解乃人之所以為天見天則人見其所以為人矣必修行至是乃與

作人歸天天同其悠久而有恆悠久同天則離人而立於獨故人舍之合天

子解作帝而通於一氣故天助之則雖猶是民猶是子也獨能仰合乎天而

可巨言、通、卷二、雜篇、庚桑楚、三

王則與庚
桑子不釋
然之意相
矛盾

為天民克肖乎
天而為天子矣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
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

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三箇不能字見大道不容著力學焉行焉辯焉皆不知止乎其不能知而有為為之也

○郭註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言人皆欲學其所不能知凡所能者故是能於所能夫能

於所能者雖習非學也○呂註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

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

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

辯是也亦通○陸註惟不以知知乃是不學之學不道之道不言

辯則知止乎其所不知斯為知之至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去

即衛生之至不然猶未全其天鈞也
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胡註

上三項歸入此句○郭註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胡註

學行辯三項陪所不能知一句所不能知即人舍天助之理也

若有不即是者不知天鈞
見內篇
敗者虧乎天之
正與天助之
相反生下人

誅鬼誅等語○郭註意雖欲為理終
備物以將形
此形○郭註因

必敗宣誌天鈞句與上文一正一反

胡註備物其自備而順其成形備具也將順也陸註將即不違將父之將猶將形則養養也以形接物終不徧物則形為物擾而失所養矣惟虛以待物生而可免而萬物之理自備乃藏不虞於內形矣所以將養其形也藏不虞於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臆度之謂陸註生者長養之意以心慮心則懷刑事事不勝慮則心為事絀而如死矣惟無思無慮而於事無所用而可免於其預防乃所以敬中以達彼旁通四達○郭註理自達耳非慢中外刑矣因長養其心也而敬外陸註人情之不一也彼我之間最難相通雖曲意以徇無以達其所益也惟敬存於中而在彼之心自然與我相孚是敬中以達彼也不能知如是而禍至者乃天道之偶然而不足滑我之成德而入於靈舍也

其自備而順其成形備具也將順也陸註將即不違將父之將猶將形則養養也以形接物終不徧物則形為物擾而失所養矣惟虛以待物生而可免而萬物之理自備乃藏不虞於內形矣所以將養其形也藏不虞於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臆度之謂陸註生者長養之意以心慮心則懷刑事事不勝慮則心為事絀而如死矣惟無思無慮而於事無所用而可免於其預防乃所以敬中以達彼旁通四達○郭註理自達耳非慢中外刑矣因長養其心也而敬外陸註人情之不一也彼我之間最難相通雖曲意以徇無以達其所益也惟敬存於中而在彼之心自然與我相孚是敬中以達彼也不能知如是而禍至者乃天道之偶然而不足滑我之成德而入於靈舍也

若而是而萬惡災害橫逆至者皆天數也慎獨如此而猶不免禍患特天數之偶然○郭註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非人所自取○郭註有為而至惡者乃是人不足以滑成郭註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

不可內納於靈臺也郭註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滑亂也成猶素也謂德之素成者也靈臺謂心有靈

智能任持也即靈臺者有持有箇把持而不知其所持無心持之乃為善持若持以有

可虛厚小扁卷六 雜篇 庚桑楚

可虛厚小扁卷六 雜篇 庚桑楚

林註此從禍不至福不來再推出一層言禍福有時無定突如來如能不傷其藏身深眇處胡註夫靈臺本有箇把持而不容妄為出入者也若不知所以持而強持之則將不見其實有

心則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雖持之而不可也蓋無心持之間合自

不見其誠己而發郭註此妄發作謂不自照其內而外馳也每發而不當不足於中轉欲自炫

於外何能發皆中節業已入而不舍已入於不誠之中又每更平

為失屢屢紛更失常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必罹刑章為不善乎

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必有災咎○胡註雙頂明乎人明乎鬼

者大庭之內閭室之中皆發天光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於心然

蓋靈臺有持則存誠於己而外物不得而搖之細讀此段純是中庸慎獨之功

字者空闊清虛之字以之屬胸次言正見其與天為一泰定二

字形容心境以至靜而蘊至明即為天光所由發照之於天而

諸己而妄發妄發之
久遂入於
中而不舍
其過益多
不待天鈞
之歟而先
自敗矣
苞按泰定
發光以下
皆莊子發
明首段衛
生之意不
必盡屬老
子之言諸
解另畫出
作一段一
段分之則

不欲自炫於外。人見其人而已。則獨成其天。由泰定而修身凝
命。受之以恆。任天而不任人。故人舍之。見人即以見天。故天助
之。同是民而稱爲天民。早已超出凡民之外。同是子而尊爲天
子。不過完其赤子之心。全是盡人合天。退藏於密。功夫學者行
者辯者。皆自以爲能知者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則至道含於
淵默之中。而天鈞自運。天鈞所在。渾漠無形。妄用其知巧。必且
斲喪其本。眞安得不敗。備物將形三句。皆自全其天德。天德本
無所歉。而天數或值其窮。无妄之災。聖人有時不免。要不足損
其已成之德。而擾吾泰定之天。靈臺者。眞宰所棲。著意持之而

自成邱壑
合之則雲
漢天章組
織無縫也
均可不必
拘泥

林註券內
外即老子
所謂左右
契也猶世

思慮皆窮。何如不知所持而形神俱適。轉入不可持一句。如挽

强弓勁弩。筆力千鈞。以下皆從內外交關處。抉出病根。足見天

人之界。判於隱微。顯明幽閒。為不善皆無可遣。而致飾於顯明

者。正以幽閒為藏身之地。還他兩面打穿。尤為悚切。明乎人鬼

即所謂發乎天光也。獨行者。行於空虛無物之中。脩然而往。侗

然而來。有絕迹飛行之概。誠字從反面勘出。獨字從正文結出。

與大學誠意中庸慎獨之功。互相發明。真可以輔翼聖經賢傳。

○券音勸內者取信於內行乎無名獨行獨見。尚實斂華。郭註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白於名。

券外者取信於外志乎期費貪多務博。細大不捐。郭註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為物也。行乎無名

人立券以爲憑之義。行乎無名。根上字泰。定向來志。乎期費根。上不見誠。已而發來。唯庸有光。根上發乎。天光來唯。賈人三句。根上每發。不當來與。物窮者物。入焉根上。人舍來無。視盡人根。

者唯庸平有光閻然日章。郭註本有斯光。因而用之。補註云。神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賈音古。如商賈之貨殖。唯多是求。郭註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人見

其跂外貌似乎向上。如翹足而立者。陸註。猶之魁然。徒有其表。勉强期費。不肯放倒。如跂而挺立者。

不盡語妙妙。當找云。烏知其中之無有哉。爲炫耀者頂門痛下。一鍼。胡註。彼雖矜其外。而如有所跂。在人視之。不過魁然而已。

與物窮者與物一體。相爲終始。物入焉物亦來就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

能容人胡註。與物苟且。則厭苦此身。爲無可奈何。而只得如此。不能容其身也。況人乎。郭註。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

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之也。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郭註。身且

不能容。則雖己非己。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陸註。不能備物。徒欲逐物而窮之。則物已入其中。而亂其虛靈之府矣。既與物窮。

則不能因物付物。不過與物苟且相逐耳。若此者。自視其身。己不能無隔閡。又安能物我無間。而於人無所不容乎。不能容人者無

可也。字小通。卷二。雜篇。庚桑楚。

其人誅來

兵莫憐於

志六句根

上天助鬼

誅二意而

總發之

宣註人畏

其傷者志

也自召其

害者心也

谿刻者當

勒之座右

陸註兵能

殺人而止

傷其形志

則還自賊

其心其為

兵也莫慘

親至戚如途人也無親者盡人肝

臍皆楚越也宣註不復能有人也

下郭註夫志之所攬焦火凝冰

甚於劍戟也鎮鄒良劍名

間郭註心使氣則陰陽癥結於五

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乃妙

券內券外字法奇妙如稱貸者以此為徵信之符

契合於內有

其實而未嘗驚其名契合於外得其名而並欲規其利行乎無

名者雖庸行而光華難掩志乎期費者如賈人之徵逐無厭陽

託於道德之名而如有所跂陰濟其功利之私而恬不為怪猶

之魁然作歇後語使之自思正見致飾於外者其中一無所有

也為欺世盜名一等人揭出病根讀之當啞然一笑與物窮者

兵莫憐七坎反於志鎮音鄒為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

焉寇能害人而其寇可逃陰陽之寇無所逃於天地其為寇也莫大焉

陸註先天之樸即太極也及其分而有成毀雖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一實萬分者萬

貫乎物之始終而物亦來就與物且者以其身為嘗試而身且

不容兵莫惜於志傷物而轉以自傷寇莫大於陰陽外乘而實

由內召二喻極沈痛又極醒快為居心深刻一等人揭出病根

言之悚然勁聽作者洞悉物情乃有此澄徹晶瑩之境行文亦

如袁梨并翦爽快絕倫真可謂獨闢靈境

○道句通其分平聲又也道一而已分別不開而物之分者道通

通乎其成也毀也扶問反也為一。宣註分則有畛域道無畛域故

之內通受夫道而生者人亦分而有之故成毀莫不有道存也宣

註成處即是毀處分處即是通處林註道者先天之樸樸散則分

貫下三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分字又括成與毀言之

還為一未始不同一

太極也則分亦何不可之有所

以惡乎分者以因其

分也遂物物而為之

備耳所以惑乎備者

以非自然而無不備

乃有所為而求其有

以備耳歸震川曰

仙類鬼處言馳心之害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分天分地分陰分陽物物皆有太極即道之所通也分者並無可惡惡其多方

求備瑣屑以分之。郭註。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有心求備不能

兩忘而化其道。郭註。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故出而不反

逐物紛馳真理

見其鬼

祇見其沈淪幽闇之塗。郭註。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故出而不反謂情識外馳而不反觀於內也。王

云。永淪危殆資死之術已行及之胡註。不得道者入於漸滅。宣註。心神外馳不已則死期近矣。

出而得

句。馳外者自矜有

是謂得死

真宰淪亡是謂得死。郭註。不出而自得乃得生。若情識外馳以為得者是曰得死耳。胡註。得道者生順

死安。宣註。以外馳為有得。何得乎。但得死耳。晒之也。馳心於有者墮乎鬼趣。斂神於無者得其天門。分別兩種與人看最深微

滅

廣雅云殄也。而有實也。鬼之一也。

郭註。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既殄塞純

樸之道。而外馳澆薄之境。雖復行尸於世與鬼何別。宣註。以上深言馳心之害。反對誠則無息。林註。既死而有不亡者存。是其鬼之

能與林註

能通成毀為一。故能劫外獨存也。此解較諸家更精。以有形者物象無形者道而定矣。論上有

不反以下

心馳騫之患。此轉入無心運化之神。郭註雖有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矣。胡註因器以明道。宣註斂迹同虛。紛擾絕矣。

以死生之

通為一言。出無本道無體也。自本自根焉耳。入無竅道無隙也。獨往獨來焉耳。郭註

之出於機

根。出生也。入死也。本始也。竅孔也。所以知有形運於無形者。以其出入無本竅故也。胡註此二句言道之隱。副署其生也。來無根

鬼也。然觀

其死也。去無門。雖有出入之分。要止同在太極之內。有實道有實際。所謂冥冥中有物也。而無乎處無處非道。而實

反可見其

無定處。宣註有長平上二聲而無乎本剽音標。又音標。本根也。剽末也。音標。又音標。本根也。剽末也。

鬼矣。蓋出

道則無始無終。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無始終。安得有本末。但見其綿綿日長。而不知何所生者為本。何所生者為末。宣註有長久而

於機而往

無首尾。始終之端。陸註其入也。無竅。故雖有實而無一定之處。其得所歸。即出也。無本。故雖長遠而無標本之分。胡註此二句言道之費林註

也。死似寂

生。死本有實理。而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在何處。安著。滅而伸。則形器皆有本剽。而宰乎無形。遊於無有。何從窺其終始。有所出而

必屈者屈
又必伸有

無本者有長

原本有所出下闕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九字從呂氏補入文義方全宣註以原本有所出而無竅者有

實際焉則

實一句為衍文不

有所入而無竅者有實

林註惟有所出而無本者方能有所入而無竅者方能有所出而無本

氣反而歸

限於本矣惟有所入而無竅者方能有所出而無本者方能有所入而無竅者方能有所出而無本

與氣至而

四句言道之有形者皆無形也此二句言道之無形者能為有形

生無以異

也故曰鬼也分頂上四句迴環盡致

也故曰鬼

也分頂上四句迴環盡致

之一也觀

之大也。三蒼云四方為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通萬世皆道也

有形者之

字雖有實而無定處也

自有而無

可得其始終所以成元會之遙也造化之本於無形者如此。郭

則無形者

註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三蒼云往古來今日宙

之復自無

說文曰舟與所極覆為宙長猶增也本始也剽末也宙雖有增長

而有可得

而不知其始末所至者也胡註無物不有此道故為宙無時不有

而定矣

此道故為宙上

居室出入

橫說下豎說

必由乎門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生死二字當銷納在出入中言出生

可得而見

入死皆有入出而無見其形郭註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是謂天門

也若死生

道以為之

之出入則門字從出入二意生來。○郭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

造化握其機不可得而見矣故曰天門。天門者無有也。道生於無以無為門則無門也。○郭註死生出入皆

門即大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故有也。若無能為。而無有一無有。并無有二字亦無之不獨空諸所

有也。而萬物皆出於無。有則無。註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

有者又似無不有矣。○宣註無有一無有。乃眾妙所在也。故聖人所藏焉。藏乎無有。得

雖有而究不能以為奇。○林註根上無形二字來總

有也。萬物收無本無竅無處無木剽等語。

有也。萬物收無本無竅無處無木剽等語。

有也。萬物收無本無竅無處無木剽等語。

每書寫小扁 卷六 雜篇 庚桑楚

二

之必出乎無有者。並非有無有也。卽無有亦一并無之也。聖人之藏其神者。亦無有也。亦并無無有也。蓋其心忘而止於所不知者如此。所謂全體一大極也。歸震川曰。以上論生死之根。

大道渾淪無物。太極之初一而已矣。至分爲兩儀四象。其數處於無窮。而物物各具一太極。道所爲通乎其分也。物不毀而何以有成。成之始卽爲毀之終。成毀雖分。道通爲一。逐物分開。何等瑣碎。有意分別。何等紛馳。是皆出而不反。自以爲得也。出乎人則入乎鬼。此外更無所見。出乎生則入乎死。此外一無所得。本真旣滅。軀壳僅存。雖具人形。已墮鬼趣。所惡乎分者。其害必至是也。隨手接入大道。紐轉機關。方是出有人無境界。道體無常。以無形爲極。人皆滯於有形。聖人則以有形之物理。取象於無形之造化。而人事定矣。此一句結住上文。卽總冒下文。一氣

環生直貫到入出而無見其形從虛無縹緲之中透出天門所謂五雲樓閣彈指即現也解天門只用無有二字窺見真境如赤水之得元珠全以神遇萬物皆出乎無有有者道之迹無者道之精也有不能生必返於無而後能即無以生有可見無有之妙矣舉其所有者而無之已將有字打落舉其所無者而無之并將無有二字抹去眾妙之門即藏身深眇之地也執迹以求者更從何處窺測聖人哉

○古之人其知智有所至矣惡鳥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至字應上弗可以加矣是一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

陸誌至者
並忘此身
自忘生死
次者知有

形矣而下去聲也郭註盡其散以死為反也反歸也○郭是以已分矣至者能以生為而之乎聚也注還融液也一死生

悅惡分言其次則已分生死又是一等人○郭註雖欲均之然已分矣管見雖不及於稟質為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

至人亦異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於常人也造其至則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生

○至者大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與常人處生死者殊矣其次曰始無有既有生空俄而死

首亦大宗之友也師以無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守之吾

以造道之極則言友與之為友其次則貫穿生死又是一等人是三者雖異公族也公

以進道之方法言同也族者宗也言雖旨趣各異同以大道為宗○郭註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

歸註三等俱能無是非於胸昭明景大也與下甲氏著戴也皆以翼戴公室

雖異其實中故謂之公族皆楚公姓而著姓○宣註同源此二族是著其所戴之先人為氏也甲氏也著封也此一族則以所封之邑著姓○

處先說公族也後找出三族然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林註畢竟楚人好說楚話

愚按三族之喻太覺寬泛無甚意思殊非南華妙境

褚伯秀云賦者似形

向之三者已復差之。陸註戴職任也著戴者著其所戴之官因以為姓也甲冠也氏字也公子之孫以王父之字為氏是冠之以其字為姓也封封邑也著其所封之地因以為姓也雖有親疏而非有二本持名號之不同耳三族不一其姓然皆為楚之公族非一也此借喻上三樣人雖各持一說然皆以道為大宗無二本也

陡提有無生死分出三樣境界皆能以道為大宗比之於公族異派同源正所謂數典而不忘其祖也昭景二族著其所戴者以為姓甲氏一族著其所封者以為姓所著非一而其為公族則一也著此一喻以見三說之旨趣各殊皆為見道之言切不可錯過真源再覓鳧汀鶴渚也

○有生

有生之初渾渾噩噩不可知感也字林云黠釜底黑也馮然聚氣而生本屬幻相黠反也馮然而生如釜

河華亭小童圖卷六

雜篇 庚桑楚

三

非形而生底一抹是黑有何彼此分別披然分散貌分散而披於萬曰移是

於形者也與生者暗醜物也同一語妙披然物則人人各據一幻形曰移是

人寄形而謂造化移而在是則各持一己○郭註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

生亦猶是所是也是無常故曰移或曰賦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亦通

耳俄而披散則所謂嘗言移是試言所移者究竟看見此甚麼非所言也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胡註

我者又移致是糊塗而不可分別也至紛披而雖然不可知者也一轉故作

而之他不可定其有移乎所在則可言矣然豈所宜言哉雖然不可知者也活筆移是

無○郭註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之○宣註故作三拆臘

集說披然星散則所是者轉移無定矣故曰移是於移是而試言之則非可勝言也

祭者之有臝臝音皮牛之百葉臝音陟牛足大

也臝臝乃牛身之微物而臘祭時畢陳之以見牲之全體是其為

物在可棄不可棄之間究竟是二物亦不能無別○郭註物各

有用臘者大祭備物而殺有臝臝此雖從散禮應具陳不可散棄

也宣註忽下兩喻參差頓挫皆比不足言者亦可言也欲言移是

先作如觀室者周遍於寢廟又適其偃寢廟神之所棲偃謂屏廁

許淡宕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

偃洩處觀其大不遺其小

雖然不可勝言者特其移之所底上不可逆知者也若約略言之則有可舉似者其譬如牲之脰胾室之寢偃乎臘冬至後三成祭名合參移是者以其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則有知是以

焉。以上二喻見非所言者亦可言也。○郭註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

彼一此誰能當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陸註牲室之喻諸解

皆有未達蓋羞以肺肝心為上而脰胾之褻亦臘祭之所用則至

微之物有時可散棄而不必備又有時必備而不可散棄也室以

寢廟為尊而屏廁之褻亦觀室者之所必周則所忽之地有時而

可略又有時而必審也物之輕重隨時不同如是惟此可以舉似

移是故請試言之胡註脰與胾一樣何用彼此分配寢廟與息偃

之所皆室何用遍觀而其各不相同為去聲是舉移是承上請嘗

之處則不可不知也故舉移是言之

言移是舉之則嘗言之○胡註

也。○宣註人各據其生以為根是以生為本郭註物之變化無時

本已見未忘不能玄同物我也以知為師郭註所知雖異因以

乘是非起○郭註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也有名實言名實爭是

非則確有因以己為質以己為是非之主人人各持一己見○郭

名實也註質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為是非之主

雜篇 庚桑楚

三

知為師二
者相乘生

是生非是
非移而果

執以為名
實因持先

人之成見
以為主自

以為不易
之節且欲

強人以從
已至於以

死償節而
不移若此

者不知所
謂已亦未

嘗有物用
舍窮通非

使人以為己節使人皆為己所節制而成其堅因以死償節死守不移

如以身殉名抱石投河一等人郭註當其所守非真脫也節成而身死故曰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智

以不用為愚以自用其言為知而以不用其言為愚以徹通為名以言之通徹是非者為名以窮

為辱不徹則以為辱皆生於見有己也郭註不能隨所遇而安之移是今之人也古人渾同無是非

如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蜩與鸞鳩同而人又與之同是同於同也看破世相郭註同共是其所同

宣註人生渾同耳分異之間只是規規為己寫來可付一笑說得卑陋之見同於微蟲小鳥何等眼界何等心胸

以臧喻生見有生皆如釜底之黑一片模糊至披之於物而紛

然有形移之於是而各持異見造化推移之理本來不可名言

而言者嘵嘵不如姑即其所言而與為窮究臘者二喻最有逸

我也而妄
有知愚策
辱之分移
是如此正
今人之小
知也猶之
蠅與鸞鳩
同於榆枋
之適而不
知有鵬程
之九萬又
安知天地
之大哉

林註世法
中尋常問
話說得媿
媿如許

姿。臄與胾同屬於牲。何庸分別。寢與偃同屬於室。何用徧觀舉
不足言者以爲言。亦猶臘之舉其大而不遺其小。室之舉其全
而又及其偏也。下文極言移是之失其本真。分我分人生是生
非。爭名爭實。知愚異其見。窮通異其心。一切堅白異同之說。惑
世誣名。與微蟲小鳥。同一啁啾。真可付之一笑。末句疊用同字。
妙緒環生。物與物同不足怪。人與物同則可悲也。上下千古言
之慨然。與齊物論借喻設音。異曲同工。真勘透世情之語。

○踉

音輦。誤踐也。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放驚。謂不謹也。辭謝而引咎於放驚。

兄則以媿

踉。兄足。則無庸辭謝。但

大親。如父母

則已矣。

並煦媿亦無庸矣。愈親則形迹愈化也。

可至言小語

雜篇

庚桑楚

三

宣註父母

則知其恕

己并不必

軀批

道愈進則

形迹愈忘

世人何故

趨其下者

郭註明

恕素定

不求宜於物

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仁無親

更堅於金石

至也

郭註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

郭註視人若己則不相

至知

智不謀

郭註事至而應無所預謀

至信

屏除

郭註屏除金石不信也至信

郭註視人若己則不相

辭說斯乃禮之至也

至義不物

郭註行而宜

郭註

郭註

郭註

郭註

此言道以相忘者為至市人之與父兄相待各異其情是一箇

天然樣子並非有意安排也五德並稱舉其至者言之則化矣

○徹志之勃

任其自然著於

有為則塞矣

六者謬心也

用心修飾失其天然理者

勃然欣

羨之意

解心之謬

去上聲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

德之累達道之塞

林註道者

易以容動色理氣意

六者累德

六者累德

林註

道者

易以

容動

色理

勃又作悖

李正己云

去德之累

始可以全

德除心之

六者謬心也

用心修飾

失其天然

理者惡欲

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

六者累德

遊心

陸註正靜

則志不勃

虛明則心

不謬虛而

無為者德

之純無為

而無不為

者道之妙

○上文四

六之累分

屬志心德

道其實去

志心之累

皆所以全

德道也故

此又倒從

道說下言

也情發而不自禁則去聲就取與知智能六者塞道也道貴通不

趣舍從違炫智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如水之澄則正也平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呂註凡此諸累不動盪於胸

文所謂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故無為道者自然道德之欽貴也德

而無不為也此段是入道下手工夫道者自然道德之欽貴也德

貴於生者知覺德之光也德之精華性者性即天生之質也猶言

自然胡註此所以貴於性之動率性謂之為無為而無不為乃是真

履道全生而循性也為謂之失失其知者接應也外交於

稱為耳非有為也為之偽有為而為謂之失失其知者接應也外交於

有為也作知者謨也而內度於心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郭註

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胡註猶睨謂不著意而已經看見若一加

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

胡註猶睨謂不著意而已經看見若一加

胡註猶睨謂不著意而已經看見若一加

胡註猶睨謂不著意而已經看見若一加

胡註猶睨謂不著意而已經看見若一加

胡註猶睨謂不著意而已經看見若一加

有唐書

小篇

卷六

雜篇

庚桑楚

言

一

一

道之無爲。而無不爲。比德更尊。是德之欽也。而無爲之德。具於生初。持以有生而德始可見。是生者德之光也。既有生。則有氣質之性。是質也。既生而有性。則有心志於是有乎有作。

審視何不可知之有。言知者修爲之易也。○宣註如目斜視一方。所見者不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而感

後應非有心於動也。○郭註若得已而動。則爲強動者耳。故失也。動無非我之謂治。祇率其在我之真。非從物

起見也。○郭註動而效彼。則亂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德主於無爲。治徵於有爲。

二者相反而實則相順也。○郭註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宣註二者雖若不同。而皆無爲而無不爲也。陸註誠由有知而

復返於無知。則知止其所不知。所不知者。不求知而已。遇真境猶

睨視者之不經意而已。可微窺也。如是以爲知。雖或動而有爲。皆

自然而發於不得已。並不以有心與焉。則有爲一如無爲。而德全

矣。故動而非僞。無非我有生之本體矣。故名似相反。實則相順也。

水之平也。內保之而外不盪也。是以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勃謬累塞。迭起循生。擾其靈府。譬猶操舟者。出沒於駭浪驚濤之際。反側不安。欲其正也得乎。屏除四六。而不使入於中。便

爲有矯僞而失其本初矣。要而言之。有爲實起於心。之有所知。惟有知而後與接爲。構也。惟有知而後有。謨謀以相關也。下文轉入不知。乃爲真知。歸結道字。

覺水天一色。風正帆平。泛乎中流。渺然無際。正字示與南鍼靜。虛明層遞相生。不煩作意矜心。自然有此功效。無爲無不爲。語意渾成。寫至人心境。一片化機。有自在遊行之樂。履道則自然尊貴。全生則自著光輝。循性則自全本質。有爲者擾其性。爲而僞者失其性。皆知之爲害也。交於外而知識周徧。謀於中而知慮精詳。以察爲明。必有所不知之處。睨而視之。得其一偏。或轉遺其全體。何若知止其所不知者之爲至也。動以不得已。民曰遷善而不知所爲。動無非我。己雖有爲而自完其分。無爲也。而無不爲。名相反而實相順。呼應處一片靈機。有風水相遭之趣。

陸註昇之射能中微

而不能使人

不加以其

善射之名

則猶有迹

非神技也

聖人因任

自然能全

其天矣而

未能自忘

其天使人

亦並忘其

天是拙於

人也惟全

人則自葆

其天而並

不自知使

○昇工乎中微

中去聲

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以技取名危道也必渾然無名而後自全於天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矣

○宣註譬下二句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能自晦此聖人

與昇對說用兩拙字陪一假字皆遜乎全人也

夫工乎天而偃

音辰工也

乎人者惟全人能

之聖人工乎天而使人稱之故曰拙乎人全人工乎天而使人忘

註工乎天而拙乎人天人渾而為一所以為全全人工乎天而使人忘

謂工於天即偃於人全惟蟲能蟲惟蟲能天

感於天而不自知也能蟲能天語妙顛撲不破

起反不若蟲矣宣註能天出於天然不待修為也

去聲 全人惡天與天合者忘乎天也

○宣註聖人工夫天尚有法

人亦相忘
於其天是
工於天而
即假於人
矣聖人已
造其極而
全人又聖
人之至也
如清任和
皆聖而集
大成者乃
其全耳
智譬則巧
聖譬則力
故以羿之
射為喻
陸註全人
則不惟任

作平聲同鳥謂全人雖惡人之天惡知人奉而況吾天乎人乎何
工乎天烏知其為天也以天之名自己分出箇天人來更屬有心乎郭註都不知而任之最妙宣
註天人一概渾忘打進一層百尺竿頭無可進步更有步虛之妙
羿之中微能以巧著而不能自泯其巧譽之而遂以敗之是以
有逢蒙之禍能使人無已譽則技全而神亦全也聖人工乎天
而拙乎人雖法天而未能使人忘其為聖有聖知之名則有功
能之迹也惟全人純任乎天而人不知其為聖并不知其為天
獨成其天者乃其假於人者也能蟲能天陡插一喻奇妙不可
思議知而極之於聖知之無可加也而未始不拙於人愚而極
之於蟲愚之盡其類也而猶能自全其天大巧若拙大知若愚

天而已抑且惡其有任天之心

郭註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往

胡註一足之人豈顧外飾腐刑之人豈顧

可得無為之旨矣。全人惡天。謂全人能自全於天。並其工乎天者而忘之也。忘乎人之有心以為天。而況吾之分天分人乎。三句從心境中流出一絲不掛之語。極為超曠。筆亦跌宕生姿。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從對面著筆。言此特以弧矢之威取之耳。若不適羿者。則羿不可得而射

之矣。然則得者少而逃者多矣。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使之自適於廣大清虛之宇。順物之天而

與我相忘。則雀何所逃。是故湯以胞作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

里奚。兩賢存濟世之心。各有所好。用其所好而致之。故為所籠。是故非以其所好去聲籠之而可

得者無有也。惟至人無所好。故不受籠絡也。介者別足搯音眺。以手揮斥之也。畫外非譽也。

介者不顧外飾。故搯畫而棄之。郭註畫所以飾容貌也。胥靡刑刑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搯而棄之。胥靡刑餘

死生插二
喻視無心
最妙

之人秦漢以之供力役者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身已殘矣無復有生人之樂故死不足畏生不足戀人心

能如二者之相忘其孰得而籠之介者胥靡不足道若至人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死生不渝其節寵利不撓其心更脩然自適矣

拜本善射而雀又值其鋒是雀之自投危地拜乃得其施其弧

矢之威也儻自適於寥闊清虛之境冥鴻高蹈遂為矰繳之所

不能加以天下為之籠而雀無所逃則世俗之樊籠可謝矣伊

尹自任以天下之重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皆得以其所好者

籠之可知幣聘之隆鈞衡之重乃聖王籠絡賢豪之具而惟一

無所好者不入其牢籠介者無所飾其容故侈畫而不視為輕

重胥靡無所賴於生故登高而不懼其顛危毀譽死生付之兩

忘更有何事可為羈束借喻至人心境語盡而意不盡超脫非

常○雀之適弄者皆遊於弄之殼中也以天下為籠則翩然高

蹈自非弧矢之威所能及無所畏此而思逃也此句應作如是

解方合莊生出世之深心。

○大復詔

習

不餽

宣註餽作愧謂反復循習而無可愧之行。郭註不識人之所惜元嘉本復者溫復之謂也詔

苞按此句未得確解郭註及諸本俱形牽強惟陸註謂服習其常而不投人之所好頗得其旨○由人入

玩也夫人詔詭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溫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饒遺之此至愚不識人之所惜者也無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之胡註詔讐通饒遺也言人雖反復讐我而我不答正侮之而不怒之實也陸註復詔猶服習也不餽不以遺人也服習其常而不欲投人之所好則忘乎人之情矣
而忘人只重此三字忘人因以為天人矣無人之情
人而天者也○宣註無可愧而能相忘於人則純乎天矣○故敬陸註無人之情即可謂自適其天之人此由人而入天者也

天又必進於自然合天非可以有意為之也不喜不怒則忘情之至直與太和元氣同其沖虛矣若當可怒之時心已出於怒強制焉則雖不怒而怒之心自在也當有為之時心已出於為

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天本無心一和氣之流行敬之侮之

並無所計較也。郭註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自然者乎。宣註天地沖和之氣敬之者自敬於彼無與也侮之者自

侮於彼無傷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怒皆稱物而出而非有心於怒則怒之所出過而不留仍

一不怒之天和也。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即上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欲其靜則先平氣欲其神則先順心有為也欲當去聲則緣於不得已不

得己之類聖人之道郭註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聖人豈求無為於恍惚哉

復謂不餽諸解支離總以忘乎人而全於天者為主天和之洋

溢充滿不必擇物而施敬者聽其自敬侮者聽其自侮喜怒兩

無所容心至人之同於造化者如是則人也而純乎天矣值其

強制焉。則雖不爲，而爲之心難沒也。怒與爲卽出於不怒，不爲矣。欲靜以下結以聖人之道。

可怒者而不怒，卽有所怒，仍出於不怒之心。泯其有爲者而無爲，卽有所爲，仍出於無爲之詣。此忘乎人者之所以獨成其天也。欲靜欲神欲當，三層歸結聖人之道。前兩層單句平排，後一層用三句挖下，寓排偶於散行中，體密氣疏，極變化參差之致。

雜篇徐無鬼第二

逐段逐層各有精義自成一則妙文如海上羣山參差錯立一

邱一壑皆具奇觀殊形異態結構天然正不必強為聯屬也

○徐無鬼

魏隱士緡山人

因女商

魏之幸臣

見魏武侯

名犖文侯之子治安邑○因者為之先容也

武侯勞

去聲

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

平聲

顧乃肯見於寡人

武侯

只是尋常見解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

翻轉說來奇妙莫測○胡註機鋒甚

捷似戰國策

君將盈者欲

者同嗜

長

好惡

均去聲

則性命之情病矣

此是陷溺

失真

君將黜者欲擊

音牽引去也

好惡則耳目病矣

此是刻意矜情之病耳目無以自娛

陸放翁曰此篇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爭奇獻怪遊涉此者即可新耳目長意見讀莊子至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真西山曰勞人損己
俱恬也○郭註者欲好惡內外無一可者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近君反為
我 故不申解山林之非病而專治魏侯之病 武侯超然 司馬云猶

災人歸反
超然遐思欲求所以免此病也 不對 林註武侯此時頗有悟 少焉

為苦總不
郭註謂不說其言非此時意境 不對 機可告以真人之言矣 少焉

為物所撓
此處稍作停 徐無鬼曰嘗語 去 君 試以顯而 吾相 去 狗也 性命之

為真不惑
頓最有文情 徐無鬼曰嘗語 去 君 試以顯而 吾相 去 狗也 旨難言

胡註喻性
故借喻狗馬因其 下之質 下等 執飽而止 獵大搏執飽則不捕喻

情耳目俱
所好者明之也 下之質 下等 執飽而止 仕者之得祿而其心已

不宜病必
是狸德也 妙妙以喻解喻如 中之質 中等 若視日 凝然上視其

如亡一喪
也 是狸德也 妙妙以喻解喻如 中之質 中等 若視日 凝然上視其

一而後能
然猶動於物也。陸註中質昂首不垂 上之質若忘其一。上等材

免其勞
若仰首望日然喻人之豪邁自高者 上之質若忘其一。上等材

一者身也
疑之至不知有已也一者已也。陸註上質靈雋卓越神餘於形

謂精神不
若忘其身喻人之形全神玉遊於無有也。一謂身也若視日則能

動若無其
守其一矣然尚有一之見存也亡其一則空洞無物胡註執飽而

身也
止固卑不足道視日猶未免高望遠志而有好大喜功之心亡一

舊法直謂
則嗒然喪耦不知有我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相狗相馬同是

馬齒曲謂
蓋併其一而忘之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相狗相馬同是

馬背方謂
蓋併其一而忘之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相狗相馬同是

頭圖謂目
胡詒四者
亦非有意
爲之然未
離平四者
則彼我身
未化也
宜誌以狗
馬之真動
人之真是
從武侯之
所好所明
者通之
若亡若喪
真人之言
也以人論
之即是略
然喪其耦

偏作側透之
筆波折極佳
吾相馬直者中
聲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四句以馳
驅步驟言
是國馬也
動合渠度是一國所矜尚之馬
而未曾天下

馬也
轉入馬之神者又作側
勢有龍跳虎臥之奇
天下馬有成材
生來便是
若卹
如卹

有亡
若遺
遺棄也卹佚是驚竦若
飛之貌寫出駿馬神姿
若喪
去聲
其一
二句一氣讀方

其一句同一意境均
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若是有者超佚絕塵不知其所
稱心滿意之筆
寫來神采欲飛

武侯大悅而笑
從狗馬悟出真境
陸註國馬以況國士之遊於
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待調習而自然若習若

佚神攝其形若喪其身超佚絕塵不知其所至如神龍不測以況
天下士之遊於方外者意謂上質狗天下馬猶如此則武侯於已

固不得以祿士繩之欲其仰承意旨爲容悅也武侯
悟其方外人而又不嫌以狗馬自況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
音稅
吾君乎吾所以說
稅
吾君者橫說
稅
之
鋪張

月全字小編
卷之二
雜篇
徐無鬼
三

之言。
苞按陸註

以方內方
外分警恰

台高士意
境觀若亡

若喪及超
佚絕塵等

語固非世
主所能羈

席也或以
為鍼對武

侯進求上
理殊失本

意至謂武
侯悟其為

方外人則
恐未必然

其則以詩書禮樂從音說揚厲之則以金板六發謂金匱所藏六

說如太公六韜皆縱橫遊說者所尚從事而大有功者戰勝

也此皆古人陳迹不足以動其真情而大有功者攻取

富國不可為數上聲言如此而吾君未嘗啟齒喜悅今先生何以

說稅悅吾君使吾君說戰國時誰解若此乎如此陳義徐無鬼曰吾直不過告

之吾相狗馬耳故作不關女商曰若是乎聞所未聞曰子不聞夫

越之流人乎越境甚遠流人乃有罪去國數日見其所知知而喜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是從故國見過數面之及期音

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但似其本國之不亦去人滋愈久思人滋

深乎郭註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夫逃虛空者再接一喻流

忘其所以喜也宣註此處略頓夫逃虛空者再接一喻流

人喻離性日

也不過狗
遠逃虛空喻逃於藜藿柱持乎鼪鼯音右鼪鼠之類之逃空谷之中鼪鼯

馬之喻投其所好故塞其間絕非人境跟音廊踉跟位其空奔逃而立聞人足音登曲恭反空

大悅而笑耳然真人之言天機也然而喜矣比見似人者句又進一層言不待見其人即而況

清妙最足以觸發性靈故因女商之問而親切言之前後均用二喻前二喻極超後

二喻極醒事外逸致絃外餘音陸註人失乎兄弟親戚之警欬謂言其側者乎從足音又透入一層聞人足

喜又當何如以起下感觸真言如遇故戚足以動其真情也警欬喉中聲也○郭註得所至樂則大悅也胡註前一層本是陪筆反將此層順手帶起前一喻順推此一喻倒挽俱用法活變處林註

逃虛空數語寫出寥落不堪滿目荒涼之景幾使離人灑涕猿號鵑聲不堪聞也聞足音而喜透出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

真境一意忽作兩截無限文情君之側乎久矣夫三字如開歎息之聲○郭註所以未嘗啟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真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

則忘宣註真者人之所固有但為物累迷喪耳今以真人之言警效其側不啻遇至戚矣安得不悅○流人一喻喜字引端未竟緊

寫其學小扁卷二雜篇 徐無鬼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其性真汨
於勢利如
去國既久
遁入荒谷
而其性真
則猶之親
戚故舊也
今告之以
相狗馬而
即於狗馬
微示以若
亡若喪之
天真正如
披蓑藿而
通以兄弟
親舊之譬
歎也能勿
喜乎○疊

接逃虛一喻。透出兄弟親戚一轉。其喜乃更不可禁。武侯大悅之。故如鏡花水月。不言自喻矣。真心非莊生無此親切妙喻也。
○逃人流人是喻性之散失在外。不是喻人須善體會。胡註今人於紛然酬酢之時。迴念孩提最爲可樂。味乎此可以悟反性之旨。

此段前後喻意逐層透出真情。從顯而易見者親切指點處處沁入心脾。開手即就他病字翻出妙義。警快非常。本是武侯勞無鬼卻一筆撇開。轉是無鬼勞武侯寵利之櫻心。不如山林之適志。對面反照。機趣環生。以下作兩層揭出病根。病在性命者深。病在耳目者淺。要之皆病也。縱恣其耆欲好惡。固爲失己。強制其耆欲好惡。亦屬累心。空中一擊。正是絕妙機鋒。武侯超然不對。輕輕頓住。極有文情。狗馬之喻。因其所好者以通之。即就

作二喻即就喻意點入正意作結倍有神致斯爲筆妙
宣註物慾奪舍性情蕩失與流人迷人何異偶一感觸真言如遇兄弟親戚營款其側不覺忻快矣讀此曷勝慨然蘇穎濱曰

其所明者以曉之相狗分爲下中上三層相馬只分出國馬天下馬二層極變化錯綜之致若亡其一若喪其一一者已也忘乎已則操縱入神齊物論所謂喪我者正此間語妙也武侯大說而笑與超然不對句映發生姿前此猶是高望遠志此則真境躍然矣女商欲以詩書禮樂金板六張從容開導任你橫說縱說總不足以動其真情何能相悅以解流人逃人一意化兩與前幅狗馬二喻相配而此處尤真摯動人去人滋久思人滋深聞足音楚然而喜與上文三喜字一氣相生均從肺腑中流出轉入兄弟親戚一層更覺文情悱惻動魄驚心以流人逃人

曲體物情
已臻妙境
歸震川曰
勞生之極
反本之思

胡註喫不
慣酒肉纔
是真高強
擯酒肉而
不御者終
偽也
林註即將
酒肉之味
生出養字
來言為乘

視出真情之汨沒以兄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託出真人之妙
論句句打入心坎而武侯大悅之故可不煩言而解矣人當中
年以往去天日遠迴思孩提之時最為可樂即此可得真情也
何弗以真人之言警欬其側哉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麋麋飲葱韭以賓

同擯謂棄絕也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求酒肉之味邪俗見其寡人亦

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

將來勞去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

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人同此養非必獨厚於君○郭註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口義養

之與匹夫
所養雖殊
而神有各
足高非長
而下非短
也
陸註神者
心之神明
也屬民自
養神明畢
竟難安是
不自許也
蓋神者虛
靈不昧原
好公和而
惡私私姦
之疾故當

生也天地之生物本
同無高下貴賤之別
登高喻貴不可以為長平聲
居下喻卑不可以

為短胡註言不可尊已卑人以恣其欲承上一字
起下獨字與臨深為高加少為多同一語妙
君獨為萬乘去聲

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如此是違天地之平矣○宣
註此登高而自以為長也
夫神者不自許也特養其形耳已之

慮故雖汨沒之餘尚有真
情發見○郭註物與之耳
夫神者好和同而惡姦私已申上不自

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胡註推
已及人則暢然損人利己則歉然也
夫姦病也神之故勞之應

君之形唯君所病之神病其何也何故至此○林
與神句唯君所病之神註收得冷雋武侯曰欲見先生

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息也兵其可乎
為義偃兵二者總是一事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特形

為義即下文為仁義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其迹

勞之 耳不見其愛而後無害○郭註愛民

天下事原 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有意

無一定之 不競於兵而競於名故彼此皆欲成其美而兵端已伏於中○郭

形既見有 註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

利之形必 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陸註以仁愛民民之所利也而利之所在

造出有害 即害之所伏也為義偃兵以義相高相傾相軋大亂以興正兵端

之形也亦 所由 起也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此入手決無成功○郭凡成美有

必無兩全 起也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此入手決無成功○郭凡成美有

之勢既成 討 惡器也器者形迹也一落形迹之中便是不好裁料○君雖為

後起之事 好 惡器也郭註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惡器也君雖為

功必先自 仁義有為幾且偽哉以仁義相愛者即以仁義相市故曰惡器偽

伐其本來 為真 形固造形仁義既不離乎迹則以形造形從此生事成固有

之真性也 也 形固造形矣理固然也郭註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成固有

更無變偽 也 形固造形矣理固然也郭註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成固有

而能相安 伐成於此必傷於彼不若渾然無變固外戰此句承上二句來意

無事之理 成成名之迹○郭註成則顯也變固外戰此句承上二句來意

既變其性 動也以內變召外君亦必無盛鶴列陣名猶傳云於麗譙高之間

命之情而 變已且將與物鬪 君亦必無盛鶴列魚麗之陳也於麗譙高之間

為仁義自

必馳逐於

外而戰以

求勝也不

戰勝無以

為仁義則

其為害民

之始造兵

之本所固

然矣。戰

字生出下

文。

合參人情

以得為順

以失為逆

無得則無

失故曰無

藏逆於得

無徒步驍騎於鉗壇祭壇或之宮皆以喻心言不可動心兵也承

上外戰句來。陸註麗譙鉗壇以喻心鶴列徒驥以喻競為仁義

無藏逆於得得美名轉致爭競是得中有逆也得中有逆則失耳

無以巧勝人以巧勝巧無以謀勝人以謀勝謀與謀戰。郭註

平率其真知而知無以戰勝人總上二項皆從藏逆於得句勘出

各有其長則均宣註巧謀戰三者必皆懷藏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

私應上神字只作心字其戰不知孰善善否勝之惡鳥

乎在郭註不知以何為善雖剋非己勝。胡註此君若勿已矣言

不能已與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各有曲折之妙天地之情誠者神之所在

於愛民反對偽字以應去天地之情即上

可也言小編卷六 雜篇 徐無鬼 三言 一

不務必得則不以機巧智謀戰爭而求勝益以此勝人能勝人而不能自勝也
宣註無藏逆億之心於貪得語亦精確
搜如黃帝以仁義搜人心之搜
周濂溪誠無爲一語足以蔽之

文天地之養一。而勿攬。勿以有爲者攬之。郭註若未能一。則莫若修己之誠。夫民死已脫矣。自然

於君將惡鳥乎用夫偃兵哉。郭註甲兵無所陳非偃也。○宣註冷峭。○欲愛民而爲義偃兵。是有心成

美也必至多事而爭勝無鬼止勸他無動心
兵存誠順應舉世大和真天德王道之言也

起處閒閒引入與上段同一機局。上是借喻以動其真情。此是

莊論以杜其僞念。意境雖同而文法又變矣。勞君之形與神。卽

上文耳目性情之病而悚切言之。山林之勞。勞其形者。逸其神。

酒肉之味。養其形者。汨其神。邀樂於天。邀食於地。與物大同而

不尊己卑人以自逞其欲。故形全而神亦全。神不自許。已將一

切耳目鼻口之養。看作戕生。醜毒。伐性斧斤。非神之所樂受也。

歸震川曰
養身養民
俱物攫之
林西仲曰
有爲而形
者能造其
形於外所
謂兵莫憚
於志也心
執定而不
化則有攻
伐之形心
爲物所變
亂則有戰
鬪之形言
外形皆本
於內形也
胡註心有

隨手撇開形字重提神字引起後幅文情好和則物我同歸一
致惡姦則奉養不以自私揭出武侯病根祇在恃萬乘之尊而
盡欲以取卽強制其欲而神亦不恬用兵以濟其私固謂之不
愛不義偃兵以矯其弊庸有當於愛義乎愛民而適以害民偃
兵而適以造兵卽始可測其終卽本可窺其末用頂鍼語駁倒
文侯筆鋒犀利凜若秋霜仁義者天下之美名人各欲成其美
美與美相炫而是非起美與美相形而傾軋生有所成必有所
虧有甚美必有甚惡命之曰惡器足令高談仁義者斂手息心
道莫妙於無形有形則以形造形而環生不已道莫渾於無成

所形則憑
空造出一
形矣心有
成算則自
然生出攻
伐矣心有
變動則內
未出而外
已戰矣故
下文遂極
言心兵之
不可有

有成則由成致敗而戕伐無窮道莫堅於不變有變則以變召
變而內外交戰鶴列徒驥兵衛之森嚴也麗譙錙壇肘腋之近
地也心兵之動其象亦猶是矣藏則伏險以出奇逆則偵謀以
求勝巧者兵機之默運謀者兵法之周詳戰者兵端之迭起三
者在內則謂之心兵在外遂成爲兵象殺戮以逞其欲兼併以
養其私皆神之所不許也等戰也不知其孰善戰而勝庸愈於
不勝用冷詞詰問最有逸趣處處攻透題堅正喻夾寫奇正相
生極行文之樂事一結歸到修誠順應映合好和惡姦句筆妙
如環末二句夷猶宕漾丰致翩翩有閒鷗戲海逸鶴任風之態

呂註欲見大隗而七

聖與僭所以皆迷亦

猶七竅鑿而渾沌死

夫欲見大道而聖知

不絕宜其上達迷而不

不悟也幾乎當面

錯過然已多此一問

矣宣註特訪

大隗卻止過童子童

○黃帝將見大隗五罪反乎具茨音慈之山喻洪荒之初方明為御昌寓

驂乘去聲張若謂朋前馬二人先昆閭滑音稽後車二人後至

於襄城之野襄城寓名。宣註襄除也詩獫狁于襄是也七聖合

帝為皆迷喻屏神知無所問塗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

聖遊方之內者故至此皆迷著下文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宣註

之野固童子心地也牧馬又伏後案。胡註七聖汝知具茨

之山乎曰然若汝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兩然字妙然於所然大

境真人惟童子能知之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

存見童子如請問為天下到此則不問塗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見大隗矣而逕問為天下

唯篇 餘 鬼

子之與大
陽是一是

二見童子

不可見大

隗矣見童

子即真見

大隗矣

歸震川曰

若此者即

禪經如是

如是之意

長者有道

之人生於

無始

呂証人心

具神神則

無方而遊
不出六合

若此舊註指而已矣此字應指襄城之野言其空洞無物屏除治

復矣。宣註若此者目前之境即襄城之野也相忘於廣漠而天

下自治矣胡註徬徨無倚行不知所之正為天下之上也或指為

牧馬者固非或指為治病者尤非蓋童子尚未說出瞽病黃帝何

從得而知之下面帶說不過言治病尚然為天下亦不過如此耳

又奚事焉掃除他為字不為之為乃真為也。郭註予少而自遊

於六合之內喻言圓於方隅。宣註人生自赤子而稍長便涉予

適有瞽音茂目病拘方之見為物眩搖。宣有長上者教予曰長

厚德汝若妙妙乘日之車日者行於空虛之地周而復始終古無

司馬云以遊於無城府之野則無物可而遊於襄城之野以眩之是為治瞽病良方今予病

少痊瞽病痊則為進道地步而大隗可見矣。宣註黃帝遊而予

之外者非
有督病者

不如是

陸註乘日

之車隨日

輪之推遷

行所無事

也襄城之

野蓋極乎

六合之際

尚未出六

合之中。至

遊乎六合

之外則遊

於混茫之

一氣更非

六合之所

能囿也為

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從襄城之野再透出一層無方無體超妙入神。胡註六合之內交臂應指也。襄城

之野冰解凍釋也。六合之外則不可方物矣。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指上所言予又奚

事焉。予但知治吾病以遊無窮而已。奚以天下為事哉。郭註夫

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攫焉。故我無為而民

自化宣註已盡為天下之道矣。下面害

馬一喻因帝固問不得已而復應之也。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

非吾子之事。故作一折轉出下文。雖然請問為天下。既知其若此

郭註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陸註言子小童辭。再折黃帝又問小童曰

自不屑為天下。願教我所以為天下。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現前

指點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

矣。止是去害別無功能。前面兩箇為天下亦若此句均在無形

處指點此句較為明顯。郭註馬以過分為害。胡評第一層不

著形迹為天下之上也。此二層漸加明顯

然到底底是無為宣註除此更無相加之法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

天下若此則無為而

無不為也又何事乎

宣註至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七聖未能為

童子故也能為童子

則身在此野中豈有

不識真境真人哉天

下同宥於此野中便

更用為字不著亦若

而退。師天則純任自然。大人亦赤子之心也。郭註。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

此段寓意最妙。大隗即道之所在。不可以形迹求。具茨之山。猶

披荆棘而搜尋靈奧也。七聖皆迷。正是屏除聖知。解心釋神之

候。呂氏比之七竅。鑿而渾沌死。亦自有見。然鑿七竅是害其天

迷。七聖是去其疾。以彼方此。似猶未合。胡繩巖闢之是已。七聖

不能為童子。有聖之名。轉入迷途。迷字固是病根。卻已透出真

境。然必待真人指點。由疑生寤。方可拔去病根也。襄城之野。借

喻心境。一物不畱。一絲不掛。惟童子往來其間。問途於童子。相

遇於赤子之天。即不啻親見大隗矣。具茨大隗作兩層問答。童

此而已矣。二句正是現前指點。索解人而不得，又增牧馬一喻。然於馬無可知，只須去其害馬，則仍是無爲之旨，非有益也。六合之外，只是襄城之野之進境耳。如此一段憑虛結撰，可惜。

子知之而不言其所以然，已將知字渾去。祇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可以得其語妙。引而不發，真境躍然矣。折到問爲天下，已不免微雲點綴太虛。童子只就眼前境界，輕輕一逗，并將爲字化去，妙極天然。六合之內，與襄城對照，世故紛投，足以耗其神智。督病二字，寓言最精。神馳於外，易至眩搖，專精內視，則無此病矣。童子終日視而目不瞬，無物之見存也。乘日之車，乃至人之運行不已，接而生時，與尻輪神馬，意境相同。遊襄城之野，已覺空空洞洞，獨往獨來。然尙是進道之初境。至遊六合之外，則超妙入神，并襄城亦不足限其所至矣。爲天下亦若此。複筆透

從來昧卻

林註牧馬

去其害馬

與治身去

其病身其

指一也去

害馬義見

馬蹄篇

宜註三種

人是一樣

敘法

呂云諸士

獨樂其性

之所偏皆

通於物而

不能囿物

過一層上此字指襄城之野。下此字指六合之外。均不從天下

索解。命意最高。後幅增出牧馬一喻。現身說法。詞意由微而顯

便不及乘日車者之返虛入渾。遊於無物之初。然祇是去害於

天下仍無所加焉。則亦與無為之旨趣。互相發明也。黃帝稱天

師而退。則七聖可無所用。而大隗亦不必再見矣。妙文至文。

○知士知去聲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諱之事。則不樂。自矜明察則以凌轍詬諱為能皆囿於物者也。以樂召物。物

固之。如在囿中而莫能出乎其外。用單句束住三種人。極有力。郭註不能自得其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

而來。非強之也。陸註此正對惠施輩而言。故特揭其情而砭之。思慮之變。旁心巧幻。曲以未通也。談說之序。自首至尾。務竟其說也。

者也。

林註四句

言各有其

能而憂無

以自見九

句言各有

其能者各

專其用。

宣註九種

人又一様

敘法。

林註農夫

二句言各

有所為者

各有所取

庶人二句

言各遂其

所為者有

故相洽也。

凌誅之事爭辯求勝以氣凌人

互相詬誶也。以堅白鳴者如此

招世之士。招搖動人者。○循本以

興朝。

奮興於朝將

自炫以求售。

中民才

之士榮官

注意軒冕以為榮。○陸註中

在民之中者也故以有位為

榮。宣註庸碌者惟思保位。

筋力之士

勇矜難去聲多力故

勇敢

之士

筋力以力言勇敢以氣

言負氣則奮於捍患

奮患

奮起於憂

患之中。

兵革之士樂戰

則以戰

關為樂

枯槁之士

伏處

宿名

宿如信宿之宿言其畱戀高名。○陸

法律之士廣治。

去聲引法律以推廣治

法如申韓商鞅之輩。

禮樂之士敬容。致飾

之士貴際

仁義分際辨之甚明所重在交際也。○郭註士之不同

之士於此等地步尤為不苟

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胡註際大關節目也仁義

音異親近

人品所爭祇此片時機括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也。音異親近

草同力合作

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事非其所素習則神不注

郭註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雜編

徐無鬼

三

以自喜也
宣註慶夫

二種人又
一樣敘法

庶人二種
人又一様

敘法貪夸
二種人又

一樣敘法
末一種人

又一様敘
法

林註三項
人言各有

其性之偏
者言得失

易於動念
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旦暮之業為喪殮計也。如力役傭工之類。郭註業得其志故勸。○循本勸者勉於

力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郭註事非其巧則惰。○李云壯猶疾也。循本壯者勇於為宣註得所藉則精神

鼓舞。○按此二句用有字。上二句用無字。一反一正。變換參差。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郭註物得所嗜而樂也。

權勢不尤

○尤者特異於眾

則夸者悲

○夸耀之人患得患失。夫其所憑藉則悲矣。

勢物之徒

於樂變

○喜為變詐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怯寵憑權爭能角勝。遭時得用斷不能相安於無事。

此一種人獨用單敘散行之筆。氣韻生動。○郭註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貧賤無常。陸註以上十五種癖習成性之人。歷歷指數。皆為小知好癖。一曲自是者寫照似莊似謔。蹀躞縱橫。勢物之徒樂變總一句。言自招世之士以至貪夸者。諸如此類。一切競於勢利。役於物欲之徒。其身心之所樂。各隨所習而變。大抵如是。遭時二句又申言之。凡此勢物之徒。苟其所遭之時。有可用其營謀。不能淡泊而無為也。○按此解只作十五樣人。而以勢物三句總束。與郭註相合。

歸震川曰：宣註連勢物三句，作十九種人，而以順比於歲。此皆順比於歲。隨

而不知逐物。二句總束上文，與郭註微別。理俱圓足，並存之。變動移步換形，各安其一偏。若四時之相逐，而旨趣各殊。○呂註

陸註不物。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

於易言其。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不知有。不物於易者也。

用心直如。暑暑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圍於一物而不能相易，且為物所易，而不能以易物也。○郭註：士

一物且不得為物之。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

靈秀而知。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宣

變易者。註：不物於易，是倒裝句法，與上文皆圍於物句，是一樣意思。○將

宣註一筆。十九種人又一束。胡註：順比於歲，合於時。馳其形性。○外內潛之

寫出十九。趣也。若此者，為物所易，而不能以易物也。悲夫。○慨歎無窮。○郭

萬物終身不反

潛入於萬物之中，而不復變。易。奔馳到老，淪沒其本真。悲夫。○註：不守一家之

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忘歸者，所以悲也。宣註：四

句又作總束。止兩字一歎。胡註：諸家病痛，惟冷眼旁觀者知之。即

偶知已病，而一入局中，便如蠅蚋蚊蚋，死不放手，直至斃而後已。焉。豈不可悲。陸註：當時小知好辯之徒，自以為高出等倫。莊子乃

涕。○句調參差錯換。胡註此篇亦善用排偶。但法律句調變化玲瓏。不至如刻意篇之板。而乏趣。便覺令人不厭。苞按陸註極醒。讀南華總要提清線索。方有精神。實註所謂一筆寫出十

比之於勢利下賤之流。同一僻溺。忘反而悲。其大愚不靈。真是蠢然一物。無法可爲變易者。刻雋痛快。讀此一段。應當發其冷汗也。一段內信手拈出十九種人。綴敘參差。有嶺雲四起。澗水爭流之勢。而處處筋搖脈動。體密氣疏。絕不形其累贅。又行文之化板爲活。機趣環生也。看他開手三句。破空而來。筆力橫絕。卻用皆囿於物一句束住。束上卽帶起下文。有官止神行之妙。接連又列敘十六種人。異態殊形。各盡其致。卻用順比於歲二句束住。攢簇處極有恣態。控搏處極有精神。末四句總結全幅。將十九種人一齊抹煞。筆墨欲化爲雲煙。○按陸註劃起首三項人爲一篇之主。鍼對小知好辯。以察爲明。如施秉之流。自謂高出

九種人平
排下去尚
未標出虛
山真面也

合參惠子
知莊子之
言為己發
明知其不
可而強以
為可也

等倫者而以皆囿於物一句束住中間平排十五項人陪襯上

三句所謂比之於勢利下賤之流同一僻溺忘返也而以勢物

之徒三句束住後幅總結上文將十八項人歸併為一痛加鍼

砭似此著解便覺賓主分明通身靈動矣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去聲。○不期而中。無定的而倖中也。

謂之善射

乃謬奉以善射

之天下皆羿也可乎

郭註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甲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也乎言

不可也。○宜註借皆羿引下皆堯句

惠子曰可

直是勉強答應此即所謂是其所非

莊子曰天下非有

公是也

公是謂大同之道

而各是其所是

人各自以為是

天下皆堯也可乎

郭註若謂

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胡註未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與未有定的而

宜誥乘惠

子答應即

轉一語打

進既可皆

堯便無獨

是矣魯遠

帶一語引

起文法最

逸

陸註人皆

以冬為寒

夏為暑而

獨以冬為

火夏為冰

則與人所

是者異矣

弟子以為

遂之獨執

各中其所

中同也

惠子曰可

自是者故以為可也。莊子曰然則儒史墨翟

楊朱

秉公孫龍名

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

彼是則此非此是則彼非若皆非也則無是若皆是

也則無非而各是其所是

果誰居其非邪詰得雋妙

或者若魯遽

音渠人者邪轉出一層使

用筆不測翻若驚鴻。陸註五子皆執所見以自是者若堯也何為復相非乎故即以此詰之見惠子已不能就五子而定其孰

是也。而或者止知自是則惠子又一魯遽矣魯遽疑即所謂儒者下文言遽與弟子論道喻之調瑟謂弟子非而已獨是即其事也

其弟子

遠之

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

極寒之時能不以火爨而鼎可使熱

而夏造冰矣

極暑之時能不待沍寒而冰可立造蓋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以氣相召也弟子以為得遠之道可以奪造化之權以此神遠遠亦當是其所是也。循本二事雖奇然不過

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冰未為奇也故遽猶魯遽曰是直不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不以此自居

所是道不
過如此乃
速則謂此
猶因天地
四時之行
陽極陰生
陰極陽生
陽生則水
中有火陰
生則火中
有水猶非
己之道也
宣謹夫一
瑟之問又
是變調且
無不相應
如此則二
瑟五音之

陰中包陽故坎為至陽之原以己之養陽者召之故冬可爨鼎陽
中包陰故離為至陰之原以己之養陰者召之故夏可造冰二氣
不難於相召非即以是盡道也而遠之所得不過如是則弟子之
言已盡其蘊乃遠以弟子能得其道為恥託言非是猶惠子以不
出乎眾為恥
欲更端強辯
吾示子乎吾道
不言其所以然而第
為之調瑟故示神奇
於是乎為之調

瑟廢也
置一於堂廢一於室
兩處各置一瑟
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堂上宮角
鼓之而動

室中宮角不鼓而亦動宮角同而相應與陰陽同而相召非有異
也○郭註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宣謹舉宮角以該五
音也

音律同矣
遠示弟子而自以為道者止此○林
夫或改調一弦

此下皆莊子駁魯遠之道與弟子所見無異也改調一弦言無論
二瑟音律相同自然感應即以瑟言之本調既成五音各有定弦
彼此相應自無差忒今或改調一弦則本調變矣五音皆移動而
更易改調之五音非復前調之五音宜乎與前之木調不相應矣

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
乃二十五弦
隨所改之調

正其相應
尤理之常

何足異乎

今遠以此

夸其弟子

自謂精微

不知五音

之相動與

二氣之相

召有以異

乎可見在

人則見以

為非在己

則見以為

是究之相

等耳。○調

字平聲註

中本調等

而皆變而五聲仍彙彙如
貫珠無不相應者何哉

而音之君矣

此非於五音之外有異聲也
以所改之調為眾音之

君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為君故能

役他律鼓宮宮動是本調之宮為主五音自可旋相為宮二十五弦皆隨之而動。郭註無聲則

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

急緩為調也魯遠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

應同耳未獨為能事也豈果勝於弟子乎

且若是者邪應轉或

若若魯遠句。○郭註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魯遠

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宣註惠子與四人各是其所是而究

無公是母

乃若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

壓服

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言彼之與我辯者欲角勝於

也我相拂相鎮而不能相勝

人皆以我為是則何如矣聲名聲也。○郭註未始吾非者各自是

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循本惠子言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

是而四子非矣宣註惠子蓋因上文莊
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
子言都差不多而自矜己之終是也

字去聲一調和之調

一聲調之

調也

宣註將不

愛子變作

兩慈將愛

鐘夾在中

間皆故為

此錯落跌

宕之筆

陸註其求

唐子也則

第以給堂

金使令未

始出疆域

之外奈何

忽棄其子

其命闢也不以完

闢與躑同。殘其子之足使之躑躅於宋為彼司闢謂闢者不須用完人也可謂不愛其子矣。

其求鉞

音鐘

劍鼎與鐘也是二物字林云鉞似小鐘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則鉞鐘又是一物。

也以束縛

恐其撼搖損裏也可謂能愛其鐘矣喻惠子輕其性命之情而以詞辯

聲為重也。郭註賤子貴鉞自以為是也。

其求唐

失也荒唐

子也而未始出域

不能遠索喻惠子不急於求道任其喪亡。

有遺類矣

遺失其種

類也惠施畔道而好辯皆猶齊人遠子而愛鐘也。宣註愛子不

如愛鐘豈非於推類之道有遺乎。而齊人不知其非也喻惠子與

四子正相類耳乃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其與齊人之用心等耳

胡註躑子喻不愛精神鉞鐘喻肆力堅白。唐子喻大道不在淺近

遺類猶言不知類。歸震川曰躑子逐之於宋不欲其完至求鉞

鐘外物反加束縛唯恐有傷乃求亡失之子不肯遠索自失輕重

規疏有

夫楚人寄而躑闔者

寄止於舟又是躑闔之人不自投於高地是倒句文法

夜半於

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

躑闔不便於足勢難與舟人鬪夜半無勸之助之者益更孤危。陸註五子皆以自

於異國乎。是於推類之道有遺矣。言人於親疏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為非之非也。宣茂公曰：魯遠一喻。如許侂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不過。

是為道猶同舟共濟也。互相攻辯猶同舟相鬪也。勢必難行。猶同舟相鬪先已不濟也。未始離麗於岑。音琴也。

又音隱岸也。言舟向未著岸。而足以造於怨也。舟未拍岸正需舟人。乃不以為德。而與為造怨。何益乎。郭註

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宣註。又就蹢躅上變出楚人一

喻出奇無窮。言楚人之蹢躅而寄於舟者。忘舟人載之之德。乃於夜半無人時。與之鬪。殊不知此時尚在舟中。則正少舟人不得。乃

與之造怨。何哉。喻言學者先須師長之力。既乃與之角辯。殊不知已尚未登彼岸。徒開罪而已。此蓋莊子自占地步。深斥惠子也。胡

註蹢躅不能動。舟人習於舟。其勢明不敵矣。夜半無人。其勢無可解救。未離於岑。其勢一無依傍。可知造之怨也。亦何為哉。適以自

形其苦而已。循本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論。不惟自蔽其明也。抑且不免於禍。

此段折惠子之自以為是。層層引喻。全是一片苦心。非前期而

倖中。是離乎正鵠以為中也。無公是而自是。是遠乎大道以為

明自是者
究竟與人
不遠耳齊
人一喻如
許佶屈反
至看破取
意止是淡
然不過明
用情顛倒
者不自見
其非耳楚
人一喻如
許佶屈及
至看破取
意止是淡
然不過明
學尚未至
輕與長者

是也。卽淺形深，正欲使之自悟。惠子好爲辯論，莊子卽從其自是者，而添出儒墨楊乘與之頡頏，見彼此各據一是，亦如人人之皆可爲堯，無所謂獨是也。隨手帶出魯遽一層，用筆如飛鴻戲海，逸態翩翩，舉鼎造冰，陰陽同而相應，安絃調瑟，宮角同而相生。弟子所見者，不出乎此。魯遽所言者，亦不能有加於此。安得自以爲異人，而別有所謂道邪？改調一弦以下，莊子卽其說而重駁之。蓋律無弗同，無論兩瑟之互爲感召者，雖異地而應以天籟，卽一瑟之自爲感召者，雖改調而並無殊聲。魯遽自以爲精微而不能獨成，其是亦猶各是所是者之究無公是也。且

手辯上意層出不窮讀前文不料復有後文讀後文不料更有後文真是神明於文略略搖筆便令人目眩也

若是一句拍合惠子應轉前幅或者若魯遽句無限文情下文又轉出一說以爲眾不吾非則我可獨成其是正惠子病根固結處此間宜痛下金鍼躋子與鉞鐘孰輕孰重殘其足而以爲便於司閭縛其鐘而以爲不勝愛護猶之倚樹而吟據槁梧而冥者不愛其精神而愛以堅白鳴於世俱屬用情顛倒輕重失宜求唐子而未始出域不急於求喻淺嘗者終無所得接連三喻前後皆借用不愛其子而以愛鐘意夾在中間錯綜入化末後增出一喻仍是從躋子句脫卸而來寄於舟則舟人之德不可忘與之鬪則躋閭之力不能敵夜半無人則難望將伯之助

未離於岑。則難為彼岸之登。勢迫孤危。忽生肘腋。彼搢擊大道。

而輕與長者爭辯者。何以異是哉。前用陪襯之文。略逗正意。後

幅純用喻意。喚醒不必以莊論鍼砭。自覺沁入心脾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因送他人之葬。經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音渥。漫塗也。其鼻端若蠅翼。戲以白土塗鼻端。若蠅翼以試匠石之能。使匠石匠人名石。斲之。

寫匠石先寫郢人為質。字伏脈。○漢書因義作優。人服虔云。優人

古之善塗。澆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飛泥誤著

其鼻。因今匠石揮斤而斲之。匠石運斤成風。四字寫匠石入神。聽其所為而斲之。郭

瞑目。盡堊而鼻不傷。匠石本領最高。郢人本領亦最高。神定而外其形者。疑然

一無所動。必如郢人。匠石方可施其技。所以謂之質也。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

宣註妙絕

無端一喻

使人莫測

所謂

胡註此段

是兩面傳

神。○寸必

有質而後

文可施郢

人斲死無

二不夫不

音故謂之

質死古來

君臣朋友

之際正當

可為而忽

焉相失者

良以此也

歸震川曰

忘形

宣註惠子

天資甚高

穎悟絕世

漆園惓惓

不舍猶孔

子之取狂

狷遇接與

荷篠而情

深也

鐘期死伯

為之

並無本領祇是好奇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元君祇見得匠石一面並不從匠石對面著解

然臣之質死久矣

質者施技之地郢人立不失容所謂質也當面一照妙絕不說元君不能受斲亦不明明指出

郢人而曰臣之質死是匠石妙於立言處○宣註逗意止此一句

自夫子

指惠施

之死也吾無以為

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三句拍合惠子一也字兩矣字如聞太息之聲讀至此方知為惠子寫照也妙文至文○

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陸註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惠子反覆辯論正以其可裁也茲蓋深惜之也林註以惠施之章猶痛惜之則莊子之言舉世無知可見矣正恐千載下亦無知之者

此段全從喻意透出正文其拍合正文處只寥寥數語已盡其

妙更不須多贅一詞也送他人之葬而過惠子之墓追念疇曩

一往情深作悲感語固落尋常見解作曠達語亦非此時意境

牙不復彈
郢人死匠
石不復斲
惠施死莊
子無與言
人生在世
雖挾絕技
又惡可以
遍施哉
一結無限
悲涼

也看他。不從惠施落筆。而從匠石發端。陡下一語。驟聞之。幾不知其命意之所在。落到臣之質死句。則圖窮而匕首見矣。一路傳神設色。俱有草蛇灰線之奇。寫匠石。祇寫其技之入妙。寫郢人。正寫其質之純全。匠石借以自喻。郢人借喻惠施。不重在匠石。而重在郢人也。惠子天質絕高。莊子樂與之辯論。雖肆力堅白。終身無成。而於莊子之言。猶能虚心折節以受之。皆其質之可與言。而良友忠告之誠。欲爲之痛下鍼砭也。鍾期死而伯牙無復鼓琴。郢人死而匠石無復運斤。獨立蒼茫百端交集。一種憂世深心。流於言外。低徊俯仰。節短音長。桓伊鄰笛之悲。無此

寄託子敬人琴之感無此纏綿得是文而惠子亦可傳矣

胡註後幅擲筆凌空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上病字指病下病字病危可不謂云

稱述中忽然夾入一段議論文法不平賴有此耳胡註言不可不及至於大病也謂死則寡人惡烏乎屬國委國政也而可

管仲曰公欲誰與上聲先問公意以便發端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也

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音之不合也○宣註不與相親

潔廉之累也以上皆言是非之又太明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平使之治平國

而不害於聖犯上且鉤鉤其乎君怒下且逆乎民拂其其得罪於君也鉤引君怒必將獲罪

宣註由莊子之言觀之桓公固猜忿之主知其友並知其君將弗久矣必不能久任以政公曰然則孰可曰勿已則隰朋可其

為人也上忘而下畔不鉤其怒而上若忘之不拂其欲而下若畔之畔非背而去之也渾同於畔岸而已列子

管仲之所
以能用桓
公者。徒以
能順適其
意耳。
林西仲曰
隰朋事業
不著於春
秋。未見其
賢與否。但
管仲臨終
亦曾薦人
太史公言
是年隰朋
亦卒。則管
仲能料生
不能料死
也。蘇老泉

作下不昧謂上不自矜其能與民相忘故在己下者不見德亦不
忍畔也。郭註高而不亢陸註上不務有為下不至越畔蓋不務
紛更亦無愧不若黃帝不見己德而哀不已若者矜其不能故下
慮廢弛也故上忘而哀不已若者矜其不能故下

者殊矣。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下句陪。以賢臨人未有

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上二句又反。其朋指隰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有不聞有不見妙。若欲事事聞見必
至備責苛求而鉤君逆民矣。郭註

若皆聞見則事萃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
遺故僅可也胡註休休有容宰臣之量也若察察為明則多事矣

勿已則隰朋可。隰朋幾乎近道較勝於鮑叔矣有不聞不見則尚
有用其聞見而未能盡泯者故第可節取也。前

後皆屬隰朋說中六句忽然凌空著
筆夾敘夾議煙波無限絕妙文心

絜廉善士可獨善不可兼善以人已界限太明也見己之善遂

豈爲定論
苞按上忘
下畔畔字
當作同居
畔岸不分
畛域說決
不可作離
畔之畔

宣註狙以
見巧速禍
古今網罟
中人，大率

不能忘人之過。上不畱餘地以處君而責難之言過激。下不畱

餘地以處民而督勸之。令過嚴。孰若渾然無善可名。相忘而化

其道同畔而適其天。此隰朋所以獨勝也。愧不若黃帝。則絜廉

小善無足取。哀不已若者。則聞人有過。皆可矜。語語同前。幅鍼

鋒相對。左縈右拂。極有匠心。入後擲筆空中。不必粘定。隰朋著

解。而千古經國遠猷。不外此數語。所謂觀山則情滿於山。觀海

則意溢於海也。其議論平正。通達妙晰。物情尤不愧相。臣薦牘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音猴之山。眾狙見之。恟音舜然棄而走。逃於

深藜。有一狙焉。委音蛇捷貌。攬音移抓音便。素報反。四字極寫宛轉。攀援

威蛇捷貌。

攬抓。

素報反。四字極寫宛轉。攀援。矯捷若飛之貌。○抓又作搔。

皆狙類也。苦顏不疑者，可謂勇於進德矣。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也。鋤色者，去其驕人之心而已。胡註必內有伎巧恃使之心，而後外有驕人之色也。或將色字推廣言之。

見賢遍。巧乎王。以巧自矜與恂然走逃者相反。王射之敏給。音石。狙才敏捷足搏。以應給於外。搏音

捷矢。搏接也。矢雖捷速而狙之敏給能搏執之。王命相者。去聲。佐王獵者。超射之。爭進而攢射之。巧者亦不

暇給矣。喻一人之知巧不勝眾人也。狙執死。射而見。執以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

也伐也。夸也。其巧恃其便捷以敖予。以至此殛身也。戒之哉。當鑒於狙。嗟

乎無以汝色驕人哉。為顏不疑戒也。顏不疑歸而師董梧。有道之士。以鋤其色

謂其德而鋤其驕矜之色。鋤字奇闕。去聲。樂不甘困苦也。辭顯就韜

不敢見巧。胡註顯顯名也。去樂則不至如狙之委蛇辭顯則不

至如狙之恃便伐巧。陸註去其心之所樂則氣不盈忘其身之榮

顯則志不驕也。三年而國人稱之。去樂辭顯未嘗不樂不顯也。郭註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樸。

捷巧如狙卒不免見執以死。天下之蹈於網罟者大率矜其捷

反截斷來
龍去脈矣

陸註齊眾
三朝以田

不得見于
蔡為榮子

蔡以為我
必有使人

知者而後
人知之我

必有自炫
者而後人

售之是不
能自葆其

真而的然
曰喪之道

巧者也其不能自全者皆狙類也鋤其驕矜之色而去樂辭顯
危苦以勵其節韜晦以全其身又安往而不自得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卓

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此與齊物論不同彼疑其不可如此此問其何以能然也

如是乃日斂而自至於斯諸解作何以自見於首尾神氣全失矣

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似乎韜晦已深當是時也田禾齊一觀我而齊國

之眾三賀之言己不輕易見人齊國之眾見齊君觀我而賀其得人也我先之必先有以自見彼故

知之我必賣之有意求售彼故鬻之炫則人知賣則人鬻若我而不有之無迹可尋彼

惡鳥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

也人而若是我則悲之矣人可悲而我悲之我亦未免自喪其真亦可悲也我悲人之自喪而我復自悲則猶未免有知即未能葆真之至是亦可悲也夫是以吾喪我而日遠矣日遠則有

喪去者名之所存即吾又悲夫悲人者亦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

者知彼此之喪為可悲尚有悲哀之迹故必泊然無心而後為其化境也。宣註杜牧阿房宮賦後人而哀後人文法本此

後而日遠矣久之累心者盡遣塊然以其形立近於天者遠於人乃有此槁骸死灰之象結句脩然塵外。郭註子綦

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日遠也林註層巒疊嶂愈出愈奇

能葆其真則朝市皆大隱之地苟喪其真則山林亦自鬻之嫌

周彥倫視終南為捷徑所以見譏於北山移文也形若槁骸心

若死灰胸次超然一絲不掛人世之軒冕尚足累其性天乎炫

玉以求售不如抱璞以自完使人共見為寶則在我已先失其

為寶其可悲者為何如吾獨怪夫悲人者與夫悲人之悲者皆

是象也

不知自悲而同蹈其可悲也後幅一句一轉聲情激越意緒蒼

涼足令自喪者悽心怆骨結句答還他槁骸死灰之問境地絕

高用筆亦有宕漾夷猶之致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觴酒器之總名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而已古人於宴會之祭常有言以相規二子乞言而引古人導

孔子使言婉轉入妙郭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墊實不言不言之言乃至言也

未之嘗言又一筆撇開言向聞聖人不言之教未嘗語人○郭註

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此乎言之今將如此而言於無言即下不

而已不言之言無言勝於有言也於此乎言有言亦市南宜僚弄

李云左傳孫叔敖楚莊王相是時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為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相宜僚則

如無言也○宣註上用言字挑此故用數言字播弄

與孫叔敖

同時去孔

子甚遠蓋

寄言也

揚用修曰

甘寢秉羽

猶云自安

其分也其

句甚佳其

用字甚有

味

林註即現

在二人往

事當可妙

運一番有

對景相忘

之機妙甚

至註人象

丸而兩家之難去聲宜僚善弄丸常入箇在空中輪番不止一箇

軍前弄丸鈴軍士皆解在手以次輪轉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

停戰以觀遂勝之孫叔敖甘寢高臥乘羽文而郢人投兵止息

言二人均以無言制勝也乞言之人尚知以無言勝則孔子何待

於言對面映照極有機鋒郭註此二子春息訟以默淡泊自若

而兵難自解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

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用其攻伐郢楚都也

丘願有喙曷銳反三尺喙者言之具雖有其喙而無待於言用半

終身言故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

不言三尺言長也宣註不言而徒有言之具此即不言之言也二

子導孔子言孔子卻就二子當身指點謂子大夫皆有不言之教

何獨丘而無之乎未用隱語煞住峭絕胡註夫子之言止此住得

韻味彼僚之謂不道之道靜此子之謂不言之辯此以下乃莊子

悠然彼僚之謂不道之道靜此子之謂不言之辯此以下乃莊子

註不道句陪不言句不故德總乎道之所一一者眾之所通總乎

言句根上有喙三尺來故德總乎道之所一一者眾之所通總乎

言句根上有喙三尺來故德總乎道之所一一者眾之所通總乎

言句根上有喙三尺來故德總乎道之所一一者眾之所通總乎

言句根上有喙三尺來故德總乎道之所一一者眾之所通總乎

言句根上有喙三尺來故德總乎道之所一一者眾之所通總乎

雜篇 徐無鬼

無三尺之誌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而言休也乎知智之所不知以平聲既

理願喙三尺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而後德總猶歸根也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此二句分頂上二

無言也為知則有不言之言也林註道者先天之樸一而不分故失道而後德總猶歸根也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此二句分頂上二

林註德有句胡誌道之所一有一而未形也德皆從此至矣止其分乃道之名自不

同乎道之而孕故總乎此知止乎不知則言亦休乎此至矣為至極道之

渾全也二句宣誌非見能同胡誌雖有德亦不能同此二句是陪下

陸誌道之德者所能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辯不能舉則不如

所一者無此一言郭誌非名若儒墨而凶矣欲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

為而無不其分故不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能舉是以有儒墨之辯論生

為德之所是生非以言得名者遂以言禍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郭註明

具者或以世宣誌以名相標凶德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受之無

有為為德所辭所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施者被者兩忘

或以無為以成大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馬汎然任之而

為德故不己宣誌若欲辯以是故生無爵雖有爵死無諡不計身後之名

同也無舉之則不勝其辯矣是故生無爵而若無死無諡郭誌諡所以

為之化有名功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實不聚美利之寔不聚於已名不

莫知其然已有○按上古帝王皆無謚郭註令萬物各自足也

而然者非立道德之名不立於世郭此之謂大人郭註若為而有之則小

知也則亦也狗不以善吠為良罵盡人不以善言辯為賢郭註賢出於性非

非言之所也別客主而吠不止猶之失本逐末而而況為大乎賢者一體大者

能舉林註此又言不止也按喻意較敲音更刻而況為大乎全量賢且不許

生出大字辯晰到底而為歸震川曰大不可為忘言故大夫為大大無邊際有心不

轉換不窮胡註無求足以為大無為方而況為德乎德者道之降也有心為德豈能夫

跟上奚求來無失無大備矣莫若天地天地之大無所不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無心於

棄陪下不自然大備○郭註天備八字作知大備者轉入無求漠然無失真常無棄失

蓋有失有以物易已不經意而疏失棄不以物易已也求焉失焉棄焉三者皆舍己以

於物而後
夫焉棄焉
如相易也
不窮時時
反已也不
摩無心揣
摩也古與
故同此二
句與不道
之道二句
相懸
註摩者
物以撫摩
久而利不
摩言不利
莫也按不
摩終以郭
註為精

不舍已而求物故
無求無失無棄也
反已而不窮
守其一則無方無體時出不窮
循

古而不摩
與古為新不摩擬其迹也。郭註常順理而自至耳非
摩擬一本作磨王云磨消滅也循古之道其理不磨滅

也
大人之誠
大人實際。郭註不為自得故曰誠。

此段以不道之道不言之言雙縮上文分承而下二句中又歸

重不言之辯蓋道顯於言而渾於無言無言而道在其中矣宜

僚叔敖均非仲尼同時人莊子憑空借託以喻大道之無為歸

到聖人不言之教也執爵受酒意象從容引古況今言詞委婉

可謂善於導言夫子開口提出不言之言便已抹去言字未之

嘗言祇覺無言勝於有言於此乎言之乃因二子乞言而跌出

宣註此大人備於己之實理如天地之無求而自足○就仲尼不貴言處推而廣之大道之無為明矣
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無爲而成
者也

此層將僚敖已事現前指點對面翻騰見得乞言之人皆有不
言之教則聖人亦可無言矣有喙三尺奇語驚人喙雖長而不
容置喙有其具而並無其言作歇後語咄然而止極有風姿此
下至終段皆莊子承上文而推廣言之不道之道指二子解難
投兵不言之言指孔子有喙三尺道以至一者爲神統於道則
已渾其德知以不知者爲大不可知則亦不容言德不能同有
心見德而道已離辯不能舉以辯爲知而辯已費辯至儒墨天
下皆奉以美名至人轉視爲凶德斷定他惑世誣民痛切言之
筆力橫絕與孟子闢邪說而比於洪水猛獸同一衛道之功後

幅以海之大。陪出聖人之大。聖人自成其大而究不自知其大。大不可以名言。辯者自見爲大。舉偏遺全。據涔蹠之淺而欲測滄海之深。宜其茫然無所得也。狗不以善吠爲良。一喻刻毒。看得儒墨之辯論紛紜。同於吠聲吠影。足令高談驚座者。屏息無聲。有心爲大。必不免於有言。求道於言。必不能舉其大。至大莫如天地。而天地無言。天地不求其爲大。而大備。又何疑於至誠之大人乎。無求者忘乎物。無失無棄者葆其真。已至貴而物不能易。道之所一者在斯矣。反已而立於不窮之地。循古而去其摩擬之迹。應合不道之道。用筆全無滲漏。真可謂良工心苦也。

呂註言九方以相知

之不若子綦以道揆

之也。陸註見世俗之所謂

祥乃身之殃也。林註極肖

相士口吻。子則祥矣。

二語機鋒甚緊。此言禍福倚

伏無常術者謂之祥。

即道之不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淮南子作九方。曰為。去聲。我相。去聲。

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俗作閻。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

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似是恆情所喜。而子綦偏以為大不祥。倒後來兩人言語俱驗。所謂祥者

真不祥也。子綦索然出涕。與致索然。與瞿然喜。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

極也。如聞痛惜之聲。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

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

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甚言其不祥。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與國君

享受不過如此。仔細看來。此時形狀。真覺可憐。○宣註。特用酒肉。鼻口字。寫得鄙陋不堪。肉食者大率如此。胡註。用盡於入於二句。

說煞與國君同食。則此際之形。而爾何足以知其所自來。酒肉之

境。可想而不能澤及三族可知。徐無鬼。雜篇。徐無鬼。

祥也故三代之祖若父皆積功累仁而後食其報若暴秦之興而九廟隨滅於二世此古今得失之林也

○數語與庚桑楚篇同意與不與等語翻弄其行文嫵媚有長袖善舞之態文品顯

其所以致此者無端而與國君同食必是怪徵。宣註言汝之祥者盡於酒肉之間矣。酒肉固入於鼻口矣。若所以致此者必有爾何足以知之。

吾未嘗為牧而牂牝生於奧室西未嘗好去田田而鶉生於矣鳥了反室若勿怪何邪喻不求而得深堪怪異

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宣註分明化詩經不狩不獵二句而用意各妙。陸註言此不應有之事不可謂非怪異。喻已之教子非以求食於人而得食。

吾所以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於人無求。吾與之邀樂於天順天自適。吾與之邀食於地不求與國君同樂同食。郭註不有所

不與之為事不妄。不與之為謀不營。不與之為怪不立異。郭註循常任性脫然自爾。

之相攪

秦酣醉飽一切無動於中可謂能葆其真矣。郭註斯不為也。宣註此層頂邀樂於天二句來。

吾與之一

吾與之乘平天地之誠乘如乘成

而不以物與

而

剛欲仙矣
胡註一路

細聽楮墨
之間如聞

怨泣摹神
入化

宣註無怪
行而有怪

微則為不
祥常訝今

之酒肉一
生安享富

貴者豈以
其未有怪

行便得無
事邪嗚呼

非分之福
子禁之子

委音威蛇音移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不知其事之當為與否而一切任

順之耳無擇也宣註此層頂不與之為事三句之並無于世榮祿之心今也然郭註斯

世俗之償焉郭註夫有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去聲享受之異人怪徵也若本有怪行以

波殆疑也乎非我與吾子之罪不求而得之則幾平聲天與之也無

行而有怪徵幾乎郭註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

天與吾子以不祥吾是以泣也為而自至則不可柰何也故泣之

奇才異能使人驚怪也葆真乘誠初不以外物攫心委蛇自得更

不逐事而裁其義並無可以致食於國君者今忽有世俗口腹之
償豈非怪乎有怪行而有怪徵乃自取也非自取而忽然有之殆
非人之罪而幾為天無幾上何而使相之也往於燕平盜得之於道

可集字小韻 卷一 雜篇 徐無鬼

猶充勝以
全受況下

此者于微
子綦一番

至論誰於
炎熱中映

之冰壺者
○適當君

門為闢者
甄之言與

子綦之言
一齊都驗

令人絕倒
胡註末句

然字極有
神致則而

鬻之不詳
則真不詳

為盜所執全恐全而鬻之則難其逃不若別之則易別則不能逃而易於是

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渠公齊宮中街名適當國君之門以為闢者應國君同食之言矣或

云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買相以自代也然身食肉而終然字趣絕則而鬻之誠為小祥然歎之言固已驗也

借子綦口中發出一段妙論文境如寒冰破熱沸羹沃雪中幅

乃其精神聚會處邀樂於天邀食於地毫未有干求之意何自

得世俗之償無怪行而有怪徵是以為不祥也相相而斷其與

國君同食相者以為得祿之徵初不知其為躋闈之子一經子

綦轉詰所自來真覺盡於酒肉入於鼻口者之可鄙可悲不堪

涉想也未嘗為牧而牂之生也可怪未嘗好田而鶉之生也可

矣然其與國君同食之言故已相定終身也。

宣註亟亟以仁畜天下則必有不仁以存乎中。誠不動物乃欲以愛利行仁義。

怪以匹夫而共食於國君。豢酣醉飽享受或異尋常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得不謂之怪而謂之祥可乎。讀至末幅為之啞然一笑。天下之馳情非分。妄希鐘鼎以怪行而得怪徵者。其可為悲痛。又當何如邪。炫玉以求售。卞和不免刖其足。泥塗而曳尾。神龜乃以全其天。人亦當知所以自處矣。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

字法奇

曰奚謂邪。曰夫堯畜

畜

育物之意。王云。卽愛勤勞之貌。

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音餘。其禍由漸而深。郭註。仁者爭尚之原也。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

所有

禽貪如禽者之貪得即重利盜跖意。胡註有器所以得禽有仁義所以得民。宣註物各有情欲一以我之仁義之見治之所遺多矣譬猶一媿妙媿。陸註堯知賢人之利而不知大

惡而致之所以拂其情而散也。有夫仁義之行去聲唯且當作無誠

所利而為之所以投其好而聚也。誠不足而偽以為之誠苟在中。且假夫禽貪者器以仁義餌民猶以利器掩禽。

何用仁義愛利則祇以徇世也。郭註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且假禽之貪者是以邀利之資司馬云禽之貪者殺害無極仁義貪者傷害無窮是

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以一人斷制之才欲徧及天下。郭註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正不制乎一人

譬之猶一媿音別同譬譬然過目喻所見不全也。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賢者仁義

之胡註利天下仁義得民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賊天下一人之所見有限而後世之流弊無窮也。夫

唯外乎賢者郭註外賢則賢不偽知之矣不尙賢則能捐仁義而無愛利之心。陸註仁義為後起故偽而非

誠雖可聚民正如人有貪禽之心而假以婚弋網羅之器聚而殺之也然則一人之斷制何異譬然一見不能及遠乎

此借許由之言以警世與大宗師篇意而子一段意境相同

能之本實
生於堯舜
之間而其
未存乎千
世之後是
利之者正
以賊之也
惟外乎賢
而不欲有
爲者知之
耳

利出乎仁義已說盡當世病根萬物相感以誠誠則何取夫仁
義仁義之行皆由於誠之未至也捐仁義乃臻上理利仁義僅
市美名利者害之所由生欲利天下而轉以賊天下然則仁義
之名出而性命之實虧矣言利而假以仁義適足濟其詐譬猶
掩禽而假以私器適足濟其貪天下之利仁義者無窮必欲以
一人之斷制權美利而析萬物之情正恐目不及瞬一睥睨而
莫覩其全也禽食統受治者說一覩屬主治者說二喻皆雋妙
絕倫一結冷然有致外乎賢則不自知其爲賢惟不自知其爲
賢乃知利天下者之將以賊天下而仁義之行乃渾於無爲矣

胡註突起三句有嘉

與繩技之妙。○宜註

劈下三句甚奇。

林註虛靜之中本無

一物何處著得議論

此等人是坐井觀天

一派。胡註阮步

兵發處種中之喻亦

此意也。林註託身

○有暖呼晚反妖貌宣註暖暖者有濡需者因循有卷音其

音者拘攣疲敝舊六字叶音成文其義已見下文疑當

姊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姊姊而私自說也悅自以為足矣謂

師之說足以而未知未始有物也綺靡附人不能自立面目空所

之獨化於玄是以謂暖暖姊姊也宣註此專究儀文節目濡需者豕

蝨是也豕字已奇擇疏鬣豕鬣密則無可自以為廣宮大囿如

處蝸角據奎蹶曲隈大蹶之曲乳間股脚股脚近自以為安室利

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城

進此以域退宣註進退皆為境域由言域此以進域此以退此其

權豪富貴之門一旦

與之同禍

此等人是

以冰山為

泰山一流

真西山曰

起三語已

怪至舜與

豕豕也而

並恧怪矣

類行則愈

毒

宜註此借

舜以况得

人之得而

不自得其

得適人之

所謂濡需者也

此節只寫喻意而正意即在域進域退中醒出。郭註非有通變藐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

皆豕豕者也。呂註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污而不知禍故以豕豕比也。

卷裏者舜也

落想甚奇。幾乎唐突聖人

看下文方知聖人實有此病。

羊肉不慕蟻

著筆又妙言舜本無意於人之歸附。

蟻慕羊肉

人自慕而附之

忽插一喻。

羊肉羶也

設然反也。修德行仁猶羶之致蟻。又解一句承上起下。

胡註似喻似解。插入此句

便覺文法變化。

舜有羶行

去聲

百姓悅之

舜行仁義特自為耳。而百姓悅之何異於羶。故終身勤苦皆羶所自

取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

虛鄧邑名

而十有萬家

慕者如蟻之多

堯聞舜之賢

賢即

羶行舉之童土之地

無草木地。陸註童土謂建都之地非山林也。

曰冀得其來之澤

宜註

冀人來歸舜則廢土成沃。呂註謂澤及方來保其子孫黎民也。

舜舉乎童土之地

年齒長矣

上聲

不自得其得適人之

明衰矣而不得休歸

舜勞民野死南巡不反

所謂卷裏者也

拘苦其形神以至終身三項中

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
非真以証
辨也
宣註不與
親比則入
亦不以爲
利而就之
陸註不比
之不利之
故於人無
甚親亦無
甚疏但抱
德煬和以
順天下之
自然而已
煬融也即
德充符所

重此項故解卷裏最詳。郭註。聖人之形。不異凡。是以神人惡眾

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單承卷裏說下。有羶行則眾至。郭註。眾自至耳。非好而致之

至。陸註。民被其澤。於舜何加。是以神人不喜眾歸。不肯以身爲杓

之。大勢。眾至則不比。音異合也。比則有所利而爲之。夫眾之向背

形瘁力。眾歸之亦不與之比。而曲順。不比則不利也。利如順利之利。作宜

人心。自不以仁義愛利之也。於彼。郭註。言舜之所以有天。故無所甚親。不私。無所甚疏。不遺

下。蓋於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天下不見爲仁。抱德。抱之。猶炙也。如煬之於外。言和

亦不病其不仁。抱德。於中。煬。煬。氣薰炙於民。以順天

下。順其。此謂真人。即神人也。林註。神人言其不測。真人言

略盡其種類。暖姝者。依附俗學。囿於一家之說。宛轉從人而失

陡起三項人。破空而來。文勢奇特。爲陷溺失真者。揭出病根。已

謂遊乎德之和也曰抱者綱繆內守如禽之抱子然曰煬者如火之煬不嚴凝而與物皆春也宜註三樣色目甚新不是好爲尖巧正是鄙夷俗學耳

其真我也濡需則進退無權心爲境役濡首於權貴之門附合攀援勢敗而禍及之如蝨處豕鬣不知其與豕俱焦也此兩種人戰國最多卑無高論至卷裏一種包括君子小人作偽者心勞日拙卽修身立命經綸蓋世亦不免疲敝其形神借大舜作箇榜樣則千古憂世之仁人同罹此患蟻慕羊肉妙解入神有羶行而百姓之歸附益眾舜之形神愈瘁矣不超乎眾人之外則不神眾人皆至而勢難遍給一人歛望而愛有所遺雖聖如大舜終身不得休歸自取卷裏之病後世如秦皇漢武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誤用心力而眾怨并歸者更無論矣落到真人則

親疏皆應以無心抱德而不見其德，煬和而同飲其和，尚何有

拘苦之迹哉。三層獨詳寫卷裏一項，而以真人對照，融化最奇。

林註三語
協音成文

奇甚

胡註此三

句即抱德

之意所謂

同乎無知

其德不離

其功有如

是也

宣註管子

蟻壤一寸

而內有水
是蟻猶有

○於蟻棄知去聲。承上蟻慕羶生意。下文又隨手添入二項，似

無所營求於魚得計不貪鈞餌。於羊棄意有羶行則致蟻，無羶行則棄

首句與上蟻慕羊肉文意不同，上言羶能致蟻，是羶之病。此言蟻

知慕羶，是蟻之病。棄知則蟻無所慕，蟻豈能棄知。真人有鑒於蟻

而棄其知也。魚相忘於江湖，真人亦與世相忘，是以於魚得計。羊

至柔而尚有羶行，真人取之以自鑒，而漠然無為，是棄意也。此三

喻拉雜不倫，隨手生趣。○呂氏曰：三語為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為羶之所引，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之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陸註呂說妙矣，但三句順說更有味，言使蟻棄去知識，忘其為羶之所引，猶魚相忘於江湖，必於羊先棄意，不欲以羶行引之，蓋惟無為而治，民乃不識不知也。故下文承棄意

知也。蟻棄知則無營。

賜言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郭註言三者不能無其耳目心意此解其超蓋雖視於無

求魚得計則不為餌

形聽於無聲復其本性而以目以耳以心三以字未能忘我也林

誘羊棄意則不喪於

復惟心呂註以目識目不炫於色以耳聽耳不惑於聲以心復心

多歧

不役於知皆申言棄意之化郭註是反對上文諸家是順承上文

華心與

今並存之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諸本俱作其平也繩

耳目並言

本如此今從之郭註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仍係反對

即釋典以

上文申解極確林註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

眼耳鼻舌

事機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宣註亦作物

身意為六

我均平與變推移之義順承上文今並存之古之真人以天待

塵之義

宣註之字當作人郭註不以人入天以無為待物不增益其

陸註真人

居無事以待事斯得所本無斯純乎天者也

不知死生

郭註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宣註任自然不貴有心也呂古之

先後之所

註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感應不以人入天雖為而未嘗有為古之

在故不見

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之字以物言上二

有一定之

句言其不離乎物

可

雜篇 徐無鬼

卷六

雜篇 徐無鬼

雜篇 徐無鬼

得失也

生死俱屬形說下二句言其不泥於物死生俱就理說皆純任自

宣註未嘗

然也。郭註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

執之得失

未始有常也。呂註真人不知有死生故有時日得之也生失之也

各隨其時

死此為輕生者言之也有時日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此為惡死者

陸註得失

言之也。胡註之字即上文以天待之之字或得於物而生或失於

何以無定

物而死真人不能離物而獨生也或得於物而死身未死而心已

以生死之

死或失於物而生身雖死而神未死真人不為喪己而殉物也上

不同正猶

二句根以天待之來下二句根以人入天來此兩層俱發揮無所

藥味之各

甚親無所甚疏意。藥也。試以其實。下四項。堇。烏頭。治。也。桔梗也。治心腹血

別也而究

其實則迭。雞癱也。艾實一名雞。豕零也。即猪苓。進學解所。是時。用以治病。隨

為君臣佐

使其得失。故為帝者也。猶言以何可勝。音。藥不可以枚舉。各因其病而以

原無一定

常。此正同。故真人不執定生死。移步換形。圓通無礙。得此喻最明。○

之局生死

郭註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宣註

之為得為

失其無定。藥有君臣佐使各因證候。以一件為帝。其詳不

亦猶是矣

可勝言。得失之因時變化。豈可執守不移哉。

亦猶是矣。可勝言。得失之因時變化。豈可執守不移哉。

盲註首三句影意甚奇下面接得明切總是要無心耳天下之理有心則滯真人一珠圓通無礙時爲帝一喻誠妙論也

歸震川曰見得一邊

起三句又是破空而來首句卻從慕羶意脫卸而出有一韋徑渡之奇下二句隨手生波引起下文皆屬事外逸致以目視目三句一排緊接上文其平也繩二句又作一排文勢極爲攢簇卻能運實於虛化板爲活下面兩提真人一從天人上見性命之各正一從生死上見得失之渾亡此種境界純是天理流行並無一絲掛礙也時爲帝一喻最精正見其與化推移活潑潑地藥之爲君也視乎病道之應物也妙於時有定而無定者也執而不化則誤於藥者不淺矣讀此當爲之悚然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

古外稽音姬唯種也越大夫文種

能知亡

迷得一邊

○局形勢

陸註生死

且無一定

之局則天

下事皆當

以天待之

而無所用

其智力矣

若任其智

力則有得

必有失如

大夫種是

也

循本自是

以下適用

五故字申
言其義言

之所以存知越雖亡而可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不知

而身亦亡閣於保己之身矣○胡註此不如用藥者之能因時達變也故曰鴟目有所適鴟鴞能夜

見鶴脰音徑有所節限也能為長解也去之也則悲物成於性欲為之

舉畫以況夜截長以為短則悲矣○郭註各適其一時之用不能

靡所不可則有時而適即有時而悲矣宜註有所能者必有所拙

未能無所不可也胡註言不知隨時之義者甯亡其身而不悔非

欲自亡其身也感於此而不能應於彼耳承上文時為帝起下恃

源而往林註能使越亡而復存而不能存其身猶鴟

目之不明於畫鶴脰之不能為短也去真人遠矣故曰風之過

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皆能耗水○郭註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

不磷物能累物尤能累請只二字作轉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

人此大夫種所以不免也語最輕便

以為未始其櫻也其字當作育字恃源而往者也言風日之所損者特無源之水過之即損耳今

但當因其自然也。○抱德以為之本者時出而不窮也。林註物之於物如滋石吸鐵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此三句承上文推進一層言源之足恃者皆其守之於身者定也。

則以風日常守之河而亦毫無所損非不損也恃源而往自不覺風日之相攪水與水不同矣。○郭註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者恃源往也道成於性雖在於世不能移也。陸註風扇日暄可以燥濕而河之出也有源故有恃而不竭自非風日所能損也若能以天待之而不以人之智力參焉則如河之有源矣。宣註此見其本全者無所不可也。故水之守土也審。水守土有定分能止其分故時出不窮。○胡註承上而言源之所以能不竭以其常在於土而不離也。真人之德不離何異是哉。影之守人也審。影不離乎人猶水不離乎土。物之守物也審。又渾括一句。○郭註為審新傳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於造物而不離於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陸註守者水不離於土而無隙不入影不離於形而行止俱隨物不離於造物而死生變滅無非化正極詳審也。此不任智力自然而然之證也。宣註三者皆自然相附而不離故故目之於明也殆也。耳之於聰也殆也。心定也。胡註下二句陪上句。故目之於明也殆也。耳之於聰也殆也。心之於列也殆也。離其本而也殆也。以有涯隨無涯故殆。○郭註有意則無崖故殆。新傳土無意於水而水自親形無意於列逐於物也。故殆。新傳土無意於水而水自親形無意於列逐於物也。故殆。新傳土無意於水而水自親形無意於列逐於物也。故殆。

循本下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害此任智力之害也
 陸註言雖復其天亦緣刻苦之功非旦夕可幾矣而反以耳目心思之智力為寶此所以有得必有失雖智謀忠貞如大夫種

於影而影自生造物無意於物而物自成三者皆無意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耳則必期於聽心則必期於列是有意於明有意於聰有意於列物也有意則殆矣胡註此語其本而不守其舍與視目聽耳復心者相反矣故言殆以警之凡能事以炫其能其於府也殆內府也外有所能靈府必受其擾○宜註殆之成也不給改殆已成而欲改之力不給矣○郭註所謂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禍之長也上聲
 茲同萃積也當於未成而改之乃可已禍○郭其反也緣功欲復其利
 必緣學力○郭註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其果也待久果決圖功亦須待久言敗之則速救之則難○郭註欲速則不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一切聰明知能吾以爲殆而人乃以爲寶豈不可悲○宣註自貴所能不知殆之難救故有亡國戮民舉禍之大者而言無已已受禍而猶矜能無已不知問是也郭註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林註此句直貫到底與下段其問句闔不問是句相應

不免身危而國與民亦蒙其害由不問是以天待之之道也。宣詔凡物見所能者皆內有所不足者也內有不足則損之者至矣恃源而往斯物莫能傷學道人須討得源頭所在。

此段承上時爲帝之義而申言性命之源出於天無可增亦無可損內篇所謂注焉不滿酌焉不竭也文種能存越於顛覆之餘而不能置身於禍患之外猶鴟目之僅適於夜鶴脰之止能爲長而不能恃源以往立於無窮也風日之過河有損所損者皆其自取雖偶值焉而不免耗傷以其爲無源之水也若恃源以往水之守土亦如影之守人物之守物無論偶過之風日不能損卽常守以風日而河之混混者如故其孰得而損之不能守則其源竭矣耳目心思才力作四層醒出殆字是皆離於所守而自炫其能者也凡物之炫於外者必不足於中不足則

損之者至矣。外炫其長，而內失其寶。轉取其危，吾身者以為寶。如文種之存人國而亡其身，古今來何可勝道哉。乃不以為前車之鑒，而覆轍相尋於無已，亦不知問是而得真源妙境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音輦，展足之義，猶踐也。李云：一足常不往，故能廣

行遠也。而後善博也。足以踐地而至於博，然必有不蹶之處，畱餘地，以便於往來而後可資以行遠也。○宣註：舉此

以況下文知之不貴竭也。胡註：此層是陪，猶無用之用大矣哉之意。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

而後知天，所謂也。人之知豈能盡物，正當用此不盡之知，而知止其所不知，乃為真知。真知者出於天，即源

之所在也。○郭註：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宣註：人必有不盡之知，然後天

真不如大一。道生於一。知大陰。道返於無。知大目。陰陽五行。知大均。萬殊一本。知大方

循本足之，所踐無幾，而要必有足所不踐之餘地，乃可寬博而展其步履。知之所知無幾，而要以此止於不知，方能知天之所以

爲天而不
以人入天

也

合參知天

之所謂則

無所不知

矣大一通

之者無不

通而爲一

一白無不

通也解以

大陰者入

窈冥之門

至至陰之

原則懸係

自解也視

以大目者

不以目視

大方知大信

至誠無妄

知大定

分定不移

至矣

如此方是真知方知得天之所謂其他之知見何足云

胡註大一一氣之初大陰混芒之象大目兩儀四象大均物物一太極大方遍滿充塞大信真氣流貫大定不出其位此言道之本

也大一通之

道通爲一也

大陰解之

冰解凍釋也○郭註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按有形者結而不解

無形者懸然自解遊於虛也

大目視之

此之謂以明○郭註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大均緣之

因其本性

而緣於不得已令各自得則大均也

大方體之

上下四方各還其體○郭註體者使各得其分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

大信稽之

性分之符無令差忒○郭註命之所期無使越逸斯大信也

大定持之

純氣之守抱而無失○郭

註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胡註通之壯其氣解之神其用視之明其類緣之因其性體之盡其材稽之考其有持

之防其失此言道之當然也

盡有天

以天爲際則有盡而無盡矣○郭註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宣註淨盡之中固有天

視天則盡乎此矣

循有照

循之則明無所作也○宣註循行之際全歸獨照見獨則循乎此矣

冥有樞

冥默之中

可善乎小童

卷六

雜篇

徐無鬼

三

自無所不見也緣以大均者和是非而任其兩行也體以大方者無西無東無南無北萬方各得其所也稽以大信者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持以大定者澤焚不熱河

而有樞紐所謂得環中也。○郭註至始有彼太始之中而由此得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郭註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胡註以上皆恃源而往實際故下文以解以不解知以不知明真人守之審而不殉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不解乃為真解。○郭註夫解任彼則解自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郭註用彼知也宣註無心之知。不知而後知之。知天之所謂也。單承知一邊說與起處恃其所不知相應以天下莫不皆知也。○歸震川曰以明悟暗人復其明舉世通同矣。呂註其解似不解言本無所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其問之也。指出問之之法來以遊於世俗之間若愚而若拙也。道又非無端也。○大道不落邊不可以有崖。道無端也。而不可以無崖。際問之幾無從發端大道不涉空虛不問又何從入手。○郭頡轉滑萬物紛然如輪之轉不有實誌應物宜而無方各以其分。頡也。滑可係執謂捉摸不定也。有實

下事第... 卷之二

三

海而不為郭註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有實也陸註太極本無極則似也不知之乎頡滑而叩則有實非同詭辯○循本上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段知乃為大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知無用之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卻有其實並非謬悠虛無之說所用乃為大能及古今不代郭註各自有故不可相代用也如此及宣註無二無息止此一誠而不可以虧其機不息其

循本吾以為人事盡歸烏有矣而不盡揚之有大限也○推音角三蒼云敵也許慎云揚推粗略法度王天真見焉吾以為白循其所當行而已而百有無窮之照焉吾以為查冥矣而實有不問此而甘自迷惑為也

宣註道本無所欠缺則可不謂有大揚也推引乎可不謂流行昭著如有舉而引之者乎付之不問則亦無從尋究矣起下闔不問句○郭註推而揚之有大限也○推音角三蒼云敵也許慎云揚推粗略法度王云推略而顯揚之也宣註道闔何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為郭註若妙如此謂非大闔其旨乎闔也

○宣註既可揚推則何不審問而坐守其惑合參凡物皆有更代此則歷古今而無更代亦歷古今而不可虧損人能舉古今而發其幽引古今而核其實謂之揚推古今若問於古今之不代不虧者豈非揚推之大者乎人何以不惑解惑以揚推之不惑復於不

執其樞者

吾以為自

此始矣而

又有彼焉

則彼又自

為始

宣註其解

之也以下

接上一段

推言之人

皆恃其知

見欲以窮

盡天下聰

明日哉而

天頂愈致

豈知不知

之際有道

在乎故知

下三卷 卷之二

惑同復於天

然之知

是尙大不惑

喚醒癡迷。郭註夫惑不可解故尙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

王殊迹隨世為名也。陸註有能以己之不惑解人之

惑使之亦復於不惑則庶幾不惑矣此莊子所深望也

此承上文而申言之耳目心思才力皆恃其知之所能及而自

即於殆然則知之不足盡道也明矣足之踐地也必有不踉之

處畱其餘地而後可以無所不通知之在人也必有不盡之知

含其聰明而後可以無所不照知天之所謂一語透宗正見人

事之知皆落邊際惟知之渾於天者不用其知而其知乃全也

接手用七箇知字大字透出不知之知精神煥發再用頂鍼之

筆申解上文句句還他著落乃不墮入空虛也知無盡盡乎天

須得其大者而小知不足務也乃大知正妙於不用知悟此則於道奚惑之有此莊子警世之深心也

乃以盡乎知。知無外。循乎物。不如照以天。知無幽而不顯。而神明默運其樞機。知無始而非終。而彼此自相爲對待。四句又渾括天之所謂。以引起下文解之。以不解五句。其行文如勁弩離弦。彈丸脫手。迅捷非常。入後逗出問道一層。輕輕作結。與上段不知問是句。披拂縈迴。有微雲河漢。疏雨梧桐之致。不可有崖三層意思。正是善於揚摧也。道不可知。而實有其可知。問則可以解其惑。不問則必妄用其知。一問而卽復於不惑。其所謂不知者。乃所謂大不惑者也。一片救世深心。溢於言外。呼夢者而使之覺。導迷者而使之悟。真有功世道之文。

南華雪心編雜篇卷六

南華雪心編雜篇卷七

武陵劉鳳苞采九甫註釋

男承甲等校字

及門諸子分校

雜篇則陽第三

陸註此篇明大道不可名言人當止其所不知不可求之迹象不可求之事物必言默兩忘乃有當於大道也。劉須溪曰

則陽一篇乃雜篇內鞭辟入裏剝膚存液之文逐節深心體會可以窺見性命之精而結構之靈通得意之雋快映發無窮如遊武夷勝境千巖萬壑使人心曠神怡縹幽鑿險者安得有此遙情勝概超然塵外之姿

○則陽

彭陽字

遊於楚夷節

楚近臣

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故作一折遷入王果夷

若人必待
其所敬人
節歸彭陽見王果曰王果楚賢人夫子何不譚我於王可見多方求進

能言之此
是戰國遊客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隱士也隨引一公閱休並非

從夷節歸
熟中光景
上生得枝
峭非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訝其非進言之人曰冬則擲音觸

葉活若但
常
取之也周禮作籍
鼈於江以此為業夏則休乎山樊以此息勞言自食其業於世無求也

若公閱休
國語作籍均同意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以此為安居也問何以託業於此而自苦為休答曰此予宅也宅於此則舍此

亦無意思
雖小小說
去亦大有
無以適性郭註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宣註引公閱休及

情致
詰之乃是如此人物令求薦者失笑忽頓住胡註予宅性所素安

宣註彭陽也或疑高士不宜為此故以性所素安答之果之意以

求他薦刺
高人自隱而不求進暗暗提醒則陽見並非可仕之時夫夷節已

開口即說
不能夷節乃王之近臣極力薦引且不進之於王胡而況我乎吾

我不知若公
閱休將謂
又不若夷節又字從上不若公閱休來於彼遜其高夫夷節之為

於此又遜其佞宣註故意添說一句

等巧宦人及寫來卻

分外清高便輕輕頓

住接手便轉說吾又

不若夷節將謂夷節

與公閱休定是一例

人及寫來又甚可鄙

薄又輕輕似住磅人

凍者一段不知是識

彈夷節不知是識彈

人也無德而有知智無恬退之德而有迎不自許楚王許之則必借以市恩

王不自詐亦以著其交道之神必強為薦引其助消有知以之神其交跟上不若夷節固顛冥顛倒乎富貴之地顛墜於至

屈己而不自詐以仰承人之意旨使人不覺而樂與之交固顛冥沈冥乎富貴之地下冥人於

至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樹黨植權互相援引不相助以成其德惟相助以損其德而已郭註言已不

效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進故德薄而名消胡註不自許句言節之不能薦助消句言薦之亦無益

借人背皮罵他面皮妙宣註消喪也此段只譏評夷節並不責求薦者將薦者之人品鄙薄局脊敲弓驚弦最嚴最冷忽然又頓住

夫凍者假衣於春音者中暑反冬乎冷風春非假衣之時而病凍者不知熱之可畏

冬非反冷風之時而病渴者不知寒之可畏顛冥於富貴相助消而不知何以異是郭註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林註

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於冬何足以救渴欲用夷節以求進何以異此言其無及於事也此解最醒陸註凍者藉衣以禦寒時

可楚事小論卷之二 誰篇 則場

彭陽使聽 至於春如假之衣矣。噶者願冬以解熱。吹以冷風。如反於冬矣。喻者自家理人主性有所偏。必有以副其欲。乃可以快其心也。胡註病昏失心。

會干進已 寒暑皆昧。猶顛冥於富貴而不知其時。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自是大病況之不可也。故下文遂言楚王之不可干。

干進於暴高 而嚴待其人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坐人以罪 非夫佞人 影夷 正德 主之前豈 影公 其孰能撓 屈焉 彭陽病在貪富貴而欲使人干暴厲。正猶凍

而非病昏 影公 其孰能撓 屈焉 彭陽病在貪富貴而欲使人干暴厲。正猶凍而然乎除 閱休 一齊撒出 宣註非佞如夷節。以佞口屈服之。正如公閱休

非佞人以 節閱休 一齊撒出 宣註非佞如夷節。以佞口屈服之。正如公閱休術迎之除 以正道屈服之。則亦捋虎鬚而不免虎口矣。此段上排夷節。下渡

非正德以 閱休。然貪病昏冥已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提出聖人是道化之二 當面喝破彭陽矣。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高一層襯託

者之外彭 公閱休使家人忘其貧。所謂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僕皆有自得之陽固斷不 意如是者。何求於王公。郭註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

宜干他人 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使之忘分亦斷不肯 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而卑以自

薦也佞人 牧化充厲爲謙卑。則不至尊嚴如虎。而可撓矣。郭註輕爵祿而重一邊固不 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王公失其所以爲高。而化卑。居

足道其實 高而以卑為本 其於物也 與之為娛樂矣 與物偕適故能使之忘貧

有上面一 則忘其為高矣 陸註與物無忤 故曰與為娛 其於人也 樂物之適而保己焉 郭註通彼而不喪

番部薄已 暗使夷節 承當了去 正德一邊 將聖人一 段中寫便 忽用彼其 數句接人 公問休分 明是先將 彭陽提候 人後將閑 休承正德 中間候人 正德雙縮 前後便如

如虎而及之 陸註樂物之通無物我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薰蒸 之聞也保己未嘗屈己以從人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薰蒸

豈待言哉 陸註德之和自足以履人 亦可不容聲矣 宣註不言不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然

形滿外也 飲和善氣迎人也 與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然 物為娛樂物之通皆本諸此 與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然

並立人焉 輒化如父子之相宜 乃申明正德之可化暴厲也 郭註 望其風而靡之 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 胡註不過偶然並立而 使化為父子之親 無不宜也 正申明正德者 飲人 彼 指公 其乎 至

以和不畏暴厲之意 此段止是旁意 詳後面大註 彼 指公 其乎 至 方從聖人 歸居 郭註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 按此解未合南華 此 跌入高士 歸居 語妙循本 謂贊歎而言彼其人乎 最合 林註其字

同期言彼非有異人也 其志祇期乎歸 而一聞 音閑 又 其所施 接 居隱遯 宣註其音基 其乎二字 語助 辭 而一聞 音諫 其所施 接

連環之鎖
絕妙章法
變化也無
其德者且
欲輕犯暴
厲以貪富
貴有其德
而富甘退
閒豈不與
人心相去
甚遠乎看
他將公閱
休之抱德
高閒不求
聞達處數
陳一番與
彭陽之干
進對照使

閱休能以正德化人。乃閒居而輟其所施，不求仕進如此。間謂間斷也。作去聲。郭註：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一。作平聲。宣註：有化人之德而歸居江山，乃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與當世熱中者相去遠矣。從對面識刺彭陽雋妙。故曰待公閱休。言楚王之暴厲，須待公閱休正德最高閒。干祿者不足當其一盼，豈肯爲之先容哉。擡高公閱休正是當面喚醒彭陽也。郭註：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宣註：言休有化人之德，乃可言於王而必信前言。我不若公閱休爲此故也。

則陽因夷節以求進，與王果志趣絕不相同。迨見夷節之說不行，轉求王果爲之先容。一種熱中光景，著急神情，真爲有道者所鄙。乃王果並不當面搶白彭陽，只輕輕推卸到公閱休身上。已出彭陽意外。連忙詰其所爲，卻又分外清高富貴利達之途。

他立刻冰
冷勝似一
場搶白也
胡註前段
說夷節後
段說公閱
休而只用
侯德正人
一句輕輕
作紐前用
夷節爲人
起後用待
公閱休住
文法極爲
完密。

宜誌寫公

閱休有兩

處寫他盛

全無干涉摹寫公閱休正爲躁進者暗遞一服清涼散尤妙在

著墨無多。即便頓住接寫夷節重復措詞推卸兩不若句相映

成趣閒閒冷冷絕妙機鋒隨將夷節之爲人和盤託出看得不

值一錢無德則不免顛冥富貴有知則足以固結交遊不自許

而強爲之薦固是小人招權植黨深心亦由于進者氣類相揆

藉此爲市恩之地也非相助以德而相助以消想見要路進身

玷其清節權門託足危若冰山一路全用敲弓驚弦之筆譏評

夷節勝於喝叱彭陽詞意森嚴文心雋妙至此又頓住上文插

入凍者二句引起楚王之爲人一段喻意精峭絕倫顛冥富貴

德足以化人。或可與楚王接譚。是旁意寫他高間不入世趨於人心相遠。是正意。犬約俱作閃。燦透射之。筆似乎藉藉。貴在嚴冷之至也。曲折間鋒。鈍刺。人是一篇妙絕。國策文字。干進榮祿。

者不知暴主之可畏。亦猶凍而求衣。暵而當風者。不知極熱極寒之可畏也。彭陽正坐此病。當奉爲藥石之言。佞人暗指夷節。正德暗指公閱休。除此兩樣人。斷不敢輕捋虎鬚。漫爲薦引。束住上面兩不若句。如鐵鎖橫江。筆力最爲斬截。聖人一段申明。正德之足以潛移默化。脫卸到公閱休。一面撇開夷節。捩舵中流。得機得勢。窮則使家人忘其貧。更何干乎榮祿。達則使王公忘其勢。又何畏乎尊嚴。與物爲娛。而各適其情。故忘貧化卑而不覺。樂物之通而無損於己。故相助以德而不消。不言而飲人以和。善氣所迎。雖有暴厲。亦將渙然冰釋矣。並立而親如父子。

者讀之便
同涼水澆
背沸羹沃
冰也

陸註周徧
一身無非

此理而不
知其所以

然所謂性
之也

循本其靜
也歸根復

命其動也
搖搖興作

皆合乎天
人則從而

名之為聖
人也

真情所感偶爾周旋亦將怡然理順矣寫得公閱休身分煞高

歸居江山邈然不求聞達其視干祿希榮者曾不足當其一盼

待他來薦真足令彭陽心冷意灰也奇文至文使人領略不盡

○聖人達綢繆事理盤結之處無微不達。郭註所謂周盡一體

矣聖人合萬物為一體表裏內外無不洞達周徧。郭註所謂周盡一體

然玄道其悟。郭註不知其然而自復命靜而復搖作動而有

而以天為師與天為徒。郭註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

復其命也名之也。聖人祇是天然人則因此奉以美名以

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憂乎知智世人每而所行恆無幾所行

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憂知之少

呂註眾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此卽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陸註若知之如不知聞之如不聞則以不顧影自喜而其可喜者轉有餘味人之好之者亦無

每不敢所知之數況任時其有止也遇著行不去之時若之何竟

無可奈何豈若聖人師天遺知去憂之爲妙王云憂乎智謂有爲者以形智不至爲憂也不知用智必喪喪而更以不智爲憂及其

智之所行有弊無濟故其憂患相接無須臾停故曰恆無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遺智去憂非可憂如何此以時字屬上句另是一說

生而美者插喻貌人與之鑑美不自見待人告之是以人爲鑑也陸註此以形陪德凡人生而形美

者在人鑑之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郭註鑑鏡也鑑物無私故

乃見其美耳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

譬之聖人。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生便有見物之美而爲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故人美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美者自忘其美人雖告之自家只是渾渾然然其可喜也終無已郭註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

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卽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人之好之亦無知則有時而廢也宣註惟其渾忘故其美常在

止境蓋美而止於所

不知乃性之本體如

是也。二性字。應上

不知其然性也句。

按郭註從鑑字著解

謂鑑本無情來即濫

之此晉人妙論非南

華本旨郭註十九

謂見十識九也

已性也

此天然之質同然之好也。不自知其然也。郭註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

宣註聖德不自知而人與以名。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郭註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

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

也終無已。

天地何嘗用其愛而終古皆被生成之恩。此聖人所以師天也。郭註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冥於愛人。故

能無已。若愛人由平聞知。則有時而衰也。宣註惟相忘故不已。

人之安之。

安則相忘。

亦無已性也。

此所謂天

然之德。同乎無知也。郭註性之所安。故能久。宣註凡出於性者。自然渾忘。自然耐久。將美人襯聖德。取譬甚妙。正喻對收。水淨沙

明。按聖人之德之美。猶之乎形之美。自家本是知而不知。人與以名。亦若聞若不聞。寫聖人只是渾渾然妙。人之安之亦無已。則

兩忘而化也。

舊國舊都。又陡起

望之暢然。

二句喻見性之樂。即無鬼篇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意。郭

註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

雖使邱陵草木之緝。

上聲音混。合也。盛也。言合杳葱龍如緝之續也。

入之者

宣註親遇猶言遮蔽也。十九。十分遮。猶之暢然。三句喻物累紛紜之中。況見見聞

舊國舊都。更快矣。聞者也。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於國中者乎。郭註見所嘗見。聞

歸震川曰。進一。以十仞之臺。縣。眾。閒。者也。聖人所造極高。如以十仞之

自然洞達。周徧。目所及其暢快。又當何如。此單承上文安之無已句說。三句喻見

宣註環中之義。妙妙。然物表。如懸高臺於眾人中間。空曠之地。一塵不染。暢快無比。誰

而莫非此。安。冉相。去。氏。古之。得。其。環。中。環者。旋轉無定。以。隨。成。環轉而莫非

中。所以。隨。之。自成。且隨物自成。而已無與焉。即聖人時中之義也。郭註居空

歸震川曰。以隨物。物自成。疑獨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真空之理。轉運無

賢人得道。御物。雖能。以成其道。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幾端倪也。郭註。忽然

化物。未能。無已。用與物二字。便將。日與物化者。環之一不化者也。中之本體

忘天忘物。人安之。亦該括在內。妙用。日與物化。

也。

歸震川曰

以此為事

猶以天為

二也

循本天者

自然若要

去師法天

便非自然

沉世有不

安其自然

而以身殉

物者其以

之為事也

何為哉

宣註特分

兩等人與

則無我無我則不化於物而為萬物之樞紐。闔也嘗舍之無中

疑獨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郭註闔何不也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乎

疑獨無幾不可以數計無時不可以歲月計也。夫師天而不得

師天於有心名為師天而實非天然矣。冉相氏得其環中數語與

上文所行無幾時其有止句對看師天而不得師天數語又承

上文以天為師句推進一層說。郭註惟無所師乃得師天與

物皆殉。有心師天即物而不化。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天無為也以師

居。郭註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夫聖人未始有天。不知所

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下斯邪。夫聖人未始有天。為天未

始有人。天且相忘。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忘天則無所不忘此三句

郭註都無。與世偕行而不替。日與世伍而。所行之備而不泄。洫消

乃冥合。中無間斷。耗也

所行全備而一無所竭。環中之妙如此。王云無心偕行何往而

不至。所行皆備而物我無傷。故無壞敗也。陸註不洫言自然流通

可也。事小。豈。則。

難篇。則。

歸震川曰：不同溝洫之防，遇其水以溉田也。其合之也若之何？凡物有合必有離，聖人本無所謂離也。安有所謂合，其合

二之矣。宣註從師師天為事者何如。前後呼應，使人自決從違。湯得其司御門尹

責不囿於二官。登恆人名，或謂伊尹也。為之傅之。宣註湯任各職，須登恆為師以化

師乃可得隨成之遺。湯以登恆為師。郭註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得其隨成

而不得師上文師天。師乎人而忘其為人，師乎天而忘其天，無去聲為之司其名。若為之

者是囿於師也。天之名，而曰我今師天，則多方摹擬以求合。郭註：司御之此

先滯於名繼滯於法。屬亦能隨物自成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之

即上文與名。嬴法，得其兩見。多贏餘之法，法者迹象所呈，名與法皆囿於師

物皆徇是也。而不能化者也。兩見者，先見有師之名，後見有師之法。郭註：名法者，已過之迹，而非適足也。則其名迹並見於彼胡註：師天而不

宣註：除日去其師天之迹，是為之司其名也。嬴於法而病於實，既仲尼之盡

句視下句
絕妙古語

胡註無日

則歲於何

成無內則

外於何附

以見必得

其環中而

後能隨成

也若一味

世故圓轉

而內無實

得不幾如

鄉原之似

是而非乎

漆園引以

作結蓋欲

人知所致

慮為之傳之

此引仲尼之言也。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更何有纖芥之累哉。以此為師，則化矣。宣註：上言

本欲求中。反滋紛擾。將何以化之。仲尼贊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

盡慮也。須以此為師而化之。胡註：若以聖人非修為不能，則如仲

尼之修為，可謂盡慮矣。然其可容成氏。

老子曰：除日無歲。引古歌

以為師者，亦曰何思何慮而已。

日之積，除去日，何得有歲。郭註：今所以有歲而存無外無內者。

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也。

內所形，內無得，何有於外。可見與物化者，皆不化者之所為。握其

樞而隨時運化，環中之妙也。莊子之學，全從實處下手，並不墮入

空虛。特內之所存者，純乎天道，而為形迹之所不居，所以得隨成

以任化也。若一落名相，內先忘矣。雖欲從事於外，何可得乎。郭註

無彼我，則無內外也。徐士彰：黃帝命容成造曆，故其言曰：除日無

歲。解者以容成為古聖人，非也。宣註：此段最為奧澁，姑以意疏之。

此段另起正意，不必聯合上段致類駢枝。開手喝出性字，妙在

盡聖人之能事，而不知其所以然。靜而與陰合，其德動而與陽

力也。此段發明內化而外不化所以化人之本也。陸註從師而不圖於師。即師天而非有心於天也。亦可得其隨成矣。但門尹登恆之傳之者。止司其所以名之則為。鳳餘之臘法。既見有。

同其波。天然師範。卻並無痕迹可尋。自人視之。則以為師天之聖人。不知天道非聖之所能殫。憂其知之少。究未見其行之多。知欲窮之而行或止之。雖聖人亦付之無可如何耳。何若知止其所不知者之為至也。以下一賓一主。分配天然。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自知其美也。能愛人者。人與之名。不自知其愛也。即舉其美者愛者而告之。亦漠然不以為意。是以常葆其美。與愛而好之者。皆愜其同然之量。以相貺於無窮。接連用兩箇性字。煞住聽之有聲。捫之有稜。下文又借喻舊國舊都。醒出本性。邱陵草木之緝。蔽目者十之八九。而一隙之明。偶窺真境。亦猶逃。

己又見有物轉得兩歧之見矣豈若人與之名而若不知若聞者哉至於仲尼之教人也務絕去循外爲人之見以傳導之亦可以存心復性矣而猶非順其自然之道也不若容成氏之

空虛者聆足音而色喜焉。一觸於耳而情不自禁。一接於目而神與相迎。說來俱切理。歷心爽性疏。照下句又追進一層。詞意十分警策。而用筆更宕漾有姿。十仞之臺超然物表。既非邱陵草木之所能蒙蔽。懸於眾間。儼若舊國舊都之足供眺望。疊用喻意。而正意躍然。非南華無此靈境。接手又標出環中之妙。使人自悟其真性。圓轉無定之謂環。樞機獨握之謂中。環中二字。折不開。環生不已。莫非此中。與物化者一不化之所爲。真道盡環中奧旨也。由環中得其隨成隨時運化。正如因方成珪。遇圓成璧。無心擬議而自肖其神。天道運行不已。皆執樞以應無窮。

造歷雖以
閏月定四
時成歲不
過因日之
自然運行
積而成歲
非外日而
別有所謂
歲也。日與
歲無內外
彼此之分
也。故其言
曰。除日無
歲。無內無
外。夫苟求
其故。雖千
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

師天卽師其真宰。然必無心而與合。乃足以命物之化而守其
宗。若有心求合乎天。名爲師天。實則殉物。聖人未始有天。真絕
頂語。天且渾忘。此外更付之無心矣。不替不洩。均攝入性分中。
行所無事而不知其然。乃聖人存神過化功用。與上師天而不
得師天。句反對。使人自審其從違。後幅引湯以證師天之義。司
御門尹。非有阿衡保傅之尊也。而湯以登恆爲傅。師登恆而忘
乎人。亦如師天而忘乎天也。故能隨時成就。不至於窒礙難行。
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真有可師之迹。而爲之立一主名。自
以爲師天。則有師天之名。而多方以求合。卽盡師天之法。而自

言性者亦
故而巳何
必不任其
自然而以
有心爲哉

陸註田侯
車疑即田
忌
宣註一層
進似一層
如雲之冉
冉而起
因其賢臣

處於有餘。贏於法而絀於實。與廣漠之天必不相宜。得其兩見。

合名與法而言之也。古之師天者。莫如仲尼。仲尼贊易之辭曰。

何思何慮。盡其慮而空洞無物。如太虛之纖毫不滓。是即無心。

而師天之意也。引容成語作結。直截了當。極奧極精。無日則歲。

何以成。無內則外何由。善託出環中。實義括以韻語。最有天趣。

○魏瑩梁惠王與田侯牟齊威王桓公子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時公孫衍爲此官。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去聲之君也。而

以匹夫從警言不用三軍而行刺。若匹夫然。行請受甲二十萬爲去聲君攻之。虜其

人民同係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焦。然後拔其國。忌也。田忌齊將。

雜篇 則陽

出走而扶

之折之所

謂增不去

羽必不亡

也

胡註以十

仞之城

兵不起七

年再用兵

是壞之也

林註華子

將亂人兩

字一總罵

殺尤妙在

第三句雷

下面戴晉

人地步並

不提起伐

出走作兩層寫妙一則使之智慮俱窮衰病疲勞而然後扶救一反

擊其背折其脊犀首以用兵復警方異於匹季子蘇秦聞而恥之曰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費盡多少氣力纔將兵革休息則又

壞之此胥靡築城役夫之所苦也宣註胥靡罪人今兵不起七年矣此

王去聲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植基甚厚如已築之城乃無故興

重勞胥靡為之再築矣季子意在兵以亂人國猶之壞十仞之城將華子亦魏聞而醜之曰善言謂

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一齊推倒○胡註華

則仍反其行刺之故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總未免

猶杜賈既飲師曠季調而又自飲也妙甚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

與不伐只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君曰然

能了前案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君曰然

能伏後脈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提出道字萬籟俱暗王業且不足言

人只當快議論如迴風舞雪一片靈機人但喜其轉變不窮豈知撇盡上文

論讀過殊早已暗渡下文也伐不可不伐不可較量於伐與不伐之間而均

負作者一以為不可者不言其致亂之由則亦不能已亂蓋其命意煞高不

片苦心在伐與不伐也卻只用道字輕輕一逗畱下戴晉人一段議論絕

呂註惟求妙文心○胡評著此句清微元妙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自左

其道則不國以來無奇不有而此種冥行夢躡化人幻技則不可以思力至

滯於一徧矣宣註求其道惠子魏相聞之而見音戴晉人引戴晉人而見之

之見亂之則與太虛同體惠子惠施聞之而見獻戴晉人於玉此等闕竅最

所由息也緊機鋒最捷○宣註惠子聞求道之言故引戴晉人進見魏君戴

胡註戰國晉人魏之有道者也此處亦一徑可直出戴晉人妙論卻故借惠

時學問機子一層為戴晉人曰言於有所謂蝸者俗謂之蝸牛君知之乎曰

辯其映徹上文添波戴晉人曰王也有所謂蝸者蝸蟲有兩角君知之乎曰

玲瓏未有然其言似不關緊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

能及此者要故漫應之

且惠子所厚惟漆園

最高以此知戴晉人

之名蓋漆園自喻也

林註獨至小而言

尤小以俗眼觀之無

小不大以道眼觀之

無大不小天下一蠅

也梁國一蠶觸也何

以辨哉如今以四海

者曰蠻氏杜撰極妙觸爭也蠻蠢也戰國時紛紛爭競蠢動無休皆當作如是觀。○宣註寓言爭競無知即二國命名意

已了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以上又晉人言

然矣左角右角其小無倫伏尸二句偏寫得如許張大是合大小言之

為去聲君實之實也就蠻觸言則虛從對面看則實也虛實二字鍼鋒相對君以意在察也在璿璣玉衡之在即

此四方上下有窮乎以意推測天地宇宙之所至果有窮盡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

無窮惟道則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而轉而察乎四通八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遊心

無窮轉視人力所通之境不足為有無此其顯而易明者君知之

乎郭註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合四海之內也今止以四海為大

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魏都於梁中

為大矣。然以遊心無窮者視之，不過一微塵也。沉魏中之梁，梁中之玉而足爭哉。

此時客便出為妙。若再著一詞，便添出障礙矣。

宣註取喻雋甚。今人諺言於不然之事，往往訶之曰

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

不得以無窮者計之。雖復天地亦在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玉而爭之哉。

無客出。妙在不再。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郭註：自悼所爭者細。胡註：言近指遠。妙在使自思，故能不煩言而解也。惘然若有亡，將從前爭奪是非之念，一齊都盡。宣註：此時回想行刺，騁怨真可失笑。客出，起。惠子見玉，君曰：客大人也。

當之。可名為聖。不若大人無咎。惠子曰：夫吹管也，管孔猶有嗃，許交反。然以相夏吹之，尚嗃然而有聲。吹劍首者，劍首之環，呼銳反。謂聲之細而已矣。然氣過，幾如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呬也。稱堯道舜，人皆以為高論。自戴晉人聞之，譬猶劍首之一呬。堯舜以下，更卑卑無足道矣。雋絕妙絕，匪夷所思。○宣註：晉人語

只輕輕一點，使之自思，妙妙。○郭註：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

遲忿之心，自覺無異於蠻。觸是故高論足以發至情。

可妻字，小言，則陽。雜篇。則陽。三。

海闊天空開人無限識量。又得惠子未後一番渲染。愈見其妙也。陸註。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雖以揖遜之聖。亦不得而有聲。

此段文勢奇正相生。愈轉愈妙。如行山陰道中。步步引入入勝。

劈手撰出三層議論。一層進似一層。犀首之言。主伐齊。季子之

言。主勿伐。至華子。則概與抹煞。抹煞兩人議論。並將自己之指

駁兩人者。一齊拉倒。筆筆奇奧。卻能透入清虛。解此行文。真有

掉臂遊行之樂。折到求其道句。要言不煩。直使辯論紛紜者。無

容置喙。此下本可直接戴晉人一段妙論。卻嫌直敘平鋪。未極

錯綜變化之奇。不足醒眼。插入惠子引進一層。作中間樞紐。跌

起下文。片雲出峽。自成擘絮奇觀。華子求道之言。本是正論。而

映其語本此。○管之有嗚。已不足聞。至於映則其聲益微矣。言此者。非以抑堯舜。正以杜魏王之爭端也。林註。贊晉人。正是規諷。梁玉當於言外得之。宣註。高道堯舜。譬猶一映絕頂。

大言出之
輕妙李大白詩云下
士大笑如蒼蠅聲從
此脫出已是第二解
矣
歸震川曰
見道者息
爭。

欲喚醒齊梁之主則不若戴晉人之卽淺形深現前指點沁入
心脾也海內相通之境何異於蝸角之微戰國凌競之風何異
於蠻觸之戰自遊心無窮者觀之人世之紛紛擾擾曾不足爲
有無只就喻意閒閒詰問使之觸發眞情則從前悍氣全消矣
眞人旨趣大異於辯士談鋒爲世主說法安得此清妙之言後
幅又將惠子兩層譬喻添作餘波而正文更醒戴晉人之論無
可復加惠子豈能更增一解只就他身上煊染一番已暗暗推
倒犀首諸人矣管之有嗚且不足聞至於劍首之吹其聲益細
高談堯舜者譬猶一吶況出堯舜之下乎擡高戴晉人身分邈

然不可攀躋。真天仙化人之筆。醍醐灌頂之文。

胡註登極當是起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名之漿館於賣漿者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

以覆屋夫

者夫妻宅之主人臣妾宅之僕人司馬云極屋棟也升之以觀也一云極平頭屋也。○呂云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

齊乘屋故

徙而之高也子路曰是稷稷音總聚貌一本作稷禾聚束也謂束草覆屋也○呂註稷稷紛紛也何為者

問之

邪問此何如人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猶言聖人之徒是自埋也匿也於民郭註與民同○宜註

林註言具

聖人在人羣必出類拔萃今混同於自藏於畔升極是農家之業

於僕隸之

臣妾是自下而埋沒於齊民之中也謂隱藏隴畝間也

中司馬本

作樸謂聖人懷樸規是生也陸註欲其口雖言所言者皆世之所言其心未嘗言忘言故終日

與人酬答

是以志無方且與世違超然遠俗而心不屑與之俱心與之異未嘗言也連上作一句讀

如無言不
欲與世周

○郭註不屑不潔世也本或作肯

是陸沈者也

是雖陸處無水而已與潛者之沈伏同矣所謂大隱市朝者也奇語

旋故與之
違而心不

○郭註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司馬云當顯而反隱如無水而沈也宣註不消避人避世而已成隱遁胡註不水而沈如大隱之

方且二字
承上雖字

不分別夫妻臣妾而自成爲隱

是其市南宜僚邪

倒點宜僚極有神致○宣註連用四其字津津然若不勝口陸

來蓋與世
違之心未

註宜僚楚之勇士不應白公之召而免其難是有以自守不慕人之爵榮者故夫子以擬乘屋之人

子路請往召之

言言也無
限委曲從

孔子曰已矣

止其召彼知丘之著也

明也於已也

謂僚知我熟悉其爲人知丘之適

此二字繪
出心不屑

楚也

連下句讀

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召已指召宜僚

彼且以丘爲佞人

與之俱從
上句蛻出

也謂必順楚王之意而薦僚○胡註彼以我知其陸沈之故而猶嘵嘵然必將以爲佞人矣

夫若然者

言如此等樣人

卻妙似排
列而下也

如此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

言必留也

連用四是
佞矣若此之人不肯聞佞者之言安肯見佞者之身乎殆將逃也

避去○陸註彼以行道爲自顯著以應聘爲出於要求則見以爲

字四其字
又連用四
也字有低
徧往復之
神
夫子一見
而知為宜
僚則宜僚
一見亦必
知為夫子
兩心相印
所謂惟聖
人能知聖
人也
宣註陸沈
二字人往
往誤用須
詳此處取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果已逃去與沮溺丈人行徑相同。但彼隱於耕此隱於僕為尤奇也

出色寫一市南宜僚正漆園借以自況也登屋而稜稜操勞夫
妻混同於臣妾高士行徑隱隱約約早在聖人目中自埋於民
泯迹齊民之內自藏於畔無異農家者流決計銷聲聲雖銷而
志則難舍託言避世口雖言而心不忍言故身與世違縱心孤
往而不屑與之終古者皆其所大不得已於中也是以為聖人
之徒也陸沈二字語創意奇身在世中而已成隱遯與物同波
想見心境之超脫而和光混俗泥而不滓者正其與至人冥合
玄同者也託終南為捷徑逃名適以盜名處市南而陸沈出世

義之妙
歸震川曰
得道者避
世

林註取封
人喻政之
言以喻治
身之道
宜註耕耘
雖在兩候
而食報則
一蓋為政
者治民之
始初終俱
不可有所
忽也

終未忘世至此落到宜僚先敘後點史公慣學此法如聶政傳

軼深井里句便脫化入神矣後幅寫宜僚不可召從夫子意中

摹想而出在彼空谷其人如玉不待往視已知其不可羈縻也

○長梧封人長梧地名封人掌封疆官問子牢即琴牢孔子弟子曰君為政焉勿鹵莽

草粗治平聲民焉勿滅裂凌踐雜沓也郭註輕脫未略不盡其

說也昔子為禾插耕而鹵莽之則其實禾結實也亦鹵莽而報子芸除

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準所施以為報民情亦然楊用

日滅裂鹵剛鹵之地也必須加玉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

也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柂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
草莽是日鹵莽之耕其以去草古有烏耘之說如烏俯而啄食乃
善耘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

可至學小編卷之二 雜錄 則陽

司馬云變

更也謂變

更前法也

宣註我與

物各足其

事乃各償

其願也

陸註人生

之初本無

為也乃以

眾為而致

難遁滅亡

故鹵葬其

主者實由

欲惡萌生

於中於是

眾為紛紜

遂為吾性

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

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決之

音霽與分劑

同耕法也

深其耕

不鹵

而熟緩

音憂

之

緩鋤也推也又云摩

其禾

繁以滋子終年厭

飽也

音孫不鹵葬

滅裂以報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

平其

子來年變齊

變鹵葬滅裂為整齊

郭註功盡其分無所不至齊

形理其心

治其形備物致養

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鹵葬滅裂

遁其

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

四者鹵葬滅裂之大者

治形理心當去

其後起之累以存其自然之良

不然則

遁離滅亡

以眾為故

眾為即下欲惡等病坐此乃有遁離滅亡之

必所不免

各致其極則何患也

眾

為所謂鹵葬滅裂也

鹵葬其性者欲惡之孽

以欲惡之旁生雜

所謂長其弟

為性

性無所為而

萑葦蒹葭

皆一物以喻欲惡之叢

而去其兄也

以眾為雜之

生蔽性此即孟子茅塞

之意

始萌

欲惡

以扶吾形

僅遂其耳目口鼻之養

宣註

尋繼

擢亂

吾

之萑葦葉
之有茶蓼
穉稗矣當

欲惡始萌
之時謂可
以扶吾形

旋至擢亂
吾性卒乃
精氣散泄

上潰下漏
不擇所出
而為漂症

為疥癰為
內熱為溲
蠱百病叢

生形亦不
保莫不由

性以人並潰究之縱欲滅性漏發發不擇所出決裂必招疽

七餘反漂疽者而形神俱廢疥癰漂症瘡之巨者內熱即消渴溲所求膏如便

淋等謂病瘡膿出也疥癰疥癰瘡之小者內熱等症溲反膏濁五

○宣註並潰精神消散也漏發血氣流溢也漂疽疥癰血氣流溢

鹵莽滅裂是學道人大病從為政引入而借喻為禾以見各足

其事者各償其願乃物理之自然性命中之功侯尤不可鹵莽

滅裂以求也治形理心即屬遁天離性滅情亡神之事而其故

皆緣於欲惡之旁生萑葦兼葭充塞於方寸之內而性禾不能

自暢其天雖有美種不如莠稗扶其形而適以亂其性性既滅

是也
宣註鹵莽

滅裂之病
真為千古

學人炯鑒
林註我瞻

四方蹙蹙
靡所騁詆

甚愴然
解朝服句

寓意深遠
人陷於罪

皆上致之
欲使著此

以問諸朝
也

胡註大節
謂法網漸

而形亦隨之並瀆四句就形體上悚切言之形體之病先由於

性命之病也讀此當為之恍然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也往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酒皆是意句婉而悲○胡註雖又請之柏矩可謂老聃曰汝將何

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罪人焉胡註寓言地醜德齊推而強上之

推起而強問之解朝服而幕也胡註寓言罔民者號天而哭

是將刑未刑者覆之皆自朝為之也號平天而哭

哭其無罪而歸之於天也○宣註此奠之日子乎子乎痛呼罪

來已久不可責之於誰何惟有呼天而已日子乎子乎人幾於
聲淚俱下天下有大畜子獨先離之為罪人哭並為天下哭○宣註
胡註大節於罪子其曰哭定而莫為盜莫為殺人詢其坐罪之由○郭註殺

密也子獨先確之就其所初見

而言

榮辱貨財盜殺之所

由起。立人之所病

龍盡權貴也聚人之

所爭財盡府庫也第

困而使無休時見病

之甚爭之甚而盜殺

起也所出政令

人大蓄謂自此以下事大蓄既
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求榮惡辱則病生。郭註

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紛故榮辱立舍其所謂辱而歧其所
謂榮奔馳二者之間則病矣宣註觀所病以去榮就辱為病也

財聚然後觀所爭郭註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陸註為上者不能忘榮辱然後人以不榮為病不能輕貨財

然後人以競財生爭今立人之所病上立聚人之所爭上聚窮困人之身使

無休時皆為榮辱貨財所驅欲無至此得乎真堪痛哭。郭註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林註太古

之時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
今不知返於無為之始以遇亂源而使民窮困亂之所從生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政及於民以以失為在己失所則引咎於己。郭註

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以正為在民民自正而以枉為在己郭註君莫之枉則民自正故

一形猶言有失其形者猶言失退而自責不責民而自責。郭註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

雜篇 則湯

事事皆肖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戰國去古已遠。專尚刑名。匿為物。隱其事。而愚不

設施坦白。識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不識者反其性而強令識之。以此愚人

易行無一毫隱曲也。而自大為難。所難而罪不敢。而以不敢為者為罪。郭註為物所

不然則自賢也。之所能則莫不易而敢矣。而故大為艱。重為任。責以而罪不勝。升

枉矣。林註致意。力絀則罰。郭註。遠其塗。遠其程。限而誅不至。逾限則誅。四者皆可文

以不能為。輕其所任則皆勝。遠其塗。程限而誅不至。致以興大獄。郭註。適

之事責人。其足力則皆至。宣註。四民知。音。力竭。承上。四句。則以偽繼之。承上。欲無

而又治人。句寫盡末世煩苛不情。民知。音。力竭。承上。四句。則以偽繼之。承上。欲無

以不為之。句偽者欲。日出多偽。指上匿為。士民安取不偽。上以偽倡。則下即

罪四語總。避誅罰也。日出多偽。物諸事。士民安取不偽。應之以偽導偽。歸

是一意。罪於末世之君。真為老吏斷獄。郭。夫力不足則偽。知。音。不足則欺。

胡註。人皆。註。主日興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夫力不足則偽。知。音。不足則欺。

知責於盜。財不足則盜。三句以大概言。凡偽皆生於不足。盜竊之行於誰責

竊而不知。有備責苛求者。而勢必至此也。

盜竊之行於誰責

有教之如此者道之如此者則豈可先問盜竊乎無限哀痛慈祥之意俱從肺腑中流出後世之以慈悲為念者那得有此真切讀此而謂淡閑無意於橫目之民者豈惟形骸有聾盲哉

而可乎

民至盜竊則坐之以罪抑思所以致此者果責之於誰乎單承盜一句舉其重者而言之也輕輕一宕使人惻怛慈

祥之意油然而生宣註悠然惻然言不當責之民也單明盜一句而欺偽兩句可知曾子語陽膚一節古今以為至痛此又詳言之

此段極深刻極危峭又極悲涼開手從老聃口中著天下皆是

也一句已見世途莽莽無可投足之區見罪人而哭之哭得極

鶻突卻不知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大奮先離哭罪人正

為天下放聲一哭也盜殺皆刑章所必及而其病多中於榮辱

其爭每起於貨財立其所病以殉愛憎聚其所爭以充府庫勢

必至窮困無聊起而罹盜殺之罪古之帝玉有下車而泣罪者

有解網以推恩者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引咎於己何嘗歸罪於

陸誥柏矩之言推病爭所由起深得本源可與自然之性無爲之旨相發明也其沈痛處尤勝於監門之哭
胡註僅言六十而化則亦難明其故用一行字便見一歲之中而有日新

民至戰國而天下大駭矣訟獄繁滋科條日密推原至此之由

皆緣於上之多僞以察爲明飾知驚愚而陷人於不測以刻爲

能苛求備責而苦人以所難力小而使之任重稍有不勝則不

議功而議罪道遠而爲之刻期一有不至則不從寬而從嚴民

力竭而應之以僞亦猶欺盜之生於不足也以僞導僞不清其

源而治其流僞何從息乎仁人之言排惻纏綿流於楮墨之外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行字妙與日俱新也化字妙不囿於故也郭註亦能順世而不係

於彼我未嘗不始於是之始則步步見功而卒詘之以非也既而見其

無盡境前之所是者至此又詘之以爲非寡過未能正是此種意
境○郭註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胡註始則以較前爲進一境

月異之功。故是之既而知其所。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十四字

陸註化變。是者尚非。故詘之。今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將以今者為是乎。過此以往。安知今此。

化也。謂有。謂是非。即前此五十九之所見為非乎。此皆知之所不知也。上非。

過即改。化。字活用。下非字是非之非。郭註物情之變。未始有極。宣註行年。

於無過也。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再進一年。又必以今為非。則今所謂是不。

胡註又從。且同於昔之非乎。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六十句推。見道之無窮也。莫見其根。其根無始。莫見其門。其門無形。惟其莫見。故第尊其所。

原一筆。歸震川曰。知之知。突接入萬物生死用筆奧衍。有鬼神莫測之機。郭註無。

有分別原。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惟無其生。亡其出者。為能視其門。而。

無分別。測其根也。林註人之生死有根有門。第不得而見耳。這箇不見處。

不能入於。便是人之。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不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

無知諉之。真主宰。可不謂大疑惑乎。知止其所不知。則化矣。劉縮上文未知今之所。

自畫而無。謂句章法渾成。郭註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

所逃此則。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

常情皆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林註知之所知。如耳目視。

為然也。林註人雖。

林註人雖。

有知亦總聽之類。此人之所推尊也。但問未有耳目之先。視聽從何處去。既歸於不知。有耳目之後。視聽從何處來。此是無根無門。知之所不知者。人必而不能獨恃。有此而後為真知也。宣註。知之所不知。上二句所出也。即此言莫見者是也。胡註。正與始是而卒。拙之以非相反。已乎已乎。心恃其不知。語教人不必。且無所逃此。天下無可逃於知之所不知者。是徹始之言亦當。妄用其知也。則所謂。所謂知之。然與。音餘。將自。然乎。其信然乎。恐未足為知也。知而已然。則所謂。所能知者。然與。以為然與。然乎。郭註。天下未之然也。與然乎言。陸註。天下無可定之是非。前不知後。後亦不知乎。前前之所是。即其不可致。後之所非也。伯玉六十而化。亦未嘗不始以為是。卒以為非也。安詰也。此段。知六十之所是。而由後以觀。不仍如五十九年之非乎。是前不可言死生是。以知其後也。萬物之生。必有所自。生是其根也。萬物之出。必有所非之理。可。由出是其門也。而莫能見其門與根者。是後不可以知乎前也。乃以包括一。人皆尊其知之所及。知以為知之真。而不知恃其知之所不知。乃部全畫。為真知。豈非大惑乎。已乎已乎。一身之中。前不知後。後不知前。且宣註。太道。無所逃而免於不知。則見以為是非者。其果然與。抑正未必然乎。無窮方見。為是者旋。此段從性命摹寫一化字。人惟有自是之心。乃滯而不化。昔之

見爲非人之知何足據乎不知之地大本在焉欲索解人其惟伯玉之與年俱化乎

胡誅大弑伯常蹇尊其所知者也稀韋恃其所不知者也根上段已乎已乎且無所

所是今日而見爲非則化矣今之所是異日又見爲非則更化矣化者知之所不知也不知之知乃其知之立於無窮也萬物有平生而莫見其根二句道盡化機蘧伯玉所造境界真足當一化字大可爲化不可爲不可爲者即其不可知者也宜與日徂之夫子相契於微也夫

○仲尼問於太史官之總名三人皆官太史大弑人名伯常蹇音蹇稀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音洛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去聲諸侯之際交際也謂

盟會之事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方思善曰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兼美惡兩意衛君所爲似乎有惡無美此

謚尙未足以當之此指靈公也大弑曰是因其無道而謚爲靈靈即是因是無道之謚也此主惡一邊說

雜篇 則陽

過來

歸震川曰

因性自為

大發之答

得之

陸誥搏幣

猶言將幣

以禮接之

也扶翼使

小臣扶掖

之也

歸震川曰

言靈公生

成爲靈

陸註石槨

銘語已預

有靈公之

稱別靈公

○宣註言正如子所言因公之爲人而伯常蹇曰天靈公有妻三

人同濫浴而浴不分男女尊卑同器而浴史鮪即史奉上御而進

所承奉御物而進之公所猶後世之值搏音博執也幣公使人代而扶

翼又使扶翼之敬賢有如此其慢慢若彼之甚也二妻見賢人若此其肅也致

史慢肅相半亂之中有不損者此兼美惡而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言。郭註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意

亦所謂善故仲尼問焉。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近於祖不吉卜葬

於沙邱而吉沙邱地名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同其子靈公奪而里之里即冢也猶蒿里之里二句銘詞蓋舊藏

後世將有靈公其人者奪爲蒿里夫奪人之冢以葬其身此即無

道之一端矣然益可徵前定之數不爽也銘詞古宕子里二字叶

之為靈乃
是前定大
致與伯常
楚二人徒
派生平行
事而論何
足以知之
此段立論
甚奇見人
所見為善
為惡原無
一定之是
非人之死
葬謚號皆
有前定之
數據所見
以為知總
非真知徒

音妙。司馬云言子孫不足。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妙語韻絕言

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為冢也。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公謚已定於

未生之前。郭註。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

者不得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

乎。宣註。諸侯一謚。何與大事。猶且天先定之。天下何事更須人為

乎。故有道德者一任自然也。按此未必真有其事。而奇想得未曾有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美惡可不必辯矣。郭註。徒識已然之見耳。

讀易。有友謂余曰。讀易何為。余曰。吉凶悔吝者。其數也。讀易所

以求趨避耳。友曰。數已定矣。趨避即數也。讀此益服其為至言。

仲尼問於太史一段。借諸侯謚法。以明凡事皆出於天然。即知

之所不知也。靈公之謚為靈。大弑主惡一邊說。伯常蹇兼美惡

兩層說。原其義例。史筆自有權衡。主此立論。究竟是尋常意境。

稀韋獨舉銘詞以為證。見靈公未死之先。冥冥中已預定為靈。

多臆度耳然則天下事總無可知不如止其所不知矣

蘇東坡云此段專闕同異兩見宣註此四段皆擬為問答一段深似一段陸註合十姓百名而成為風俗是必合十姓百名之

天下事何一非前定而欲以人力為之亦誤用其精力矣翻空

著筆透發奇論俾知身後墓田亦不可智力營求加倍沈痛一

結如蟬曳殘聲悠然不盡粘著謚法索解者便同買櫝還珠也

○少上智。寓言少所知。問於大音泰公調寓言大公無私與道相調和而不為爭辯

者曰何謂丘里之言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不主一人之說而通名為丘里之言猶言

輿論公評也。陸註丘里之言謂合乎人心之公而非一人之私

論可以通之鄉邑即可以通之天下者也。大公調之名蓋即以此

意命之少知之名蓋以未知。大公調曰丘里者先釋丘里之義合十姓百

名而以為風俗也十姓言不一族百名言不一人同處丘里之中出入相友以成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合十百為丘里則異統於同散同以為異散丘里為十百則同中有異舉此以見道之一本萬殊。李云古者

心而同為
一心本之
一人之心
而通之十
姓百名之
心同而異
異而同者
也譬之馬
馬於百體
中指其一
體無非馬
體也而不
足以得其
全係馬於
目前而通
觀其百體
則馬之為
馬全矣

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鄰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十姓
百名一姓為一人十姓為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
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指馬之百體而分析之而曰此馬也此未得其全不得便謂之為
馬馬之所以現於前者合此百體而立之乃可指而名也百家各
據其一體從何見道合
異為同則道係於前矣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
大人合并而為公
再用二喻襯出大人合并為公即合異為同也
郭註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陸註眾
人之心與大人之心等心也而大人以合眾心而為
公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矣
是以自外入
者有主而不執
外入之言不徇乎人則吾心已
有主矣然亦不執已見而不化
由中出者有正而
不距
至言由已出雖得正理然亦不距逆他人之意所謂虛以受
人也郭註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
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
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異也宣註心為天下大本故自外入者有

宣註天下

存主而無偏執。行爲天下達道。故由中出者得正理。而物不能距。

萬事萬物

胡註。人以言而入我。我雖有主而不執。已見我以言而入。世人有

萬變萬化

正我之失者。則不距。此所以合併而爲公也。陸註。自外入者。中有

其異非巧

公道爲之主。則變通而不偏執。由中出者。外有公道以相正。則相

歷所能數

迎而不

然同是道

相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賜則私也。郭註。殊氣自有。故

而已看不

時而。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去聲。自有其才。因而任之耳。非

破則絲分

廢。天不賜。則君又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道本不私於天下。故德備

縷析各據

何用私於臣也。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郭註。文者自文武者自

而未有已

武非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

看得破則

一以貫之。胡註。道主於大人。猶中庸之以道屬聖人也。大人既不賜。則道自

而已借丘

不得而私。文武二字。當屬於國治句。言文武同治其國也。於五官

里之言發

二字。始有關會。大人句宜歸併道不私一路講。牽入文武二字。殊

出渾同之

不類。明眼者細繹本文。自知文武二字。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

道可謂卽

之宜屬上句矣。按文武二字。疑衍文。

小悟大

理有萬殊。道通爲一。渾同則無可名。此以

陸註大人

體道者言。胡註。以上三層。況此一層。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

之德一天
德也凡恩
必自己出
則為賜賜
則德偏而
有不備矣
惟天於四
時殊氣而
不賜故歲
成惟大人
亦任文武
之殊才而
不賜故德
備也大人
之道一君
道也凡權
必自己操
則有私私

不為 道不粘實亦不落空。郭註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
無不為宣註無為不執不距也無不為合併為公也道妙如

此 時有終始 接而生時終亦非終始亦非始 **世有變化** 與世推移無時不化。禍
非終始亦非始 郭註故無心者所順

福溘溘 渾然無迹不可執持。郭註流行反覆胡註時有終始無
日不變也世有變化無事不變也禍福之倚伏渾然在中

而不可見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於此為拂於彼或轉相宜此以人已
對勘而言拂逆之途或轉是造物王

成之具此就禍福倚伏而言兼此二層其義乃備。胡 **自殉殊面**
註拂意中藏有好處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不必執距也

面向也謂心各不同而自殉已見 **有所正者有所差** 如四面方向
馬南北東西各據一面以為是也 看到一面而

三面皆差取譬絕妙。郭註各自殉其所是不能離也殊向則是
非天隔宣註正期也如孟子而勿正之正殉已情則異向期必者

反不可必矣以上六句見終始變化無定不可執距也。胡 **比於**
註自殉則與人異方而不知求正於此方者不能合於彼方

大澤百材皆度 百材不同皆大澤所生不必區別而悉歸於度。
郭註無棄材也度居也雖別區異所大澤同居也

則道小而
有可名矣
惟君於五
官殊職而
不私故國
治惟大人
亦任萬物
之殊理而
不私故無
名也。按
此解於國
治下接言
文武添入
殊才二字
即接言大
人不賜二
句以大人
不賜與天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木石不同皆大山所有不必簡擇而並列於壇此合異為同之說也。胡註大人猶大澤
大山然。百材木石皆我所有。無容執
距也。大澤四句展轉成韻。極有天趣。
此之謂丘里之言也。郭註
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宣註丘里之散同為異。合異為同者。如此
而已。陸註丘里之言即是人心中所同的。公共道理。惠子輩各執已
見以自是。正所謂自殉殊面
者。徧私甚矣。故言此以砭之。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言將名之
止於丘里。
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
之言乎。
以數之多者。數至萬號而讀之也。喻道不止於丘里之言特舉其
而止。合同者言之也。郭註夫有數
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讀猶謂也。宣註又設
一喻以見例。胡註言道不止於丘里之言。而姑以其近似者言之
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道
天地陰陽而為一。不離乎形氣。亦不雜乎形氣。故能渾於大公。郭註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胡註言道無所不到。如

不賜平對 下以道不 私與君不 私平對文 法較爲整 齊而胡註 以國治文 武爲句郭 註以文武 大人不賜 爲句均未 妥協

公家之物也。宜註道爲天地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爲形，不可指之爲氣，是其大更無外矣。管見道之爲名，不足以盡道，猶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概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邪？
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物不止於萬，約略舉之則有萬物之號，道本無可名，渾淪言之則有大道之稱。郭註所謂道可道者也，宜註譬如萬物萬字，是不可數而大概計之，便於稱謂耳。若道之大更無從指稱，故亦借一道字，約略號之者耳。豈真如一件物事，可名爲道哉？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已有天地陰陽，則道之丘里以見例，若卽以丘里之言比道，何足相擬哉。郭註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宣註既有道之名，便不可與無名者比。道德經開口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讀此一段，便是其透徹註解也。胡註道無所不統攝，故借丘里之合異爲同者，以明之。若已有天地陰陽矣，則丘里之言，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亦當處於萬物之類，豈得以此而比道。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道之統攝天地陰陽，猶丘里之統攝十姓百名，然丘里可限方隅，道則莫窺邊際，以斯況彼，如狗馬之同爲一

河... 卷二 雜篇 則陽

將得與無名者比哉。有名與無名如狗馬之同為獸而大小之不相及遠矣。林註陰陽四時如此則萬物莫不乘此機以出入然而萬物既生不能無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憑虛而起

物而大小懸殊也。郭註今名之辯有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宣註

如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謂狗。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

馬之謂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萬物之所生惡鳥起疑有物方有道無物之先道不能立於空虛

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胡註物之數不止於萬道者為之公則固存於物而非生物矣。物果奚自而得有哉。大公調曰

陰陽相照。日生於東為陽之精。月生於西為陰相蓋藏也。日藏於

事。月藏於晝而正陽司權。又或陽伏於陰陰寓於陽而以此蓋彼

此著則彼微彼明則此晦也。胡註萬物不能與日月爭光故曰相

蓋相治。萬物皆待日月而成功。故陽以濟陰陰以濟陽互相更代

而萬物受治也。宣註日月陰陽之大者。故借以顯微。

四時相代。寒暑相生。春夏相殺。秋冬肅殺。言此皆其自爾。上是借

往來相生。生長相殺。日月以明陰陽之理。下是借四時

以明天地之理。陸註相生如五行相生相殺如五行相克是也

胡註四時代謝而物有遇其時而生遇其時而死者則如四時生

雌雄片合之殺之造物之以陰陽四時生萬物如人之以欲惡去就。於是

用是而有欲惡去就牛萬事也故下文遂因人事以明之。欲惡去就。於是

矣。陸註。少知。橋同起。矯拂其性而妄生也。橋又音羔。王云高勁。言所起之高勁

聞道不可連續而通行也。涉想成幻。則如橋起事。雌雄片判合。猶言分合也。

名以為道。機相續則如橋運。此下方遞入人事。雌雄片判合。片同半儀禮

必在於萬。夫婦胖合謂合其半。以成於是庸。常有。有天地有陰陽有萬物。即

物之生所。夫婦也。雌雄即指夫婦言。於是庸。有。有夫婦而生生不已。有者

自始故問。常有。要皆無之所生也。男女居室。大欲所存。故曰常有。郭註。凡

之而不知。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宣註。不獨

終始循環。萬物自無生有。即人事亦然也。如人之欲惡去就。豈先有之。亦憑

互相倚伏。空而起也。橋者憑空而起。如陰陽四時之不著物而生物也。夫婦

則其所起。既合則子孫常有。如陰。安危相易。禍福相生。此皆倚。緩急相摩

固可得而。陽四時之合而生物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伏之機。緩急相摩

知也可知。如肩摩。聚散以成。猶言相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郭註。過此以

則已可名。之塵。自然之故。誰知其所以然也。胡註。安危數者。亦從欲惡去就。而

矣。大公調。自然之故。誰知其所以然也。胡註。安危數者。亦從欲惡去就。而

因歷舉循。生名可名者也。實可見者也。粗者不足志。微者不能志。而精則可

環倚伏之志也。○愚按精非道之精要，乃事理之精詳，可志。隨序之相理，四

理以明其者，道則進於自然，無形迹之可窺，其孰得而志之。隨序之相理，時

始之可知，運行各有其序，萬物因隨之而變化，條理相通。橋運之相使，橋所以續道者，五行之運，窮

者如陰陽，隨之而變化，條理相通。橋運之相使，相續亦若潛驅而默運之，窮

著明於日，即反終則始，自然之理。此物之所有，窮而不反終而不始，則無物

月五行分，物理所自有也。○郭註：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

布於四時，胡註：隨其次序而相理，憑空運轉而相使，窮反終始，不知其有而

此理之可窺者，其在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不可盡知，不可至此，妙道

於人則欲也。過盡乎物而已。○郭註：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觀道之人，不隨

惡去就，自過物極也。宣註：以上云云，不過極盡物態而已。觀道之人，不隨

無而有雌，其字指物言，物雖毀而道存也。○宣註：隨道追究也。不原其

雄分合，由其相廢也。道何損焉，所觀在道，道在無物之初也。不原其

致安危禍，物無始而道化。○郭註：廢起皆自爾，無此議之所止。郭註：極

福緩急，散亦相因，故無所議。○宣註：道之循環無端，不可得其終，不可得其始也。若

而成焉，凡欲窮究所起，使是以有端測之矣。故但言循環之妙，此外無容擬

此皆可指其名而求其實按其迹而窺其精也其循序迭進如

議也陸註窮而終是所廢也窮則反終則始是窮與終即其所起也隨所廢而原所起不過極於物生之始則有可言即有可名矣可名非道也故見道真者不隨所廢而原所起乃非思議所及原不可以名盡之也林註言者言此知者知此亦就其所有者求之耳若其所廢則為既死之後所起則為未生之前此處關頭誰能議及觀道者惟置之不問而已烏可妄言萬物之所生起於何處哉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

於其理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者中無真宰著意在空虛一邊或使者欲尋真宰究竟涉拘牽一邊孰為情之正孰為理之

窮則必反終則有始也此固物之所有可即物而推則言可盡知可至也然亦極於

註莫為或使似已不可指明故少知疑其為道而猶未免即物而

物而已豈可與道之

不可名者比哉。橋

起如橋之跨空而高

起也橋運如橋之聯

屬而通行也構想成

幻則如橋起事機相

屬則如橋運片合猶

言分合也林註既有

情矣則不能無事而

推也。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平聲。舉淺近者言之。雖有大

知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鳴吠人所同知。鳴吠之故物之自化也。雖大知不能以名言解讀其天然

之。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以為莫為究何以能鳴吠以為或使又誰使之鳴吠將欲鳴吠之時知者不能

意度。郭註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言季真之言當也。呂註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

也。陸註雖大知不能以言稱之不能以意推之固斯剖也。詩斧以已玄矣然既不離乎雞狗猶可推所起於所廢也。斯之是也。

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其小無倫其大無外。即中庸莫能破莫能載之義。郭註

皆不為而自爾。宣註一鳴一吠尚不能明其所以然。則細細斯析將去大小都推到極處。豈可復容言讀意測耶。胡註所自化所以

鳴吠之故也。所將為所以鳴吠之機也。由其故而析之不獨鳴吠不可測。即小大亦不可窮。莫為或使何所見而云然哉。陸註斯而

析之。玄之又玄。更無所容其意言矣。循本云將或之使莫之為。未

事之中有
安危禍福

究於物自見為有物與自以為無物皆物而不化者也

而終以為過

二論均未免係累於物論物非以論道終

緩急聚散
之不同亦

是立言過當處○郭註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宣註二說猶著於物果未能無

因之以各
出焉此就

過也**或使則實**胸中鑄成一

莫為則虛

胸中並無一些子把握○郭註或使者有使之也莫為者

物理所該
備者而言

無使之也○林註承上終以為過來言或使則明明有箇主使而人可無容致力矣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

○雞犬之
鳴吠其所

無物主張而人可恣

有名有實或是物之居

物所在非道所在說實則僅在物際也此

化所己為
也其所以

或使之過也○郭註指名實之所在胡註可見者是物之所處而非處於物者也或使之說未是也

無名無實莫為在

鳴吠所以
自化所將

物之虛竟無物亦竟無道也此莫為之過也○郭註物之所在其實至虛胡註不可見者在物所不到之處所謂道者為之

為也以至
易知者猶

公而非竟無其物也莫為之說未是也循本所謂莫為或使未免

不能以言
以意而求

虛故也以有名實為物之居不知其未嘗

可言可意

可以言道可以意讀者皆

可意言、可意言

唯篇 則易

三

況道本不物也。言而愈疏。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陸註有居則有可易知者乎。

○有名相者物之質。未生不可忌。忌猶禁也。突然自生此自無而之有非我。已死不可

無名相者。徂。一作阻。忽然自死此自有而之無。非我所能窮也。徂者窮其所則立乎物。徂往也。○陸註此以下申言而愈疏之意。言不必言其不可見者

之外而實為去道之遠也。即如未生之不可禁已死之不能窮其所往。生運乎物之死之相去幾何。而理已不可觀矣。言其不可觀者。豈遂近道乎。死

中即老子云有之以生非遠也。理不可觀。理在目前而不可以言讀意測。○郭註或之

為利無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為是說者不過借以惑人。非有真實本領窺以為用是。見真性。○郭註此二者世所至疑也。林註未

也。若以為生者不能禁其所自有。則已死亦不能往觀其所自為。蓋一生一可言可意。死百年之身其間相隔幾何。而所以然之理究不可見。曰莫為。曰

而。言之則或使不過想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所以說實說虛。終落邊際。凡去道愈遠。書中所言知之所不知者。皆指此也。至是明白說破。○陸註以生

矣。季真接死之不可觀。觀之則或之使莫之為亦不過為。吾觀之本始。其往子。是也。疑而莫觀其真象耳。究非不可意不可言也。

胡註本道

也末物也

惟道在無

窮故物來

無止然道

在物中豈

可見而可

言哉故下

文用言之

無也接住

林註承上

言之無句

來言之無

則與物同

理者蓋以

道本不可

有若有則

無窮吾求之未終其來無止

宣註欲究其始則往者已無窮不知何始也欲究其終則來者方無止不

知何終也○陸註迎不見首

隨不見尾不可得而名言矣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始終從何處說起惟混於無言乃合乎物理耳○郭註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胡註言有而無如道費而隱故與

物同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而與為終始而非無始無終

之道○郭註恆不為而自然也宣註今此二說皆立言根本然亦

止在物際陸註無窮無止則無可言以不依於物之起數特與物

同理而已或使莫為則有可名以其為物之起道不可有以言有

廢即與物相終始也豈道之為道可圍於物哉道不可有以言有

或使則道滯於有而有物之見有即恍惚中不可無有道又不可

存固著於物也可知或使之非有有物之有不可無

則道淪於無而有無物之見存仍不離於物也可知莫為之非道

之為名所假而行道本是空空洞洞無可名言號之曰道猶屬假

沾著名相。○胡註即道之為名亦假之以行。何以見。或使莫為在物一曲。猶

欲歸於無。道當名之為道。道且不可名。況可言邪。陸註道本無有不可求之於有。難矣。究竟

看來不論。物本非無。不可指之為無。道之得名。不過懸虛而假之名。號以行。有無連道

之一字亦。豈真有名可言哉。若莫使或為。雖為物之生所自起。要止。夫胡為

安不上不。滯於一物。則是僅在物之一曲而已。何足以合乎大道哉。胡

過假之以。於大方。註前用終以為過言而愈。疏疑之所假。與物終始數句。盤

為名耳。況。住一層。又剝一層。直跌至胡為於大方。纔與截斷。想見一箭拂脊

或使莫為。一箭摩腹。一箭斃之之妙。○宜註大方則無隅。可想道之不落邊

在物一邊。際言而足。足於道。則終日言而盡道。見道不見物也。放鬆言一邊見

說者又胡。也。言意之。言而不足。不足於道。則終日言而盡物。見物不見道也。何貴乎

言猶

道物之極

道物之極

道物之極

道物之極

伯向若而歎所云大方之家以其大不可以言傳并不可不傳也使言而可傳則終日言而盡道矣傳則終日言而止可盡物之所起矣要之道而極之無道物而極之無物

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非言非默以言盡道而道非寄於言以默求道而道又非繫於默議其極或使莫為之議豈能窺其極乎。從語默之外以求道乃可得意忘言得言忘象若謂無言即可見道晉人寂滅虛無何從見道

少知大公調一番問答從道之源頭處掬精極微故能窺見全體而不限於方隅開手即借丘里之言以證渾全之道合異為同是舉姓名而統於丘里散同為異乃成風俗而播諸四方道之萬殊一致者猶是已以下疊疊形容見道之同而異者不得執一以求異而同者可以命物之化備其全體而後謂之道亦猶立其百體而始謂之馬然後知百家瑣屑之言無關道妙也

則言固不能載即不能言亦不能載不能載謂不能載而傳之也唯非言非默既不可以言傳之并不可以不言傳之則擬議俱窮而道存乎其中矣○此段大類禪機精微杳茫而芥子中透

合併爲公。匯之一心。卽以溥之萬物。用丘山江河兩層。託出大人性量超絕。自外人者。是非定於己。而並非固持己見。由中出者。是非正於人。而未嘗有拂人心。正寫合併爲公意境。下用三層襯出道之無私。一氣趕到無名無爲無不爲。活潑潑地。一片化機。終始變化六句。又推到物理之循環倚伏。變動不居。時字統一身前後言。世字就所處境地言。禍福之端莫測。拂意中藏有好處。則適意中亦寓有危機。說一邊而兩邊都到。至人不動心於禍福。道通爲一。無往不宜。譬如方向。面面圓通。則無所遮蔽。自徇所見。見得一方。遺卻三方。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

出三千大千世界光明剔透此等慧心寶開天以來所未有也胡註得道者言物亦道執物者言道亦物悟與不悟俱不在言默之間而在非言非默之際議之甯有定極乎林註非言

人也大澤大山所生不同而兼收並蓄皆居其中是以成其爲大舉以證丘里之言而道之合併爲公亦可譬而喻矣然此特以丘里之言爲例非卽謂其盡乎道也物之數不止於萬而號爲萬物者不過渾括之詞道之大本無可名而稱爲大道者亦屬假借之義天地萬物皆道之合併爲公道在形氣之中如丘里之統乎名姓既有道之名則天地萬物皆不能外於道而何有於丘里之言若卽以丘里之言爲道是猶狗馬之同爲一物而大小之相去遠甚也萬物皆有所自生生者可見所以生者不可見是卽道之立於生初也陰陽四時天道運行而不已

非默果是
如何景象
會心人當
自得之○
大類禪門
非空非非
空等語此
南華老人
拈花妙諦
也。
郭註極於
自爾非言
默而議也
宣註季真
之言虛虛
則是物自
爲物也接
子之言實

欲惡去就。人事日起而相乘。雌雄片合。生機遞嬗於無窮。安危
禍福。緩急聚散。皆主名實而言。名者必有可名。而道無可名。實
者必有可見。而道無可見。凡物之理由粗得精。以待言者之分
晰。道則渾淪而無可分晰。萬事萬物之宜。隨序以理其經緯。五
德五行之運。如橋之續於空虛。爲窮爲終。物之自有而無也。窮
則必反。終則復始。又物之自無而有也。此皆有道以寓乎其中。
而非言之所能盡。知之所能至。其可言可至者。極其量不過盡
物而止。窮而終者。物之自廢也。於道何所損。反而始者。物之自
起也。於道何所加。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萬物之所起。可以存

實則是有物爲主也。此二家皆未免於物。終不是道也。道者有而實無，無而實有，一落名言，便覺有滯。故欲於語默之外求之也。此四段皆擬爲問答一段，深似一段，少知寓言，少所知之。

而不論末後一問一答，只就莫爲或使二意盤紆到底，以見道之非實非虛，非有非無而結之以非言非默，真玲瓏剔透之文。雞鳴狗吠眼前道理，妙解入微，鳴吠者人之所知，所以鳴吠者乃物之自化，化之所爲，窮於言而不可解，讀機之將動，又窮於意而不可揣摩。鳴吠特物理之至粗至小者，由至粗以推於至精，卽至小以例乎至大。又烏可以言讀意測邪，自以爲或使先有或使之見存，自以爲莫爲先有莫爲之見存，目中無物而胸中有物，其弊也。或失則實委之於命數而無與性功，或失則虛託之於渺冥而高談清淨，有名有實則物已著迹，此或使之非

人也。大公
 謂萬言公
 共無私。見
 與道相調
 合也。
 曾南豐曰
 此篇精到
 之語。卻與
 內篇無異。
 陸儼山曰
 人當求道
 不可以名
 利役役。大
 道混然。不
 必求起。止
 不必言。有
 無。
 陸註。此篇

也。無名無實。則物又落空。此莫為之誤也。非實非虛之際。道之
 所自化者。不可言道之所將為者。不可意。可言可意。不過極物
 而止。以之言道。而道愈疏矣。死生者。天道之自然。而其理不可
 窮究。則本末終始之端倪。物之相尋於不盡者。即道之默契於
 無言也。或使莫為物而不化。開後世多少辯論之端。漢代讖緯
 苞符之祕。晉人虛無寂滅之論。皆二家之流弊。豈知道不可以
 有物。或使者滯於有道。又不可以無物。莫為者淪於無。非有非
 無。即強名之為道。亦屬假借之言。凡有物者。皆有道。見道不見
 物。則所言皆道。而造於大方。見物不見道。則所言皆物。而限於

言大道不可求之迹象不可求之事物必言默兩忘乃有當於大道也。

一曲道者物之極言不足以盡道默亦不足以存道非言非默兩邊俱不粘著而道自行乎其間。二家之議均非道之極則說到此處透入清虛境界不獨使物累消除並道心一齊融化真可謂篇終接混茫也。

南唐書心解卷十

音義曰以
義名篇。

蘇頌濱曰
外物不可

必人多自
苦此皆俗

見不知大
道。

歸震川曰
列外則伐

生損道則
有鈞利者

有盜儒者
去於泯知

無為高行
貴在得意

忘言也
陸註此篇

雜篇外物第四

此篇亦逐段自成文法。首段破空而來。陡起陡落。精晰物理。人情。從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相摩相盪。拉雜寫來。一氣趕到利害。二句用筆如怒猊抉石。爪痕直透中堅。貸粟監河二段均係比體。若作敘事之文。便屬尋常意境。儒以詩書發冢一段。極言儒術之壞。無不可為。或當世實有此事。或莊子隨手生波。讀者毋庸拘泥。但覺得腐儒行徑。摹寫入神。忽而臚傳踴躍。忽而欣喜著忙。忽用韻語。彼此商量。忽引詩詞。譏誚死者。層層搜剝。件件斯文。雖為盜竊之時。亦滿口嚼字咬文。真繪影繪聲之極筆。老

言凡事之不可必者皆外焉者也。人徒自苦耳。惟無用之用。至人之天遊乃自具之。至知厚德餘皆外物。不可過而問也。若矯揉仁義則滅真失性。有毀死踏河者矣。是說也。誰能契言外之。

萊子一段是屏去躬矜容知之病。而示以躊躇興事之方。借夫子以警世。上下古今。目光如炬。宋元君一段。見得神知皆不足恃。去其知而自明。去其善而自神。神龜之昧於保身。不若嬰兒之無知而有天然之妙也。爲矜才恃知人。痛下一鍼。最爲悚切。未段借惠子無用之言。逐層披剝。從無用之用。推到不遊之遊。無用而神其用者。恢恢乎必有餘地。故厠足而無所不容。不遊而妙於遊者。浩浩乎自適其天。故易世而視同一致。至於六根俱徹。心有天遊。則空虛之境。全是一片天機貫穿。玲瓏剔透。安往而不與造物者爲人。若夫六鑿相攘。眾害日生。天自穿之人。

旨哉

宣註首段

寫不可必

作四層頓

挫讀之鏗

然粲然寫

憂心生火

至今讀之

猶有煙氣

寫熾火之

後未幾灰

熾令普天

下一齊下

淚同在

不可必中

眾人處之

不啻地獄

不知既明

自塞之德溢乎名以下五者皆為害之所乘官事一句輕輕挑

轉見以已之天合乎人之天因物付物無所不宜借喻春雨與

下文佚者之所務映發生姿正寫出無為妙境靜默可以補病

三層不過為終身勞攘者示與收視返聽息心斂氣之方若心

與天遊則飛行絕迹勞其形而逸其神一切導引延年之術非

其所問也隨手撇去上文方顯出真人面目末幅見驚外徇名

之士漸失其真歷舉相襲者以為證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者也筌蹄二喻真境躍然得魚與兔不離乎筌蹄而目中有

筌蹄意中未嘗有筌蹄得者自得早舉其迹象而忘之襯出得

月婁亭心編

雜篇 外物

詩

言外物不可必矣

他又有何用可見古

今惟學道人最討便

宜落得此一團和氣

一片明心清風朗月

猶多受用生時星火

不犯死後倒得箇藉

盡火傳何至終日煎

熬未幾償盡哉此莊

意忘言不脫不粘極指與物化之妙結句低徊宛轉漾出無限

文情亦見惠子終非解人而深致其慨歎也

○外物不可必陡起見外患之來不容人為趨避。○胡註故龍道外物指戕生之物而言宜註立一句作冒

誅比干戮箕子狂善者被禍。○宣註善不可為惡來死桀紂亡惡者被禍為善為惡均不可必

其免患。○宣註惡不可為。郭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無對於天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若乃有所

孰為者諒亦無時而妙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君疑之故伍員流

於江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蓁弘下隨手添寫二句生氣凜然。○郭註精誠

之至宣註蓁弘下獨著此二句寫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

得雖死猶生欲人知所決擇也李云殷高宗之太子見逐於後母必愛之親疏故孝已曾參耘瓜斷根受杖幾死。○單

子言外意。承善者被禍一邊說，見惡者有應得之愆，而忠孝亦同罹其禍。天道真不可測也。郭註：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呂注

善惡均於。凡非性命之情者，外物也，故不可必。胡註：外患之至，善惡皆難必。被禍不可。其能免則所恃者，惟此區區之內養矣。故下文遂言內患之傷生

必一也。忠。碧虛云：忠賢奸佞。木與木相摩則然。同類。金與火相守則流。相克。遺主戮不。兩陷而不可逃也。胡註：木本無火也，而相摩則然。猶人本無火也，而人與人相夏

可必二也。孝被親疑。則生火。金本至堅也，而守之以火則流。猶人雖堅於金石，而時以

不可必三。火燦之不能不傷也。杖乘七發，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與此意同。陰陽錯行。交互。參錯則天地大

也。林註：此言。絃，音駭，動也。樞紐轉運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承上二句，生下二句。胡註：絃

五行之理。天地之氣，兩相戛摩，故生雷霆也。諸解作駭字，讀便將於是乎三

五行中惟。字毫無著落。陸註：絃音該，束也。蓋氣不舒而紛糾也。碧虛云：陰陽

火最烈，木。錯行則天地大絃，錯行者，乖戾而失常也。忠臣孝子被刑，則國家

者火之母。傾覆忠孝，臣子之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生火而反。中有火乃。水中火。方雷雨時，電光隨之，金石皆燬，此空中龍雷之火。乃焚大槐。郭註：所謂錯行

有非事... 卷十一

雜論 外物

註

者水之母。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循本，雨而雷霆為火所克，而不能勝也。

也。口義：木本。

無火相摩。

而生金本。

至堅火鍊。

之而流。

碧虛云：伍。

負長弘知。

事君盡忠。

而不知逆。

君之致禍。

孝已曾參。

知事親盡。

親嫌而致。

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為取火之木也。○宣註以上五句空中之火。一火之患，畧舉之，便有三樣不可必四也。看他四段小文字，各極參差頓挫之妙。此段獨以火言者，為下文

心火作引子也。○胡註：晉陵靈官廟有枯樹一株，故老相傳，方雷

雨時，火從中發，至今焦木宛然，蓋濕氣蒸鬱成火，不待相摩而然

也。偶為記憶，以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接入正文，用有字一提，兩

證，乃若合符節。而無所逃，亟亟憂之，則內患轉生矣。○郭註：苟不能忘形，則隨形

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宣註：外物不可必如此，而人之用

心，則有不能自釋者，兩陷指下利害兩端，害固害也。鑿蟬音陳敦

利，亦有害，故憂兩陷有字一提。一氣直至利害二句。鑿蟬不安貌

如蟲之不得成。不成情緒也。○郭註：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

所守，故不得成。林註：墮蟬虫起蟄而未甦之貌，故

屈伸俱。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懸空無著，所謂中心搖搖也。○郭

難也。於天地之間。註：所希跂者高而闊也。林註：非深

於閔世者，不能道此。宣註：既無所逃，自為寬解，警愁沈憂之

此憂，又不得成此事，故心若懸旌也。其真無聊，警悶沈憂之屯

憂皆未明

憂之久。郭註

非清夷平暢也

利害相摩。兩念交戰。如

生火甚多

上文三層皆為引起此句

必之理也

火謂人心中五志之火也。郭註。內熱故也。宣註。上四句皆

眾人

惡來順純

形容憂心直趕至此二句言總因利害兩端交戰而生火也

同惡相濟

焚和。焦火內熾焚棄天和。郭註。眾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懷則

而不免猶

註。人有所甚憂不可解之事。則每自寬慰。又自愁悶。機深而不可

木之相摩

見事難而不得動。故利害之念相摩如胸中。而生火益多。天和盡

龍比逆紂

滅也。慰啓二字。承甚憂兩陷。起下利害句。沈屯二字。根上無所逃

善惡異性

而遭誅。猶

金火相守

有甚憂其兩陷。如前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不能逃

也。此段論

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

造化以及

中之火。暫時然也。眾人

人事。

皆以此而焚其性之根。月固不勝火。月字借喻清明之本性。火字

林註此論

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於是乎有償。同類言燬。然而道盡。道

造化之五

歸震川曰。此造物相剋之理。

行暗影人

生理也。大道已成。煨燼生理無存。形骸雖在。無益也。亦徒以有涯

事陰陽錯

之生。日受煎熬而已。悲夫。郭註。唯償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

雜其氣鬱也此與呂氏
而不伸故之說相同。

有雷霆之火以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木之正位也○月精魄水之所生也不勝火極言火盛而水之源弱也應上金與火相守則流句宣註天理盡而生機息古今

外物之來善惡皆難必其能免惡者罹患固天道之常然善者被禍亦天數之適然忠臣孝子往往不見容於君父惟有引命自安雖幽囚放逐瀕於死亡而此心豁如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若一生計較利害之心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外患未至而內患已乘心火一動遂自焚其天和前後文本是一氣貫注卻用木與木相摩三層意橫插中間見火之種類不齊或相摩而生或相守而克或陰陽錯行天地大絃雷霆鼓盪於空中而閃爍無定奇文妙文皆為心火作引然後用

萬人未有
不死於焚
灼中也末
三句便了
盡無常變
相矣
呂注雖清
明之性如
月不足勝
焚和之火
此皆出於
有心儼然
則縱心而
至於無心
道盡於此
矣儼順也
循本云天
理之微不

有字一提轉出甚憂兩陷句是從外物不可必之時打量著如
何可以免患爲善爲惡均憂其陷於罪而無所逃中心震盪首
鼠兩端必至昧事幾而無所成就懸者懸而無薄之意道心堅
不可撼人心則搖搖無定擬以懸於天地之間較之心如懸旌
形容更爲切至慰則強作排解譬則愈加昏耗沈則陷溺益深
屯則遲留不去種種繁憂皆由利害交戰於胸中如木之相摩
而生火從甚憂兩陷一氣趕到此句跌落心火不啻繪咸陽一
炬拉雜奔騰有聲有色眾人焚和一語爲普天下逐物失真者
深致其悲感同在不可必中真人處之仍是一片清涼境界

是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類然而喪循本之說與於是乎語

氣較合

林註此君

真所謂不入耳之談

殆今日守

錢道口頭

人事也

宣註人之

於道譬魚

之於水不

可須臾離

苟自喪失

人處之。苦惱相尋。轉成地獄。變相殊不知本體中清明之氣亦

猶之皓月當空。纖毫畢照。一自憂心生。火本體不勝其銷鑠。儻

然者乃無復有振作之期。形未盡而道盡。不止為眾人慨而轉

為大道憂也。真驚心動魄之文。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

古街反。

河侯

監河工之官說苑。詐魏文侯。

監侯河曰

諾。一諾字便是漫應之口角。我將得邑金

宋邑之租金。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

轍迹中也。

有鮒音付廣雅

云鱖魚也。鮒音迹。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

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宣註與上諾字相映成趣。

我且南

而後緩求
濟於外豈

有及哉

一喻陡住

正意不須

更我最有

餘韻

林西仲曰

文非莊叟

手筆

宣註小具

不足以大

復猶小材

不能得大

道也

須溪云兩

段皆從外

物上反頌

遊吳越之王褚云王字當是土字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

曰宣註與上忿然作色句機括相生吾失我常與上聲常相與處於水也我無所處失水而遠於陸

吾得升斗之水然然者謂只須如此也活耳陸註苦然便可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

索我於枯魚之肆洽雋。○郭註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無益呂註莊子貨粟明養生止於活身不務有餘

道不可離猶魚之於水也取給於目前隨處皆足懸一不可必

者以相待則無及矣須從喻意領取正文方有妙境

○任音仁國名公子爲大鉤釣巨緇大黑五十犗音介犗牛以爲餌蹲乎會

反古外稽音姬山名投竿東海且且而釣不輟其功期音基年不得魚不爲小得已而

大魚食之言必久其事乃能感也牽巨鉤銷同沒而下驚揚下而復起而奮鬚怒

上段言志士之命或

僅寄於少許此言志

士之用將有待於無

涯者也

林註近日

窮措大妙

寫數篇爛

世文向邑

令投拜門

生者當書

此數語示

而辱之

宣註二段

意味平淺

乃疎懶志

騰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猶言此魚

離猶而脂音昔為之白淞同浙河以東蒼梧已北自越至楚莫不厭飽也若

魚者已而後世輕同才評論諷說誦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與上文似

黏非黏妙。○疑獨云此段喻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

天下釣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

伊呂之徒是也夫揭竿累小繩趨灌瀆謂小水也守鯢鮒小魚其於得大魚

難矣承上得魚一段飾小說以干縣令宣註作懸令猶賞格也以縣令

公召縣子而問是當時已有此官秦以後官然沈諸梁為葉縣尹穆

作縣令解方與趨灌瀆之喻相符其於大達通也亦遠矣承上輕材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反應起處○郭註此言志

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呂注任氏釣魚明經世者

筆存記之

文宣註甚言

偽儒之託

斯文而蹈

穢行也未

學之不足

恃如此

胡註雖為

盜竊之時

亦不離滿

口詩書腐

儒光景古

來亦多有

是趣絕

宣註正是

發家取珠

之狀將儒

務其小者則遺其大考推到輕才諷說之徒驚而相告又見大

才之不為小得看低多少瑣屑猥鄙之流

○儒以詩禮發冢

託名詩禮而陰為盜竊之行發端奇警直以詩禮為發冢之具○郭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大儒

猶盜

臚傳

上傳語告下曰臚

曰東方

作矣

天將明也

是著忙語

事發冢

之何若

若二字叶

小儒曰

猶盜

未解裙襦

死者所著之衣將解

未解想見心急手忙

口中有珠

正要解裙襦瞥見口中有珠欣喜神情脫口而出繪神之筆

口中有珠

正解

裙襦

瞥見

口中

有珠

欣喜

神情脫口而出繪神之筆

詩固有之曰

此逸詩刺死者也

一面發冢

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

賦墓

生不布施

去聲

其死何含珠

為之尤堪絕倒

為二字叶

田也

宣註歌詩以議死者是箇儒者做事絕倒陸註自古墓無長存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

以二字押
在中間倩

甚雋甚

林氏曰此

與魯多儒

服一段同

意疑非莊

叟手筆

下三三三

邪韻語談
諧入妙

接其鬢摩

首葉按也

其顛

音誨顛下毛也

儒以金椎

發冢之具

控

控之使開其

頤徐別其頰

別而審之

無傷口中珠

鬢也頤也頰也皆在口之上下左右致慎致詳一面做一面說與前

口中有珠意并作一幅神情妙絕○宜註手方取之口又致慎○件件斯文為假仁假義者痛下一鍼絕妙機鋒使人冠纓索絕

詩禮是儒者之所務發冢乃盜賊之所為託名詩禮而濟其盜

賊之行奇事奇文讀之使人失笑尤妙在商量作賊之時卻仍

是腐儒行徑接連用四箇儒字處處使人醒眼真有鑄鼎象物

之奇引詩以譏刺死者確是絕妙好詞玉魚金盃之悲足令守

財虜心冷意灰不堪回首而出自發冢者口中則又使人噴飯

庠序其躬而盜賊其行天下更有何事不可為者撰出一篇發

家奇文。寫盡偽儒變態。筆有化工。正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胡誦因上長下短而

見其末僂耳後困末

僂耳後而見其視若

營四海此步步入山

影法也。慕然相遇

既味生平又不可以

皮相只用視若營四

海五字空中寫影自

○老萊子楚人之弟子出薪出而採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長也

上而趨同促也下上身長下身短末頭之顛頂為末又謂背脊僂短貌又背微曲也而後耳林註耳帖

腦後所謂當面不見耳也。視若營四海五字妙寫出蒿日憂世之狀。郭註視之儼然若營他人事者。夫勞形役智以

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或信哉。陸註觀其神之所矚而知其

念慮之所營者大也。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

丘去上聲汝躬矜一身皆自矜與汝容知智慧呈於容貌并二者持以修善行斯

為君子矣郭註遺形去知斯為君子仲尼揖而退受其言也蹙然改容是未能忘世意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問更有進於去躬矜容知否老萊子曰夫不忍一

有進厚心偏 卷一 雜篇 外物

然函蓋一切後人所

世之傷而驚

倨強敢為放驚不顧

萬世之患

郭註。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胡註。視若營

謂函蓋之法不知費

四海不忍一世之傷也。躬矜容知強成萬世之患也。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故躬矜容知之害如此。宣註。憂一世而流患於萬世。是

多少彭亨

驚然不顧貽

抑固窳邪

轉詰之言。汝或者為貧窳之故。而以此求售邪。

亡其畧弗及邪抑

杯註上二

其智畧不及審察邪。○郭註。直任之則民性不窳。而皆自有畧。無

視若營四

弗及之事也。胡註。二句婉詰之也。生來窮相乎。抑或沒見識乎。

海句狀其

神矣一段

議論俱從

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中民之行

去聲。進焉耳。不過較勝於庸常之

循本順從

人。意以成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以聲譽援引於外。以恩惠隱結其心。○郭註。隱括進之謂

歡愛而不

也。李云。隱病患也。雖相引以名聲。是相結以病患。○陸註。隱昏蔽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

閉其所譽。平聲。○閉字好。不見反。背反。無非傷也。是謂驚萬動。世之患。故曰惠以歡。

閉其所譽

可譽即無可非者。

反無非傷也

世之患。動

終身之醜

仲尼每

稱堯非桀

故教之以

堯堯非桀

不如毀譽

之兩忘

胡註相引

以名陪下

句起下舉

以隱

竟句相結

以隱跟上

視若管門

海及不忍

一世之傷

來結人以

以擾無非邪也是謂終身之醜。郭註順之則全靜之則聖人躊

躇以興事物來正反則逆於理而傷動則矜於是而邪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終身皆

知以行何為哉郭註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載不可矜皆遺而

聖人有也躊躇從容也從容興事雖有成功聖人不存雖致敝迹流

毒百世況動矜善行而載之不已者乎胡註躊躇興事四字寫盡

聖人心事蓋不必蒿日以憂而每有成功也奈何求進於是也乎

合參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雖有成功要當付之無心奈何哉經營不遺常載於心而終自矜持也去矜棄知天下大治矣

此借夫子以警世人目若營四海是聖人憂世之深心形於容

貌老萊子則以為躬矜容知費幾許營合之心終是尋事去做

非不得已而後應也去其躬矜大德不德去其容知大知若愚

即內篇所謂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若不忍一世之傷

可也厚小扁

卷二 雜篇 外物

二

隱猶譽堯
非桀者之
引人以名
也。夫人之
相與祇須
淡忘能閉
其譽。自可
無庸吾之
非若反此
而自勞則
無非傷生
之爭。偶爾
而矜動亦
非正道之
宜。○視若
營四海。便
是尋事去
做躊躇興

而強欲以躬矜容知。傲然行之。以流害於萬世。或者急欲求售。以自紆其貧困。而爲是營營邪。抑知略弗及堅執焉。以蹈其非邪。施惠以博人之歡。而與異己者相驚。生是生非。必且終身蒙其垢。卽偶有設施。亦僅愈於眾人之所爲而已。名譽者。援引之端。慈惠者。要結之具。非聖人救世之本心。譽堯非桀。大宗師以爲兩忘而化其道。此處只言閉其所譽。正是去其躬矜容知。而不自見爲是。不自見爲是。乃不見人之非也。反覆以將其不忍之心。則已之憂傷。何補妄動以驚乎萬世之患。則人之邪僻。日生。躊躇興事。乃有存神過化之功。末句答還他業。可得進一問。

後應也

陸註突然

而起左傳

紀夢之筆

似之

胡註此段

即甯生而

曳尾於塗

中之意

呂註龜有

知而不能

免患有神

而不能避

禍是為有

所困有所

不及為避

者所以維

語意輕鬆峭逸有雲破月來波搖石動之姿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宮中曲巷之門曰予自宰主路淵之

淵龜所予為清江有事於清江謂釐清江道使河伯之所漁者余音且音起漁者姓余

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平聲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箕圍五尺背圓如箕周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劊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鑽刺也筴首策卜筮之筴也凡占必鑽龜每占七十二次皆驗也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見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劊賜

反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劊賜

三

星去知也
○二句推

類皆概
宜註神龜

昧於全身
則雖七十

二鑽之知
皆小知耳

與魚何異
此可為多

知者鑑也
若嬰兒之

無知而有
良能其學

道者之師
與

陸註觀於
嬰兒之生

之患如是則知

智

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此下推開說。郭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

惟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雖有至知

智

萬人謀之

一不勝萬。郭註不用其知而用眾謀

魚不畏網而畏鵠

徒兮鵠

水鳥也。一名淘河捕魚而食。喻鬪於大

而明於小。郭註網無情故得魚陸註

人雖有過人之知而萬人謀之則寡不勝眾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又難逃乎網矣是人與物知皆有所不及防也知豈足恃乎

去上聲

小知

智

而大知智明郭註小知自矜

大知

去上聲

善而自善矣

不自見其善而自無不善帶陪一句。郭註去善則善無所慕無所慕則善者不矯

嬰兒生無石

同碩

師而能言

無良師教之言語而自有良能。郭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政而學彼也

與能言者處也

天然碩師。胡註雖有至知二句緊頂上知有所困二句虛含下去小知而大知明句魚不畏網句

是橫擔一喻去善而自善是從去小知句我足一層嬰兒二句為上自字作證其實發明去小知而大知明也繚繞委曲盡諸奇觀

非有碩師
效之而自

能言以其
不任已知

世習與能
者皆虛時

其薰染自
然而然也

林註言之
所該無窮

而人之所
用有限數

語精快絕
而

胡註容足
之外有無

用之用二
若以廣且

借神龜以警世。落到知有所困二句。則炫知矜能者。可恍然為

戒矣。一人之知。不敵萬人之謀。挫其知。則嫉而傷之。用其知。則

愛而傷之。然則以知而行於世。皆屬危機也。入後又插入兩喻。

而以去小知二句。橫擔中間。縮住前後文。錯綜變化。筆妙入神。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即內篇大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也。妙解莊子正以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容

以外皆無用於地。地雖無然則厠足而墊。下也。又之致黃泉。由

所不載。而自有無用之妙。人尚有用乎。二句轉詰惠子也。足所不踐者。則不用。此

下至黃泉。尚覺餘地。故曰。陸註。以地之大言之。容足之外。既為無用。則

以地之不足於地之上。其足之所踐者。實祇在地土耳。若

不為無用 在地之... 則一且之 不又為無用之上乎 厠足置足也 致至也 惠子曰無用 陸註惠子以足履地

羅無時得 上地之上 足所 不及固無用也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踐者恃其所不跟而

黃泉為無 後善博地有餘 乃便於行步 則無用之為用可知矣 郭註聖應用則高飛 其內當事而發 己言其外 以暢事情 暢則事通 外明則內用相

之禽可以 須之理然也 陸註足之所不及 即為無用 然非於足之所不及 墊屈尾百姓 之極厚 至於黃泉 則足之所踐者薄 而必陷矣 唯有墊於足所不

知亦以不 猶容足之地耳 非有絕聖棄知者為無用之用 豈不甚明 矜聖知以為有用者 亦推故耳

宣註此段 與徐無與 篇恃其所 不跟意同 而此更醒 目

此下至終篇 宣註定為六段 胡註作為一段 觀起首惠莊問答 往還 祇將無用之為用 輕輕跌醒 以後惠子亦無辨難 全是莊

子自抒妙論 前後各有意境 疑非一時之言 不必強為聯屬也

○莊子曰 人有能遊 且得不遊乎 再用莊子曰另起 可見非承接 上文能遊 即下心有天遊 謂遊

宣註能自

適則竟適以神而不以迹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不能遊即下心無天遊謂

矣不能自雖不遊亦遊也遊以迹而不以神雖遊如

適則竟不遊也郭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夫流遁之

近矣強為故聖人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林註能遊去志決絕之行厚德之任與返一等人決絕是深

之入自然郭註隱高蹈一等人二者皆不能任其天而遊於獨非有道者之所為

一塵不掛也郭註非至厚則不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陸註流遁者

若不能遊同流合汙而油油與偕不恭之甚者也決絕者不可一世而望

之人未免去之隨之甚者也二者皆各執一偏非知至德厚之所為也

塵根太重天下事固不覆墜而不反是決火馳而不顧是流遁者火馳謂

而位於獨所好不避是雖相與為君臣句時也盛世之君臣處者以為重

而此心亦非死生以之雖相與為君臣句時也道出者以為輕其身憂世則

不能自勝反是世殊故去處之途不能一致也○宣註世盛則貴決絕而賤

也流遁者世衰則貴流遁而賤決絕者是相與為君臣各因其時也

陸註遊者易世而無以相賤賤流遁則決絕者貴矣賤決絕則流遁者貴矣

無人而不更易一番道○郭註所以為人齊同唐

可至言小爾雅卷之二 雜篇 小

易世而無以相賤賤流遁則決絕者貴矣賤決絕則流遁者貴矣

更易一番道○郭註所以為人齊同唐

可至言小爾雅卷之二 雜篇 小

曰得之意。荆川云。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道理。豈可拘邪。只是
隨身心之。借此為至人。不謂行引起耳。不謂行即無住。著淨屠氏。不三宿桑
所之無往。下。蓋。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行而無迹。雖行於世。而心有天遊。郭
不道也。此。此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註。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呂註。有

四句。虛含。主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從而己。故至人不
下意不能。留行無轍迹也。宣註。不留意行此二者。以其非至知厚德之人也。
遊即下文。胡註。繳上且。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堯桀之非譽。付之。兩忘
流遁決絕。得不遊句。豈以古今為尊卑。初學

者是能遊。淺識意。有偏向。往往著此病根。郭註。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
即下文不。音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宣註。古人今人同逐於波。又何尊卑之
辭不失者。分。胡註。若將眼界放高。則流遁。且以希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是至人心。決絕者。亦與世俗同此波。靡耳。且以希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與天遊。故。能遊於世。也。自希韋氏到於今日。同是逐波。郭註。唯至人乃能遊於
世而不僻。流遁決絕。一概不著。郭。順人而不失己。順人則物與
我相忘。不失

呂云。流遁。己則我與天相得。郭註。本無。彼教不學。彼教指流遁決絕不徇
而為卑。決。我。我何失焉。宣註。此不波者。其所學。是以不失己也。

絕之行離

世而為高

陸註事之

隨時變遷

不可執定

如覆墜之

物一往而

不復反如

火馳之急

既去而不

回顧豈有

守其故常

而不易者

哉

胡註承上

而言不能

遊者必至

於流遁決

郭註教因

承意不彼

順其意而不為立異則渾同矣。郭註彼

舊注謂失其原指未流之失也且以皇視帝則帝已變矣以帝視

王則王又遞變由古及今孰能守其故常不如水波之遞高遞下

者惟至人環中之妙不為流遁之卑靡亦不為決絕之高蹈所以

逍遙自適遊世而不流於僻順人而不失乎己教因彼性非強以

我之所學隨意順承非違己之心以順彼之心是真能遊者也豈

註流遁忘反者固卑無高論矣即好高尊古一念總是偏係之累

并此一概不著方為能遊想莊子眼如海曠胸似霄空。胡註

言教彼而不學承意而不復彼所以能遊而不僻順而不失也

此段提出能遊不能遊凌空而起俱從心境上推勘出來非晉

人遊目騁懷陶寫性靈者可比蓋能遊則不遊亦遊動於天也

不能遊則遊如不遊拘於境也流遁者有心趨世故伏軾搏銜

以縱其遊決絕者無心用世故洗耳沈淵以寄其遊二者皆非

遊者必至於流遁決

絕。因歎爲非。至知厚德之所以自任也。蓋至知則不凝滯於物。而不須流遁。厚德則其志無窮。而不忍決絕。今不能遊之人。顛沛而不反其志。火馳而不顧其行。以出爲辱。以處爲賢。殊不知

有道者所爲。覆墜不反。承上決絕而言。是理亂不聞之意。火馳不顧。承上流遁而言。是于進熱中之意。相與爲君臣二句。雖係雙縮上文。卻提在空中。遙吟俯唱。發思古之幽情。當時揜闕。縱橫之輩。挾策以干時主者。多取卿相之尊。而深隱高蹈之士。無復有造廬就見之誠。則以爲貴賤之倒置。不知世有盛衰更易一番。貴者仍覺其可貴。而賤者仍無以相賤。至人心有天遊舉一切流遁決絕之行。一聽其自隨氣運爲轉移。而無所畱意於其間。尊古卑今之流。或且以決絕爲高。流遁爲污。皆是小儒之見。非大道所宜也。由稀韋氏以至今日。其不波者幾何。必欲揚

至知厚德
之人雖出
而全其君
臣之義亦
會其時之
可為也故
後世莫能
貶其良貴
副墨目蔽
於色則不
明耳亂於
聲則不聰
鼻奪於臭
則不顛口
噤於味則
不甘心起
於識則不
知知有分

清激濁矯然而立異非即僻之所由成乎惟不僻者乃可遊於

世順乎人而仍不失乎己不為流遁之喪已亦不為決絕以忘

世即流遁決絕之各持一見者入乎至人寥闊之胸中皆兩忘

而化其道焉無我則無彼安往而不可以自適哉。

○目徹通也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舒延反同類口徹為甘宣註四句陪下二句

不為物欲所蔽故能徹也心徹為知智知徹為德宣註大德凡道不欲壅人身中無一不

貴於徹其不能徹者物欲壅之壅則哽塞哽而不止則跲音輦足跟騰踐也跲則眾害生

中道不通則從旁橫決而出壅之為害也如是○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宣註四句極寫壅字之害凡知之已徹

者不可以物欲壅之壅則必有致害之端循本哽咽病也跲騰踐也同蹶足不良於行如被人跲踐也足三陰之脈起於足指而循

別非德知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為足病也足病則眾害

也此六根皆生不特哽與跗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玄門運氣

之六塵必之說本此陸註此解甚確但道不欲物之有知平聲者恃息

徹而淨之壅道字似即指氣道而言哽噎隔也物之有知平聲者恃息

然後復其而運其神智者也郭註凡根生者無知其不殷眾也盛也不殷

本然之靈亦皆恃息也宣註息所以通一身之氣其不殷乃氣之自衰耳

覺然六根宣註不得中和也用非天之罪郭註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

門頭頭頭堯典以殷仲春殷字非天之罪當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

是障雖下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六根之有竅皆天為

幾箇徹字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貫穿而息乃通於其

實則一了中郭註通理有常運宣註數以人則願乃塞其實

百當一處通息天之穿於人身無止歇時人則願乃塞其實

徹則處處實則眾害生矣郭註無心任天實乃開胡註物之所以有知者

皆徹矣所恃耳目鼻口心知之息若一有所蔽則其知即虧至於息之不殷

以道不欲非天之降材殊也天之全以相付者其清明之氣時時使之相通

壅不徹則如穿之者然未嘗使彼目不能視耳不能聽也人願以物欲塞其

自為外物實而使之雖視不明雖聽不聰於天乎何尤穿字承徹字來塞字

所獲如人承壅字來循本言物之有知者符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

之哽者哽不盛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之運行無有止息願人以

而不已則聲色臭味自塞其竅耳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上升若降而不升

眾害起也則死矣此借息

循本閱音以爲心之喻胞有重平音浪胞膜中緊密相承尚有重重空

限重閱重可平看○郭註胞腹中胎閭空曠也林註人心有天遊句不

門限也此身中脬膜也重重皆有空曠處所以行氣者

另一解曠與天無際故曰天遊○郭註遊不係也豈註再

舊注人生遊而心必有閒處以適天機此可見天穿之妙也室無空虛則婦

之始初結息自通而以室無空虛陪心無天遊是從一室之內以顯證微皆臻妙境○姑勃郭註爭處也司馬云勃發反戾也無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鬪

如室之有爭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如羊反耳目鼻口心知乃六根之鑿性

門戶可通也出入卻有馬云謂六情攘奪宣註無閒適處則六根用事而奪性一反見人

重則以限塞之害也所謂賤妨貴小加大也合參胞則有重閭心則有天遊

之也人心若室無空虛之處以別處尊卑則姑姑瀆而勃發爭處矣心無天

之能雖不然遊衍之處以超出塵垢則耳目口鼻心知六者皆鑿於物感人

推竊 小物

三

三

三

離於形器為情欲鬪爭而本而靈望之體為所攘奪矣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神不勝而後假邱林

用實超出以適於外安得謂之天遊○郭註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宣註

摩搥之表妙論至論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何假清曠之處而

直與造物後適哉今見丘陵之曠而喜者由平日胸次偪仄神明不勝故也

者遊也二句罕譬而喻謝康樂阮嗣宗諸公當深自負慨合參人誠心有

宣註天下天遊則一室非小六合非大欣厭之情無所動於中為其精神廣

妙用都在大足以勝之也神不勝而厭苦相攘故求清淨之境以自適也

空虛涉世者情此則此申上能遊之義推論入微六根之徹天自穿之人自塞之心

遊刃有餘內養家恬有天遊則六根俱徹窺見性命之精心無天遊則六根相攘整

此則白日飛舉然未開渾沌之竅胞有重闔引起心之曠適者更覺恢恢而有餘室

易一二為俗人言也無空虛引起心之壅塞者不免攘攘而相爭大林邱山一觸目

○此亦可知無用之而足以怡情人以為善必有所不足於中而後假於外以自娛

用也。

也。神者不勝。妙論入微。王右軍蘭亭序。尚是強作排解之文。

○德溢乎名

有名則德著如水之溢於外。郭註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

名溢乎暴

表暴其名

合參德本

在內因名

聲而溢名

本不彰因

表暴而溢

謀自何起

因急而考

知自何生

因爭而出

柴即天地

篇柴柵之

我官司屯

守之處堅

柴柵以為

夫德止於分欲以為名則所施逾量名止於實自

行表白則聲聞過情。○郭註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過急則人思以謀略勝之。○郭註

音玄。堅急也。急而後考其謀也。

註平往則無用知。柴喻堅執梗塞也。○

宣註爭而後騁知。郭註塞也。又積也。

決乎眾宜。上五句皆言有為則損其天官事句一轉將在官之事

也。必順乎眾心者以視道之因物付物也。○郭註眾之所

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宣註順眾人之心非執一人之見。胡註承

上而因類取譬德溢乎名五句皆由心無天遊六鑿相攘而生害

也。豈知官事猶順眾宜而斷況

一身之中焉。可使之相攘乎。

春雨日時。兩雨日是

助之。鈹七遙反。削鋤田

長也。鈹土之具。於是乎始修

事物之生皆有由。郭註夫

草木

草木怒生。自生耳非

果

官事。在官

出爭。彼此相爭則人思

知智。以智巧勝之。○郭

謀稽乎誠。急也

持之

其表暴

衛柴柵本
不立生於

之到同植者過半。不順其生而倒植之逆夫草木天然之性者過半。○司馬云鋤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植立也

官司之所
守事本無

而不知其然。修之而適以戕之。一切有為而傷自然之德者殊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郭註夫事由理發故不覺胡註

固必因眾
人之所宜

也。善養息者亦俟其息之自行而必有事焉則雖逆亦順而不生也。善養息者亦俟其息之自行而必有事焉則雖逆亦順而不生

遂果決行
之皆失其

其道哉。方思善云方春而雨日應時言雨暘時若也物時至則生

自然者也
此以守官

銚鑄不能遇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倒者可植以比天遊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之所以貴天遊也

連讀另是
一解

德溢乎名五句是有心自炫於外而失其本真也用官事果乎

方思善云
此皆以物

眾宜一句喝轉託出虛已應物之功春雨二句見物之自暢其

勝其神以
賊襲其虛

生機者皆有天然之妙銚鑄始修則以人助天而拂物之性物

者也
宣註春雨

已傷而人猶不知悠悠者大抵如是也結句輕倩無限神情

一喻映下
逸者之所

務

宣註首三

句養生家

奉為金鍼

今都置不

足道然精

微慮卻仍

不曾說破

真語云時

以手按目

四皆令見

光分明是

檢眼神之

道久為之

見百靈老

形之兆發

○靜默古本作然字非可以補病。心不妄動，雖病者亦可補養而復其初。

靜默則心有天，皆音恣滅也閉目可以休老。休息延年不速老

也。宣註不見可甯心鏡以靜默言可以止遽。舉止從容，則可以鎮

不遽。若是三者，勞者之務也。因其勞而示以休息之非佚者之所

也。此句疑脫一務字。○佚者本來無事，未嘗過而問焉。無事乎此故

何待作為故，不必以此三者為務。未嘗過而問焉。不問一筆撇

開上文。○郭註，若是三者，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陸註，病而補

之老而休之，遽而止之，未免有事，猶是勞者之務，而非佚者之所

若佚者行所無事，自然不病不老不遽。又聖人之所以駭同駭。

何必過而問其補之休之止之之術乎。聖人之所以駭郭註戶。

循反，王云謂改。天下謂治具休明，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以

百姓之視聽也。天下動天下之耳目，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以

正文。○郭註，神人即聖人。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

雜篇 外物

於目皆披
滅皺絜可
以沐浴老
容

呂云神人
聖人不同

者迹賢人

君子不同

者才君子

小人則有

義利之分

矣四者皆

言所造深

者不屑為

其淺也

歸震川曰

異行口論
在得意忘

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

問焉是皆勞者之所務也所造高者不問其下可即三者以推之也郭註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陸註神者聖而不可知

之神人也按駭者所為異人令人驚為神奇也合時者當時以異說為神奇隨聲附和而與之和天下篇所言與惠施相應無窮也

靜默補病三句是鍊氣還神延年駐景之方而佚者未嘗過問

為其自全於天而不必求助於人事也一轉概與抹除方是上

乘說法卻只以佚者換去勞者境界並不言其所以然筆筆透

入清虛不著邊際以下推開作結放棹中流有自在遊行之樂

○演門宋城門名有親死者以善毀哀毀爵為官師旌其孝行其黨人鄉黨

音毀其迹而加甚○郭註慕賞而考去真遠堯與許

矣斯尚賢之過也宣註此即駭國之弊也

言為貴也

王荆公曰

苦其心以

為筌為蹄

又自疑筌

蹄之誤來

也者自毀

之然又證

之於經質

之於理玩

之於文字

而自謂其

得意者

芭按凡事

一有琴瑟

便落迹象

老子云仁

義者先王

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同聞之帥弟子而踐

古蹲字

於窾水

水名欲自沈也

諸侯弔之

弔其避名之苦紀他襲由光之迹而加甚也

三年中

徒狄因以陪

普豆反也

河

因有紀他之事遂有申徒狄之事愈出愈奇○郭註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宣註蹄

者特蹲踞水濱至投仆於河又襲他之迹而愈甚此賊世賊天下之然又證之弊因以二字牽連得妙呂註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

之於經質逃其徒至於陪河徇迹之弊

筌者

取魚之筍郭註作筌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

之於文字使魚依

所以在魚

意本在魚不在筌

得魚而忘筌

宣註兩忘字陪

之置以係其

所以在兔

意本在兔不在蹄

得兔而忘蹄

宣註喻迹之不貴以況下文也

者所以在意

道本在意不在言

得意而忘言

得其所得言可也不言亦可也○宣註妙妙自有所得於

中而不必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得忘言者而與之言則相喻無言矣蓋深

可也

雜篇 外物

下

之遽廬也。歎惠子終非解人也。○郭註：至於兩忘無意，乃都無所言也。胡註：觀而多責，得意忘言，則無論其有用無用，而處世不須逃世養神，不至疲神。此語最爲精妙。親喪，惠子者，不知無用之用，誠皮相耳。末句抹煞惠子，正所以喚醒。哀毀比天，盡宿習。陸註：在猶載也。呂註：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性之自然，所以言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豈可容心哉而襲之者，至以死成其孝，又何事不可襲者？西漢重清節，襲其迹者，遂多敝車腐馬之風，而高隱之徒，且以仕宦

此段爲襲迹失真者窮其流弊，襲哀毀之迹，而以死成其孝，襲高隱之迹，而以死成其廉，皆所謂賊世賊國，而求合於時者。戰國時俠烈成風，而以身許人，如荆軻、聶政之流，比比皆是也。筌蹄二喻，超妙絕倫，意在得魚得兔，而筌蹄特其迹焉耳。襲迹以求，將拘守筌蹄而一無所得，得魚得兔，則有所得於筌蹄之外，而迹象渾忘矣。觀出得意忘言，真有拈花微笑之趣，末句情深。

爲捷徑讀
莊子此篇
真有鑄鼎
然岸之妙

韻遠含毫邈然想見成連海上刺舟獨往時也

宣註將一部著書之法標例於此蓋莊子

仙才便用此三樣用

筆以顛倒古今文人

獨怪此處已明明揭

破而學者猶顛倒其

中余覺前後註莊者

數十家無一人不如

入八陣而眩於其變

雜篇寓言第五

此篇是莊子揭明立言之意寓言重言卮言括盡一部南華讀

者急須著眼方不致刻舟求劍買櫝還珠以後均係隨手散綴

之文如雜花生樹恣態各殊正不必強為一體也

○寓言十九寄託寓意之言十居其九○郭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寓寄也其人不信已故託之他人十言而

九見去聲重言十七引重先哲時賢之言十居其七○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指事類情如卮瀉水謂來則應之不豫先擬議和調也天倪出於天然○郭註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

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

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卮音支圓酒器也王云夫卮器滿即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固者也施之於言而隨人從變已無常主者也司馬云謂支離無首尾言也此解不及郭註王註

他登迷樓之精陸註此處寓言是託之他人之口史記云皆寓言則言在此

而惘然其而意在彼之謂與此意互相發明十九十七皆南華中語託於他

路逕也鳴人之口者十之九其託於尊重人之口者十之七皆取之心而注

呼南華老之口如危之注水隨時而出似有心而實非有意未嘗爭是非而

仙天機固辨以求勝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解見齊物篇宣註隨器摹寫如水

自崢嶸浩在危則日談者皆是和以天倪不以己與也胡註寓言所以發明

薄乃明明天地古今事物之理蓋明道之言不可不詳故十居其九也重言

揭破而猶借聖人高士之立言制行蓋術道之言不可不勤故十居其七也

不能讀豈危言和以天倪如韓昌黎與人為無實較雜之說蓋所遇皆此種

能免於作離齷不堪之人與之正言莊論彼且不知為何物不與之言又似

者之揶揄不近人情惟姑與之為戲則彼或轉思徐悟而我寓言十九藉外

耶又得以自娛謂之日出者來則應之不可預期也

陸註此篇論之正意藉外論以顯謂借喻一事一物之微○郭註言出於己

即齊物論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宣註藉一事

無有是非以論親父不為其子媒合親父譽之

無有言說此事親父不為其子媒合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之旨郭象則易信○郭註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

特舉首二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插一喻以醒寓言

非吾罪也人之

字名篇非

莊子自明罪也。此又委曲以明其心之苦，不直陳而必待寓言為此者，蓋不

所著之書

之人之聽，有斯累也。林註自己扯謊反歸罪於他人，奇情異想，從

皆寓言也

天外來，胡註自言其道之妙，則人必不信，惟借他物以明之，而吾

蓋謂有寓

之道妙始顯，此非我之故相為難，乃人之不能明其道，與己同則

言有重言

之過也。宣註不是我故為支離，因人情難於直陳耳。與己同則

皆如卮之

日出有言，應不與己同則反。非也。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人情類然

一如無言

須寓言，申解人之罪也。句郭註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

也。苞按

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宣註一段明寓言

此解深得

陸註，借外則似不直矣。然此非吾不直言之過，乃人不可與直言

南華宗旨

之過也。蓋言無所託，則人將以己意為是非，同己則應而是之，異

諸註多以

己則反而重言十七，所以已止言也。引重一人之言，是為耆艾。爾耆

寓言重言

非之矣。而艾蓋老者之尊稱，耆言其年高有德，艾言其色之蒼老如艾。

危言並列

。郭註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

不思寓言

者寄之他先矣。僅以年齒人先而無經緯本末，胸中有經緯本末，乃

人重言者

先矣。僅以年齒人先而無經緯本末，胸中有經緯本末，乃

先矣

僅以年齒人先而無經緯本末，胸中有經緯本末，乃

齒人先

而無經緯本末，胸中有經緯本末，乃

而無經緯

本末，胸中有經緯本末，乃

本末

為老成碩望之人，以期基年耆耆

為老成碩望

之人，以期基年耆耆

託於耆艾 胸無抱負雖有期 **是非先也** 非先知先覺之先此處反拖一段見

皆有所指 顧之壽亦不足尊 不是尋常耆艾方可引重文勢如懸

以證其言 巖瀑布曲而有直體絕妙匠心 郭註年在物先 **人而無以先人**

危言獨無 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斯後也

所謂不過 無人道也 祇是年高算不得有道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撰出

謂言之隨 二字奇妙老朽之稱猶陳迹然 郭註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

時而出如 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胡註失其為入之道則如已

危之瀉水 陳之迹求之無得矣明己所徵皆耆碩也宣註一段明重言陸註

耳節此寓 託於尊重之人以言之所以止人之爭辯也如書中所引仲尼老
之無窮便 聃之語是也蓋人所素重之前輩以其有經緯本末在人心目是
是和以天 以推為耆艾不然年雖在人之先而德業無以先人則已往者與
倪安得以 朽木死灰何異是特已陳之人耳曷足重乎故所稱引多上世帝
三項平列 王聖神 歸震川曰重言可以止浮倘無足重首倡何為如人無
致令脈絡 耆之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曼衍者隨事隨物
不相貫串 質也 而引伸推論窮年
哉 者消遣歲月而已非能統一眾論 郭註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
歸震川曰 王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憾因而任之所以各終

所以曼衍其天年。宣註隨事理曼衍所在而寓不言則齊。要統一眾論除非

兩語最悲。卻是頂上圓光。胡註此即齊物論中餘意而申之。言厄言日出

豈不知吾而調我之天機。以為消遣歲月而已。不言題外透一筆

言之汗漫。惟不言始能齊之。所謂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也。孟子齊物理與言

文雖談玄。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異境同悲。有如此者。齊本齊與言

不能不類。言求之不齊。各持一說。言人各與齊而我欲不齊也。強而同之則

是爾其言。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

寓也。其情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胡註人欲齊物而我與之言。則

真也。欲以不齊矣。人皆有言而我故曰無言。不若一概無言。申上不言一句

言齊之則與之齊。則亦不齊矣。郭註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

已不窮矣。我竟不言也。猶謂無言之迹焉耳。宣註一概無言。不是啞啞。只是

胡註我之言也。無言之迹焉耳。宣註一概無言。不是啞啞。只是

所謂無言。言而如終身言。未嘗言。雖有言而道妙渾然。郭註雖出於終身

者雖言亦無言耳。終身言。未嘗言。口如未嘗言。耳宣註無一字直指也。終身

無言也。蓋不言未嘗不言。雖無言而真機躍然。宣註其理已顯也。正厄言

厄言之中。胡註言終身言。而吾之真未嘗吐露。是

如飛鳥之影過而不
既故能如此也。

陸註凡言之出其所

可所不可所然所不

然皆有由也由於已

意之有可有不可有

然有不然而耳而要之

物本無一定之然不

然不可此段註解

未嘗言也。終身皆為此無言之言而吾之真未嘗不存於其中。是

未嘗不言也。陸註言雖如厄之注而不竭而一切付之無心。初

非爭執是非。故有言一如無言也。蓋惟無言則物論乃齊之至。有

言則不特言與言有是非而不齊。即言之與齊亦已有言而不齊

矣。故貴於無言如水之出於厄而無心有言一如無言。有自也。謂

則言雖多而皆歸於無言。歸於無言而言之理得矣。有自也。謂

言之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由彼此各

根由。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挾一己見

故變態。惡鳥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

如是也。惡鳥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

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不以我與。而任物自然。則兩忘而化其道也。郭註自由也。

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有不可。宣註隨器發論。即言而無言。

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郭註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

則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夫惟言

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宣註久言曼衍窮

年也。無言之言。久而益化。孰得句。正解窮年一段。明厄言。萬物

亦見齊物論

皆種也。可者然者為一類，不可不然為一類。正如胎卵濕化種類萬有不齊，以不同形相禪。祖孫父子皆不

胡註不同形相禪，譬而其氣則一。宣註各以其不同之形狀相禪於無窮。始卒若環

之五行，以水繼水，以火繼火，豈能相傳。金和適之，天均也。故下仍以天倪解之。是謂天均。通為一，則不齊

生，水火生火，形不同。可無不可。天均者，天倪也。郭註：天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而相生於無盡也。此因物肖形耳。此卮言二字取義之妙也。數句又特解和以天倪

理顯而易見，卮言之義。南華妙境，寓言十居其九，含綿邈於尺素，挫萬象於毫端，波瀾

詭譎，機趣環生，惟不從正文索解，故也。重言十居其七，雜引古

借以消遺，歲月亦猶

可不可，然而後

南華小語 卷二 雜篇 寓言 壹

是已

陸註言物

本無不同

但異其形

以相禪耳

即齊物篇

道通為一

之意

歸震川曰

種同一氣

陸註物同

種而不同

形不同形

而究歸於

同種其始

卒如環之

連屬無庸
區其倫類

人問答之詞而參以己意雖不必實有其人其事當憑空結撰

之時亦準乎數典不忘之例見非自我作古古人已先我言之

也二者皆危言之日出也如水之在危隨時挹注汨汨其來全

是一片天機與為傾瀉危言不足以盡天倪而天倪自寓一和

字最有精神以下又申解三層各極其妙寓言者言盡於此而

義通於彼也媒合之言工譽則足以動聽而父不能譽其子不

若借譽於人言道之旁通曲喻以暢其言者猶是矣然必待寓

言而道始明則立言之心為尤苦人情好同而惡異與其正言

而難索解人何若藉外論之相悅以解也重言者取老成碩彥

因而齊其
是非之倫
此正所謂
休乎天均
也休以天
均卽和以
天倪也
胡誣解人
之罪也四
句是從對
面作結是
之謂陳人
從反面作
結末後抽
出天倪細
釋從旁面
作結讀者
識破此等

之言以見信而有徵則羣言可息尊爲耆艾重其人因重其言
若僅以年齒先人而胸無抱負雖期頤上壽適爲朽腐之資陳
人二字取喻最奇猶陳迹之不適於用也卮言者藏於不竭之
源必和以天倪則隨時取足左右皆逢曼衍而僅以窮年齊物
論所謂寓諸無竟也莊子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舉世悠悠借此
以消遺歲月真澆盡胸中塊壘矣憑空擲下不言則齊句將前
三項一齊掃盡萬籟俱喑欲齊則無須言說已言則不必更齊
能無言乃不妨有言雖有言亦如其無言故或終身言而不言
之妙自存終身而言而立言之旨仍在物態雖殊道通爲一卮

機關行文
百絕迹飛
行矣

言之日出。正藉此相引於無窮而已。萬物皆種如諸子百家之說種類不同。無容區別。相反者適以相成。五行之運。水生於金。不能以水傳水。火生於木。不能以火傳火。此即不同形相禪之

明證矣。循環無盡。則渾然莫測端倪。無所不可。無所不然。乃天道之自然。而得其均平也。從天均揭出天倪。真窺見天人合一之致。解得此妙。一部南華。如秋水澄鮮。雲影天光。無非化境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行年二字。正見不聞於故吾也。化者與時

俱也。始時六十以前所是所見為是者卒六十而非之。即化也。郭註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

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今所謂是者。安知非前之所謂非乎。十四字作

胡註惠子
生平專以
強辯為是
未嘗有回
頭認錯之
時。故莊子

言孔子大聖猶有昨一句讀神氣方完如云今之所見為是者安之非五十九所見為

是介非之非乎。郭註變者不停是不可常陸註孔子與天地合德從心中

進境所以年之時行物生故雖行健有常未嘗不隨年變化莊子引之謂孔

咸惠子使子之行有是非無非而猶自見得是非無定可知人所惠子曰孔子

不執堅白是之是非皆非有定無容爭辯矣亦即齊物論之意

以自終也勤志服知平勤勞心志服其所知。郭註謂孔子勤志服膺而

或解作與聲也後知非能住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

則陽篇楚遠矣宜註惠子未知化境疑孔子勵志而行其所知未得為化也

伯玉一段陸註惠子不能自省未喻莊子之意以為此孔子常憂勤其志以

同意者固服行所知故每覺其非而不敢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與化為體謝

於本節絕自是也則豈真是非弗定乎莊子曰孔子謝之矣去有為之迹

少關照即正駁去他勤而其未之嘗言言也其字下疑有脫文。郭註謝變

解作泛論自服知句而其未之嘗言言也其字下疑有脫文。郭註謝變

孔子者與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宜註言孔子

首句謂字已謝去勤勞之迹而進於道但口未之言耳胡註孔子無事乎勤

神氣亦未志服知但聖之自聖是以日徂而德盛化神之故未嘗自言耳一

體會邊分別孔子一邊鍼對惠施所謂句中有限陸註言子所云勤志

言

歸震川曰：服知乃學者之事。孔子不必從事於此矣。而孔子初未嘗自言其有是而無非者。蓋有深意焉。吾試與子參之。孔子云：即

但謝絕事。以孔子平。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郭註：若役其才知而不

無言之妙。復其本靈則生亡矣。胡註：孔子嘗言人之受才於造物。不過欲復

孔子猶以其性靈以至其生初之理。孔子言此則謝有為之迹。可知矣。若惠

為未能惟子而知此。豈宜於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而鳴。鳴而當律。陪下句。如

陳其利義。堅白以傷其生哉。莊子引孔子之言止此。鳴而當律。解谷之風

好惡是非。雄鳴六雌鳴六。應乎律。言而當。與上當字。法。此言聖人言有物也

但服人之。呂此言聖人聲為律也。言而當。並作去聲。法。二句只是一意。當律

口而已矣。當法鳴可也。言亦可也。反對惠施之以堅白鳴也。此以下皆莊子

若使人心。誠。斂。子之言。郭註：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

服不違以。眾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胡

定天下。此註不言則已。言必有中。孔子之不易言如此。惠施能此則亦不妨

人已矣乎。言也。利義陳乎前。言可以不以。而好惡。並去。是非。而自徇其好惡。好

吾不能及。服人之口而已矣。以辯論勝人者。不足以服其心。前猶隱箴之。此

也。從受才。則顯闢之。郭註：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

以下均作
孔子詞也
胡評推尊
夫子而以
定天下之
定為言較
之史公拆
衷二字有
加無已當
時亞聖之
外知夫子
者惟漆園
一人而後
世味者猶
欲比之二
氏前驅吾
不知愚誣
之流何以

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此解較深宣
註有上五句之美才但能服人之口角而已胡註若義利明列乎
前而猶欲以好惡為是非但服人之口而非心服也如公孫龍與
孔穿辨臧三耳孔子不能屈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孔穿非心服
也使人乃以心服指孔而不敢音悟立言對立定天下之定天
自有定理得孔子之言因天下之自定者而定之是以服人之心
也。郭註口所以宣心故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心用矣我順眾
心則眾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宣註必不恃其才而使人人心服不敢與我相迂而立乃為定天下
之定理也胡註若孔子之所以服人者使之中心悅而誠服不敢
與之逆立其言一出即足定天下之未定者而使之定豈若惠子
之曉曉於世而遜謝吾且不得及彼乎化不可為誰能
相拂以辭哉及之。郭註因
而乘之故無不及宣註此莊子深服不如孔子所以抑惠施而使
之反求也可見莊子推仰吾夫子之至陸註推孔子之意蓋謂人
受中以生原本於太初虛靈不昧必去物蔽以復其生初乃不負
所生由是聲為律而言足法利義當前能審別好惡是非使羣言

惟請 寫言

至此也。○不得滑此儒者之事。但足服人口而已。若使人不以口屈。乃以心服。不敢違。迂角立物論。齊而紛紜。定方是至人無言之效。所不易及者也。已乎已乎。吾又何言乎。彼是非兩忘之境。吾方有志焉。而未逮。又安可執一時之是非。為不易之是非乎。此解與胡註異。不問其神氣之所在。謬謂孔子之言至定天下之定。而止試問利義。陳乎前三句。眼光鍼對何處。不敢壘立一句。是孔子自矜乎。抑教人務外而為

不得滑此儒者之事。但足服人口而已。若使人不以口屈。乃以心服。不敢違。迂角立物論。齊而紛紜。定方是至人無言之效。所不易及者也。已乎已乎。吾又何言乎。彼是非兩忘之境。吾方有志焉。而未逮。又安可執一時之是非。為不易之是非乎。此解與胡註異。

此段全是對鍼惠施語意。與則陽篇蘧伯玉一段。意境不同。聖

如孔子。猶不敢自以為是。惠子何得以堅白自鳴。執而不化。借

此發論。正良友直諒忠愛之忱。開手提出化字。極有鑪錘。化無

止境。進一境。便覺得一境之非。未嘗不勤志服知。而與化為俱

並無刻苦矜持之迹。若惠子倚樹據梧。外神勞形。能如是從容

中道乎。再著孔子謝之一句。為化字透出元神化之妙。不容言

聖人不言而喻。胸中是何等境界。莊子窺到此間。胸中又是何

人乎善讀
書者要之

對何等語
說何等話

寫何等語
品要得何

等神氣若
泛泛悠悠

不如不讀
為愈也

宣註再仕
再化化字

只作心境
變遷非神

化之化
此曾子自

言心再化
之故與毛

等境界受才二句。即證以孔子之言。說得平淡無奇。可知聖知

多能皆迹之未化者。孔子并此而謝之矣。鳴而當律以下。莊子

接解聖言。卻句句鍼砭。惠子當律當法。以著為言論。稱心而出

者。其言始足以服人心。生是生非。以徇其愛憎。矢口而談者。其

言僅足以服人口。末二語極力推尊孔子。正所以喚醒惠施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此化字與上段不同。上是心與道化。此是心與境化。謂悲樂之變也。○胡註仕而後

化則非居業之進境。再化則非日祖之學問。此亦因前段化字而類記之者。曰。吾及親仕。及親之在而仕。三釜

六斗四升曰釜。言祿之少。而心樂。足以養親。後仕三千鍾。祿多。不泊。泊及也。言不逮親存。吾心悲

不能奉親也。○寫樂一邊。先敘及親而後言祿之少。寫悲一邊。先敘祿之多。而後言不泊。小小結構。亦有變化錯綜之致。弟子

河津亭小扁
卷二
雜篇
寓言
三

生奉傲心
喜廬陵祭

而豐不如
養之薄同

一悲喜
胡註縣如

帝之縣解
之縣哀樂

入之則有
所縣弟子

疑其因親
而哀樂故

謂之無所
縣也

歸震川曰
無所縣則

無衷而豐
約一視也

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音玄係也

其罪乎

樂與悲不為仕而為親故不以係祿

者罪之也郭註心再化於祿所存者親也雖係祿而無係於罪也

曰既已縣矣

已縣係於得祿以養雖不為祿計而

養親己未化祿之見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縣解者哀樂不能入僅言哀者哀之係於人心尤甚於樂

也就縣字隨手一判筆快如風言雖為親而動念究未能化去悲樂之心

彼至

視三釜三千鍾如觀

同

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鶴雀蚊虻不過略分大小豈以動吾心哉郭註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

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司馬

云鶴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鶴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陸註孔子言既以為悲喜即已縣係於祿矣

若果無縣則菽水鼎鍾無非色養之宜不以祿喜豈以祿悲乎彼其視釜鍾之祿若小鳥微蟲之過前豈有纖毫之足動於中邪宣

註透極之論身外之物任其去來而已無與焉甯復知其多少邪○按此係之正者若謝傳中年哀樂陶寫絲竹尤縣而無紀矣

胡註乘化歸盡學問

日徂而已

無與始可

謂之縣解

今以哀自

係何以能

不縣乎僅

言哀而不

言樂者樂

則冥然相

忘哀則有

感於中而

自係也

台參野謂

忘仁義賓

為親而仕。祿薄而喜其及。親祿多而悲其不洎。全是至性至情。

彼捧檄而喜。臨食而悲者。後世猶高其行。賢如曾子。其心之再

仕再化。以親之存沒動其心。並非以祿之多少為欣戚。故弟子

以為無所縣而不能以干祿罪之也。然既有悲樂。則此不忘其

親之念。與不忘其祿之念。皆隨境而變遷。即不得謂之無所縣

古之至人。哀樂不能入其中心。境內本來一絲不掛。其視三釜

三千鍾。並無纖毫之係累。直若鶴雀蚊虻之過於前而漠然視

之。渺不知其何往焉。具此胸襟眼界。可以牢籠萬象。吞吐八方。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返樸還淳是出世法

禮樂無文郭註外。二年而從舍己從人是入世法。郭。三年而通道通為一。

飾也從言權利也。二年而從註不自專也宣註是無我。三年而通人我兩忘。

心之莫逆郭註通彼我也。四年而物體物不遺窺見真宰。郭。五年而來萬

不執是非宣註是無人。四年而物註與物同也宣註有所見。五年而來理

也通言心歸懷適然得之。郭註。六年而鬼入鬼神來舍合漠通微。郭。七

之徹不分自得也宣註有所得。六年而鬼入註外形骸也宣註神來舍。七

彼我也物與物合一。年而天成純任天然大道渾成。郭。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無死

即物物皆非有非無。郭註所遇。九年而大妙神不可知化不可為。郭註

遊物物皆皆適而安宣註無有。九年而大妙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

觀矣來即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生有為生而有為。私其

道集之謂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有為則私其生。死也。生則

鬼入即鬼喪其生。宣。勸公勸世人把生死看成大道理。以其死也有自

神來舍天註有為則死。勸公宣註設為勸人之語如下二句。以其死也有自

成則與天也。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有為故也。郭註自由也。由有

合德不知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而

死不知生從有之無死而入於陰自私其生有自入也從無

則止乎其生陽也無自也。之有生而出於陽乃化之自然自然者不測其所

所不知犬
妙則神矣
妙萬物而
為言然後
能體神也
歸震川曰
生而喪其
生理死有
自入也死
而復生陽
乃自然而
然無自入
也。
胡註生有
所為則死
後為神以
相天蓋以
既死而為

由出也。故曰無自。○郭註夫生之陽遂以為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宣註死為陰生為陽化之自然無為故也。而果

然乎。轉一筆見生死都是可知而不可知。上惡鳥乎其所適惡鳥

乎其所不適。死而有所不死以之勸公可也。生不知其所生率其

頭乃臻大妙。○按生有為當指有為之人如帝王神聖死也勸公

作一句生有為則死以勸公如龍師火帝之類死而英靈不泯後

世以功德祀之謂之勸公。此皆於其生決之也。由生之死者即其

生之有為以決其死之勸公。由死之生者則不測其所自來。○郭

註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陸註生而無

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人為之秋乃自戕其生而有死
是有為實死之所自也勸之以公而無私至於不私其生而外之
正以死自有為而來也若生則陽而已非以有為而生亦非以無
為而不生也是說也。而果然不謬乎。則人但當任天而遊無思也
無為也。何所分於好惡是非而以為有所適有所不適乎。此所以
無往不妙而為大妙也。宣註而果然乎將上文
勸公語一筆宕開見不必分別死生之故也。
天有歷數元會運世可考

三三、請
推請
萬言
三

見神有自而入也若

為生人陽

體則何從

勸公乎惟

大妙之人

無所不備

而相天造

物不比尋

常有為之

人直至死

而方能勸

公也。

陸註夫由

不知死生

而入於大

妙則不知

死生者亦

而知地有人據

山海圖經可為引據。宣註天有氣運地有方隅胡註歷數寒暑消長也。人據物類消長也。

吾惡

鳥乎求之

此句從天地轉入生死天地雖大其理尙可即歷數人據以求之若生死之理誰測其所以然。郭註皆已自

足。胡註此以下承上而推明大妙之人雖不能指其相天造物之

迹在於何所而其理則默存乎其中也陸註彼司天者猶有歷數

可推司地者猶可據人所處之方域以考之若大妙則本

無適無不適吾又於何求之而得其死生先後之所在乎莫知其

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不意其終而終分明有制之者。郭

註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莫知

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求之無始之始又是誰主之者。郭註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

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胡註莫之所終謂

不意此物之終而忽終是分明有命之者也莫知所始謂起頭不

知其然而然極屬無謂想來無有以相應聲也。福善禍淫

命之者也此根地有人據而言有以相應聲也。捷於影響若之何

其無鬼邪。神明有鬼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修德不獲報

庸人多厚福

竟無一完
之死生也
凡人氣至
而生則爲
命氣反而
死則爲鬼
命卽生也
死卽鬼也
今卽大妙
而求之流
行不息莫
知所終無
終則不可
謂非生矣
循環無端
莫知所始
無始則又
不可謂有

又似未必有鬼神主之從生死再推進一層以見萬事萬物旋轉消長於天地之間者皆不可以意測不如渾渾淪淪任其自化而無所容心此正是大妙時悟境也。郭註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宣註皆極言其不可測以見不如任之也此皆大妙時解脫更進生死一層者也胡註以爲無鬼神則寒暑春秋相應而不爽矣以爲有鬼神則寒暑春秋或逆行而不應矣此根天有歷數而言之造化之迹盡乎歷數人據今皆不可知則大妙之人任其化焉而已林註結用活筆卻句句喚醒世人千古疑根數語說破奇文至文宣註入首子游自敘學以年進幾與吾夫子吾十有五章爭美而年德之變化更捷彼何如人者邪。

此段借子游一番議論演說上乘真解妙緒紛綸足令花雨漫

空海潮自湧敘他自聞道後學與年進一化字可以該括終始

中幅卽承上不知生死而言死也勸公不可知者如繪其情狀

生也無自有可據者偏付之渺茫趁勢紐轉機關言二者皆不

生矣氣有
 屈伸大妙
 未始不與
 之相應而
 有時或屈
 屈則不可
 謂非死矣
 機有絕積
 大妙未始
 與之相應
 而有時或
 絕不絕則
 又不可謂
 有死矣大
 妙之不測
 如此人奈
 何拘於是
 非好惡縣

知其所以然適不適聽物之自化將生死看得透徹通融無須

窮究用筆如生龍活虎不可羈縻末幅又從生死拓開言之歷

數是元會運世之無所終窮人據是道理方隅之各有依據二

者不可知而可知至生死之理則莫能窮究其所自來所自往

也下四層一氣盤旋寫得閃爍飛騰有迴風舞雪之致

○眾罔兩影外之影言眾者問於景同影曰若汝向也俯而轉今也

仰向也括東髮而今也被皮寄反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

上何也問得奇亦癡亦黠。陸註此即齊物論無特操景曰叟呼

兩而叟也罔兩每有數層上眾笑稍問也言何必瑣屑以問。郭

答之字可見此故疊釋之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而不解也 叟叟郭註作搜搜言其運動自然也胡註上叟字是呼而答之下

乎 羅註稍畧 肩而問也陸註二叟字皆指罔兩猶云老人汝固老人也自當不

也罔兩與 問可知何必稍問之也稍漸也儀禮惟稍受之廩食謂之稍以其

影如叟之 漸少給之也則奚稍問 予有影而不知其所以 各種情狀不自知

與叟二叟 者言少問亦可不必也 爾故不知所以 循本于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

相逢住世 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蓋指俯仰行止諸狀而言 子蠋甲也蛇蛇

能有幾時 不迥略稍 也 影之附形如甲之附蠋蛇之附蛇無蠋蛇 似之而非也 一物之

相問耳汝 則無甲蠋無形則無影影故不能自主也 相附各

何必問也 有一一定之形而影之附形者無定故似之而非也林註 火與日

郭註影似 蠋甲蛇蠋尙有其質影則可見而不可執故似之而非也 值陰夜之時而影晦而

彼形指 吾所以有待邪 影待 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然而形亦不能自

待造化之主張是形影之不相離者皆不能自有也 郭註推而

極之則今之有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宜註况

丁巳年八月 雜篇 萬言

附於蠋蛇 影之附形

胡註甲蠋 皮也

甲殼也 蛇

形而非形

郭註影似 蠋甲蛇蠋尙有其質影則可見而不可執故似之而非也

值陰夜之時而影晦而

亦似之而罔兩又待影乎胡註行為吾之所待而况形又待使其形者乎陸

遇明而顯註蝸甲蛇蛻此說似矣而仍非也蓋有蝸蛇即有甲蛻不必別有

遇暗而息所待也若影之附形則必有火與日照形而後吾得屯聚以成焉

則并非形若遇天陰黑夜則如寒暑之代謝潛消而得所休息矣然則彼形

之所得而者非吾所待邪吾固聽命於形况乎形又待於火日者乎彼來則

為矣故以吾更何能自主邪此即齊物論吾所待又有待而然之意彼來則

為非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平陽謂不意其往來而忽焉往

宣註罔兩待影影待形形遂能皆非我我不知其所以然即形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算來不可

無待邪造化推遷生窮究冷然而住漾出無限天機○郭註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

其中者孰耳不可問也胡註強陽謂忽來忽來是無中之有不可為定數故

不為罔兩無可致問未句應前不必問意宣註柳一句以明上二句俱不可

與影邪讀致詰陸註血氣之運靜為陰動為陽無血氣而能運動謂之強陽

之消去大影隨形動原非血氣之運是彼強陽則我亦與之強陽也若罔兩

半悍氣○則又因形之強陽以為強陽尚不知其不可自主而須問乎此亦

與齊物論齊物論言身且不定其行止坐起安能定物之是非意而語更警

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而得以自強也來往強陽

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而得以自強也來往強陽

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而得以自強也來往強陽

一段相似
火日陰夜
二語便盡
盡了影子
又彼處所
無。○彼處
引喻止取
數句又成
彼處之妙

列子作陽
朱。○子居
之沛欲見
老子老子
先己遊秦
子居乃邀

此段與齊物論罔兩問景同一機局。中間添出火日陰夜二喻。

一屯一代寫得倏暗倏明閃爍無定為待字立竿取影神妙欲

到秋毫顛矣。凡有所待者皆不自知其所以然。罔兩待景景待

形形待真宰。惟真宰一無所待而于古神聖英雄強陽事業皆

跳不出者箇圈套。閱世生人閱人成世。何一非罔兩與影之忽

往忽來忽。屯忽代妙論沁入心脾。讀之可以淡奔競營求之念。

○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子居邀之於沛郊至

於梁沛郊地名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

可也。蓋微窺於容貌意氣之間陽子居不答。雷下至舍至舍進盥

迎於路邀

要也遇也

激巾櫛進之於老子

脫履戶外致其潔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

宣註有若

無實若虛

夫子請教夫子行不問音閑又音諫

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問其不

可教之

此一節便

故老子曰而

爾睢睢

許圭反

眴眴音虛張

而誰與居意氣凌人

皆遠之○郭

林註視上

也言汝與元氣合德故去其驕矜誰復能同此心此解與郭註異

於面而近

傲也下篇

大白神潔若辱以白著者

盛德若不足盛德宜自謙晦知白守黑

言賊莫大

乎德有心白顯白也人之自牧雖通達高明而常若

卑辱雖道大德至而自視欲然不可自滿也陽子居蹇然變容曰

而心有睫

同此意

敬聞命矣聞言而悟答止一句以其往也之沛

舍者館人迎將送也

陸註傲則

側媚者至

其家館人之

公館人執席安坐也

妻館人執巾櫛三

舍者先居館

遠也

避席避陽子

燭者先來炊

避竈五

正見其盛氣凌人使人加倍小心

歸震川曰

精神必炫
李註舍者

迎將其家
作一句

林註蘇子

瞻作莊子

祠堂記言

讀寓言之

終陽子居

爭席一段

因去讓王

盜跖說劍

漁父四篇

以合於列

御寇之篇

然後悟而

笑曰是固

一章也此

也。其反也。反於沛。舍者先居館舍之容。與之爭席矣。陽子深自謙晦人亦忘之而不為加敬與之爭

席陽子一無較量此時悍氣全消矣以一收五冷妙。○郭註尊形

自異故憚而避之也。去其夸矜和光同塵與之爭席不復加意矣

陸註子居既奉老子之教抑然自下大改本來面目故當其往也

旅次主人極意趨奉之比其反也則不見其可畏矣舊註煬炊也

按左傳煬蔽當是對竈燎衣者。○記此節見人各執己見之是非

相持而不相下者由氣矜之未泯也故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乃可適於道。宣註陽子學謙晦人乃相忘也特寫此一篇事與誰

與居相映妙絕。林註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

已。聞道之人其初終不同如此。○歸震川曰首叙言有三項次二

段。言拘係者皆無所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無之迹未貴

翰 歛

此段借老聃鍼砭陽子之言以折人驕悍之氣睢睢盱盱視萬

物若無可當意者倨傲情形顯呈於顧盼之間所以使人難折

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敢擅自改訂亦古人闕疑之意也。○東坡又云此篇乃莊子自敘其作書之旨未以老子爲宗略取楊朱則此篇原可不必合列御寇自成一

後世若禰正平阮步兵一流人自視太高目空宇宙種種不合時宜甚則足以買禍皆坐此病根也。大白二句示以平易近人之法乃覺謙虛受益韜晦全身者自有無限受用。一往一反另換一番意境前之有意趨承固不若後之歸於平等也。往用五層補敘反只用舍者一句作收科此行文詳略變化之妙也。宣茂公曰東坡以此篇之終接列御寇爲一篇其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皆僞作欲去之。又曰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此論確不可易但雜篇既未嘗分章名篇則欲以此篇合列御寇爲一。又不必矣。今以列御寇仍自爲篇而讓王盜

篇也。

跖說劍漁父四篇。則離而付之於末云。○胡註。此與列御寇作一段。細玩之。不甚聯合。仍依宣註。分爲二段。乃各有意境也。

揚升庵曰
外篇惟列

御寇寓言

為最學者

牽於所聞

遂傳為偽

不敢誦竟

不知其妙

在何處則

與耳食者

何異哉

又曰吾讀

莊子列御

寇至巧者

少而智者

變數語韻

調絕倫實

諸子所不

雜篇列御寇第六

此篇亦隨手綴敘之文。林西仲謂收束全書與寓言總為一篇。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之絕筆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下一篇不辨而知為訂莊者之所作矣。林氏此論亦可謂獨抒己見。然細玩此篇雖多精要之語。亦止是碎玉零金與全部精神血脈不相貫注。若非天下一篇作為後勁。則筋脈懈弛。實不足以歸結一部南華。若以為後世訂莊者所作。則體大思精。全是漆園自抒胸臆。其氣直欲排滄海而東。引星辰而上。杜少陵所謂篇終接混茫者是也。漢魏以來

及者誰謂
外篇之非
真邪

宣註與前
篇陽子居

一段是一
副神理而

語機各妙
後幅多用
韻語音節

鏗鏘

胡註內誠
成光之本

也。不解形
謀之由也

安得有此摩天巨刃。故天下一篇為南華集中所決不可少之

文南華老人豈肯少留其缺憾而待後人之鍊石補天哉。今依

宣本。列御寇仍其舊而以天下一篇終南華之旨焉。

○列御寇之也。往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道也。猶言

何而反。曰吾驚焉。曰惡。鳥乎驚。李云見人而感已。即違道故驚也。曰吾嘗食於十

餐。同漿。郭註賣餐之家。司馬云十家並賣漿也。而五餐先饋。賣餐之家市其半而先饋其半。半不受價。受則十倍

其價。皆握算深心也。○郭註言其敬已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遺。胡註言有十餐則以五餐先饋於已。同食餐者不能相並下

文輕乎貴老。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言饋遺厚薄人情纔有著落。

見所曰。夫內誠不解。內誠本是好處。而一涉有心則凝結不解。如壘塊之結於中。○郭註外不矜飾。宣註內之成心

台參內有積而不化形謀成光形者外貌如偵謀其中藏而發為光耀故易於窺實德固結不化形謀於衷成光華也宣註形即洩之而成光儀也司馬云謀間也

於中如冰凍不解則而不化故此形如間謀者然偶以外鎮人心強為鎮定。郭註其

也外可間出而露其光耀則為人所見也內實不足以服物

謀而成光采為人所窺則外不使之外然也。郭註若感物出乎內實則使人而整子兮反其所患

能混於無迹也整猶眩耀之至釀而成患。郭註整亂也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釀也

醜釀也中不虛而外胡註光耀外露則人心自然畏敬而貴者老者皆夫饗人者市饗特

有迹則有以鎮於人心使人視為食羹之貨也無多餘之贏列子多字上有無字今從之言本錢

之更重於貨者老者調食羹所以其為利也薄其為權度量也簡權也輕獲利無幾則

貨者老者儲貨者無多其為利也薄其為權子母之權也輕權度亦不甚

則釀成所經心。郭註。權輕利薄。無可求於人。宣註。不甚用其而猶若是猶

患矣蓋的量度也。惟利薄。故權輕。若本錢既大。則心計轉繁矣。而猶若是猶

然而日亡半以為欲取而況於萬乘去聲之主乎其利厚。可以結人之心。其權

君子之所姑于之計而況於萬乘去聲之主乎其利厚。可以結人於法。陸註。萬

患也。人既乘之欲保其利權。身勞於國而知智盡於事國君勞形殫智。彼將

得而窺患必更切於饗人矣。身勞於國而知智盡於事非比市饗之微。彼將

不自此釀乎任我以事而效責我以功彼自己身勞知盡。將委而責之於我。我

胡註萬乘之權重矣。吾是以驚由饗人推之。萬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能觀人。又汝處

故身勞知已。音矣。言汝且不必涉迹人將保汝矣。光耀動人。則處與出同。保

盡若見我於世。但安處以驗之。人將保汝矣者聚而親附之也。見得到

將任我治還須要撇得開。第曰善觀。猶為可慮。妙在不說盡。留下地步。用筆

事責我效註。言汝但安居休息。人亦將保聚而來親於汝也。欲深勘列子。先

功而身勞下此句。陸註。知以先饋為敬。是善於觀機者。然弟能觀而不能改

知盡且及即深居亦無幾。何而往往見戶外之屨滿矣果然保汝數虛

於我矣。豈有保之者。無幾上聲何而往往見戶外之屨滿矣字奕奕有神風

非形謀而

釀哉

胡註伯昏

晉人只用

閒閒燭破

而此中之

光景自異

不言之教

較形謀成

光者自見

彼執此化

列子急起

而追之亦

自形其苦

惱也

陸註出表

也感動豫

悅由自表

調絕世。○胡註保者之多，只

在旁面視寫烘雲託月之法

伯昏晉人北面而立，敦

賢也。杖蹙之

乎頤。植杖抵頤，而面皮歛，寫情

如賓者，將命以告列子。列子提屨，

不發藥乎。救其病也。曰已矣。須發藥也。○胡註言不必發藥，隱含使人

無保便是良藥，於下文固字纔

有開照，或解作不可救藥者謬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一轉境界絕高，文心

靈妙無匹。○郭註在

平而化則無感無求，而

焉用之。此也。言何用此

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

感豫出異也。人

之歡心，而使之保汝，是有意逞奇，出其光耀以動

人也。○郭註先物施惠，物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且有感搖而

去聲。有

頃也

不

言而出

冷眼旁

觀神情

赤足暨及乎門

而

走

及

乎門

而

走

暨

及

乎門

而

走

暨

音頓

杖蹙之

敦

賢也

不

言而出

冷眼旁

觀神情

赤足暨及乎門

而

走

及

乎門

而

走

暨

及

乎門

而

其異也

無謂者無

有言說而

潛已搖動

也所得在

人所失必

在己矣即

與汝遊者

亦莫以相

告則所聞

者小言耳

所見者小

而無深識

遠慮之言

適足為差

心存神之

大患故盡

為人之毒

爾**本才**才質也一本作性言爾出其異以感人之**又無謂也**何關

○郭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動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人與汝皆

不悟其非○宣註人不汝彼同遊所小言不見其大而以細巧之言悅汝之心盡人

毒也祇是毒我者非藥石之言○郭註細巧入人莫覺莫悟何相

孰也成豫則習孰親暱而莫能覺悟其非○郭註彼不敢告語

汝也孰誰也謂誰相親愛者既無告語此不相親愛之至也宣註

誰何也循本孰誰何也相孰不知其誰何也盡人毒而不覺悟猶

於成言不可謂之成也則孰應作孰古字通用陸註孰疑當作習

之林註告叶谷語意本一巧者勞而知者憂清夜鐘聲發人深

串用韻句搖曳出之奇絕者憂省宜升庵之歎賞

害也。

胡註與前

發藥相映

言祇有毒

之者而並

無藥之者

○史張騫

列傳使者

率多進孰

於天子註

美言如成

孰也孰作

熟字解既

與小言句

相關又以

見習熟而

莫能覺悟

也諸解多

此數語弗置也。○胡註。宋子京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何等謂不識字更快活正符此語妙

汎若不繫之舟中流虛而遨遊者也結出一虛字與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反對妙妙唐人詩對

君疑是汎虛舟正此時意境也。○郭註夫無其能者惟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此段前幅從內誠不解二句抉出涉世應物釀禍病根內有成

心固結凝滯外即肖之著為光耀如偵謀而洩其事機此人之

所由保亦患之所由肇也食十餐而五餐先饋蓋市人牟利深

心欲感人之歡豫而自為表異區區食羹之貨利薄權輕而猶

工於計較況萬乘之君利之憑藉甚厚權之衡量最重身勞知

盡勤苦百倍於賈人筭算更操乎全局以其力之難勝者責望

涉牽強。

呂註為學

者日益故

勞且憂為

道者日損

去知巧而

復無能故

泛若不繫

之舟虛而

遊遊乘元

氣以遊乎

造物之初

也一虛字

尤覺點睛

有味。

宜註虛而

遊遊正以

藥石與列

於我破格之寵榮猶之五饗之先饋也甚或舉國以從疏逃可
加於親貴大權相屬新進更重於老成任其事則艱鉅紛投效
以功則危疑并集正不獨盛滿之釀為大患也列子窺見此處
是以不輕於出而甘於處然第能觀人而不能觀己則形謀成
光出與處同整其患中道而反處則處矣其遂能無患乎轉出
保汝一層深勘列子而不言致此之由為下文吾固告汝一段
留餘地步極有安頓人將保汝承上形謀成光起下感豫出異
卻只虛虛一按詞意蘊藉如秋宵砧杵空外傳聲無幾何而戶
外之履滿緊接上文保汝之言說下全在無字句處襯託煊染

子也。○句法。速如流水。歸結在一虛字。妙妙。胡註。汎若不繫之舟。則人無從保之矣。人言虛而邀遊。蓋爲內誠不解。而致其叮嚀也。

筆妙入神。接寫伯昏瞀人冷眼旁觀神情。入畫。敦杖以承頤。兼繪其面上皺痕。真寫生絕技。往而入。立而出。均從戶外延佇時。摹寫無言之教。使人之意也消。列子正在苦境。安得不急起而求醫。而不知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能確舉其病根。卻自家蹈此病根。而不覺。伯昏瞀人祇教他使人無保。不消另外發藥。病根自除。非汝能使人保汝。替他辨白。言爾本自安處無求。而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則亦形謀成光之爲病也。爾以表異者。感人之懽心。人卽以保汝者。搖爾之本性。徇人而終以失已。果何謂也。狎暱之交。遊同聲附和。不爲苦口之藥石。轉以酖毒相遺。彼此

確諸家亦互形參差此等處均不關緊要無暇深求讀南華者但得其精神所在不必於一字一句之間刻舟以求劍也王元之曰鄭人緩也起語撰得奇官註上句帶虛一句

熟習之餘莫能覺悟保者日多而病不可救藥矣巧勞知憂正

是形謀成光以致無限苦惱無能二句乃襯出使人無保者之

無求於外而自快於中末二語又從心境上推勘入微活潑潑

地毫無滯機反對內誠不解縈迴繚繞絕妙文心臨尾結出一

虛字不落邊際正如海客乘槎元氣為舟天風鼓盪自在游行

也後幅參用韻語古音古節又如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轉韻用

急調更妙

○鄭人緩也人也一也字傳出呻吟咕嗶之聲不日誦讀裴氏之地

祇三年就業止於三年而緩為儒其不成備可知河潤九里陪下句言河大則餘潤及於九里○郭註

作渡河水河從乾位來陽數九也澤及三族儒成則餘澤及於三族橫插二句在中極

浩大旁潤及於九里反對鄭人陸註河潤九里喻澤及使其弟墨欲己之獨以儒顯

一人富貴三族言為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而弟則使之學墨

餘澤及於是儒術之詭異者宣註上二句引此一句胡註病儒墨相與

三族喻學根在以己有異於人故欲使弟墨而明其儒業之專也儒墨相與

問既成自辨儒墨不並立其父助翟愛少子而助之弟習墨翟之道

必及人因相與辯論其父助翟故曰助翟郭註翟緩弟名十年而

林註緩以緩自殺既誤弟又怨父卒以自殺其身喪心病狂算不得箇儒者

弟之學係已所傳又勝乃至於自宣註忿不見助於父十年與三年相應陸註爭是非不

以己之學殺迷昧如此其父夢之曰使而爾指子指其弟忿怨之為墨者予

為弟所勝也自以為皆何也嘗視其良自以為良既為楸柏之實矣言何

故忿而自愛弟矣闔胡夢中疊語嘗視其良為良既為楸柏之實矣不視

殺也汝子之良者已致於拱木斂魂魄楸柏成實郭註緩怨其父之助

王鳳洲曰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

夢語隱約已化而不能順己己以良師而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

無限淒斷闔語助世胡何也言何不視緩墓上已化為秋柏之實楸郭本作

句畫堂心局家七雜篇 列御寇

三

宣註見夢

之言止於

楸柏之實

句以下皆

莊子接發

議論也

陸註言造

物之因人

而施如報

之也不報

其人力之

所可致而

報以其人

稟於天所

各足必彼

之所當得

故使彼得

之緩弟之

秋良或作浪冢也通義闔同蓋胡何不也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

善如秋之柏已成材而結實乃黨弟以致死乎十年而怨可謂至

死不夫造物者之報人也承上而言有風起潮湧之致不報其

悟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宣註透出偉論大聲發於水面

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字宣註解作成未確當作果報之報乃為悚

切蓋緩之為儒不足以食報使其弟墨而又與

之辯論則天性之薄可知因是以殺其軀所謂報其人之天也險

語足以破鬼膽郭註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

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宣註不依人但依天性胡註不

報其人以違其自然之理也即下文安其所不安報其人之天以

順其自然之理也彼故使彼弟墨故天即使弟與之辯以殺其軀

即下文安其所安彼故使彼弟墨故天即使弟與之辯以殺其軀

郭註彼有彼性故使習彼胡註此正說緩之夫人指以己為有以

不足以食報故使弟墨而殺其軀造語極辣

異於人以欲以儒術表異宣註不自咎其死由自取而以賤其親

以親之助弟者為賤而直斥之為爾郭註言緩自美其儒謂已

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

之緩弟之

為墨固其弟之天也

而緩乃貪天以為己

功乎

歸震川曰

儒墨分別

至死不悟

矜倖邀世

曷似無心

陸詒造物

實使彼能

墨而緩以

為己功而

賤其親譬

穿井者以

泉為己造

而粹飲者

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

齊人穿井據為己有而不欲公之於人飲

者相粹亦猶儒墨之辯同室操戈也齊人即齊民猶言眾人也○

宣註譬如眾人穿井得泉人人可飲各滿其欲何必相爭為儒為

墨彼此同飲一井而欲粹而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皆求異於人而自絕於天者推

去之兩不相容深為慨歎

開言之喚醒夢夢○郭註夫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也無

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咏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咏

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穿井之人為己有造泉之自是

功而粹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也

二字是有德者以不知也稍有一得之能即安其天而不而況有

轉語

道者乎況道之兩忘而化者乎○郭註觀緩之自以為學而引以

戒故能任其自爾而知而無偽乎其間也宣註有道則更

北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若緩之自以為良當其立意之時即已遁

殺也○郭註任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宣註自遁於天而求異於人是以失真而罹禍言外見緩之徒該

可差字小通卷之二 雜篇 列御寇 三

不知泉之出乃天也。今世之人賤彼貴我自以為有異於人者。皆緩之徒也。胡詒眾人暗指緩也。為儒正宜闢墨而緩使其弟墨為子不宜怨父而緩指其父為而是不安其所不安也。

死陸註原其所以迷昧如此者以其有知故自是而非人也。以是之故有德者常止乎不知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古者以有知為遁天倍情謂聖人安其所安。天然不安其所不安。郭註夫聖人之遁天之刑。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眾人所不安其所不安。如緩之徒可鑒矣。故所以為眾人也。呂詒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循本此數語找足上意緩蓋不安於天者也。

緩為儒而使其弟墨。儒墨本是各立門戶。兩不相容。使為墨者何心。與之辯者又何心。即此已見其薄待天親有心立異而呻吟三載。謬附於戎冠博帶之流。辯論而操戈同室。適以儒術殺其身。遺恨而夢感柏楸。轉以偏愛斥其父。自絕於天。天之報之者亦慘。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二語極為透徹。彼自命為儒。

者亦慘。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二語極為透徹。彼自命為儒。

河潤九望澤及三族則盡力於儒素位而行可也今欲使弟墨以表異自殺而傷父心已死而見夢是不安其所安也

而以墨處弟。幾若天奪其鑿。使其弟辯論以敗之。又使其父助翟以殺之。皆所謂報其人之天也。適其天則澤及三族。如河之潤浥於無窮。遁其天則傷及本根。如井之爭汲而相挫。天下之為緩者何多也。其得報類如是矣。中幅拓開議論。噴湧而來。能從題顛落墨。筆力盤紆。已開唐宋八家之勝。末幅從有德者之安於不知。襯出天然之道。正見有心立異如緩者。皆宜坐以遁天之刑。聖人眾人一正一反。已輕輕結盡上文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勿言。道在於己。知而勿言。所以之天也。步步向。

與天為徒。○宣誥不言。即是為己工夫之天。適其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步步向外。與人為徒。○宣

列御寇

宣註此一

小段分出

天人境界

是鞭辟入

裏之言

歸震川曰

忘言

此莊文之

極平實者

卻無一毫

墮入理障

歸震川曰

息功

宣註無龍

可屠也是

以君子不

貴絕藝而

貴中庸之

註之人徇

乎人也

古之人天而不人

道在自然而己。郭註。知雖絡天地未嘗聞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按此寥寥數語。與論語為己為人。上達下達意互相發明。

知道而不能遺其知。則聖知聰明。聞道而未盡得道也。能勿言

則渾然與天合。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上之字。行而無迹。故能超

出塵表。而透入清虛。內篇所謂為天使也。下之字。著迹以求。故

雖洞悉物情。而皆落邊際。內篇所謂為人使也。可名非道。古之

人。是以獨成其天。一結繪出頂上圓光。真有縹馬闖風之概。

○朱汙漫。人姓名。學屠龍於支離益。人姓名。單。音丹。盡。千金之家。業。三

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三年之內。竭產以求。不知費幾許勤勞。究竟無所用其巧。則巧者之勞。何如拙者之

道○收句
勁而有逸
致
歸震川曰

息爭

呂註兵莫

憎乎志鎮

鄒爲下聖

人之才立

之斯立道

之斯行可

必也然而

未嘗必之

歸之天而

己則不爲

不得志之

所傷故無

兵眾人反

逸也○郭註事在於適無貴於圖功呂註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
乎聖知屠則絕聖弃知之喻也單千金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
者則亦無所事於絕弃矣此之天之全者也胡註屠龍技成喻勘
破變化不測之域然世無可用其巧者技亦窮矣妙語可以解頤

殫千金之產而不能以一技見長巧者當亦啞然自笑

○聖人以必不必理可必而心無必之見存故無兵不起爭端○郭註理雖必

其安有宣註以理之可必者而猶居以不然猶不必也斯至順矣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

必之心則爭何由起乎兵者所以爭也理未必然而徇己見以必之人亦以偏見與之相持○郭兵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兩不相下則乖逆生順於

兵偏向爭故行有求動即營私○郭註物各順性兵恃之則亡亡

亡身猶其顯焉者也而敵精神以求之其銷亡者先在隱微之地國

邊用兵字見兵端祇在一念之徇私順之則偏恃之則凶也○郭註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宣註兵猶火也恃之

則亡必而不必可以銷乖戾於無形不必而必即以釀爭端於不

雜篇 列御寇

此故多兵

測筆乘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恚未發兵也陸註多兵則順於兵而外求恃兵爭勝則真性盡亡矣

心兵弗起則乖戾潛消反是必至於天人交戰以內兵召外兵

而伏莽興戎無往而非戈矛之所在也立論極為危悚

○小夫狹小之知智不離苞裹物者苴音居藉物者詩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竿牘

林註苞苴遺贈之物竿牘遺問之書喻小知之明歸震川曰泯知合參此處太一與常言太一不同其句法太乙與兼於有形

竿竹也牘簡也古人以竹簡為書相問遺也喻所見粗淺倣精神乎蹇艱澀淺役志於細可惜誤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宣註今人拊髀自悲胡註苞苴喻儀文竿牘喻學問蹇艱難淺粗淺小夫之知不過矜其所

難見其所淺而已而欲兼濟道物內欲濟乎道外欲濟乎物太一承兼濟言欲調和以歸於一致形屬

虛屬道承道物言若是有者迷惑於宇宙宇宙皆物也物之所在無從下手形累

於有形。滯。不知太初道之所在未能遺形太初混茫無物之初。郭

濟對形虛。敵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宣註見小者不能合大道，胡註惟與道物對。至人爲能行道生物，反形歸虛。今小夫之精神已盡乎蹇淺，而欲

太一。猶言爲此則迷惘無從著手。累於形而不知太初在於何所矣。太一極其均平，提攝調和之意，與兼濟一例講。形虛實與虛也，與道物一例講。彼

合形上形。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無始，即太初也。歸字妙，無始以來皆造化下而一之。諸無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真字妙，甘字尤妙，甘冥，即東坡

也。王鳳洲曰：始也。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所謂黑甜也。無何有，則無始也。水流

水本生乎。乎無形。水之流者有形，此屬至人心。發洩乎太清。二句一氣說出，氣發洩乎境說。源頭活水，則流乎無形。發洩乎太清，於虛而歸於虛。

太清此論。其流行者在空洞之中，靜深有本，其發洩者亦高。仍在太清之表，皎潔無塵，形容道體極妙。悲哉乎。爲小夫悲，汝爲知

郭註泊然。智。病在在毫末。指上苞苴竿牘蹇淺之事。而不知聲大甯。不知無爲而任有心爲之。郭註爲知言所得者細。而不知聲大甯。與大

其天行也。道相安忘乎物，并忘乎道，而後能兼濟道物。此所謂因而付之。而胡註夫至與道大適也。郭註任性大甯而至，宣註無爲自然，甘冥於無何

人之所以有之鄉，則大甯也。循本，甘冥即酣眠。水流無形，發洩太清，言至人能兼濟道如水之無心，所以濟道物而一形與虛也。知在毫末，言小知也。

有匪厚小區 卷二 雜篇 列御寇

物太一形
虛者以其
能聚精會
神而歸之
未始有物
甘冥於無
何有之鄉
也故其精
神轉運如
水之流乎
無形之地
道出於虛
也即其發
洩而爲兼
濟太一也
亦在於太
清之所而
非沈濁汚

苞苴竿牘舉至微者以概小夫之知是借用字面猶言挈瓶之
知卑無高論也蹇則索之於艱難淺則求之於瑣屑皆徒敝其
精神而無濟於道物乃欲以此希至人之兼濟必不能經虛涉
遠命物之化而道妙渾然知敝於中何以觀乎宇宙之大形累
於外何以返乎太始之初彼搜求至博研析至精祇是小夫見
解轉入至人便一毫都用不著也精神者功能之所出歸之無
始漠然不見其功能冥行者性分之所甘遊於無有窅然莫窺
其性量道在無形自流通於不竭之源道在有形仍發泄於太
清之表以不知者爲知是以心境恬適謂之大甯也結處爲小

稷道又歸於虛也

大甯者與物相安於

無事不傲其精神也

鍼對堅白之學

宣註得意騎人小人

常態答詞未免尖刻

然而仕宦之途砥痔

以求榮者多矣惜不

聞此妙論也

知深致其概視一切宏通博雅之才名物象數之學概等於毫

毛上下古今目光如炬宣註此段掃除小知歸重大道說

○宋人有曹商人姓名者為去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去聲王

秦說悅之益加也車百乘厚賜也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隘巷

困窘織履槁項黃馘古獲反音洳槁項頸項羸瘦貌黃馘面黃瘦也者商之所短也對面

冷語冷語一悟萬乘去聲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商蓋以莊子

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瘡也亦者得車一乘以舌取物痔者得

車五乘已不堪矣所治平聲愈下得車愈多得百乘則更有甚於砥痔者

絕倫而雋妙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宣註極言其子行矣謝而

可善學八編卷之二 雜篇 列御寇 三

按此文非莊叟手筆。郭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林註：此老滿口勢利，只得如此謔論，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

宣註：羽有自然之文。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同。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

彩飾而畫之，則務見其巧。郭註：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

陸註：道法自然如鵠之不浴而自白，今仲尼方且有

聖知為之，畧則是猶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郭註：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忍性以視民，示民以矯揉之行。而不知

不信。忍性自矯，偏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胡註：忍其性為此虛文，以示人不知其實之不足為貴也。宣註：不知民不信從，受乎心，而私心受之。宰乎神，非宰

天而神明。夫何足以上民。不足用之為民上。郭註：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

強制也。夫何足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

強制也。夫何足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

巧猶從事
華辭紛紛
文告以支
離矯偽之
道為精微
之妙旨不
循性命之
情而強民
以從我之
仁義是忍
其性之偽
以示民民
雖拘於文
法而從之
究竟無由
知其所以
然而信其
果當然也

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
胡註此皆忍性之害故不足以上民
彼仲尼宜汝與或者宜於君

為君計則得矣。○郭註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宜
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與音餘又如字下順與同宣註仲尼

果與汝予上頤與或者予以祿而頤養之與為仲尼計則得矣。
相宜與予聲頤與郭註作予順與言效彼非所以養己也宣註作

頤言將與誤而可矣因是二者以成其悞則可若認真治民恐非
之養民與誤而可矣所宜也。郭註正不可也宣註峭句胡註誤

而為此則無怪矣陸註言彼仲尼之道若與汝相宜但繼肉
繼粟以頤養之則雖誤庶廩祿而不致盡誤眾民猶之可矣今使

民離力智實學偽非所以視同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治民者
民離反實學偽非所以視示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非為一

世計與其離實學偽為患於後世則難治
不如勿用。○郭註明不謂當世也難治
聲也三字承上起下句

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宣註不足與圖施去於人而不忘必期非
治胡註輕冒一句不屬於前不屬於後其效

天布也非天然布置。郭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宣註難治
句根上休之句起施而不忘二句蓋治則必期其效故為

可基事八篇
卷一
雜篇
列御寇
三

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其道何足上民哉

林誌買絹牙郎宦婢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令人委難相近勿謂讀書人太生分別宣註古商賈不與士

施而不忘而與天之布化不同也商賈不齒商賈牟利居奇不掛士人齒類。郭註况士君子乎雖以事齒

之偶然因事論神者勿齒口雖稱道之精神終不相屬施而不忘者正類於此也。郭註要於施惠故於

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為外刑者金與木也刀鋸斧鉞為金捶楚桎梏為木

為內形者動與過也動則深心計較過謂尤悔迭生。郭註靜而當則內外無刑胡註商賈外專利而生害內

持籌而生疾陸註刑人之體者外刑也金木主之刑人之心者內刑也動則為方寸之擾過則為神明之疾此之謂道天之刑也

宵人小之離同外刑者金木訊之刑及其顯訊質問也。郭註不由明坦之途者宵人也王云非

明正之途謂之宵夜之人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刑及其微食剝蝕也。郭註動而過

宣註以刑罰訊問之也分則形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陸註宵即小古字通用小人而羅外刑則難逃金木羅內刑則動與過就以自殘陰陽之氣亦因之乖舛而為害故曰陰陽食之以憂患而剝蝕之也楊升庵曰動是心動過是心過此動此過惜於金木宵人具行者內之過如夜

誠今施而不忘則有相市之意與商賈正同難以名為士而齒之然人之神情終不欲齒。胡註夫所謂施不忘之不可者以其似商賈之念念不忘所出之必人也夫商賈不掛人之齒

行也陰陽食之而不知也。五行相尅與內行對說得妙。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真字

反對上文偽字動而過分刑之所由及也。靜而有常則外內無刑。重內刑一邊。郭註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曰外內受刑。呂註唯真人寂然無為內外之刑安能累哉。陸註無為則不動無過所以免外內之刑治之上者也。宣註施於人而不忘便如商賈之相市離實學偽則傷其民外刑內刑則傷其生。末句指出真人便是性命之歸宿於成己為大宗師於成物為應帝王也。

此段借孔子立論以警世當世競趨於文無復有真意存乎其

間飾羽而畫喻禮樂政教文章度數之燦然修明而又踵事增

華以飾為觀美實之不存而浮華何補本之先撥而枝葉僅存

示民以偽民豈能相感以性真不受之天而受之心則民各有

心即畔離之所由起不宰乎天而宰乎神則神馳於外即憧攝

類雖或以事而偶稱之。其人之真神。終不以齒也。上民者。奈何類是也。陸註。凡爲治之道。苟施於人。而有其迹。使之執守。不忘者。非天然之布化。乃習於人。僞耳。譬之四民商賈。有心求利。

之所由生。何足以上民句。一筆撇開。看低多少帝王將相。經天緯地事功。非有意貶駁吾夫子也。宜汝非人主求賢之美意。予頤亦非聖賢用世之深心。二者各成其誤。衰世之君臣遇合。往往如此。隨手添波。用作擺搖之筆。極有神致。以下言有心治。必至爲患於後世。自三代以來。制度文爲。皆使民漸失其本真。相率而爲僞。用此以治民。誠不若休而不治。各安於渾樸之天。難治也三字。輕輕一喝。如遊絲之裊於空際。承接無痕。能使前後筋節靈動。化板爲活。筆妙入神。下又借喻商賈事外逸。致託出正文。施於人而不忘。則有相市之心。而非天然之布置。夫治

逐末尚詐
不得與士

齒即偶以
事齒之不

過貌與周
旋士之存

乎神明者
終不屑也

離實學偽
之治豈足

為乎

林註好狠
罵幾於熱

揭面皮
胡註厚貌

深情四字
極刻如貌

民而至同於商賈卑無高論尙堪為之齒數乎即使偶然齒及

而神已先離仍不屑掛諸齒頰以縮為伸筆筆奇拗如挽強弓

勁弩腕力千鈞後幅將外刑襯出內刑為離實學偽者痛下一

鍼金木之訊以治宵人陰陽之食治民者躬蹈之而不免正坐

此遁天之刑也擡出真人作結反對上文偽字有雲破月來水

流花放之致

宣註自難治以上言安民之道外刑以下言養生之道文心極為周密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奇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

之期難知者尙有其可知雙起單承人者厚貌深情渾厚其貌深刻其情惟其情深是以貌厚人心之險而難

知者有如此故有貌愿謹愿而益志在利益有長平聲又若不肖技有所長貌為不肖即良

可臣家小冊卷之二 雜篇 列御寇

緩者有外
若和緩而
內實紆急
者人之情
親內外相
反不易測
如此故察
之不可一
途也。此
段詳言觀
人之法見
人違其天
則情偽百
出不可一
途測也不
肖謂內外
不相肖也
林註單言

能卒則難掩故問焉可以觀其知急則易爽故期焉可以觀其信
財則易貪故委焉可以觀其仁危則改常故告之可以觀其節酒
則愆儀故醉之可以觀其度唯處易淫
故雜之以觀其色此皆深透世故之言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厚貌
者無所掩所謂觀人於微也。郭註君子易觀不肖難明
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此段論觀人之法開手揭出人心是漆園深透世情發此危論

險於山川二語形容極妙隨手添出春秋冬夏旦暮之期申解

難於知天一面筆意變化參差絕不肯平排紙上此文之移步

換形也厚貌深情抉出所以險而難知之故以下皆承此意勘

入深微內外兩面交互寫來相生相背足以繪難顯之情再以

就義若渴二句渾括上文見貌之不足信而情之不可測如此

不肖而不
言賢者蓋

世間真正
豪傑開口

便見肝膽
不待試而

後見也
陸註孰敢

不軌言謙
恭之至自

循法度
宣註三命

滋益恭銘
詞足為干

古官箴襯
出輕脫小

人一種驕
蹇聲色神

以起下九徵之至觀人之法備矣不肖者情與貌之兩不相肖

此處見得到直如牛渚然犀荆山鑄鼎神姦有不洞照哉

○正考父孔子十四世一命而偃紅矩反再命而僂力矩反三命

公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而俯身伏循牆而走不敢孰敢不軌無一事越乎

父銘鼎之詞末句亦莫予敢侮與軌度此正考如而夫者彼人也外一命而呂

鉅鉅大也呂字疑自字之譌自大也言其驕再命而於車上僂輕

之態乘車郭註而夫謂凡夫也呂亦鉅貌驕矜也而軒舞也三命而名諸父呼伯叔之名極形驕蹇也

長孰協唐許唐堯有天下而不與許由讓天下而不受況一命以

正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胡註言唐堯許由俱不在他眼裏不

去較量也唐許皆崇讓之人看得一樣輕忽浮淺小人真不自量

情如類上
添毫矣。

宣註既有
曉則方寸

之地伺察
多端。

林註道家
所謂制眼

之法蓋本
於此。

胡註心上
本著不得

一物而曉
又其機括

之靈者。

心之凶德
無從而見
故於自好

後幅從對面撰出一段妙文仍用韻與此合鼎銘最有風趣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有心為德已不若無心之妙心中又擊出多竅如目睫然機巧透生

適足以賊德睫在於心造語極辣極奇從隱微中繪出一箇賊狀三字令人百思不到也。○郭註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

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心為德由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

非反觀內照乃由內視而敗矣情偽生而道德敗矣。○郭註乃欲探射隱微有以為事則心與

事俱敗矣。凶德有五耳目鼻口心即天地中德指心為首中德也心為凶

言有以自好去聲也而叱音比其所不為者也惡其異

議之。○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無

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奉之矣。
窮有八極至也物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平聲大壯麗勇敢八

而警其所不為證之

循本緣循

者順其自

然優快優

仰自在困

畏者因抑

畏之怯自

處於不如

人三者不

求通而自

通此申言

達有三必

也。

宣註此三

府者人所

自有而不

可以自開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自以為極至恃此入者而輒窮。○郭註窮於受役也言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恆以

所長自困循本美髯長大為一壯麗果敢為一。如知襄子美髯長

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六府為八以八者之所能為

過人因以是窮此緣循緣物循物不敢放步優快與優仰同猶言

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以行。○宣註柔順也優快俯仰隨人而不

得罪於人。○困畏不若人。困心衡慮而畏其不三者俱通達。所謂

宣註伏從也。若人。○宣註謹遜也。生於

憂患是也。○郭註循緣杖物而行也優快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

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又云緣循

不自主張也優快守分歸一也知慧外通知慧外馳而通於物

困畏困窮而畏其不能及人也知慧外通以有涯隨無涯殆之

府也。○郭註通外則勇動多怨之府也。○郭註怯而靜乃厚其身

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之府也。○郭註怯而靜乃厚其身

耳元嘉本厚作仁義多責。仁義先主之蘧廬觀而多責彼此皆欲

後義更醒豁。仁義多責。假託爭之府也。○郭註天下皆望其愛

然愛之有不達生之情實者傀。音懷犬貌性命之情不落邊際。○

周矣故多責。達生之情實者傀。郭註傀然大恬解之見宣註達生

其寶也。

宣註去小

知而大知

明也。

此六者皆

根於內而

形於外者

也。

循本知慧

七句又綴

上通達字

論之智慧

外通者勇

動則多招

怨仁義則

多招責惟

達生之情
者能俛偉

之情則不必屑屑於
知慧勇動仁義也。
達於知智者肖音消也。
也。○郭註肖釋散也。宣註體

物。
達大命者隨郭註泯然。
與化俱也。達小命者遭二句只是一件隨則任其。
天然遭則任其自然。不過

有大小之分而已。知慧外通三句為內視之三府宜塞其實。達生
之情四句為內達之三府宜暢其機。線索必須分清。○郭註每在

節上住乃悟也。○宣註隨是順天遭是安遇。胡註隨者其生也。天
行遭則得時則駕。此皆無可執滯者而不能無大小之別也。此三

府者亦人所有而宜達而由之也。○特揭出心為
凶德之首。推到八極三必六府欲人自決從違也。

開手提出一賊字。見戕賊其本性者。即為德之凶。德出於有心

已非自然之德。而又偵察多端。方寸之中。有如目光閃爍。正是

眡篋探囊之智。伺人於微也。凶德有五。耳目口鼻。猶其顯焉者。

耳而中德之屬在人心者。其為賊實居其首。而四者從之。有自

卷之六 論德 一

白在達於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林註珠有光彩恐為驪龍所覺

好而叱其所不為。徇己之欲。拂人之情。安得不敗窮。有八極中

於矜肆之心。達有三必。生於憂患之心。形有六府。知慧勇動仁

義。皆為人心之府。達生達知達命。皆為道心之府。從凶德有五

句。推出八極三必六府。疊疊相生。有懸巖飛瀑。急雨跳珠之勢。

○人有見宋王者。錫賜也車十乘。去聲以其十乘。驕自驕而蔑視穉人如穉子也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編蒲為器以食為業。緯織也。蕭蘆荻也。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泗水深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捶也。矜奇獲

之必碎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平聲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

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必殘食無餘也。逸句。○胡註奚微纖毫

故鍛之
宣註此與

上宋人有
曹商一段

意境相同

皆隨手存

記之友非

南華之極

則作記事

珠可也

林註與前

篇龜喻同

旨大史公

引人列傳

陸註莊子

人於不死

不漏俱為所食。今宋國之深非直也。但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

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齧子兮粉矣。

危論驚心。○郭註：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物也。若挾奇說乘天衢

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譽必有所試於斯民

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林註：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主之不覺。一朝悔悟，則覆族亡身矣。

試不測之威以邀倖一得者，自矜創獲而不知已蹈危機，讀此

當通身汗下。然驪龍失其重寶而不自知，夢夢者亦當醒眼。

○或聘徵於莊子。莊子應去其使曰：子見天犧牛乎？用為犧牲衣

以文繡，食音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

可得乎？犢初生，犧將死，故不若犢也。○郭註：樂生者畏犧而

辭聘，觸護聞生而躡感，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不生非畏死也陷溺於富貴而死則死非不死矣夢夢者當以此論喚醒之

胡註不是崙一描寫曠遠亦見得天地萬物中赫然有此一人

應聘者如犧牛之見重於太廟得意之途即為傷生之境人世之軒冕鐘鼎皆可作衣繡食芻觀也當其得意時念不到此及入廟而始知將死之文犧遠不如初生之孤犢則悔已無及矣此莊子所以有泥塗曳尾之思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生以天地為逆旅死

以天地為棺槨同一奇創語而此更超曠日月為連璧從日月合璧想出星辰為珠璣從五星聯珠想

出璧珠皆飾萬物為齋音送齋物以送葬曰齋送三者皆附之於棺槨以行而萬物句更為渾脫吾

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林註不說葬具無用例弟子曰吾恐烏

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

宣註天地日月星辰萬物都把

來作弄具
虛空著色
落想最奇
劉伶酒德
頌從此託
胎而去後
幅更爲超
曠不是分
別烏鳶蝶
蟻較量厚
薄重輕直
見得身非
我有從歸
化之時流
出一絲不
掛語意懸
崖徹手真
覺縣而不

何其偏也

蟲臂鼠肝任其所適烏鳶螻蟻隨其所適可見封植墓田適形其不達也。胡註乘化歸盡委而任之可也奪

烏鳶之食以與螻蟻是未離躍冶之金夫魂魄尙隨其所之而況此臭腐之物歟林註忽添出與奪二字大奇若止說烏鳶螻蟻均不免於食則凡筆能之矣。按此與下節胡註連作一段細玩之語意均不甚聯合仍依宣茂公註分爲二段乃各有意境也。

人生於無而返於無無之中自有真我形骸原不相涉生不能

據之以長存死後則魂魄已離豈復戀此軀壳譬如旅店郵亭

偶然棲止便覺身在此中過去頓忘之矣而夢夢者一犯人形

生前百種營謀以奉其身死後與草木同腐烏鳶螻蟻之食皆

其所不能自知也乃彌留之際猶復計及墓田亦癡甚矣玉魚

金椀漢家之陵寢何存寶履分香魏武之松楸安在除卻虛空

解物有結之汲汲於生前者固為多事營營於身後者亦是癡人也。胡註不因乎物理之所平而以己見平之則不平矣。不因乎物理之所徵而以己見徵之則不徵矣。

總是塵非了悟死生者誰能具此天眼此後綴不平不徵一段

幾成綴旒須移在前面方可。

○以不平平。見物之不平而平之。其平也不平。平者亦使之不平。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也。○郭註以一家

之平平萬物不若因而付之。以不徵徵見物之難其徵也不徵。徵者究歸於無

之自徵也。○郭註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陸註以意為予奪則心有偏著惟無心則平而有

徵譬之水焉莫動則平故可以為準而皆平。瞻彼闕者唯虛生白故可以鑒物而有徵若心有偏玉則不平矣。以不平者為平則其

平也非平心不虛空則不徵矣。以不徵者為徵則其徵也。非徵甚矣意見之不可執而有心者即已失其常心也。明者知

唯為之使。祇為物役。○郭註夫執其所不用徵之。無往不應。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其知徵之。徵字當作

感應之徵。○郭註唯任神然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接句宕逸。○後能致順故無往不應也。郭註明之所

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而愚者恃其所見用其私知入於人遠乎天矣其

功外也全在外面不亦悲乎郭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南華雪心編雜篇卷七

蘇老泉曰
序古今之

學問猶孟
子末篇意

且列其書
於數家中

而序列魯
於總序前

便見學問
本來甚正

邱瓊山曰
此篇直序

體中分五
節要在明

道故機軸
稍異然奇

正險易迭
相為經精

南華雪心編卷八

武陵劉鳳苞采九甫註釋

男承^甲芳^薰等校字

及門諸子分校

雜篇天下第七

一部南華妙旨既以寓言重言卮言標出立言之意復著此洋洋大篇歸結全書如太史公自敘之例筆意雄奇磊落恣肆縱橫而詞旨要歸於醇正開手揭出方術二字已看得百家之學浩如煙海皆囿於一方而非內聖外王之道是以決裂而不可為隨提道術之無所不在者將神明體用一氣渾融歸到一字

神命脉隱
中白見史

邊稍湊泊

班固便相

去甚遠

歸震川曰

先敘道術

根原後別

諸子而莊

生白為一

家末辯惠

陸註此莊

子自序南

華所由作

也或以為

訂莊者之

所為然非

上。分明是無始無終。徹上徹下工夫。學道人只須尋取源頭。便
 可六通四闢。道本無方。而得其全體者。道之所由合。得其一方
 者。道之所由分。天神至聖。皆原於一者也。君子以下三項人。同
 在道術之中。而總為道之旁支別派。等而上之。則為天人等。而
 下之。則為庶民。祇此一箇本原。做到極處。便是與天為徒。隨手
 又提古人。唱歎而入。以見大方之學。無所不該。其本末度數。小
 大精粗。默運於無形者。不可見。而其間或為世傳之信史。或為
 載道之六經。或為名物散見之數。即百家之所為稱道者也。三
 者皆古人之陳迹。而各據一端。已莫能窺其至極。至據其散數。

莊子不能也說莊者只因看此篇不明故於南華大旨茫然起段因方術多而推原道術由道術之備說至天下亂而道術裂中四段歷敘方術而以南華附於老子之末又以方術之尤

而內聖外王之道無復有傳焉者矣道術將爲天下裂一句激起下文如洞簫微咽無限聲情使人悽心動魄自起手至此爲一篇之大冒以下詳列諸家劈分五段皆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聞其風而說之二句提清線索前三段極言墨翟諸人囿於一方足以割裂大道斷例甚嚴末後用雖然二字輕輕掉轉極抑揚頓挫之姿說到老子關尹全是稱心滿志之言非百家之不該不徧者所能涉其籓籬博大真人句贊歎不盡乎字一宕哉字一收極有神致然後抽筆自敘當百家並立之時獨附於老聃之後高瞻遠矚俯仰情深真有振衣千仞一覽眾山之概

支離辟小者。推其失而悲之。見方術以老子爲至。而已更進焉。則其餘方術甚淺。而小矣。語道術則已亦非其倫。語方術則已實居其至。此莊子所以自處也。而其護持正法。則寓之於不言。

再用雖然一轉。與前三段機局相生。而意境各別。前是放鬆一筆。以縱爲擒。此是披出一層。由體及用。雖步老子後塵。覺得老子精言道體。而於用處。尙少發揮。不若南華之體用兼妙也。上下千古。目光如炬。內聖外王之學。蓋隱然根柢於聖門。而憂世立言之苦心。亦可概見矣。自敘後。似可結住通篇。卻又添出惠施一段。非貶駁惠施。自占地步也。惠施不過以堅白鳴。非若墨翟之徒。各成一家。紛紛決裂。以爲大道之憂。莊子惜其才之誤用。而悲其學之無成。恢奇詭譎之論。大而無用。人且以莊子之託諸空言者。與惠施等。謂道更晦而難明矣。故借惠施反觀自

世按方術乃未全乎

道者則有為不應屬

好一邊說此郭註之

誤也陸註百家

方術既皆自是則其

所為者皆各有在矣

然彼止可云方術不

可云道術也古之所

謂道術者必不在百

已以明其充實不已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非多方辯論以求勝

也通篇大氣盤旋精心結撰胸襟眼界直據萬峯之巔視百家

之分門別派隨聲逐影者真不啻蚊虻之過太空也妙文至文

○天下之治平聲方術者多矣

破空而起為下五段詳列諸家伏胎文勢飄忽非常○胡註此句是統說

百家眾技下面道術方是自成一家而有源流授受者看本句天下二字及下文古字自明

皆以其有所為為字

不可加矣

即下得一察以自好意○郭註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宣註伏下文一察自

好及往而不反之意○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為無可加○數句提一篇之勢

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

烏乎在設問道本無方有方則有術特提古之道術以見術之不離於道○宣註古之道術乃一

篇眼目下面五段俱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伏脈甚遠

曰無乎不在

答○天下之治方術者皆有道在○胡註道術

家之內矣。本無乎不在。但治之。曰神何由降。又設問。○降明。明王何由出。郭果惡乎在。者不能無偏全耳。誕降之降也。明之明。何由出。註

曰無乎不在。神由事感而後降出。○宣註。既聖神有所生。王明有所成。上二在此其所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所原本。句言

以神明而古有稱爲神明者。何降何出。疑天之生是使獨也。此答以聖生王不可測也。成生者體之發。成者用之行也。道無不在也。○林註。神者明之藏

若問神何明者。神之發。言道術之極也。聖王即下文內聖外王之道。○胡註由降。明何神如維嶽降神之神。明如昊天曰明之明。聖聖德也。王王道也。神

由出則觀何自而降乎。明何自而出乎。聖必有所由生也。王必有所由成也。於古之聖四句皆設問之詞。皆原於一。名雖異而其發源初非有二也。神降

王可知矣。明出先天之道術。天人以下體之也。聖生王成後天之道術。聖人古之聖有。以下體之也。一字爲裂字伏脉。一者道之根也。老莊都是這箇字

自生也。王皆能窺見本原。渾合爲一。一者圖圖之物。爲裂字伏根有自成也。皆原於一。○郭註。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

唯皆原於以生成也。歸震川曰。其用無乎不在。其體原於至一。此道術之人一。所以神也。○林註。一字與上面多字對看。○宣註。三句又答之也。○胡註

明也。蓋一所解答詞。者天也。道與此稍異。

之大原出於天聖王與天同體而全其德合其撰神明變化皆由此而出矣豈有二乎
宣註道原於一治方術者能取法乎天神至聖則亦與道爲一矣約略分出七箇等級即泥書

首二句陡起方術爲百家立竿見影有龍跳虎臥之奇治方術不可竟說是道道本無方也亦不可說成非道道在方術中也治者攻苦力行各成一家之學皆自以其所有者敖倪萬物謂天下之方術莫能加辨論遙起排擠萬端二句中已伏裂字之脈隨手提出古之道術一筆撇開上文卻故作詰問之詞以見道無定在而實無所不在神聖明王皆關運會而生而道統亦賴以維繫降卽維嶽降神之降出卽山川出雲之出道在生初人所難窺聖有所生生而爲聖人也大宗師是已王有所成其爲王道也應帝王是已兩箇有所字正指一之所在一者道

沙之筆使人豁目爽心。

循本云以

天為宗三句。總說天

人神人至人也。兆於

變化方說到聖人。以

仁四句。乃聖人變化

發見之功薰然慈仁

句。方屬君子說。至養

民之理也。句止。○其

之根柢原是箇渾淪樣子。任你神聖明王都是與天為一。與道

為一。所謂天下莫能破也。百家紛紛割裂。只是未曾窺見源頭

○不離於宗。在天為宗動。在人為宗師。謂之天人。人而天也。不離於精。道之謂。

之神人。不可知之謂神。是第二等。不離於真。真宰內充。謂之至人。至者極也。太極皇極皆至極也。是第

三。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見於變化。謂之聖人。大而化之謂聖。

為字有功夫在內。是第四等。此上雖分四等。其實合而為聖人。聖人已是無上境界。而猶曰希天。添出天人神人至人。為道之渾然

莫名者。劃出界限。以三者列於聖人之上。猶之太極之先有無極也。○郭註。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不離離字。力智反。○林

註。因名而疏其義。故不同也。○陸註。皆原於一。一者道之宗也。亦道之精也。道之真也不離此三者。則有是名。名不一而原則一。皆

以天之賦於人者為宗。以人得乎天之明德為本。以本乎天率乎性之道為門。天人神人至人。非不變化而尋之。莫得其兆也。兆於

故一二三四逐一逐二討分曉也相齒相序是也。以事爲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庫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爲意者先良覺獨使皆得

變化乃爲聖人。聖人則備得仁義禮樂之全積中而發外也。按

爲字是聖人實際若止說上三層則無從著手恐落空虛也。上三層是聖人頂上圓光下一層乃顯出莊嚴寶相。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君子皆有功用可見但聖人不落邊際。祇盡乎人而已是第五等。郭註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行下孟反薰然温和貌。崔云以慈仁爲馨聞也。林註

以上俱就治心言。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起下內聖之道。法度爲分別以名聲譽爲表著以參法同異

一作操以操文爲驗也。以稽爲驗也。宣註謂稽考所操而決事也。爲書爲徵驗也。信也。音姬考也。辨事之從違核才之優劣。宣註謂稽考所操而決事也。爲

決定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然可數毫無所難此更爲粗迹矣。胡註俚語淡宕得妙。陸註若夫天下之民薰然沐其慈仁則本天之積老弱孤寡爲意德以行王道者是謂君子立之以法爲人之分限正之以名爲人

之表率事有參考則有驗而非虛理有稽察則可決而不惑。百官以此相齒。以上四者爲次序

是第六等。宣註

所養也民
之理者治
民之道也
以上說君
子。
林註名法
參稽則就
治人言起
下外王之
道。

百三十三

官職止是
四者之迹
以事耕為常業以衣食為主蕃滋息生畜牧藏積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此庶民謀生之計是第七等末二

及之。郭註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按循本與陸註將以天為

宗三句屬天人神人至人以變化以下六句屬聖人以薰然慈仁

至養民之理句屬君子只分作五項人說亦自賅洽而宣註分七

項與郭註以仁義禮樂屬之君子同一意境今以郭本為宗而諸

並存焉。
劈分七等人作箇榜樣天人神人至人純乎天聖人則盡人以

合天者也老莊立言往往超乎聖人以上見得聖人雖以天為

宗尚在道德上著力變化上用功不若上三等人之渾然無迹

不見所為也然聖人備道之全體廣大精微仍是與天為一若

仁義禮樂祇屬道之散見者。得其一端，僅為君子。與聖人境界

又自不同。至百官止，是刑名之迹。庶民自安耕鑿之常，雖皆道

之末務，亦在方術之中。推到此二層，以盡其類，可見道無不在

匯其全，直窺真源妙境，竟其委，不遺鶴渚鳧汀也。

○古之人其備乎。天神至聖，乃臻全備。○郭註：古之人，即向之四

胡註：因道術無乎不在，皆原於一故，精粗本末，無不兼該也。配神明，醅天地。醅字活用，復還

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本然之數，係於末度。係字妙，維係也，謂末之係於本

者。○郭註：本數明，故末不離。○宣註：本舉而未從也。六通四辟，同大小精粗，其運以道無乎

不在。郭註：所以為備。○宣註：又括三句，所謂備者如此。○胡註：惟其備於身故能廣運也。其明而在數度者

林註：頓句。○宣策。循本古之人以下，說古之道術。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

可至... 卷下... 雜篇... 天下... 六

王荆公曰先六經而後各家莊子豈鄙儒術哉陸註莊子此段稱述帝王道教精微博大分明將夫子所訂六經指數在此真見得美備之極無庸更分支派再贊一辭無如聖賢不作

承上本舊法世傳之史舊法世傳於史册尚多有之郭註其在數度而可名者雖多有之已疏

外也。宣註古人之神明不傳其可見者有三墳傳於後。世傳之史是一項。史家所由傳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儒流仕宦兩種人李奇縉紳之縉多能明

之傳者傳其迹耳明者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詩以道志道言也又同書以道事禮以

道行平聲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扶問反。宣註此六經又是一項。士

謂註明六經其數六經中皆有可舉之散數散於天下一物一名不全不備而設陳列於中

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稱道無常故曰時經史已屬陳迹至百家第據其散數以傳又道之

微乎其微者也。郭註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宣註此散數又是一項。百家所由傳參用活筆妙天下大

亂承百家說下。郭註賢聖不明其道益晦。郭註能道德不一用其迹而無統故也

故說紛起

竟至道術

大裂所以

自己亦高

言放論不

嫌汪洋自

恣索性飲

醉人以酒

庶幾賡而

思反也外

間疑其非

聖及委曲

而不引附

常經者皆

莊子所不

受也

陸註之言

後世之方

言道德者各持一說

郭註百家穿鑿

天下多得一察焉

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端自以為是此種人最多一

察猶言得一偏得一術也

以自好

去聲自喜也。郭註夫聖人

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

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譬如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設喻言一察者不過如此

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

長。平聲彼此亦不能相通此百家屬技藝說

時有所用

又譬言各適其用所用無常也。郭註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承上百家眾技而言。郭註故未足備任也

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

判析各用其一曲所謂不該不徧也。至全者本非可察而欲於判析中察其全

必不可

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

去聲

神明之容

納也又容止。宣註判天地之美三

句知之也寡能配於天地之美二句不

是故內聖即外王即之道

術諸子百家俱包括

在中皆以

一察自好

者所謂一

曲之士也

若判之以

天地之美

析之以萬

物之理察

之以古人

之全則其

說福小諛

淫鮮能備

天地之美

稱神明之

容者遂使

闡而不明鬱而不發

郭註全人難遇故也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

為其所欲即是

自以自為方

自成一家之方術連上作一句。宣註申上一察自好句。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

不合矣

百家競逐於末流如江河日下必不能合於內聖外王之道。歸震川曰先用淡墨

後世之學者不

幸不見天地之純

羣言淆亂判之析之察之而天地之純樸不可窺矣純即一也

古人之大體

會古人之全。郭註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註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

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宣註傳至百家去古遠故接來反覆致慨末句帶起下文似不用力而筆力千鈞

陸註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口鼻皆有所知而不能相

通百工技藝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偏不過為一曲之士而已此段總論其害後文乃歷敘諸家假道術而流為方術之異

循本悲夫以下皆傷歎之詞。宣註精粗一貫本末相該此古人內聖外王大學之道也乃精微本末不可言傳後學但得其粗者未嘗以自

之道幽閭
溼鬱由是
天下皆各
挾小知辯
以求勝嗟
乎遷流日
下後之學
者見問愈
紛趨向愈
歧誰復反
而求之六
經道術盡
裂矣觀此
可知堅白
同異之流
大爲聖道
之害莊子
著書以抑

據則愈趨愈遠矣。史家據其典冊。士子據其六經。百家據其散數。嗚呼。至於百家。尙可言乎。其始未嘗不本於古今之支流餘裔。而濫觴不止。分爭乖隔。此莊子所以深歎於割裂之禍也。此以上段落。雖分作三節。總是全篇之一大冒頭。以下乃詳列諸家。見道術將裂之故。

此段特提古人大道之學。必舉其全。正爲百家之往而不反者。深致其慨。首句破空而來。文情搖曳。配神明以下。見本末度數。精粗大小之無所不徧。一運字乃道之樞紐。所謂得其圓中以應無窮也。然古人大備者。不可以言傳。經史之所載。世有掌故。治亂興衰之理。反覆詳明。皆古人之陳迹也。經史且不可據。況欲據其散數。自成一家乎。天下大亂以下。承百家之

之其心不
如揚哉
宣註莊子
胸中有體
用透徹之
學所以起
處使將神
聖明王一
問一答此
處又點出
內聖外王
四箇字來
嗚呼內聖
外王之道
自伏羲以
至孔子又
子之談道

流弊而極言之。一察自好。正是裂道之根。耳目鼻口之不能相
通。百家眾技之各異其用。橫插二喻在中。爲不該不徧者。輕輕
點醒。有烘雲託月之姿。此百家眾技。乃指技藝而言。借喻百家
之學。非指學術也。趁勢接入正文。一氣趕到末句。遙吟俯唱音
節蒼涼。極官止神行之妙。天地自含其美。判之則傷。萬物渾融
其理。析之則離。古人統匯其全。察之則隘。三者皆分裂大道。固
於一偏者也。百家之學。競逐末流。而內聖外王之道。日以就湮
舉世滔滔。各爲其所欲。真如逝彼大海。永無還期。此莊叟所慨
然而悲也。臨尾結出裂字。一落千丈。有崩雲裂石之音。

至矣。

許石城曰

蓋道以淡

泊為宗，儉

嗇為寶。

陸註每段

飄然而起

排數而下。

有雲垂海

立之勢。

胡註儉約

勤勞，不過

備一格而

已而墨子

為之過於

其道雖順

其道實徇

乎已也。其

不侈於後世不務奢侈不靡於萬物不為靡費不暉於數度不

光華以制作言。郭註勤儉則疾，故不暉也。以繩墨自矯郭註矯厲也。○宣註處已以

此因世之尚華靡而失其真，乃以繩墨自矯其弊。而備世之急郭註勤而儉則財有餘而

此儉約勤勞之教也。林註不侈急有備。○宣註應人之窮

三句言其儉，繩墨二句言其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每段先

然後落出治方術有倒聽楓葉背指菊花之妙。循本不侈句不點道術

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句不以萬物為靡麗也不暉句不以禮樂數度為暉曜也。繩墨句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備其急務

而不為不切之事也。古人道術固有濶樸如此者。墨子方術未嘗而無所

本也。墨翟宋大夫尚禽滑釐墨之聞其風而說之悅為之大音太

放此過已之大如循過甚舊作順。○此種道術已屬一偏，乃為之而又

註不復度眾所能也。循本墨翟之徒獨聞此說而喜之於所以其道實徇

繩墨自矯者則力為之而至於太過於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固乎已也

瑕疵已於無意中脫

持己見。惟恐少違。而無不大循也。○宣註。大任。作為非樂。命之曰

出不俟下文貶抑而

節用。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以儉素為教者也。非樂者。見凡所作為。止務節儉。皆非有可樂之事也。一說樂是制樂之樂。言不順

先見矣。解大紳曰

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也。故下接以生不歌。死無服。及咸池大章等樂名。生不歌。死無服。養生送死之

生不歌死無服不惟

省。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鬪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

無罪亦與莊子何別

餘。故以鬪為非也。已。其道不怒。刻苦。又好學而博也。不異。博不求

其所以不可處者。其

名。○郭註。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也。宣註。求與物同。不與先王同。異乎古。所以為異

意也。若固不若莊子

端。毀古之禮樂。以為侈靡而毀之。○郭註。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

也。陸註。古者

承上汎愛二句來。不與先王同二句承。上作為非樂二句來。○宣

有樂以樂生。有禮以

註。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等篇可證。○陸註。此數句總言墨氏大旨。主於兼愛。而以鬪爭為非。其道親疏一致。無可忿怒。又好學而兼治。且博辨而旁通。似乎不異於古。實不與先王相同。以古之禮

送死如此。樂為費廣用奢。一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

可立異處。鋪敘中極。有大漢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樂名。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有斷制。胡註固不。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平聲。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

愛已放輕。此句極妙。獨生不歌。承上。帝七句。死無服。桐。易朽。棺三寸。言其薄。而無槨。儉其親。以為

正與下難。獨能任意。相照應。法式。承上。禮七句。以此教人。恐不愛人。非人情。以此自行。固不愛已。太自

須本教人。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敗墨子道。墨子是自成一

以薄恐非。所以愛人。家者天下從其道者。至今未廢。郭註但非道德。雖然。此一轉。亟

然他卻自。盡致。宣註。言我固論之如此。亦未足遂廢其教也。雖然。此一轉。亟

行以薄。同。歌而非歌。宣註。人不能無歌。而墨。哭而非哭。從

未嘗愛已。禮添人哭。樂而非樂。三者皆出至情。非是果類乎。欲博不異能乎。郭註。雖獨成

泣一層。樂而非樂。三者皆出至情。非是果類乎。郭註。雖獨成。雜篇。天下。

非之者不
至敗墨子
道此解於
固字甚有
體會
胡評曲折
伸縮極有
情致
林註此段
文法繚繞
如千千古
木藤蘿盤
曲不可名
狀
陸註稿當
作囊囊相
盛飲食之
器也九者

物而不類萬物之情。○官註言雖未敗其道。究之
矯強不似人情也。○胡註輕著一筆。如燕尾點淡
其死也薄。桐棺三寸。其道大嚴。音恪。郭註無潤也。○宜註卵空也枯
兼利。

使人憂使人悲。皆拂其性。其行難為也。強人所難。恐其不可以為聖人

之道。郭註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其自墨子雖獨能任。音壬以道術自任也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郭註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也。○循本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

人情乎。殷朴也薄也。墨子稱道曰。又引墨子論道之言昔者禹之湮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

自操槁。音杲盛耜耒頭鐵破土之囊耜土之具而九同糾雜天下之川。糾合而錯雜

之使川道縱

聚其流而橫相入。腓大無腠。小脛腓足之近股者。無毛。僅存皮骨。沐甚。同疾。風櫛疾雨。

之江是也。雜者播其支而散之。如疏九河是也。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宣註：禹之行所無事也。郭註：禹為三王之首。墨子特引之言王道正如此也。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屨。同屨。木曰跂。屨曰躄。躄同。屨與躄同。為服。二

言其儉也。陸註：服謂事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此極言其勤也。郭註：謂自苦

極。理之至極者也。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郭註：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宣註：三句乃墨之戒其徒。陸註：翟之援古立法備世之急者如此。

相里。相息亮反。里名。勤也。姓相里。名勤。之弟子。五侯。弟子名。或曰五等諸侯也。之徒。十字作南方

之墨者。苦獲人。已齒人。鄧陵子。人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墨

郭註：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適。故於墨

天下

之中又相與別也

宣註奇與耦本別而

曰不忤強辯也

宣註以上其徒之流

派如此集註誦法

墨氏不一其人而未

流又復分門別戶倍

同背譎詐也乖也不

亦通

經而立說尤加倍詭譎不同於墨子異端之教始則相附繼則相傾相謂別墨師墨而又求異於墨

別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彼此相攻以綺同奇偶同耦不忤之辭相應去聲彼此

各成其黨兩相附和奇耦者對待之形也一唱百和如響應聲以巨同鉅子為聖人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巨

子若儒家之碩儒。郭註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為之尸尸者主也奉以為別墨之主。宣註欲尸祝之

冀得為其後世欲承其宗派至今不決絕也久而傳之不絕。郭註為欲係巨子之業也。陸註相訾

毀異己者也相應附和同己者也。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推為聖人皆願以之為主冀得為後世傳道之派然而或信或否

至今其論不定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其行則非也為之太過。胡

評照見心膽之言使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

相進而己矣進尚也謂有進於是也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矣亂之上也郭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陸儼山曰
詞語何等

頓挫

陸註將使

後之學墨

者自苦之

極而益進

於苦夫墨

子甘於自

苦而不改

真天下之

為好者也

彼其心方

將求之而

恐不得也

雖枯槁其

形骸不以

為疲而舍

○宣註治去
上最也。治聲之下也。郭註。任眾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宣註。下末也。言亂天下之罪多。治天下之功少。

此節斷雖然。此一轉。又姑子之下。例擒之。雖然。二段均是一樣機杆。墨子真天下之好。上聲也。算得是。

○郭註好呼報反為其真好。將求之不得也。求之近今且不可得。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宣註。猶言齊國之。

士以仲子。為巨擘意。雖枯槁不舍也。猶堅持焉。以成一家之說。郭註。所以。為真好也。宣註。枯槁二字讀斷。言人。

不以枯槁。而背之。才士也夫。以才許之。其不足於道可知。郭註。非德也。宣註。一轉連贊四句。下四也字。一夫字。津。

津如不勝口。胡註。輕擺慢撻撥復挑。妙境傳神。亦復爾爾。林註。才士二字。寓褒於貶。墨子一段。計共五百餘言。層層貶駁。忽於。

段末。叫轉數語。煙波無盡。又不作說煞語。蘇子瞻范增論。全從此處脫化出來。人都不覺也。宣註。詳列諸家。每段先用數語。劈空。

引起。下乃舉其人。以實之。蓋特作峭逸之筆也。第一段引證。

承道術將裂句。詳列諸家以實之。五大段陡起陡落。陡轉陡結。

可產厚小扁圖卷一 雜篇 天下 三

之其口才
固有大過
人者謂之
有道之士
則非也謂
之才士夫
亦可以無
愧也夫稱
爲士正
訕笑之此
方術之至
易窮而難
通者也
宣註墨子
己是一偏
之教乃其
徒又有若
干流派道

有排山倒海之奇。每段首各自提明道術。如烏絲界畫。經緯分明。令閱者瞭然在目前也。墨翟是極有才具之人。故以冠諸方術之首。而將墨之弟子禽滑釐陪說。又分出別墨一種。見其徒黨雖多。祇成爲墨子家數。去侈靡而歸之於約。斂光暉而歸之於樸。刻苦勤勞。此正道術之所在。劈空引入。不必定屬墨禽爲其尙屬道之一端也。至聞風說之以下。方切指其所爲者。以實之。非樂節用。是其立說之偏。汎愛兼利。是其立心之苦。毀先生之禮樂。而不歌不服。既不近乎人情。襲大禹之憂勤。而無胙無毛。亦非所以自愛。至於分門別戶。誦墨經而倍譎其詞。墨之道

術焉得不
裂末一轉
特品爲才
士恰合等
稱似此著
筆心地既
寬限界又
大未句一
放掉尾無
限神情

或離而或就墨之名愈出而愈奇意則是行則非不師其意而
偏師其行雖節儉終遠於王道亂之上治之下欲以圖治而不
能止亂卽胼胝何補於生民詳寫墨子爲裂字立竿見影抑揚
宛轉極盡文情末用雖然一轉筆筆放鬆特許墨子爲才士才
具之長祇以成其道術之誤四也字一夫字傳出絃外之音。
老子亦是儉約而寬容不削所以謂之博大真人墨子去侈靡
而遠乎人情其去老子更遠矣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逆於眾宣註無世俗之累故不以物華自飾

林註不累不苟且於人故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各還其分而
不飾故以不忤害於眾

情欲寡淺為內不苟

不伎故以禁攻寢兵

為外。宣註看來

斬文所涉甚淺亦不

甚行於世莊子大半

抑之轉於處亦止淡

然。胡註心本

無可方物而令強為

之形容心本無可名

止。所願止此不欲望有餘也。以此白心。自奉薄而救世殷以此明。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陸註不負累於世俗不緣飾以接物不苟且以待人。不

有餘以此自白其心。古之道術固固平易如此者。宋鉞音堅又尹文二人皆宣聞其風而

說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峭作冠象之以表其

接萬物。與物相見以別善惡宥并包為始。第一著也。郭註不欲令相

分其等差而寬以圖之也。語心之容。語去聲形命名也。之曰心之行

用也。誤體為用。則役於外。以聊崔音而郭音餌司馬云色厚合驩。意合則歡。

肉。膈煮也。人雖不歡而強欲與之相郭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為物主也。以調郭註聊令合調

之合意。請欲置之以為主。郭註欲人皆置心之行以為主。陸註

言而今強

名為心之

行如下文

以彌合權

鉅文便謂

為心之德

行是也

陸註救關

止戰所謂

彌而調之

其接物也。首在別之。使不相侵。通宥之。使不苛。苛急。命之曰心之

行。以墨子節用。照之當亦。是二子篇名。蓋以人第知有躬行。而不

知有心之行。故著書以語其心中。寬平之容。以心行。命篇用以煮

合人心之驩樂。以調劑海內之民。使天下之人。皆知以別宥為主

見侮不辱。即犯而不校。意。郭註。救人之關。二句所。禁攻寢兵

救世之戰。二句所。以此周行天下。皆心之行。所。上說。音稅。用。下教

用以。雖天下不取。不用。強上。聒音括。強。而不舍者也。郭註。聒調之

馬所謂。故曰上下見厭而強。上。見也。見音現。強自表見。又如字。見

色厚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上。見也。見音現。強自表見。又如字。見

外意多。上下見厭。自為則疏。郭註。不。曰請欲固置。言必欲置之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為去。宣註

過脈有蜂
腰馬迹之
妙又於上
下格調一
變此古人
非今人所
知也
胡註己不
必活而傲
救世之上
之為己者
即上文白
心之意也
讀此段文
字須逐步
揆跌玩其
頃細迂歎

是宋尹見解喻自為之不須多
也。郭註斯明自為之太少也
先生恐不得飽也。憂天下之不得
飽正見其弟子雖饑不忘天下
弟子自稱也。日夜不休此句又
是斷詞曰我必

得活哉
言我豈圖自活哉天下皆飽我又何
妨於饑。郭註謂民亦當報己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救世者不暇自為豈以我之獨活者傲彼救世之士哉正見其自
為太少。郭註揮斥高大之貌。宣註圖欲以活民命傲彼救世
之士耳。述其辭一。陸註彼雖自以為能平物我然其為人之心
則太多自為之心則太少推其心直以先生待人而以弟子自待

若曰但欲得備一人之飯足矣所恐者先生不飽若弟子則雖受
飢亦不敢自為謀而忘天下也其不忘天下之心直徹日夜而不
少休若曰我豈必自求生活哉我豈敢遜迹偷安

思以山林高寄反傲乎救世之士而謂少介節哉曰君子不為苛
察仍用宋文語一面行一面說

務寬恕也根不苟不忤意來
不以身假物盡己之力而不假借
於人根不累不飾意

郭註必自出其力也宣
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氣象纔足。謂所學無益於天下。不足以活民命而致安甯。雖曰明之不如其
以盡其妙。已也。上二句是複述宋文語。此二句是就其語而申其意也。郭
林註。此七句指情欲也。不如已。不如不明也。蓋紆文之意如此。述其詞二。以禁攻
寡淺之齊。即所謂白心之言。陸註不為詩察。心有容也不以身假物。物之可以養人者。不假以自養也。設有以此為無益於人者。則謂其所見之

謂所學無益於天下。不足以活民命而致安甯。雖曰明之不如其

已也。上二句是複述宋文語。此二句是就其語而申其意也。郭

林註。此七句指情欲也。不如已。不如不明也。蓋紆文之意如此。述其詞二。以禁攻

寡淺之齊。即所謂白心之言。陸註不為詩察。心有容也不以身假物。物之可以養人者。不假以自養也。設有以此為無益於人者。則謂其所見之

寢兵為外。外以救世。繳上以情欲寡淺為內。內以寡欲繳上。其小

大精粗。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過人我之養畢足而止。無關至極也。此四句是莊

子論定宋文。郭註未能經虛涉曠。行下孟反。又如字。胡註不

用抑揚褒貶而神情自見。宣註雖然一轉。亦算一放。然末句卻

不甚贊。看他各段分寸。林註結尾不著斷語。蓋斷語已在前面

帶出矣。詘然而止。格法一新。陸註此方術之近於兼愛者也。

此段摩寫宋鉞尹文。亦總冒數語。閒閒引入。看來二人身分。不

過廉靜寡欲。以此白心。委曲徇人。急於救世而已。雖曰道術有

在於是。究竟心馳於外。不能涉曠經虛。故其行適至是而止也。

明不已若也務以此止闕務以此寡欲其學之大小構粗己盡而其行亦適止於此言外見聖賢學問大則參贊位育小則日用常行精則性命淵微粗則事物器數固不可以兼愛爲人益

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藐然高寄何嘗非矜奇炫異之心不曰心之體而曰心之行與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迥別以聃合驩強人所厭聞者而欲與之相洽卽下文所謂聃而不舍也請欲置之以爲主則心之應物無窮而我之救世者亦不暇給以此調和海內周行天下道術安得不裂其爲人太多二句判定宋尹祇覺卑無高論五升之飯自奉不嫌於刻苦忍饑以濟天下亦猶墨子之摩頂放踵有所利而爲之也篇內多敘其自述之詞一種堅僻神情迂猷口吻畢現毫端細玩之令人失笑其道術已可想見矣莊子雖不十分貶駁亦無甚贊美之言蓋視二子

之也而二
子所知所

行止此猶

未免為一

田之士也

循本易平

坦也決然

無主者遇

事決然行

之而不先

立主意也

趣物不雨

者隨事而

然不生兩

意也

宜註以齊

萬物為第

不足為重輕也○第二段引證

○公而不當。丁浪反。崔本作易。坦而無私。決於己而不

註。二句各自任也。○宜趣物而不兩。有定趣而不為兩可。○物得

註。決去係累而無偏主。偏黨平易而無私曲。決於己謀而不自主。趣於外物而不兩。歧決

然無主。承公而不黨。句。趣物不兩。承易而無私。句。兩者如作一事。又生別意。便是兩心。不顧於慮。多思慮則不謀於知。則陰謀求勝。於物無擇

任物之來。與之俱往。此坦蕩圓通之教。○陸註。古者時措之宜。付物無心。固有若此者。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音蒙。人田駢。齊人遊稷下。慎到。名聞其風而說。悅之。齊

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能覆能載。陪下能包。覆則無須載。載則無須覆。包則無須辨。言不能分別也。如下二

雜篇 天下

一著

許石城曰

蓋道有廓

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

應

循本不徧

不至道未

全也歸之

道則無遺

失矣此所

謂齊也

宣註冷者

清其熱汰

者去其濁

胡註言無

論知與不

知皆將薄

句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一例齊之。陸註道無不該而細

不能兼可知物物各有可微曲折不能先事而辨如覆載之

不可無容預設以成心矣皆用乃徧一經故曰選則不徧選擇則不能周教則不

至任天乃至。郭註任其性乃至。宣註無道則無遺者矣道則無遺者矣若以

類乃至有可教則必有不可教者故不至道則無遺者矣道則無遺者矣若以

不可包是故慎到曰字以下是述三人之棄知智去上屏知棄知智去上屏知

括無遺矣是故慎到曰字以下是述三人之去聲已巧去去聲已巧去

已而緣相緣不得已如不得已冷猶聽放也一云猶沙汰也謂沙已而緣相緣不得已如不得已冷猶聽放也一云猶沙汰也謂沙

見而緣相緣不得已無成心也冷猶聽放也一云猶沙汰也謂沙見而緣相緣不得已無成心也冷猶聽放也一云猶沙汰也謂沙

汰使之冷然也諸解皆作冷汰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冷汰於物猶言遇事灑脫也。胡註冷則灰心而不起念汰則淪落汰於物猶言遇事灑脫也。胡註冷則灰心而不起念汰則淪落

而不求用汰於物言欲超平以為道理以冷汰為道理所在以為道理以冷汰為道理所在

語意清妙萬物之外以為道理即下塊不失道意以為道理即下塊不失道意

之知不知知而自將薄少也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如果稍露其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如果稍露其

言知不知處不知將薄少也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如果稍露其言知不知處不知將薄少也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如果稍露其

思有以中傷鄰謂介乎其側者。郭註謂知力淺不如任其自然知人亦嫉而思有以中傷鄰謂介乎其側者。郭註謂知力淺不如任其自然知人亦嫉而

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

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

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

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

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故薄之而又鄰傷焉。循本知不知者雖知止作不知薄與鄰皆知人亦嫉而

之若待知略也。若累知，奚音奚說，髀音科。又戶寡反，誤髀不正貌，謂俯仰傾

而後近之，則必有累傷。言文恥也。髀音科，又戶寡反，誤髀不正貌，謂俯仰傾

則傷之矣。狹邪。無任，無所施任。宣註：圓而笑天下之尚賢也。賢者以任事

正於物無也。轉無定，不任職事也。而笑天下之尚賢也。而見笑於謔

擇與之俱。課此以下，皆莊子就慎到之言而推論其道術也。郭註：不肯當

往意，慎到其任而任未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王云：雖謹

之言止此。郭註：非天眾共之，則無為尚賢，所以笑之也。縱說無行，略不為行檢，而非天

下之大聖。以聖人之行，不踰矩者為非，皆所謂傷之也。以上推推

欲壞其迹。使眾不徇柔拍，拍之。音綴，圓轉滑。斷，削去繩墨。與物宛轉，四者皆與物宛

也。胡註：推而拍之，輓而皆刑載者所用。宣註：推以自柔拍，以應節。輓去圭角，斷去牽制也。

斷之。推舍是與非，不執定。苟庶可以免，庶免不師知，智慮不知。如前後倚

通作槌。陸註：拍搏前之與後，曙目恣然，以苟免當時之患也。委巍然立貌。而已

陸註：拍搏前之與後，曙目恣然，以苟免當時之患也。委巍然立貌。而已

土也。如以前之與後，曙目恣然，以苟免當時之患也。委巍然立貌。而已

陸註：拍搏前之與後，曙目恣然，以苟免當時之患也。委巍然立貌。而已

土也。如以前之與後，曙目恣然，以苟免當時之患也。委巍然立貌。而已

陸註：拍搏前之與後，曙目恣然，以苟免當時之患也。委巍然立貌。而已

可字字小言 雜篇 天下 三

惟拍土言不堅確也

較圓也較斷利去圭

角言無廉隅也但與

物推移不管是非苟

免當時之患一切付

之無心不用知慮也

過而即忘不記前後

也巍然蓋疏忽大略

之意胡註替他

矣。不倚著於一邊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推曳二字妙所謂隨人俯仰而不罪於人。郭

註所謂緣。若飄風之還。音旋。回環。若羽之旋。羽自空而下。若磨。木

反石之隧。磨之旋也。其隧道圓轉而屑物皆形容宛轉之義。隧。回也。一讀至全字絕全而無非。磨石所碾。麤細全在人。其

德全無非見真時言其無心也。宣註三句正全身。而無非動靜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光景極形容其不得已也。全身。而無非動靜

無過未嘗有罪。全則在己。人無可非。動靜隨人。自是。何故。問何故。居無過。無非無過。則可免於罪戾。如此。

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木知自為表著。無用知。智之累。動靜不離。去聲。於

理是以終身無譽。既無譽。則人與我相忘。何有患累。郭註。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林註。無咎所以無譽。敘事

中忽推原出一層。文情飛動。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推原慎到之意。一毫不。用知識與頑然不靈者相肖。乃已。以賢聖為著迹而去之。另是一意。孤癖處。郭註。唯聖人然後

原諒絕妙
談諧

按老子以

柔道全統

是精理非

若慎到之

柔弱而無

骨幹也

胡註單是

豪傑笑他

可見庸流

已被他瞞

過也

胡註此四

句皆豪傑

笑之之詞

陸註因瞞

亦然亦如

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陸註。天下唯無知之物。不能建己之意。用己之知。動靜因人。不自中理者。亦不自悖理。無可稱譽者。亦無可毀謗。故但能無知如物足矣。何必務為賢聖哉。一派柔道。舌以柔全。此其學已。近老氏。夫塊不失道。慎到之道。只如土塊無知也。妙語解頤。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宣註。是直如土塊無知。方不失大道也。胡註。慎到之道如此。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去聲。而至死人之理。死則無知如土塊然。郭註。夫去知任性。然後

神明洞照。所以為聖賢也。而云土塊乃不。適得怪焉。但為詭異之

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趁勢接入田駢彭蒙。蟬聯

而已。以上敘慎到詳。林註。田駢亦然。而下。穿插入妙。與史遷合

借他人口吻作斷。格調又變。傳體相似。胡註。少陵詩能。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言之教。田駢

添老樹丹崖。裏句法似之。道。而所學出於彭蒙。三箇人合為一家。文

心亦融成一片。郭註。得自任之道也。彭蒙之師曰。彭蒙不自

言而引其

惟篇 天下

慎到也蓋

田駢師彭

蒙固以不

教為教者

也彭蒙之

師已謂古

昔有道之

人不外能

濟萬物至

於無是非

而已故選

傳至慎到

皆以塊然

為道也

由慎到而

溯彭蒙之

師其風窳

師說蓋道術之裂不自三人始也

古之道人

得道之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只亦

是老莊唾餘何如道德之不可名毀譽兩忘而其風窳

音或穴內

之風時或

化之言精妙入神。郭註所謂齊萬物以為首

其風窳

音或穴內

一至似有似無微之至也。郭註音然。郭註逆風

惡鳥

可而言

道之微而難窺非言語所能測。宣註風向不可窺況可言乎胡

此常反。彭蒙常自其人不見觀。一作人不聚觀蓋不見有可是可

而己故選註不順。而不免於觚。同斫有意泯去圭角便非道之自然。郭註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蹇。是不免於非。究竟似是而非。以上

蒙田駢慎到不知道。一總斷結名次倒捲而上筆力甚勁。郭註

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又用一句掉開輕輕

雖然而有聲也。一總斷例擒之。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許以聞道詞意極有

然而有聲也。一總斷例擒之。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許以聞道詞意極有

然而有聲也。一總斷例擒之。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許以聞道詞意極有

然而有聲也。一總斷例擒之。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許以聞道詞意極有

已別成一
家之言惡
可更進以
他說惟是
理然無知
常反生人
之情不復
會聚事物
而觀其不
齊之致以
爲行所無
事而不免
於斷斷以
致全無圭
角也夫道
固有因物
對物而無
心者原非

斟酌言概之於未聞道者。自當有別。蓋節取之詞也。○郭註。但不
至也。宣註。三人皆與聞乎道。但非道之至耳。一句掉放。有絃外音。
此段亦用數句引入。蒙駢慎到。齊萬物以爲首。三人同是一樣
本領。與齊物論意境不同。彼是命物之化。而純任天然。此是有
意於齊。而不能無物。雖曰道在於是。亦祇見其一偏而已。敘慎
到最詳。而彭蒙田駢從略。不獨文法錯綜入妙。亦見二人之行
事議論。與慎到無殊。敘一面而兩面都到也。棄知去己。本是道
之進境。病根在一意徇人。而緣於不得已。冷汰二字。著想甚奇。
是極力屏除物欲。非自適於清虛之境。與天爲徒也。果能如南
郭子綦之心。若死灰。何必更清其熱。果能如藐姑神人之肌。若

與物俱塊然一物也故其所謂道者非道而其所謂是者非是也。三子學本黃老而莊子云其所謂道非道則莊子之非宗老氏明矣。然則三子者皆可謂不知道者也。然亦皆嘗聞於

冰雪何須更去其滓。看他開口掃卻知字。而歸到不知。以不知者自晦。正恐以見知者受傷。專主圓通之論。非至人所謂知止其所不知也。賢者果於任事。而謏髀之徒笑之。大聖精於制行。而縱脫之士非之。皆所謂薄知而鄰傷之者。惟有椎拍以泯其形迹。輓斷以去其圭角。宛轉相從。乃能不傷於物。其用心亦良苦矣。不執是非。則無可否。不師知慮。則無趨避。不知前後。則無將迎。巍然獨立。非中立不倚之全神。乃其塊然獨以形立也。看下面推而後行五句。均從宛轉二字生意。真覺心如轉轡。筆如旋牀。有化工肖物之妙。無非無過無罪。皆由終身無譽。郭註患

因物付物之道特行之稍過耳猶愈於偏執已見以爭辯是非者也。此其方術又視宋尹爲更奇。宣茂公曰：教慎到詳田駢止一句，又學於彭蒙彭蒙又止引其師說詳畧之問，卽此。

生於譽二語極爲透徹。引慎到之言至此已盡。下是莊子揣摩慎到意境而推其所至。必如無知之物方肖其神。一切賢聖功能概歸無用。塊不失道。舉一冥然無知者以相況。冷雋非常。讀之令人絕倒。豪傑笑之。何況賢聖。非生人之行二句。正申明塊字義。接入田駢亦然句。手法輕妙。倒縮慎到。側串彭蒙有飛絲結絮之奇。上文爲慎到添毫卽是爲駢蒙寫影。故田駢祇用亦然二字盡之。學於彭蒙祇用得不教三字盡之。便已包括一切前妙於詳。後妙於略。此畫家疏密相間法。文之通於造化者。方悟此變化神明也。彭蒙不自言而徵引師說。又如繪水者平添。

可見彼也
斷例斬然

甚嚴掉放
處又止一

句。文法甚
通。

按此三種
方術墨子

是異端中
一大宗宋

尹慎到田
駢皆卑卑

無足道者
三者去老

莊甚遠與
惠施並黜

陸註無有
者道之本

遠樹繪山者淡抹微雲皆從旁著色借襯本文耳莫之是莫之

非仍是齊萬物以為首見解其風竅然喻是非之起義甚微如

穴內風偶然一過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彭蒙尊信師言漠然無

所見於世終是與物宛轉形迹未能盡融自以為道在是矣而

不知其非也斷定彭蒙而田駢慎到可知未用雖然掉轉仍放

活筆輕輕一縱方說他不知道旋以聞道予之機趣環生有蟬

曳殘聲之妙○此第三段引證

○以本為精以物末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注焉不滿酌焉不竭何待於積○郭註寄之天

下乃有餘也○宣註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已澹然獨與神明居繪出老子頂上圖光古之道術

也以本為

精則以有

物為粗以

物為粗則

以有積為

不足是以

不滯於物

而澹然獨

與神明居

有在於是者

此玄虛無為之教也

關尹

關令尹喜字公度聃弟子

老聃

姓李名耳字聃過函關為喜著書十

九聞其風而說

悅

之建之以常無有

建之於無形。郭註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則常無有斯

明有物之自建也。按郭註有物即指

主之以太一

太始之初即有此一。郭

所謂不物於物恍惚中有物也

以濡

柔弱謙下為表

此便是老子一生本

領作用其表見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既曰空虛何以謂之為實蓋真常不毀運實於虛也

實即裏也對表字言凡有形象者皆有成毀空虛則不成亦不毀

陸註奉一常無有為宗是建之也太一即太始無為之初也務

極清淨是以為之主也一切虛空不見可競則表見於外者但濡

弱謙下而已然物之歸根不可見而物實不毀故其虛也正其所

所謂實者

以為關尹曰

關尹之言本出老子故先引之

在己無居

在己者無所留滯。宣註己無私主。陸註在己無

居虛也形物自著

形物自著

感物者畢肖其形皆空虛不毀之妙用。郭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

靈也惟虛故靈

形物自著

用。郭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

靈也惟虛故靈

形物自著

用。郭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

靈也惟虛故靈

形物自著

用。郭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

靈也惟虛故靈

形物自著

用。郭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

靈也惟虛故靈

形物自著

用。郭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

靈也惟虛故靈

形物自著

用。郭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

靈也惟虛故靈

形物自著

用。郭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

人先藏之。以待彼寂。然不動也。著。○宣註。隨物同著。○二句是不毀萬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著形於物。而各彰其理感而遂通也。下九句。皆本此。應若響。無心之妙用。○郭註。常無。音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

和。與物大。得焉者失。者不知所得也。○宣註。四句是常無有。未嘗

先人而嘗隨人。和而不唱。○宣註。自是關尹之濡弱謙下。○陸註。若水若鏡。虛靈之體。其

應若響。則虛靈之用也。若亡若清。虛靈之體。可自然而老聃曰。知

同。不可力慕而得。不為物先。常為物後。則虛靈之用也。其雄。守其雌。不鳴而伏。○宣註。為天下

其白。守其辱。潔而不自為潔。○宣註。為天下谷。主能受言。亦主能應言。如谷之虛。應而不藏也。

空谷傳聲。即此義。○谿谷二字。叶韻最響。字法亦新。○郭註。物各

皆虛而有。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

容之處。故勝自顯其非。遂知過分以治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

以比喻。即

循本辱。即黑也。取叶韻耳。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

所謂玄牝也

陸註常清以落後為

垢故不取先而取後

即受天下之垢也

物之有所藏而實者

其量有盡虛則無所

藏而其量無窮故不

取實而取虛則有餘

歸然特出之貌既有

如谿谷也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不先人而鳴也。郭註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曰

受天下之垢

地所以能載者藏垢納污而不擇於物也以上數句是懦弱謙下。郭註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人皆取實

不能無物。郭註惟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

已獨取虛

守沖泊以待羣實則虛也無

藏也

不藏於身而藏於天下

故有餘

天下共守之則人已各足。郭註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守

歸然

充足

而有餘

有餘二字重疊言之妙歸音偉獨立自足之謂

其行身也

行之於身非徐安

而不費

不耗神不竭智常任自然所以舒而不費。郭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

宣註徐則不先不先則少事

無為也而笑巧

巧者以有為自損無為則人含其巧轉晒彼巧者之勞以上數句是

常無有。郭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而任之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螻蛄尚知轉

矣無貴於工倕也

人皆求福

求其非分者

已獨曲全

有得於中無求於外。郭註委

可也

雜篇

天下

三

餘則從容順至理則常全故無
不迫而無所求福則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與物相忘故也。郭註隨物故

支詘之形求福也而轉以取咎已獨以無為而常得曲全
無所作為第曰苟免於咎可矣不求福也以上皆用韻
以深為根郭註理根乎太

也而常覺初之極不以約為紀守其一則無紛也故能綱
巧者之勞可謂淺也紀萬端。郭註去其泰也
曰堅則毀矣齒以剛折

擣而可笑郭註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逆雖水氣
○無赫赫無奕也至順則全逆逆則毀斯至正之理也
銳則挫矣鋒以利摧以上

之功深也數句是主太一。郭註
無紛紛之註進躁無崖為銳
常寬容於物自處有餘則能容物。郭註
不

擾約也考性而無所侵削
削削於人使人人各全其
可謂至極此三句是不毀萬物
關尹老聃乎莊子為老

為本根以子高足莊子以老聃為宗而以關尹陪說
省約為統用子字宕起下文以角津津有餘慕也
古之博大真人哉只就本體

紀蓋曰不上贊之低徊咏歎餘味曲包宣註老子獨無貶詞莊子之佩服者
深則堅剛深矣。陸註莊子之意以為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周公孔子固大

外落不約道之正傳至異說爭鳴各立異以為奇已屬老聃唾餘而愈出愈
則汎濫圖多愈多愈雜噫噫未已誰反而尋其源乎故因關老之說而更進

功而物之
堅者易毀
銳者先挫
故常寬容
而不侵削
老聃之道
有如此
合而觀之
諸家皆慕
古之道術
各欲立異
以鳴高若
高出諸家
而可謂至
極者其惟
關尹老聃
乎古有天
人神人至

之使知愈高愈奇不過方外之談。庶幾飽餐霞石者復歸而求菽粟。一切山菌野蔬俱在所廢耳。觀此自序具見維持正道苦心。不然直一無忌憚之尤。敢於非聖之書耳。應付祖龍久矣。按陸氏莊子雪一編於羣書外獨出手眼。此論尤深得作者之意。

五段內獨以老子爲正宗。而自附其後。是莊子推倒百家。標出廬山面目也。究竟老子於本體上渾然有餘。而功用尙欠發揮。緣他是清淨無爲之教。視萬物皆爲粗迹。泊然獨以精意存後世帝王。不善體會。蹈其虛。轉遺其實。高談元妙。適足爲民物之憂。此內聖外王之道。莊子所以特爲提唱。而別有折衷也。然老聃真宰內充。本是體用兼全之學。不過步步向裏。未嘗有意乎措施。此其所以自處有餘。而不足於用也。百家之裂道者。且未

人之名皆博大之極則也若關老者倚亦古之博大真人哉此方術之至奇者也按道以真者為至惟真始博惟真始大莊老所註道德篇南華篇皆謂之真詮也歸震川曰莊子自為

涉老子樊籬安得輕議古人惟關尹之學出於老子故與之相提並論建之以常無有四句一總揭明輕輕頓住隨引兩人之言互相印證而老聃所論尤為精妙知雄守雌等語從來未經人道及以韻語為真詮足以參造化之奇洩天人之奧博大真人品目最高並不是尋常家數前三段均用抑揚頓挫之筆此獨稱心滿志而出之何等低徊景仰關尹註道德之篇亦得附驥尾以成名而諸家之裂道者深可慨矣○此第四段引證

○芴音忽元嘉本作寂

漠無形變化無常郭註隨物也○林註無形不可見無常不可測莫能指其一而

歸之故都死與平聲下同生與天地並與以本體言神明往與以功用言蓋與天地同體

一家

陸註此莊

子自敘所

慕句句皆

比關老更

高關老止

在自己一

身上打掃

乾淨莊子

則并天地

萬物都一

掃乾淨實

高出關老

之上觀此

段可見自

史記以莊

子為專明

同運也往運動也

○郭註任化也

見也

萬物畢羅

羅列於前無不包也

莫足以歸

心無定向是不物於物之意

○郭註都任之也○宣註

羅列而無所歸向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陸註無形不可見也無

或生與則有不死不生者矣以為與天地並與則有立於混闢之

先者矣以為神明之一往不反與則又有體物不遺而終始無極

者矣甚哉芒芴而不可知也舉天地萬物無不包羅於其中而又

不可確指一物以定其所歸也古之道術有直探源於先天一氣

如此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現身說法不用陪客明自成一家也

人無異也按其辭意汪汪然以謬虛悠遠之說實也荒唐之

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其言談皆滑無端處崖處之辭

其辭莫測端時恣肆縱放而不儻

儻儻出羣貌言雖恣縱不羈而非獨行立異言不為崖岸也

林註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本於正又不自見其畸異也

○

○

○

○

○

○

○

○

後人遂不復深考。豈

不以**綺**同見之也。

筋如陽數奇之奇。不以一端自見也。郭註不

不大失其

獨立出羣以表異。含下文天下沈濁不得不然之意。陸註端緒

旨。又按

也。崖岸也。猶言無起止也。儻苟也。語雖恣肆而中有微旨。原非苟

莊子自以

然。蓋以畸零寓其意。而非以畸零見其意也。自五帝三王文武周

其書為謬

孔之道為正道。猶井田之正區也。其餘諸家猶之乎斜曲不可并

悠之說荒

而為畸零之田矣。莊子汪洋恣縱似亦畸零之說。然其

唐之言無

言為田之畸。而其意則田之正。故曰不以綺見之也。以天下為

端崖之詞

可知其詆。沈沒濁。昏不可與莊語。莊語從正意言之。舉世滔滔恐其澀而不

警先聖處

信。故不與也。陸註諸家。入也。郭註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

都非認真

龐雜。不可以正論曉之。以卮言為曼衍。瀉以天倪。如卮之日出

須得其言

重言為真。徵信古人。陸註非認真也。卻偏借。若不經意而聽其濫觴

外之意

以寓言為廣。隨

宣註不可

寓言四通八達。言在此而義起於彼也。三者因天下沈濁不可莊

與莊語故

語不得已而為也。倒用寓言篇首三項。文法參差。胡註真實也

託之三樣

中有實理。引古人之言。以證其非虛也。廣大也。道無所不在。故隨

話頭是作

物以寓言。陸註本以己意自恣也。卻奇託於他人之口。一似廣

青根概

陸註其言

窮高極遠

吐棄一切

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

而超出萬

物之上又

不傲睨萬

物爭辯是

非以與世

俗相忘

連狝謂連

綬宛轉與

物相從不

害文理也

雖參差不

齊而變化

採眾論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呼報倪音詣又於萬物郭註其

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宣註。敖樂也。倪端倪也。言不樂見端倪

於萬物也。敖倪二字俱作平聲解。陸註。敖遊也。作平聲倪同。睨

不傲貌。作仄聲讀。言不恃己敖物而睨睨之。不譴論是非。已無是非。亦不責人之

世俗處不離人而立於獨。郭註。形羣於物。陸註。莊子立言之

每就中摘一二句衍說。以為獨得精理。何其贊也。何其癡也。其書雖瓌音回璋音奇而連狝音

又音藩。連綬而宛轉其詞也。無傷也。瓌璋易以驚世。而連狝則宛轉入情。故言

其辭雖參差長短不齊而諷音族詭音變化可觀滑稽萬端奇正相生。雖

註不惟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理足於中不可以已能窺及無窮不能已於

○陸註。胸中於形上道理實有所見。而不自已於言。上與造物者

神奇可以寓目騁懷

遊是乘正御氣以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是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境界

林註是一

有分寸。與造物者遊。全體一太極也。外生死無終始。所以其於

領非若急於自言搜

本也弘大而辟同闡開深閎而肆放縱也。惟弘大始能辟。惟深閎始能肆。皆由本而出。其

索枯腸也陸註其所

於宗宗派也可謂稠同調適調和而使之而上遂達也矣宣註。言大要

以為立言之本者無

氣之調適而雖然此轉要歸於用上。說是莊子獨上達於天也。造境界亦是屬望天下苦心其應去聲於化而

極也無極之理弘大

解於物也與化相通其理不竭用無窮其來不蛻來無端。○蛻如蟬蛻之蛻。莊子此書

則開闢深闊則恣肆

是懸然天得不從古人陳迹脫神者不可知未之盡者鼓舞於忘

其於大道之宗由形

年忘義之時所謂寓諸無竟也。蓋其應用又如此。○宣註。上既言其本。言其宗。雖然一轉。言其應用。蓋自謂體用兼妙也。○胡註。遇

下推歸形上能發揮

變化而應隨物理而解而其理皆不竭。則將疑其有所脫化而來不蛻則芒昧而不可盡其道矣。若蔡邕之私論衡以為談鋒。則有

盡致。大暢其說也。究竟莊子之意，總不在語言文字之內。其上應古聖之道化而

下解後世之迷惑者，其理不竭於言，其言所自來，似脫胎於黃老而實非。出也更有芒乎莫測。所說也。○雖然以下，便是莊子聞其風以外，所獨造之地。太史公謂莊子之學，要歸本於老子。今看莊子與老聃各別一派。又且以己據諸家之顛，似更進於老子也。細玩此段，雖然一轉，似謂體用兼妙，便是勝於老子處也。言外覺老子用處，尚有不足，蓋其自占地步如此。○第五段接敘自己，莊子豈反自居於諸家之後哉。蓋自諸家而溯至於道術之正也。一部大書，以道術之正自負。莊子著作，豈特掉弄筆端，為變菱娛世之辭已哉。看他詳述自家措筆之故，便明教人以讀之之法矣。

此段是莊子自占地步。附老聃之後，而踞百家之顛，欲挽狂瀾於既倒也。開首亦用數語開闢，引入以見道術所自來。因天下沈濁，非莊語所能悟，託於謬悠，說雖虛而實理可憑，寄之荒唐言，雖誕而真機自寓。引之以至於無端崖辭，雖泛而全神畢會。恣縱其議論，排羣言而非以立異，屏除其觴見，含眾妙而不見。

味乎若迷而未嘗盡於言中者不過以方術紛麗亦與之爲無町畦與之爲無端崖達之入於無疵以人間世所云待天殺者待末學耳宣註前三段俱於擒斷後用雖然一轉掉放至老子

一長其以卮言重言寓言傳於世皆莊叟不得已之苦心茫茫濁世誰知之而誰諒之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二語橫絕太空牢籠萬象尤妙在渾淪無迹是非兩忘能超乎世俗之外仍不離乎世俗之中故其言瀉之無垠持之有故沈博絕麗之文理歸平淡旁見側出之說義取滑稽是以真宰內充藏於不竭之源者乃窺及無窮之境上與造物者爲人下與任化者爲友上是真人境界下是畸人境界大宗師一篇盡之矣本者根柢所在宗者支派所分弘大深閎則精理內含而淵乎莫測調適上達則元氣周流而浩乎有餘此聖神之妙蘊

便不用此法至自家

雖然一轉

卻又是披

出一層之

法即此便

是文字變

化處

陳子淵曰

此段舉一

部莊子旨

意包括殆

盡其自行

道術只在

立言上盡

之
宣註前五
段皆言古

即天地之至文也。未用雖然掉轉。是由體及用。拓開一步。作者

自明著書本意。並非欲託之空言。實與神聖明王同繫千鈞之

重。應於化而化不可知。解於物而物莫能遁。與老子同其體而

功用更神。豈諸家所能窺測哉。其來不蛻。妙解入微。見此為莊

子獨出手眼。非有脫化而來。真五雲樓閣。彈指即現。世讀兩華

者。拾其唾餘。即成脈望之仙。而南華則空前絕後。全無倚傍。是

以為歷劫不磨文字。卓然自成一家也。○此第五段現身說法

○惠施多方。多方術則雜亂無章其書五車。著書極多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

諤舛駁雜道既如麻。同物之意。懸揣物理以意經歷之何從析其精微。郭註分別歷說之也。宣

是則其言不中道。雅篇 天下

之道術有註言不中理但逐一麻物時度其意耳如下所言是也○循本前

在於是者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日多則不得成爲一家所

至此段不以舛駁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合天地萬物爲一

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皆有用此句故

知莊子並箇一○司馬云無外不可限無內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

不以惠施謂大小者皆非至形所謂一者非至名也至形無形至名無名無

列於諸家厚不可積也積而厚者非所謂厚也既其大千里不積而自大也

也惠施但形爲有形之外爲無形與有相爲表裏故形物之厚盡於無厚無

恃口談何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

足名家莊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宣註無厚故不

子自敘後可積化之徵神傳也○陸註惠施意在視萬物其以爲大者則

附此一段皆至大無外謂之大一以爲小者則皆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是天

者當時好與莊子辯下之物無不可一者矣豈復有厚薄大小之分哉但自至微而積

者惠施也之無厚不可積即無大不天與地卑地下有天是山與澤平山

篇未及之可積其大至於千里可也互相爲卑也

一爲致惜其勢相平等也○李云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宇日方中方睨

一爲致悲由之高則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亦皆平矣

乃特為自
己視尾耳
陸註天地
山澤日之
中異物之
生死皆合
之為同
宣註謂之
大同而與
小同有異
是同異雜
也謂之小
同異而已
陸註若大
者同而小
者異而為
之同其小
者謂之小

日中則昃，昃則
可晞，晞斜視也。**物方生方死**
有中即有昃，有生即有死。○李云：晞，側視也。日方中而景已復，景謂景方
昃而光已復，沒謂光方沒而明已復生。凡中昃之與升沒，若轉樞
循環，無有停止，自相與為前後，終始無別，則存亡死生與之何殊
○宣註：昃由中來，是方中，方昃也。昃則可晞，死由生兆，是方生方死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
大同者同者同於物，同而異者也。此之謂小同異，則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則則盡同，仍屬乎道，異則盡異，仍屬乎物。大小同異，至人所兩忘而化者，惠施論辯偏只在此處用功。○郭註：同體異分，故曰小同異。死生禍福，寒暑晝夜，動靜變化，眾辯莫同，異之至也。眾異同於一物，同之至也。則萬物之同異一矣。若堅白無不合，無不離也。若火含陰，水含陽，火中之陰異於水，水之陽異於火，然則水異於水，火異於火，至異異所同。至同同所異，故曰大同。南方無窮而有窮，限之以方，則有窮。四方無窮也，知四方之無窮，是以無無窮無窮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物不窮，物知不窮，知與物相盡也。今日適越而昔來

同異若盡
同盡異而
為之同其
盡異者謂
之大同異
宣誼謂之
南已有分
際知有越
時心已先
到連環本
不相粘何
待推碎無
人知天之
盡處則中
央烏知不
在於人之
所謂極北
極南者歟

境未至而心已先至是辯者話端越在南方。郭誼智之適物。物之適智。形有所止。智有所行。智有所守。形有所從。故形智往來相為逆旅也。鑒以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重影無窮。萬物入於一智。而智無窮。萬物入於一物。而物無朕。天在心中。則身在天。外心在天內。則天在心外也。遠而思親者往也。病而思親者來也。智在物為物。物在智為智。司馬云。彼日與此日。則見此猶見彼也。彼猶此見。則吳與越人交相見矣。連環可解也。判然二物。本不相連。即不解。亦有盡之外。則非物也。連環所貫。貫於無環。非貫於環也。若兩環不相貫。則雖連環不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天下無方。隨所在。以為中。舉極北極南者。以為北之遠。無窮。由無窮。觀有數。則燕越之間。未始有分。汎同愛萬物也。天下無方。故所在為中。循環無端。故所行為始也。汎同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天地即備於吾身。李云。日月可觀。而目不可見。愛出於身。而愛在物。天地為首。足萬物為五臟。故肝膽之別。合於一人。一人之別。合為一體也。陸誼瀛海之環。南方最為浩渺。本無窮也。而以為天地之際。可極焉。今日適越。斷無昔日

天地非大

我非小

以上乃惠

施與人辨

之話端也

歸震川曰

此正惠施

立言舛雜

不經之談

也

林註以上

敘惠施之

言其理皆

不可致詰

邪有毛至

萬世不竭

句又天下

之辯者所

已至之理而以爲昔日已自越來連環無缺而以爲可解自以爲

能知天下之中央卻只據其所處之地雖北燕之北南越之南亦

以爲中央也沉愛萬物雖途人異類不異至戚天地一體雖夔遠

遠絕儼同官骸此惠子之所謂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者如此下

文所論則喜惠施之說演而益誕以與之相應者也惠施以此爲大觀去聲於天下以上一切

自以爲最也故樂聘其才辯而曉辯者言不止一件亦不是一時所說逐件湊

來此處略作一束文勢方不散漫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以辯召辯辯者樂聞惠

○陸註惠施以其卵有毛性卵無毛則鳥何自有毛此以下又舉

說倡而天下應之天下辯者不經之談○司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

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

之性已具矣故鷲肩蜂眉寄感之分也龍顏虎喙威靈之氣也神

以引明氣以成質質之所剋如戶牖明暗之懸以晝夜性相近習

相遠則性之明雞三足雞雖兩足有使之動者○司馬云雞兩足

遠有習於生雞三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

雞三足雞雖兩足有使之動者○司馬云雞兩足

遠有習於生雞三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

遠有習於生雞三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

遠有習於生雞三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

雞三足雞雖兩足有使之動者○司馬云雞兩足

持話端也。今雞雖兩足，足須神而行，故郢有天下。楚僭稱玉無犬，可以為羊。

李云：宇宙日三足也。○宣註：有足足者。形在物而名在人，鼠可以名為璞，犬何不可以名為羊。○司馬云：下者以喻各以一名，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名為羊，則犬

盡而名大亦可以名羊。○宣註：犬羊之名，惟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為羊矣。馬有卵，名定於人，犬可名為羊。夫非大若各指其所，馬何自生。李云：形之所託，名之所寄，皆假耳。未真也。故犬羊無定

有而而言其名，胎卵無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一云：小異者大同。未足雖郢，犬羊之與胎卵，字義象其形。○李云：夫萬物無定形，形

方千里，一無分於鳥馬也。丁子有尾，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

可有天下，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宣註：據筆畫不有尾乎。火不熱，水火之性有盡，水

也。宣註：人皆而寒。○司馬云：木生於水，火生於木，木以水潤，火以木光，金寒於

火食不畏水，而熱於火，而寒熱相兼無窮。水火之性有盡，謂火熱水寒，是偏

其熱。陸註：必盡舉也。偏舉則水熱火寒可也。一云：猶金木加於人，有楚痛楚痛。山反故常欲發於人，而金木非楚痛也。如水處之鳥，火生之蟲，則火不熱也。山於沒道理。出口。登高一呼，眾山皆應。空谷傳聲，天然呼吸是也。○司馬云：形聲氣色合而成物，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呼於一山。

處強辭奪

理於是支

離其說謂

毛羽生於

卵中則卵

有毛雞兩

足而運足

者意也則

為三足郢

楚國本侯

爵而稱玉

是有天下

之號犬非

羊然犬羊

之名皆人

所命若先

名犬曰羊

則犬竟為

一山皆應一山之聲入於耳
形與聲俱是山猶有口也
輪不踞地
輪自轉耳無損地也。○司馬云地平輪轉則輪之所

行者迹也。○宣註
踞地則何以轉
目不見
能見人而不能自見見於晝而不見於夜目不能自主也。○司馬云水中視魚

必先見水光中視物必先見光魚之濡鱗非曝鱗異於曝鱗則視
濡也光之曜形異於不曜則視見於曜形非見形也目不夜見非

暗晝見非明有假也所以明者明也目不假光
而後明無以見光故目之於物未嘗有見也
指不至
司馬云夫指之取物

不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一云指之取火以鍼刺鼠
以錐故假於物是指不至也。○宣註至則不須指矣
至不絕
此當以足

言有至即有不
至至之外無窮
龜長
平於蛇形短命長。○司馬云蛇形雖長

方規不可以為圓
方圓定於規矩非即以規矩為方圓且天下自
有無形之方圓規矩特其迹耳。○司馬云矩雖

為方而非方規雖為圓而非直也
鑿不圍柄
如銳反從木從內。○柄自入之耳鑿未嘗圍之。○司馬云

鑿柄異質合為一形鑿積於柄則鑿柄異圍鑿柄異圍是不相圍
也。○宣註天下自有方非以矩也天下自有圓非以規也柄自人

何至乎小盈
雜篇 天下

羊矣。有何不可。馬胎

生而胎有胞以裹之

如卵然。是有卵也。丁

子舊說以二字下有

鉤。似有尾之狀。恐未

然。疑當是蝦蟇之屬

乃有足無尾之蟲。而

料斗初生時後卻有

尾。火無不熱。然處互

出耳。鑿未嘗圍之。

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

有使之者非影之自動也。○司馬云。鳥之蔽光猶魚之蔽水。魚

動蔽水而水不動。鳥動影生。影有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宣註。鳥自動耳。非影動也。

鏃矢之疾

也。速

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司馬云。形分止勢分行。形分明者行遲。勢分明者行疾。目明而形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間。疾而有間者。中有止也。質薄而司離。中有無及者也。○宣註。審際。

狗非犬

同物異名。名既分。則物不可混。犬可為羊。兩物而通其名。異而同之也。狗非犬。一物而殊其名。同而異之也。○司馬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彼所謂

黃馬驪牛

此互文也。牛馬二物。黃驪二色。合牛與馬為一類。合黃與驪為一色。猶之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司馬云。曰牛曰馬曰

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形與色為三也。故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

狗黑。黑。白人所名耳。鳥知白之不當名為黑乎。○司馬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然則白狗

寒則不覺其熱。山本靜而空谷傳聲。則似有口。輪以行地。而或微至之極。則如不踐地。或渡舟梁。則竟不蹶地。目能視而有所蔽。則竟不見指。與指並。未有不相連。而至者。指各成。指。未有不

目為黑。孤駒未嘗有母。謂之孤。則無母矣。○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母嘗為駒之母。故孤駒未嘗有母也。本亦無此句。一尺之棰。一本無。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棰杖也。出故見也。此又即眾論而作一總束。文法周密。○司馬云。一尺之棰。若其可折。其一常存。○宣註。凡物理不舉其全。而只取一二端。以為辯難者。正所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也。以上乃天下之辯者所持之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承一尺之桓團

話端也。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承一尺之。桓團。一公孫龍。又一人舉二。辯者之徒。飾人之心。飾蔽。易人之意。易變。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本要出奇勝人。卻不知已囿於其中而不能出。○胡註。抑揚都。在一圍字內。惠施日以其知。智與人之相。當作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根也。病。惠施本無他長。特故與辯士為奇異。不過然。自蔽其精神耳。非若諸家之分裂大道也。然

殊絕而各至者若缺

一指焉則離而不至

矣若駢一指則合而

不絕矣龜形短於蛇

而以知吉凶言之則

長於蛇矣矩方規圓

納入於鑿皆常度也

而改廢繩墨則不然

矣飛鳥動則影動而

惠施之口談矣曰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言除非天地之大乃強於己○宣註

眼中不見一人語氣描寫得出施存雄意在勝人而無術而無勝人之術但存

此雄辯之心而已○司馬云惠施惟以天地為勝於己意南方有

倚紀宜反異人宣註偏焉曰黃縑音子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

雨雷霆之故此皆不可惠施不辭而應不辭謝不慮而對不擬議

○陸註古人答問必先辭以不知而後述所聞故記云問禮答以

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惠施不辭而應是自是之甚也不慮輕心掉

也徧為萬物說物猶端也凡天地所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

寡益之以怪怪誕之言以反人宣註反乎人之為實自以為實而欲以

勝人為名宣註使人皆屈是以與眾不適宜也陸註徧為說物物

實形之動
非影之動
也矢鏃至
急而有時
不發之則
不行發之
而不審固
則不止於
所止之處
狗犬一也
而無懸蹄
則狗而非
犬也一黃
馬一驪牛
二也而黃
之驪之者
人也則三
矣白狗不

其言多而怪專以反人之常見為實然務欲
以勝人為名故不足服人而與眾不適也
弱於德強於物遺內務外
其塗道深僻而遠乎大道○循本不足於德
由天地之道

大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觀其所辯極小其於物也何庸

無當物理何用此言○陸註惠施自以為壯於天地而不知以天
地之道觀之雖博且辯猶一蚤一蠹之勞耳於物何補哉讀此當

啞然一笑夫充一尚可充其一則道在焉何須逐物而辯論○曰愈貴
宣註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之猶可也

由充一而幾矣庶幾近之○李云自謂所慕愈貴近於道也○
陸註得道之一端而充之即以自成一道尚可

曰以一曲之足貴愈知大道之可貴
似是而幾矣而非所語於惠施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甯不能以充一自

安散於萬物精神渙散於物論之紛紜而不厭樂此不疲○宣註與物辯論不
厭其繁遶之至一者渙散而不

甯卒以善辯為名以堅白名於世○陸註惠施并未得道之一曲
以自甯乃徒散即萬物而辯之以求勝曾不知

管子八通篇之
雜篇 天下

黑而白亦其色也。即辯為名而已。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舒放自如而不得於道無所得。又擒斷之。

以白為狗之黑亦可。起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欲窮響而但尋之於形與影競走也。

駒以母生而既孤。則即謂之未嘗有母亦可。一尺之槓。非長也。而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天下莫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

正學墨禽之自是。而好辯者也。此篇以墨始。以惠終。可知南華一惠施相應。書總以杜異說之多。而不休也。郭註。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

欲息影而不先止其形。形動而悲夫。上二喻皆言其逐物而不充。影安得不動。皆不知本之喻也。悲夫。一以自甯也。惜其才足以有為。悲其道之一無所得。惠施可悲。則當世之紛紛與惠施辯論者。其不足為有無可知矣。○胡註。此段議論。非貶薄惠施。亦非借觀

自己。蓋以己之遊戲神通。與惠施相似。恐人因此波及。而目為空言無實之學。故謂惠施存雄而無術。則莊叟之所得可知。彼史公

空語無事實之議。莊叟蓋逆觀之矣。此評深得立言本意。○林註。此篇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為決擇。其間萬斛波瀾。一望無際

然此何患不落筆于言哉。○呂註。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無我則天下莫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幾矣二字。望其變計也。悲夫二字。

為有才者惜也。莊子稱墨禽曰。才士於惠亦曰。惠施之才。蓋惠施者以此與

正學墨禽之自是。而好辯者也。此篇以墨始。以惠終。可知南華一惠施相應。書總以杜異說之多。而不休也。郭註。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

和終身不知窮止如桓國公孫龍輩正辯者之徒也以強詞奪理是飾人心之巧思以申其曲說反易人心之常理而不顧其安也雖能勝人之口而不足服人之心此固於一曲之見而不

爭夫尺椽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外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其所謂無用之談也然齊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駘音迨迨者放也放蕩不羈也子玄之註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歎齊梁之塗說余亦晚視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云其書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答曰夫不久欲極有教之疑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生振德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序雖談無貴疑而教無虛也

末段借惠施為自家襯尾不列惠施於諸家見惠施但恃其多術與天下之辯者往復問難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於道初無所得蕭然自苦其形神非若諸家之分裂道術也然自恃駘蕩

能自拔者
也。圓言四
面交攻如
圓之合圓
也。抵一作
抵言其大
抵如此也
惠施日以
其心知口
辯與天下
之辯者競
爲怪誕此
其根抵之
病也。二意
均有道理
循本天地
其壯乎言
吾之強其

之才。而以堅白鳴於世。辯駁紛紜。議論奇詭。似與莊子之謬悠
荒唐。無端崖者相似。而不知漆園爲有本之言。精神與天地相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惠施爲無術之學。其見道也。一若蚩蚩
之過於太虛而已。恐後人因惠及莊。概目爲空言無實。故於惠
施深致其悲。言外正見己之不肯落此窠臼也。至大無外以下
至天地之一體。皆惠施與人辯論話端。此處若直接卯無毛一
連說下。文氣便無收攝。妙用四句束住中間。有鐵鎖橫江之勢。
此下接敘種種物論。均是相反相勝。無關至極之言。一尺之槓
析其半而迭用之。則萬世不竭。三尺之喙。舉其偏而肆應之。則

猶天地乎
人安能勝
天地其忘
誕如此施
雖存自雄
之心而無
勝人之術
始言其多
方終以爲
無術則併
方術亦奪
之矣
林註守雌
爲道則存
雄非道可
知上曰多
方此曰無
術則惠施

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日圍於其中而不能出。而惠施亦逞其
筆鋒舌巧。相與角勝爭能。自以爲最賢而不知其存雄而無術。
抽出倚人黃繚。一番問答。添作餘波。極有逸趣。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惠施偏要說出多端。可見五車之書。徒耗心力。比之
於蚩蚩之勞。不獨抹煞惠施。一切辯論之徒。概行掃卻。李白嘲
魯儒詩。下士大笑如蒼蠅。正所謂蚩蚩見解也。至人充一以盡
道。道之渾合者。不在語言文字之間。惠施有駘宕之才。而逐物
忘反。其才可惜。其不得道。尤可悲也。知響之應聲。而不知夫聲
之所由出。知影之隨形。而不知夫形之所由使。一唱三歎。絕世

又方術中
所不取也

文情非南華安能有此境界。○第六段用惠施作結。

胡繩崖曰。此篇皆先用原於一。古之人其備乎。道德不一。道術將爲天下裂數句。立定機局。俯仰哀吟。接手用其去王也遠矣。其行適至是而止。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古之博大真人哉。洗發裂字。抑揚含吐。後用彼其充實不可以已。直接古之人其備乎。句。糝糠一切。末帶出惠施一段。正與充實不可以已相反。通篇一氣貫注。而千巖競秀。萬壑爭奇。泔泔灩澦。如入武夷九曲。使人愛玩不盡。至天神至聖。不雜真人之號。鄒魯六經。不置進退之辭。隱然見根柢出於聖門。變化裕於全德。無可柰何。而託諸空

言以救世較之百家時有所用而不該不徧僅以一曲鳴於世者豈可與漆園等量而齊覲哉

陸註南華

諸篇皆鉞

對小知小

言而發獨

此篇歷敘

高蹈廉介

之行似乏

遠神然亦

略有照射

益儒墨揚

乘惠以解

無朕脛無

毛爲其道

爲人多而

自爲少與

眾不適逐

物不返則

害生矣故

雜篇讓王第八 音義曰以事名篇。○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盛恐爲人所竄易。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音甫人名 子州支父

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 林註是何文法 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 陸註幽隱也託

言心有 方且治 平聲下同 之未暇治天下也 以上敘述 夫天下至重也

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逍遙篇內堯讓天下於許由一段文情何等超曠流利以此較

之相去天淵矣以下皆一幅筆墨雜湊成文宜爲東坡所斥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即支父 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重複無味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以高蹈風之未及逃

名潛死者

謂雖窮餓

至死猶逸

於役役多

事者也

林註此言

隨在而自

足者無所

用天下為

也文亦平

俗

胡註徒言

葆力則不

葆其神可

知矣

陸註一子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陸宣公曰。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其生。總重養生也。○林註

二段輕天下而重生。語既同而論斷亦無異。文情板而不變。○陸

註。二子皆不肯以天下役其身。是不以天下害其生。即不以天下

易其生。舜以天下護善卷。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德山。有善卷壇

生。宋政和中。賜號遜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

為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

去。皮毛。夏日衣葛

緇。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胡註語意雖妙。然亦勦集內

篇字義。而筆力失之軟弱。吾何

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農人居石戶者。石戶之農曰。捲捲乎

捲音權。以手持物用力之貌。后舜之為人。葆力之士也。葆力以治天下。其不免

後指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重務傷其生。外物易

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農人居石戶者。石戶之農曰。捲捲乎

捲音權。以手持物用力之貌。后舜之為人。葆力之士也。葆力以治天下。其不免

後指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重務傷其生。外物易

一入山一其生
入海皆不可知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入

以天下易其生者
者皆居於洲島之上林註如果舜德未至不待讓天下終身不反也時始去也理之不可解如此

謀老泉曰孟子謂不
太王直上音甫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

爭地以害人此則斷
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直父曰

其為爭地之故故亦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非自殺之也以爭

不以身外之物而爭
戰鬪以死吾不忍也子謂邠民皆勉居矣勸勿驚擾為吾臣與上聲為狄人臣奚

雖於利害之場議論
以異同是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地土害所養民人因杖策同而去去聲

御是正所謂無以
之民相連同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直父可謂能尊

天下為者乃可以託
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孟子卷之五 離婁下 莊王 三十一

天下

宜註未從

尊生句推

開說

陸註益能

自全其生

而民物無

不全其生

即內篇逍

遙遊末四

段及應帝

王之意人

第知有為

之為而不

知無為之

為故於此

處逗出微

旨也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王云富貴有養而不

以味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陸註溺於富貴而

患失之則傷其身矣苦於貧賤而欲去之則累其形矣皆失之惑

也。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素羔反患之逃乎丹穴爾雅云南戴日為丹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

之以艾以艾炙乘以王一作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去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

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越

為王子計亦自為計收句售逸。陸註莊子以世俗多驚榮利而

忘其身故歷舉不屑天下不肯有國者而贊其能全生至末卻轉

出一意云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與首段無以天下為者乃

可以託天下皆別有微旨而輕輕點逗頗有含蓄不盡之致

邱瓊山曰
此段文字

錯落辯難
精神讀者

忘倦

鴻烈解曰

殺戎馬而
求狐狸援

魚龍而失

靈龜斷右

臂而爭一

毫折鏤鄒

而鏡刀錐

可謂不知

輕重者也

呂氏云此

於不以天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魏人見昭僖侯司馬云韓侯有憂色子陸註魏侯

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猶盟誓於君之前胡註是國策中雋語

約如勒為銘契約也書之言曰陸註以天下訂不渝之左手攫取也之謂取銘書而廢置之則右手廢也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左攫銘書斬右手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廢

手而得右攫銘書斬左手君能攫之乎詰語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不以天下子華

子曰甚善言見之自是觀之撲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不以天下易兩臂甚明也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一層一層到侵地最輕筆鋒犀利無匹君固愁身傷生不止失以憂戚不得也

惟恐失地作不了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

雜篇 讓王

下易生者
又其次也

也。只是道理。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未句是莊子斷詞，不得併入魏侯口中作贊歎語也。○此

段純以喻言託出正意奇變處不減莊子，然終是國策中得意之文。非南華妙境也。○陸註知輕重一語味之不盡。

邱瓊山曰
此莊子自

○魯君李云哀公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

為之詞常
人亦說不

音粗李音粗李布之衣而自飯。上聲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

出
蘇頌濱曰

曰：此顏闔之家與？平聲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

士甘陸沈
無聞豈有

聽者陸註者字衍謬而遺去聲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旋音反審之，復來

拙志而受
無名之祿

求之則不得已。闔已避去故君顏闔者，真惡去聲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

苟徇妻子
之情而躓

治身，其緒餘緒餘者分絲之餘以為猶治也國家。其土苴側雅反，糞上之草，無根之物以

躓於禍網
哉。

治天下。李云：土苴，糟魄也。皆不真物也。一云：土苴無心之貌。○林註：緒餘二字較土苴糝糠勝為天下國家有二乎？何緒餘

王云聖人
真以持身

餘以為國
故其動作

必察之焉
所以之者

謂德所加
之方也所

以為者謂
所以待物

也
林註此言

惡富貴者
所以完身

養生也
林註此言

非分之祿
不可妄受

土苴不同也。○按此句大有語病。林註斥之極是。當云其緒餘以治國家天下。則無病矣。

聖人之餘事也。一接極醒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此數語意境最妙。但頗闡不過石隱者流無此

身。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

也。必察其所以之。德所加之處。○宣註所以之往而不傷生也。所以為為而不傷生也。與其所以為

身所為之事。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

也。則其所用者重。用吾至寶而所要者輕也。平聲。設喻極醒夫生者豈特隨

侯指之重哉。身更重於珠。奈何喪其至寶而不知也。語意冷峭。○陸註此處大發輕重之旨。作一總束。有遺音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鄭相者曰。列御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去聲士乎。鄭子陽即令

恐懼非分之災也

舊註子陽

嚴酷罪者

無赦舍人

折弓畏子

陽怒責因

國人逐獠

狗獠狗入

於子陽之

家遂殺子

陽

陸象山曰

誦詩書而

發豕居屠

肆而守義

何代無之

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令力呈反。○宣註君之於民周之亦可受。但使官遺之粟

則不可耳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即指使者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猶命

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子陽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

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看透世情。○林註。數言警策似國策。其卒

也。民果作難。同亂。乃旦反。而殺子陽。果以嚴酷見殺於舍人。列子早知其不可依倚。故卻之而不受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屠羊者之名。走。旬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直用反。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

說亦反屠羊。各失其失。各反其反。兩不相涉。語極平淡。臣之爵祿已復矣。妙語解頤。爵祿猶言分守。

爲己功市權而邀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林註此言非義之賞不敢當方爲高義也文亦酷似國策

宣註似西漢文佳語三旌司馬

本作三珪謂諸侯之三御皆辨珪者

也言已還其分所應有

又何賞之有王曰強

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從對面一照更爲醒快筆意大似育左

王曰見之

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

不能殺賊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原是自家避難並非從亡之臣越說

越見真摯今大王欲廢法毀約典章而見賢遍反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

也王謂司馬官子綦名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

去我延之以三旌之位三公之位車服皆有旌別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

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

雜篇 讓王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五

卷八十五 雜篇 讓王

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去聲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一意轉變無窮措詞婉妙並非辯士口吻是以謂之陳義甚高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疾私反以生草胡註茨積也室不治故所積皆生草也蓬

戶織蓬為戶不完桑以為樞屈桑條為戶樞而甕牖破甕為牖二室司馬云夫妻各一室褐短

以為塞塞牖口者上漏下濕匡正也坐而弦弦歌子貢乘平聲大馬中紺古閭反

而表素內外服飾之美李云紺為中衣加素為表軒車不容巷高大之車巷小不能容衣服車馬之相形

如此益顯往見原憲原憲華胡化反冠以華木皮為冠緹音履履通俗文云

履不著跟曰緹○宣註緹本韜髮作髻者以黑緹為之今日緹履蓋黑履也古人重朱履以黑履為賤也一作屣體之能躡舉而曳

林註此言有道德者重在學而輕在貧也
宣註貧病二字界限分得清占多少地步
○自高其行徧交於物有心立異而適以

徇人是所
學者皆以

適人之適
所教者皆

託於為己
依託仁義

以為奸慝
與馬之飾

其顯焉者
也

林註此言
有道者養

其內而忘
其外也

胡註此段
看去似難

也。杖藜而應去門自起。子貢曰：嘻！先生何病？言何其病也。原憲應去之。

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務為世所希為，比音周

而友，希世而濟以比周，學以為去聲人，承上比，教以為己，承上希

仁義之慝，以仁義希世，與馬之飾，隱其中而飾其外，憲不忍為也。

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顯世譽而動，故曰希而行。教人以己學，當為己教，當為人。今反不然也。陸註：數語道盡俗儒之陋。

○曾子居衛，緼司馬謂麻袍無表，論云：衣敝，顏色腫，亦作，噲司馬

噲，剝錯也。王云：盈虛不常之貌。宣註：虛浮貌。手足胼，薄田，胼竹尼反。三日不舉火，

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賢過，納履而踵決，裂也，曳縱

讓王

亂無章而一氣揮灑

大小畢洋自爾句句

警拔置之南華集內

亦是絕世妙文

林註此言知足而自得者以其

行之修於內也

胡註用意雜亂出語

庸率以此效靈莊子

殊不自覺

同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三句形容安貧樂道分外精神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此境較深養形者忘利。此境較淺一深一淺視起下句致道

者忘心矣。此則超然於境遇形骸之外也惟致道忘心方是真境陸註養志者忘口體之奉是忘形也養形者不役於

勢位是忘利也致道者無為而無不為未嘗以有心與焉是忘心也忘形者較忘利為深忘心則無所不忘較忘形又高出萬萬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

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餓一作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

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二句回不願仕是主

孔子愀七小反又音秋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

累也審自得者明乎自有所得失之而不懼。一切外來之物失之而不懼失不在內也行修於

○如此稱
心惔然變
容何為者

蘇老泉曰
標此一段

以為富貴
學道者之

勸
林註言雖

知生可重
而利可輕

其心不能
自勝不如

且順之而
勿強抑強

抑則內傷
其神神惡

內者行下無位祿而不怍慙也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

之得也傳道得人○按此段語意尋常不及上二
段尚有深致宜夫胡註譏其雜亂庸率也

○中山公子牟魏公子封於中山名牟謂瞻子魏之賢士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心存榮貴奈何私意難勝瞻子曰重生重生即所以重道重生則利輕

雖居江海不必心馳魏闕矣○李云重生生之道者則名利輕輕則易絕矣此人身居江海心貪榮利故以此戒之○陸誌能重生

則不肯徇物傷生矣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雖知重生未能勝音升下同也天人理欲

心在富貴而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神是意之所向也無惡能勝之則姑且順之

善惡乎難必神之無惡但不能自勝而強上聲不從者強而制之終

於中矣此之謂重直用傷如盜已劫去財物而強重傷之人無壽類

可至享小編
雜篇 襄王

之矣不勝
一傷也強
抑再傷也
故曰重傷

百善... 矣。役其神而又遏抑之必至促其生機與天札者同矣作危悚語

神無惡乎連下魏牟萬乘去聲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

士。損棄萬乘而甘隱巖穴較布衣之高蹈者。雖未至乎道不能

可謂有其意矣。有意於隱亦可謂翩翩濁世佳公子矣當世之以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音產米屑也不糲是藜藿中全無米

也。顏色甚憊饑容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擇藜藿以為羹此句極俚俗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毀也一云陵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

子之無恥也不羞窮厄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去聲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唱

末用斷語
調既庸俗

林註此言
得道之人
窮通非所
計也。以
上各段大
約皆輕外
重內之意
強半於段

未用斷語
調既庸俗

林註此言
得道之人
窮通非所
計也。以
上各段大
約皆輕外
重內之意
強半於段

意亦重複
至此段未

忍用古人
二事對待

雙收其格
法自西漢

之後始有
之今乃指

為莊子手
筆豈不笑

然。

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_{御音}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

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_{二語頗精}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

省而不窮於道。臨難_{乃且反}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

以知松柏之茂也。_{所謂窮然後見君子也。此三句頗有逸致。}陳蔡之隘_{音厄}於丘其幸乎。

{猶憇天寒霜雪而益顯松柏也。}孔子削然{危坐孤峭之貌。}反琴_{復鼓琴也。}而弦歌。子路矻然_奮

貌。可馬執干_{楯也。}而舞_{子路不言但寫其舞則亦相悅以解矣。}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

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_{此下又是莊子斷詞。}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

也。道德於此_{有道德以處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_{窮則必通更代而行有如此者。}

可也。字小篇。雜篇。讓王。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恭伯得乎共首司馬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

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在位十四年歸政於宣王而隱於共山之首逍遙自得以終其身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指舜之為人

居於猷猷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言舜已自輕其身猶不從此便止也又欲

以其辱行去聲漫蒙也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音零之淵欲潔其身而洗其耳俱作

沈溺解。郭註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生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逸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

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強平聲四字恰是伊尹身分自任以天下之重是其強力處五就桀是其忍垢

清冷淵山
海經云在
江南。一云
在南陽郡
西嘯山下
林註此言
爭讓均為
辱行有道
者所不忍
謂也。

死得無謂
陸註此三
子者以富
貴為大辱
乃至產死
則以身殉
名轉非專
生之道矣
特以其標
傲世之逸
志可以厲
俗故並及

處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剋同以讓卜隨。卜隨

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

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蒙我，以其辱行。去聲吾不忍數

聞也。乃自投桐水。一作桐水，司馬本作洞洞水，在潁陽。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智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曰：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乃且反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

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郭註：如卜隨，瞽瞍者其說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

矣。夫輕天下，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漠然無係，故汎然從眾，得失無槩。

之

死得無謂

林註夷齊

原為文王

養老而至

非為武王

來也使周

公與盟本

可詫異而

況以加富

就官等語

相結乎河

武王之不

達至此

此言推亂

易暴所以

德衰潔其

行者必不

下三言、糸

於懷何自投之為或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

下也。林註此言取之不義者受之不可也詞意均屬平庸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在遼西令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

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重就官一列首血牲而埋之一

作殺牲司馬本作血之以牲。胡註若武王知夷齊之為人二人

則可無此盟若未知夷齊之為人武王又不如是之濫爵也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

祀四時盡敬而不祈喜敬鬼神而不祈其於人也忠信盡治去而

無求焉不計樂與政人樂為政則行樂與治人樂為治則行此治

也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治

也壞而顯已功不以人之卑人之卑

也不以治人之

也不以治人之

也不以治人之

也不以治人之

也不以治人之

也不以治人之

苟存也

篇首至昭

僖侯七段

皆言重生

者能輕天

下顏闔至

孔子八段

皆言得道

者能輕爵

祿此二意

亦不必深

議自北人

無擇至伯

夷叔齊四

段又言辭

讓而至死

是以殉名

捐其生矣

而恃已高不以遭時自利也宣註遭時之亂而坐收其敝為自利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

政收拾人心上謀而下行貨以爵祿市天下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

行下孟反以說音悅眾表揚其伐暴救民之行以悅眾殺伐以要平聲利是推亂以易暴

也推亂者而更易暴君有何分別吾聞古之士遭治去聲世不避其任責遇亂世不

為苟存苟且求生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宣註音傍乎周以塗汚也吾身

也不如避之以絜潔吾行去聲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

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苟可以不必辭則必不賴高節戾

行去聲戾者與俗不合獨樂其志不事於世言二子皆出於不得已此二士之節也

郭象註論語謂夷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窮誠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著高讓遠退之風故

可也... 雜篇 讓王

致外物篇 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

言中徒狄 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比契稷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外天下者

因以賂河 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

蓋病其枯 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節讓以求進遂至

稿赴淵之 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

行也駢拇 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是皆迹之可放也唯聖無迹故

篇言伯夷 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邪則伯夷叔齊一聖人之迹也若

死名殘生 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人矣夫聖人因

傷性與東 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

陵無異則 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唐云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

稜園之意 生而務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

可知矣今 之由先乎去未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

忍舉投淵 屬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深

酸死之輩 於塵務之為弊也其次者雖復褐衣飭粥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

列於重生 而超俗自逸甯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劉槩曰夫聖人至

得道之後 於外無物則孰敵敵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羈

不但非全 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禩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

晉之且竟 紂或足履堯門與身居畝畝者無殊致矣○陸註內篇以無為而

其本篇自相牴牾矣。一曲之士妄竄奇說。焉有不為識者所破哉。胡註語意支離如此。而以之擬南華令人對之欲嘔矣。

天下歸為至人。則以之治天下。亦行所無事而已。孤矯鳴高者。猶未免有位祿之見存也。豈若有天下與無天下。為天下與不為天下。俱漠然不動於中者哉。然非真能尊生者。不能致無功無名之治也。非絕去榮利者。不足以語尊生也。故歷敘讓王之人。并及辭祿之士。至於隨光夷齊之倫。甯死不辱。似乎尊生。適以害生矣。然既具此清風高節。實尊生之基本也。孔子論仁。必先打破富貴貧賤。關頭莊子論尊生。必先打破生死利害。關頭。淡然有不屑天下之志。故於舍生逃讓者。猶有取焉。蘓穎濱曰。此言伯夷叔齊不得已而高蹈。他若卞隨務光。無擇之自投於死地。是皆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孫月峯曰。此篇諸段多與呂氏春秋同。夫呂書雖有襲莊列者。然不及此篇獨襲之多。子瞻謂此下四篇皆偽作。誠然。○歸震川曰。此篇引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而樂志者。

林註雖曰
寓言大不

近理與莊

子見魯哀

公同謬

韓文公曰

譏侮列聖

哉則夫子

益效聖老

莊而失之

者

王荆公曰

語鋒略與

史記日者

傳相似其

文肆而造

陸秀夫曰

此章詞雄

雜篇盜跖第九

音義曰以人名篇。○陸註。此篇舉一極惡之巨盜與一大戎之至聖。設為辯難。至聖反為巨盜所呵。

蓋透過一層以見不易之是非。猶可以強詞奪之。然則各執所見以爭是非者。更不足據矣。孰若齊物論之為愈乎。末一段亦以明是非不定之意。說見篇末。○苞按此篇立意誠有如陸註所云者。但語多麤俗惡劣。決非南華正意。魚目正難以混珠也。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子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諡也一云柳下邑名左傳展禽

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至子路之死。百六十歲。而曰為友。寓言也。

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石

反。○漢書云跖盜跖從去聲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

秦之大盜也。

林註。穿人之室為穴。樞戶者。攬其門而竊入也。此穿窬小盜之所為。豈有從卒九千人而猶為此乎。下又言大國守城。小國入

保。益自相。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

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小城曰保。猶萬民苦之。跖之大

罪極惡

雜篇 盜跖

氣逸如洪
淵疾注不

可壅遏

歸震川曰

此篇凡三

段皆言不

矯行傷生

以求聲名

富真有激

之談也

王荆公曰

又按莊子

重言十七

以爲者艾

人而無道

者不以先

人若盜跖
可謂無人

百善... 卷之...

如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

今先生世之才士也林註淺率至此徑似小說家閒話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

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稱爲爲字去聲說音稅宣註孔子豈

說客邪其爲戰國時人妄撰無疑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

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

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不可意如飄風不可

容極強平聲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

道者而以
之爲重言

其不然明
矣故此篇

之廢不攻
自破

陸真山曰
形容自暴

自棄者之
情皆棄天

命聖言而
縱欲敗德

者
胡語不反

其本盜跖
且惡之操

術鑑者往
往智出盜

跖乃方休息也卒徒大音泰山之陽膾人肝以肝細切爲膾而舖布吳反曰中時食也之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通問之人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

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小說派曰此夫魯

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去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去聲

枝木之冠平聲。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葉帶死牛之脅取牛皮爲大革帶多辭繆說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惑也天下之主君也使

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音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

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

得幸交於季展禽願望履幕下司馬本幕作茶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結而還也。林註又攀援柳下季

雜篇 盜跖 樂

跖下良可
既也。

反走小卻
行也。

林註上中
下三等果

以此為定
論乎。此

言三德下
又獨稱其

一德何也
且南面稱

孤豈在容
貌乎盜跖

之詞或可
顛倒是非

疑孔子之
詞何不遲

作箇進身之路備
極醜態擬議不倫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

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怒而起並案劍瞑目聲如乳虎

形容只是
小說派頭
曰丘來前若汝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

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平大美好上無雙少去長上貴賤

見而皆說悅之言自少及長說之者此上德也知智維天地能辯

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

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平八尺二寸面目有光

脣如激丹齒如齊貝屢音中去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去將軍

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忽稱將軍忽自稱臣真堪噴飯。林註
上言南面稱孤此則徑把盜跖看成王

言而出也。侯了。不然何以稱臣也。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

能使列國。諸侯為盜。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

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

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

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

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

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是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

強盜所痛。絕妙甚。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

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

所屬。以孔

雜篇 盜跖

千為是邪
以盜跖為

是邪吾請
曲為之說

曰大意以
聖如孔子

猶為盜跖
所屈則聖

知誠不足
恃以為聖

人不死大
盜不止註

脚可也然
亦大費解

矣。歷詆古今

聖人是欲
率天下而

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

林註莊子生於戰國彼時東周雖衰猶稱共主其日後世絕滅斷無

此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

音象

粟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

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

羊亮反

之宣註夏之積薪至冬而燥故煬之。如目擊太古氣

象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

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

神農世諸侯

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舜作立羣臣

巽位於臣

湯放其主武王殺

音弑

紂自是之後以強陵

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寧天下

為盜跖也
莊子肯為
是言哉。
陸註此非
真非孔子
正見世之
創異說以
自是者何
足為奇直
須以盜跖
怒罵孔子
方是奇耳
又見惠子
以異同自
是未必能
如孔子而
孔子則竟
為盜跖所

之辯以教後世。縫衣縫掖之衣淺帶淺狹之帶矯言偽行去聲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

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音稅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上聲其危高冠也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終之也。

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莊居反。肉汁也。史記殺而醢之。於衛東門之上。是

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不成句。上無以為去聲

身。下無以為去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

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胡註。兩引涿鹿之戰。蓋為堯解脫罷兵休戰之說也。堯

...

非矣施獨不可非乎

。二帝三王。一齊罵

倒。

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居羑里居一作拘此六

子者世之所高也孰同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上聲反其情性其

行下孟反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

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下孟反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

也裂犬流豕烹操瓢而乞者乞者多不惜命皆離同罹名罹好名之害輕死以死博名不

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

磔註張其

通曰磔烹其肉曰流乞乞丐也

李云言上四人皆不

得其死猶
猶狗乞人

流轉溝中
者也

亦註又竊
異國策睡

除鼠入欲
以擬莊免

哉為莊也

歐陽公曰
此言亦自
通達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

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如字又始銳反我者若告我以鬼

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句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色又反死喪憂患其中開口

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數語發人深省愛惜流光同是一樣諸意聖賢嚮道

豪傑圖功達觀者及時行樂均作除此皆有窮也天與地無窮有窮也人死者有

此想盜跖所見何嘗不同於是邪指形骸與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

時人不能如天地則有死時操有時之具心知言不能說音悅其志意安其壽命

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人生如白駒過隙語從此脫胎

林註形容
夫子驚懼
失容處醜
絕惡絕

湛甘泉曰
設此一喻
亦有味
病根亦不
可不知

陸註子張

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

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

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

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

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同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

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凶暴如族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久

反以艾然也。妙疾走料音聊，撩撥也虎頭編編以爲辨虎須同幾不免虎口

哉。歐陽公曰：「墨三句結束，文亦出奇。」郭註：「此篇寄明因眾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眾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

○子張問於滿苟得，託言苟得，自滿以爲姓名曰：「盍不爲如行，去聲，言何字，行不爲德行無行

之學有干祿之意苟得則求利而不勵行者也故子張問之曰子欲求利何不勉於行義乎無行則人不信任而利亦失矣故觀於名之所歸計及利之所在乃知義之果為當行也若棄舍

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人不信則不任以事不任則不利名利俱失故觀之名信則有名

計之利任則有利而義真是也真以是言為合於義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

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逐於外則日日為之矣○宣註不成句 滿苟得曰無恥者

富此句卻妙罵煞守財虜多信者顯求富則富忍辱於己夫名利之大者幾

在無恥而信幾平聲○欲求名利惟此庶幾近之林註無恥而顯成箇何等人物津津言之不顧羞殺恨殺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真以是言為可信也○宣註富人聞之必以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矣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一轉將名利屏去而反求諸己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抱其

天則無恥而信者不足道矣○宣註生欲造句苦無趣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今謂臧聚臧曰竊聚汝行去聲如桀紂則有怍愧色有不服之心

雜篇 盜跖

名利而反
之於心則

士之砥行
徒自苦耳

不可決然
舍去於一

日而不復
為平蓋欲

以利誘之
使歸於善

也苟得
答言今世

之人惟無
恥者方能

致富富則
人信之者

多而名亦
顯是名利

者。小人所賤也。加以桀紂之名。小人猶知賤之。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同宰相。

去。曰子行。去聲。如仲尼墨翟。以墨翟與仲尼並稱。豈是莊子之言。則變容易色。退讓不

稱不足者。不敢以此自居也。連上五字讀。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

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也。執也。大

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指公納子糾入也。

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成子名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

論則加以豪傑賢聖亦行則下之。有時而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

不亦拂乎。言行刺謬與真情相拂。恰肖後世假道學情事。○林註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以成事為貴。則盜竊亦居賢豪之上。不成者為尾。以

亦賤之也
擬之孔墨
則自謂不
足當之

孔墨並稱
自可斥駮

然以為真
詆孔子則

未然而以
而非孔何

異桀大吠
堯豈真子

大而詆堯
乎

勢為天子
六句申行

至名歸所
以為利也

又何必為行乎且子言行止為名而已我言不嫌無恥止求利而己夫求名求利志趨雖殊而要其實則未有拘於道理而可以得名利者也吾明日與子曰以下皆無約小人殉財君子殉名所以質之於無約束之人決斷之詞

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又殉之甚者

則一也數語竊取駢拇篇臧穀一段詞意。陸註。性本無為為名為利則均有所為。早自棄其無為之為矣故曰無

為小人反殉而天喪其天真無為君子從天之理此是偽君子貌順乎天理者。陸註

好利者天性也小人則殉之敦行者天理也君子則從之皆不當為而為者故君子小人兩皆不可為若枉若直相

去聲而天極視爾天然面觀四方與時消息接而生時於心所以面面圓通若

是若非執而爾圓機此環中獨成而爾意所謂見與道徘徊陸註不必

問其曲直也汝心中有自然之天極焉得其環中以應四方則與時消息矣亦不必拘於是非也汝心中有不滯之圓機焉省括則

小盜一段
申言利之
所在即義
之所歸不
必為行以
求名也首
尾猶言上
下
故口以下
十八句頗
似秋水篇
何為何不
為一段意
宣誌子張
因堂堂務
外而借其
名滿苟得
託名以苟

釋但憑我意則
與道徘徊矣
無轉而爾行無成而爾義將失而爾所為行有所
轉則無

定見義有所成則著形迹故皆失其所為。陸註矯其
行而求合於義欲得名而天極已失矣為名者非也
無赴一作趨

而爾富無殉而爾成將棄而爾天趨富則必驚外殉成則必捐道
故皆棄其天真。陸註趨利而

殉其成心欲得利而天機已棄矣為利者亦非也。宣註數語頗
似見道之言但不知從何處剽來。林註此段言為利者固非為

名者亦非惟當抱道而聽其自然末只言
為名之非蓋為利之非人皆知其非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

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音于鮑焦周末
人汗時君不仕

子貢謂之曰何為不仕食祿答曰無可仕者子貢曰汗時君不食
其祿惡其政不踐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乎鮑焦遂棄其蔬

而餓死立乾猶勝子勝又作申一云申生或不自理廉之害也孔
草木立而枯也勝子云申徒狄抱甕之河也

子不見母荒謬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可長字小通
卷八
雜論
盜跖

得而滿其欲也無約

託名無拘約而聽於

自然之道也

林註見下貴者安體

樂意則有之長生恐

未必也世俗之快

意者如此林註言富

者與人同時同鄉而

語以為士者此古今所傳語正其言必其行以言行自見於世正是病根故服

其殃離同其患也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陸註此

段言為名為利各執所見自以為是而不知皆非也又何者可以自是哉。諸人皆殉其所見正言必行不能相天極斷執圓極故

自取殃患也為名之患且如是為利之患更可知矣

○無足託名無止足也問於知和託名知和平之道也曰人卒卒眾也未有不與名與猶

尚就利者彼富句則人歸之歸則下之為之下也下則貴之以彼為尊貴也夫

見下貴有下之貴者所以長平聲生安體樂意之道也陸註句意盤鬱史記多學

之今子獨無意焉知智不足邪意知智而力不能行邪意者但知之而力不

能行故推正不忘邪抑或故為推求正理為理束縛知和曰今夫

世輒下之
貴之以爲
絕俗過世
是中之無
主以覽古
今之是非
也
碧虛曰處
貧賤則恍
惕居富貴
則欣懽是
味本而矜
迹也爲爲
者爲與名
就利之爲
陸註名利
所在卽患
害所在

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

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去聲也與俗化世去聲至上

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至重至尊者性命之情也爲其所爲則爲世俗之所爲矣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陸註天生此民以與已生同時居同鄉而獨以富爲絕俗過世

遂下之貴之則其中無主而心不正凡所見爲有古今之異是非之別者皆隨俗而化於世舍至重至尊之天爵而爲世俗所爲之

名利已失其性命之情謂之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長生安體適意不亦疏乎

之恐欣歡之喜二句大有語病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林註不監於心

體言爲世俗之所爲而不反求諸己。陸註身之安否心之悲喜皆不能自鏡其得失但知爲人欲而不知爲天理此中無主正致

成頑皮身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

心者也

曾南豐曰

極力形容

富貴口角

津津便不

似有道者

陸註從世

俗見解

寫富字盡

態極妍是

貨殖傳

本

王荆公曰

以此為性

正謂認賊

作子

林註度猶

度量當然

之則也不

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

同勢無美不備無勢不全

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

一 所不能及

陸註不問何人就是神聖亦學他富不得

人之勇力以為威強秉人

之知

智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

富則勇者為用不威強而威強知者為用不明

察而明察賢者為用不賢良而賢良

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無國柄而人皆敬畏寫出富豪氣魄絕好一篇錢神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

之夫欲惡

去

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

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非性命之真

天下

雖非我孰能辭之

天下雖有指斥我者亦所不辭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人心之同安得謂非長生安體樂意之道宜註此段警拔超逸

知和曰知

智

者之為故動以百姓

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

陸註知者知富之不免於忠故所為者動以百

貪有餘俱從度字生來言知者之所為為人非為己不違其當然則爭與讓總非貪廉也監字亦根上面監於心體來猶周監二代之監陸註堯舜為帝而雍雍揖遜則天下蒙其澤矣而非

姓非為己也無私欲者本然之度不違其度故自足而不爭不以身心溺於所為故澹然而不求

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求在內也有餘指德故辭之指富棄天下而不自以為

荒陸註惟自見不足故求之求之則無厭雖征伐四方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也惟在我者有餘故辭之辭之則視如敝屣雖讓

讓與賢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也廉貪之實非以迫於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

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

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音邀名譽也為廉為貪其實皆由心而分非迫於在外之富貴而

定也或反而自監於本無私欲之度自不以富貴上人誠計及於有餘為患慮周於極則必反則知富貴實吾性之害此所以甯辭

不受并非謂藉此堯舜為帝而雍時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可以致名譽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

可居諱小通卷八 雜篇 盜拓

以仁天下
也不以富

貴善其生
也善卷許

由可以有
天下而不

居則辭
之風高矣

而非以虛
崇辭讓也

不以事為
害其生也

若此者似
無心於利

實則就其
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
賢自有譽

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

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平阨而不死者也言

名而不求利則亦徒苦一生耳陸註如必持其不慕榮利之名

自若其支體絕其甘旨約其奉養而苟延性命又何有生人之樂

哉猶夫久病困憊而不死者耳知和曰平為福林註世人知人生於憂患言禍多

而福少所以吉居一而凶悔吝居三也不知大易中所言無咎無

譽處皆為福地但昧者不肯打算宜其騁逐不休也讀此可以藥

迷宣註義理雖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林註二語說得透平險

道盡於此矣不可草草讀過而財其甚者也陸註平均也凡物均平無太過乃

餘則為害更甚今富人耳營鐘鼓筦音箛之聲口嗽音於芻豢醪

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逸豫而可謂亂矣心志昏亂音骸音該音該音又溺

矣豈有心

與名譽哉

林西仲曰

優孟詩有

廉吏苦貧

貪吏苦富

之句苦貧

人皆知之

而苦富則

不知也此

段層層分

疏箇中隱

情今後如

遇富人橫

眉切不可

說他裝點

窮態不妨

爲之憐憫

飲食至因而礙之也一云偏也。宣

註咳同咳溺遺尿也一云啗溺也。

下爲溺其氣多滿畜不通。宣註咳溺皆須

憑氣以言富貴之人體既肥澤諸事艱難也

若負重行而上

聲也

可謂苦矣

楊用修曰馮當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貲如負重然既

已難矣又行而上爲尤難也豈非受苦。陸註攷字書

該非常也該溺當是陷溺之甚異於尋常也馮氣馮恃氣欲盡

得而私據之也非常沈溺於恃恃氣欲盡

象之意貪得如此猶負重而行上陵坂豈不勞苦

之甚乎今之營營逐逐者其心力勞瘁往往如是

貪財而取慰

其

心

貪權而取竭

極其

於馮音憤氣官富人飲食不

滿也節在上爲咳在

下爲溺其氣多滿畜不通。宣註咳溺皆須

憑氣以言富貴之人體既肥澤諸事艱難也

若負重行而上

聲也

可謂苦矣

楊用修曰馮當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貲如負重然既

已難矣又行而上爲尤難也豈非受苦。陸註攷字書

該非常也該溺當是陷溺之甚異於尋常也馮氣馮恃氣欲盡

得而私據之也非常沈溺於恃恃氣欲盡

象之意貪得如此猶負重而行上陵坂豈不勞苦

之甚乎今之營營逐逐者其心力勞瘁往往如是

貪財而取慰

其

心

貪權而取竭

極其

病

可謂疾也

林註無事之時火上炎而水下降

數數便溺體既胖澤不能運動憑

藉而行故曰疾。陸註貪財必欲快一己之心貪權必欲盡天下

之利幸而安居無事則益思淫慾罔知所返如溺水然飽食煖衣

以記澤益馳騫而不顧險阻

如憑河然豈不甚矣其病乎

爲欲富就利

爲去

故滿若堵

塞

耳

歎息

陸註溺於

富利故滿

盈自是雖

或言提其

耳亦如塞

耳無聞不

知避忌且

愈憑恃氣

皎求之而

不舍此所

謂賤丈夫

也求富而

得辱甚非

計也

陸象先曰

華亭鶴唳
詎可復聞

南齊書卷八十八

而不知避

宣註堵耳不知句正
笑罵由他笑罵光景

且馮同而不舍

同捨。言雖暫時
避他笑罵仍堅據

之而不

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

積之多越
不肯用

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

莊遙反同焦憂其失也。林註

求益而不止

富益
求富

可謂憂矣

陸註
積無

用之財而服膺恐失憂戚焦勞充滿

心胸猶多求而不止可謂極其憂矣

內則疑劫

以威脅
取者

請以情干
求者

財之藏於內者

外則畏寇盜之害

財之運於外者
時畏寇盜之侵

內周樓疏

重樓密疎內防甚周疎窗漏也

外不敢獨行

畏暴客也富貴畏大
實有此意境全在心

上打

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句

求盡性竭財單

音丹祇也。按單
字恐是斲字之誤

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

得也

警絕石崇臨刑歎曰奴輩利吾財久矣正歎其見之不早耳
陸註患一日不至則求之一息不止及患至則求盡矣貪

上蔡蒼鷹
豈能復見

信哉

宣註此段

擬莊子寓

言只是粗

淺無味

得滅性性固竭
矣而財亦單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

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繚音了。繚意謂意中繚

累足以醒眼。但重義輕利之言是道學先生恆談似不待南華饒

舌也。漆園重道德而輕仁義亦不取此乃龍門猶取而信之。此理

之不可解者也。陸註究竟名利俱歸烏有乃繚亂其意絕苦其

體以爭此賈禍之物真惑之甚者也。寫富之爲害亦盡態窮形足

以破無足之說此段言貧則苦富則樂常理也而無足之說又屬

於知和由此觀之天下豈有一定之是非哉此論孔跖一段能按

合莊旨當時惠施輩一察目是者對此固當自笑其辯才無礙舌
本瀾翻亦足令口談自賢者咋舌也又按盜跖一段誠覺粗豪不
類南華本色苟得無足二段義甚精邃又似非漆園不能爲也讓
王以下四篇應從東坡刪去以有此等不能割愛故仍其舊也劉
槩曰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
性。是則言非則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
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雖孔跖分而相
謂爲盜矣莊子非不尊孔而賤跖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

雜篇 卷之六

知相誇以能若復殉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
故借天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
焉

歸震川曰

舉大明小

諷諫之例

通篇一意

劉概曰天

下事物之

情莫不毀

異而尊同

捐小而慕

大以至遠

害就利往

往皆然若

其不與己

同雖利不

從不見所

利雖大不

慕莊子論

道是篇及

雜篇說劍第十 音義曰以事名篇。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越薄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子所作

○昔趙文王

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後。

喜劍劍士夾

郭註音協

門而客三千餘

人日夜相擊

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

呼報反

之不厭

於鹽反又於豔反

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欲乘其衰敝而共謀伐趙

太子悝

苦回反太子名

患之募

召募

左右曰孰能說

悅

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語極呆。林註左右何以知莊子當能豈莊子常以遊說之名著乎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

既不受金何為往見

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

金語極呆

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

幣字活用從反

者夫子

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欲絕王之喜好

語極呆

於詞人說
客之言者

蓋寓至理
於微渺必

假言而後
獲也物情

自貴而相
賤自是而

相非而欲
以不同期

人之同則
雖夫子之

聖亦屈於
盜跖之暴

矣以所同
而勝人則

莊子一言
而絕趙王

也。使臣上說

音稅下同

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

去聲太子

不當太子之意

則身刑

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玉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

得也

豈直千金。陸註既說身死安所事金是莊子甘以身殉人又云趙國何求不得復欲以身殉利何其輕賤至是語意從

國策中說平原君一段竊來

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

劍含混得妙。林註自薦自譽竟成毛遂脫穎之態。

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謂

有毛如蓬然突鬢

兩鬢從旁突出

垂冠將欲闕故冠低傾也

曼胡之纓組纓無文理者短後

之衣

後幅短俯於跳躍也瞑目

怒視

而語難語難欲使人畏也形狀絕肖難如字又去聲。宣註語構難相

王乃說

悅

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玉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

平劍服

林註變其常服而治劍服則銜玉求售無異叔孫通求合之智矣。

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

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鬻垂冠曼胡短後曠目語難者趙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者變其常服彼將尊其所同也上論天子中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

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解劍以禮之一云露刃以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

見王不拜。言其從容而矜重也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

王喜劍，故以劍見。賢遍反。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禁暴制配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快語動玉是王意中之劍王大說。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脫

而出神。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使人不測開之以利，乘便後之以

發。持重而發常後於人先之以至。劍未至而精已至四語說劍極精卻與正意相關照○陸註：示虛以驕之，開利以誘

之後，彼而發，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休息就舍暫就館舍待命。以待王命令設

以擊劍，請夫子。王乃校劍士。考校其能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

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音堆治也詩敦商之

封下則斬頭領者彼

將就其所利也事物

之情不過於此聖人

講而應之物而畜之

則固不較其是非者

矣若夫枉己未有能

直人則莊子之說劍

似求合矣蓋自盜跖

至漁父皆非已事也

旅卽少陸註敦音登實也謂實力相校也司馬云敦斷也此意劍試使用劍相繫斷截也解敦字各不同並存之

莊子曰

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劍長平

短何如曰臣之所奉捧皆

不拘長短

然臣有三劍

引入最捷

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

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

劍以燕谿

地名在燕國

石城

在塞外

為鋒

劍尖

齊岱為錐

刃晉衛為脊

劍之脊背

周宋為鎡

音曩劍鼻入把處三蒼云徒感反劍口也又徒各反劍鑲也司馬云劍班也

韓魏為鋏

把也本作

夾司馬云鎡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隨天道為行止

此劍

直

同價值

之無前

所當必確

舉之無上

能加於萬物之上

案之無下

伏能

其言之大
意皆所以
相攻而理
固微矣若
按迹而求
豈知言者
哉
楊升庵曰
自燕谿齊
岱以至渤
海衡山喻
天下之劍
以天下為
之自上
刑德以至
下絕地紀
喻神之無
時無方也

於萬物之下更運之無旁四遠皆及上決裂也浮雲即無上下絕地紀即無前無

後無下無旁。宣註前九句言其體之大中五句言其製之精此六句言其用之神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

服矣。宣註此三句。此天子之劍也。又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

如曰諸侯之劍以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鏗以賢良士為脊

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

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

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

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

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

唯神人可
以御神器

故臣諸侯
而天下服

○為國者
觀其所以

為鋒鏑鏑
鈇者合與

否則器之
利不利國

之安危可
知矣

陸務觀曰
敘事儘有

波瀾

上斬頭頸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

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去聲庶人之劍臣竊為去聲大

王薄之王乃牽引起也而上殿宰人上進食王三環音患繞也之郭註

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

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劍士以不見禮皆忿而自殺也

膚淺偽作也。孫月峯曰是戰國策士常談與代說及幸臣相似

氣格較彼二篇更淺。林西仲曰篇中口角絕似戰國策士之談

莊叟言南曳尾泥中王公大人所不能器乃願為人作說客邪其

文發出天子諸侯庶人三階詞意體裁頗類國策初讀之似覺奇

聞再釋之意致索然矣要之讀古人書其一覽而盡者即非佳文也。就劍上翻弄三番語雖奇而義則疏若趙王此時仍把庶人之劍與莊子較量吾不能不為莊子危也

孫莘老曰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賡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歸震川曰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惟守其真而道存矣。通篇一段同答

雜篇漁父第十一。音義曰以人名為。韓昌黎曰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熟讀莊子者不能辨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息也坐乎杏壇之上。司馬云澤中高地也弟

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披髮揄李音投揮也。又音。宣註是漢唐以後佳語若比莊子通垂手衣內而行。袂便覺做作。休註列御寇篇云。杖

屨之乎。頤惟見其工。此言及下左手據膝右手持頤。轉覺其拙。蓋彼篇文古此篇語穢故也。行原以上距陸而

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

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姓子路對

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平聲也。子路未應。去聲子貢對曰。孔氏者性

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

百三十一

故作不知而問咄咄

通人

林註真字

伏脈極遠

末段層層

發此意

宣註楚狂

以殆而相

諷晨門以

不可為寄

言所遇隱

士從未有

識其遠於

道也漁父

之言不亦

多事乎大抵此篇

百三十三 八弟 卷之

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平聲下同子貢曰

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且笑且還且行且言四字

湊成一片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身而曰危其

其真語妙可思叶韻處音節鏗鏘文心亦極刻摯鳴呼遠哉其分離也於道也言其離道甚遠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平聲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

將用杖擊音饒而引其船杖字活用謂方且杖撓而引舟也楊升庵云余舊有江行詩云回颺移鼓櫂策

杖送擊音乃用莊子漁父事。宣註形摹亦工顧見孔子還音旋鄉音向對而立孔子

反走再拜而進林註一再拜已成禮矣。宣註與盜客曰子將奚

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發其端曰緒蓋未竟其言而去也而去去聲丘不肖未

竟其言而去也

敘事弱議
論尤其文

乃在新序
說苑等書

之下。況可
以潤莊子

乎且莊子
雜篇隨手

錯敘不設
篇名後人

乃取各篇
首二字明

之便於分
章易摘耳

今四篇特
立之名既

非篇首之
字。又絕無

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去聲助也。丘也。客曰。噫。甚

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林註。二再拜。禮已多矣。曰。丘少而修學。以至

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句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去聲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理。經子之所以持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直吏反。之

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平聲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陵

也。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上聲少。去聲無序。庶

人之憂也。能。才不勝。音升。任官事不治。平聲行反。不清白。羣下荒怠。

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

深意故斷
從東坡定

為廣本離

而置之篇

後非敢私

意為分別

也

林註八疵

四患看來

俱是貪王

所為而以

戒孔子真

覺無謂

宣註此等

處淺陋店

廣尤為可

笑

胡註言善

賈職不美。春秋後倫。朝覲失其倫次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

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

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

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總也。蓋不願是非可否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同言謂之諂不擇

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

者詐僞。譽不當以敗惡人。為路毀不當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一作頰

適。善惡皆容。顏偷拔其所欲。三句一舉美惡兩者皆能容。而厚貌深情外適中傾。所欲者則偷拔之。拂

否皆容之而惟所適則暗地徇私以拔擢之顏適即所謂頤指也陸註兩容頤適不拘善否作兩樣面兆以順適逢迎之倫拔所欲竊窺意旨拔出乎隱微而中之也此解亦精。

其所欲則排擠之矣。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說一面而兩面都到。

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去聲經經大事。變更平聲易常。以挂功

名。謂之叨。專知智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改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

去上聲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愀七而歎。再拜而起

林註。三再拜。禮太煩矣。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

知所失而離同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

人有畏影惡迹惡鳥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力智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

漁父

宣註此段
喻意清妙

宣註因物
付物中情
所謂誠者
自成以成
物也。
林註強哭
三句甚確
足以不朽

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雋妙不減南華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

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

矣謹修而爾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二語最精則無所累矣今不修

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

誠之至也透宗語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上聲哭者雖悲不哀強怒

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從真字對面寫得入微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從真字正面寫得入微真在內者神動於外透宗語

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

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

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

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

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一接緊醒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

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但憂其不與人合不知貴真，祿祿同

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丁南反深也於偽，而晚聞大道

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

之服役。僕從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漁父居處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

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

與之，身乃無咎。林註：上面既說同聲相應，同類相從，此又言不可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語氣竟截然如兩人矣。

林註：四再拜禮煩而生厭矣。此時幸而漁父告去，不然孔子竟成一拜懺頭陀一句。

一拜自晨
至晚無一

休歇矣。廣
手搜索枯

腸其中實
無所有不

得不於此
處用力點

綴也。
宣註說得

淺謬極矣

林註粗率
至此成何

文法。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宣註四字畫
筆。然是小說

雜記點綴體。

顏淵還音旋車。

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李云船行則水生波。去遠

則水波定。

不聞擊音饒音。

而後敢乘。

平聲。摹寫入微。然終是小家伎倆。

子路旁

步浪。反車同傍。

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敬也。萬乘去

聲

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夫

盛禮恭。何嘗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孥逆立。而夫子曲要同腰。

磬折。再拜而應。

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宣註怪得無理。

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

與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浸淫於禮義有間。

深湛。

矣。而去聲。言已久也。

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上聲。

進吾語。汝夫遇長。

上聲。

不敬。失禮也。見賢不

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以精誠不得其真。故長平

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

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

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臬語吾敢不敬乎。郭註此篇

言無江海而聞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以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

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陸註東坡謂盜跖漁父二篇似真謗抑孔子，然即謂其尊孔子之至亦可。蓋借孔子之不自是以

明是非之無定，見惠子之徒以辯求勝者，真所謂大愚不靈，自取桎梏也。若不以孔子為千古第一至聖，則不借孔子作話柄矣。且

以孔子生知安行，仁至義盡，乃從漁父而求所以修身守真，則可知所謂大宗師者，實超出於往聖之外，為道理上之道理。即孔子

亦樂得而聞之，不惡其狂也。如此方是高奇之極，則世之挾其私見以為高談奇論，得未曾有者，亦殊無新奇之可喜矣。所以壓倒

言三... 漁父

諸家使之廢然而返也特文
較淺易不似南華本色耳

南華雪心編雜篇卷八終